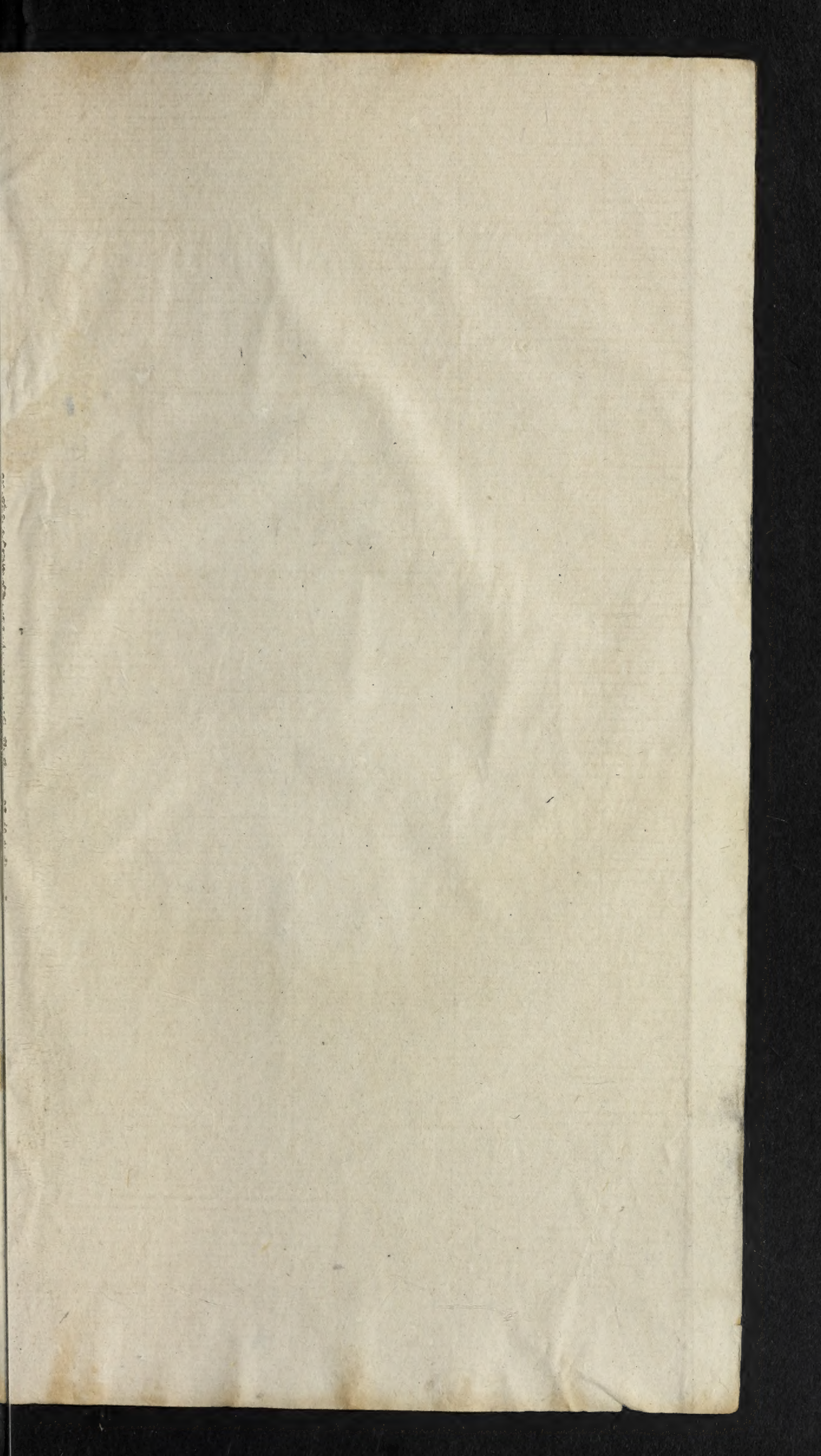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 大乘經

大慈恩寺翻經沙門元應撰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佛地經

勝軍王經

記法住經

六門陀羅尼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大菩薩藏經第一卷

薄伽梵 扶劒反義總衆德至尚之名也餘則不爾故諸經首皆置此名舊言婆伽婆訛也

室羅伐 尸逸反舊經中言舍衛國或作舍婆提城又言憍薩羅皆一也此云聞者城十二遊經云無物不有國法

鏡經言聞物國善見律云多有國言多有聰明智慧人及諸國珍奇皆歸此國故云多有其義一也又舍衛者是人名昔有人居住此地往古有王見此地好故乞立爲國以此人名名號舍衛國又云仙人住處皆古名也在中印度境

天魔 莫何反書無此字譯人義作梵言魔羅此翻名障能爲修道作障礙故亦言殺者常行放逸斷慧命故或云惡者多愛欲故也

阿素洛 舊云阿修羅又云阿須倫皆梵言訛轉也此云不又言障蔽亦云非天至如鬼神雜受福者印度亦通名非天非天者以共三十三天鬬競故別標名又最勝者名天劣者非天

藥叉 舊名夜叉又云閱叉一也此云能噉謂食噉人也或云傷者謂傷害人也

摩揭陀 渠謁反舊云摩伽陀或言摩竭陀又作摩竭提皆梵言轉耳摩伽此云露陀此云處名甘露處國上古諸天共阿修羅鑽海水甘露安置此國故以名焉又摩揭陀是人名往昔有人於此修功德得生天上遂本爲名亦言善勝國又名星處國也

鷲峯 梵言姞栗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峯或言鷲臺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

也舊云耆闍崛山者訛略也僧伽胝陟尸反舊言僧伽
也姑音渠乙反矩音俱禹反梨此云合謂割之
合成也又云重謂重作也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憺安
王名聚落著之伏外道衣也憺然安樂也怕靜也
謂恬然寂靜也憺無撓乃飽反擾也亂也字安繕視戰
怕無爲自荷也從手廣雅撓亂也反謂
青紫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以其天弓亦言帝弓即天
色也最勝故稱帝釋青也虹虹音胡公反
俗云絳出鮮盛者名虹末尼珠摩鉢反舊言摩尼喬荅
暗昧名蜺蜺音五奚反謂珠之總名也
摩借音渠憍反舊言瞿曇聲之轉也此有三猴猨蘇桓
義一名曰種二名牛糞種三名泥犁種也反下
五奚反爾雅猴猨如㺀猫食虎豹郭璞等注皆云郎師
子也穆天子傳云猴猨走五百里是也梵言僧訶僧借
音私蠅反㺀仕板反炘曰爾雅注引穆天子傳傭圓勅
曰猴猨日走五百里此脫日字猊爾雅作麑龍
反爾雅傭均也謂齊網鞔莫槃反蒼頡篇覆蓋今亦謂
等也又作⿰月庸俗字也覆蓋物爲鞔或作縵漫二形

借字也

雙跖 又作蹠同之石反說文跖足下也

瞿拉坡 郎荅反下普何反謂兩踝骨也

那庾多 翼王反舊言那由他案百俱胝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那庾多此數當千億也

諸蘊 於粉反梵言塞建陀此翻名蘊猶積聚義也說文爲蘊字從草溫聲

末摩 此云死節言人身中有此節也謂若打若中搏人即死也

癡瞽 公戶反無目謂之瞽目眠眠然平合如鼓皮也炘曰無目上當有釋名二字

餤摩 移瞻反或作琰摩聲之轉也舊云閻羅又云閻摩羅此云縛或言雙世謂苦樂並受故云雙也即鬼官總司也又作夜磨盧迦亦作閻摩羅社閻摩此云雙羅社此云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理女事故曰雙王也

六處 案梵本云阿也怛那此云處謂出生處所舊名入失之耳梵云鉢羅吠舍此云入

惛耄 呼昆反下莫報反說文惛不了也廣雅惛癡也耄忘亂也炘曰惛不了也說文作不憭憭慧也唐韻力小切憭了音近相借後漢書孔融傳云小而了了亦是慧意也了說文本訓尥行脛相交也牛行腳相交爲尥尥唐

韻力弔切**摩納婆**又言摩納縛迦此云儒童舊言摩那婆或作那羅摩那又作摩納翻為年少淨行五分律名那羅摩納譯為人皆一也**異生**愚異生也言愚癡闇冥不生無漏故也舊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也或作小兒凡夫又作嬰愚凡夫義皆一也有作毛道凡夫或作毛頭凡夫者失之久矣**旃荼羅**馳家反謂屠殺者種類之總名也舊云旃陀羅訛也**彼弶**渠向反字書云施罥於道曰弶今畋獵家施弶以取禽獸者其形似弓也

第二卷

健達縛渠建反此云食香以香自資故亦言香行或云齅香又言香神近是或居香山或身有異香言樂神者義譯也舊言乾闥婆亦作乾香和皆國音之不同也**揭路荼**渠竭反此云金翅鳥舊言迦樓羅或作伽樓羅訛也**緊捺洛**奴葛反歌神也頭作馬頭亦言是人非人舊云緊那羅或作眞陀羅皆一

也**牟呼洛**或作莫呼此云大腹行卽蟒神也一云大嗢有行龍舊言摩睺羅伽又云摩休勒訛也

鉢烏沒反舊言優鉢羅此云黛花也**鉢特**徒得反舊言波頭摩又作波頭暮此云赤蓮花也**拘貿**莫候反舊言拘物頭或作拘物陀此云地喜花也**奔茶**宅加反舊言芬利亦作分陀利此云白蓮花也**覩史多**都古反舊云兜率陀或作兜駛多此云知足天亦云妙足天也**四洲**之由反爾雅水中可居曰洲言水中平地可居者也**殑伽沙**渠陵反舊云恒河此河從無熱惱池東面象口而出也

布怛那都達反舊云富單那或作富多那此義言臭是餓鬼中勝者也**沒特伽羅子**徒得反此云綠豆子乃從母爲名出家侍佛左邊舊云目犍連者也**舍利子**梵言奢利富多羅此言舍利弗多羅此梵音轉耳舍利母名眼之青精名舍利又母眼似鶖鴒眼因以名焉經中或言鶖鷺子者一義也**所嬈**奴子反嬈惱也說文嬈擾也三蒼嬈弄也星行曰說文嬈苛也一曰擾戲弄也一曰嬥也此引未全嬥直

好皃一曰嬈也

蹶失 居月居衛二反謂驚駭急疾之皃也

靜慮 舊言定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慮思也

匱乏 渠愧反匱乏也亦竭也乏少也

三摩地 舊言三摩提此云等持也

柁那 徒我反此云施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舊云檀波羅蜜也

鄔柁南 烏故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舊言鬱陀那

第三卷

鄔波索迦 或言優波娑迦近侍也言優婆塞者訛也此云近善男亦云近宿男謂近三寶而往宿也或言淸信士善宿男者義譯也

鄔波斯迦 或言優波賜迦此云近善女言優婆夷者訛也

羯羅頻伽 居謁反或作迦陵頻伽此云好聲鳥也

庭燎 徒經反下古文𤑿同力照反周禮供墳燭庭燎鄭元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三十也炘曰燎本作尞說文尞柴祭天也柴字解曰燒柴樊燎以祭天神是也燎放火也通作尞漢書杜欽傳作轑借字也作橑未詳

贍部㮈

陀金奴葛反或作剡浮那他金舊云閻浮檀金名一也但贍部樹半臨陸地半臨海中此海水底有金也面水極深然金色徹出水上若轉輪王出世諸夜叉等神取此金將來博易故人間有之若著闇中闇色則滅也那他此言江亦云海也

蘇揭多集謁反舊言修伽陀或作修伽度亦作修伽多此去善逝即如來德之一號也有三義一讚歎二不迴三圓滿也

目眞隣陀山舊言目眞隣陀或作牟眞隣陀此云脫也

鮮支私延反纂文云白鮮支絹也亦名縞也

贍博花舊言旃歎迦或作詹波花亦作贍匐又作占婆花皆方夏之差耳此云金色花大論云黃花樹也樹形高大花亦甚香其氣逐風彌遠也

蘇末那花摩鉢反舊言蘇磨那花色黃白亦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似蓋

婆使迦花舊言婆師迦或云婆師波利花此云夏生蘉花也

颯然蘇合反疾皃也廣雅颯颯風也風吹木葉落聲也

第四卷

幖幟 比遙反下古文作㤥同昌志反通俗文徽號曰幖私記曰幟廣雅幟旛也亦頭識也炘曰古文㤥當作㤥見玉篇又通作志史記周昌傳云沛公以周昌為職志索隱曰志旗幟是也

灰燼 似刃反說文謂火之餘木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燼也

第五卷

隍池 胡光反蒼頡篇隍城下坑也說文城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也

第六卷

謇吃 居展反下居乞反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謇吃古文作寋騫二形非是又作刊同居展反方言謇亦吃也楚人語下古文㰦同居乞反氣重言也星衍曰古文作寋之寋當作蹇易王臣謇謇古本作蹇也此反云非是誤矣字書無寋字亮吉曰又作刋未詳玉篇有刋字音七見切解曰切也從刀從干與刊字異然亦與蹇義不

合不知何字之誤耳炘曰吃說文本作欱㰦也一曰口不便言作吃者乃借用字

詷疾 徒貢反纂文云謥謂急也通俗文言過謂之謥詷謥音麤貢反炘曰纂文云謥謂急也謂字當是詷字之訛後漢書鄧后紀輕薄謥詷注言急據也本此

塵黷 徒屋反蒼頡篇云黷垢也聲類黷黑也廣雅黷蒙也

魯鈍 盧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魯亦鈍也

黃鸝 又作鶩同力斯反方言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廣志作黃離留廣異名也炘曰又作鶩之鶩乃鵹字譌文鵹見山海經并集韻

第七卷

諠譁 古文援讙二形今作諠同虛元反下音花諠譁聲也謂言語亂聲譊譊也譊音女交反炘曰古文援之援當作諼詩衛風終不可諼兮大學引詩作諠是也

諛諂 以朱反周書面從曰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也

矯飾 飢小反矯謂自假詐不實也

矜伐 居陵反矜謂自尊大也自賢曰

矜

圂豬　胡困反說文圂厠也蒼頡篇圂豕所居也

祇仰　旨時反字林祇敬也

關鍵　古文闥犍二形同奇謇反方言關東謂之鍵關西謂之鑰鑰牡也

親暱　又極暱同女要反爾雅暱親近也暱亟也親暱者亦數也亟音祛記反

桎梏　之逸反下公篤反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亦即杻械也春秋疏曰桎梏俱名爲械

刖足　古文跀趴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刖斷足也廣雅刖危也謂斷足則危也

阿遮利耶　此云軌範師舊言阿闍梨或作阿祇利譯云正行謂於善法中教授令知也

紆鬱　伊于反說文紆屈也紆縈也曲也鬱哀思也心不安也

貶退　碑儉反詩云我位孔貶傳曰貶墜也貶損也減也

車路　舉魚反釋名云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下又作輅同盧故反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邀請　於遙反邀呼召也亦求也

薩伐若　而者反此云一切智舊言薩婆若

[食氐]餬　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酥謂之[食氐]餬[食氐]餬酪酥精醇者也

皓齒　胡老反小爾雅云皓白也

第八卷

鄔波柁耶 徒我反舊言和尙或言和闍皆訛也此云親教亦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逐常近受經而誦也又言知有罪知無罪也

惡癘 又作癩同力太反說文癘惡疾也

埏埴 式延反下時力反埏柔也和也也埴土也黏土曰埴

擊

敨觸 古文儆揨三形同宅庚反敨柱炘曰敨本作堂說文堂岠也廣韻作揨撞也觸也又敨斅同作敞者誤說文敞平治高土可以遠望也敞非此用

馲駞 力各反又作橐音託知水泉所出負千斤者也

呵嗷 呼遏反嗷謂怒聲也

同剉 千臥反說文云剉斫也炘曰說文剉折傷也斫訓見王篇非說文也

壓笮 於甲反下側格反笮亦壓也今謂以槽笮出汁也

寱言 魚世反通俗文云夢語謂之寱聲類云眠內不覺妄言也

愚戇 都降反說文戇亦愚鈍也無知專愚曰戇也坫曰說文戇愚也此引黎混

第九卷

逆旅 力舉反左傳保於逆旅杜預曰逆旅客舍也 **中夭** 又作夭同於矯反說文屈也折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不盡天年謂之夭也 **杜多** 舊言頭陀此云修治亦云洮汏亦言斗藪並是一義也 **載梓** 古文櫱梓不三形今作蘖同五割反爾雅梓餘也再也言木餘再生梓也

第十卷

山狖 餘究反說文禺屬善遊蒼頡篇云似猫搏鼠出河西似獮猴而大蒼黑色江東養之捕鼠爲物捷健也 **蜫虫** 蜫古文䖵同古魂反禮記蜫蟲未蟄鄭元曰蜫明蟲也陽而生陰而藏者夏小正曰蜫小蟲也蜫魂也魂魂然小蟲動也 **不肖** 先妙反廣雅肖似類也說文骨肉相似曰肖言不肖者謂骨肉不相似類不似其先也謂停惡者也字從肉停女耕反 **綺繪** 又作繢同胡憒反說文有文曰綺五彩曰繪繪畫也

亮吉曰說文綺文繒也繒會五采繡也此引非本文也

第十一卷

忿懟 塗淚反爾雅懟怨也謂忿怒之怨恨也 **口噤** 古文唫同渠飲反閉口不開爲噤也 **矛矟** 又作鉾戜二形同莫侯反下山卓反說文矛長二丈八尺或作槊俗字也炘曰矟丈八尺非說文語釋名云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本此

第十二卷

驍勇 古堯反廣雅驍健也勇急也說文良馬也 **勍敵** 渠京反左傳勍敵之人杜預曰勍強也廣雅勍武也 **親姻** 一仁反爾雅壻之父爲姻說文壻家之女之因故曰姻也炘曰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此引脫所字 **郊野** 音交爾雅邑外謂之郊周禮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衆曰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

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也

憤恚 扶忿反憤盛也怒氣充盛也亦滿也盈也恚於季反

商佉 舊言霜佉或云傷佉亦作餉佉又作儴佉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也此云貝或言珂異名耳

不遑 又作惶同胡光反廣雅惶暇也言無閑暇也

究槃茶 或作恭畔茶又作弓槃茶皆一也此云甕形頗似冬瓜也

烏曇跋羅花 舊言優曇波羅花或作優曇婆羅花此結似梨果大如拳其味甘無花而結子亦有花而難值故經中以喻希有者也

何羅怙羅 胡古反或言曷羅怙羅此云障月舊言羅睺羅亦作羅吼羅或言羅雲皆訛也言羅怙羅阿修羅以手障月時生因以名也又言覆障六年在胎爲胎所覆也又七年在母腹中一由往業二由現在往業者昔曾作國王制斷獨覺不聽入境獨覺在山七日不得乞食同墮地獄餘報七年在母腹中又由現在者瞿夷是懷羅怙羅後太子出家六年苦行方得成道於六年中瞿夷憂惱四大羸弱不能得生至太子成道瞿夷歡喜四大有力方乃得生與阿難同時而生故首尾七年也如來還國

七日即度出家也 **法祠** 似茲反爾雅祠祭也謂以大法施故曰法祠也 **烏瑟膩沙** 女致反或作盟瑟尼沙或作鬱瑟尼沙此云髻案無上依經云頂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

第十三卷

師傳 方務反傳附也近也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曰傳傳相也 **祈請** 渠衣反廣雅祈求也爾雅祈告也 **館舍** 古翫反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聘之客字從食今亦作館炘曰館字古與管通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鄭注管猶館館是也今作館者俗字 **藏賕** 又作贓同作剛反下音求案納受財貨曰藏說文賕以財枉法相謝也蒼頡篇載請曰賕 **或⿰齒堯** 又作齩同五狡反齩齧也關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炘曰說文齩齧骨也玉篇⿰齒堯齧也二字當通今亦作咬莊子齊物論咬者司馬彪云聲哀切咬咬然咬非此用矣 **或吮** 徂兖似兖二反說文吮嗽也 **調謔** 徒弔反下許虐反謂調弄

戲謔也謔亦喜樂也 窣堵波 蘇沒反舊言藪斗波近是也又作偷婆或作兜婆或言塔婆皆訛也此云廟或言墳皆義譯也 依泊 蒲各反泊止也楚辭忽翺翔之焉泊是也今亦謂附舟於岸曰泊也 時縛迦 此云能活或言更活舊言時婆亦作耆婆皆一也 資稸 又作蓄同勑六反資財也貨也蓄積也聚也 芳羞 古文作饈同私由反雜味爲羞方言羞孰也謂孰食也周禮膳夫掌王之膳鄭元曰羞有滋味者也炘曰膳夫掌王之膳羞引脫羞字 仇疋 古文逑同渠牛反爾雅仇疋也相疋耦也 若綸 力均反鈞緣曰綸綸繩也 亭館 徒令反漢家因奉十里一亭亭留也炘曰因奉奉字當是秦字之誤亭留也見風俗通說文亭民所安定也 纔出 在哉反廣雅纔暫也僅也不及也

第十五卷

摩訶諾伽那力 謂露身大力神名也 阿末羅 摩鉢反舊言菴摩羅果亦作阿摩勒果其

葉似小棗花亦白小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可入藥分經中言如觀掌中者也　三摩呬多虛利反此云等引謂欲入定時名三摩鉢底正引諸功德也　三摩半那在定中名三摩半那也

第十七卷

不訥古文作呐同奴骨反說文訥難也謂遲鈍曰訥訓見也訢曰說文訥言難也此引係他書之誤遲鈍之玉篇　梗澀加杏反梗強也字林山榆一名梗有刺如棘也　闒闒酌反說文闒闒下壯也坫日說文闒闒下牡也引誤

第十八卷

補特伽羅徒得反此云數取趣言數數往來諸趣也　詭詐居毀反謂變詐不實也廣雅詭欺也

制多舊言脂帝浮圖或云支提皆訛也此云聚相謂累石高以爲相也皆可供養處也或初生成道說法

處也饕餮古文叨飻二形同他高反下又作飻同他結反說文饕貪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第十九卷

能擐胡串反又音公患反國語服兵擐甲賈逵曰擐甲衣甲也左傳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瑜伽

師地以朱反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皆名相應師地謂觀行人地即十七地也諒

難今作亮同力向反爾雅諒信也

第二十卷

羯利沙鉢那亦作迦利沙鉢拏聲之轉也鉢拏此云銅錢十六鉢拏為一迦利決鉢拏蚩責

昌夷反小爾雅云蚩戲也廣雅蚩輕侮也字從屮虫也

炘曰蚩原誤從山作蚩無此字說文蚩蟲也唐韻赤之切戲也之訓爾雅無文廣雅又作妛輕侮也說文又有蚩字讀若騁蟲曳行也從虫屮聲非此用足趾

音止字林趾足也釋名云足一進一止因以爲名也駄都徒餓反謂堅實也則如來禮骨舍利之異名耳

大乘十輪經第一

佉羅帝耶山或云佉羅提耶山或云佉羅帝山皆一也此云驟林山

牟尼仙莫侯反舊言文尼又作茂泥皆訛也此云寂靜亦翻名仁又言智者此亦仙義久在山林修心之屬皆名仙人義通內外不唯外道

頻䟦羅蒲沫反或頻婆羅佛本行經云百咺迦羅名頻婆羅此數當十兆也

激輪古狄反流急曰激說文邪流急者也炘曰說文激水礙衺疾波也本書第十一卷引云水文凝邪疾急也皆相互異

三兆直矯反數名也十億曰兆十兆曰京黃帝筭有三品或十億百億千億也

疫癘營壁反下又作痴同力制反人病相注曰疫癘釋名云癘病氣流行中人如磨礪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役役役不往也

畢舍遮舊言毗舍闍又作毗舍遮鬼名也餓鬼中勝者也亦言癲狂鬼也

羯吒布怛那

舊言竭吒富咀那此云極臭鬼或言奇臭鬼也

豐稔 而甚反字林禾孰曰稔稔亦季也皆取一終之名也

奧闍訶洛鬼 烏報反此云吸人精氣鬼也

剡魔 有作琰魔同以冉反舊名閻磨羅亦作閻羅皆一也此云雙世竊謂苦樂並受號之爲雙

讖蒱 初蔭反

羯降 轉舌聲

伐折 脂列反

蓿摩 徒感反

帝眠 借音泥吉反

揷婆 初治反

鄔波 烏古反

睒摩 式冉反

野娜 奴可反

剌惹 勒葛反下而者反

蓿謎 莫計反

阦緐 借音虛履反

弭緐 彌爾反

鷖羯 烏奚反

齲盧 驅禹反

癉綻 都賀反

遏梨 烏曷反

敳祇 徒孟反

滸盧 呼古反

彌李 轉舌聲

第二卷

聰喆 又作哲悊二形同知列反爾雅哲智也方言齊魯之間謂知爲哲哲明了也

乘馭 今作御同

魚據反駕馭也謂指麾使馬也凡言馭者所以驅之也內之於善也誣罔武于反說文加言也亦欺也以
惡取善曰誣癲癇都賢反下核間反廣雅癲狂也風病也聲類云癇小兒癲也平恕尸預反蒼
頡篇恕如也聲類仁心度物曰恕所薦祖見反爾雅薦進也陳也進上陳列也生嫡丁歷反主
嫡也字書嫡正也公羊傳曰嫡以長者何謂嫡夫人之子尊無與敵也珥璫如志反蒼頡篇珠在耳也
耳璫垂珠者也沂日說文珥瑱也玉篇珠在耳亦可作耳璫詩卷耳正義云卷耳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
璫是也索訶娑各反舊言娑婆或作娑訶此云堪忍亦言雜會世界也羯洛迦孫馱舊言
拘樓孫此云作用莊嚴也羯諾迦牟尼舊言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也彌荔多補篾反舊
言薛荔多或作閉黎多皆訛也義是其初餓鬼最劣者也謫罰都革反字林謫過責也通俗文罰罪曰謫
廣雅罰折伏也猜貳而棄反貳之言二也爾雅貳疑也言有二心皆疑惑也猜妻來反疇咨直流

反下子辭反疇語辭發聲也咨嗟嘆之辭也說文咨謀事也

舍羅此云百舌鳥雄鳥也若言舍利雌鳥也

珍饌說文作籑同仕眷反具食也亦飲食也

乳哺蒲故反哺含食也嚼食也

幽縶又作馬同知立反縶絆也拘執也斷曰又作馬之馬當作馵說文馵絆馬也從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馵前讀若輒即此字也又馬馬一歲也從馬一絆其足讀若弭一日若環馬非此用又馬馬後左足自也從馬二其足讀若注三字相似義則廻別不可渾也

亘窮古鄧反詩云亘之柜秠注云亘遍也亦竟也

蘇跋陀羅舊言須跋陀羅此云善賢蘇刺多刺盧割反此云善樂樂音五教反也

滇海亡瓶反海之別流也如渤澥等也北滇有魚是也

第三卷

豔色又作豔同餘贍反方言秦晉之閒謂美為豔豔亦光也

鷰麥又作燕同一見反爾雅蘥雀麥

郭璞等云即鷰麥也

第四卷

視覘 勑廉反覘謂窺視也覘亦伺候也左傳公使覘之是也 **號呴** 又作吽呞吼三形同呼苟反廣雅呴鳴也嘑也炘曰玉篇呴呼俱呼具二切呴亦嘘吹之也又與雊通史記殷本紀云有飛雉登鼎耳而呴雊唐韻古侯切廣雅鳴也之訓本此廣韻吼牛鳴呼也吽呴同是呴與吽吼皆相通矣唯呞字玉篇訓云厚怒聲又吐也廣韻亦不與吼吽呴同未知所本矣 **目挑** 他堯反聲類挑抉也謂以手抉取物也抉音於穴反

朅藍婆 去謁反舊經云阿羅此云强也 **鬡鬡** 說文作䔰薴同仕行反下女庚反髮亂也不茂曰鬡炘曰說文䔰䔰薴艸亂也杜林說艸䔰薴皃鬡鬡見玉篇解曰髮亂皃鬡又作鬤也 **挂其** 古文作卦同古賣反廣雅挂縣也 **兩脛** 又作踁同賢定反說文脛脚胻也胻音下孟反江南呼脛爲胻山東曰胻敞敞

音文孟反炘曰山東曰脈敞疑衍脈字

捫足 莫昆莫本二反聲類云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

第五卷

冦敵 口候反尚書冦賊姦宄范甯集解曰冦謂羣行攻剽者也說文冦暴也廣雅冦抄也剽音芳妙反

愚惷 尹降反說文惷愚也蒼頡解詁云惷惷愚無所知也亦鈍也

第六卷

嬰纏 於盈反嬰猶纏繞也漢書嬰城固守音義曰以城自繞者也

營耨 說文又作鎒同乃候反除田器也名鎒似鋤嫭耨禾也嫭音火高反炘曰鎒說文本作槈槈器也或從金作鎒亦作耨春秋僖三十三年左傳見冀缺耨杜注耨鋤也釋文乃豆反鉏田也

第七卷

磣毒　又作慘同初錦反磣惡毒害也炘曰慘毒之慘本當作慘史記酷吏傳云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是也作磣者借字

呵叱　齒逸反方言叱呵怒也陳謂之呵叱亦呵也

舌舲　又作齡同其蔭反牛舌病也或作疹非

毗攝浮　舊言毗攝羅亦云隨葉佛此云種種變現也

懇切　古文懇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堅忍也炘曰說文詪很戾也與懇字異訓非古文也

盧至　舊言樓至佛此云可愛樂最後佛也

說無垢稱經第一卷

菴羅衛　舊云菴羅樹園卽菴羅婆女以園施佛仍本爲名也言衛者此女昔常守衛看護此園林

澍　之喻上句二反時雨也謂甘潤生百穀者也借以喻之

方術　脣聿反法也又邑中道曰術術通也

離呫種　昌葉反舊言離車子又作栗昌亦作離昌又作律車皆訛也此云仙族王種也

希夷　聽之不聞

曰希視之不見曰夷言無聲曰希無色曰夷也 **持髻** 舊經云螺髻者梵本無譯人立義耳 **隧級** 辭醉反下音急掘地通路曰隧隧經也聲類延道也級階次也案西域井如此方古井掘地爲隧施安隥級入中取水也舊言邸井者非當梵名故依元本譯也

第二卷

八無暇 遐嫁反言八難之時無有開暇可修道業也 **迦遮末尼** 舊言迦柘柘之夜反此云水精 **竚立** 又作佇同除呂反久也謂久立也

第三卷

得痊 七泉反除也 **病愈** 古文瘉同臾乳反方言差愈也說文愈病瘳也炘曰愈病瘳也說文作瘉 **黿鼉** 魚袁反下徒多反三蒼黿大鼈也鼉似蛟而大山海經云江水足鼉郭璞曰似蜥蜴大者長一丈有

鱗彩可以爲鼓也

第四卷

毗柰耶 舊言毗那耶亦云毗尼皆訛略也此云離行行亦道也謂此行能離惡道也亦翻爲滅分得也言調伏化度者義譯也此有三義一引載義如十利等功德爲此法所引載也二調直義能令身口二業調伏正直也三上上勝地義從戒上定乃至上四沙門果地也

鰥寡 古頑反釋名曰無妻曰鰥無子曰獨言鰥人愁悒不寐目常鰥鰥然如魚眼不閉故字從魚

茵蓐 又作鞇同於人反說文車中重席也釋名云文鯛車中坐者也用虎皮爲之有文彩因與下輿相連著也三蒼蓐薦也炘日因與下輿相連著也與原誤作以

傍生 梵言吉利藥佳尼亦云帝利耶瞿揄泥伽此云傍行舊翻爲畜生或言禽獸者分得仍未總該也

驚悸 古文痵同其季反字林悸心動也說文氣不定也

猜疑 古文職⿰犭思二形今作倸同麤來反猜

亦疑也廣雅猜懼也炘曰說文倩恨賊也玉篇疑也職
廣雅際覗也廣韻睽也𢤱廣韻不安貌職𢤱皆非此用
此云古文未詳悷說文姦也
玉篇恨也今作亦所未解

第五卷

詢求 私遵反詢問也諮親為詢詢問親戚之議也 師捲 又作拳同渠員反指握為捲譬喻也言師
之匠物不如卷之執握吝而不說也炘曰握拳之拳古
亦作捲說文拳手也又捲乞勢也國語日有捲勇是拳
捲兩
通也

第六卷

夷塗 弋之反說文夷平也亦常也 擔山林 梵言揭達羅舊言佉陀羅南地多饒此木也 協
同 又作勰叶二形同胡頰反爾雅協和也合也亦同也 輕蔑 又作懱同莫結反說文懱謂相輕傷也星

衍曰說文慢輕易也商書曰日以相陵慢與此引異也

解深密經第一卷

蠹羅綿或作妒羅上都路反舊言兜羅綿皆一也⿰飠氐餬徒奚反下戶孤反謂酥酪之精醉者也通俗文酪酥謂之⿰飠氐糊是也

第二卷

大青梵言磨訶泥羅亦是天帝所用莊嚴寶也末羅羯多莫鉢反亦言磨羅加多綠色寶也大論云出金翅鳥口邊能辟諸毒也毗濕縛藥此云有種種功能藥也婆羅痆斯拏黠反舊言波羅柰或作波羅柰斯又作婆羅捺寫皆一也

卷五卷

誕生達坦反詩云誕彌厥月傳曰誕大也

分別緣起經上卷

僂曲力矩反廣雅云僂曲也言脊不伸傴僂也

能斷金剛般若經

誓多林時制反舊言祇陀或云祇洹皆訛也此云戰勝波斯匿王之子也當生之日王破賊軍因以名也

對面念念即定也慧也定慧照境其猶對面也

抆淚古文捪同亡粉反廣雅抆拭也作捫莫本一一反聲類云捫摸也兩通炘日捪說文本作播解云撫也一日摹也廣韻武巾切捫說文撫持也唐韻莫奔切音訓皆相近與抆通用未知所本也

羯利王居謁反舊言迦利王或作迦藍浮王皆一也此云門諍王

鄔波尼殺曇分烏古反又言優波尼沙陀反此數之極也

菩薩戒本

屬耳 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目於我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近也詩云耳屬于垣是也 **劓鼻** 古文劓同魚器反說文劓決鼻也割也謂割去其鼻也炘曰說文劓刑鼻也或作劓與此引小異 **刵耳** 讓記反廣雅刵截耳也 **紛眊** 公活反讙眊也蒼頡篇眊擾亂耳孔也 **管御** 公緩反關主曰管駕善曰御

稱讚淨土經

阿泥律陀 舊言阿那律或阿㝹樓馱此云無滅又云如意往昔曾施辟支佛一食人天受樂于今不滅所求如意故以名也 **阿濕摩揭婆** 婆渠謁反或作阿含磨揭婆此云石藏或是虎魄 **牟娑洛揭婆** 或言目娑羅伽羅娑此云碼碯經論中或云車渠也 **鶖鷺** 七由反下盧故反鶖大鳥也其

羽鮮白鷺白鳥即白鷺也　羯羅頻迦　舊云迦陵毗伽又作歌羅頻伽此云好音聲鳥也　加祐　古文閣佑二形同爰救反字林祐者助也炘曰說文祐助也玉篇云或作佑又閣古祐字廣韻佑佐也助也祐神助也故皆可通

佛地經

眇然　彌繞反廣雅眇寞也眇遠也遠視眇然寂寞不知邊際也　所都　當胡反字林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城郭之城曰都又人之所聚曰都

示教勝軍王經

倡優　齒揚反說文倡樂也蒼頡篇倡能也優樂也諧也戲笑之伎也謂樂人所為戲笑自怡悅也　綺帊　又作祀同疋亞反廣雅帊襆通俗文兩複帊也炘曰說文帛二幅曰帊正字通引通俗文亦云帛兩幅曰

帊此引通俗錦衾袪金反字林駿馬子潤反穆天子傳
文脫帛字衾大被也日天子駿馬百疋
郭璞曰馬之美稱也說文駿馬之才良者瞑目覓靈反說
也亮吉曰今本說文作駿馬之良材者文瞑翕也說
爾雅翕辟手卑役反謂舒手附蒲穀反㬥曬也說
合也身也廣雅辟除也曰㬥文㬥晞乾也字從
日從出從廾米字雨漬左賜反通俗文水霜封府龍反
意也廾音巨恭反漬曰漬漬潤濕也封厚也
固也亦緘筋骨居欣反說文肉之有力者曰筋字從
檢之也竹星行曰今本說文作筋肉之力也徇
利辭俊反蒼頡篇云徇
求也廣雅徇營也

如來記法住經

拘尸舊經中或作拘夷那竭又作究施城那者以梵言
那伽囉此云城也譯言上茅城者多有好茅故也
古文熇說文作稾同阿輸迦此云無憂或言阿育
枯槁苦道反槁木枯也者訛略也是阿闍世

王孫也訕謗所姧反蒼頡篇云訕誹也廣雅訕謗毀也

六門陀羅尼經

讖謎初蔭反下莫閉反　跋迭徒結反　隸鑠書斫反　達儞女履反　阿剌落葛反

般若多心經

揭帝渠謁反　莎阿蘇和反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終

一切經音義第二十二卷 大乘論

大慈恩寺翻經沙門元應撰

瑜伽師地論第一卷 大唐新譯

瑜伽羊朱反此譯云相應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相應境謂一切所緣境此境與心相應故名境相應行謂一切行此行與理相應故名行相應果謂三乘聖果此果位中諸功德法更相符順故名果相應乘師謂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如是瑜伽隨師地分滿足展轉調化諸衆生故名瑜伽師師謂教人以道者之稱也舊經中言觀行人者也地謂境界所依所行或所攝義是瑜伽師所行境界故名爲地卽十七地也嗢柁烏骨反下徒我反舊言鬱陀那訛也此云集總散或言攝散亦云攝施也摩呬虛利反此云等引謂勝定地離沉掉等平等能引也或引平等謂引諸功德或平等所引謂定前加行故名能引也俳

戲蒲皆反案俳者樂人所為戲笑以自怡悅者也三蒼俳嘯也嘯吹聲也說文俳戲也戲字從戈虛聲虛音虛猗反圻曰樂人所為戲笑人原作以聲之誤也說文俳戲也戲字從戈虛聲原脫也戲二字戲說文本訓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詩衛風以為戲謔字禮坊記云閨門之內戲而不歎鄭注以為言笑也

應舐字詁古文𦧇同食爾反謂以舌取食也

應吮徂兗食兗二反說文吮嗽也吮嗽津液也嗽音所角反

若醒思定思冷二反酒歇也通俗文醉除曰醒醒是也

儀路所行為路路亦道也威儀所行也謂色依香味為路又威儀也依心為路也

末摩莫鉢反此云死節身中有此節也謂若打若搏人即死也

補特伽羅案梵本補此云數特伽此云取羅此云趣數取趣謂數數往來諸趣也舊亦作弗伽羅翻名為人言捨天陰入人陰捨人陰入畜生陰近是也經中或作福伽羅或言富伽羅又作富特伽耶梵音轉也譯者皆翻為人言六趣通名人也斯謬甚矣人者案梵本云末奴沙舊經名摩㝹沙此云人亦言有意以多思義有智慧故名

爲人也鬼畜無此何得名人斯皆譯者之失也捫摸莫奔莫本二反案捫摸謂手執持物也字林捫撫持也

咀沫又作齟同才與反通俗文咀嚼也三蒼咀噍也又含味也

角力古文劓同古學反廣雅角量也角試也說文角平斗斛也皆單作角或作觕者此古文麤字音在古反麤略也觕非此用炘曰玉篇劓音喧角毛也此爲角字古文未詳角量角試二訓俱本管子七法篇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故角字從刀魚省此引作平斗斛也不知所本觕玉篇與觸同古文作單此爲麤觕字本呂覽及漢書天文志禮記月令其器高以麤呂覽作觕漢天文志云庶得麤觕是觕字有麤字之解非觕即爲麤字也此以爲古文麤字誤矣

黑羺奴溝反埤蒼羺胡羊也通俗文羊卷毛曰羺是也

或晴又作醒姓二形同日盈反聲類云雨止日晴晴亦星見也星衍曰又作醒之醒當作暒見玉篇

嬉戲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嬉戲等也

麥果書又作顆同口果反或言子或云粒又言皂皆一也皂音逼方俗語耳坫曰說文皂

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者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唐韻皮及切據此則皀非方俗語也

宗葉　子形反廣雅宗本也葉世也謂族類繁盛也詩云本枝百世是也

鍵南　巨偃反舊云伽訶那此云堅厚至苐四七日肉團方堅實也

黑黯　音於減反字林黯深黑也言形色黯黑也

讌會　反作宴燕二形同於薦反讌飲也樂也小會也

粟稗　蒲懈反謂草之似穀者也

蹎僵　又作傎趣二形同都田反下居良反傎倒也僵偃也謂反倒偃卧也

殆盡　徒改反殆近也幾也幾逼近也幾音渠機反

殞沒　于愍反聲類殞沒也古今語耳

銳利　羊稅反廣雅銳利也說文銳芒也言利如芒也

一磔　古文厇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曰磔廣雅磔張也開也炘曰古文厇當作尾玉篇云尾亦作磔開尾也

枯槁　古文殨說文作稾同苦道反槁木枯也

激注　經歷反流急曰激說文水流疑邪急激也亮吉曰說文激水礙衺疾波也本書卷十一引作水文凝邪疾急也卷二十二引作邪流急者也各引不同互有詳略

風颷 又作飈同比遥反暴風風也回風從下上者也

衝薄 補莫反薄迫也相迫近也

頗胝 竹遅反梵言塞胈胝迦此云水玉或云白珠舊言頗黎是也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過千年氷化爲頗梨珠案西域暑熱無氷極饒此物非氷所化但石之類耳

矺迦 字林丁各反又竹格反山名也此無會釋所以仍立本名也炘曰玉篇矺竹格切磓也磓丁回切亦作塠

朅達 去謁反此云擔木山此山多饒此木故以名也

鷖羅葉 一奚反樹名也舊經律中作伊羅葉訛也

重級 羈立反次也謂階之等次曰級也

遊幸 胡耿反幸遇也言人君所至皆被德澤故曰幸也

牝象 脾盡脾死二反說文牝畜母也雌也

派流 普懈反分流也說文水之邪流别也廣雅水自汾出名派也

殑伽 其外反譯云天堂來以彼外書見高處也謂從天來也案佛經此河從無熱惱也東面象口出流入東海舊云恒河亦言恒伽河或作恒迦河皆訛也

循其 似均反說文循行也爾雅循自也自猶從也案此亦與巡字同也

設拉 郎荅反樹

名也如皂莢樹類而角甚長裏中有絮如緜名㛹羅緜堪以爲衣者也

秔稻 俗作粳同加衡反不粘稻也江南呼粳爲秈音仙方言也

無⿰禾乞 又作麧同痕入聲一音胡結反堅米也謂米之堅鞕舂擣不破者也今關中謂麥屑堅者爲麧頭亦此也江南呼爲䴬子音徒革反炘曰⿰禾乞說文作⿰禾乞稭也稭舂粟不潰也⿰禾乞從禾气聲气即氣字故唐韻⿰禾乞音居气切麧玉篇堅麥也史記作覈陳平傳云亦食糠覈耳晉灼曰京師人謂麥麤屑爲紇頭覈紇也皆音近相假也

顧眄 眠見反說文眄邪視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眄也

遞相 古文虒同徒禮反爾雅遞迭也郭璞曰謂更易也方言遞代也迭音徒結反

訶呰 古文呰嗞二形同子爾反鄭元注禮記云口毀曰呰說文呰訶炘曰呰訶說文作呰苛也

司契 胥釐反下口記反廣雅司主也說文契大約也字從大

婆羅門 此言訛略也應云婆羅欲末拏亦言婆羅賀摩拏此義言承習梵天法者其人種類白云從梵天口經中故獨取梵名唯五天竺有諸國即無經中梵志亦此名也正言靜允言是

梵天之苗允

呼剌 落葛反亦言牟呼栗多梵音轉也舊多摩睺多也

發憤 扶忿反憤勝也怒氣充盛也說文憤滿也盈也

破㲉 又作殼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卵外堅也案凡物皮皆曰㲉也

剖胎 普厚反剖猶破也蒼頡篇剖分析也

豐稔 而審反字林稔穀熟也

官僚 又作寮同力彫反同官為僚爾雅僚官也

邸肆 丁禮反下相利反邸謂市中坐賣舍也肆陳也所以陳貨鬻之物於邸也肆亦列也謂列其貨賄於市

迫愶 虛業反謂以威力相恐懼也亦言愶赫或云恐愶皆一也

近事 梵言鄔波索迦此云近事謂親近三寶而奉事也

耄孰 古文毫耄二形今作秏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鄭玄曰耄惛也亦亂也忘也耄孰即惛亂多忘也炘曰耄說文作𦒿解云年九十曰𦒿從老蒿省聲玉篇作耄云與𦒿同曲禮八十九十曰耄此引無九十二字略也注耄惛忘也此引脫忘字又通作旄孟子反其旄倪即耄倪也作耗之耗本當作秏稻屬又秏減也不得與耄字通

牧牛 莫祿亡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飲之也

補盧沙舊言富樓沙此云士夫或云丈夫體也 補盧衫所作士 補盧崽拏所皆反下女加反能作士 補盧沙耶所為士 補盧沙須都我反所從士 補盧殺沙所屬士 補盧鑠所戒反所依士聲明中七轉呼召聲也 驚駭下駭反蒼頡篇駭驚也廣雅駭驚起也 流轉梵言僧娑洛此云流轉謂於六趣循環往來不絕也若生死者案梵言繕摩此云生末剌諭此云死語之別也故以本名論音女咸反也 雜糅女救反今以異色物相參曰糅糅亦雜也說文糅雜飯也 渾濁胡昆胡衮二反渾亂也亦水流聲也

弟三卷

分析思歷反析分破也字從斤分木為析字意也今俗作枋皆從片 池沼之遶反說文沼小也炒曰說文沼池水從水召聲此引脫誤也 孔隙邱逆反說文隙壁際孔也廣雅隙裂也字從𨸏從白上下小也

有瞚 列子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瞚目開閉數搖也

八岡 篡文作剛同古浪反大鼓也

都曇 徒南反小鼓也

窣堵魯迦香 蘇骨反下都古反經中兜樓婆香是

龍腦香 案西域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謂龍腦香也

麝香 神夜反又音石形如小麋臍有香也

素泣謎 迷細反香名也此無正翻故存本耳

唾涕 古文鮷同勅計反三蒼涕鼻液也

蔬菜 所於反凡可食之菜通名曰蔬字林蔬菜也

暴乾 蒲穀反小尒雅暴乾也字從日從出從𠬞米字意也𠬞巨恭反拱手也

休愈 許由反下臾乳反廣雅休善慶也愈彊盆也

盪滌 古文潒同徒朗反下徒的反通俗文藻器謂之盪滌也炘曰說文盪滌器也潒水潒漾也二訓不同此云潒為盪字古文或以音近相假耳

搦觸 又作[illegible]同女革女卓二反搦執捉也說文搦按也

儒童 而朱反儒柔善也童幼少也舊言摩納或云摩耶婆譯云年少或言年少淨行近是

也

第四卷

瘡皰　彭孝反瘡皰也說文面生熱氣曰皰今取此義炘曰今本說文作面生气也本書卷十四引亦有熱字

喝听詀　呼曷反次胗鍇反下竹咸反地獄苦聲因聲爲名也

郝郝凡　呼各反寒戰聲亦因聲爲名也

匱乏　渠愧反少財曰匱暫無名乏詩云孝子不匱匱竭也人多不解此匱字

欻然　呼勿反蒼頡篇欻猝起也欻忽也猝音麤骨反

繃拼　補莖反謂襌繃墨曰拼江南名抨音普庚反炘曰襌當是撣字之訛拼與抨音近相通說文云抨撣也

若斲　都角反鏨也說文斲研也又補治曰斲鏨音慙

若

剜　烏官反謂斗削曰剜挑中心也

纔入　在災反廣雅纔暫也三蒼纔微也劣也僅也

鐵丳　初眼反字苑云謂以鐵貫肉炙之曰丳也

椎棒　直追反蒼頡篇椎用打物者也字從木也

或築　古文篗同

陟六反說文築擣也廣雅築刺也

兩髆 補莫反肩髆也或作膊普莫反膊物令薄也膊非今用炘曰儀禮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胳肺鄭注後脛骨二膊胳也又少牢饋食禮不升肩臂臑膊骼據此則膊與髆相通矣此云二字異用欠考

皺襵 側救反下之涉反又音輕今襵疊物及裙襵皆作此也炘曰又音輕之輕當作輒蓋襵字古與㥃通㥃有輒音故此字亦音輒也說文㥃領耑也

鑯鉆 奇廉反鉆謂鑷取物也通俗文鑷具曰鉆鉆持也或作鉗束人頸鐵也非今所用

洋銅 以涼反謂炙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洋大水也

煻煨 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謂之煻煨也

孃矩吒 俱庾反此云糞屎蟲有觜如針亦名針口蟲穿骨食髓者也

黑黳 力奚反通俗文斑異曰黳字林黃黑也炘曰斑異曰黳異當是黑字之訛玉篇黳黑也廣韻黑而黃也

櫨掣 又作柤同側加反下充世反釋名云櫨叉也謂五指俱往叉取也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

脊膂 又作呂同力舉反膂亦脊也說文脊骨也太岳為禹臣委如心呂因

封呂戾也

鐵觜 今作咮又作觜同子累反廣雅觜口也字書觜鳥喙也或有作嘴檢諸書史無如此字唯傅毅七激詩云嘴墳飲泉作此字音與吮同似兖反

探啄 他合反說文遠取曰探探取也下丁角反鳥食也啄齧也

卷綣 聲類云此亦觠字同奇員反詩云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炘曰說文觠曲角也故聲類與卷曲之卷通

皰潰 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旁決也說文潰漏也

災炭 則才反釋名云火所燒餘木曰炭炭亦燼也燼音似刃反

飲尿 又作尿同乃弔反字林泥小便也炘曰說文尿人小便也從尾從水故字林變作屎也

淋漏 力金反三蒼淋漉水下也淋瀝也

悚慄 思勇反下力質反謂悚懼戰慄也慄亦憂感也

蘇陀味 舊經中作須陀飯此天甘露食也

獎化 又作獎同子兩反小爾雅云獎率勸勵也又成也助也炘曰說文獎嗾犬厲之也從犬將省聲是獎本字當從犬借爲獎厲字也此作獎又作獘皆非也

奮文 方問反廣雅奮振也謂揮振也字從大從隹從田炘曰說文奮翬也從奞在田上詩曰不

能奮飛奞鳥張毛羽自奮也讀若睢是奮字乃從奞在田上非從大從隹從田也此誤

揮刃 許歸反說文揮奞也振訊也廣雅揮動也

綺鈿 徒堅反字略云鈿金花也

車輅 本作路同力故反白虎通曰名車爲路者言所以步之於路也或曰路者王也人君之正車也詩云人君之車曰輅也

輦輿 力展反下羊署羊如二反輦人挽車也今王者所乘也車無輪曰輿亦總稱車曰輿也

耳璫 都堂反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本出西戎

而穫 胡郭反草曰刈穀曰穫詩云十月穫稻是也今皆通語

宏壯 胡萌反爾雅宏壯大也宏亦屋深響寬容含物也

繪車 胡樻反雜色也論語繪事後素鄭元曰繪畫也尙書山龍華蟲曰繪孔安國曰繪會也會合五彩也舊經中言種種車園也

鼓譟 公戶反下先到反鼓動也譟諠鳴也雷呼曰譟家語云萊人鼓譟劫定公是

談謔 許虛反爾雅戲謔也謂相調戲也謔亦喜樂也忻曰謔當音許虐反此云許虛反形之誤也唐韻虛約切

第五卷

不嬈 乃了反說文嬈擾戲也三蒼嬈弄也炘曰說文嬈一曰擾戲弄也此引脫弄也 羈遊 居儀反廣雅僑旅羈客也僑音橋

第七卷

颯然 桑合反疾也颯颯風吹木葉落聲也廣雅颯颯風也 祠祀 似滋反下徐理反爾雅祠祭也天祭也祀地祭也 體允 與振反爾雅允繼嗣也說文子孫相承續曰允也 薄蝕 補莫反下神職反漢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曰薄虧毀曰蝕釋名云日月虧曰蝕稍稍侵毀如蟲食草木葉也 餉佉 或云霜佉或作囊佉又作勝佉皆梵音輕重此云貝亦言珂異名耳 所祈 巨衣反字林祈求福也爾雅祈告也叫也祈祭者叫呼而告請事也

第八卷

流柅 又作輗同於革反柅槅謂壓牛領者也圻曰輗說文本作輗轅前也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扼作柅又與槅通說文槅大車柅他字書皆以柅爲俗厄字不與輗通說文厄科厄木節也從卩厂聲唐韻五果切

椐多 居運反此有二義一云蟻子二云蟻卵既合兩義故置本名

饕餮 他勞反下又作饕同他結反案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昌於貨賄歛積不知紀極人民謂之饕餮杜預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也

罰黜 又作絀同恥律反小罪曰罰廣雅黜去也亦放也退也

雜猥 烏罪反猥惡也字林猥衆也衆雜亂也

第九卷

恩造 在老反廣雅造成也謂恩成此事者也

酷暴 古文嚳焅告三形同口木反說文酷急也甚也

謂暴虐炘曰說文酷酒厚味也此引非說文語又焅旱气也此爲古文酷未知所本俈嚳相通帝嚳史記三代世表作帝俈然亦未聞爲酷字古文也

罝兔 子邪反兔網曰罝罝遮也遮取兔也

卜鶍䎡 居謁反又作補鶍䎡聲之轉也謂除糞擔死屍等鄙賤種類也

馳騁 直知反下丑領反廣雅馳奔也騁走也

苐十卷

黑黶 於簟反謂面上黑子也說文中黑也炘曰黶引說文中黑也與今本同本書卷九引作面中黑子也較完善

傴曲 紆府反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傴亦曲也

喘瘶 昌耎反氣急也下蘇豆反說文瘶逆氣也

僂前 力主反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身愈曲也

尪羸 烏皇反尪弱也通俗文短小曰尪尪小也

苐十一卷

歡娛 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說文娛樂也書中虞樂皆作虞

猶豫 翼周反下以庶反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猶性多疑預在人前故不決者皆謂之猶豫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也

猜度 古文職今作[忄采]同麤來反猜疑也下徒各反度測量也

笑睇 徒計反禮記不能睇視鄭元曰睇傾視也方言陳楚之間謂眄曰睇纂文云顧視曰睇

啞啞 乙白反字林笑聲也易云笑語啞啞是也

器仗 祛冀反下治亮反漢書制器械之品應劭曰內盛曰器外盛曰械一曰無盛曰器仗兵器也五刃總名兵人所執特日伎

憒內 公對反下女孝反說文憒亂也韻集內猥也眾也內從市從人字意也或作閙字

慇到 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慇慇亦堅忍也到至也至極也苦也

陿小 又作狹同胡夾反說文陿陰也不廣大之名也

第十二卷

尺鷃 又作鴳同烏諫反鷃雀也亦名鴽鷃一名鴈篆文云關內以鷃為鷃爛堆也案鷃長唯尺郎以名焉一作斥小澤也炘曰說文鴳雇也廣韻鴳鷃同爾雅鳸鴳郭曰今鴳雀莊子斥鴳笑之釋文斥司馬彪云小澤也本亦作尺鴳鴳雀也此云一名鴈未詳又引篆文有脫設 **蚌蛤** 蒲講反下古合反出珠白好也字林燕雀所化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也 **浴摶** 徒官反通俗文手團曰摶言可團圓也案西域國俗法澡浴初訖碎以諸果或藥用酥為摶將摩拭身令其潤滑乃去風等故名浴摶 **嗢鉢羅** 烏沒反此云黛花舊言優鉢羅或作漚鉢羅皆訛也 **呵叱** 齒逸反方言呵怒也陳謂之呵叱亦呵也禮記尊客之前不叱狗是也 **荏苒** 而甚反下而琰反謂儵忽須臾也

第十三卷

宴坐 石經為古文燕一見反說文宴安也謂安息也 **陶練** 徒刀反言功之多也陶謂作毛器練謂消

鋊也

潤洽 又作霑同胡夾反說文洽霑也三蒼合遍徹也

怛覽 都達反下力暫反舊言修多羅或作修姤路此云綫也

第十五卷

倡女 齒楊反倡婬放蕩也說文倡樂也

不遜 蘇寸反字林遜順也謙也恭也

賢哲 胡堅反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賢士堅明故從臤又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故從貝字意也下又作喆同知列反爾雅哲知也方言齊宋之間謂知為哲哲謂照了也炘曰說文賢多才也從貝臤聲臤堅也從又臣聲古文以為賢字案賢之從貝取其多才之意古文作臤臤堅也亦取堅剛之義蓋取士用才惟剛乃得為賢也此解字義太為穿鑿不知所本

目眩 古文眴同胡遍胡蠲二反字林眩亂也惑也三蒼視不明也炘曰說文眩目無常主也眴目搖動也眴本作旬從目勻省聲二字異訓揚雄劇秦美新云臣嘗有顛眴病李善文選注曰眴與眩古

字通

角𧥄 音封今有此牛形小髆上有𧥄是也

嘶聲 又作誓同蘇奚反說文嘶悲聲也方言嘶噎也聲散也

呺吼 古文唬同呼交呼校二反說文虎鳴也一曰師子大怒聲也下古文呴吽二形今作拘又作呴同呼狗反聲類呼皐也

咆勃 蒲交反下蒲沒反說文咆嘷咆也勃䐜怒也

蹎蹷 丁賢反下又作𨇾同居月反說文蹎走頓也廣雅蹎倒也蹎蹷猶頓仆也沂曰說文蹎跋也蹷走頓也此引誤

祿位 盧屋反祿福也案古者人無耕稼多食野鹿在朝之人闕於田獵官賜以物當於鹿處後人因之謂為食鹿變鹿為祿者取其神福之義

敦肅 古文惇同都魂反說文惇厚也肅嚴也謂嚴整之皃也亦敬也

謇吃 古文謏謇二形今作謇同居展反下居乞反方言謇吃楚語也謇難也吃重言者也沂日謇方言作譴讇極吃也集韻同謏讓郎蹇省文字又通作蹇也

饞速 倉陷仕鑒二反非次而言也禮記長者不及無儳言是也儳亦暫也字從人或有作嚵才冉反小飲也嚵非此用

竦肩 古文竦愯慫三形今作聳同須奉所項二

反廣雅聳上也根栽則來反謂草木植曰栽謂木倖可栽種者也叻那扶拔反此謂女工刺繡裁等業也

第十六卷

黑說大說謂若佛及弟子所說惡法名爲黑說所說善法名爲大說又四果人及獨覺菩薩等說名爲黑說若佛所說名爲大說也燬之又作熄焜二形同靡詭反齊謂火爲燬方俗異名炘曰詩王室如燬說文作焜春秋傳衛侯燬乃作燬二字同訓火也詩如燬釋文云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音貨字書作焜音毀或云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譌語也玉篇焜火也烈火也熄燬並同亭邏徒丁反下力賀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流也邏謂戍屬也遊兵以禦寇者韻略云邏亦循行非違也親暱又作暱同女乙反爾雅暱近也又亟也親暱者數相近也

第十七卷

詭現居毀反詭誑也不實也廣雅詭隨惡也亦欺也怨尤禹流反案尤亦怨也尤過也嘗燭朱欲反蒼頡篇燭照也然火爲照也諧耦胡皆反下吳口反廣雅諧和也耦合也身康苦郎反康謂無疾病也安也樂也亦靜也所惠胡桂反周禮施其惠鄭元曰賙衣食曰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說文惠仁也愛也便臻側陳反爾雅臻至也

第十八卷

擅名市戰反說文擅專也諾瞿陀舊經中作尼拘陀或言尼俱盧陀亦作尼俱律又作尼俱類皆訛也舊譯云無節或言縱廣也摩迦亦言摩魯迦舊經中作摩樓迦此亦藤類蔓生纏繞樹至死者也凶猾又作⿰歹凶同許顒反下胡刮反廣雅凶惡也字書猾惡黠也方言凡小兒多詐或謂之猾也炘曰說文

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亦作殲見漢書蓺文志天文家星事殲悍是也

抄虜 力古反漢書生得曰虜斬首曰獲戰而俘獲也虜掠奪取也

窺窬 邱規反下又作闚同弋朱反說文窺小視也

楚撻 初呂反一名荊漢書陸賈曰秦莊王名楚故政爲荊遂行於世撻擊也楚極人郎痛因名楚痛也炘曰秦莊王名下原脫楚字據史記增

庸人 與恭反謂常愚短者也心不節愼口無法言惡人爲友也

克伏 又作剋同口得反字林克能也爾雅勝也

第十九卷

制多 舊言支提或言支帝皆一也此云可供養處謂佛初生成道轉法輪及涅槃處皆應供養恭敬生諸福也

爲墉 又作牗牗二形同庾鍾反爾雅牆謂之墉城亦謂之墉也

繩紝 又作誦同女心反謂牆繩也本機上縷也炘曰說文紝機縷也或從任作絍玉篇⿰糸南織也廣韻齊也或作紝葢南古音近壬故紝⿰糸南通也

腥臊又作胜同先丁反下桑刀反腥臊臭也通俗文魚臭曰腥猳臭曰臊猳音加　翺翔五高反迴飛也飛而不動曰翔釋名翺遨也言遨遊也　毆擊於口反說文毆擊也字從殳　淪墜力均反廣雅淪沈没也　左道資可反左下也上在右也不便也禮記埶左道以亂眾鄭元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衣僅又作勤同渠鎮反字林僅財能也僅亦劣也炘曰說文僅材能也材與財纔通言僅能也又作廑禮射儀云葢勵有存者是也此云又作勤乃俗字也　波羅延謂西域邑落名也阿氏多彌勒字也或作阿耆多此云無勝謂無人能勝也舊言阿逸多訛也　所蠚阿各反字林蠚蟲行毒也廣雅蠚蛆毒痛也

第二十卷

達須謂此等人微識佛法不能堅固修行也　篾戾車莫結反下力計反舊言彌戾車此云樂垢穢人此等全不識佛法也　頑嚚戾鰥反下魚巾反廣雅頑鈍也三蒼嚚惡也　阿遮利耶此云

軌範師舊經中或言阿祇利或作阿闍棃義譯云正行或云於善法中教授令知名阿闍梨也**談話**古文譮諙誠三形同胡快反合會善言也炘曰話說文本作語又云籀文從會作諙玉篇譮古文話誠玉篇廣韻皆七賜切解云謀也此爲話字古文不知所本**躁動**又作趮同祖到反躁謂擾動不安靜也**漑灌**歌賫反說文漑灌也灌注也

第二十一卷

塵宇又作寓同于甫反屋宇也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命謂在家如屋中塵恒被坌汙不得安靜也**僧伽胝**陟尸反此云合或言重謂割之合成又重作也舊經律曰作僧伽梨或作僧伽致皆訛也**林藪**桑苟反平地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也**醶酢**魚劒反酢之甚者曰醶也

第二十二卷

卉木虛謂反百草之總名也方言東越楊州之間名草曰卉也

姝妙充朱反說文姝好也色美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好為姝

鬱烝於物反下之勝之升二反爾雅鬱盛氣也說文烝火氣上行也謂熱氣烝出上升也

飃颺余尚余章二反謂風所飛揚也

芬馥敷雲反下扶福反芬香和調也馥香氣也

殀逝又作夭同於矯反說文夭屈也廣雅云折也釋名云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不盡天年謂之夭取其義也逝往也

怨讎視由反怨耦曰讎讎對也爾雅仇讎疋也怨之疋也

黎庶力奚反爾雅黎庶烝多眾也

第二十三卷

呀嗽許牙蘇豆二反上氣病甚口呀字從口也

噦噎又作啘同於越反下一結反通俗文氣逆曰噦塞喉曰噎炘曰啘字見黃帝難經字書無解啘噦音近當相通也說文噦气牾也

瘨癎又作癲同都賢

反下核閑反廣雅狂也風病也聲類云癇小兒癲也**陰𤺄**徒雷反陰腫病也釋名云下重曰𤺄也炘曰𤺄玉篇直偽切埤蒼云病也左傳云有重𤺄之疾與腿同案引左傳見成六年本作腿杜注云重腿足腫下重曰𤺄非釋名語此引不知所本**俱帥**又作率同所律反字略云將帥也帥行也謂將領行也**穳子**龘鸞反穳擲也下又作𢦒鉾二形同莫侯反說文矛長二丈也**及鎔**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洋也**油糖**又作餹同徒郎反餳餹也又沙糖也煎甘蔗汁作之餳似盈切**葅鮓**側於反下莊雅反醡淹菜爲葅藏魚笋爲鮓周禮供五韲七葅鄭元曰細切爲韲全物若牒爲葅中國皆言韲江南悉名葅牒音治輒反或作苴子餘反誤也**拍毱**普陌反下渠六反三蒼云毛丸可戲者也**拓石**古文所祏二形今作析同他各反炘曰拓本音之石切說文拾也陳宋語或從庶作摭廣韻始音他各切手承物也又拓有開義揚雄甘泉賦云拓迹開統是也作斨卽析俗字非古文祏當作祏廣韻開衣領義近相借祏廥主非此用也**攘臂**

而羊反欀除也謂除衣袖出臂也

扼腕 又作搹同於責反說文把持也史記天下之事莫不扼腕以言是也炘曰說文搹把也或作挖此引多持字

擊劒 胡䟦古歷反謂以長入短劒相擊也

伏弩 扶福反隱伏而發也漢書高祖中匈而言足指是也

控弦 苦貢反小爾雅控引挽也說文窾厥名引弓曰控弦也

投輪 投擲也西國多用此戰輪形如此閒轆轤繞輪施鐵輻如蒺藜鋒極銳利以繼纏之用擲戰象或頭或鼻中即破斷也

第二十四卷

勇悍 胡旦反廣雅勇悍果敢也說文悍勇也有力也悍傑也

施幰 虛偃反蒼頡篇云布帛張車上爲幰也

房穗 又作萃同辭醉反房居也言子居其中也穗說文禾成秀人所收者曰穗也炘曰穗說文本作采解曰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從爪禾或作穗此又作萃之萃當是采字之訛萃爲草皃非此用也

第二十五卷

耐椎 奴代反下直追反三蒼耐忍椎打也

磣毒 又作墋同初錦反又墋惡也通俗文沙土入食中曰磣炘曰磣本當作慘說文慘毒也唐韻七感切廣韻墋土也炘曰初朕切磣食有沙磣也與墋同音磣墋皆非此用也

堅勁 居盛反字林勁強也字從力

詰難 去一反廣雅詰責問也

蛆蝥 知列反下舒亦反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蝍東西通語也說文蟲行毒也廣雅蛆痛也

囂舉 古文買同許驕反囂讙也譁不靜也亦聲也炘曰說文囂聲也或省作買

乞匃 古頼反又音葛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從人從亾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匃字意也

盲瞽 公戶反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砂磧 清石反三蒼磧水中沙灘也灘音他難反說文水渚有石曰磧水淺石見也

振恤 古文宸拒二形同諸允反小爾雅振救也說文振舉也下又作卹同私聿反說文恤收也憂也振恤憂貧也炘曰說文振

舉救也此引脫救字拒說文給也一曰約也二字不同唐韻皆章刃切宸說文屋宇也唐韻直鄰切宸非此用也

救援 禹眷反助也謂據護助之言也

生色可染 生色郎金也言生便黃色不可變改也可染郎銀也言色可染變故云可染也

持毳 充芮反字林細羊毛也獸細毛亦曰毳

埛野 公營反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牧牧外謂之林皆各七里林外謂之埛埛無里數設百里之國邑王者之界也

若擘 補革反擘裂也廣雅擘分也

婬佚 三蒼亦逸字同與一反蒼頡篇佚蕩也佚樂也

凡百 扶巖反三蒼數之總名也廣雅凡總皆也

第二十六卷

小札 側黠反三蒼柿札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爲柿關中謂之札或曰柿札柿音敷閉反

稜層 洛登反下徂曾反謂形勢高皃也

慘烈 倉感反下力折反說文慘憂皃也烈猛盛也炘曰說文慘毒也此引

不知所本**悖惡**古文誖悖二形同蒲沒補潰二反廣雅悖亂也亦逆也星衍曰悖說文本作誖解曰亂也或從心作悖籀文從二或作戲也**聰敏**倉紅反敏達也廣雅敏亟也聰先知也察也聽也**嘲調**又作啁竹包反下徒弔反三蒼啁調也謂相戲調也**頡隸伐多**賢結反此言適時又云室星則北方宿也禰之得子仍以名焉坐禪第一者是也舊言梨波多或云黎婆多皆訛也**憺怕**徒濫反下普白反廣雅憺怕寂寞也亦恬靜也**髖骨**又作臗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臗尻也髀上也**肋骨**力得反說文肋脅骨也字從肉或作勒非體也**頷輪**胡感反頷頦車也言骨圓如輪也**齒鬘**莫班反言齒形行列狀如花鬘因以名也

第二十七卷

筋脈居銀居欣二反下忙厄反說文肉之力曰筋脈或作脉俗字也**鑽燧**祖桓反下又作隊鐆同辭醉

反火母也論語鑽燧各異木也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名也听曰燧說文作鐩陽鐩也玉篇以取火於日禮內則云左佩金燧右佩木燧鄭注金燧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

或榛 仕巾反廣雅木叢生曰榛草叢生曰薄也

或渚 之與反爾雅小洲曰渚言四方有水中央獨高可居者曰渚

畢鉢羅風 言風著人身班駮如畢鉢形者也

毗濕婆風 又言毗濕波風此譯云不巧風也

吠藍婆風 舊經中或作毗嵐婆或作鞞藍亦隨藍又作旋藍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

聰俊 又作雋同子閏反絶異也王逸注楚詞云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傑也听曰英雋之雋本通用雋漢書禮樂志進用英雋是也說文雋肥肉也從弓所以射隹俊才過千人也

第三十卷

稻稈 又作科同公但反字林禾莖也听曰說文稈禾莖也或從干作秆此云又作科科乃秆之譌也

蝨

胆 治中干餘二反通俗文肉中蟲謂之胆字從肉

第三十一卷

學樣 翼尚反規模曰樣近字也舊皆作象或像今不復行也

第三十二卷

灩溢 以苒反下與一反案灩溢謂器盛物盈滿也

諸維 翼隹反廣雅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壕塹 胡刀反釋名城下道也豪翺也都邑之內所翺翔祖駕處也炘曰釋名內下有人字此脫

鄔波尼殺曇分 舊經中作優波尼沙陀分謂數之極也

蔓延 無販反下餘戰反蔓延謂連綿不絕長無極也

窯室 餘招反通俗文燒瓦竈曰窯也

至向 許亮反說文向北出牖也

喉筒 徒東反三蒼竹管也今言喉如筒喻名也

燒燼 又作㶳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曰燼即火燼也亮吉曰說文

㶳火餘也一曰薪也與此引不同熷說文焦也廣韻火餘木也

刖足 古文跀趴二形同魚厥五刮二反刖斷足也

眇漭 亡沼反下莫朗反眇漭廣大也亦深遠也

劓鼻 古文劓同魚器反字林割鼻也

槖袋 埤蒼作韛又作排同蒲戒反鍛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第三十三卷

垣城 宇煩反四周牆也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捍衛也

迄至 虛訖反爾雅迄至也方俗語耳

諠譟 古文作吅又作讙同虛袁反廣雅諠鳴也內聲也下桑到反說文譟擾耳孔也聲類譟聲呼煩擾也星術曰說文吅驚嘑也讀若讙又讙譁也徐鉉曰吅或通讙史記鼂錯傳諸侯諠譁是讙又通諠也

激湍 古歷反下土桓反激邪流急也說文湍疾瀨也淺水流沙上曰湍也坫曰激說文水礙袤疾波也本書累引互異

貪婪 又作啉惏二形同力南反惏亦貪也楚辭衆皆競進而貪惏王逸曰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也

第三十四卷

乾㬎 又作昅同袪及反通俗文欲燥曰㬎㬎微乾也炘日玉篇㬎欲乾也昅乾也廣韻㬎在二十六緝昅在三十三業義近相通也

騗騎 匹肩反纂文云謂躍上馬也

踡踻 渠員反下渠王反埤蒼踡踻不伸也

霡霂 音脉木爾雅小雨謂之霡霂今流汗似之也

圮坼 部美反下恥格反圮毀覆也坼分裂也

蓊鬱 烏孔反下於屈反蓊盛兒也鬱樹木叢生也

巉巖 仕咸反廣雅巉巖高也

河瀆 徒木反爾雅水注澮曰瀆邑中溝曰瀆也

醴水 力體反醴甜美也言其水甘如醴酒可以養老可以愈患者也

殉利 辭俊反蒼頡篇殉求也亦營也

關鍵 又作閵揵二形同奇蹇反鍵牡管鑰牡也方言陳楚曰鍵關中曰鑰也

伊師迦 山名也言此山高聳喻我慢也

第三十六卷

剛毅牛既反說文毅果決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也甲冑古文鈾同除救反說文冑兜鍪也炘曰古文鈾當作軸說文冑從月由聲作冑又引司馬法從革作韋荀子儀兵篇冠軸帶劍作軸也散他迦

多衍那迦多姓也衍那子也散他標別其類也舊經論作訓大迦旃延或作栅陀迦旃延皆訛

第三十七卷

達羅弭荼呪呪名也弭音亡爾反鸝黃又作鶩同力貲反方言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黃鳥或謂之楚雀異名也不殫多安反無餘曰殫廣雅殫盡也而隕于愍反爾雅隕墜落也說文隕從高而下也

第三十八卷

鼷鼠胡鷄反說文小鼠也爾雅鼷鼠郭璞曰有螫毒也食人及鳥獸雖至盡而不知亦不痛今謂之甘口

鼠

聆音 力丁反蒼頡篇聆聽也耳所聽曰聆也

詁訓 古文作古今作故同姑護反又音古說文詁訓古言也訓導釋也亮吉曰說文詁訓故言也訓說教也

師拳 又作捲同渠員反指握爲拳譬喻也言師之匠物不如拳之執握丞而不說也炘曰丞亦作吝與吝同說文吝恨惜也古文從彣作吝徐鉉曰俗作悋

係念 古文繼繫二形同古帝反說文係絜束也亦相嗣也炘曰說文繼續也繫繫繻也繻維也係繼繫三字訓各不同義相通借爾雅係繼也後漢書李固傳羣下繼望卽同繫望左傳襄十八年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是係亦通繫也

第三十九卷

媒媾 謨杯反下古豆反媒謀也謀合異姓使相成也白虎通曰媾厚也重婚曰媾也

罩羅 古文䍡箌二形同竹校反捕魚籠也炘曰罩說文捕魚器也廣韻罩箪同集韻罹或作䍡玉篇䍡小網也說文罹覆鳥令

不得飛走也讀若到作釗者俗字 **罝弶** 渠向反字書施罥於道曰弶形如弓者也或作攙俗字也 **饞嗜** 仕咸反不廉也下又作膳饞二形同視利反說文嗜欲意也貪無猒者也 **乳哺** 蒲路反哺含食也謂口中嚼食也哺飤也 **曉喻** 又作諭同央句反三蒼譬諫也喻亦曉也論語君子喻於義是也 **撓濁** 乃飽乃校二反說文撓擾也又曰撓亂也 **赧愧** 女盞反爾雅面慚曰赧方言自愧而耻謂之赧字從皮赤意也 **自揆** 渠癸反爾雅揆度也謂商度也 **樹修** 時注反廣雅樹立也凡置立皆曰樹也 **供贍** 聲類作贍同時焰反字書贍足也音子喻反供足也亦助也 **衒賣** 古文衒同胡麵公縣二反說文行且賣也廣雅衒詃也 **蓄積** 又作稸同耻六反廣雅畜聚也亦積也 **䅌麨** 公元反下以職反說文䅌麥莖也麨穀麥麨也炘曰玉篇麨與力切麥麨也麥殼破碎者謂之麥麨也

第四十卷

啟導又作启同苦禮反說文启開也導引也**撝義**又作麾同虛為反舉手曰麾謂手之指也**荷乘**古文柯今作何同胡我反又胡歌反小爾雅何揭擔也謂擔負也炘曰負荷通作何詩何蕢何笠是也古文作柯未詳也所**正延**反以旃**止憩**又作愒厩二形同却厲反爾雅憩息也止息也炘曰憩字書亦作憩又作憇皆同詩召伯所憇釋文本又作揭息也說文愒息也愒與揭音同相假憩恭愒字破體之譌厩玉篇心息也今爲憇經傳厩亦通塈詩民之悠塈毛傳息也釋文或作厩**蚩誚**充之反三蒼蚩輕侮也小爾雅蚩戲也下才笑反誚謂嬈弄譏責也呵也**謙沖**說文作盅同除隆反字書沖虛也炘曰盅當作盅說文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巨力**其呂反字林大也方言齊宋之間謂大曰巨說文巨大也作鉅

第四十一卷

遮遏 古文閼同於曷反爾雅遏止也謂遮相止爲遏遏亦遮也

窣堵波 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云墳義翻也或云大聚或言聖相謂累石等高以爲相也舊經論中或作蘇偷婆或作藪斗波或作兜婆或云偷婆亦作塔婆皆訛略也

宰官 祖殆反聲類云宰治也謂治邑吏也廣雅宰制也謂制事者也

諠譁 虛元反下呼瓜反三蒼諠言語謟謟也譁言語譊譊也謟音徒刀反

紛聒 數云反下公活反紛亂也聒諠語也蒼頡篇聒擾耳孔也

儱戾 或作籠同祿公反下三蒼作淚同力計反很戾也謂很剛強也炘日集韻儱戾很也或作籠者假借字㑦廣韻音同麗俗戾字也

綜集 子送反綜習也三蒼綜理經者也謂機縷持絲交者也

第四十二卷

同齡 又作秢同歷經反字林年齒也禮記古者謂年爲齡人壽之數也炘曰玉篇秢年也故與齡通廣韻

秎穗執也攜從胡圭反廣雅攜提挈也謂提持也攜甲胡慣二反左傳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亦牽將行也工患國語服兵擐甲賈逵曰擐衣甲也

第四十三卷

泯一弥忍反爾雅泯盡也廣雅泯絕滅也

傘襵又作繖同先岸反謂張帛爲蓋行路以自覆者也下先牒反襵腹令

法溟莫經反說文小雨溟溟空蔫足者也也莊子南溟天池也

第四十四卷

璩印巨於反字書玉名也耳璩也印臂印也

儲器直於反儲貯也備也謂畜物以爲備曰儲也

藻飾祖老反水草之有文者畫藻菜於衣以爲服章也

格量加額反蒼頡篇格量度也

不斥齒亦反指斥也漢書音義曰斥不用也說文斥郤屋也廣雅斥推也炘曰斥本作㡿今本說文譌作卻屋也

不譴 去戰反蒼頡篇譴訶也廣雅譴怒也說文譴譎問也

第四十五卷

闤闠 胡關反下胡對反說文闤闠市門也星衍曰說文闠市外門也無闤字見徐鉉新附云市垣也此引不知所本

第四十六卷

曩昔 奴朗反爾雅曩久也猶往久古昔也

第四十八卷

牟娑羅 或作謨薩羅或作摩娑羅亦作目娑羅梵言訛轉也此云馬腦案此寶或色如馬腦因此以爲名也

廁塡 古文窴同徒堅反三蒼廁雜也間雜也廣雅塡塞也亦滿也或作鈿非此用也炘曰塡古文作

窴見玉篇說文穴部上部兩見解同塞也漢書溝洫志負薪窴決河作窴又與鎮通鎮星五行志皆作塡星也

侵掠又作剠同力尙反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謂强奪取也

第四十九卷

翳泥耶蹲烏奚反下市兗反鹿王名也舊經中伊泥延又作因尼延亦作嘢尼延皆一也嘢音一賢反

勢峰謂陰埜也舊言馬陰藏相是也

羯羅頻迦或作歌羅頻伽或作加羅毗迦亦作迦陵頻伽皆梵音輕重聲之訛轉也此云好聲鳥也

烏瑟膩沙又作嗢瑟尼沙或言鬱尼沙此云髻謂頂骨涌起自然成髻也

膝股又作骰同公戶反說文股髀也釋名股固也爲强固也

兩髖徒昆反髖肉高厚者廣雅髖豚也髖音苦昆反

⿰齒虛腭卭魚反下又作齶同五各反齶居也齒所居也腭齒肉上下肉垠咢也垠音語巾反炘曰腭本作齶玉篇齒齗也齗說文齒本也字書亦作⿰齒虛

蠲除古元反方言南楚疾

愈謂之鍋郭璞曰鍋除也方俗語異耳 肴饌胡刀胡交二反下仕眷反廣雅肴肉也亦葅也說文饌具食也謂飲食也𣂶曰說文䉵具食也或作饌此引多一備字 獷戾古猛反漢書孟康注云獷強也戾很也字從犬 婆羅痆斯女黠反或云婆羅捺斯又作波羅奈同一也舊譯云江遶城也

第五十卷

誡勗古蘿反下許玉反誡警勑也亦勗備也方言齊魯謂勉為勗勵也 輕縠胡木反以羅密古有幪縠霧縠言細如霧也 而疏似紗而

第五十二卷

焚燎古文㷇𤇍二形同扶雲反下又作𤎌同力照反說文焚燒田也字從火燒林意也燎放火也火田為燎也𣂶曰古文𤇍當作𤏶玉篇焚燒也𤏶㷇同上焚說文本作樊從火棥棥亦聲棥藩也此解字意非說文本

義也熖颻俾遙反小火也又作熛說文飛火也三蒼迸火曰熛也

第五十三卷

塗冠古翫反謂冠著花爲冠也赫奕餘石反廣雅赫明也奕盛也謂光明煜曜也字從大

第五十五卷

愚魯力古反論語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

第五十六卷

惡叉聚惡叉樹名其子形如無食子彼國多聚以賣之如此此間杏仁故喻也安繕那市戰反舊言安禪那此云眼藥也耳輪彼國王等或用金銀作此耳輪形如鉢支著耳匡中用以裝飾故名耳輪也舊經言耳渠者應是也魯達羅天此云暴惡自在天之別名也毗瑟笯天奴故反舊

云毗摟紐或言毗紐皆訛也此當幻惑義是伐藪天別名也舊言婆藪天也

世主天 此梵天之異名也

第五十八卷

𩡮撋 又作泲同子禮反廣雅𩡮漉也謂手撋出汁也泝日又作沛當作泲王篇𩡮手出其汁亦作擠類篇云通作沛

涙耆 巨夷反此云癡蟲謂獸畜也家語云食草者愚是也

岐路 古文𡹬𨑔二形同渠宜反爾雅道二達謂之岐釋名物兩爲岐此道似之也

輪圍 于非反山名也高大故以喻焉

第五十九卷

厭禱 於冉反下都道反字苑厭眠內不祥也山東音於葉反說文告事求神曰禱禱請也請於鬼神

尸

半尸 此是呪法西國有此謂呪於死尸尸令起殺人半尸者呪令起坐令起尸鬼殺人故半尸

第六十卷

磁石 組茲反埤蒼磁石謂吸鐵者也 㘵梨蘂迦 謂彼國邑落名 羯吒斯 居謁反謂貪愛之別名也 傷悼 徒到反方言秦晉謂傷爲悼悼亦哀也 㩴攫 又作㩴同力谷反下居縛反㩴劃也直破曰㩴爪傷曰攫劃音胡麥反 妻孥 怒胡乃故二反小爾雅云孥子也 閭邑 呂居反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里門也說文閭侶也五家相伴侶也浙曰說文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此引脫誤惟羣作伴二義皆通

第六十一卷

錫賚 星的反賜與也爾雅錫賚賜也謂上與下辭也 鬱怏 於亮反謂忿怨也亦怏怏然心不伏也

懊恚 於報反懊恚悔恨也 頒賜 又作班同補顏反小爾雅頒賦布也爾雅班遍與也 勞來 郎到

反下力代反慰勞廣雅來懃也勞來不息也或有作賚賜與也賚非此義

諮詢 私遵反詢問也左傳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問善道也詢問親戚之議也

磬竭 古文窒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也爾雅罄盡也炘曰古文窒當作窒說文穴部有窒字解云空也缶部又有罄字解云器中空也兩處皆引詩缾之罄矣是二字本通無古今之別也

俳優 於牛反字林倡優樂也謂戲作樂也

博奕 古文簙下餘石反方言博或謂之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圍棊爲奕也炘曰博說文本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簙論語不有博奕乃通作博也

英傑 奇列反千人爲傑傑亦特立也才能也

耽湎 古文媅妉二形同都含反下古文䤄同亡善反說文媅樂也嗜也湎耽於酒謂酒樂也

第六十二卷

瑟祉 勑里反舊言俱絺羅譯云膝也言膝骨大也

第六十四卷

麟角理眞反仁獸也說文麟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不履生蟲不折生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入陷網文章彬彬然亦靈獸也

第六十七卷

傲誕五誥反下達坦反傲謂不敬也廣雅傲輕也誕大也不實也　絢藻呼麪反字林文成曰絢絢亦文章之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也　伐地迦人名也從人名經爲此人說也　暴燥蒲卜反下桑老反釋名燥焦也說文燥乾也

第六十八卷

若蘭又作躝何力丹反通俗文縱失曰蘭也圻曰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張湛云凡物不知生謂之蘭殷

敬順云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蘭子謂以枝妄遊也故通俗文謂縱失曰蘭也

賄貨 古文賄同呼罪反財貨也通俗文財帛曰賄周禮通貨賄鄭元曰金王曰貨布帛曰賄也炘曰王篇賄贈送財也賄同上

肪膏 音方脂肪也通俗文在腰曰肪肪肥也三蒼有角曰脂無角曰膏

第六十九卷

䬾餬 音提胡酥酪之精醇者曰䬾餬通俗文酪酥謂之䬾餬是也

第七十卷

曛暮 許軍反楚辭與曛黃而爲期王逸曰曛黃黃昏也暮晚也

銓量 又作硂同七泉反廣雅稱謂之銓銓謂銓量輕重也炘曰說文銓衡也亦通作輇莊子外物篇輇才諷說之徒是也廣韻硂銓同

第七十一卷

中的知仲反下又作弔說文作的同都歷反的明也從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容且容反廣雅從容舉動也謂詳審閑雅之皃也河濱比人反字林濱水崖也廣雅濱涯浦崖也

第七十六卷

毀讟徒木反謗讟也廣雅讟痛也謂怨痛也　珍羞古文膳同私由反貴異滋味名也方言羞孰食也名珍雜味爲膳羞謂有

第七十九卷

騫脣去焉反廣雅騫舉也　逌尒又作攸同以周反小笑也笑離齒也又作猶然猶笑皃也炘曰逌與攸同書彝倫攸敘漢書五行志作逌敘班固答賓戲主人逌爾而笑文選李注逌爾寬舒顏色之兒漢書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兒當即本項岱語也　迦理沙般拏奴家反般拏此云銅錢十六般拏爲一迦

利沙般拏者也

第八十三卷

襲師　古文戠同辭立反左傳凡師輕曰襲掩其不備也　摩納縛迦　此云儒童或云年少淨行舊經中言摩納等是也　底沙　北卯名也爲之說經名底沙經此亦星名因星立名西國多此也

第八十四卷

揉捼　奴和奴迴二反說文捼摧也兩手相切也　破析　普彼反纂文云破析也破猶分也　僵仆　蒲北芳務二反仰謂之僵伏謂之仆說文僵却偃也仆前覆也　皓首　胡老反小爾雅皓素白也　黃皺　七旬反字略云皺皮細起也　徂落　又作殂同在胡反爾雅徂落死也　笞罰　又作柎同丑之反廣雅榜笞擊也　舄鹵　又作潟滷二形同齒亦私亦二反下力古反說文潟滷西方鹹地也炘曰潟滷說文

作㢋鹵解云鹵西方鹹地也　伱伽女履反此云流注不
東方謂之㢋西方謂之鹵　斷亦言害爲含兩義
仍立梵　遽務又作懅同渠庶反
名也　遽急也亦畏懼也

第八十五卷

鳩集居牛反爾雅鳩聚也謂收聚也　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三王始有獄　幽縶知立反詩傳曰縶絆也謂拘執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縶

第八十六卷

怒憾胡紺反廣雅憾怨恨也字林憾不安也　浸淫七林反浸淫者轉大之言也浸淫移徙處曰廣也　微褊卑緬反說文褊小也爾雅褊急也陿也

第八十七卷

愚戇陟絳反三蒼愚無所知也亦鈍也廣雅戇頑嚚也　茫然莫唐反案茫然冥昧不明也　宮闕釋名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　踰隍胡光反三蒼隍城下坑也說文城池有水曰隍也

第八十八卷

歔欷欣居反下欣既反蒼頡篇泣餘聲也亦悲也　拊膺芳舞反下又作攜同於疑反拊拍也廣雅拊擊也膺匈也炘曰膺說文本作癃也　冤結古文冤惌二形今作怨同於元反說文冤屈也廣雅冤抑也思念煩冤也　阿死羅摩登祇旃荼女名也摩登祇女之名也阿死羅女之別名此女由卑賤故恒以掃市爲業用供衣食也　被笮側格反案笮猶壓也謂以槽笮出汁也　謇訥古文呐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

第八十九卷

朋疇 直流反同門交曰朋疇類也等也王逸注楚辭云二人為疋四人為疇疇猶伴侶也

𥌓瞢 徒登反下莫崩反韻集云先臥極也

諀訿 匹尒反下資尒反通俗文難可謂之諀訿也

惙尒 知劣反聲類云惙短氣皃也惙惙亦憂也

第九十卷

覆苫 舒鹽反茅苫也爾雅白蓋謂之苫言編菅以覆屋曰苫也

勉勵 摩辯反下力制反勉强也謂自勸強為勉勵也勉力為勵也

第九十一卷

儵歸 又作倏儵二形同書育反儵忽急疾皃也忻曰說文儵青黑繒發白色也倏集韻光動皃儵說文疾也長也三字皆以音近相通

菅茅 古顏反爾雅菅茅屬也

如鴆 除禁反郭璞曰大如鶡紫綠色

長頸赤喙食蛇也

孑然 居列反案孑猶單已孤獨也說文無右臂曰孑也

沿流 翼泉反字林從水而下曰沿順流也沿亦緣也

火鷄 古奚反性多燥烈故以喻也

第九十二卷

漂漾 匹遙反下翼尚反案漂漾搖蕩也

第九十四卷

唼食 古文㗱又作咂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咂齧食曰唼也

不允 弋進反允當也允信也爾雅允誠也

第九十五卷

繊繳 之若反謂矰之射者也繳纏也矰音增弋射矢也

瞖瞙 又作翳同於計反下音莫韻集云瞖

目障式冉反其葉苦也婆羅葉占活反釋
病也睒彌葉光淨也婆羅此云牢實也箭筈名箭其末
曰筈筈會也謂桄梯古文橫廣二形同古黃反聲類作
與弜祖會也軏車下橫木也今車牀梯轝下橫
木皆三槍千羊反說文槍距也撓攪呼高反下古卯反
桄也三蒼木兩頭銳曰槍說文撓攪亂也

第九十七卷

蘇息先胡反小爾雅更瘠田古文𤸱膌三形同才亦
生曰蘇蘇亦息也反說文瘠瘦也亦薄也
言泆餘質反說文
水所蕩泆也

第九十八卷

褒讚補高反案褒猶猨猴又作蝯同禹煩反似獼猴而
揚美之也進也大臂長其色有黃有黑鳴聲
甚哀五百歲化為玃玃揹摩初委反通俗文捫摸曰揹
壽千歲玃音居縛反或作揣借字也忻曰古揣

字有初委都果二切 汎成又作泛同孚梵反廣雅 乘駕
故與揹字互通也 泛普也浮也泛濫也
食證反三蒼載也 土卯 古文垔說文士之高也爾雅非人
曰乘馬曰駕也 所為為卯一日四方高中央下亦
曰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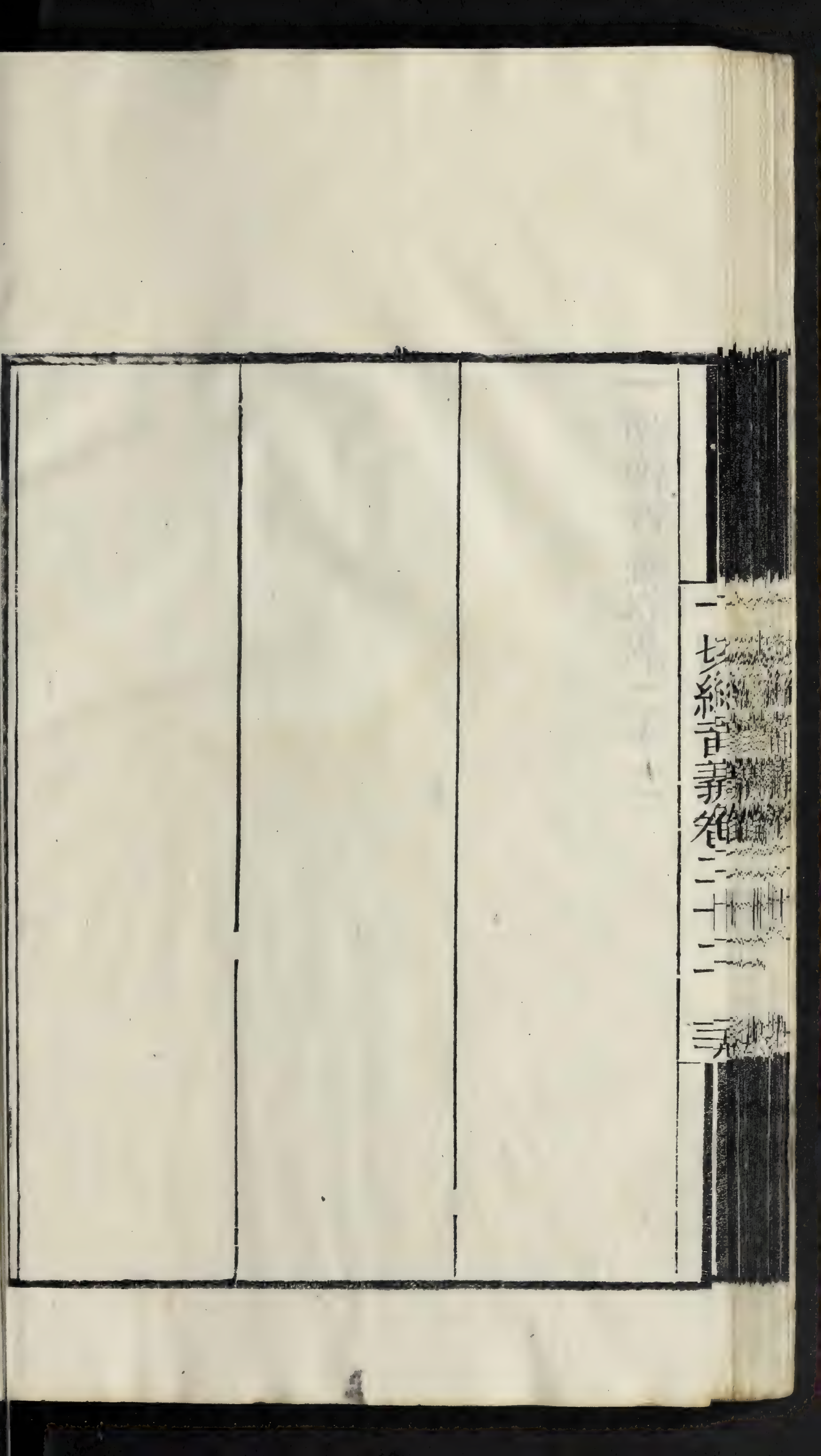
第九十九卷

種蒔 時至反栽蒔也謂更種曰蒔也 波輸鉢多 此塗灰外道名也遍身
纔薇形但非赤色為異 塗灰髮則有剃不剃衣
爾事魔醯首羅天王也 簡靜 古限反爾雅簡
大也亦略也

第一百卷

蕭然 桑條反詩傳曰蕭蕭 變革 古文䩡愅諽三形同古
言不諠譁之皃也 核反革更也字從三十
從口口為國邑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意也臼
音韋也忻曰古文䩡乃革字之訛說文革古文革白聲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二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大慈恩寺翻經沙門元應撰

大乘成業論

正理門論

大乘五蘊論

顯揚聖教論第一卷

稽首　古文䭫首苦禮反說文稽下首也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首頭也言頭著地也周禮太祝辨九承一曰䭫首二曰頓首是炘曰稽說文本作䭫從首旨聲作稽者解曰留止也別係一字古書皆通用引周禮太祝辨九𢷎𢷎原誤作承𢷎說文拜字也

將紹　古文綤同市遶反爾雅紹繼也謂繼續先宗也謚法曰疏遠繼位曰紹炘曰古文紹從邵作綤見說文

錯綜　祖送反謂錯要其文綜理其義也廣雅錯廁也言相閒厠也綜總也總括文義也錯亦校也校理也說文綜機縷也謂持絲交者屈繩制經令開合也絲紀也

理也紀領絲別也駛流山吏反蒼頡篇駛疾也字從史善軛又作枙同於卓反偏也說文軛車前也謂轅端壓牛馬領者也槅音革惻愴古文恩同楚力反下初亮反說文惻痛也廣雅惻悲也愴傷也迦多衍那姓也因姓為名舊名迦旃延訛也心詭居毀反詭謂變詐不實也廣雅詭詐也欺也忌憚渠說反下徒旦反忌畏也恐也憚難也驚也甘執古藍反廣雅甘樂也嗜欲之意也甘嗜無猒也說文甘美也勉勵靡辯反下力制反勸獎也勉強謂自勸強也勵相勸勵也亦勉力為勵強音巨兩反悵快勑亮反下於亮反說文悵望恨也快心不服也亮吉曰說文快不服懟也與此引異所吞他痕他賢二反吞謂不嚼也說文吞咽也廣雅吞滅也溪沼又作谿同苦奚反下之遶反爾雅水注川曰谿說文沼小池也巨壑其呂反下呼各反巨大也爾雅流水深則成壑壑亦溝也炎燎于廉反下力照反炎亦燒也說文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火田為燎也蔓延亡怨餘戰二反謂連縣不絕也灰

燼又作㶳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曰燼炘曰燼說文作㶳解云火餘也從火聿聲一曰薪也與此引異㶳已從火不宜作㶳也

扣絃苦後反廣雅扣擊也絃謂琴瑟等也

拊革芳圭反拊猶拍也下古核反革鼓也

黏勇女廉反蒼頡篇黏合也說文相著曰黏下瑜種反謂雄武果決也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縣命為仁曰勇

靜慮慈井反說文靜審也安也息也慮念也思也舊言定梵云馱衍那

漏匱渠愧反乏財曰匱禮記即財不匱鄭元曰匱乏也詩云孝子不匱傳曰匱竭也

第二卷

鄔波柁耶烏古反下柁音徒我反此云親教或言郁波弟耶夜亦云近誦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常近受經而誦也舊云和上或云和闍皆于闐等諸國訛也義譯云知罪知無罪為和上也

阿僧企耶卭鼓反此云無央數舊言阿僧祇訛略也

縕習烏昆反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鄭元注禮記云

後時習之謂之溫溫煖也取其義矣炘曰正文緼當作溫引論語注溫尋也皇侃本作燖燖本作燅說文燅熱湯中爚肉或從炙作𤓯今皆作尋春秋哀十二年左傳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杜注尋重也正義引儀禮鄭注尋溫也言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也

第三卷

耎根 而兗反梵言沒栗度此言耎物柔曰耎也

阿世耶 此云意樂樂音五孝反亦言種子

預流 𦿔庶反梵言窣路多阿半那此言預流一切聖道說名流能相續流向涅槃故初證聖果創參勝列故名預流預及也參預也舊言須甎多分得也須陀洹者訛也或云逆流或言入流亦云至流皆一也

一閒 古閑反梵言翳迦鼻至迦翳迦此云一鼻至迦此云閒閒謂壁際孔也說文閒隙也言有一閒隙有不得般涅槃也舊言一種子者梵言鼻豉迦此言種斯或譯者不善梵言或筆人不尋本語致茲訛失也

揭伽 祛謁

反此云犀牛毗沙拏此云角謂犀牛一角一亦獨也喻獨覺也言一一獨居山林也毗婆沙作渴伽月藏經作佉伽皆訛也

第六卷

什物 時立反什聚也雜也謂資生之物也今人言家產器物猶云什物物即器也江南言什物北土名五行史記舜作什器於壽邱漢書貧民賜田宅什器並是也

摩怛理迦 都達反舊云摩德勒伽亦言摩夷此云行母亦云本母或云行境界謂起行所能生行故也

工業 古紅反詩云工祝致告傳曰善其事曰工也

升攝 沙葉經亦言申恕林或作申恕波林樹名也此譯云實木舊言葉喻多小經是也

所祈 巨衣反廣雅祈祈求也爾雅祈祈叫也叫呼請事也

第七卷

樹杪彌遶反通俗文樹鋒曰杪杪謂微細也官僚又作寮同力雕反爾雅僚官也同官曰僚也或翹祇遙反廣雅翹舉也爾雅翹危也舉足懸危也蝸虫古華反說文蝸螺也炘曰說文作蝸蠃蠃蜾蠃也一曰虒蝓

第八卷

俱胝竹尸反佛本行經作拘致云一百百千名一拘致數當千萬素怛纜力暫反此譯云箋書言修修多羅或云修妬路皆訛也吠舍扶廢反舊言鞞舍此云坐謂坐估也案天竺國俗多重寶貨此等營求積財巨億坐而出內故以名焉戍陀羅輸句反舊言首陀謂田農官學者也此等四族國之大姓也

第九卷

伊師迦山名也言此山高聳我慢如之故以喻之也

第十卷

商賈始羊反下公戶反行賣曰賣坐賣曰賣白虎通曰賣之言商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固也固物以待民求其利也賈亦通語也炘曰商說文作賣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作賣者不省也今借用商字

方域爲逼反說文域邦也廣雅邦域國也詰問郎逸反廣雅詰責也說文詰問也鬱爾於勿反謂樹木叢生鬱鬱然氣盛也颮然桑合反疾皃也謂風吹木葉落之聲也唐捐徒郎反下以專反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棄也薄蝕補莫反下神職反小爾雅薄近也漢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日薄虧毀曰蝕如蟲食草木葉也毗羅婆果亦云頻螺果或言避邏果皆訛也果行金色如甘子大西國祠王多用此木作幢莊嚴供養也餉佉尸尙反此云目或言珂舊云儴佉或云傷佉

第十一卷

尚論 市讓反廣雅尚高也說文尚會也尚亦上也 倡女 齒陽反婸女也說文倡樂也 雨衆 于矩反梵言縛利沙亦云跋利沙此云雨外道名也鍵拏此云衆謂雨等師徒之衆故云雨衆者也 銓量 又作硂同七泉反稱衡也廣雅稱謂之銓所以稱物知輕重者也 刊定 口刊反廣雅刊削也亦定也除也 淩侮 又作淩同力蒸反三蒼淩侵也廣雅淩犯也下亡府反廣雅侮輕也言輕傷也淩從水也炘曰又作淩之淩當係陵字之誤史記秦始皇本紀陵水經地孟康云陵作淩猶歷也是淩亦可作陵矣淩從水當作從冰冰說文作仌乃仌凍字俗混作冰冰本凝字也 遞互 古文逓同徒禮反方言遞代也謂更代也炘曰說文遞更易也集韻或作逓 目眩 侯遍胡縣二反字林眩亂也三蒼眩視不明也 纔取 在災反廣雅纔暫也亦劣也不久也 未愈 古文瘉同瑜乳反方言愈差也說文愈病瘳也炘曰愈說文作瘉徐

鉉曰今別作愈非

迦末羅病舊云迦摩羅病此云黃病或云惡垢言腹中有惡垢卽不可治者也

角犎妃封反又音封今有此牛形小體上有犎者也

形懊奴課反三蒼懊弱也廣雅柔耎劣懊也

嘶聲又作誓同蘇奚反說文誓悲聲也方言誓噎也痛也

哮吽古文虓同呼交呼校二反說文虎鳴也大怒聲下文响吽二形今作狗又作吼同呼苟反吽嘷也炘曰說文哮豕驚聲也虓虎鳴也一曰師子二解不同風俗通引詩闞如哮虎今本作虓蓋二字以同聲相假虓非哮古文也玉篇吼牛鳴也吽同狗牛鳴也亦作响四字同解故通响玉篇又解云响亦噓吹之也

咆吽滿交反說文咆嘷也廣雅咆鳴也

瞑目又作眠同蔑田反說文瞑目翕也眠寐也卧也

敦肅古文惇同都屯反說文惇厚也下思六反肅敬也嚴也謂整皃也亦誠也自警誠也炘曰說文敦怨也詆也一曰誰何也惇厚也二解不同古多通用

鄙俚補美反下又作郢同力子反鄙陋也說文五酇為鄙俚者蒼頡篇國之下邑曰俚漢書質而不俚如淳曰雖質猶不

如閒野之鄙言也鄭音祖旦反百家也炘曰俚說文聊
也漢書皆用作聊賴之聊唯司馬遷傳贊司馬貞解作
鄙俚鄙說文南陽西鄂亭古未見**麤獷**古猛反獷強**過**
俚與鄙通用者或音同相借耳也字從犬
隙邱逆反說文壁際孔**謇**古文𧬄謇二形今作蹇同
也字從白上下小**歰**飢展反方言謇吃也楚人
語謇難也下所立反說文歰不滑**竦**古文竦㩳二形
也字從四止四止則不通字意也**肩**今作聳同須奉
所項二反廣雅**酷**古文嚳焅俈三形今作酷同口木
竦上也眺也**怨**反說文酷急也甚也亦暴虐也

第十二卷

達羅弭彌爾反呪名也此**傳述**食聿反述謂訓其**沒力**
無下翻但存本耳義也爾雅述修也
伽羅子亦言勿伽羅勿伽此云胡豆卽是綠色豆也羅
此云取依此閼語應言取綠豆此是其姓上古
仙人名勿伽羅不食一切物唯食胡豆故名取胡**鄔波**
豆是此仙人種故以為姓也舊言目犍連訛略也

萠鑠烏古反下尸藥反舊言優波提舍此云論義也深邃古文㴱同私醉反說文深遠也炘曰邃說文㴱遠也玉篇作邃㴱說文㴱也㴱非邃古文也

第十三卷

精懇古文作詪同口很反通俗文至誠曰懇懇亦堅忍也鄔波娑娑亦言優波娑娑此云近住謂受八戒者近阿羅漢等善人而住者也杜多亦言蕍吼多此云洮汰亦言修治又云斗藪或言搖振亦曰棄除一義耳皆謂去其衣服飲食住處三種欲貪也舊言頭陀者訛也經中亦作十二誓行蕍音徒斗反汰音太炘曰蕍當作蕍集韻徒口切圓艸褥也

第十四卷

毗瑟笯天奴故反亦言毗瘦細天此當幻惑義此天有大威德乘金翅鳥行行時有輪以為前導欲

破即破無有能當也**西儞迦**女履反此云有軍外道名也舊云先尼訛也**喬荅摩**此有三義一云日種二言牛糞種三涅上種以瞿曇名目九義故也舊信瞿曇因緣具如經說**踡跼**渠員反下渠玉反埤蒼踡跼不伸也說文作躩謂行躩趢也案踡亦曲也趢音錄**嬈亂**乃了反惱也說文嬈擾戲也三蒼嬈郭璞曰弄也廣雅掩挑擿嬈也**里閈**力擬反下胡旦反五鄰爲里謂二十五家里居也方居一里之中閈門也謂巷門也**乾曝**古寒反下又作㬥同袪及反通俗文欲燥曰曝

第十七卷

邪佚古文泆同與一反蒼頡篇佚惕也佚樂也惕音蕩炘曰佚說文佚民也一曰佚忽也泆說文水所蕩泆也二解不同音同可以假借耳泆非古文佚也**窣羅酒**此云米酒**米䊩邪酒**謂根莖花果等雜酒**末陀酒**謂蒲桃酒

第十九卷

伐勒迦梨 此云鬬力 如鶚 烏鴈反鶚雀也亦名鶬鶚纂文云關中以鶚爲鶚爛堆是也 塲壠 仲良反方言坻坻封塲也下力悚反耕壠有界埒者也坻音遲埒音劣

第二十卷

艱難 古閑反說文艱土難治也 剖析 普厚反剖猶破也中分爲剖下思狄反析分也 波羅闍已迦 此云他勝謂破戒煩惱爲他勝於善法也舊云波羅夷義言無餘若犯此戒永棄淸衆故曰無餘也

對法論第一卷

爰發 王元反爰引也爾雅爰曰於于皆語辭也韓詩爰發發蹤之皃也 叅綜 麤南反下祖送反謂叅伍其文綜理其義也 有情 梵言薩埵此云有埵此言情故云有情言衆生者案梵本僕呼膳那此云衆生

語名別也庶合尸預反庶猶冀辯蘊於分反梵言塞建
故從本譯也冀望得也陀此翻名蘊由積
聚義說名爲蘊字林蘊積也廣雅蘊聚也聚音才句反
左傳蘊藻杜預曰蘊聚也蓄藏諸色故言色蘊受想等
四義亦如之舊經論中或言五衆又云五聚一切
頻亦近是仍未總名舊翻陰者失之久矣異孰不善
有漏法爲因能感無記之果因果種別名異任運酬因
名孰果異因孰故名異孰又因感果時勢力成孰異於
前位名爲異堅勁居盛反字林旃彈那徒旦反或作旃
孰舊言果報勁強也從力檀那此外國香
木也有赤白薩迦耶見梵言也迦耶此云身薩名不定
紫等諸種或言虛僞或說無常或言爲有
斯由大小諸師見解不一祠祀似茲反下徐里反爾雅
既含多義所以仍置本名祠祭天也祀地祭也
歘爾吁勿反蒼頡篇歘猝起也憤發扶粉反方言憤盈
歘亦忽也猝音倉沒反也謂憤怒氣盈滿
也亦情心戾力計反字林心府夫宇反廣雅府聚也白
感也戾曲也乖也虎通曰人有六府謂大

腸小腸膀胱胃三焦膽也

慳吝 古文悋同力鎮反堅著多惜曰吝方言荆汝江湘之閒凡貪而不施謂之吝

撟設 居天反撟謂假詐也撟誑也擅稱上命曰撟非先王之法言曰撟字從手今皆作矯非體也炘曰說文撟舉手也一曰撟擅也矯揉箭箝也二解不同今皆通用以音近也

悅豫 翼庶反爾雅悅豫喜樂也豫亦安也

聰叡 古文睿叡二形同以芮反廣雅叡智也說文深明也字從目從谷省從叡叡取穿通義谷取響應不窮目取明識意字意也叡音殘炘曰說文叡濬明也通也從叡從目從谷省古文作睿籀文作壡此解字頗涉穿鑿不可從也

第二卷

文身 梵言⿰扁瓜膳那此言顯了但以文能顯義故以代之舊言味身或云字身一也⿰扁瓜音蒲眠反案說文昔蒼頡造書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孳乳浸多也字生也炘曰⿰扁瓜字見廣韻部田切

黃瓜名也引說文見敘**異生性**梵言婆羅必栗託佗那婆羅此云愚必栗託此言異佗那此名生應作愚異生言愚癡闇冥無有智慧但起我見不生無漏故也亦言小兒別生以癡如小兒不同聖生故論中作小兒凡夫是也又名嬰愚凡夫亦云嬰兒凡夫凡夫者義譯也廣雅云凡輕也謂輕微之稱也舊經中或言毛道凡夫或云毛頭凡夫案梵本毛名嚩羅愚名婆羅當由嚩婆聲之相近致斯訛謬譯人之失也佗音魚訖反嚩音縛佉反也**哀壹鄔等**烏可反下烏古反此等諸字要藉助緣聲方圓滿無別目故總謂無義之文也**卵㲉**又作㱿同口角反吳會閩音哭卵外堅皮也尚在卵中謂之㲉**羯邏藍**舊言歌羅邏此云和合又云凝滑言父母和合如蜜和酪泯然成一於受生七日中凝滑如酪上凝膏漸結有肥滑也**頞**安**部陀**亦言遏部曇或作頞浮陀皆梵言輕重耳此云皰結或言水泡謂至第二七日於凝酪中生一皰結猶如麋粟置厚白飲中也**閉尸**亦名卑尸此云肉團至第三七日結聚成肉團若男則上闊下狹若女則

上狹下闊成肉圍猶耎未堅也**財貨**徂災反人所寶曰財金玉曰貨財謂資生也亦財穀也**大材**在哉反材用也亦質性也凡木已斬伐可施工匠者曰材也**叉荷**古文柯同胡歌胡可二反說文柯揭擔也炘曰引說文柯當作何揭擔也當作儋也徐鉉云儋何即負何也借爲誰何之何今俗別作擔荷非是儋說文何也

第五卷

筭允翼刃反允繼也子孫相承繼也**摩納婆**或云摩那婆此云年少淨行亦云儒童或言人也**贍部洲**時焰反從樹爲名舊言剡浮或云閻浮皆一也**阿闡底迦**此云無欲謂不樂欲涅槃亦言一闡底柯此云多貪謂貪樂生死不求出離故不信樂正法舊言阿闡提譯云隨意作也**阿顛底迦**此云畢竟謂畢竟無有善心也

第六卷

東毗提訶 或云弗婆提或言弗于逮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前在諸方之前也 **西瞿陀尼** 或云俱耶尼或作瞿伽尼瞿此云牛陀尼此云取與以彼多牛用市易如此閒用錢帛等也 **北俱盧洲** 或云鬱單越或言鬱多羅拘樓此云高上謂高上於餘方也亦言勝洲也 **覩史多天** 亦言兜師多或云兜率陀皆梵音訛轉也此云妙足天亦云知足天也 **樂變化天** 五孝反但此天雖有寶女於變化者心多愛著於男亦爾故以名焉舊言化樂天音樂失之久矣 **蘇迷盧山** 或言須彌樓此云妙高山亦云好光山舊言須彌者訛略也 **層級** 徂登反下居立反說文層重累也級階次也星衍曰層說文重屋也與此引不同級說文絲次第也此非說文語 **輪圍山** 梵言斫迦羅此云輪山舊云鐵圍圍即輪義本無鐵名譯人義立耳 **晴明** 又作腥姓二形同自盈反聲類雨止也 **健達縛** 渠建

反此云鰒香亦云食香一云樂神經中作香音神是也舊云乾闥婆訛也

中殀 又作夭同於矯反釋名云少壯而死曰夭廣雅夭折也如取物中折也不盡天年曰夭也

鍵南 渠偃反亦云伽訶那此云堅至第四七日時肉團方堅實也

鉢羅奢佉 亦云波羅捨佉此云枝枝第五七日時上有形相若至第六七日從五處更生耳鼻手足等故有垂枝名有風生眼耳等孔亦大生苦也

第七卷

憒丙 公丙反下女孝反說文憒亂也韻集丙猥也

三摩呬多 虛利反口云字引謂勝定也離沈掉等平等曰引也或引平等謂引諸功德或平等所引謂定前加行故名能引也

怡悅 翼而反爾雅怡懌悅樂也

中庸 以鍾反廣雅庸和也小爾雅庸善也謂和善人也

馱索迦 徒餓反此譯云奴

鹵土 力古反謂确薄之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也

熏坌 蒲頓反通俗文埻土曰坌說文坌塵也炘

曰悖土之悖當作埻本書卷三引通俗文作埻廣雅埻塵也一曰塵起皃

德失 多勒反德謂福德之德也失謂過失之失也義非獲得之得故此字也

稼穡 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收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爲稼一云在野曰稼也析曰說文稼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此引略

磽确 口交反下苦角反通俗文堅鞕謂之磽确謂瘠薄地也瘠音自亦反

第八卷

勤策男 初革反策驅也勤勞也梵言室末拏伊落迦此云勞之小者也亦言息慈謂息惡行慈義譯也舊言沙彌者訛略也

鄔波索迦 烏古反亦云優婆娑柯受三歸住五戒者優婆娑此云受娑柯此云男一云近事或言近宿謂近事三寶而止宿也又云善宿亦言親信皆義譯也舊言優婆塞訛也

鄔波斯迦 亦言優婆私呵優婆此云受私呵此云女餘義同前舊言優婆夷訛也

扇搋半擇迦 搋音

勅佳反舊經論中或作般吒或作般茶迦皆梵音輕重耳此云黃門其類有五一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引利沙半擇迦伊利沙此云妬謂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俱男根而不生子三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貪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也五留拏半擇迦留拏此云割謂被刑者也

罝兔 姊邪反兔網曰罝釋名云罝遮也遮取兔也斫曰罝遮也非釋名文爾雅兔罟謂之罝郭注罝猶遮也疏引李巡云兔自作逕路張罝捕之也

歐擊 烏厚反說文歐搥擊也字從殳

唱合家 尺亮反謂作音樂戲人也又云尋香人也是等家無產業唯乞自活若見飲食處即往至彼爲設倡妓求財食也

旃荼羅 直加反此云執暴惡人亦言惡殺謂屠殺者種類之總名也其人若行則搖鈴自標或杖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則與罪舊言旃陀羅訛也

羯恥那 居謁反此謂煑狗人也

凌蔑 力承反下莫結反淩相侵犯也蔑相輕易也

銛利 息廉反廣雅銛鑯利也謂刀銳曰銛也

末尼 茫鉢反亦言摩

尼此云寶珠謂珠之總名也 茗然徒彫反迢遰遠也遰音徒計反 洲渚脂由反下脂與反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

第十卷

蹴蹈子六反下子亦反廣雅蹴蹈畏敬也字林蹴蹈不進也

第十一卷

諷誦否鳳反諷謂詠讀也謂背文也周禮注云背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諷背音佩 綴緝張衛反下七立反綴連也緝續也說文綴合令箸也說文縫合令箸也此引多一今字 洛叉亦言洛沙此當十萬一百洛沙此云一切智舊爲一俱胝 薩伐若言薩婆若訛也

第十二卷

殑伽沙 渠相反河名也從無熱惱池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也其沙至細與水同流以手掬水沙滿手中急把於沙沙還隨水出經中多此喻也舊言恒河者訛也 手麾 許皮反舉手曰麾謂手指也 譏弄 居衣反廣雅譏刺也說文譏誹也 毀呰 子爾反口毀曰呰說文呰呵也炘曰說文作呰苛也呵說文作訶解云大言而怒也

第十三卷

口孕 翼證反含實曰孕孕娠子也孕身也身音身 婆羅痆 女點反國名也舊言波羅柰譯云江遶城言此國名青黃等色名和合色也烏莫迦花等色名俱生色也烏沙斯星此云太白星取其白色也

第十六卷

英俊 猗京反下文作儁同資閏反淮南子云智出萬人曰英千人曰俊俊謂絕異於人也 闐鐸迦

徙洛反人名也此云樂欲

躁急 祖到反論語云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擾不安靜也亦躁動也

闍陀論 六論中第五名闍陀論釋作首伽法謂佛弟子五通仙人等說偈名首盧伽也

攝大乘論第一卷

標幟 比遙反下尺志反舊音識與知識同標頭上幟也所以相別也通俗文徽號曰標私記曰幟徽音呼歸反謂以絳帛等書著背上曰徽廣雅標幟幡也墨子云長丈五廣半幅曰幟字皆從巾也

業具軍 八轉聲中業聲第二具聲第三夫言論之道能有立破義同軍故立軍名第二轉聲詮所作業第三轉聲詮能作具軍詮業具名業具軍八轉聲者一體二業三具四爲五從六屬七依八呼此如吉明具釋七轉常用呼聲用稀也

能詮 七泉反詮謂顯了義說文詮具也案具說事理曰詮淮南子云詮言者謂譬類人事相解喻也炘曰引淮南子當是注中語

天魔 梵言魔羅此譯云障能爲修道作障礙也亦名殺者論中釋斷

慧命故名爲魔常行放逸而自害身故名魔魔是位處卽第六天主也名曰波旬此云惡愛卽釋迦佛出世魔王名也諸佛出世魔各不同如迦葉佛時魔名頭師此云惡瞋等也 **能闡** 昌善反廣雅闡開發也闡明也 **覺寤** 居效反覺亦寤也蒼頡篇覺而有言曰寤眠後覺寤也 **首楞伽摩** 此云健行定亦言健相舊云首楞嚴也 **魯荼** 宅加反字緣也能顯所作義有魯荼處必是所義非一切有立多置名 **經部** 佛去世後四百年中從說一切有分出此部唯立一藏言唯有一經藏也以作此名者云經是根本律及阿毗曇還解經義既不出經外故唯立一經藏也 **彩畫** 七在反下胡卦反五色而成曰彩圖其形像曰畫也 **罣礙** 字略作罫同胡卦反絓礙也炘曰說文絓繭滓絓頭也一曰以囊絮練也玉篇絓止也有行礙也罣礙也集韻罫礙也絓礙之結也本作絓罣罫皆世俗字展轉互增耳 **吠世師** 扶廢反亦云衛世師或言鞞世師皆詭也此云勝異過餘論故名勝能破餘論令壞故名異其論以六句義爲宗或云六諦 **師**

資 師徒也資用也又取也老子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貸如資財也 **伽他** 此方當頌或云攝言諸聖人所作莫問重頌字之多少四句為頌者皆名伽他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三十二字為一伽他或言伽陁訛也舊云偈者亦伽他之訛也 **那落迦** 亦言那羅柯亦云泥羅夜舊言泥犁耶斯梵言楚夏耳此譯有四義一不可樂二不可救濟三闇冥四地獄經中言地獄者一義也所以仍置本名或言非行謂非法行處也 **阿笈摩** 渠業反亦言阿伽摩此云教法或言傳謂展轉傳來以法相教受也舊言阿含訛略也 **二廛** 值連反梵言阿縛遮羅此云市廛禮記市廛不征鄭元曰廛謂市物邸舍也今市中行肆是也舊云欲行非也案梵本僧塞迦羅此云行名不當本故立為廛也 **有癲** 核閑反聲類云小兒癲也

第二卷

化地部 第三百年中從一切有部出也梵言磨醯奢娑迦亦名彌喜捨娑阿此云地亦教地或言正地

人名也但此羅漢在俗爲王國師匡化土境故名化地今人佛法佛法如地又匡化之故以名也舊云彌沙塞者訛也

樹增 時注反廣雅樹殖建立也凡置皆曰樹樹亦種也

照矚 之欲反矚亦明也

貫徹 古玩反貫達也徹通也蒼頡篇貫穿也以緇穿物曰貫也

絹索 又作罥同古泫反聲類罥係取也以緇取獸曰罥

未嘗 視羊反未嘗未曾也廣雅嘗暫也試也

率爾 疏律反爾雅率循自也謂先以己意而言也論語子路率爾而對何晏曰先三人而對是也

巨勝 其呂反巨大也本草云胡麻粒大者爲巨勝

眾纈 賢頡反案纈以絲縛繒染之解絲成文曰纈今謂西國有淡蹤汁點之成纈如此方蠟點纈也

訖埵緣 都果反此云已竟義如言澡浴已飯食度山已度河也

和糅 古文籾餇二形同汝救反廣雅糅雜也今謂異色物相集曰糅炘日古文籾當作粈說文粈雜飯也玉篇糅同餇當作餌說文餌雜飯也五音篇海有餇字解同餌乃餌字之訛俗也

彎弓 烏環反開弓也小爾雅彎控引挽也

華鬘

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蠻案西國結鬘師多用蘇摩
那花列結之無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以爲飾好也**稊**
稗徒黎反下蒲懈反稊似稗布地穢草也稗草之似穀者也**末那**摩鉢反此云意也**是渾**胡昆
胡衮二反渾濁也說文渾亂也炘曰說文
渾混流聲一曰洿下皃此引非說文語**是鮮**私延反廣雅鮮
好也
善也

第三卷

焚燒扶雲反焚亦燒也字從火燒林意也炘曰說文
焚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此說字義無所本也**愆**
犯又作䇂僁二形同去連反說文僁過也亦失也罪也
犯侵也星衍曰愆說文本作䇂或從寒省作𡨦籀文
作僁玉篇愆同䇂俗字**囹圄**力丁反下魚呂反獄名也
也據此則僁當作僁也周禮三王始有獄廣雅云
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也釋**穢積**
名云囹領也圄御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羑音酉

且歷反積石為磧說文水陼有石曰磧廣雅磧瀨也

第四卷

瞖眩於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下矦遍反字林眩亂也

憺怕路徒濫反下普白反廣雅憺怕寂寞也亦恬靜也言寂寥無人也

身寐明庇反寐謂眠孰也國語公寢而不寐是也寢臥也

懭戾禄公禄孔二反謂很戾剛強也

湍洄土桓反下音迴激水為湍水轉為洄激急也說文湍疾瀨也淺水流沙上也炘曰淺水之淺當作瀨說文瀨水流沙上也

刀仗治亮反人所執持為仗仗亦弓稍杵棒之總名也

倡豔齒楊反下又作艷同餘贍反倡樂也艷美也美色為艷也

者者諸野反說文者制事之辭也亦明下句出也牒本釋之故重言者也炘曰說文者別事詞也與此引不同亦明句有誤

如如歷法非一故曰如如下如如是如是者指前也

尋伺胥吏反梵言毗怛迦此云尋毗遮羅此云伺尋謂尋求伺謂伺

察或思或慧於境推求麤位名尋即此二種於境審察細位名伺故言尋伺舊名覺觀者案梵本菩提名覺毗鉢舍那名觀譯人不尋本語致斯乖失也

蟠曲 蒲寒反廣雅蟠曲也亦迴也委也

𦬕子洲 又作椰同以遮反師子國南浮海數千里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唯食椰子既無穀稼所以不識於牛也炘曰椰說文作枒解云木也廣韻作椰云椰子木名出交州其葉背面相似𦬕說文茆𦬕也茆蒀蒲也𦬕非此用作𦬕者誤也

迦比羅 此云赤色謂赤色仙人也造僧佉論說二十五諦義者

騷揭多 渠謁反是修伽陁弟子名也修伽陁者即佛十號中善逝是也

擾動 而紹反說文擾煩也廣雅擾亂也

第五卷

尼揵荼書 此集異名書也如一物有多名等

御衆 魚據反駕御也廣雅御使也驅之內善也謂指麾使馬也

不逮 徒戴反爾雅逮及也方俗言耳

劬勞 寠俱反韓詩劬數也詩傳曰劬勞病也數

音所角反 **阿練若** 阿此云無練若有兩義一曰聲謂無人聲及無鼓譟等聲二曰所謂無斫伐等諠丙雖言去聚落一俱盧舍爲阿練若處亦須離斫伐處也譟音桑到反 **俱盧舍** 謂大牛鳴音也其音聞於五里舊云一俱盧舍此云五百弓也

第六卷

羅怙羅 亦云羅吼羅舊言羅睺羅此云障月以羅怙羅脩羅手障月時生因以爲名七年在母胎中一由往業二由現在故也 **誅國** 追于反罰罪也廣雅誅殺也說文誅討也亦責也 **那庾多** 巽主反舊言那由他此數當千億也 **蠲除** 古元反方言南楚疾愈謂之蠲蠲亦除也 **榛梗** 仕巾反下加杏反廣雅木叢生曰榛字林山榆一名梗有刺䇲可以爲蕪荑者也梗強也炘曰說文㯰山枌榆有朿莢可爲蕪荑者字林本此 **阿揭陀藥** 亦言呵竭陁或云阿伽陁梵言訛轉也此云丸藥也 **怯憚** 又作㹤同

祛業反怯多畏也下徒旦反憚驚難也
㤉曰怯說文本作㹤杜林說從心作怯

第七卷

潰散 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決也說文潰漏也 怨讎 視由反三蒼怨偶曰讎讎對也爾雅讎疋也 嗢柁南 烏骨反下徒我反此云陀散亦言攝施又言集總散舊言鬱攝那訛也 遊玩 五喚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 瞿沙經 瞿沙此云妙音人名也從人名經也

第八卷

聰敏 倉殞反聰聽微也先知也敏明達捷疾也

第九卷

帥士 釋亦言依士士謂主也立名從主故言依士如言眼識等也 持業 釋業謂用也立名所名

別義稱業於一禮具立二名郎明其體能持一業如言眼郎是界等也

屬耳 之欲反國語恐國人屬耳目於垣墻韋昭曰屬注也漢書音義曰屬近也詩云耳屬于垣是也

保任 補道反說文保當也任保也言可保信也

母邑 梵言摩怛理此云母伽羅摩此云村今以邑代村故云母邑謂母人之流類故以名焉

那伽 有三義一云龍二云象三云不來孔雀經名佛為那伽由佛不更來生死故也

梧刺拏 補厚反下羅割反外道六師中人名也舊言富闌那迦葉迦葉是姓富蘭那是字郎空見外道也

第十卷

愚戇 陟絳反三蒼愚無所知也亦鈍也廣雅戇頑嚚也說文愚癡也戇愚也炘曰說文愚戇也從心從禺禺猴屬獸之愚者與此引不同又戇愚也本書卷十二引作愚癡也

頑嚚 五鯀反下魚巾反廣雅頑嚚愚也頑鈍也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測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是也炘曰不測之測左傳作則

此誤也**毗盧宅迦王**舊言毗流離王一也**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頭梨從山為名謂遠山寶遠山即須彌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是金翅鳥卵殼此寶鬼神破之以賣與人也**牟娑洛寶**亦名摩娑羅是紺色寶也**遏濕摩揭婆**亦名阿輸摩竭娑是赤色寶**帝青**梵言因陁羅尼羅目多是帝釋寶亦作青色以其最勝故稱帝釋青或解言帝釋所居處波利質多羅樹下地是其寶故名帝釋青目多此云珠以此寶為珠也**大青**梵言摩訶泥羅此云大青亦是帝釋所用寶也**羯雞怛諾迦寶餘**第七云盧叩脈訶目多叩音許伊反不同也**拯拔**蒸上聲說文拯上舉也謂救助也炘曰拯說文作抍又或作撜徐鉉曰今俗別作拯非是**阿僧伽**阿此云無僧伽此云著短聲呼之若長聲呼之即云眾舊云僧佉訛也

廣百論第一卷

循法 似遵反爾雅循自也自循行也亦遍也巡歷也 詎有 渠據反詎何也未也謂未知辭也 薩埵刺闍荅摩 刺音勑達反荅摩此云闍餘含多義不可的翻舊言憂喜闍又云染麤黑異名也 躁警 居影反警戒愼也廣雅警不安也 駭浪 胡族反三蒼駭警也廣雅駭起也炘日駭字不當有胡族反之音當是胡楷反族字不知何字之訛也 奔濤 徒刀反蒼頡篇濤大波也 漑灑 古賚反說文漑灌也 鎔銅 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洋也

第二卷

波羅奢樹 此云赤花樹樹汁滓極赤用之爲染今紫礦是也 記論外道 郎毗伽羅論是也 衆蠹 都故反字林木蟲心穿食人器物者也如白魚等炘日木蟲心當作木心蟲說文蠹木中蟲或

從木作蝨象蟲在木中形

第三卷

時痕胡根反通俗文瘡瘢曰痕痕傷跡也主宰相治反禮記宰夫爲獻主鄭元曰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多羅果其樹形似櫻櫚直而高聳大者數圍花白而大若捧兩手果熟卽赤狀若石榴生經百年方有花果舊言員多誤也苟避公厚反廣雅苟且也亦誠也依隄丁奚反又音帝說文隄塘也防也積土防水曰隄隄土橋也字從𠂤炘曰隄字從𠂤不從𠂤𠂤俗作阜𠂤俗作堆二字不同也所蚩昌夷反蒼頡篇蚩輕侮也蚩笑也眯覆米禮反草入目曰眯也今言眯目是也勝焰徒登反騰謂跳躍而上也騰馳也

第四卷

怛策迦 都達反龍王名也昔有仙人曾咒此龍令其入火龍王憂怖遂投帝釋遶座而住仙人知已更以咒帝釋與龍一時俱墮帝釋求哀得免所患龍遂死焉 甘饌 仕眷反說文甘美也饌具飲食也炘曰說文作籑解曰具食也或作饌

第五卷

編石 卑綿反編次石也字林編織也以繩次物曰編也 末達那果 或云摩陁那又言摩陁羅此云醉果甚堪服食能令人醉故以名焉 羯羅那 西國豆之差別也服食甚不益人

第六卷

羈纆 居猗反革駱馬頭曰羈纆檢也檢持制之也 耽媔 都含反下米善反說文湛樂也嗜也媔耽於酒也炘曰說文作媅湎媅樂也湎沈於酒也湛說文沒也一曰湛水豫章浸無媔字漢書禮樂志通作湛沔

婳字見楚辭大招王逸謂目美皃婳非此用也 **猖蹶** 齒陽反下居月反謂變易情性也猖狂也 **胡等** 又作胡咽二形同戶孤反說文胡牛頷垂下者也亮吉曰說文作牛頷垂也 **撓攪** 呼高反下古卯反說文撓擾也攪亂也 **傎蹶** 又作蹎同丁賢反下居月反蹎蹶猶頓仆傎倒也 **貪齩** 五狡反中國音也下吳狡反江南音也說文齩齧也坫曰說文齩齧骨也此引脫骨字 **圂豬** 胡困反廣雅圂圂阱廁也或作溷亂也 **高腴** 公勞反下庾俱反肥壤也膏脂也腴腸下肥也

第七卷

薩羅薩薩羅 此言地羅薩此云味言此字聲假而非實也 **挫汝** 祖臥反折其鋒曰挫說文挫摧也亦抑也折也 **磁石** 祖茲反埤蒼磁石也謂吸鐵者也 **瞽目** 公戶反三蒼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鵂鶹子** 許牛反下力周反字書鵂鶹鉤鵅也廣雅鵂鶹鵋鵙

也山東名訓矦關中名訓狐亦名怪鳥晝伏夜行鳴爲怪也梵言優樓歌是造鞞世師論師說六諦義者也此仙人晝日恒住山中夜則出扣人門乞食若得則食不得則空度由其夜行故稱鵂鶹又此鳥多住山巖中此仙人亦爾故以名焉

寔繁 時質反下扶園反說文寔止也亦實也詩云寔命不同傳曰寔是也又云六月繁霜傳曰繁多也禮記孔子辭讓之節繁鄭元曰繁盛也

褭㼦 奴鳥反下乃可反褭㼦柔弱也亦茂盛也

眥林 皮變反說文拊手曰抃謂擗樂節也星衍曰抃說文作拚

嬉戲 虛之反嬉樂也蒼頡篇嬉戲也

篲星 囚芮蘇醉二反妖星也言星光似埽篲也

第八卷

滌除 徒的反說文滌洒也謂盪洒除去垢穢也

該通 古來反該備也方言該咸也亦苞也

立尿 又作泥同奴弔反字林尿小便也俗通文出胯爲尿醫方多作溺古字假借也炘曰尿當作屎說文屎人小便

也從尾從水文作泥當是泥字破體之訛借作溺者本史記范睢傳賓客飲者醉便溺睢溺說文本作休解云没也溺說文水自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溺爲水名數字展轉相借也

如矟 山卓反埤蒼矟長一丈八尺也

寱語 牛世反通俗文夢語謂之寱聲類不覺妄言也

臘縛 郎盍反舊經中作羅婆六十怛殺那爲一羅婆

雙泯 彌忍反字林泯然盡也廣雅泯絶滅也

汝曹 自勞反曹輩也亦羣也

糾紛 居黝反下孚云反廣雅糾急也說文繩三合曰糾糾絞戾也紛亂也

第九卷

根系 奚計反爾雅系繼也世本有帝系篇謂子孫相繼續也

咀嚼 才與反下才弱反咀含味也咀噍也嚼齧也

嬰孩 於盈反下胡來反釋名云胷前曰嬰投之嬰前以乳養之故曰嬰兒孩小兒笑也

第十卷

服膺扶福反下於兢反爾雅服業事也膺身親也謂親承服事習道藝也又云悅懌服也郭璞曰喜而服從也又作伏兩通炘曰伏說文本訓何也又借爲屈伏之伏左傳旣伏其罪是也服說文從舟𠬝聲解云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從人作䑧又借爲懾服之服易豫卦刑罰淸而民服是也是以伏服兩通

履辯力句反屢數也辯正也

非考苦老反謂質覆之也考問也校也

自呈馳京反案呈猶見示也說文呈平也

措言麤故反蒼頡篇措置也又安也施也

沃以烏穀反通俗文漑灌曰沃沃亦澆也漬也

殉命辭俊反漢書臣瓚曰亡身從物曰殉殉亦盡也

佛地經論第一卷

劫比拏王女家反南憍薩羅國主名因緣廣如經說也

封主府用府逢二反字林封爵諸侯也聲類建國以土地曰封周禮建邦國而制其城諸公之地封壃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等也起土爲

界曰
封

第三卷

如鉆奇廉反通俗文鍛具曰鉆鉆蒼頡篇鉆持也

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謂數數往來諸趣也

第六卷

殉利辭俊反蒼頡篇殉求也漢書貪夫殉財應劭曰殉營也

勇悍何旦反說文悍勇也有力也三蒼悍桀也

如濕飯怛羅都達反即蘇達拏本生因緣也

第七卷

踰繕那市戰反亦言踰闍那此云合也應也計應合爾計度量同此方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繕那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昔來皆取四十里也舊經論中或云由延又作由旬或言俞旬皆訛略

也

底沙佛 舊經中作弗沙佛同一也

蘇達那等 亦作蘇陁沙拏此云善與亦言好施舊云須達拏訛也

掌珍論上卷

樊籠 扶袁反案樊即籠也莊子澤雉不祈畜於樊中是也炘曰樊籠之樊說文本作棥解云藩也樊木作棥解云鷙不行也從𠓜從棥今棥樊不分也

安膳那藥 舊作安禪那此云眼藥

牧牛 莫祿亡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言牧飤也畜養之總名也炘曰飤當作飼說文飼字也

誣罔 武手反說文加言曰誣誣亦罔也妄也欺也以是為非曰罔

餌能 如志反蒼頡篇餌食也案凡所食之物曰餌

下卷

嗢鉢 烏沒反或言優鉢羅又作漚鉢羅一也此言黛花也

銅鍱部 餘涉反上座部也鍱赤銅鍱書

字記文今猶犢子部梵言跋私弗多羅此云可住子部在師子國也舊言犢子者猶不了梵音長短故也長言呼跋私則是可住若短音呼則言犢從上座部中一切有部出也

王法正理論

錫賚 星的反賜與也爾雅錫賚賜也謂上與下之辭也 **懊悲** 於報反懊悲悔恨也 **罄竭** 古文窒同口定反說文器中空也爾雅罄盡也炘日窒當作窒見說文 **英傑** 於京反下奇列反淮南子云智出萬人爲英千人爲傑傑亦特立也才能也

大乘成業論

食米齊宗 舊云食屑此外道修行苦行合手大指及苐二指以物縛之往至人家舂穀簸米處以彼縛指拾取米屑聚置掌中隨得少多去以爲食若全粒者即不取之恐多所取故縛兩指耳亦名鷄鳩行外道

拾米如鵄鳩行也 **凸出** 蒼頡篇作宊徒結反字苑凸起也宊宊也炘日宊本字作窔說文窅窔淚也釋名宊幽也無宊字之解不知所本宊說文本作去解云不順忽出也從到子易日去如其來如 **坳凹** 烏交反偏下也下蒼頡篇作容烏狹反容墊下也字苑凹陷也 **紫礦** 古猛反波羅奢樹汁滓也其色甚赤用染皮鬣等也 **拘櫞花** 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橘大如飯簇可以浣濯漏葛紵也今出番禺以南縷切蜜漬為糝糝音蘇感反 **瓤生** 女良反如瓜瓠中瓤瓣也瓣音蒲莧反 **俱瑟祉羅** 經勅里反舊言俱絺羅譯云膝也言膝骨大也此即舍利佛舅長爪梵志是也 **釋軌論** 居美反軌法也世親菩薩作釋經軌法也 **佛栗氏子** 此西國地名此人因地為名也

正理門論

懷兔 彼土名月為兔故以喻焉月中兔者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

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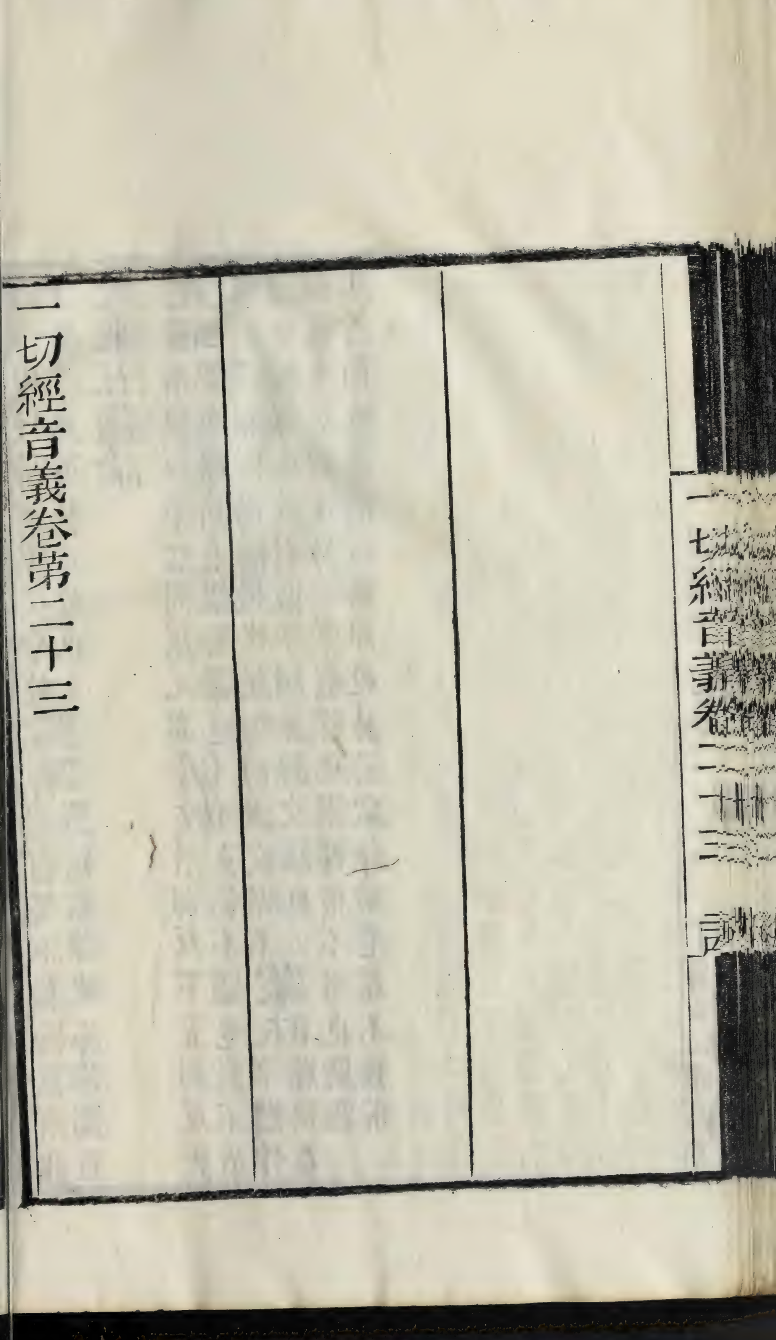
躊躇 腸留反下腸誅反廣雅躊躇猶豫也亦蹢躅也

大乘五蘊論

尤蛆 有憂反下知列反尤亦怨也蛆痛也蟲行毒也

倨傲 居御反下五到反說文倨不遜也傲不恭敬也廣雅傲傷傷慢也星衍曰說文倨不遜也傲倨也此引傲字訓非說文語也

蒙昧 字體作朦同莫公反下莫對反易云蒙者幪也謂幪覆不明也廣雅昧者闇也謂闇蔽無知也易云蒙昧幼老謂不我求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三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 小乘律

大慈恩寺翻經沙門元應撰

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一卷

俱舍 此翻云藏則倉庫繭鞘之總名也舍藏義一切以名焉繭音公殄反鞘音私妙反刀室也藏有多名斯一

諸冥 覓經迷定二反蒼頡云諸非一也聲類云諸稱也詞之總也小尒雅云冥闇昧也說文冥幽也亦夜也字從冖音古熒反從日從六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字意也炘曰說文冥從冖聲日數十云乃字意也

淪沒 力均反廣雅淪沈也沒溺也又淪深也沒墜也

誡勗 居薤反下虛玉反警勑曰誡自勵曰勗又誡亦告慎也勗謂勉強也

迦多衍尼子 以善反舊云迦旃延子字從姓爲名有言迦多衍那聲之轉也

鄔柁南 烏古反下徒我反此云自說謂不待請問而自說也舊云優陀那郎無問自說經是

海山仙館叢書

也

毗婆沙　或言鼻婆沙隨相論作毗頗沙此譯云廣解或言廣說亦云種種說或言分分說同一義也

箏謝　似夜反廣雅謝往也去也

所吞　他痕他賢二反謂不嚼也廣雅吞滅也說文吞咽也

有諍　又作爭同側迸側耕二反蒼頡篇諍訟也亦引也說文謂彼此競引物也炘曰諍字不當有側迸反之音迸字當是逬字之訛說文諍止也爭引也此引不知所本

氣騰　徒登反廣雅騰昇上也亦奔馳也

竅隙　口弔反下又作𨻶同邱逆反廣雅竅孔也隙裂也說文竅空也隙壁際孔也

阿伽　伽此云碇阿有二義或言無或云極猶含兩釋故立本名也

第二卷

畢舍遮　舊經中名毗舍闍亦言辟舍柘鬼名也餓鬼中勝者也

室獸摩羅　形如象也舊經律中或作失收摩羅或作失守摩羅梵音轉耳譯云殺子魚也善見律云鱷魚也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齒至

利有齒鹿入水齧腰即斷者廣州土地有之

蝙蝠 卑眠反下方目反崔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倒挂蝙蝠食之神仙也

鵂鶹 許牛反下力周反爾雅鵋忌欺郭璞曰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鵙鵙音格廣雅鵂鶹鵂鳴也鵂音邀講反亦云梟鳥晝伏夜視鳴爲怪也關西名訓侯山東名訓狐梟文云夜則將人瓜

野干 梵言悉伽羅形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聲如狼也字有作射干案子虛賦云騰遠射干司馬彪郭璞等注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射音夜廣志云巢於危巖高木也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是也炘曰干說文作豻解云胡地野狗或從犬作犴介雅貆獌似貍郭注今山民呼貆虎之大者爲貆豻音岸疏引字林云犴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即此獸也又與干同儀禮大射千五十鄭注干讀爲豻是也

豺狼 仕皆反蒼頡訓詁云豺似狗白色有爪牙迅捷善搏噬爾雅豺狗是也噬音時制反炘曰爾雅豺狗足郭注脚似狗此引是字乃足字之訛也說文豺狼屬狗聲

猫狸 又作貓同亡朝亡包二反下力其反貓捕鼠者也廣雅貍猫也又野曰貍

嫣摩邏多 此云

童首 謂諸童子中爲上首也

胞胎 補茅反說文胞兒生裹也

洟唾 古文鵜同他計反三蒼洟鼻液也周易齎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防援 禹眷反謂守護視衞之言也援亦取也字從手

頗眂迦 陟尸反亦言娑破致迦西國寶名也舊云頗梨者訛略也此云水玉或言白珠大論云此寶出山石窟中遇千年氷化爲頗梨珠此或有也但西國極饒此物彼乃無氷以何爲化但石之類耳

摣掣 又作柤同側加反下又作撐同充世反釋名摣又也謂五指俱往又取也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掣亦搴也炘曰說文相摣也讀若樝梨之樝几從且之字若沮賈之類擳文皆從虘故摣相同方言担摣取也南楚之中几取物構泥中謂之柤或謂之摣是柤摣又有二讀矣掣說文木作撐解云引縱曰撐玉篇摯掣竝同撐從瘛省聲瘛說文小兒瘛瘲病也六書故謂小兒風驚作掣作縱掣墒也縱則掣而作舒也瘛瘲因掣縱立文也

磁石

徂兹反埤蒼磓石也謂吸鐵者也

拊手 芳主反猶拍也廣雅拊擊也案拊亦撫也

相糅 古文杻餌二形同女救反廣雅糅雜也今以異色物相參曰糅

謂向 許亮反三蒼向北出牖也向亦窗也

香荾 又作荾字苑作蓀同私佳反韻略云胡荾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使西域得胡荾是也今江南謂胡荾亦為葫蓀音胡祇近後改亦為香荾

樺皮 胡霸反木名皮可以飾弓者也

冠花鬘 古玩反冠猶著也下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莫班反案西國結鬘師後用蘇摩郍花行列結之以為條貫無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或首或身以為飾好則諸經中有花鬘是大鬘寶鬘等同其事也字從髟音所銜反曼聲曼音彌天反

鼓⿰壴桑 桑朗反埤蒼鼓框也字書鼓材也今江南名鼓匡為⿰壴桑框音五寡反亮吉曰廣韻⿰壴桑鼓匡木也⿰壴桑同廣雅鼓⿰壴桑謂之框也

指韜 今作揩同徒荅反說文指揩韋揩也今之射韜也掂曰說文揩纏指揩也一曰韜也讀若眔與此引異韜也本書卷十四引作韋韜也

捺落迦 奴葛反受苦處也或言那落迦受罪人也

此云不可樂亦云非行謂非法行處也或在山間或大海邊非止地下言地獄者一義翻也

第三卷

扇搋半擇迦　勑佳反舊經論中或言般吒或云般茶迦皆方音輕重也半擇迦此云黃門總其類有五今此第三扇搋半擇迦者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也

眼瞼　居儼反字略云謂目外皮也

第四卷

警覺　古文憼儆二形同居影反警誡慎也勑戒之也起也廣雅警不安也炘曰說文警戒也憼敬也本兩訓荀子佹詩憼革二兵楊諒注憼戒也是憼警通矣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人言趣顏師古注警戒肅也趣止行人也周禮夏官鄭注作儆蹕是警又通用儆矣

印可　伊振反印信也文記施行所在信用也字從爪卩卩音節炘曰說文印執政所持信也從爪從卩卩卽節本字非音節也

勇悍　臾腫反下胡旦反勇謂雄

武果決也謚法曰知死不避曰勇縣命爲仁曰勇說文悍勇有力也三蒼悍傑也傑謂智出千人也炘曰說文悍勇也此引非說文語

不閑 字體作憪同核鄭反閑謂習解之稱也慣習工善曰閑也炘曰不閑之閑本當作閑尒雅閑習也曹植王粲誄云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是也又通作嫺史記屈原列傳嫺于辭令又作嫻也憪本作憪說文愉也愉薄也玉篇憪戾也廣韻憪心靜也憪非此用矣

意旨 脂以反說文作恉恉意也志也

未嘗 視羊反廣雅嘗試也暫也先也未嘗未曾也

諂誑 丑冉反希其意道其言謂之諂謂傾身以自下也諂亦佞也誑惑也欺也

撟亂 居夭反謂假詐誑惑也說文撟擅也撟稱上命曰撟字體從壬今皆作矯星衍曰字體從壬壬字當是手字之誤也說文矯揉箭箝也矯非此用

烈曰 離析反廣雅烈盛也說文烈火猛也

舉恃 古文怖同時止反恃賴也韓詩無母何恃恃負也炘曰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怖字字書有之不言所本蓋俗字也

淩蔑 力昇反下又作懱同韓結反蒼頡篇淩侵犯也說文懱相輕傷

也炘曰說文懱輕易也商書曰以相陵懱此引小異淩懱之淩本當作陵也

傲逸五到反廣雅傲慢也不敬也輕傷於人也逸放縱也

焚燒古文炃燌二形同扶雲反說文云焚燒田也字從火燒林字意也

唐捐以專反唐徒也徒空也說文捐徒也

第五卷

半榛娑乃可反舊言波那娑果形如冬瓜其味甚甘也

俱盧洲此云上勝亦云勝生舊經中作鬱單越或言鬱怛羅越亦言鬱多羅拘樓皆梵音輕重也

市廛治連反梵言阿縛遮邏此云市廛禮記市廛而不征鄭元曰廛謂市物邸舍也廛居也人所居也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居曰廛舊云欲行疑誤也案梵名行為僧塞迦羅也

軌範又作范同音犯軌則也範法也謂可為法則亦教人法則也梵言阿遮利耶舊言阿闍梨訛也

僵仆居良反下古文踣同蒲北反仰謂之僵伏謂之仆言偃卧前覆也

憤恚扶粉

反方言憒盈也說文憒滿也謂憒怒氣盈滿也**殞歿**又作隕同爲愍反聲類云殞沒也亦墜落也**達珥羅**弥尒反此云攝受法**嗢怛羅**烏沒反此云攝受勝殑耆羅渠矜反此云攝受恒沙此皆人名也**白鷺**來故反白水鳥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爲睫離日白鷺縗縗音蘇雷反**嗣前**古文孠同辭利反尒雅嗣繼也續也相繼續也**犎胡**妃封反又音封下又作頡咽二形同戶孤反脊上有肉䆿如駝駝者曰犎今有此牛形小髆上有犎是也說文胡牛頷垂下也釋名胡在咽下垂者也炘曰下又作頡咽二形咽乃胭之誤說文胡牛頷垂也玉篇廣韻皆云頡咽同又徐本說文及玉篇廣韻引皆無下字此引有下字衍文也**仍未**又作訪耏二形同而陵反廣雅仍重也尒雅仍因也乃也炘曰說文仍因也訪厚也唐韻同如乘切無耏字玉篇耏福也又就也亦作仍三字同音相假也**中名**弥成反名幖幟也亦所以召質也自命也左傳名以制義廣雅名成也字從口從夕夕則不相見須口以名之字意也**文字**士云

慈恣二反案說文昔蒼頡造書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生也孳乳浸多也

裒呵 烏可反謂無義文字也

嗢遮 烏沒反字界也此言合集義界謂字母也

第六卷

揭刺藍 盧葛反或作揭羅藍或云歌邏邏皆一也此云凝滑亦言和合謂父母不淨如蜜和酪泯然成一於受生初七日中凝滑如酪上凝膏也

潤沃 古文莸同烏木反沃猶溉灌也譊也濆也坫曰沃說文本作渋隸省作沃渋非古文也

諾瞿陀 舊言尼俱陁或作尼俱律或云尼俱類隨亦言尼拘屢隨又云尼拘盧隨皆一也舊譯云無節一云縱廣樹也

中夭 又作殀同於矯反說文夭屈也廣雅夭折也如物夭折中斷也字從大象形不申也又不盡天年謂之夭字意也

鴉足 亞加反言草如鵶足即以爲名也

農夫 古文農莀二形同奴冬反說文農耕也忻曰古文農莀當作農𥃰農說文本作農籀文從林作

㦖古文作晨又作𦺊也

第七卷

聳幹 古文竦愯二形同須奉所項二反廣雅聳上也下公旦反幹謂莖本也枝幹也星衍曰聳說文作𦗔解云生而聾曰𦗔從耳從省聲竦敬也從立從束束自申束也愯作㦖解云懼也從心雙省聲三字不同然愯字解引春秋傳駟氏愯見左傳昭十九年今本作聳文選揚雄長楊賦整輿竦戎李善注引方言云西秦之間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也

先兆 除知反賈逵注國語云兆見形也亦機兆也謂事先見者曰兆

占相 之豔反方言占視也亦候也凡相候謂之占占亦瞻也

咄哉 都杌反字林咄相呵也字書咄吐吐音齒逸反炘曰字書咄吐吐二吐字皆叱字之譌玉篇咄叱也叱唐韻昌栗切與齒逸之切相同吐字不得有齒逸切之音也

第八卷

反質 之逸反廣雅質問也亦定也

卵㲉 又作㱿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卵外堅也尙在卵中謂之㲉

而欻 吁物反蒼頡篇云欻猝起也亦忽也

身纔 在災反纔僅也劣也不久也廣雅纔暫也三蒼纔微也

固唯 古文作怘同古護反固必也小爾雅固亦故也炘曰玉篇怘護也𤁋也堅也常也安也案固字亦有堅固之解故可通作怘諸字書皆以怘爲固古文未詳所本也

如札 莊黠反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爲柿柿關中謂之札或曰柿札柿音敷廢反

星迸 古文跰或作迸同班孟反迸謂散走也炘曰說文無迸字徐鉉新附字有解云散走也盖迸字古與屏字通借禮王制屏諸遠方與大學迸諸四夷解同故說文有屏無迸也玉篇跰散走也或作趀趀走也邨迸蹡趀皆通矣

嗢柁南 烏沒反下徒我反嗢此言集柁南此云施謂集以施柁字從木

琰摩 以舟反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亦作閻摩羅社又言夜摩盧迦皆是

梵音楚夏聲之訛轉也此譯云縛或言雙世▢謂苦樂並受故以名焉又云閻摩此云雙羅社此言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也

第九卷

俱胝 陟遲反或言俱致此當億謂千万也或十万爲億或万万爲億西國俱胝或千万或十億或百億甚不同故存本名耳 訖栗枳 居紙反卽迦葉佛父王之名也 諷頌 力鳳辭用二反諷謂詠讀也又以聲節之曰諷頌讚詠也 熊馬 胡宮反說文熊如豕山居多蟄其掌似人掌名曰蹯音煩亮吉曰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從能炎省聲此引多字乃冬字之誤也 羆驢 彼冝反爾雅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木關西名猳羆憨音呼濫反猳音加 羯吒私 此愛之別名也 茅廬 力居反寄止曰廬別舍也黃帝爲廬所以避寒暑也春秋去之冬夏居之 鍵南 渠偃反舊云伽

訶那此云堅厚至第四七日肉團方堅厚也**閟𨁂**鄙兾反詩云我思不閟傳曰閟閉也亦不從也下又
作濇同所立反謂不滑也字從四止四止即不通字意也**醫者**於其反說文治病工也醫之性得酒而使
藥非酒不散故字從酉殹病人聲也殹於奚反或作毉翳二形並俗字也星衍曰說文醫病工也殹惡姿也醫
之性得酒而使從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此引畧也廣韻毉同作翳者乃翳蔽字
也**嬰皃**於盈反三蒼女曰嬰男曰皃釋名云人始生曰嬰皃胷前曰嬰抱之嬰前而乳養之故謂嬰皃
也**眣末梨**式染反滑草也用之洗手甚滑澤也**潰爛**古文殨同胡對反蒼頡篇潰旁決也說文
潰漏也**叵觀**普我反三蒼云叵不可也反正為乏反可為叵皆字意也**為述**脣聿反孔子曰述循
也案述謂訓其義理也爾雅述循也循行也**洟涙**他禮反詩云洟泗滂沱傳曰自鼻曰洟目出曰涙也
廣雅洟泣涙也**離繫**亦云不繫梵言尼乾亦言泥犍連其外道拔髮露形無所貯畜以手乞食隨得即噉

食也
播輸鉢多補賀反亦作波輸此是塗灰外道遍身塗灰髮即有剃不剃衣纏蔽形但非赤色爲異耳奉事摩醯首羅天者也
般利伐羅勺迦亦言簸利婆羅闍迦此云普行事那羅延天頂留少髮餘盡剃去內衣在體纏蔽形醜其衣染以赤土之色也

第十卷

龍鎮知陣反又音珍說文鎮壓也亦安也廣韻鎮重也
部多已生義含多解故仍置本名
飢饉古文作飢又作饑同几治反爾雅穀不孰爲飢蔬不孰爲饉案凡草木可食者通名蔬菜也炘曰飢字見集韻乃俗字也非古文說文飢訓餓也饑訓穀不孰今皆互用矣
洋銅以章反謂煑之消爛洋洋然也三蒼洋大水皃也字略作煬釋金也
瞻部時焰反樹名也舊經中或言剡浮或作閻浮皆訛也
炎石干廉反詩云赫赫炎炎傳云炎熱也
三災籀文作災又作烖扶二形同則才反灾傷也案凡害傷人者皆

曰灾又天反時曰灾灾亦病也炘曰灾說文本作
烖解云天火曰烖或作灾古文作扶籀文作災也**沐浴**莫卜反說文濯髮曰沐洗身曰浴亮吉曰說文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洒滌也洗洒足也洗洒不同此引以洒爲洗誤也

埃塵烏來反蒼頡篇埃謂風揚塵也

性囂許驕反囂讙也謂讙譁不靜也

第十一卷

踰繕那市戰反此云合也應也計應合計度量同此方驛也自古聖王一日行也案西國繕那亦有大小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昔來皆取四十里爲定舊經論中或作踰闍那或作由延亦作由旬或云俞旬皆訛略也

諸健那謂露身大力神名也

如篅蒼頡篇作圖同市緣反圓倉也說文判竹圓以盛穀者也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

搏擊徒桓反搏圓也厚也廣雅摶著也摶之令相著也

蘇迷盧此云妙高山亦言好光山舊言須彌或云須彌樓皆訛也

踰健達羅舊言由乾陁羅山此云持

雙山言此山峯有二朧道因以名之**伊沙馱羅**舊云伊沙陁羅此云自在持亦言持轉言此山多有諸峯形如車軸故以名也**朅地洛迦**去謁反此云擔山木言此山寶樹形若擔山木遂以名之**蘇達梨舍那**此云善見言此山端嚴繡麗見之稱善則以名焉**頞濕縛羯拏**烏葛反此云馬耳言此山峯形如馬耳因以名之**毗那怛迦**都達反此云有障礙神有一鬼神人形象頭凡見他事皆爲障礙此之山峯似彼神頭故以名也**尼民達羅**舊言尼民陁羅此云地持山又魚名言海中有魚名尼民達羅此山峯形似彼魚頭故復名也**吠瑠璃**扶廢反舊言鞞稠利夜亦言鞞頭梨也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也從山爲名鞞頭梨也山出此寶謂遠山寶遠山卽是蘇迷盧山也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焰所能鎔鑄唯有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爲物或云金翅鳥卵殼此殼卽是此寶鬼神破之以賣與人也**舍搋洲**勑皆反**矩拉婆洲**略也**縱廣**足容反小爾雅

衺縱長也韓詩說曰南北曰縱東西曰廣是也

殑伽河 其昇反諸經論中或云恒河或言恒伽河亦云恒伽河或作强伽河皆訛也此河從無熱惱池東面象口而出流入東海舊譯云天堂來以彼外書云本入摩醯首羅天頂從耳中出流在地上以此天化身在雪山頂故作是說見從高處而來故云天堂來也

信度河 舊云辛頭河此云驗河從池南面銀牛口中流出還入南海也

徙多河 斯爾反或言私多或言悉隨亦言私隨皆梵音之差也此云洽河從無熱惱池西面瑠璃馬口而出流入西海即是此國大河之原其派流之小河也

縛芻河 舊言博叉河或作簿叉亦云婆叉河叉言嚎叉河皆一也此云青河從池北面頗黎師子口中流出入北海即此黃河似是也

煻煨 徒郎反下烏迴反通俗文熱灰謂之煻煨

河鼻旨 諸以反或言阿毗至亦云阿毗地獄或云阿鼻地獄一義也此云無間無間有二一身無間二受苦無間

娘矩吒 女良反下俱禹反此云糞屎蟲有觜如針亦名針口蟲穿骨食髓者也

觜利 子累反廣

雅紫口也方言紫鳥喙也𠯗食古文嗛又作唼同子盍反通俗文入口曰唼又蟲食曰唼也銛利私廉反廣雅銛鐵利也謂刀銳曰銛也探喙他含反說文手遠取曰探模也炘曰說文揬遠取也本書卷十一引作手遠取也此引衍模字鐵仗治亮反執持名仗謂兵器總名也刀稍桙棒等皆是刀槍千羊反蒼頡解詁云木兩頭尖銳曰槍說文槍距也禦捍古文敔同魚舉反小爾雅禦抗也禦當也爾雅禦禁謂未有而預備之也字從示下又作扞同胡旦反說文捍止也蔽也亦衛也炘曰古文敔當作敔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釋名敔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此禁敔敔止本字也禦說文云祀也禦祀之義今不復見矣適被三蒼古文作這同之赤尸亦二反適近也始也又往也尼刺洛割反此云裂言身颮裂也頞嘶吒烏曷反下陟黠反此從聲爲名也臛臛婆呼各反此皆從受苦之聲爲名也支派普懈反水分流曰派說文水之邪流別也廣雅水自汾出名派也俱盧舍

諸經中或作句盧舍或作枸樓賒亦作拘屢舍皆梵音輕重也謂大牛鳴音聲聞五里又云五百弓八俱盧爲一踰繕那郎四十里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也

稼穡 加暇反下所力反字林種曰稼收曰穡說文禾之秀實曰稼一曰在野曰稼

層級 才登反下居及反說文層重屋也亦壘也級謂階次也

封邑 甫逢反起土爲界封爵也周禮四井爲邑方二里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妒羅綿 丁故反舊言兜羅綿也

角勝 古文斛同古卓反角比量也禮記習射禦角力廣雅角量也角試也說文角平斗斛也並單作角或作捔此古文粗字音在古反捔略也炘曰古文斛當作斛說文斛平斗斛也不單作角玉篇云斛今作角也

芬馥 敷雲反下扶福反方言芬和也謂芬香和調也字林馥香氣也

擁遏 烏割反蒼頡篇遏遮也爾雅遏止也今謂逆相止爲遏也

笑視 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從竹從犬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又作关俗字也炘曰說文無笑字徐鉉云唐韻引說文笑喜也從竹從大而述其義今俗皆從犬又

案李陽氷刊定說文從竹從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陽氷及此所解字義皆屬穿鑿此云從犬聲尤與笑聲無陟惟又作关字八者象笑時口上之支夭者聲也此恐非俗字惜無考耳

印度 於振反下徒故反或言天竺或云身毒或作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即度名月月有千名斯稱一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繼開悟羣生如月照臨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名因陀羅婆他那此云主處主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久號也

婆訶麻 婆訶此言笔或云篇麻則胡麻也笔音徒損反

佉梨 此云一斛謂十斗也

洲渚 之與反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洲謂水中有平地可居也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處也

焚燎 古文燎同力照反燎謂放火也火田爲燎也說文燎燒田也

灰燼 又作妻同似進反說文火之餘木曰燼小爾雅燼餘也

僧企 祛豉反此言無央數舊言阿僧祇訛也

嗢蹭 烏没反下倉鄧反

婆喝 呼曷反

醯都 虛奚反

粘筏 乃兼反

姥達 莫古反

邏攙 又監

反

麟角 理眞反仁獸也爾雅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角者麟角頭有肉炘曰說文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麐牝麒也故此云不角者麐說文麟字本作麐麟字別解作大牝鹿也今皆用麟為麐矣

昌僚 又作寮同力彫反爾雅僚官寮也同官為僚

喬荅摩 借音渠喬反姓也喬猶瞿之轉也此有三義一云日種二云牛糞種三渠土種也舊云瞿曇略也

鬱馥 於勿反下扶福反爾雅鬱氣也鬱然香也氣盛出也

猖狂 齒揚反謂變易情性也亦狂駛也莊子云猖狂妄行也

銓量 又作硂同七泉反廣雅稱謂之銓言知輕重也漢書應劭曰銓稱衡也量斗斛也

貧匱 渠愧反無財曰貧乏財曰匱匱亦竭也

軾其 丁劣反輟止也爾雅輟已也

訶梨怛雞 舊言訶梨勒翻為天主持來此果甚為藥分功用極多如此土人參石斛等也

般淨 於斤反詩云般其盈矣傳曰般眾也大也

霖淫 力金反左傳云雨三日已上為霖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瞖目 一計反韻集云目障病也說文作瞖目病生翳也炘曰說文無

瞖字瞖字解云華蓋也亦無日病之說此引不知所本玉篇云瞖眼疾也

第十三

鬱金 此是樹名出罽賓國其花黃色取花安置一處待爛壓取汁以物和之爲香花粕猶有香氣亦用爲香也 火熶 祖勞反字林熶燒木焦也說文熶焦也 寐覺 密庇反寐眠孰也國語獻公寢反不寐是也亦卧也 隄塘 古文陛同都奚反下徒郎反說文隄塘也爾雅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漢書無隄之輿韋昭曰積土爲封限也炘曰陛古文隄字見玉篇 心栽 子來反栽植也今時名草木植曰栽 痼疚 又作痁同故護反久病也說文痼病也炘曰痼說文本作痁解云久病也此引脫誤亦通作固禮月令國多固疾是也又通錮漢書賈誼傳必爲錮疾是也

第十四卷

正學　梵言式叉摩那謂三歲學戒者也　或趨　求累反今江南謂屈膝立為跽趨中國人言胡跽音其上反胡音護跽音丈羊反禮記授立不趨作跪借字耳炘曰趨說文木作跪解云拜也集韻作趨云與跪同然則跪為正字趨乃俗字耳　制多　舊言支提或云脂帝浮圖皆訛也此翻應名可供養處佛涅槃處生處說法處悉名制多皆須供養恭敬也　娶妻　七句反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　療病　說文作𤻲同力照反三蒼療治病也姑曰說文𤻲治也或從尞作療　窣羅迷麗耶末陀　音孶蘇沒反窣羅米酒也迷麗耶謂根莖花葉雜酒也末陀謂蒲萄酒也　稗子　蒲懈反說文曰禾別也草之似穀者也

第十五卷

屠羊　達胡反說文屠刳也廣雅屠壞也案屠分割牲肉也　魁膾　苦迴反下古外反魁師也首也膾切

㓙也主殺人者也或有作儈音膾聲類儈合市人儈非此義

罝弶 古文羅畺二形同子邪反下渠亮反爾雅兎罟謂之罝郭璞曰罝遮取兎也韻集云施羂於道曰弶今畋獵家施弶以取鳥獸者其形似弓也炘曰說文罝兎网也或從糸作羅籀文從虘作⿱罒虘字書皆無⿱罒虘字乃罝字之訛也集韻云罝古作羅

典刑伐 又作敟同丁繭反廣雅典主也下胡經反刑罰罪也易曰刑法也井為刑法也春秋元命苞曰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有畏慎以全身命也故字從刀從井炘曰說文敟主也典五帝之書也莊都說典大册也然則敟主之敟當作敟典册之典當作典今敟皆借用典矣

凶敎 又作兇同許恭反下古文誖愂二形同蒲沒蒲憒二反凶暴也兇惡也悖亂也亦逆也星衍曰說文凶惡也兇擾恐也二解不同今皆互用說文誖亂也或從心作悖籀文從二或作⿱孛言廣韻誖言亂也愂昏亂也敎敎卒旋放之皃解各不同今皆假借互用也

乞匃 古艾反蒼頡篇乞行請求也字體從人從亾言人亾財物則行求匃

也毗訶羅亦言鼻訶羅此云遊謂僧遊履處也此土以寺代之淮陀止尹反此云妙義舊言純
陀訛也難愈古文瘉同臾乳反說文瘉病瘳也方言差愈也陶家又作匋同大勞反或借音遥史
記陶瓦器也蒼頡篇陶作瓦家也舜始爲陶于河濱是也案西域地多卑濕不得穿窯但疊坏器露燒之耳窯
音姚鹹鹵胡緘力古反說文鹵謂西方鹹地也确薄之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鹽在東方鹵在西
方釋名云地不生物曰鹵故字從西省下象鹽形也坑穽古文阱汬二形同才性反說文大陷也蒼頡篇
穽謂掘地爲坑張禽獸者也揗觸祠委反揗摸也通俗文捫摸曰揗有作揣初委都果二反廣雅揣試
也量也養飤囚恣反廣雅餧飤也蒼頡篇飤飽也謂以飲食設供於人曰飤故字從人餧音於僞反或
作飼俗字也猜阻古文軄猜二形今作㥶同麤來反猜疑也廣雅猜懼也波剌私羅葛反亦
言波斯或言波斯國名也臨近西海最饒寶物諸國商人皆取其貨斯以龍威珠力古昔推焉耳尼近

㡳此言深入義貪之異名也言窮極無猒故以名也

布灑他所解反此云增長謂半月又唐增長戒根也又磨此謂忍謂容恕我罪也舊言懺者訛也或言連沙他亦布薩皆訛略也

倿歌奴定反佞謟媚也說文巧媚高材曰佞又偽善曰佞字從女從仁論語惡夫佞者此則從女之義左傳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此則從仁之義也𣂺曰說文佞巧讇高材也從女信省此云從仁并解字義皆不知所本

毀呰古文呰歟二形同子爾反說文呰阿也禮記呰者莫不知禮之所生鄭元曰口毀曰呰𣂺曰說文呰苛也本書卷十四引作呵也此作阿乃誤字也

倡伎齒揚反下渠綺反說文倡樂也三蒼倡俳也伎謂藝能也

祠祀似茲反下徐理反爾雅祠祭也又天祭曰祠地祭曰祀

第十七卷

替善他計反爾雅替廢也止也替滅也謂滅絕也

布剌拏洛割反或作補剌拏此云滿舊言富

海山仙館叢書

蘭那也𢤱戾經中或作籠同祿公反下三蒼作㑦同力計反很戾也謂很戾剛強也乖穆又作睦同莫穀反睦和也爾雅睦敬也厚也磽确苦交反下胡角苦角二反孟子曰磽确薄墝地也通俗文物堅鞕謂之磽确堅鞕則不宜五穀也烑曰孟子則地有肥磽趙歧注磽薄也此引非孟子語不知何書之誤果辢字苑作薟同盧葛反通俗文辛甚曰辢江南言辢中國言辛烑曰玉篇辢辛辢也字茢作薟不知所從恐誤後塡古文𡎺同徒堅反廣雅塡塞也烑曰說文宂部有𡎺字解云塞也唐韻待年切土部又有塡字解云塞也唐韻陟鄰切二切不同實一字也

第十八卷

後皰又作靤同蒲孝反小腫起也說文皰面生氣也烑曰本書卷九卷十四卷二十二引說文皆作面生熱氣也惟此引與說文同無熱字玉篇作面皮生氣也玉篇面部又有靤字解云面瘡也義亦相同温誦

烏昆反論語温故而知新何晏曰温尋也鄭元注禮記云後時習之謂之温燖也取其義矣背文曰諷 三

罰 扶發反罪之小者曰罰罰罰亦折伏也 **大娑羅** 樹名也是大富貴家義也案西國大官貴大官皃弟皆呼爲娑羅也 **荷負** 又作抲何二形同胡歌胡可二反小爾雅何揭擔也何任也斯曰抲字見集韻與荷同俗字也 **被析** 思歷反析分也字從斤分木爲析析今俗作扸皆從片 **㡯沙** 丁禮反舊云弗沙此云明也 **赫奕** 呼格反下餘石反小爾雅作赫爍明也廣雅赫奕盛明也字從大爍音亦 **末度迦果** 謨鉢反舊云摩頭此言美果也 **賃婆果** 女鴆反形如此苦棟樹也棟音力見反 **馱都** 徒餓反謂堅實也此亦如來體骨舍利之異名

第十九卷

藹羅筏拏 烏艾反舊羅伊伊羅鉢多羅亦云堙羅鉢多羅伊羅此云香鉢多羅此云葉名香葉象也

第二十卷

姬媵 居疑反下餘證反漢書文帝母薄姬如淳曰姬衆妾之總名也姬亦女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好下左傳以媵秦穆姬杜預曰送女曰媵媵送也寄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一國娶女則二國媵之以姪娣從釋名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三品曰姬五品曰媵是也

纏壓 周成難字作㡾㡾拶也同於甲反蒼頡篇云壓鎮也笮也拶音祖曷反圻曰說文入䘏刺血謂之㡾難字訓拶王篇拶逼拶也拶乃俗字㡾笮皆拶本字說文笮廹也

汎泛 今作犯同敷劒反廣雅泛泛浮皃也亦駛疾也

漂激 匹遙反下古狄反浮吹曰漂流急曰激漂亦搖揚也

第二十一卷

尤重 有周反尤甚也亦多也異也過也

防邏 力賀反戍屬也韻略云邏謂循行非違也遊兵以禦

冠者也 𧅩瞢徒登反下亡登反韻集云𧅩瞢失卧極也

第二十二卷

一睫說文作睞釋名作𥈋同子葉反目傍毛也山東田里間音子及反 有序古文序同徐與反次也有次序也白虎通曰序者序長幼也斦曰古文序見玉篇云介作序 蓴豆甫蜜反人家亦種之堪食用爲藻豆極佳也 深駛所吏反蒼頡篇駛疾也 悵望物亮反說文悵望恨也 蟲胆千餘反通俗文肉中蟲謂之胆三蒼蝿乳肉中曰胆又也 髖髀作髖同苦桓苦昆二反埤蒼髖尻也廣雅髖豚也下文髀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用此音又方爾反江南行此音或作胜俗字也斦曰說文髖髀上也廣韻髖體也臀也苦昆切髖見二十三髖髖兩股間也苦官切兒二十六桓本兩解集韻乃云髖膹通用說文髀股也古文作髀此引并本書卷十二引皆有一外字 一磔古文庑同知格反通俗文張申曰磔廣雅磔張

也開也吠嵐婆力含反案舊經論中或作毗藍婆或言旋藍婆又作鞞嵐婆或作隨藍婆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

第二十三卷

循身古文衍同似遵反爾雅率循自也郭璞注曰又爲循行也循亦遍也巡歷也忻曰古文衍當作徇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今通用循說文循行順也與徇不同

欽重去金反欽敬也謚法曰威儀備悉曰欽

披閱餘說反簡閱也小爾雅云閱具也具數於門中曰閱也

飲光部梵言迦葉波迦此葉云光波此云飲今依此閒語名飲光有二義一迦葉波是上古仙人此人身有光明能飲諸光令不復現此羅漢是彼種故因以名焉二此阿羅漢身作金色常現有光明以閻浮檀金爲人并此羅漢身光飲金人光不復現故名飲光

臺觀徒來反下古玩反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又云觀謂之闕孫炎曰門雙觀也釋名云觀

者於上觀望也

第二十四卷

憺怕 徒濫反下匹白反說文憺安也謂憺然安樂也憺怕亦恬靜也怕靜也無爲也子虛賦云怕兮無爲憺兮自恃也

憍陳那 除会反舊云憍陳如訛也此云火器是姓阿若是名亦云初智以最初悟無生而得智由本願也

唯目 莫鹿反目謂綱錄也又條目也

第二十五卷

楷定 口駭反廣雅楷摸品式法也

喬底迦

雖蹶 又作蹷同居月巨月二反說文蹶僵也仰卧也炘曰說文蹶僵也子曰跳也或從闕作蹶仰卧之訓非說文語

第二十六卷

金礦古文礦同古猛反說文礦銅鐵璞也炘登祚徂故反祚位也國語云天地之所祚賈逵曰祚祿也

第二十七卷

那羅延那羅此云生本謂人生本即是梵王也外道謂一切人皆從梵王生故名人生本也蟠結蒲寒反禮記而蟠于地鄭玄曰蟠委也廣雅蟠曲也迴也方言未昇天龍曰蟠龍是也健馱梨持呪女名也從國爲名此女聲呼之男聲猶健馱羅國也伊刹尼又黠反此云古相觀察曼馱多莫槃反此云我養則頂生王之名也

第二十八卷

阿笈摩渠業反此云教法亦言傳謂展轉傳來相教授也

第二十九卷

怨讎　視由反憎惡怨憾曰讎讎對也爾雅讎匹也春秋傳怨偶曰讎是也　青瘀　於慮反說文瘀積血也廣雅瘀病也　由鄙　悲美反鄙惡也廣雅鄙恥羞愧也　依怙　胡古反爾雅怙恃也韓詩無父何怙怙賴也　爾焰　余贍反此云所知舊作爾炎一也　不礭陳　埤蒼作搞同苦學反廣雅云礭謂堅鞕牢固也炘曰搞集韻同敲橫摘也搞非礭用未知何以相通　儒童　而俱反說文儒柔也謂柔愞也童幼也謂幼少也梵言摩納縛迦　頻毗娑羅　或言頻婆娑羅亦云萍沙王一也此云顏色端正或云色像殊妙又頻婆是也刻木彩畫等形像也　娑柁梨　徒我反是西方一類小乘名也是苾芻從此爲名也　頗勒具那　普何反此十二月星名也是人從此爲名　伐蹉　麤何反舊言婆蹉則婆羅門姓也　如牝　毗忍反說文畜母也雌曰牝詩曰雉鳴求其牝非但畜也　嗢底迦　烏沒反下借音丁履反人名也

海山仙館叢書

制怛羅都達反人名也此正月星名西國立名多此也普莎訶蘇和反普呪聲也莎訶此云善說也拘櫞俱禹反下以專反廣志云似橘而大如飯籮可以浣濯漏葛紵也今出番禺以南縷切密漬爲糝食之甚佳籮音呂番音潘糝音桑感反紫礦古猛反謂波羅奢汁也其色赤用染皮氎也其樹至大亦名甄叔迦一一物也花大如升極赤葉至堅韌商人縫以爲袋者也韌音刃時瓤女良反如瓜瓠中瓤瓣也瓣音蒲莧反瓤而羊反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小乘律

大慈恩寺翻經沙門元應撰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一卷

嘉瑞 賈遐反下時惴反爾雅云嘉善也美也蒼頡篇瑞應也信也言有善美之德即應之以信瑞也

阿氏多 常爾反此云無勝舊言阿嗜多或作阿逸多皆訛也是彌勒今生名也

訕謗 所姧反蒼頡篇云訕誹也廣雅訕謗毀也

漏洩 息列反廣雅洩溢也發也亦漏也

指鬘 莫斑反即央掘魔羅也央掘此云指魔羅此言鬘或云結斷人指結相著為鬘安頭上故有此名

烏盧頻螺迦葉波 此云木瓜林在此林下修道因以名焉迦葉波是姓舊言優樓頻螺正法華經云上時迦葉兄弟三人居長者也

唐攪 古卯反唐徒也徒空也字書攪撓也撓音呼刀反撓攪也說文攪亂也

怛策迦 都達

反下初革反龍名也　扣擊說文作敂同苦厚反敂亦擊也　愞耎奴果反下而兗反三蒼愞弱也廣雅耎柔也　稱權渠員反廣雅稱錘謂之權權重也知輕重也字從手斦曰說文權黃花木從木雚聲一曰反常是稱錘之權郎用從木之權此云從手大謬

第二卷

苕然徒彫反苕遰也遠也遰音徒計反　瞿波洛迦此云牧牛經也　窣堵波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云墳或言聚相謂累寶等高以爲相也舊言藪斗波或云偸婆又言塔婆皆方下輕重耳

第六卷

晦冥呼對反爾雅云霧謂之晦言霧則天地交合冥冥無所覩見也劇霧則晝昏冥也　雺霧又作氛同敷雲反釋名云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冷則色凝白若粉也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雺霧陰氣濕也

廓清 口郭反爾雅廓大也 所頒 又作班同補姦反小爾雅頒敷布也爾雅斑遍賦與也

第七卷

彈斥 徒干反下鴟亦反廣雅彈抨也漢書音義曰斥不用也亦踈遠也斥指也抨音普庚反

眩矐 胡麵反廣雅眩惑亂也照明也

頑嚚 玉鰥反下魚巾反廣雅頑鈍也蒼頡篇嚚惡也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

逞已 丑并反說文逞通也小爾雅逞快也方言自關而東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好也炘曰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為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盡逞字本有兩解故方言亦兩見一曰速逞疾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速楚曰逞一曰逞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自關而西曰快此引方言誤也

聰叡 以芮反聰聽微也叡智識也又先知曰聰深明曰叡

方維 以佳反廣雅維隅也淮南子云天有四維是也

第八卷

躊躇　腸留反下腸誅反廣雅躊躇猶豫也亦躑躅也　異生　梵言婆羅必栗託佗此云異佗那此云生應言愚異生異云小兒別生亦言嬰愚凡夫又小兒凡夫皆一義也

第九卷

躁動　又作趮同子到反躁擾也不安靜也釋名躁燥也言物燥即動而飛揚也　中庸　以鍾反廣雅中平也庸和也小爾雅庸善謂平和善人也

第十卷

嗤笑　昌夷反小爾雅嗤戲也蒼頡篇嗤輕侮也笑喜弄也字從古出即之字也　褒貶　補高反案褒揚美也　謀議　莫侯反謀論也議圖也　敵論　徒的反廣雅敵

當對也爾雅敵匹也惶亂胡光反惶謂憂惶在心之皃也廣雅惶惶懼也蒼頡篇惶恐也寔是多力反爾雅時寔是也說文寔止也

第十一卷

貪軛又作扼同烏革反所以扼牛馬領者也軛亦槅也槅音革讁罰都革反通俗文罰罪曰讁讁責也亦罪過也罰折伏也瞢憒莫崩反下公內反三蒼瞢不明也憒煩亂也我頃邱頴反史記有頃列侯問案有頃猶須臾之間也亦不久也炘曰我當作俄說文俄行頃也玉篇俄頃也說文頃頭不正也假為頃刻字忌憚渠說反下徒憚反廣雅忌恐畏也憚疑難也說文忌憎惡也顧眄孤布反下眠見反說文還視曰顧邪視曰眄也

第十二卷

幖幟　俾遙反下昌志反通俗文徽號曰幖私記曰幟字皆從巾或從木作標謂以木爲幖標而記之此亦兩通炘曰引通俗文徽號曰幖徽當作徽或作徽說文徽幟也以絳微帛箸於背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今左傳作徽見昭公二十一年杜注徽識也正義徽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其上被之於背釋文識本又作幟葢徽公幟私故云徽號曰幖私記曰幟也

末奴沙　謨鉢反亦言摩覓沙此云人

魍魎　古文蛧蜽二形同亡强力掌二反說文蛧蜽山川之精物也通俗文木石怪謂之魍魎也星衍曰說文作蛧蜽徐鉉以魍魎爲俗字其實左傳只作罔兩爲最古國語作蛧蜽與說文同魍魎二字已見玉篇亦繇來久矣

濕縛羯磨天　此云種種工業案西國工巧者多祭此天也

加趺　古遐反爾雅加重也今取其義謂交足坐也經中或作結交趺坐是也山東言甲趺江南言跘跨跘音平患反跨口瓜反有從足作跏文字所無也

鄔陀夷　烏古反人名也此云出現我也

第十三卷

嬉戲 又作僖同虛之反說文僖樂也蒼頡篇僖戲笑也 汝曹 又作𣍘同自勞反史記十餘曹修之如淳曰曹輩也亮吉曰曹 毗瑟䟐 奴故反天名也舊言毗紐天亦言毗摟紐天訛也 說文本作𣍘棘變爲曹也

第十四卷

梯隥 都鄧反廣雅隥履也依之而上者也字從𨸏 室路迦 舊言輸盧迦或云首盧迦又言首盧柯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三十二字爲一室路迦又多約凡夫作世間詠者也此則闡陀論中之一數也

第十六卷

昇陟 脤棘反言進達之昇曰陟詩云陟彼高崗陟登也爾雅陟昇也謂登昇之也 痱㾕 蒲罪反下

盧罪反字略云痱癗小種也今取其義 **波沓波種** 徒荅反則婆羅門姓也

第十八卷

池沼 之繞反說文沼池小池也 **命命鳥** 梵言耆婆耆婆鳥也 **子息** 思力反兒子曰息息者氣在人身中所稟以生也東觀漢記云此盖我子息事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曰息義一也

第十九卷

是疇 除留反楚辭誰可與子匹疇王逸曰二人爲匹四人爲疇疇類也亦作侔侶也 **乳醅** 又作酥同匹迴反謂未漉酒也言乳能成酪酪能成酒也亮吉曰醅集韻或作酥案說文醅從酉音聲音從否聲否從口從不醅之作酥即從音之省也 **廣樹** 擶文作尌同時注反廣雅樹立也凡置立皆曰樹樹亦種植也星衍曰擶文作尌之尌當作尌見說文 **屢辯** 力句反尚書屢省乃成孔安國曰屢數也

第二十卷

持羂 又作罥同古犬公縣二反聲類云罥以繩係取鳥獸也

挽出 古文輓同無遠反說文輓引車也

鄙俚 字體作鄙同力子反說文五鄙為鄙鄙鄙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鄙漢書質而不鄙如淳曰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鄙猥陋也廣雅鄙猥也鄙音祖且反百家也

尙年 市讓反蒼頡訓詁云尙上也猶盛年也

衰耄 字體作㾓同所龜反說文㾓減也損也禮記年五十始㾓㾓懈也下古文毫毛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禮記八十曰耄謂惛忘也闇亂也一忻日說文衰草雨衣也秦謂之萆唐韻蘇禾切㾓減也一曰秏也唐韻楚追切衰笠之衰與盛㾓之㾓原係二字詩小雅何蓑何笠唐石經加艸作蓑而㾓減之字遂借用衰矣耄說文作毫廣韻又作耄見經典省此云古文毫耄乃毫耄之譌也今作耗說文作秏秏解云稻屬詩大雅秏斁下士正義引韓章句云秏惡也廣雅秏減也秏不當與耄通然荀子修身篇云多而亂曰秏秏是秏又有

亂訓惛耄耗亂義亦可假也　鳩摩羅設摩此云童寂多造詩詠者扇帙略外道名也造因明者郎毗毗婆沙中扇提羅外道也

第二十一卷

無緐扶袁反詩云正月緐霜傳曰緐多也盛也　水濯從角反說文濯絛也洒也謂以水淨物曰濯也

設支舊言舍脂此云能縛謂女人若可愛能生男子染著通名設支

第二十二卷

荏苒而甚反下而琰反言須臾也　阿奴律陀亦作律盧骨反此云隨順義人名也　匡助邱方反爾雅匡正也助佐也亦復也續也適也

世羅鄔波烏古反此云小石也　屬斯之欲反屬著也亦連

第二十三卷

師雨 干矩反謂雨安居也 童竪 殊庾反謂寺人未冠者
言師若干夏臘也 之名也使通內外之令
以其無有禮 蟰蛸 音蕭蕭爾雅蟰蛸一名長踦踦音居
入出便疾也 蟻反郭璞曰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為
喜子詩云蟰 虹蜺 古文玒同胡公反俗音絳爾雅音義
蛸在戶是也 曰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
雌雌曰蜺蜺音五雞反說文螮蝀虹也江東呼為雩釋
名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螮音帝蝀音董炘曰螮蝀江
東呼雩音芋見爾雅郭注陸德明釋 縛喝國 呼曷反北
文云虹郭音講俗亦呼為青絳也 臨縛芻河
其國中有如來澡鑵可一斗餘眾色炫焴金石難名又
有佛牙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二尺餘圍七寸其
把雜寶 波吒釐 力之反亦云波吒梨耶舊言巴連弗訛
飾之也 也是一華樹名因此華樹以目城也

第二十四卷

尺蠖 烏郭反說文伸屈蟲也爾雅蠖尺蠖一名步屈宋
地曰尋桑蚇人名桑闔闔音古合反卽桑蟲也

阿泥律陀 舊言阿那律或云阿㝹樓馱亦言阿泥盧豆
皆一也此云無滅亦云如意昔施辟支一食
於八十刧人天之中往來受樂于今不滅故云無滅
又所求如意亦名如意卽甘露飯王之子佛堂弟也

朋友 蒲崩反下于久反說文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廣雅友
親也愛也忻曰說文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
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友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友也無
同門曰朋之文此引誤易兌卦君子以朋友講習正義
有同門曰朋之文而不言所出周禮大司徒聯朋友鄭
注曰同師曰朋案弟子之弟子爲門人同門卽係同師
也此特望文爲義耳初無所本也

方域 爲逼反域居也說文域邦周禮
方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邑
忻曰域說文本作或解云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地
或從土作域或卽今國字也後人借作疑惑之惑別制
國字而或之本解遂亡此方域亦猶疆
域眇域耳引說文域字之解未比附也

酷毒 口木反謂㬥虐也說

爻酷急也甚也白虎通曰酷極也教令窮極也冀除又作覬同羇致反小爾雅云覬望也飄鼓匹遥反下公戶反飄吹也鼓動也案凡動物皆謂之鼓也

第二十五卷

師徒達胡反類也莊子云孔邱之徒司馬彪曰徒弟子也仁孝而親反愛人以及物曰仁上下相親曰仁貴賢親親曰仁殺身成人曰仁爾雅善父母為孝謚法曰慈愛忘勞曰孝從命不違曰孝承稟鄙錦反稟受也

第二十六卷

苟欲公厚反廣雅苟且也亦誠也言詞魚鞬反下似資反直言曰言言已事也荅述為詞為人說也禮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詞是也言亦云也發端也說文詞者意內而言外也亦審言語也

第二十七卷

啚度 案詔定古文官書圖啚二形同達胡反下徒各反廣雅啚度也議也計也度量也㪽日說文啚嗇也唐韻方美切圖甘畫難也唐韻同都切集韻啚與鄙通爾雅圖謀也啚嗇之啚與圖謀之圖相異遠甚古文官書謬誤不足憑也 **每言** 母最反三蒼每非一定之辭也每亦數也 **嵬誚** 才笑反誚謂嬈弄譏責也亦訶也

第二十八卷

紉繩 女珍反字林云單繩曰紉索也 **瀑流** 蒲報反蒼頡解詁云瀑水濆起也 **安翌波言** 所立反此云氣謂霧氣等也

第二十九卷

爲杖 直亮反杖猶據也亦杖託

第三十卷

染汙 紆剉烏故二反字書汙塗也字林汙穢也

咀嚼 又作齟同才與反下慈藥反食味也咀齟也通俗文咀齧曰嚼也

津液 于隣反下夷石反三蒼津液汁也說文液津潤也廣雅滋液也潤澤也亮吉曰說文液盡也與此引不同星衍曰說文盡本作盡气液也從血㶳聲與盡不同盡器中空也從皿㶳聲盡今借用津㶳今作盡盡乃俗字也

誠言 市盈反廣雅誠實也說文誠信也敬也

作可 仕嫁反廣雅作暫也蒼頡篇作兩辭也

齋心 昨迷反說文毗齋人齋也字從肉毗音蒲迷反炘曰毗齋說文作朓齋

譏刺 居衣反下又作諫同且漬反廣雅譏刺也說文譏誹也

數瞚 又作瞬同尸閏反說文瞚目開閉數搖也坫曰說文刺直傷也諫數諫也譏諫本字作諫刺乃假借字也

第三十一卷

畟方楚力反謂正方也星衍曰詩畟畟良耜毛傳畟畟猶測測也畟方猶測方故謂正方也

闟闟脾亦反說文闟閉也

闟閉補結補計二反說文闟門也廣雅閉塞也或作閇俗字也

茶毒達胡反廣雅茶毒痛也亦行惡也

重壘又作垒同力癸反壘亦重也

拼量補莖反謂彈繩墨曰拼江南名抨音普庚反

尋蘇息胡反蘇活也小爾雅死而復生謂之蘇蘇寤也

柤瀨仕加反下力艾反通俗文刈餘曰柤廣雅柤距也詩云如彼捿柤是也炘曰詩大雅名旻作如彼棲苴毛傳云苴水中浮艸也正義云苴是艸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字書亦有捿字乃棲之訛柤字亦有苴音見集韻解云以木為闌非可此用也

齘頸字林邸加反言以口齘也大齧也今以手也下居井反頸項前也

擘胂補麥反下矧人反當春肉曰胂也擘分裂也

攫腹九縛居碧二反說文攫爪持也通俗文手把曰攫蒼頡篇

攫搏也猒窮則攫是也

搯心 他勞反說文搯捾也捾一活反中國言搯江南言挑挑音土彫反

鑱刺 位衫反下七亦反說文鑱銳也

漉諸 或作盪同力木反水下皃也炘曰說文漉浚也或從彔作渌王篇漉竭也涸也滲漉也盪同

嗢鉢羅 烏沒反此云黛華舊言優鉢羅或云漚鉢羅訛也

鉢特摩 徒得反此云赤蓮華舊言波頭摩或云鉢曇摩訛也

淒勁 且奚反下居政反詩云淒其以風傳曰淒寒風也勁切急也

屯聚 徒昆反廣雅屯竪也竪音才句反也

彊鞕 居良反下五更反字略云口口口口彊物堅曰鞕

緊㮈落 奴葛反此云是人非人歌神也頭作馬頭舊云緊那羅或作眞陀羅皆訛也

炬鍼 其呂反下聲類今作針同支諶反東火曰炬縫衣者曰針

空歐 又作嘔同於口反歐吐也釋名云歐傴也將有所吐脊傴歐也

毒脪 又作㾙𤵸二形同火靳反江南言脪腫說文肉反出也炘曰說文脪創肉反出也唐韻香近切此引脫創字玉篇脪香靳切腫起也㾙向靳切創肉反腫起也亦作脪廣韻㾙

瘡中冷疖脈竝同香靳切別出脪字引說文不與癚同解音則同也

鬼胭 又作咽同一千反胭喉也北人名頸為胭

劑齎 音皮下又作涑同子禮反廣雅劑剃也齎漉也謂搦出汁也炘曰又作涑之涑當作洓齎與沸通見類篇涑字不當有子禮反之音也

饗受 又作享同虛仰反歆享也謂神食氣也亦獻也歆虛歆反

俱臻 側巾反爾雅臻至也

歡娛 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疑區反說文娛樂也言皆有樂也

第三十二卷

烏施羅 本草名也形如此土細辛其體極冷

剋勝 又作克同口得反字林林剋能也剋亦勝也

藤 徒登反廣雅藤葛也今呼如葛蔓莚者為藤

率土 所律反爾雅率自也循也

第三十三卷

夷悅 余之反說文夷平也明也常也悅樂也

所瀹 又作爚鬻汋三形同臾灼反通俗文以湯煑物

曰瀹廣雅瀹湯也謂湯內出之也江東受瀹爲煠煠音助甲反炘曰說文瀹漬也爚火飛也一曰爇也鬻內肉及菜湯中薄出之汋激水聲也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瀱汋四字解各不同而瀹爚鬻三義差可比附玉篇瀹煮也內肉湯中而出也鬻訓與說文同是瀹鬻可通矣爚訓電光也汋字無訓廣韻鬻瀹同爚煜燿光又爓爚光皃汋瀱汋爚汋通瀹未知所本然爚有爇解義猶相近汋則相去遠矣

不肖 私妙反小爾雅不肖不似也言骨肉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厭禱 於冉反下部導反字苑厭眠內不祥謂停惡之類也字從肉小聲也伏合人心曰厭說文告事求請曰禱謂請於鬼神也

制作 之世反製裁製也制斷之也說文作利

菴沒羅 舊言菴磨羅亦作阿摩勒皆訛也葉如小棗果如胡桃其味酸而且甜堪入藥分也

主宰 祖待反禮記宰夫爲獻主謂主膳食之官也

擅立 市戰反廣雅擅專也專已自爲也

專已 之縁反專猶自是也事壹也任也

第三十四卷

屋宇 古文寓籀文㝢同于甫反說文宇屋邊簷也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於國則四陲爲宇炘曰宇籀文從禹作寓見說文此云古文寓郎寓之誤又云籀文㝢不知所本說文宇屋邊也小一簷字脫文也

人捦 又作鈙襟二形釋名作擒同巨金反捦急持也持匈也炘曰說文捦急持衣裣也或從禁作襟鈙持也讀若琴玉篇捦急持衣袊行也襟同廣韻捦急持也捦擒同四字訓皆相近可通用也

捶撻 又作箠同之蘂反下古文教同他達反廣雅捶撻擊也炘曰說文捶以杖擊也箠擊馬也據此則箠人當從捶箠馬當從箠矣然二字通用已久說文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古文作䪥周書曰達以記之集韻云撻古作教

壃界 居良反壃境也亦界也爾雅壃陲也壃埸在外陲也

模放 又作摹同莫胡反小爾雅模法也謂規形曰模亦模取像也炘曰說文模法也摹規也本二字義近相逼也

第三十五卷

評論皮柄反字書評訂也訂平議也訂音唐頂反　為挫祖卧反說文挫摧也謂折其鋒也挫折也

匈襟居今反說文襟衽也聲類云交領者也　怳忽虛往反漢書音義曰怳忽眼亂也似有無也虛妄見也

第三十七卷

耶舍此云譽謂名譽也　蘇陀夷舊言須陀耶此云其起　大生主舊言摩訶波闍翻為大愛道者是也　迄今虛訖反爾雅迄至也　無乏扶法反暫無名乏闕少也反可為叵反正為乏字意也

第三十八卷

婆雌子部婆 音蒲賀反云犢子部舊名跋私弗多羅上古仙人名跋私其母是此仙人種故姓跋私有羅漢是此女人之子從母作名說一切有部中出也

矩摩邏多 俱禹反亦作鳩摩此云童首爲諸童子中爲一首也

嗢多羅僧 烏沒反舊云鬱多羅亦云郁多羅此云上着衣此謂常著衣中最在上也

喬荅彌 舊言憍曇彌或作瞿夷訛也此云女十二遊經云明女

博戲 古文簙同補莫反方言博或謂之棊說文簙局戲也六著十二棊古者烏曹作簙簙亦著名也

麴糵 魚列反說文牙米也謂漬穀麥等生芽者也炘曰糵當作糵說文糵牙米也從米辥聲

醞釀 於問反下女亮反說文醞作酒曰釀母也釀頭也炘曰說文醞釀也釀醞也作酒曰釀此引欠分晰

第三十九卷

詬讟 徒木反左傳民無詬讟杜預曰讟誹也廣雅讟惡也方言讟痛也

深㥲 古文作寒邃二形籀

文作𠍕今作愆同去連反說文過也炘曰僁說文本作愆或從寒省作𡩁籒文作𠍕玉篇僁同愆俗集韻遻與愆同𡩁篆本作𢡃說文別自𢡃字解曰實也虞書剛而𢡃唐韻先則切今書𢡃𡩁不分矣

第四十卷

山澤直格反水聚曰澤釋名云兖州人謂澤爲掌言水渟處如掌中也

第四十一卷

媒媾孤候反白虎通曰媾厚也重婚曰媾**無辜**古胡反爾雅辜罪也**扼腕**又作搹同於責反說文扼把也盈手曰扼廣雅扼持也史記扼腕以言是也**用暢**勑亮反廣雅暢達也明也**揮刀**許歸反說文揮奮也振訊也**吸水**古文噏歙二形同義及反廣雅吸飲也氣息引入也炘曰說文吸內息也歙縮鼻也本二字歙非吸古文也廣韻吸噏同亦不通歙玉篇引詩載吸其舌今作翕蓋吸翕歙噏皆以音近

相通假也

第四十二卷

呪詛 又作祝說文作詶同之授反詶詛也下古文禮同側據反釋名云祝囑也以善惡之辭相囑著也詛也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炘曰說文祝祭主贊詞者詶譸也詛詶也此引誤詶古與祝通詩大雅侯作侯祝傳云祝詛是也廣韻祝詛作呪詛本戰國策許綰爲我呪是也禮爲詛古文見漢書劉屈氂傳云屈氂復坐祝禮要斬是也

第四十三卷

迦栗沙鉢拏 又作迦理沙般拏拏音女家反鉢拏此云銅錢十六鉢拏爲一家利沙鉢拏

陋訥 陋醜畏也亦小也下古文吶同奴骨反訥遲鈍也說文訥難也炘曰史記李將軍傳廣訥口少言漢書作

吶故爲訥古文也 室利毱多此云吉祥護舊言尸利毱多訛也

第四十四卷

梅怛麗藥都達反此云慈即舊云慈氏者也慈有二因緣一值慈佛發心二初得慈心三昧因以名焉言彌勒或云梅伭黎並訛也 罕聞呼旱反罕希也爾雅希寡尠罕字從干從罔星衍曰罕說文從网干聲

第四十五卷

拘枳羅鳥居爾反或作拘耆羅此云好聲鳥也

第四十六卷

客館又作舘同古玩反客舍也周禮五十里館館有委積以待朝聘之客亮吉曰館作舘者俗字 那

地迦城此云鳴或云河主城名也郡市迦林此云麤布袋林名也藍博迦經此言作動經

第四十八卷

珊若娑病桑干反此云廢風病發不起者也寶玩古文貦同五喚反字林玩弄也廣雅玩好也忻曰玩弄之解見說文又云或從貝作貦也

第五十一卷

愚戇都絳反說文愚癡也戇愚鈍也於塊古文甴同苦對反甴結土也土塊也忻曰塊說文本作甴解云墣也或從鬼作塊愚蒙又作朦同莫公反蒙謂蒙覆不明也忻曰說文冡覆也蒙王女也朦童朦也三字義別然童朦之朦易蒙卦作蒙春秋昭十三年左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則蒙又借為冡覆之

家矣蓋皆以音同互用也

第五十二卷

名鑒又作鑑同古鑱反廣雅鑒炤燿也鑒所以察形學衍曰鑒說文本作鑑解云大盆也一曰鑑珠可以取明水於月作鑒者隸書破體字

詭設居毀反詐不實也亦相欺也

誇誕苦華反下徒亶反通俗文自矜曰誇論法曰華而無實曰誇誕謾也欺也不實大也

第五十三卷

憩無又作愒蒼頡篇作憩同祛例反爾雅憩息也

鑽燧又作鐆同辭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改火是也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名也炘曰玉篇燧以取火於日亦作鐆遂㷡同說文鐩陽鐩也䥯塞上亭守㷡火者篆文省作㷡鐩㷡解本不同玉篇乃合為一也

波濤徒勞反三蒼大波為濤也

伺求相慈先吏

二反字林伺候也伺察也

苐五十四卷

熙怡 虛之反下與之反說文熙怡和悅也方言怡喜也湘潭之閒曰紛熙或云熙怡也 **耽話** 籒文作譮古文作䛡誠二形同胡快反聲類云話訛言也廣雅話調也謂調戲也 **很戾** 胡墾反下力計反很違也戾曲也字從彳艮聲 **狻猊** 先桓反下五奚反郎師子也出西域爾雅狻猊如䖘猫食虎豹穆天子傳狻猊走五百里是也䖘音仕板反 **眵垢** 充尸反說文蔑兜眵蔑音莫結反坧曰說文眵目傷眥也一曰瞢兜蔑目眵也與此引異 **齘齒** 下界反說文齘相切也三蒼鳴齒也 **身矬** 才戈反廣雅矬短也通俗文株儒曰矬 **誇衒** 古文眩衒二形同胡麵公縣二反說文衒行且賣也亮吉曰衒說文本作衙或作衒也 **徇名** 辭俊反蒼頡篇徇求也廣雅徇營也 **抆拭** 武粉反下舒翼反廣雅抆拭也振也爾雅拭清

也言校拭所以爲清絜也

第五十五卷

侮蔑 古文侮同亡府反廣雅侮輕也說文侮慯也謂輕慯忻曰說文侮傷也古文從母作侮此引誤也又說文傷輕也此輕傷從心亦誤

第五十七卷

俱祉羅 隻里反舊言摩訶俱絺羅此云大膝膝骨大故也卽舍利子舅長爪梵志也

第五十八卷

屏氣 俾領反屏蔽也隱也藏也蔽也

脇尊者 虛業反卽付法藏中波奢比邱常坐者也此人曾生脇不著地因以名焉

第五十九卷

規度又作頍同九吹反下徒各反規求也計也規模也世本倕作規矩規規圓也矩方也字從夫從見言丈夫之見必合規矩炘曰說文規有法度也從夫從見此解字義不知所本又通作巂曲禮立視五巂鄭注巂猶規也謂論轉之度故子巂鳥亦作子規也又作頍似誤說文頍舉頭也從頁頍聲字與缺通見詩小雅及士冠禮注音義皆與規無涉

洄澓胡瓌反下扶福反三蒼洄水轉澓亦洄水深也

狎惡古文虛同胡甲反狎近也廣雅狎習也謂近而狎之習而行之也炘曰說文狎犬可習也玉篇狎易也近也習也狹同狎今為闖狹虛今作狎狎

薄矩羅俱禹反舊言薄俱羅此云善容持一不殺戒得五不死者也

涎洟諸書作次湊唌涎四形同詳延反字林慕欲口液也亦小兒唾也炘曰涎說文本作次解云慕欲口液也或從保作保擯文作㳄廣韻次涎同唌說文語唌歎也與涎相通未知所本

斑駁又作辮同補蠻反蒼頡篇斑文

也雜色爲斑也炘曰說文本作辬解云駁文也廣韻斑同辬

黧黯 音力奚反下於斬反通俗文斑黑謂之黧黯

笑睇 徒計反纂文顧視曰睇睇亦傾視也禮記不能睇視是也

憺怕 徒濫反下匹白反說文憺安也怕靜也亦無爲自得也

第六十卷

槖囊 埤蒼作韛東觀漢記作排同皮拜反今治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剩辩 食證反剩猶因也

剩脛踝 古文脛同胡定反字林脚胻也釋名脛莖也直而長如物莖也

一尋 似林反小爾雅四尺爲仞倍仞曰尋倍尋曰常方言尋常也

唯局 衢玉反從也小爾雅局近也爾雅局分也部分也字從口在尺下

第六十二卷

可廁 測冀反廣雅廁閒也蒼頡篇廁次也雜也

第六十六卷

嗢達洛迦曷邏摩此云極喜考量枯老反考謂質覈之也考校也

第六十七卷

魑魅又作䰡魑䰠魅四形同來知反下又作魆鬽二形同莫冀反說文老物精也通俗文山澤怪謂之魑鬽忻曰說文無魑字或即离字又蛧蜽之字皆從虫當即借用螭字也徐鉉新附有魑字魅當作魑見奇字韻䰠魅並見篇海魅當作魑玉篇魅魑鬽之類也說文魅厲鬼也集韻音摛四字俗皆與魑通魅說文本作鬽從鬼彡彡鬼毛或從未聲作魅古文作臬籒文從彖頁從尾省聲作彔魅見玉篇無訓字書云即彪字

沖虛說文作盅同除隆反字書沖虛也中也忻曰盅當作盅說文云器虛也老子曰通盅而用之

第六十八卷

自刎 古文歾同亡粉反字略云斷首曰刎刎割也通俗文自刻曰刎也炘曰說文歾卽殁字與刎刭之刎不同此云歾為古文刎誤也 庸愚 臾鍾反庸謂常愚痴者也

第六十九卷

巨富 其呂反小爾雅巨大也方言齊魯之閒謂大為巨 匪宜 跌斐反詩云匪來貿絲傳曰匪非也

傅藥 方務反附也謂塗附也方言凡飯藥傅藥而毒刺是也 萌芽 古文氓同麥耕反廣雅萌始也萌亦冥昧皃也炘曰萌與氓通見管子山國軌謂高田之萌曰云云又戰國策施及萌隸皆以萌為氓也

第七十卷

眇然 忙紹反眇眇遠也亦深大也 稽遲 古奚反說文留止曰稽

第七十三卷

揭地羅　去謁反舊言佉陀羅本名也

第七十四卷

孳産　子思反方言東楚之閒凡人畜乳而雙産謂之釐孳下所限反生其種曰産說文産生也　朝貢　古弄反貢薦也廣雅貢上也

第七十五卷

貿易　莫候反小爾雅貿交易也三蒼貿換易也　擯黜　又作絀同恥律反廣雅黜去也亦放也退也炘曰說文黜貶下也絀絳也二字異解禮王制云不孝者君絀以爵是黜絀相通也　驍健　古堯反廣雅驍亦健也勇急也說文驍良馬也　懷孕　古文䙍同移證反含實曰孕三蒼孕懷子也廣雅孕娠也字從子從乃炘曰孕古文作䙍見玉篇

第七十六卷

火蝩之容反今江北通謂螽蝗之類曰蝩亦曰簸蝩一名螽蟿一名蚣蝑俗名舂黍蚣音思容反蝑音思與

逝多時制反此云戰勝是俱薩羅國波斯匿王之子反逝多也太子誕生之日王破賊軍內官聞奏因以名也舊云祇陀或云移多亦言祇洹皆訛也移音是奚反

第七十九卷

砂磧七亦反水中沙灘也說文水渚有石曰磧灘音他丹反

第八十卷

奢侈昌是反侈亦奢泰也

痆斯女黠反國名也舊言波羅柰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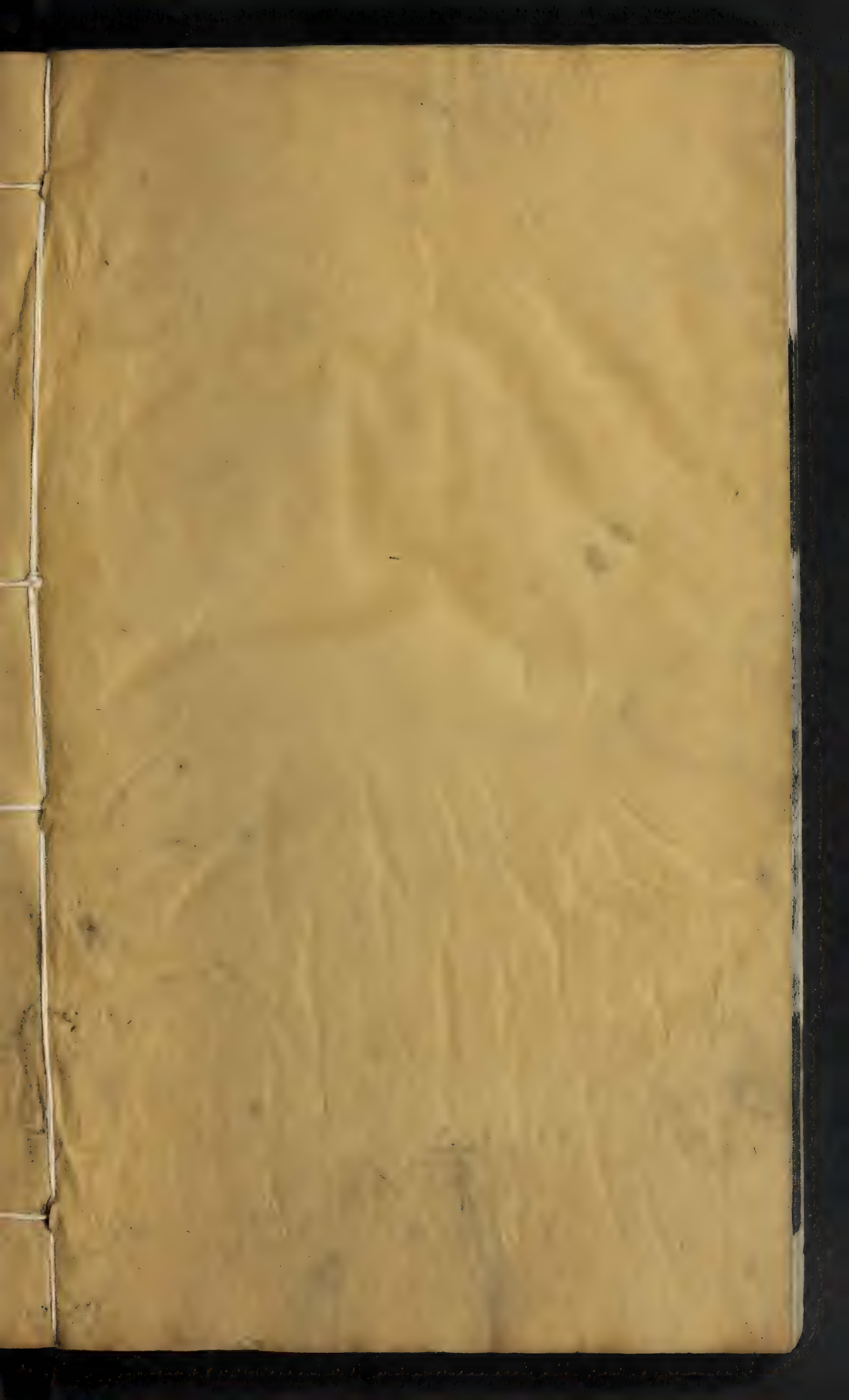
僕隸蒲卜反下力計反廣雅僮僕役使也僕附也從於人也周禮男子入于罪隸鄭衆曰隸奴也賤也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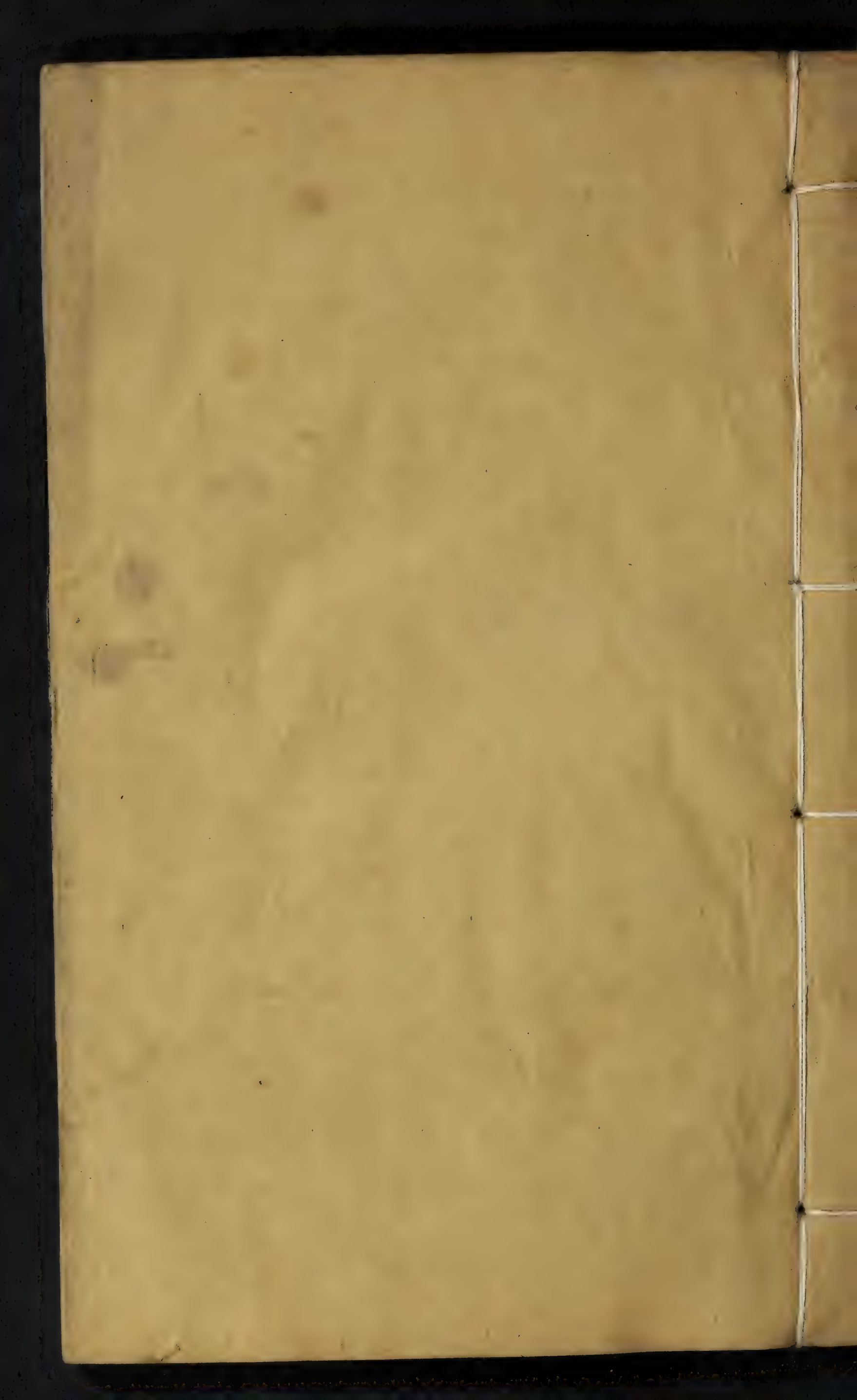
求睛又作腥姓二形

同自盈反聲類云雨止日晴晴亦精明也

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十五







海以齋藏板

古史輯要

道光乙巳年夏鐫

帝統歌

三皇

盤古天地人三皇。有巢燧人制作彰。

五帝

伏羲以下三十世。繫傳推尊惟五帝。羲農黃帝并

堯舜功德巍巍垂萬禩。

夏

十七帝　共四百五十八年

禹啟太康仲康立。帝相少康杼槐繼。芒泄不降扃

廑傳孔甲皐發履癸畢。

商

二十八帝　共六百四十四年

成湯太甲及沃丁太庚小甲雍己承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繼沃甲祖丁南庚立陽甲盤庚及小辛小乙武丁祖庚建祖甲廩辛次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紂二十八帝商紀終

周

三十七帝　共八百七十三年

自武王起

文武成康稱盛世昭穆恭懿孝夷厲宣王中興幽平桓莊釐惠襄頃匡繼定簡靈景悼敬元貞定哀思考威烈安烈顯逮愼靚王赧至東周君始絶

列國

列國之時首秦楚燕魏趙韓齊爲伍。

二帝　共十五年　自始皇起

秦

秦之興也維莊襄。始皇吞并二世亡。

漢東漢後漢

西漢十三帝　東漢十二帝　後漢二帝　共二十七帝　西漢三百十一年　東漢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四十三年　共四百五十年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短祚年。孺子淮陽遭賊莽。光武中興明章傳。和殤安順冲質續。桓靈至獻。操逆天。三國分爭昭烈正。後帝偏安漢祀延。

晉

西晉四帝　東晉十一帝　共十五帝　西晉五十二年　東晉一百四年　共一百五十六年

晉武惠懷愍元帝。明成康穆哀帝奕。簡文孝武及安恭。兩晉共傳十五世。

南北朝宋齊梁陳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

宋武少文孝武帝。廢明蒼梧順不嗣。八帝共六十年

齊高武鬱海明東。和帝七世齊祚終。七帝共二十四年

梁之高祖曰武帝。簡文元敬後宣世。六帝共九十九年

陳武文帝臨海宣。世系終於後主年。五帝共三十三年

北魏附紀自宋始東西相繼至梁止北齊附梁終

於陳北周附陳隋乃已

隋

三帝　共三十八年

隋文得統畀煬帝廢墜之餘恭莫繼

唐

二十帝　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太宗高中睿明皇肅代德順繼憲穆敬文武

宣懿僖昭昭宣二十帝　舊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

後梁太祖與均王　二帝　共十七年

後唐莊明閔廢亡。　四帝　共十四年

後晉高祖出乃畢。　二帝　共十一年

後漢高祖續隱帝。　二帝　共四年

後周太祖傳世宗恭帝一年五代終。　三帝　共十年

宋

北宋九帝　南宋九帝　共十八帝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一百五十二年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以後徽欽行南渡高孝傳光寧理度恭端帝昺傾。　舊九帝　共二百一十九年

遼

太祖建極後唐初。太宗之下世穆書。景聖興宗道宗。繼天祚式微國乃除。

十帝　共一百二十年

金

太祖滅遼太宗治。北宋淪亡熙宗立。廢帝世章衛紹王。宣宗哀宗及末帝。

十四帝　共一百六十五年

元

太祖太宗定憲繼。世祖定鼎四海一。成武仁英泰定傳。明文寧順十四世。

十六帝　共二百七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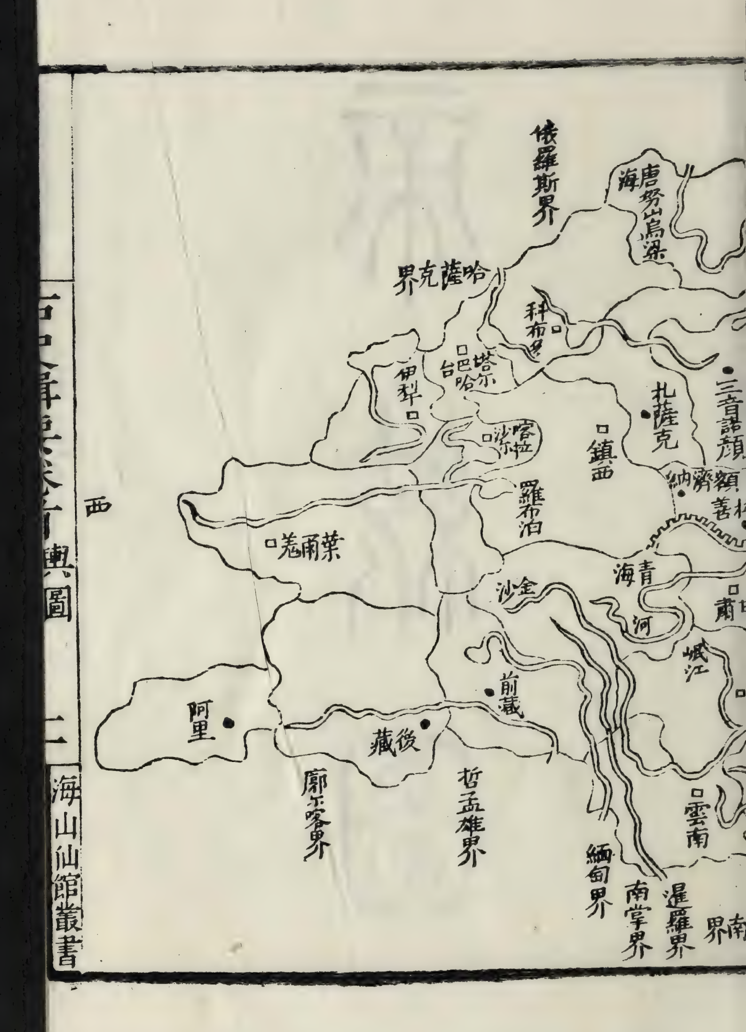
明

太祖之孫建文年。成祖靖難付仁宣。英景憲孝武
世穆神光熹愍十六傳。

皇輿全圖



俄羅斯界
海
黑龍
嫩江
黑龍江
混同江
海
土謝圖
車臣
內蒙古東四盟
內蒙古西二盟
吉林
松花
圖們江
京師
河
盛京
鴨綠江
直隸
山西
山東
朝鮮
東
海
陝西
河南
安徽
江蘇
湖北
浙江
海
湖南
貴州
江西
福建
廣西
廣東
臺
瓊
海


俄羅斯界
唐努山烏梁海
哈薩克界
科布多
塔爾巴哈台
伊犁
喀拉沙爾
鎮西
札薩克
三音諾顏
額濟納
羅布泊
西
葉爾羌
青海
金沙
河
岷江
前藏
後藏
阿里
廓爾喀界
哲孟雄界
緬甸界
南掌界
暹羅界
雲南

帝統圖

天皇
地皇
人皇
伏羲
神農
黄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夏
大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皋
帝發
履癸

商

成湯 ─ 太甲 ─ 沃丁 ─ 太庚 ─ 小甲 ─ 雍己 ─ 太戊

仲丁 ─ 外壬 ─ 河亶甲 ─ 祖乙 ─ 祖辛 ─ 沃甲 ─ 祖丁

南庚 ─ 陽甲 ─ 盤庚 ─ 小辛 ─ 小乙 ─ 武丁 ─ 祖庚

祖甲 ─ 廩辛 ─ 庚丁 ─ 武乙 ─ 太丁 ─ 帝乙 ─ 紂

周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恭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魯衛鄭晉齊滕
曹許燕秦楚蔡
宋杞陳薛吳莒

東周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 貞定王 — 哀王 — 思王 — 考王 — 威烈王 — 安王 — 烈王

顯王 — 慎靚王 — 赧王 — 東周君

齊 楚 燕

趙 韓 魏

秦

秦

始皇 — 二世

漢

高祖 — 惠帝 — 文帝 — 景帝 — 武帝 — 昭帝

武帝：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昭帝：始元 元鳳 元平

宣帝 — 元帝 — 成帝 — 哀帝 — 平帝 — 孺子嬰 — 淮陽王

宣帝：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成帝：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建平 元壽

平帝：元始

新

東漢

- 光武帝　建武　中元
- 明帝　永平
- 章帝　建初　元和　章和
- 和帝　永元　元興
- 殤帝　延平
- 安帝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光　延光
- 順帝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 沖帝　永嘉
- 質帝　本初
- 桓帝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 靈帝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 獻帝　初平　興平　建安

後漢

- 昭烈帝　章武
- 後帝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魏

- 文帝　黃初
- 明帝　太和　青龍　景初
- 廢帝　正始　嘉平
- 弒帝　正元　甘露
- 元帝　景元　咸熙

吳

- 大帝　黃龍　嘉禾　赤烏　太元
- 會稽王　建興　五鳳　太平
- 景帝　永安
- 烏程侯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凰　天冊　天璽　天紀

晉

- 武帝　泰始　咸寧　太康
- 惠帝　永熙　永平　元康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光熙
- 懷帝　永嘉
- 愍帝　建興

東晉

- 元帝　太興　永昌
- 明帝　太寧
- 成帝　咸和　咸康
- 康帝　建元
- 穆帝　永和　升平
- 哀帝　隆和　興寧
- 帝奕　太和
- 簡文帝　咸安
- 孝武帝　寧康　太元
- 安帝　隆安　元興　義熙
- 恭帝　元熙

漢

前趙
後趙
前燕
前秦
後燕

南燕
後秦
前涼
後涼
西秦

南涼
西燕
北涼
西涼
北燕
大夏

宋

武帝 永初
少帝 景平 廢爲營陽王
文帝 元嘉
孝武帝 孝建 大明
廢帝 景和 永光
明帝 義嘉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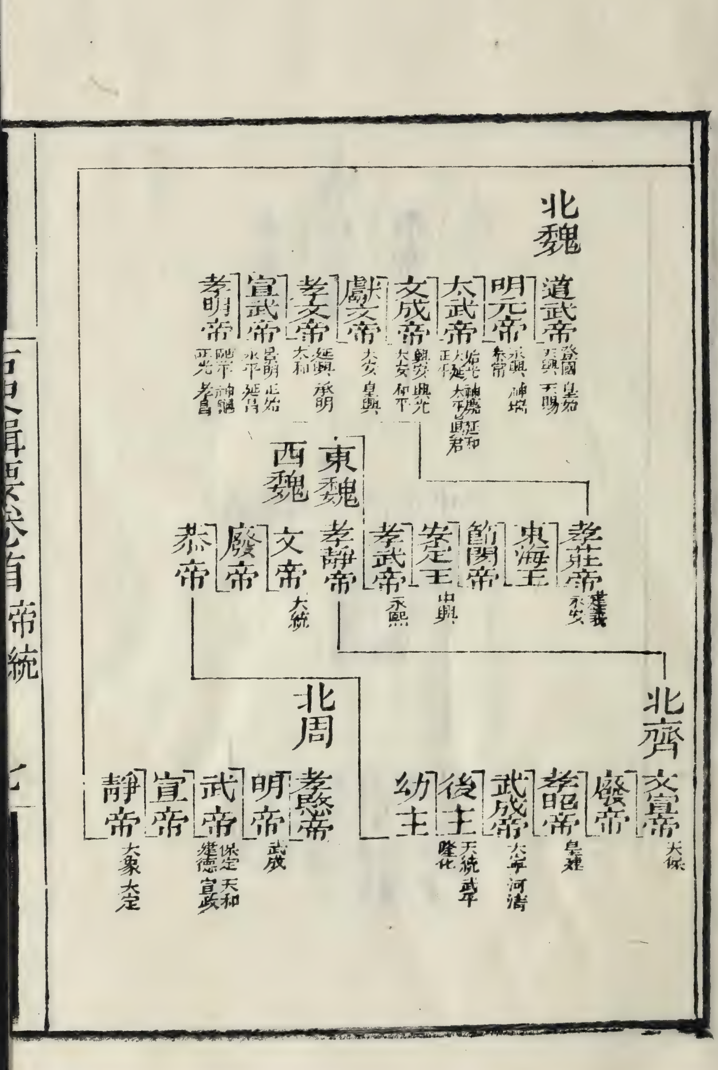
高帝 建元
武帝 永明
鬱林王 隆昌
海陵王 延興
明帝 建武 永泰
東昏侯 永元
和帝 中興

梁

武帝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淸
簡文帝 大寶
元帝 承聖
敬帝 紹泰
附蕭宣帝 大定
世宗 天保

陳

武帝 永定
文帝 天嘉 天康
臨海王 光大
宣帝 太建
後主 至德 禎明


北魏
道武帝 登國 皇始 天興 天賜
明元帝 永興 神瑞 泰常
太武帝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文成帝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獻文帝 天安 皇興
孝文帝 延興 承明 太和
宣武帝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孝明帝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孝莊帝 建義 永安
東海王
節閔帝
安定王 中興
孝武帝 永熙
東魏
孝靜帝
西魏
文帝 大統
廢帝
恭帝
北齊
文宣帝 天保
廢帝
孝昭帝 皇建
武成帝 太寧 河清
後主 天統 武平 隆化
幼主
北周
孝閔帝
明帝 武成
武帝 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
宣帝 大象
靜帝 大定

隋

文帝 開皇 仁壽

煬帝 大業

恭帝

唐

高祖 武德

太宗 貞觀

高宗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附武后

中宗 神龍 景龍

睿宗 景雲 太極 延和

明宗 開元 天寶

肅宗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 永貞
憲宗 元和
穆宗 長慶

敬宗 寶曆
文宗 太和 開成
武宗 會昌
宣宗 大中

懿宗 咸通
僖宗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帝

後梁
- 太祖　開平　乾化
- 均王　貞明　龍德

後唐
- 莊宗　同光
- 明宗　天成　長興
- 閔宗　應順
- 廢帝　清泰

後晉
- 高祖　天福
- 出帝　開運

後漢
- 高祖　乾祐
- 隱帝

後周
- 太祖　廣順
- 世宗　顯德
- 恭帝

岐　吳　蜀　閩　楚　吳越　湖南

南漢　北漢　南唐　後蜀　荊南

宋

太祖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 治平

神宗 熙寧 元豐

哲宗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 靖康

南宋

高宗 建炎 紹興

孝宗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 紹熙

寧宗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度宗 咸淳

恭宗 德祐

端宗 景炎

帝昺 祥興

遼太祖 天顯

太宗 天顯 會同 大同

世宗 天祿

穆宗 應曆

景宗 保寧 乾亨

聖宗 統和 開泰 太平

興宗 景福 重熙

道宗 清寧 大康 大安 壽隆

天祚 乾統 保大

金太祖 收國 天輔

太宗 天會 天眷

熙宗 天會 皇統

廢帝 天德

世宗 大定

章宗 明昌 承安 大和

衛紹王 大安 至寧

宣宗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 正大 天興

末帝

夏

元

太祖（法天啓運聖武）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中統 至元）
成宗（元貞 大德）
武宗（至大）
仁宗（皇慶 延祐）
英宗（至治）

泰定帝（泰定 致和）
明宗
文宗（天曆 至順）
寧宗
順帝（元統 至元 至正）

明

太祖 洪武 — 建文 — 成祖 永樂 — 仁宗 洪熙

宣宗 宣德 — 英宗 正統 復辟改元天順 — 景帝 景泰 — 憲宗 成化

孝宗 弘治 — 武宗 正德 — 世宗 嘉靖 — 穆宗 隆慶

神宗 萬曆 — 光宗 泰昌 — 熹宗 天啓 — 愍帝 崇禎

上附論題

首出御世

爰定三辰

古史輯要卷一

○混沌紀

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所始。混沌初分。首出御世。

○三皇紀 漢史。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恐非。按諸史並以天地人爲三皇。取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之義較確。

天皇氏號天靈。繼盤古御世。兄弟十三人。各萬八千歲。時民風沕穆。居不知所在。行不知所之。飢就食。渴就飲。悶悶然如人之方孩。獸之適野耳。

地皇氏繼天皇御世。兄弟十一人。各萬八千歲。爰定三

政教所自始

茹毛飲血

辰以別日月。

人皇氏繼地皇御世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區分天下爲九各御一區爲政教所自始。

○五帝紀漢史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恐非按諸史並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且全史自三皇至舜中間相繼御世不下八十餘氏獨紀五帝者以其治功最著耳。

有巢氏古民穴居患禽獸帝搆木爲巢令民居之以避其害。

燧人氏古茹毛飲血民未知烹帝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教之鑽木取火以爲烹○作結繩之政立傳

遂皇有四佐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敎之臺而民以遂故又號遂皇○有佐四而相道由立矣。

伏羲氏風姓號太昊都宛邱今陳州百一十五年帝母居華胥今藍田縣之渚履巨人跡娠帝○以木德王作網罟以佃漁用充庖廚供犧牲又名庖犧氏○因河圖畫八卦衍六十有四爲萬世文字祖○造書契制有六一象形二會意三指事四假借五轉註六諧聲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古民野合知有母不知有父帝始以儷皮爲禮定婚娶○作荒樂歌扶徠斷桐爲二十七絃之琴曰離

煉石補天
斷鼇立極

教民樹藝五
穀
始立醫藥方
書

徽絙桑爲二十六絃之瑟○以龍紀官後神農火紀官黃帝雲紀官少昊鳥紀官本此

女媧氏少昊弟時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補天斷鼇足撐地

神農氏姜姓號炎帝又烈山伊耆二氏都曲阜百四十年以火德王制耒耜教民耕○遍味草木以察寒溫平熱之性辨君臣佐使之義立方書療民疾○日中爲市使民知貿易

有熊氏公孫姓又姬姓號黃帝名軒轅百年始畫野得百里之區萬立步

得六相而天地治

占斗綱所建作甲子

定畝以制民產○得相六而天地治蚩尤明天道太常察地理蒼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風后辨西方后土辨北方○古民視花木開謝爲春秋至是始定干支造甲子甲閼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彊圉戊著雍己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元默癸昭陽子困敦丑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協洽申涒灘酉作噩戌閹茂亥大淵獻命容成造周天及調歷伶倫造律呂太容作咸池之樂隸首作算數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共鼓造舟楫邑夷造車輪岐伯作內經雷公究息脈妃西陵氏教民蠶而一切宮室服食之制畢舉時諸侯相侵帝治

鳳巢阿閣
屈軼生廷

兵殺蚩尤于涿鹿（今涿州）爲後世征伐始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鳳巢阿閣麟遊于苑時廷有草見佞輒指之名曰屈軼

學人每稱堯舜爲文明按此則黃帝實開之

金天氏（黃帝子己姓名摯號少昊都曲阜八十四年）以金德王能修太昊政故名帝母感大星如虹生帝樂曰大淵

高陽氏（黃帝孫號顓頊都帝邱今濮陽七十八年）帝母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遂以水德王時九黎以神怪惑天下帝戮之始造曆以孟春月爲歲首故又號曆宗樂曰

赤龍飛燕之祥
堯仁如天
微服遊康衢

承雲。

高辛氏 少昊孫。名夋。號嚳。都亳。今偃師縣。七十年。帝四妃。長姜嫄。與帝祀天生稷。次慶都。有赤龍祥。孕十四月生堯。次簡狄。有飛燕祥生契。樂曰九招

陶唐氏 嚳子。名堯。都平陽。今晉州。二百年。帝仁如天。智如神。就如日。望如雲。茅茨不翦。素題不枅。大路不畫。太羹不和。土簋爲飯。布衣以臨。衣履不敝盡不更。治世五十載。萬邦協和。帝微服遊康衢。有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歌曰。日

華封三祝

三年成都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及觀華封。民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按外紀堯欲禪位許由。許由曰。汚吾耳。往水洗之。適巢父飲牛于下流。遂牽去。曰。恐汚吾牛口也。後許由隱箕山終。又堯時紀十日並出。焦枯禾稼。命羿射去其九。說皆不經。姑存之。

有虞氏姚姓。黃帝八代孫。都蒲阪。五十年。帝父瞽瞍惑于後娶。并少子象。嘗欲殺舜。舜烝烝乂。不格姦。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所居三年成都。自是元德升聞。時堯以子丹朱不肖。求可代己者。四岳皆舉舜。堯乃歷試以艱。使之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舉舜登庸

八愷八元

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立爲相。堯崩。諸侯推舜。即位。以土德王。廣求賢自輔。命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皐陶爲士。垂爲共工也。理共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名九官。時高陽氏有才子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元。胥舉用之。又帝鴻氏有不才子渾沌。即驩兜少昊氏有不才子窮奇。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檮杌。即鯀縉雲氏有不才子饕餮。即三苗是爲四凶。胥誅戮之〇立誹謗之木。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樂曰韶。重黎欲增典樂者。帝曰一夔足矣。○鳳來儀。景星出。慶雲興。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諸侯推禹即位。

夏紀　姒姓。黃帝孫。鯀之後。都安邑。今平陽。凡十有七君。得年四百五十有八。

大禹　鯀子。二十七年。以金德王。帝聲為律。身為度。初受命治水。痛父功不成被誅。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開九州。度九山。通九道。而四隩可居。○懸器以招言曰。教寡

解慍阜財

一夔足矣

聲律身度

鼓鞀求諫
一饋十起
下車泣罪
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
生寄死歸
鑄鼎以象九州

人道者擊鼓。告事者鐸。諭以義者鐘。語以憂者磬。訟獄者鞀。每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出見罪人下車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各自爲其心。寡人痛之。○南巡濟江。有龍負舟。帝曰。生寄也。死歸也。視龍蝘蜓耳。何懼焉。會諸侯于塗山。今懷遠縣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之。○鑄九鼎以象九州。時天雨金三日。樂曰大夏。

帝啓 禹子。九年。時有扈氏不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滅之。

太康 啓子。二十九年。荒於獵。十旬弗歸。其相后羿距之于河。弗

一成一旅
修德以收民

許歸而立仲康。

仲康太康弟十三年。羿爲相時羲和亂於酒亦羿黨也王命允侯征之

帝相仲康子。二十七年。羿逐王帝邱篡位羿臣寒浞殺羿及王代之王后緡方娠奔有仍后母家也生少康

少康相子。二十八年。王居有仍田一成十里衆一旅修德以收夏民時夏舊臣靡舉兵滅浞而迎少康

帝杼少康子。十七年。帝槐杼子。二十六年。帝芒槐子。十八年。帝泄芒子。十六年。

帝不降泄子。五十九年。帝扃不降弟。二十一年。帝廑扃子。二十一年。

劉累豢龍

肉山酒池

孔甲不降子。三十一年。好鬼神。時天降雌雄二龍。劉累善擾龍。命豢之。後雌死。累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亡去。

帝皐孔甲子。十一年。帝發皐子。十三年。

履癸發子。名桀。五十二年。力能申鐵鉤索。有施氏以妹喜進。桀寵之。為瓊室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運船。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供妹喜之樂。湯放于南巢而死。

○商紀子姓。契之後。都亳。今歸德州。後盤庚改號殷。凡二十有八君。得年六百四十有四。

成湯契十三世孫。名天乙。十三年。初桀殺直臣龍逢。湯諫之。桀怒。囚

成湯解網

湯德及禽獸

湯以六事自責

于夏臺。已而得釋。出見人張四面網。爲解其三。止置一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上下者上下。聽不用命者入耳。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大旱七年。太史請以人禱。曰吾所禱爲民耳。若以人。請自當。遂翦髪斷爪。身禦白茅。爲犧牲。狀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里。以莊山之金鑄幣。濟民。樂曰大濩。

太甲 湯孫。三十三年。

沃丁 太甲子。二十九年。

太庚 沃丁弟。二十五年。

桑拱于朝

小甲太庚子。十七年。雍己小甲弟。十七年。
太戊雍己弟。七十五年。亳有桑生于朝。至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三日而桑死。○三年。四夷重譯至者七十六國。重復曰重。傳四夷之言曰譯。
仲丁太戊子。十三年。外壬仲丁弟。十五年。河亶甲外壬弟。九年。祖乙河亶子。十九年。
祖辛祖乙子。十六年。
沃甲祖辛弟。十五年。祖丁祖辛子。十二年。南庚沃甲子。二十五年。陽甲祖丁子。七年。
盤庚陽甲弟。二十八年。初河屢決。都亦屢遷。至是又決。乃作誥

夢帝賚良弼
雉升鼎而雊

諭民復都亳。改號殷。而商復興。

小辛 盤庚弟二十八年。小乙 小辛弟二十八年

武丁 小乙子。號高宗。五十九年。恭默思道夢上帝賚良弼。乃繪形旁求天下。得傳說于版築。立爲相。○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鳴也 夷人重譯來朝。獨鬼方不廷。伐之三年乃克商道中興。

祖庚 武丁子。七年。祖甲 祖庚弟。十三年。廩辛 祖甲子。六年。庚丁 祖甲次子。二十三年

武乙 庚丁子。四年。爲木偶人。號曰天神。令人與搏。不勝。戮之。

拒諫飾非

象箸玉盃

伐有蘇獲妲己

宮中爲長夜飲

○爲革囊盛血。仰射之。曰射天。○獵于渭。雷震死。

太丁 武乙子。三年。

帝乙 太丁子。三十年。帝三子。長微子啓。爲庶。生季受辛。乃嫡也。辛母知其暴。不可立。請立啓。太史爭之。曰有嫡不可立庶。乃立受辛。 辛母可謂賢矣。商祚之斬。非太史諫之歟。

紂 帝乙子。名受。辛。二十二年。才力過人。智足飾非。言足拒諫。視天下皆出己下。○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伐有蘇氏。以妲己獻。王寵甚。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宮中九市。爲長夜飲。○以周侯昌。九侯。鄂侯。爲

一物足以釋西伯獻地請除炮烙之刑

聖人心有七竅

麥秀之歌

三公九侯進女于王女不喜淫殺女及九侯鄂侯爭之亦被殺周侯聞而歎崇侯虎言之王遂囚周侯于羑里散宜生以美女獻王王曰此一物足釋西伯乃釋囚○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造鹿臺以聚財鉅橋以貯粟比干諫之王怒曰渠自謂聖矣聞聖人之心七竅遂剖以視其心○西伯發舉兵伐王前徒倒戈王奔鹿臺衣寶玉自焚○箕子過故墟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殷民聞之皆涕史云微子抱器奔周非也箕子當商亡武王訪道猶長往朝鮮

西伯得呂望于渭入獄

西伯澤及枯骨

若商存而歸仲尼何以亟仁之

○周紀姬姓稷之後按稷母踐巨人跡而孕以爲不祥棄之于陋牛馬不踐棄之于冰飛鳥相覆乃收養之因名棄後堯舉爲農師封于邰今西安府五傳至公劉遷邠今邠州又九傳至古公遷岐今岐山縣又三傳至武王有天下初都鄗今咸陽縣成王遷都洛今洛陽凡三十七君得年八百七十有三

文王季歷子名昌避興王業未即王位呂望年八十釣于渭今鳳翔府西伯出獵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伯王之輔果遇望載歸尊爲太公又曰尚父亦名尚○嘗治沼見死人骨命瘞之吏曰無主也曰有天下者天下主有一國

白魚入舟

者。一國主寡人固主也天下聞之曰澤及枯骨況人乎〇虞芮之君欲訟田于王如周見民讓畔慚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乃還史稱西伯陰行善政非也八百來會即武王猶出不期況文乎

武王文王子名發七年觀兵孟津今孟津縣渡河白魚躍入舟既渡有火光下覆王屋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越二年陳師牧野伐紂夷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孝乎以臣弑君忠乎太公曰義人也扶去之後餓死首陽山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殂

縱馬放牛

兮命之哀矣○王即位釋箕子囚表商容閭封比干墓散鉅橋粟發鹿臺財縱馬于華山放牛于桃林偃戈收甲示不復用凡古帝王後與一時功臣同姓無不錫土○王疾周公禱于先廟請以身代史氏藏其稿于金縢樂曰大武

成王（武王子名誦）三十七年。王幼周公負扆代政三叔（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遂與武庚（紂子）反公奉命討之因居東時王亦疑公及啓金縢見禱詞乃泣迎歸○與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

天子無戲言
重譯來朝
海不揚波
中國有聖人
指南車
九府圜法

無戲言。遂封唐侯。○交趾重三譯來朝。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故入朝。夷人迷歸路。公制指南車以導之。○遷都洛而定鼎于郟鄏。郟鄏即洛地。鼎禹所鑄三代寶傳之。○太公立九府圜法。圜通之法也。以足國用。○太公治齊五月報政。曰尊賢尚功。周公聞之曰。後必有簒其國者。伯禽治魯三年報政。曰尊賢親親。太公聞之曰後世寖弱矣。○周公訓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天下士至者千百人。始得三士焉。汝慎毋以

思故懷棠

先王耀德不觀兵

作祥刑書以誥四方

國驕八

康王成王子。名釗。二十六年。召公治西方聽訟于隴陌嘗廬棠樹下。公死。民思之不忍伐棠爲作甘棠歌

昭王康王子。名瑕。五十一年。王巡狩濟漢漢人以膠膠船。至中流膠液王溺死。

穆王昭王子。名滿。五十五年。欲征犬戎。祭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勿聽。竟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犬戎自是不復朝○命呂侯作祥刑書誥四方。按祥刑一書。猶庶幾泣罪解網之意

共王穆王子。名緊。在位十二年。

下堂見諸侯

芮良夫諫專利

監謗弭謗

懿王 共王子。名囏。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

孝王 懿王弟。名辟方。十五年。 非子 飛廉孫。 善養馬。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以有功封秦。使續伯益後。 初舜封伯益于秦。 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按秦初封而災遂見。蓋履霜之兆也。君子痛周祚。而謂孝王自貽伊戚耳。

夷王 孝王子。名燮。十六年。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見諸侯。○征太原獲馬千匹以還。

厲王 夷王子。名胡。三十七年。 榮夷公 好利。王任之。芮良夫諫。不聽。○國人謗王。使衛巫監之。有告必殺。道路以目。莫敢

防口甚于防川

二相共理國事

士不易言而求生

言。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不聽後民羣起攻王王奔彘彘崩

宣王厲王子名靜四十六年。周公召公非前周召相與輔王海內翕然向風。○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怠農匱民將何以國○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好色而怠政亂之生也自妾始王由是勤政卒稱中興○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再四王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易言而求生遂

左儒死于杜伯

檿弧箕服

舉烽火戲諸侯

殺杜伯左儒死之

幽王宣王子名宮涅十一年西周山川震岐山崩伯陽父曰洛竭夏亡河決殷亡周其衰乎夏末有褒人神化爲二龍言于廷夏后殺之藏其漦龍沫于櫝厲王發視之化爲黿有童女遇之輒孕至宣王時生一女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弓也箕服矢囊也實亡周國王下令凡鬻此者戮適夫婦以鬻此逃見所棄女收奔褒女長褒人獻之王寵甚因廢申后及宜臼而立褒姒與伯服姒子褒姒不好笑王誘之萬方無故舉烽火諸侯皆

遣兵伐申

東周

作內政而寄軍令

至。姒乃大笑。初宜臼奔申。王欲殺之。因伐申。申侯與西戎伐王。王舉烽。諸侯不至。以前誑之故也。遂殺王。諸侯迎宜臼立焉。

平王 幽王子。名宜臼。五十一年。以豐鄗逼犬戎。乃東遷洛。而西周亡。自是諸侯日強。按孔子春秋。始于魯隱元年。即平之四十九年

桓王 平王孫。名琳。二十三年。王伐鄭。鄭射王中肩。管仲相齊。作內政寄軍令。以成富強。而齊遂伯。桓尊之為仲父。管仲與鮑叔交。每分利多自與。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嘗戰北。叔不以為怯。知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

知我者鮑子
齊楚盟于召陵
鶴乘軒
天威不違顏咫尺
晉侯請隧

毋知我者鮑子也

莊王桓王子名佗十五年　釐王桓王子名胡齊五年

惠王釐王子名閬二十六年楚不供王祭齊桓伐之楚使屈完盟于召陵○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衛師敗遂爲狄所滅

襄王惠王子名鄭三十二年齊桓會葵邱今考城縣王使宰孔致胙命無下拜桓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乃下拜登受○狄伐王王奔鄭晉文公奉王歸以有功于王欲請隧王曰此王章也不許晉文乃止

楚子問鼎在德不在鼎

立孤與死孰難

頃王壤王子。名壬臣。六年。匡王頃王子。名班。六年。

定王匡王弟。名瑜。二十一年。楚莊公伐陸渾。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輕重大小。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楚子慚退。

簡王定王子。名夷。十四年。晉屠岸賈滅趙朔。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急。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臼曰。乃取他兒匿山中。嬰詭賈曰與我千金告以趙氏孤處。賈殺杵臼及他兒而眞孤得免。後十五年武長。嬰與共謀滅賈。

六官之長皆民譽
和戎五利
古之遺愛
魯人爲奏六代之樂
周禮盡在魯

靈王（簡王子名泄心。二十八年。）晉悼公年十四甚賢。六官之長皆民譽。遂復伯業。時悼公欲伐戎。魏絳陳和戎五利。公從之○二十一年孔子生至敬王四十一年卒葬魯北泗上。

景王（靈王子名貴。一十五年。）子產相鄭。一年民怨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晉使韓宣子來聘。見易象春秋諸書曰。周禮盡在魯矣。

覆楚復楚包胥如秦乞師

敬王景王子。名丐。四十四年。楚人伍員父爲楚平王所殺。員曰我必覆楚。員之友申包胥曰我必復之。員說吳伐楚。鞭平王屍。包胥如秦乞師。秦王哀之。爲賦無衣。遂出師敗吳。○孔子爲司寇。有子訟父者。赦之。季孫曰司寇欺余。嘗云治必先孝。今赦之何哉。孔子聞之曰罪不在民也。○孔子相定公會齊景公于夾谷。齊人奏夷樂劍戟而前。孔子責卻之。景公懼。乃歸所侵汶陽地以謝。○孔子攝相事七日。誅少正卯。魯大夫。曰人有五惡。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

墮三都

麛裘之謗

子路治蒲三善

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卯兼有之○孔子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費邑郈邑成邑皆三桓私立也○孔子司寇三月男女別于途道不拾遺魯大治其初謗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田野治曰善哉恭敬以信矣故民盡力至其庭甚清閒曰善哉明斷以察矣故民不擾○孔子謂子路曰試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夫物烏有滿而不覆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知睿守之

臨河興歎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老子楚人也。李姓。名耳。又名聃。爲周下吏。孔子如周問禮于聃。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網。飛者可以矰。至于龍。吾不知乘風雲而上天也。老子其猶龍乎。○孔子適宋。習禮檀樹下。桓魋惡而伐其木。適鄭。鄭譏曰。東門有人。其顙類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將適趙。臨河聞舜華見殺。晉賢大夫。歎曰。吾

西狩獲麟
熒惑守心
生聚教訓
臥薪嘗膽

之不濟此命也。遂反魯作春秋。以西狩獲麟遂絕筆。○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宋景公憂之。司星者請移于民。景公曰民吾子也。司星者曰君有仁言矣。何憂熒惑果移三度。

元王敬王子名仁。六年。初吳越戰于檇李。吳王爲越所殺。其子夫差常使人呼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三年敗越于夫椒今常州。越王句踐使人行成。許之。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王歸臥薪嘗膽。修政二十餘年。乃伐吳。吳亦行成。范蠡不

范蠡乘舟五湖

卿相布衣之極

初命三晉爲諸侯

可。吳王自刎○范蠡知越王未可久事。乃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泛湖去。後齊聘爲相。喟然曰。家致千金。官居卿相。布衣之極也。遂解印散其金而隱陶。又名陶朱公。

貞定王（元王子。名介。二十八年。）考王（貞定子。名嵬。十六年。）王以周微力不能支。乃封其弟于河南。爲西周公。封少子于鞏。爲東周公○陳公子完奔齊。齊立爲臣。賜姓田氏。爲後田和祖。

威烈王（考王子。名午。二十四年。）晉六卿魏氏。韓氏。趙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共分晉

使尹鐸爲晉陽令
繭絲保障
沉竈產鼃
豫讓義士
漆身吞炭
將以愧人臣懷二心

地而魏韓趙請爲侯王許之六卿分晉天子既不能討而又寵錫之後此何誅焉乚趙簡子使尹鐸令晉陽鐸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乃損其戶數使減賦也及襄子簡子子卽位智伯求地弗許智伯合韓魏攻之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志襄子使張孟談潛約二家共滅智伯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爲飲器伯臣豫讓欲報之挾匕首入襄子宮爲左右獲襄子曰義人也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乞于市期必報曰吾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

豫讓不忘國士之遇
過廬必式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君仁則臣直

後伏橋下。襄子過之馬驚。遂殺讓。○初讓欲報襄子。五起不中。人曰。子嘗事中行氏。智伯滅之。不以報。今必爲智伯死。何也。曰。中行衆人遇我。我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國士報之也。○魏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每過段干木廬必式。世號文侯三友。○文侯與羣臣飲。會天雨。命駕將適野。衆止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矣可不一會哉。遂往。○文侯問曰。我今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獨曰。君嘗得中山。不以封其弟而封子。豈仁乎。文侯怒。問翟璜。璜曰。仁君。君仁則臣直

任座言直

子方不禮子擊

貧賤驕人

五者足以定相

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召任座為上客○子擊文侯子道遇田子方子方不為禮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驕則失國大夫驕則失家夫士貧賤者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賤哉○文侯與田子方飲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闇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恐聾于官也○文侯卜相于李克曰魏成翟璜孰可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

三人皆君師

吳起殺妻求將

司馬穰苴弗能過

吳起吮卒

定之。乃相成。璜不悅。克曰。成所進三人。子夏子方干木。君師之。子所進五人。李克吳起樂羊西門豹屈侯附。君臣之子。惡得比成也。璜默然。○魯欲將吳起。魏人攻齊。疑其妻齊女。遂殺妻求將。大破齊。或言曰。起嘗不奔母喪。今又以將殺妻。忍人也。起懼。奔魏。李克曰。起雖貪淫。然用兵。卽穰苴莫過。魏將之攻秦。拔其五城。起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卒有患疽者。起爲吮之。嘗觀樂羊爲將食子示威。易牙主庖烹子獻主。起眞其流哉。呂氏曰。起貪人。何與卒同甘苦。以貪功名也。猶漁人以餌致魚。非肯捨餌。志在魚也。貪也。

安王威烈王子。名驕。二十六年。齊田和遷其君康王海上。自求爲侯。

吳起勸武侯修德

在德不在險舟中之人皆敵國

吳起田文論功

王許之○魏武侯子擊浮西河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也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右太華左河濟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滅之紂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峻其南大河經其北武滅之蓋在德不在險苟不德舟中皆敵國也○魏相田文吳起爭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孰與起治百官實府庫孰與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孰與起三者出吾下位乃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懼奔楚立爲相多廢公族共殺之○子思薦

官人猶用木

二卵棄干城之將

母在政身未敢許人

齊侯來朝天下益賢威王

苟變衛侯曰嘗賦于民食人二雞子子思曰官人猶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鄰國也〇嚴仲子與韓相俠累隙仲子聞聶政俠以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得政報累政曰母在政身未敢許人也母卒政往刺殺累自破面決眼出腸而死韓人暴其屍政姊往哭曰此軹人聶政也何愛妾身而沒弟之名乎亦自死

烈王 安王子名喜七年 時周室微甚齊威王獨來朝天下益賢威王〇齊威王語即墨 今膠州 大夫曰子令即墨毀言

烹阿封即墨

年少有奇才

孝公布德修政

衛公孫入秦

日至至視即墨不然是子不賂吾左右也語阿今東平府大夫曰子令阿譽言日至至視阿不然是子賂吾左右也遂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自是莫敢飾非齊大治

顯王烈王弟名扁四十八年魏相公叔痤語惠王曰衛鞅年少有奇才君如不用必殺之毋令出境山東諸國皆擯秦不與盟秦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強國有衛鞅入秦說孝公變法秦人不悅鞅曰民不可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公曰善欲

徙木立信

齊魏會田于郊

齊王寶賢

下變法令。即今保甲連坐法。恐民未信。立三丈木于南門。募民能徙北門五十金。一人徙之。輒與令初下。太子犯之。鞅曰太子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十年道不拾遺。野無盜賊。秦大治。昔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幾近之。但強秦者鞅。亡秦者亦鞅。後扶蘇賜死。不敢自。不韋作令書懸都門。令增減一字者千金。卒莫敢易。非以法哉。○齊威王魏惠王會于田。惠王曰。寡人有照車十二乘。珠十枚。威王曰。寡人有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寇。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黔夫守徐州。則燕趙賓從。種首備賊盜。而道不

四臣照千里

明主愛一嚬一笑

治秦與五羖大夫孰賢

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慚○韓昭王有敝袴命藏之待有功者曰明主愛一嚬一笑況敝袴哉○衛鞅立阡陌法以有功奏封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刑甚酷嘗臨渭水論囚水盡赤○衛鞅問趙良曰我治秦與五羖大夫孰賢良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請正言之五羖治秦暑不張蓋勞不坐乘一救荊禍三置晉君併國十二死之日秦民皆涕君之治秦陵公族殘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八年矣秦王一旦捐賓客起而謀君者豈微哉孝公卒○

齊伐魏以救韓
孫臏減竈
大樹白書
蘇秦說六國
雞口牛後
轂擊肩摩

公子虔等以篡論鞅。裂其屍。以鞅係五馬鞭之使裂。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以孫臏伐魏。臏至魏。令軍日減竈誘之。兵每一竈一兵死則竈減。涓喜曰。知齊兵素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併日追之。臏伏兵馬陵。今大名。斫樹橫道書龐涓死此樹下六字。令萬弩夾道。以火爲號。涓夜至樹下。以火燭之。萬弩俱發。涓自刎。太子虜。○蘇秦齊洛陽人。初以衡術說秦不用。去說趙。資輿馬。遍說五國說辭詳見國策。其說趙畧云。秦之不兵趙。畏韓魏議其後也。約五國以攻秦。則秦不敢出函谷窺山東矣。說韓畧云。寧爲雞口。毋爲牛後。以韓之强。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說齊畧云。齊四塞之國。車轂

蘇秦敝齊為燕

張儀說六國

擊人肩摩連袵成帷揮汗成雨乃欲西事秦竊為大王不取也其說楚畧云帶甲百萬粟支十年伯王之藉也從成則諸侯割地事楚衡成則楚割地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立為從約長相六國○初秦說秦歸嫂不為炊妻不下機及相六國昆弟妻嫂俯伏不敢視秦曰何前倨後恭也嫂曰季子位高金多也越二年秦使犀首公孫衍約齊攻趙而從解趙王讓秦秦走燕欲報齊語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在齊則燕重乃詐奔齊誘王窮奢以敝齊齊大夫與秦爭寵刺殺之○張儀相秦以衡術說六國詳見國策其說魏畧云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揚也今親兄弟尚有爭錢財相殺傷乃恃

孟嘗名重天下
孟嘗君養士
狗盜雞鳴

反覆蘇秦之謀，欲無危得乎。其說楚畧云，合六國以攻秦，何異驅羣羊而攻猛虎，其不格明矣。又云，連雞不得俱飛也。令割地事秦。後儀與秦隙，諸侯皆畔。儀復相魏，卒。田文齊王侄，封于薛。號孟嘗君，廣招遊士，食客數千人，名重天下。秦聘為相。或譖曰，孟嘗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孟嘗。孟嘗求釋于王幸姬。姬欲得狐白裘。孟嘗曾獻之王，無以應。其客善狗盜，入王宮盜出，獻姬，乃釋。及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客有善雞鳴，野雞聞之皆鳴，乃得脫。

慎靚王顯王子，名定。七年。燕相子之欲得燕權，使蘇代蘇秦弟。佯

燕王屬國子之

投杼下機

信臣不如其母

謗書一篋

致士先從隗始

言曰燕不任其臣無能伯也燕王噲遂任子之禪其國而燕大亂齊取之燕叛共立太子平爲王（卽昭王）○秦使甘茂伐韓茂曰曾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織自若乃三告則母投杼而走臣之賢不若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恐大王之投杼也（昔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拔之得謗書一篋文侯不信以示樂羊其致成功宜也）○燕昭王修政命郭隗求賢隗曰古以千金求千里馬馬已死涓人買其骨還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于隗哉遂師事隗

樂毅伐齊
王蠋死節
田單火牛
田單攻狄不克

士爭趨燕樂毅劇辛往焉○樂毅破齊聞王蠋賢使人請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乃縊毅封其墓半歲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下樂毅老之或譖于昭王曰呼吸下七十城今三年不拔二邑欲久仗兵威收齊衆南面耳昭王遂立毅為王毅泣辭昭王卒惠王惑于田單反間計使騎劫代毅毅奔趙田單用火牛計取刃束牛角取葦束牛尾火其尾牛奔軍盡觸死大敗燕七十城復焉○田單攻狄三月不克歸問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海山仙館叢書

堅白異同之說　臧三耳　左氏易胥靡　屈原作離騷　相如完璧歸趙

氣故捷今將軍有夜邑之奉淄上之娛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也單乃厲氣循城立矢石之所狄人乃下

赧王慎靚子名延五十九年。平原君趙王弟食客數千人有公孫龍者能為堅白異同之說與孔穿論臧三耳甚析〇衛胥靡亡之魏君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君曰法不立誅不必雖左氏無益也〇屈平即屈原。任楚以讒見斥平作離騷辭悟王王不悟遂懷石投汨羅江死〇趙王得和氏璧楚人卞和以璧獻楚。刖其足。後獻趙秦約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捧璧往秦秦無意與城

秦趙會于澠池
相如請秦王擊缶
相如屈廉頗
廉頗負荆請罪
器南兵至

相如鷩令懷歸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禮歸之。○秦趙會飲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王不欲。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王矣。秦王乃擊。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居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望見頗。輒避曰。以秦之威。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不敢兵趙。以吾兩人在。今兩虎鬬。必一斃。吾且先國事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謝罪。遂成刎頸交。○楚欲伐周。周使人言曰。裂其地不足富國。得其民不足強兵。而有弑共主之名。恐器南則

遠交近攻

韓魏天下之樞

兵至矣。大王何利焉。乃止。○范雎（魏人）入秦。說曰。以秦之大。制諸侯。猶驅韓盧（韓地之犬名盧。極猛）搏蹇兎也。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則得尺王之尺。得寸王之寸。夫韓魏天下之樞也。親之以威楚趙。楚趙附則齊附。而韓魏因可收矣。王悅。以雎爲客卿。（按秦王天下全在雎之一說。六國惟不知樞耳。）○魏使須賈至秦。初范雎同須賈使齊。賈疑雎私于齊。歸告魏相齊。齊折其肱。拉其脅。雎詐死。置廁中。賂守者得脫。更名張祿。入秦至是。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乃取綈袍賜之。及賈入相府。見爲雎。乃謝罪。

趙括代廉頗
趙括徒能讀父書
毛遂自薦
處囊脫穎

雎曰所不死者綈袍戀戀尚有故人意耳後魏殺齊以謝雎○秦伐趙廉頗知莫敵堅壁不出秦縱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名將之子括耳趙王遂以括代頗相如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括之母亦上書具言括不可將王不聽竟大敗失上黨地趙兵四十萬盡爲秦白起所坑○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其門下傑士以行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其末立見先生未有見也曰使遂早處囊中則脫穎而出非特

利害兩言決耳
合從爲楚非爲趙
因人成事
平原君不敢相天下士
仲連不肯帝秦

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之行至楚楚王久不決毛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言決耳以楚之強屢爲秦挫此百世之怨合從爲楚非爲趙也楚王唯唯與遂歃血殿上遂以手招十九人上殿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楚使春申君救趙平原君歸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初秦伐趙魏人以爲便孔斌曰燕雀處堂自以爲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不知禍之及已也秦收趙魏必次之○魏使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聞之見衍曰彼秦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卽肆

先生天下士戰國以來一人

公子竊符救趙

無忌大破秦師于邯鄲

六術五權三至

奇貨可居

然而帝。連有蹈東海死耳。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蘇氏曰。仲連戰國以來一人也。○秦伐趙。平原君讓魏不救。信陵君魏王弟。名無忌。食客三千人。請于王。不許。客侯嬴曰。魏兵符在王臥內。苟得竊之。矯命兵可徵也。信陵君賂如姬王幸姬。竊之。率兵救趙。大破秦師于邯鄲。信陵君遂居趙不還。○荀況蘭陵人。與趙王論兵。要在附民。爲將在操六術號令賞罰等件。持五權。明三至。王善之。○秦太子妃華陽幸而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陽翟今河南府。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說曰。

李牧北邊良將

茅焦解衣伏質

未亡而嬴秦先亡。信哉。

○後秦紀 實呂姓不韋後必分後秦者以別姓氏也都咸陽今陝西凡二君得年四十混一止十有二年。

始皇帝 名政。王位二十五年。帝位十二年。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守鴈門。所收市租悉以享卒。卒日受賜。願一戰。大破匈奴十年不敢近趙。○初以呂不韋爲相。封文信侯。號曰仲父。嘗入宮與太后通。懼覺。乃進嫪毐于太后。生二子。至是事發。王誅嫪毐。廢太后。殺其二子。不韋亦自殺。○太后廢。諫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解衣伏質曰。陛下裂

復爲母子如初

藉寇兵而資盜糧

韓非善刑名法律之學

韓非作說難

燕丹遣荆軻入秦

假父。撲二弟。遷母后。恐桀紂不過也。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備其數。王乃迎太后歸。母子如初。○秦大索逐客。楚人李斯亦在逐中。斯上書王。畧云。昔穆公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雎。而秦遂强。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于秦哉。今却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乃除逐客令。復斯官。○韓公子非善刑名法律之學。作說難諸書。見古文。說秦因納地請藩。而韓滅。非子隨見殺。○初燕太子丹質于秦。秦不爲禮。丹歸。欲報之。聞荆軻俠。賂使刺秦王。懼不得近。乃取樊於期頭。秦將得罪奔燕。故取以獻。於期

圖窮而七首見

王翦伐楚

聞之遂自刎與軻。與燕地圖獻秦王圖窮而七首見軻把王袖。袖絕王環柱走左右曰王負劍遂拔劍斬軻大發兵攻燕燕斬丹獻按荆軻之刺與博浪之擊皆千古義舉惜不成耳溫公謂丹之速禍非秦則齊事秦甚謹胡爲亦滅之也○秦滅趙及魏以王翦將六十萬人滅楚明年又滅燕因令王賁將兵入臨淄誘齊王封以五百里齊王降置之松柏之間餓死○秦幷天下自謂德冠三皇功過五帝號曰始皇帝令繼世者由二世至萬世無窮以水德王言以水尅周之火也易亥月爲歲首○王綰請王諸子李斯曰周封同姓甚衆故至

樹敵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徙豪傑于咸陽
立石頌德
張良為韓報仇
大索十日
子房一擊之力
築長城威震匈奴

此令立國是樹敵也。始皇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徙天下豪傑于咸陽。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始皇幸泰山。立石頌德。禪梁父。為壇祭之日禪會天雨。避松下。封松為五大夫。遂與方士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蓬萊等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舜二后祠大風幾覆。始皇怒。赭其山。○張良五世相韓。韓亡。欲報之。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天下大索十日。晦菴謂椎雖誤中。然已奪魄。自是陳勝輩繼起。皆子房一擊之力也。○盧生曰。亡秦者胡也。乃隱語指胡亥始皇乃築長城。起臨洮。止遼東。延袤萬

秦建阿房宮

諸子誦法孔子

扶蘇監蒙恬軍于上郡

餘里威震匈奴○李斯請非秦紀者焚凡藏詩書及偶語百家棄市所不去者獨醫卜諸書始皇善之○始皇以咸陽宮小乃營朝宮于上林苑先建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役隱宮徒刑七十餘萬人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曰隱宮○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以譏訕坐坑太子扶蘇諫曰諸生誦法孔子坑之天下動矣始皇怒使出監蒙恬軍于上郡○始皇出遊崩于沙邱趙高宦者李斯謀立胡亥懼扶蘇乃祕之不發喪詐為詔賜扶蘇死言監軍無功始發喪葬驪山

駟六驥過決隙

陳勝起兵

王侯將相寧有種

耳餘勸陳勝立六國後

鼠竊狗偷不足憂

下。

二世皇帝始皇少子。名胡亥。二年。王曰人生如駟六驥過決隙也。缺隙願窮樂終年壽耳趙高曰賢請嚴法盡除先帝臣則得肆志矣遂投舊臣○陳勝陽城人字涉。業耕嘗語人曰苟富貴無相忘人笑曰傭耕何富貴勝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至是起兵于蘄在沛郡。詐稱扶蘇據陳自立爲陳王張耳陳餘曰是示天下私也莫如立六國不聽諸郡縣苦秦法者亦多殺其吏以應○時盜紛起左右誑王曰鼠竊狗偷不足憂

大丈夫當如此

東南有天子氣

所居上有雲氣

劉季斬蛇

也○劉邦字季沛人爲亭長起兵于沛今沛縣邦隆準龍顏左股黑子七十二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嘗遊咸陽縱觀曰大丈夫當如此時呂公善相見季奇之因女焉初始皇言東南有天子氣季遂自疑匿芒碭山澤間呂后求之每得季問以故后曰季所居上有雲氣季嘗夜行遇蛇斬之後人至蛇所有老嫗泣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季季益自負蕭何曹參率沛子弟歸之立爲沛公○項梁楚將下相人今宿遷縣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于吳籍長八尺力能扛

項羽學萬人敵

督責之術

指鹿爲馬

鼎。少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也當學萬人敵。至是殺會稽守以梁代之而自立爲將。○田儋齊後起兵自立爲齊王周市楚將立魏後爲魏王韓廣趙將自立爲燕王張耳陳餘立趙後爲趙王上因兵紛起。問李斯斯曰賢主行督責之術羣臣百姓救過不暇暇圖變哉。乃益嚴法。○趙高欲專權誘上曰天子所以貴者臣下莫得見面耳上遂居禁中事悉聽于高高與李斯隙遂誣斯族之高一日持鹿獻上詭曰馬也上詢之左右或默或言鹿高陰中言鹿

張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殆天授

范增說梁立楚後

項羽斬宋義

者以法。自是莫敢有言。○張良字子房。率多人道遇沛公以太公兵法說之無不喻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沛公往焉鄛人范增今巢縣。年七十說梁曰陳勝惟自立故爲秦滅今君必立楚王爲名民望收矣乃立楚後懷王爲義帝張良亦說立韓後爲韓王○上命章邯攻楚梁羽季三人迎戰于雍丘大破之梁有驕色上空國兵攻楚楚敗項梁死章邯因攻趙懷王使宋義將兵救趙號卿子冠軍義頓兵不進項羽曰國兵新破怠緩可乎遂殺

沉船破釜

沛公寬仁長者

沛公輟洗見酈生

陳留天下之衝

義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立破秦兵○楚懷王約能先入關者王羽憤欲往諸將曰羽慓悍所過必殘不可沛公長者可使乃遣沛公沛公引兵過高陽酈食其入謁沛公據牀洗足酈生曰足下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因請計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徑入强秦所謂探虎穴者也陳留今開封府天下之衝城中多積粟誠說之使下圖秦不難矣沛公從之果下立食其爲廣野君每以說樹功○趙高每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逼高懼誅乃弑

二世于望夷宮立子嬰嬰痛彡被弑遂夷高三族沛公兵至霸上秦兵皆靡嬰知莫敢遂降衆欲誅之沛公曰已降而殺不祥乃屬吏

蕭何收相府圖籍

忠言逆耳利于行

沛公還軍灞上

古史輯要卷二

○漢紀 劉姓堯之後都長安秦舊都是爲西漢滅秦五年始平楚爲一統凡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

附楚義帝 楚霸王

高祖皇帝 名邦字季 十二年

沛公入咸陽諸將爭取財物蕭何獨收相府圖籍以此沛公得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之處公見秦宮室婦女欲留咸陽樊噲曰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翁耶凡此皆秦所以亡也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乃還軍灞

約法三章
項羽定河北
志不在小
謝羽鴻門
項莊拔劍起舞

上召父老約法三章殺人死盜及傷人抵罪悉除秦苛令而吏民安堵如故唐氏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楚漢得失全在于此○項羽既定河北欲西入關因秦卒多怨羽夜坑殺二十餘萬人○沛公遣兵守函谷已而羽至見關閉大怒攻破之○范增曰吾使人望沛公有天子氣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項伯善張良夜馳約良俱走良不許強伯見沛公公厚遇伯且曰吾所以守關備他盜耳敢反乎伯歸約旦日速謝羽旦日沛公來謝羽鴻門羽留飲增數目羽召項莊舞劍為戲欲殺沛公項伯亦舞劍以

樊噲帶劍入軍門

奪天下者必沛公

身蔽公樊噲帶劍直入髮上指眦盡裂羽曰壯士賜之酒肉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斗酒安足辭懷王約先入關者王沛公入咸陽分毫無近還灞上以待將軍將軍不功是務謝而聽細人言欲誅首功此亡秦之續耳公如廁與噲間行灞上留張良謝羽歸增曰唉竪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必沛公也范增之殺沛公以有天子氣吁果天子矣誰能殺之〇項羽居咸陽數日乃殺子嬰掘始皇冢燒秦宮火三月不熄取寶女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言

沐猴而冠

養民致賢

張良燒絕棧道

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烹韓生項羽陽尊義帝實不用其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立沛公爲漢王（止漢蜀等郡）三分關中立三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皆降將爲王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曰姑就漢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善之以何爲相遂往漢中張良送至國王令良歸韓良勸王燒棧道（路險架木而行曰棧）以絕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後楚殺韓王良復歸漢（綱目曰張良始終爲韓初從沛公立韓以報秦也韓滅復歸漢欲報楚也）

韓信（淮陰人）家貧業釣漂母憐而飯之信曰必厚報曰

韓信胯下之辱

設壇拜將

一軍皆驚

三秦可傳檄而定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嘗遇豪少年。侮以胯下。信不爲意。初仗劍投羽。羽不用。歸漢。蕭何奇之。一日信亡去。何夜追信。衆言丞相亡去。王怒如失左右手。未幾何至。語王曰。信國士無雙。王欲有天下。非信不可。王乃設壇拜將。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延信上坐。信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任賢。匹夫之勇耳。接人多姁姁。每吝爵賞。婦人之仁耳。王誠反其道。三秦可傳檄定也。王大悅。恨得信晚。○王引兵定三秦。王陵。沛人。率其黨

陵母伏劍
漢王爲義帝發喪
漢軍敗于睢水
大風天晦

歸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招陵陵母寄語陵曰漢王長者毋以妾故二心遂自刎○項王密使黥布弑義帝于江中（按漢雖有併呑之心終不便于義帝羽何不悟爲漢藉所忌也）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曰羽弑帝願王素服率諸侯兵伐之王爲帝發喪合諸侯兵伐楚彭越降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率兵還破漢軍于睢水（今靈璧縣）漢軍溺死者二十餘萬水爲不流會大風天晦王乃得遁時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羽獲之置軍中爲質○陳平（武陽人今開封府字孺子）嘗爲父老宰社肉甚均曰使平宰

宰天下如是肉

陳平美如冠玉

計足以利國家

漢王命蕭何守關中

木罌渡軍

天下。有如是肉。後因魏無知見漢王。授護軍中尉。多受軍人賂。周勃曰。陳平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嘗聞平居家盜嫂。今又受賂。王讓無知。無知曰。今有尾生。嘗與女子約于橋下。適水至溺死不去。孝已高宗子至孝。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用之否。顧吾進平以其足利國家耳。盜嫂受金何論乎。〇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漢兵復振乃東征。蕭何輔太子守關中。轉糧調兵。未嘗乏絶。〇韓信攻魏。魏塞臨晉。信爲疑兵。備船欲渡。而陰使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河。直入魏。已定魏地。而魏兵不

韓信背水陣立赤幟

韓信師事廣武君

知。○韓信攻趙廣武君李左車。欲引兵間道。陰絶漢糧。成安君即陳餘不聽。信乃設背水陣。令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夜從間道入趙。候信戰詐敗。趙兵空壁來逐。二千人直入趙壁。拔趙幟。樹漢赤幟。趙兵反驚走。漢兵來攻。大破之。信令生獲廣武君者千金。未幾縛至。信師事之。廣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虞亡。相秦。秦伯非愚虞而智秦也。用不用耳。向使成安聽公。僕就擒矣。廣武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初定趙。魏兵必疲。毋更事燕齊。臣請說下燕齊無

酈食其謀撓楚權

請借前箸

陳平反間

大牢具進

患矣。信從之。燕果下。○酈食其議立六國以屈楚。王善之。令刻印。適張良至。王語良。良曰。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爲王籌之。時王方食故借箸以指畫。今從王者。欲得咫尺地耳。使立六國。各歸事其主。誰與佐王乎。王輟食。令趣銷印。前日立六國。以地非吾有。借他人地。樹自己威則可。今地皆吾地也。乃割以予人。豈不謬哉。○陳平請捐金行反間。以貳楚君臣。王予金四萬斤。恣平所爲。令誑項王曰。亞父龍且等怨王不封賜。欲合漢。羽已疑之。及羽使人至漢。平令以太牢進。見羽使佯驚曰。吾意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

天下事定

紀信誑楚

馳壁奪符

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草具進使歸語羽羽益疑亞父憤曰天下事定矣王自為之乞骸骨歸疽發背死〇楚圍滎陽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脫乃乘王車出東門降楚兵皆往東王得從西門遁羽燒殺信信以身代王後論功而無一及漢真寡恩哉漢王由成皋北渡河自稱漢使馳入趙壁時韓信張耳未起王即其臥內奪印符召諸將更置之信耳起知大驚王令張耳守趙韓信領兵攻齊〇漢王欲捐成皋今河南府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敖倉多粟羽拔滎陽而不堅守敖

天所以資漢

吾翁即若翁漢王分羹

爲天下者不顧家

數羽十罪

酈生下齊

爲將不如一豎儒之功

倉此天所以資漢也王從之遂取成皐軍廣武以就敖倉粟楚兵食盡語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烹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烹之何益羽數挑戰王曰吾寧鬭智因數羽十罪伏弩射王中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恐言中胸人心動也漢高可謂機智絕敏者矣王病創強起以安士卒○

酈生請于王往齊說下之韓信聞齊下欲引兵返蒯徹曰不聞詔止攻齊也今酈生以三寸舌刻日下齊七十城將軍以數萬兵經歲下趙五十城反一豎儒

囊沙壅水
躡足附耳
立信爲齊王
武涉說韓信
蒯徹說韓信

不若矣信乃攻齊齊以酈生賣己烹之項羽使龍且救齊相距于濰水信夜以囊盛沙壅水不流候戰詐敗楚兵追至半渡令決囊沙盡溺死而齊地平韓信使人請曰齊多詐之國願爲假王鎭之王怒陳平躡足附耳曰今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王悟復罵曰大丈夫當爲眞王何以假爲遂立信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驚使武涉說信連和三分鼎足不從○蒯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今楚漢兵疲足下因而據之天下朝齊矣信曰漢

時者難得而易失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養虎貽患

信越期會不至

四面皆楚歌

王遇我甚厚。豈忍背乎。徹曰。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且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卒謝徹。○羽食盡兵微。乃約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而歸太公呂后。以和盟罷各去。良平曰。天方授楚王。勿取是養虎貽患也。王遂引兵固陵。今固始縣。而約韓信彭越兵共攻楚。信越不至。爲楚兵所破。張良請以楚地與信越。令兩人自戰。于是信越皆會垓下。今亳州。羽聞漢兵皆楚歌。大驚曰。楚盡降矣。在重圍中夜起與虞姬飲且悲

亭長艤船待羽 項羽不渡烏江

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遂潰圍而出。至陰陵。今無爲州。爲田父誑陷大澤中。復至烏陵。今和州。漢兵追及羽曰。吾八年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立斬漢將。及兵百餘人。有亭長艤船以待曰。江東亦足王也。願急渡。羽歎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遂自刎。

林氏曰。高祖百戰百不勝。惟不勝。一勝必王。項羽百戰百不敗。惟不敗。一敗必亡。且羽一生病在多疑。即不渡江亦是疑亭長耳。不。則奚潰圍而出哉。雖然。其一種氣岸處。猶令千載生色矣。

城下猶聞絃歌聲
封韓信爲楚王
三人皆人傑
項羽不能用范增
田横不肯歸漢

楚地盡平。獨魯不下。漢王至城猶聞絃歌聲。曰禮義之國也。持羽頭示魯。乃下。以魯公禮葬羽。封項伯爲列侯。○漢王卽帝位於氾水。今山東曹縣。封韓信爲楚王。而奪齊王位。信至楚。報漂母千金。召辱己少年爲中尉。○上論楚漢興亡。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鎭撫國家。餽餉不絶。吾不如蕭何。連百萬兵。戰勝攻取。吾不如韓信。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故興。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亡。○田横齊後不服。上招之。横率其客二人來。將近漢自殺。上以王禮葬。二客治

臣各爲其主
兩賢豈相戹
人臣無效丁公
金城千里
扼吭拊背
張良謝病辟穀

喪畢亦死。其黨五百人聞之。皆赴海死。○季布嘗逐上。上至是求之急。布藏魯朱家。使人說上曰。臣各爲其主。何以私怨求人。上召布爲郎中。丁公亦嘗逐上。上語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遂還。至是謁上。上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婁敬後賜姓劉。論建都曰。洛陽四面受敵。有德易王。無德易亡。秦金城千里。三面險阻。獨以一面制諸侯。乃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羣臣皆埶周王八百。秦亡二世。爲辭。獨張良亦主敬議。遂都長安。○張良謝病辟穀也。不食。曰臣以三寸

三寸舌爲帝者師
張良從赤松子遊
僞遊雲夢
狗烹弓藏
多多益善
高帝善將將
蕭何發縱指示

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謂良得仙術非也良乎漢高窺之深矣故云。○韓信居楚。以反告上。上僞遊雲夢。縛信歸。信曰。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赦之。封淮陰侯。信每稱病不朝。上嘗問曰。我能將兵幾何。曰止十萬。上曰卿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何猶爲我擒。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上封功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上曰。諸君知獵乎。追殺兔獸狗也。發縱指示人也。衆乃服。上使張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會陛下

陳平不背本

沙中偶語

急先封齒

詔定元功位次

蕭何萬世功

帶劍履上殿

于留。封留足矣。乃侯留。封陳平侯。平請及魏無知。上曰。可謂不背本矣。遂賞無知。○上懲秦孤立。乃大封同姓。即微時外婦子亦封王。時諸將未封者。坐沙中偶語。上望見。張良曰。陛下以若屬取天下。今分封不及。故相聚謀反耳。宜急取平日甚憎者封之。則若屬可安。上乃侯雍齒。諸將曰。雍齒且侯。吾輩無患矣。○詔定功次。皆首曹參。鄂千秋曰。參一時畧地功耳。陛下數困山東。蕭何每進兵給餉。獨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上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因侯鄂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綿蕞

今日知帝之貴

陳平六出奇計

天子以四海爲家

劉敬議和親

千秋。尊太公爲太上皇。羣臣以醉爭功殿上。拔劍擊柱。上厭之。叔孫通請定朝儀。魯兩生不欲曰。禮樂積德百年乃可興。通曰。鄙儒不知時變。遂率衆往野爲綿蕞習之。長樂宮成。羣臣朝賀莫不肅。上曰。吾乃今知帝之貴。拜叔孫通爲太常。匈奴寇邊。上伐之。被圍于白登七日。用陳平計得解。平嘗從征。凡六出奇計。蕭何治未央宮太麗。上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此無以樹威。匈奴入侵。劉敬請以公主妻之。上取他女爲公主妻冒頓。乃和。上寵戚姬。姬

周昌諫廢太子
期期不奉詔
壯士白見四人
四千戶慰趙子弟
吾悔不用蒯徹計

生如意。上欲廢太子立之。御史周昌多口吃。曰陛下廢太子。臣期期貌。口吃不奉詔。上笑。立如意爲趙王。因以昌相之。陳豨反。上親征之。命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昌白見白于王使見也四人。上罵曰。豎子能將乎。既而各封千戶。左右諫之。上曰。豨反。趙地皆豨有。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時韓信舍人告信與豨全謀。呂后蕭何紿信入朝。斬之。信曰。悔不用蒯徹計。乃爲兒女子詐。遂夷信三族。上返。問呂后曰。信死何言。曰言悔不用蒯徹計。上捕徹至。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徹曰

高材疾足先得

跖狗吠堯

欒布哭彭越

陸賈稱說詩書

馬上安事詩書

陸賈新語

樊噲排闥直入

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耳上赦之○上初征陳豨徵彭越兵不至遂夷三族欒布哭之上欲烹布布曰陛下困滎陽微夫人之力不至此今以小故誅之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拜布都尉○陸賈時時稱說詩書上罵曰乃公自稱也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寧能馬上治之乎乃述古興亡十二篇以進號曰新語見古文○上疾臥禁中詔戶者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見上枕宦者臥泣曰陛下不見趙高乎上笑起○

三人同功一體
薛公料黥布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四百年精神命脈在此
以沛爲湯沐邑
太子天下本

黥布反薛公曰信越布同功一體之人也上誅信越布疑禍及故反耳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中計勝敗未可知下計陛下安枕矣然布必下計上征平之

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漢家四百年精神全在于此）

上過沛召親故與飲上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且泣曰其以沛爲朕湯沐邑（薄收其賦僅供湯沐）

上病欲易太子叔孫通曰必欲易臣請以頸血污地上曰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搖天下動奈何以天下戲乎呂后召張良畫計

上不能致者四人
四皓羽翼太子
相國爲民請苑
眞宰相事

良曰。上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今致之侍太子。則太子重。上見四皓。驚曰。公等何遠我。從吾兒乎。曰。陛下善罵。臣等義不辱。故匿。聞太子仁孝慈敬。天下延頸。有日故從之。上指示戚夫人曰。羽翼成矣。莫能易也。○蕭何以上林苑多空地。請令民入田。上疑其受賂。械係之。王衞尉曰。有便于民。請之。眞宰相事。如以利相國。守關中。稍搖足。關以西非陛下有也。彼不以此時利。今利細人金乎。乃釋。昔田子方之馬賣于人。至老。買者欲棄之。子方曰。少服其力。老而棄焉。吾不忍也。遂以金贖之。夫一馬且然。況開國之相乎。○上病

安劉必勃

人彘

曹參遵何約束

篤。語呂后曰。相國死曹參可代。王陵少戇。陳平可佐之。平雖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遂崩。

孝惠帝 高祖長子名盈。七年。 太后酖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上觀之。大驚曰。此非人所爲。朕何以治天下。遂日飲樂不聽政。蕭何病。上問誰可代相。何曰。曹參。參嘗與何隙。至是聞何死。告舍人治行。曰將入相。頃之果召參爲相。一遵何舊政。民歌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清靜守一

後世賢師吾儉

太后欲王諸呂

王陵面折廷諍

弗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蕭何爲相不治恆產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世家所奪○匈奴遺書高后無狀后欲征之季布曰言雖惡何足計乃善其辭以復匈奴慚謝。書畧云。兩主不樂。無以自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高皇后呂氏。名雉。高帝后。惠帝母也。惠帝無子。高后取他氏子繼之。惠帝崩。立爲少帝。高后代政八年。○史係統高后者。見少帝非劉也。高后王諸呂。呂祿等俱后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後者無王。陳平周勃聽之。陵退讓平勃曰。白馬盟。諸君不在耶。平勃曰。廷諍臣不如。○君安劉氏後。君恐不如臣。按高后幸先平勃死耳。若後死。二子如此言何哉。程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劉章以軍法行酒

平勃相結

酈寄說呂祿以兵屬太尉
劉氏左袒

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劉章忿諸呂擅權。嘗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后許之。時諸呂有醉逃者。章追斬之。自是諸呂稍下。章嘗託歌云。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亦心畏章。○陳平患諸呂。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則權不分。而變可弭矣。乃交驩太尉。周勃以制諸呂。○太后崩。諸呂欲簒。時兵權盡屬呂祿。周勃令酈寄祿之友。說祿以兵權屬勃。勃入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羣臣皆言少帝

王者無私

詔議賑恤

除挾書律

丞相社稷臣

非眞惠帝子。乃迎代王嗣帝位。代王不果。周勃宋昌力迎之。至渭橋。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乃卽位。

太宗孝文帝名恆。高帝中子。二十三年。詔議賑恤。除挾書秦法。挾書者族。并妻孥連坐法。年八十上賜米肉。九十上者帛二匹。不時存問。上厚遇周勃。朝罷乃目送之。嘗稱爲社稷臣。袁盎曰。劉氏不絕如帶。丞相功適會其成耳。今有驕色。而陛下更過遇之。不可。○有獻千里馬。上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却千里馬
陳平不對錢
穀決獄之問
宰相上佐天
子

吳公治行為
天下第一
一歲超遷大
夫

賈生至言

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上問周勃一歲錢穀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及問陳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內親百姓。外撫四夷。使羣臣各任其職而已。錢穀獄事何與焉。勃知才不及平。乃謝相歸。○南越反。上使陸賈往諭之。乃朝。尹氏曰文帝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 吳公河南守。治行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公薦賈誼人。洛陽為博士。上奇之。一歲超遷大夫。誼請改正朔興禮樂盡變秦舊法。上每謙讓未遑。○日食。上曰朕過所致。願羣臣共摘之。○賈山上書名曰至言。畧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

止輦受言
袁盎卻坐
擬漢開籍田詔
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除誹謗妖言法

所壓。無不糜滅。今陛下威命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山東之民。聞詔下舉賢。雖老羸癃疾。願緩須臾死。以觀德化之成。今日從馳射以墮大業。臣竊悼之。上嘉納。嗣是凡過上疏。輒止輦受之。上幸慎夫人。令與竇后並席。袁盎引卻慎夫人曰。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賞之金。賈誼曰。積貯天下之大命也。誠驅游食之衆。轉而緣南畝。人各食其力。樂其所矣。上詔開籍田。賜民今年田租之半。詔除誹謗妖言法曰。古明王建誹謗木。今加之法。朕恐無由聞過也。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嘗與上論事。上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乃言秦

釋之不拜嗇夫

釋之奏當罰金

廷尉天下之平

賈誼治安策

漢得失。上悅。拜僕射。○上登虎圈。問上林尉以禽獸。不能對。有嗇夫代對甚悉。上欲拔上林令。張釋之曰。以口給而超遷。訣上者至矣。乃止。○張釋之爲廷尉時。上出。有驚乘輿馬。釋之曰。犯蹕當罰金。上怒其輕。對曰。法如是。何可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民安措手足。○又有盜高廟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怒欲族。對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竊長陵高帝墓。一抔土。何以加法乎。○太子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不敬。上益重其直。○賈誼上治安策。甚懇。上加納之。畧云。今之勢。可

抱火積薪
芒刃斧斤
投鼠忌器
大臣短賈誼
前席賈生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進言者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曰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皆理解也。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仁恩人主之芒刃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陛下釋斧斤之用。而欲以芒刃。恐不折則缺耳。○今天下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也○人主之尊如堂。臣卑如地。故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諺曰。投鼠忌器。夫鼠近于器。尚忌刃投。況貴臣之近主乎。○大臣多短賈誼上遺爲長沙王傅後上召誼至上時坐宣室受釐食祭胙。因問鬼神事誼具言其故至夜半上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遂遷梁王傅後梁王墮馬死誼亦自傷失職

詔鑄四銖錢
文帝誅薄昭
晁錯上言邊事
四者兵之至要

泣死。○或誣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曰。向將北軍。誅諸呂綰帝璽。不以此時反。今乃反耶。遂赦。初勃下獄。獄吏難之。勃曰。吾將百萬兵。安知獄吏之貴。○詔鑄四銖錢。錢四分重也。淮南王反。徙蜀。道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悼。封其子。○薄昭太后弟殺漢使。坐誅。上使羣臣喪服往弔。乃自殺。○匈奴數苦邊。晁錯上言邊事。并募民田塞下。兵事畧去。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堪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今義渠新降。其技與匈奴同。令

兩軍相爲表裏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智囊
除肉刑
文帝有刑措之風
拊髀思頗牧
古者推轂遣將

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斯萬全矣○屯田畧云貉人能耐寒粤人能耐暑驅漢卒一旦走塞外不戰斃矣○足餉畧云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欲足邊莫如令民輸粟于邊以免罪不三年而塞上多饒矣上嘉納之錯爲人深刻多智太子號曰智囊○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上憐之詔除肉刑上務寬厚至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上曰聞昔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馮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拊髀曰誠得頗牧寧憂匈奴哉曰雖得弗能用也古者推轂遣將曰閫以外將軍主之今魏尚守雲中坐差

文帝不能用頗牧

玉杯改元

申屠嘉辱鄧通

勞軍細柳

六級削爵。兵法以獲級多。上賞尚止得六級故削。臣故曰。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乃復尚爵。○新垣平方士使人持玉杯獻上。上刻人主延壽四字。平先詐曰。闕下有寶玉氣。頃之果獻玉杯。上悅。遂改十七年爲元年。後上覺其詐。斬之。○丞相申屠嘉入朝。見鄧通狎上。嘉曰。陛下誠愛羣臣則富貴之。毋以朝廷瀆也。朝罷。召通欲斬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急持節召通。因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匈奴入雲中。上令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往

按轡徐行

眞將軍

四百年文帝所貽

詔減笞法

晁錯謀削七國

勞。棘門霸上。直馳入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亞夫。開壁門。門者曰。軍法不得馳驅。上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上改容式車。勞畢出。曰此眞將軍矣。棘門霸上。若兒戲耳。月餘。匈奴退。呂氏曰。惜露臺費。不盡人之財。不伐匈奴不盡人之力。賜吳王杖。賞張武金不盡人之情。漢四百年福澤。皆帝貽也。

孝景皇帝文帝子。名啓。十六年。有元年中元後元三號。詔減笞法。民三十稅一。初文帝稅屢盡除。至此又稍復。時七國多橫。晁錯議削其地。吳王遂糾諸王反。上命周亞夫將兵擊之。吳相袁盎與錯

趙涉遮說亞夫將軍從天而下亞夫堅壁不出

素隙。上書請斬錯。兵乃止。上默然良久。遂斬錯。鄧公。曰吳欲反久矣。特借錯爲辭。夫錯患七國而請削地。誠忠計也。今戮之。是爲諸王報仇也。上曰吾亦恨之。亞夫至滎陽。趙涉遮說曰。兵尙神密。將軍何不走藍田。抵洛。直入武庫。令諸侯驚曰。從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輕騎絶吳楚糧道。吳兵饑。挑戰。亞夫堅壁不出。吳引兵去。亞夫追破之。七國皆滅。上初與梁王上與王俱竇太后生。飮。曰朕傳位與若。至是因上廢太子而立王氏子徹。竇太后請立梁王爲嗣。以袁盎諫不可。梁王

田叔悉燒梁獄詞

田叔空手來見

蒼鷹

直不疑償金

不疑長者

顧謂上席取箸

怏怏非少主臣

怨之令羊勝刺殺盎上遣田叔往侍獄太后憂梁事日夜泣不食田叔捕羊勝等殺之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託言梁王不知太后立起加飧梁王入朝謝罪太后及上相泣如故上益賢田叔○郅都行法不避權貴權貴皆側目號曰蒼鷹○直不疑爲郎同舍有歸者誤持他同舍郎金去或意不疑不疑償之後歸者至還其金亡金郎大慚時稱不疑長者○上召亞夫賜食忘置箸亞夫不悅顧謂上席取箸上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出上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稱漢

仲舒有儒者氣象

為治不在多言

為治顧力行耳

萬石君家不言躬行

治者。動推文景。夫景何可配文哉。其無罪廢后與太子。夫婦父子之倫失。許梁王傳位不與。兄弟之義失。殺申屠嘉晁錯周亞夫。君臣之道失。所取者獨節儉一事。克配文耳。

世宗孝武皇帝 景帝子。名徹。五十四年。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十號

詔舉賢良上親試策董仲舒凡三對皆善拜江都王相王多驕仲舒以禮匡之 程子謂仲舒有儒者氣象。○上好儒趙綰薦申公上安車蒲輪 以蒲縛輪使穩。迎之首問治亂之事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拜為大夫議明堂等事尋免歸。○竇太后好黃老 黃石公老聃。不悅儒術以萬石君家 石奮父子四人。俱官至二千石。故云。不言而躬

詔選天下四方才智之士

詔舉孝廉

何不直取武庫

汲黯以嚴見憚

汲黯矯節發倉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行。遂寵之。○招四方才士。東方朔、司馬相如、朱買臣、莊助等。嘗在左右。朔等持論詼諧。大臣多屈于其辨。○詔舉孝廉。置五經博士。定四科取士法。孝廉、明經、賢良、茂才。○丞相田蚡驕侈。治宅甲諸第。嘗請地益宅。上怒曰。何不直取武庫。○汲黯都尉。性多直。以嚴見憚。時河內失火。上使視之。黯復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持節發倉以賑。請伏矯制之罪。上益賢黯。時上招文學。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乎。上怒退曰。甚矣汲黯

汲黯何如人

汲黯社稷臣不冠不見黯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作見知法汲黯叱詰張湯

之戇也或告黯黯曰天子置輔臣寧令從諛乎上嘗問莊助曰黯何如人助曰使黯居官無以異人至輔少主守成深堅操守之深遠堅固也招不來麾不去郎賁育莫奪也上曰古社稷臣黯近之矣上每不冠不敢見黯〇李少君以却老方獻而方士紛至〇王恢議伐匈奴韓安國曰勿擊便恢曰邊境屢驚擊之便乃伏兵馬邑誘匈奴入塞關吏有以伏告匈奴驚還〇張湯定律多刻作見知法見知不舉連坐湯舞智御人汲黯叱曰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湯嘗與顏異隙時上有令

擢宏對爲第一

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

漢之飛將軍

主父偃三人上書

下不便異微反脣湯入其腹誹坐斬自是有腹誹法誹以腹亦從何辨將仁孝盡可誣矣朝野怨湯卒以罪自殺○上策士擢公孫宏第一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宏仄目事固固語宏曰毋曲學阿世也宏每譔上汲黯當殿叱之○上遣唐蒙通南夷入夜郎今四川立爲郡司馬相如通西夷邛笮冉駹若水牂牁皆爲郡○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殺人甚衆上捕族之○李廣守北平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數歲不敢近○主父偃嚴安徐樂三人上書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今海

公等何相見之晩

公孫宏布被丞相封侯自弘始開東閣以延賢

宏薦仲舒爲

內虛耗。又深入匈奴。民情洶洶。土崩之勢也。上曰。公等何相見晩也。俱拜郎中。○主父偃曰。諸王日強。縱之固亂。削之亦亂。請裂其地與諸王子弟。則彼無辭。而諸子弟且德上。不削之削也。上善之。○公孫宏爲布被。汲黯議其釣名。上問宏。宏曰。三公爲布被。誠似釣名。使無汲黯。直陛下安聞此言。上益重宏謙。○公孫宏封侯。丞相封侯自宏始。宏開東閣。延賢參謀。嘗惡汲黯董仲舒。叱已欲誅之。無名。以宗室多難治。乃令黯爲右內史。仲舒爲膠西王相。○衞青屢征匈奴

膠西相

汲黯不拜衛

青

大將軍有揖

客

遇黯加于平

日

置武功爵

三人言利析

秋毫

卜式助邊

以卜式爲郎

中

有功封侯公卿靡不卑奉汲黯獨抗禮人謂黯當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聞愈賢黯遇之加于平日○張騫使月氏返言大宛多善馬大夏有邛竹杖多奇珍上由是日事西南夷○國用大乏令民買爵免罪以給軍支名曰武功爵又令孔僅桑宏羊等領鹽鐵事算舟車榷酒酤言利析秋毫○卜式輸財助邊上曰欲官乎有冤欲鳴乎式曰不然陛下苦匈奴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委耳上欲顯之風百姓乃拜郎中○淮南王謀反曰汲黯守節難惑以非

發蒙振落

久不聞汲黯之言

得神馬于渥洼水中

幕南無王庭

其他如發蒙振落耳。發去鏡之塵蒙振下樹之落葉言易也後事敗自殺○渾邪王降上發兵二萬迎之馬不足貸于民民匿馬上欲斬長安令黯曰須斬臣民乃出馬上默然曰吾久不聞黯言今復妄發矣命降者徙居邊郡○得神馬于渥洼水中令爲歌頌之汲黯曰王者作樂承宗廟今以馬歌先帝豈知其音耶○上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益賢之○衛靑霍去病合攻匈奴所殺十餘萬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甯成爲都尉甚酷民曰寧見乳虎毋逢

帛書飯牛

以汲黯爲淮陽守

補過拾遺

倪寬課最

甯怒。少翁以鬼惑上。上所幸李夫人死。少翁夜致之見上。後書一帛。令牛飯之。詐上曰此牛腹有奇。殺視之得帛書。上心知爲少翁。筆誅之。上以汲黯爲淮陽守。黯稱病不能任。願出入禁門補過拾遺而已。上曰君薄淮陽耶。遂令守此十載卒。倪寬勸農緩刑。征稅多假貸。後寬以此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租稅繈屬不絕。上愈奇寬。課更以最。王溫舒河內守。上書連坐豪猾。法論刑至血流十里。會春。溫舒歎曰令展一月吾事足矣。上親將兵北征告單

起柏梁臺
老人牽狗
仙者得之自然
宏羊作平準法
烹宏羊乃雨
天旱意乾封
公孫賀不受

于曰若能戰天子自將以待不能急來臣單于遠遁乃還而四夷帖服○上溺仙事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銅爲之夜令承露飲之可仙○上巡東海祭八神祠恍聞呼萬歲者三見一老人牽狗忽不見上以爲仙也遂封泰山禪梁父欲往蓬萊求仙東方朔曰仙者得之自然躁求無益也陛下須還宮靜待之仙將自至乃止○桑宏羊以平準法得幸天下之稅準之爲一封侯時旱卜式曰烹宏羊乃雨上默然○上憂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上曰今天意欲乾封乎欲所封之土乾燥也○上相公孫

相

蘇武使匈奴
咽雪牧羝
羝乳乃得歸

李陵有國士之風

作沈命法

王賀陰德

問巫蠱之法果何自而起

賀。賀以上多殺大臣。乃泣不受印。上怒。強之。受。賀出曰。我從是殆矣。○中郎蘇武使匈奴。單于強之降。不從。置武大窖中。絕飲食。會天雪。武取旃毛和雪咽之。數日不死。復遷武北海牧羝。曰。羝乳乃歸羝不乳示不得歸。○李陵李廣孫。伐匈奴。敗。因降。上怒。司馬遷稱陵有國士風。其不死。欲圖報也。上以遷阿陵。遂下遷腐刑割勢也。○范昆等持節捕盜。作沈命法沈沒其命。王賀以捕盜多所縱。坐免。賀曰。吾活萬人。後世其興乎。○上爲衞太子立博望苑。有女巫入宮中。教埋木人宮中。可免

耶

壺關三老上書

田千秋訟太子冤

為歸來望思之臺

厄。上一夕夢數千木人持杖擊之。乃疾。江充與太子隙。因言上疾皆太子巫蠱為祟。上命治巫蠱。充因持太子。太子斬充。遂出武庫兵欲反。詔捕之。壺關三老茂曰。子盜父兵以救難耳。何邪心也。上悟。尚未明赦。太子度不得免。遂自刎。衛后太子母亦縊。上既而悔。高寢郎高帝寢廟之所田千秋知之。詐稱白頭翁與言曰。天子之子誤殺人。何罪哉。上曰。此高帝使公示我。遂以千秋為卿。未幾相。又未幾侯。而族江充家。作思子宮。歸來望思臺于湖。○上盡屏方士。歎曰。天下豈有仙人。

下詔深懲既往之悔

皇子弗陵生堯母門

霍光可任大事

畫周公圖賜霍光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桑宏羊請田輪臺。威西域。上不可。下詔深懲既往之悔。○初趙婕妤居鉤弋宮。妊十四月生子弗陵。上以堯十四月生。遂名宮門曰堯母門。至是上欲立弗陵。以其年穉母少。欲以大臣輔之。察霍光去病弟。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光。上病篤。光曰。如不諱。當誰立。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遂立弗陵。後數日。以他事賜鉤弋夫人死。左右曰。立其子。殺其母。可乎。上曰。呂后之慘。諸公不聞耶。上崩。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小心謹愼。天下

天下想其丰采

大臣當用有經術

不疑名重朝廷

蘇武臥起持漢節

雁足帛書

想其丰采。

孝昭皇帝武帝子。名弗陵。十三年。有始元元鳳元平三號有詐稱衛太子。騎黃犢詣闕下。羣臣駭之。雋不疑曰。昔蒯聵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太子既得罪奔。當就獄。上與霍光嘉之曰。公卿當用有經術者。不疑乃名重朝廷。按不疑斷者甚是但云春秋是輒則謬矣。惜光不學。莫辨其謬也。○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論囚。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蘇武持節匈奴十九年。鬚髮盡白。節旄盡落。至是以書繫雁足入漢。上得之語匈奴以武所在匈奴

拜蘇武爲典屬國

昭帝辨上官桀之詐

傅介子斬樓蘭

驚乃歸武武還上拜爲典屬國霍光盡罷武帝賦法外和匈奴稍復文景故業時上官桀與光有郤詐爲燕王上書誣光上曰此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上年方十四尙書左右皆驚後桀黨又譖光上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敢有毀者斬後桀謀弑上而立燕王謀洩遂族桀○樓蘭王殺漢使傅介子誘殺之更其國曰鄯善介子還上封以侯○上崩無嗣霍光奉太后詔迎昌邑王武帝子即位王縱淫無度光憂之田延年

漢之伊尹
霍光益重經術士
嚴延年劾奏霍光
朝廷嚴肅敬憚
獄中有天子氣

曰將軍能更立賢漢之伊尹也時王出遊夏侯勝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光聞驚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光益重經術士光白太后太后召王解其璽綬還昌邑（霍光此舉于漢忠矣獨惜其始之不慎也）丙吉奏衞太子孫病已當立霍光乃奉太后詔迎之嚴延年劾光擅廢立奏雖寢朝廷肅然憚焉初病已生數月坐巫蠱事在獄丙吉哀其無辜乳養之或告獄中有天子氣詔盡殺病已賴吉以全時上林苑蚕食柳葉成公孫病已立五字至是果驗

詔求微時故劍

霍光稽首歸政

廷中稱平

夏侯勝論武帝不宜立廟樂

事君識鯁直字

中宗孝宣皇帝（武帝孫。初名病已。後改名詢。二十五年。有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七號。）衆議立霍光女爲后。上初已娶許氏。乃詔求微時故劍。（示故劍。且求況后乎。）大臣知旨。白立許倢伃爲后。○上厚遇霍光。光歸政。上不受。凡事先白光。乃奏。○召河南丞黃霸爲廷尉。霸行法多寬仁。廷中稱平。○詔立武帝樂。夏侯勝論其無道。不宜立樂。衆劾勝。獨黃霸不劾。勝霸並下獄。霸在獄。從勝講尚書。更冬不怠。（程子曰。勝事君。識鯁直字。霸治民。識循良字。二子可無愧尚書矣。）○霍光妻顯謀立其女爲后。會許后病娠。使女醫投毒死。光知大驚。終不忍

缿筩投書
廣漢鉤距
發奸擿伏如神
天下無冤民
民自以不冤
祭孝婦乃雨
于公高大門

發舉。後女果立后。匈奴入會雪深丈餘。不能還。盡擊殺之。邊患始寧。趙廣漢爲潁川守。設缿筩筩開小孔令民投書告奸而奸黨悉散。及爲京兆尹。尤善鉤距鉤之有距吞則順吐則逆嘗數人聚一舍謀劫。語未竟。捕者至矣。時稱發奸擿伏如神。于定國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爲獄吏。東海有孀婦侍姑。姑恐妨其嫁。自縊。姑女告爲婦逼坐斬。東海旱三年。于公知其故。言于令曰。必祭某婦。乃雨果驗。于公吏獄多活人。會家改

閒

春秋譏世卿

魏相請去副封

孝宣勵精爲治

刺史吏民之本

漢世良吏爲盛

門閭。曰須高大可容駟馬。吾後必興也○霍光卒。上即日封其子。賜葬如王禮。魏相曰春秋譏世卿。故宋三世爲大夫則惡之。上不聽。○時上書者用二封。其一副封先白尚書。然後以正封奏。尚書每視副封不便。多壅之。魏相請去副封。上曰善。拜相給事中○上深知民艱。勵精爲治。賞信罰必。凡二千石有治效輒加秩。曰刺史吏民之本。久乃服其化。不可數易。故漢世良吏于斯爲盛○王成僞增戸口入萬。賜爵侯○上聞霍氏毒殺許后。乃收諸霍印。諸霍有逆謀。上族之。

芒刺在背
霍禍萌于驂乘
曲突徙薪
赤子弄兵潢池
治亂民猶治亂繩
賣劒買牛
賣刀買犢

廢霍后。初霍光爲上驂乘。上憚光。若有芒刺在背。世傳霍氏之禍。釀于驂乘云。○徐福嘗請抑霍氏及族。凡告者皆封。或言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多薪。客言宜曲突徙薪。未幾火。鄰人救之。乃殺牛置酒以謝人。曰向使聽客言。即牛酒可省。今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上乃遷徐福爲郎。○渤海多盜。上命龔遂鎮之。遂曰民困饑寒。故弄兵于潢池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乃單車至府。悉罷捕盜令。但以執田器爲良民。令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

廣漢見事風生

百姓追歌之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

尹翁歸披籍取人

魏相諫伐匈奴

義兵者王此兵何名

而盜悉解○趙廣漢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嘗以私怨殺人坐斬吏民詣闕泣代後百姓追思歌之○上命蕭望之出守平原望之曰出諫官補郡守恐朝無諍臣是憂末而忘本也乃徵還○尹翁歸守扶風今鳳翔郡中吏民賢否皆有籍披籍取人無不畏服○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叛遂徵諸國兵平之後上欲封侯蕭望之論其矯制漸不可長乃以為大夫○上欲伐匈奴魏相曰聞兵義者王兵應者勝兵忿者敗兵貪者破兵驕者滅此兵不知何名也○丙吉為人深厚

丙吉不道前恩
試望之于三輔
舉賢豈容私謝
賢哉二大夫

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會宮婢自陳阿保之功因及吉上乃問吉吉終不言上大賢之封為侯○蕭望之初補平原守徵還上欲詳觀其政乃復試之三輔扶風馮翊京兆號為三輔○張安世湯子以父子封侯權位太盛乃辭嘗薦人來謝安世曰此公典豈容私謝耶○疏廣與子疏受傅太子至是父子乞歸上賜金七十斤公卿祖帳滿道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日以所賜金置酒延客不為子孫立業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吾不欲以過益後也○黃霸守

黄霸治行天下第一

聖主得賢臣頌

可將無踰老臣

兵難遥度

充國條陳便宜十二事

充國振旅而還

潁川治行天下第一。時屬令許丞賢但病耳或告逐之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上幸甘泉郊泰畤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往求之褒乃作聖主得賢臣頌以諷〈畧云人主勤于求賢逸于得人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哉〉○先零諸羌叛上問誰可將趙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上問當若何對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今臨洮〉圖上方畧充國至不輕與戰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奏請屯田乃陳便宜十二以聞越明年諸羌皆降充國振旅還○上方煩刑法任宦官蓋寬饒曰陛下以

蓋寬饒以直言死

丙吉問牛喘

時人以爲知大體

閉閤思過

屠伯

刑餘古以宦爲周召法律爲詩書上怒下寬饒吏寬饒自剄闕下士民憐之○丙吉爲相尚寬大嘗出遇羣鬭不問及見牛喘問之吉曰民鬭惟京兆事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也吾三公調陰陽職當問人以爲知大體○馮翊守韓延壽多惠政民有兄弟訟田曰吾爲守而令骨肉訟將誰咎乃閉閤思過訟者遂自悔後延壽以傷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河南守嚴延年多酷民號曰屠伯卒坐怨棄市初延年母聞報囚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吾不意當老見

東海賢智其母

黃霸功名損于治郡

楊惲廉潔無私

孫會宗遺書戒楊惲

須富貴何時

子被刑也遂歸至是莫不賢智其母○黃霸長于治民及為相功名損于治郡初霸守潁川以鳳集遷相至是張敞舍鶡鵲飛入霸府欲奏為神鵲後知從敞來乃止（漢宣時鳳凡五集豈亦鶡鵲之類歟）○楊惲廉潔無私但好矜已能發人隱居家多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遺書戒之惲覆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且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會日食變或譖惲驕奢所致上斬之○羣臣奏張

五日京兆

漢家自有制度

匈奴位在諸侯王上

上思股肱之美

圖功臣于麒麟閣

麒麟閣唯霍光不名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敞爲惲黨。時敞掾有事屬敞。按掾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竟致之死。敞亦坐此免。不數月。京兆枹鼓紛起。上復召敞。而盜解。○太子勸上緩刑用儒。上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敎委任俗儒乎。○匈奴入朝。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上以四夷賓伏。思股肱之美。乃繢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閣。而列其姓名。獨霍光不名。但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詔諸儒講五經。以梁邱易名賀大小夏侯尚書。大名勝小名建穀梁春秋。名淑俱爲博士。

中書政本之地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
賈捐之諫棄珠崖
禹入聖域而不優
廣德請從橋
聖主不乘危

孝元皇帝 宣帝子。名奭。十六年。有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四號。 史高以外戚領尚書事。石顯宏恭典樞機。蕭望之奏中書政本之地。不宜用宦官。顯恭因譖望之。召下廷尉。望之聞詔自殺。上驚曰。果然殺吾賢傅。○珠崖等郡今廣東。叛。上欲征之。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三聖人地皆不過數千里。其不欲附聲教者不強也。○上往酹宗廟。欲御船。薛廣德請從橋。上不悅。張猛曰。船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劉向字更生。等多抗論石顯。嘗譖之。向懼危。乃上書。上

轉石拔山

甘陳矯制立功

王嫱下賜單于

信臣治行第一

不報。書畧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今用賢若轉石。去佞如拔山也。○石顯益擅權與牢梁五鹿充宗爲黨民歌曰石耶牢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京房諷上曰今天下治耶亂耶上曰亂房曰孰致之上莫知房曰陛下所最幸而進退天下者是上乃喻然亦不能退顯也未幾房爲顯誣死○甘延壽陳湯以誅西單于當封匡衡論其矯制劉向曰不煩一兵不費斗糧以建大功可無封乎並封侯○匈奴請爲壻上以宮女王昭君賜之○河南守召信臣治行第一民號曰召

召父 大臣有申伯之忠 劉向進洪範傳

父○石顯懼諸言者。乃先設驗。嘗請于上。遇夜有建白詔吏開門。上許之。後顯故夜入。言者果論其矯詔開宮門。上笑以書示顯。顯泣曰。從來誣臣事多類此。上益信顯。

孝成皇帝 元帝子。名驁。二十六年。有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七號。 谷永對策殿上。知王鳳擅權。 鳳上母舅爲丞相。 陰欲自託。乃云方今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周宣王舅。以喻王鳳。 上以策示鳳。遂擢永光祿大夫○悉侯諸舅 王音。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 相繼爲相。劉向憂王氏權盛。乃作洪範傳 中皆古今興亡之事。 諷上。上心知

趙張三王

王莽折節恭儉

何武去後見思

班生讜言

借劍斬佞臣頭

向忠但終不能奪王氏權○王章耿直雖爲王鳳所舉每摘鳳過後爲鳳誣死○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尊王駿皆有能名民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新都侯王莽王鳳從姪僞爲謙恭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指五侯曲有禮意虛譽用是滿世○何武爲京兆尹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多見思○上與張放等日飲禁中時繪紂沉湎圖于屛上問侍中班伯對曰紂爲酒荒天祿弗保也上曰幸聞班生讜言○時多灾異皆謂王氏傳權所致張禹獨謂不然朱雲請尚方劍斬佞

朱雲折檻
輯檻旌直臣
劉向請興禮樂
哀帝躬行節儉

臣之頭。上問爲誰。雲曰。安昌侯張禹。上怒。下雲獄。雲扳殿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上釋雲。命無更檻。輯之以旌直臣。得古磬十六枚。皆曰瑞。請定法。劉向曰。法所以殺也。于磬何取。請陳禮樂。○劉向極論王氏。上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上深嘉其忠。欲用爲九卿。終爲王氏所持。不得遷而卒。○上相王莽。謙恭益著。○

孝哀皇帝 名欣。元帝庶孫。成帝無子。迎立之。六年。有建平元壽二號。 躬行節儉。政由己出。天下翕然望治焉。○以朱博爲丞相。有大聲如

洪範所謂鼓妖

下車拜謁

鄭崇心如水

致成周白雉之端

莽功德比周公

九錫

吳市門卒

鐘鳴。揚雄曰。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侍中董賢權侔人主。郎丞相孔光下車拜謁。不敢抗禮。鄭崇極諫。上曰。君門如市。又誰禁乎。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下崇獄死。

孝平皇帝 名衎。亦元帝庶孫。哀帝無子。迎立之。五年。號元始。 太后臨朝。王莽秉政。時越裳重譯獻白雉。又有黃龍遊江中。臣民盛稱莽功德如周公。上加莽安漢公。尋賜九錫。○初梅福極論王氏。不聽。至是知莽必簒。乃棄家遁。後有見其易姓名為吳市門卒。吳市今會稽。 ○王莽殺不附己者百餘

逢萌掛冠
作策禱于泰畤藏策金縢
翟義舉兵討莽

人海內震焉逢萌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乃解冠掛東都門卒家浮于海○王莽因臘日上椒酒毒上上疾莽作策禱于泰畤願以身代而藏策金縢○初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紋安漢公莽爲皇帝七字羣臣奏莽攝帝位○上崩無子時宣帝元孫嬰莽利其幼迎立之

孺子嬰名嬰宣帝元孫三年詔莽假皇帝東郡太守翟義會諸郡兵討莽莽彷周書作大誥諭天下遣孫建等破義未幾廢孺子爲安定公而即帝位改國號曰新義兵雖敗然新

復井田法

龔勝死節

薛方守箕山之節

陳咸用漢家祖臘

我先人豈知王氏臘

莽之際無此一舉大義不幾盡滅乎

附王莽名莽字巨君十三年有莽狹小漢制乃復井田法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私相買賣莽欲伐匈奴嚴尤諫曰古來征匈奴者未有得上策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聽莽迎龔勝勝不食十四日死時清名之士紀逡等四人皆仕莽獨薛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小臣願守箕山之節莽從之陳咸三子俱在位令解綬歸卧不出戶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唐尊太傅柴車藉槀飲

揚雄三世不徙官
揚雄太元法言何如
揚雄投閣
劇秦美新
劉秀起兵春陵
秀隆準日角
立劉氏以從人望

食必瓦器民有犯刑者令衣赭衣別之○揚雄三世不徙官成哀莽三世爲大夫坐劉棻事下捕時雄校書天祿閣聞捕至從閣投下幾死後莽因雄太元法言內盛稱莽功德又有劇秦美新之文乃免以雄之才而失節于莽君子羞之

○劉秀字文叔景帝後與兄縯起兵春陵今寧遠縣秀隆準日角絳衣大冠皆驚非常從者甚衆初劉元亦景帝後起兵平林至是相合兵勢大振首攻潁川馮異率五縣來降

樊崇起兵莒朱其眉以別曰赤眉兵

淮陽王名元景帝子長沙王之後二年諸將議立漢後從人望初劉元

劉秀小怯大勇風雷瓦屋皆飛

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諸將皆貪元懦弱畏縯威明遂立元○漢兵圍宛岑彭死守數月乃下劉縯高彭節義封以侯○王莽大發兵逆漢劉秀獨戰數十合大敗莽兵諸將曰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會大雷風飛瓦雨下如注莽兵溺死數萬○漢兵入武關鄧曄開關以迎莽奔漸臺追斬之○平林諸將以縯兄弟威名日盛勸更始除之忽坐縯以他事死秀識其意乃不爲縯服笑語如常每獨處多泣○公孫述起兵成都隗囂起兵隴西卜者王郎詐稱成

復見漢官威儀
鄧禹杖策追秀
延攬英雄
任使諸將皆當其才
北道主人
蕪蔞亭豆粥
水堅可渡

帝子。百姓信之。立為天子。○劉秀過洛陽。民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秀出鎮河北。所過郡縣。無不被澤。鄧禹杖策追秀曰。願公延攬英雄。以悅民心。天下不足定矣。秀悅。每任將。多決于禹。皆當其才。○更始日夜飲宴。膳夫皆授上爵。長安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耿弇謁劉秀。秀攜弇至薊。今順天。指弇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起兵應王郎。秀急趨蕪蔞亭。馮異進豆粥。又前阻滹沱河。以冰堅得渡。渡畢冰解。至南宮。會

對竈燎衣
南宮麥飯
劉秀披輿地圖示禹
赤子慕慈母
大樹將軍
蕭王始貳于更始

大風。避入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進麥飯。乃馳信都。定計討王郎。斬之。得吏民黨逆書數千。秀不視盡焚毁。曰令反側子自安。秀披輿地圖。示禹曰。天下郡國今始得其一。子言不足定何也。曰方今亂離。人思明君。如赤子慕慈母。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劉秀令衆卒各屬所將。皆願屬大樹將軍。馮異謙下恤士。秀嘗與諸將論功。異獨屏坐樹下不言。故號。○更始心懼劉秀。乃立爲蕭王。徵詣行在。耿弇曰。更始必敗。毋令他姓得之。秀乃不就徵。始貳于更始。○劉秀攻銅馬賊。盡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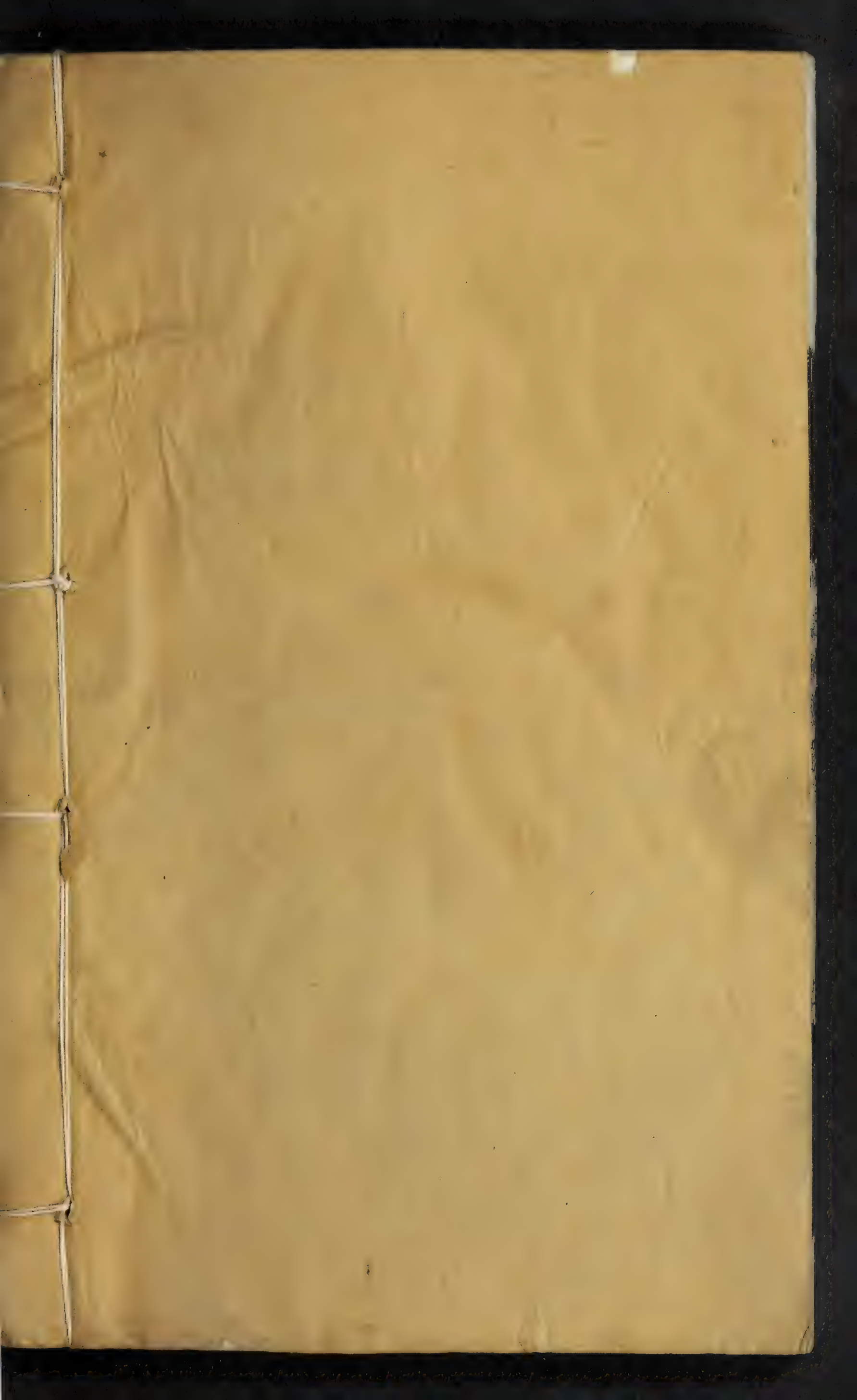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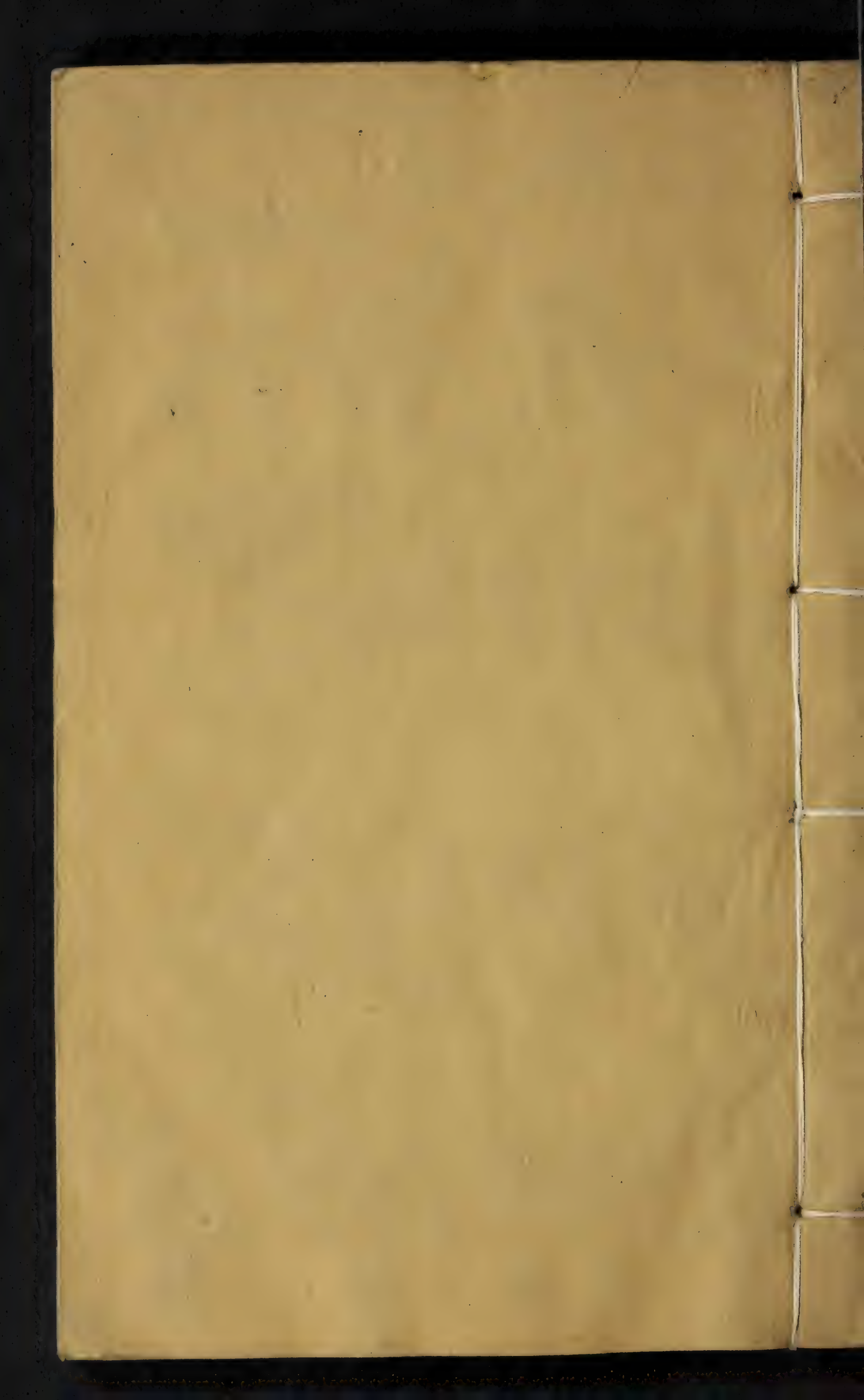
寇恂文武備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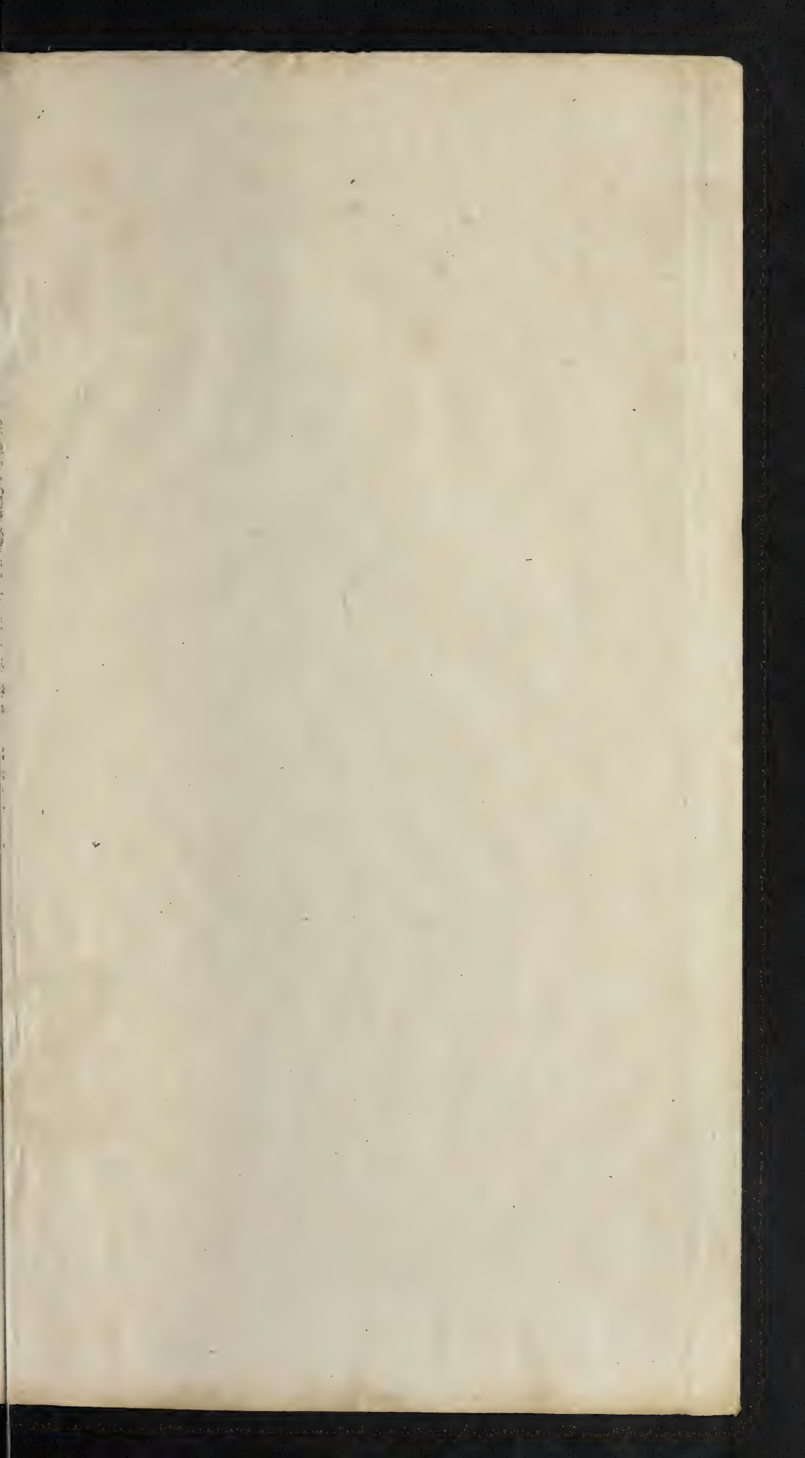
委寇恂以河內

令諸降者各歸營。自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能不投死乎。關西號秀爲銅馬帝。赤眉兵攻長安。劉秀遣鄧禹西襲關中。慮河內無守。禹曰。寇恂文武備足。乃拜恂太守。謂恂曰。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河內也。秀禹引兵各往。恂調糧供軍。未嘗乏絕。









光武恤賈復之孤

攀龍附鳳

彊華進赤伏符

古史輯要卷三

○東漢紀 君一十有三。得年百九十有六。景帝子。長沙定王之後。都洛陽。凡

世祖光武皇帝 三年。有建武中元二號。景帝五世孫。名秀。三十賈復與五校戰。傷瘡甚。上驚曰。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子我女嫁之。不令憂妻子也。復尋愈。○上北破諸賊。諸將請上尊號。不許。耿純曰。諸將從王者。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不正位號。恐失人望。上終未決。會彊華進赤伏符。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王 自高祖至此。二百二十八年。乃四七

行已在淸濁之間
禮順人情
鄧禹名震關西
隗囂名震西川

二十八也乃即位于鄗後遷都洛陽○赤眉假立劉後爲名乃奉劉盆子歸長安更始敗降封爲長沙王尋被殺○宛人卓茂哀平間爲密令行已在淸濁之間多善政民有訴其亭長受賂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置不問後以王莽簒歸至是上首訪茂擢太傅封以侯○鄧禹西入關中吏民望風附禹禹每駐節勞之由是禹名震關西諸將欲徑攻長安禹曰赤眉鋒鋭未可當也北地三郡土廣穀饒姑就養待其斃遂引兵北所至皆降○隗囂名震西川馬援往焉初援貧

馬援老當益壯

宋宏薦桓譚鼓琴悅其繁聲

寇恂屈賈復

欲田于邊其兄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也援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乃田邊郡治產萬餘曰財貴能賑施也不則守財虜耳遂盡散而歸囂

〇宋宏薦桓譚上令譚鼓琴悅其繁聲譚見宏至失其常度宏免冠謝曰譚以鄭聲悅上皆臣薦之罪也上謝宏時湖陽公主寡意欲妻宏宏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謂主曰事不諧矣

〇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殺之復怒欲殺恂時復過潁川恂稱疾不見左右以爲怯恂曰昔相如不

兩虎安得私鬬

奮翼澠池

東隅桑榆

待盆子以不死

徐宣鐵中錚錚

子陽井底蛙

畏秦王而畏廉頗爲國也上聞召恂復至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極歡去○馮異大破赤眉兵上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異初爲赤眉所敗）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日出處）收之桑榆（日沉景）劉盆子奉帝璽以降上待以不死謂徐宣（赤眉將）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隗囂使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述素善援援至述盛備衛乃延援入歸語囂曰子陽（述字）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指漢）援奉書入洛陽上袒幘坐迎援曰臣遠來何以知非奸人而簡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高帝無可無不可
遼東豕
封子密爲不義侯
龐萌社稷臣

易若是上笑曰卿說客非刺客也援歸謂上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囂曰于高祖何如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動如節度且不喜飲囂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初漁陽守彭寵以助上兵請封朱浮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豕皆白乃止以子之功遼東豕也至是據漁陽反寵蒼頭蒼頭漢奴名子密殺寵以降上封爲不義侯○時涿郡守張豐平原守富平俱反耿弇討平之○上使龐萌討董憲陰合焉上曰朕嘗謂萌社稷臣諸君得毋笑其言乎遂親往征

班彪著王命論
天子明見萬里
功足相方
有志者事竟成
煥然文物可觀

之○班彪著王命論詳見古文勸隗囂事漢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時河西守竇融未有屬囂使人說曰更始乖成復敗此一姓不再興之徵也當各據土宇以圖鼎立融以彪言決策東向適上有璽書至諭融河西皆驚以天子明見萬里外○耿弇破張步于祝阿悉平齊地上往勞之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祝阿功足相方而難過之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詔起太學上親詣之而煥然文物可觀矣○馮異治關中或譖其百姓

一九泥東封函谷關

周黨不以禮屈

明王有不賓之士

友人拒王良

歸心號咸陽王異懼上書謝上曰將軍于朕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心○王元說隗囂曰神龍失勢與蚯蚓同今天水完富請以一九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圖王不成其敝猶足霸囂善之○徵處士周黨王良至黨伏而不謁范叔論其不敬上曰明王必有不賓之士賜之金帛歸獨良仕至司徒良爲官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一日謁友友拒不見良慚遂歸連徵不起○上物色畫人物顏色也訪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三徵乃至光臥邸不起上即其臥

子陵不可相助爲理

士固有志

客星犯御座

置兩子于度外

豆粥麥飯意厚久未報

馮異不忘巾車之恩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上引光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上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上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光固謝去釣富春山卒○時羣寇皆平獨公孫述隗囂未下上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馮異入朝上曰豆粥麥飯厚意久未報曰願陛下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異在巾車爲漢兵獲上釋用之）上賜之金帛還○執金吾朱浮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閒者守宰數易何以責

詔上疏不得言聖 君象臣象

鄭興不爲讖 校尉督責三公

師臣者帝 召父杜母 拔佩刀以斷君鞦 聚米爲山谷

效乎上然之○日食詔上疏不得言聖鄭興曰頃年日食多在晦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急亢則臣迫促故月行疾而晦食陛下宜思柔克之政○詔田租三十稅一○上與鄭興議郊祀欲斷以讖符書興曰臣不爲讖也○江馮請以校尉督察三公陳元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未聞公輔制于有司也○南陽守杜詩多善政民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上欲征隗囂郭憲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拔佩刀斷上鞦上問馬援援聚米爲山指畫形勢上曰虜在吾

虜在吾目中
得隴望蜀
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借寇一年
取士皆用儒術
祭遵憂國奉公
八戰八克

目中矣遂征囂囂奔西城尋命來歙討平之上馳邽賜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南取蜀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也○潁川盜起上曰吾悔不聽子橫郭憲字之言上歸率寇恂往征盜悉平上還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恂嘗守潁川乃留恂○祭遵御兵嚴肅每取士皆用儒術遵死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來歙破元安公孫述大懼使人刺殺歙又使岑彭代之述使人詐降刺殺彭復令吳漢逼成都八戰八克述被刺死遂平蜀○初述徵李業譙元

西土歸心

貴戚歛手避二鮑

忠臣不私

郅惲拒關不納

光武保全功臣

功臣悉令列侯就第

不至並賜鴆死徵王浩王嘉俱自殺徵任永馮信皆托青盲謝徵費貽漆身爲癩以逃上悉封其墓獨貽存徵爲太守而西土歸心○鮑永劾趙王良不敬鮑恢鯁直不避強禦上曰貴戚且歛手避二鮑○任延爲武威守上戒以善事上官延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福也上善之○上獵夜還上東門守郅惲拒關不納乃從中東門入明日上賜惲布百匹而貶中東門守○上欲全功臣悉令列侯就第不得預朝政且上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吏事責三公

韓歆以直諫死

河南南陽不可問

首服如東海公對

○鄧禹居家淳備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韓歆好直言每于上前指天畫地以諫上惡之免歸仍宣詔責之歆自殺以非其罪百姓不厭上爲成禮葬○詔檢覈官民豪猾時諸郡各遣使奏事上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上詰吏吏不以實對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也上示吏吏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奇愛陽乃廢郭后立陽母陰氏太子彊郭后子自請備藩許之詔曰春秋之義立

麥穗兩歧
張堪善政
文叔今乃能
如此
柔道治天下

子以貴陽毋貴宜承大統胡氏曰春秋聞立長立賢不聞貴也若云貴則疆毋不嘗爲后乎○漁陽守張堪多善政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上幸章陵故里置酒與諸母酣飲衆曰文叔向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上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湖陽公主蒼頭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不用械曰格殺上怒箠宣宣曰無箠請自死遂觸楹流血上令叩頭謝主宣不可左右強使頓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白衣時尚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乃威不行一

天子不與白衣同
董宣強項
郭況金穴
馬援願死于邊
烈士當如是
反風滅火
虎北渡河
此長者之言

令乎上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〇上數幸鴻臚郭況第賜金甚多京師號曰金穴〇拜馬援爲伏波將軍征交趾大破之援與孟冀曰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烈士當如是〇上問劉昆曰汝前令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果何德政至是對曰偶然耳上笑曰此長者之言也〇西域遣子入侍上不許乃閉關謝使〇馬武請伐匈奴上曰吾不事遠也〇武陵蠻入寇馬援請征之上

據鞍以示可用

矍鑠哉是翁

馬援戒子

刻鵠畫虎

明珠文犀

意其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是翁乃遣援援欣語友曰吾年迫懼不得死國今獲願矣援大獲蠻兵病卒于軍遺書戒子曰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效龍伯高不得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不得畫虎不成恐類狗矣時訟良浮薄者以援書証上埍梁松坐與良游幾得罪松遂怨援初援在交趾以薏苡能輕身勝瘴載一車歸至是譖以所載皆明珠文犀上怒援妻子不敢歸援葬乃藁葬城西○上幸南頓詔復田租

天下重器
邱隴同體
一見決聖
桓譚非聖無法

一歲頓人乞復十年上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曰復一日敢期十歲乎○上作壽陵詔曰無爲山陵陂池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第五倫領市事公平廉介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上東巡羣臣請封禪上曰卽位來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後上讀會昌符云赤劉之九光武爲高祖九世孫會命岱宗岱之宗泰山爲遂禪泰山宣布讖文于天下桓譚言讖之非經上怒謂譚非聖無法遂貶○上每旦視朝夜分乃罷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

樂此不爲疲
幸辟雍養三老五更
圖畫二十八將于雲臺
馬援不與雲臺
劉平以善政被徵
減年從役擢郎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上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

顯宗孝明皇帝（光武少子。初名陽。更名莊。號永平。十八年。）上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知天地人。）桓榮爲五更（知五行更代。）偕諸儒說經。冠帶環橋門觀聽者至億萬。立馬援女爲后德冠後宮。好讀書衣大練裙不緣。上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于雲臺。首鄧禹。獨馬援以椒房故不與臣。全椒令劉平多惠政。民戴之。或增貲就賦。減年從役。徵爲議郎。上怒藥崧以杖撞之。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上性偏察羣

封還詔書

賜郭賀以三公服

宋均去獸

佛教入中國之始

爲善最樂

班超立功西域

臣多畏之鍾離意獨敢諫不避每詔不便輒封還〇荆州守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服敕行部去襜帷令百姓見其容服〇九江多虎害太守宋均曰咎在貪吏均盡退之後無復患虎者上擢均尚書令〇天竺國有神名曰佛上使人求其書而偕沙門（即今僧人）來爲佛入中國之始〇上問東平王蒼處家何樂曰爲善最樂上嘉之〇班超使鄯善其主初遇超甚謹後忽懈超曰此必北虜有使至超乃語其吏士三十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入虜營斬其使鄯善皆驚

耿恭拜井揚水示虜
廉范守雲中
廉范縛炬退虜
郎官上應列宿
楊終請罷邊兵
不以鱗介易衣裳
爲政猶張琴瑟

遣子入侍。而西域通。○耿恭守西域。匈奴絕其水道。士卒渴。笮馬汁飲。恭于城中拜祝穿井。揚水示虜。虜以爲神。乃引去。○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夜令兵士各縛兩炬。炬每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疑漢兵救至。驚還。追破之。○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上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殃。不許

肅宗孝章皇帝 明帝子。名炟。十三年。有建初元和章和三號。

楊終請罷邊兵。曰。孝元棄珠厓。光武絕西域。不以鱗介易我衣裳。上從之。○時吏治尚嚴。陳寵曰。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

宜廣至德以奉天心
馬廖勸成德政
言戲有切事實
廉范五袴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者小紘絕陛下宜廣至德以奉天心上納之○上欲封諸舅馬太后引諸呂五王爲戒上乃止○馬廖太后弟勸上成德政曰移風易俗必有其本語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結髻以結髮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上納之○廉范遷蜀郡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至削其令但嚴使儲水民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上親臨決作白虎奏

下車先問大姓

何異指鹿爲馬

久念令人驚

孤雛腐鼠

中牟三異

李邑毀班超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南陽朱季

議。○周紆令洛陽。下車先問大姓。吏以豪強對。紆怒曰。本問貴戚如馬竇輩。豈知此賣菜傭乎。京師乃肅清。○竇憲后弟。奪公主田園。上責曰。何異指鹿爲馬乎。久念令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乃稍抑。○魯恭爲中牟令。有三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李邑密上疏毀班超。上知超忠。反責邑。後超令邑將烏孫入侍。或曰。會毀君。超曰。內省不疚。人言何恤。○詔議貢舉。韋彪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宜以孝行爲先。○臨淮守朱暉。字季。多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

毛義奉檄
賢者不可測
第五倫一夜十往
白衣尚書
祠孔子于闕里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張奉慕毛義名往謁適府檄召義守安陽令義色喜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起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人問第五倫有私乎倫曰有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鄭均多節義上幸其廬賜尚書祿時號白衣尚書○上幸闕里祠孔子語孔僖曰今日之祠榮乎曰屈萬乘以重道主德之輝也臣何私榮上笑曰非聖後能爲是言乎○班固請集諸儒議漢禮上曰議禮之家名爲聚訟

大章一夔足

竇憲擊匈奴

燕然刻石勒功

鄭衆辭多受少

宦官用權自此始

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曰一夔足矣。

孝和皇帝 章帝子。名肇。十七年。有永元元興二號。 上卽位方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殺都鄉侯。太后使憲擊匈奴贖罪。大破之。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還。○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上知有逆謀。與中常侍鄭衆迫憲自殺。班固坐憲客下獄死。上策勛班賞。鄭衆辭多受少。上賢之。而宦官用權自此起。 胡氏曰。年十四能除竇憲。亦英主矣。惜任用宦官。所謂前門拒虎。後戶進狼也。 ○封梁竦 亦太后弟。 三子侯。梁氏日盛。○上每欲官鄧后子弟。后輒哀請遜避。故兄騭終上

投筆封侯

願生入玉門關

班君所言平平

關西孔子

世不過中郎將。○初班超書生時。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後以征西域有功封侯。其地至是以老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上使任尚代超。超曰。水清無大魚。宜寬以撫之。尚曰吾意班君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後尚竟失邊和。

孝殤皇帝 和帝子。名隆。號延平。一年。上即位時生纔百餘日。鄧太后臨朝。未幾上崩。迎清河王祐 章帝孫。 立之。

孝安皇帝 章帝孫。名祜。十九年。有永初元初永寧建元延光五號。 鄧騭薦楊震 字伯起。 荊州刺史。震廉介好學。人號關西孔子。震嘗舉王

楊震四知
清白吏遺子孫
以虞詡爲朝歌長
盤根錯節別利器
設三科以募士
綵線縫裾
宣言上書請兵
虞詡增竈

密。密夜懷金謝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或勸震置産。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多矣。○朝歌賊連年莫平。鄧隲惡虞詡。令爲朝歌長。親友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孰别利器乎。詡至。設三科。劫盜。傷人。游惰。三科。募壯士。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之劫。伏兵誅之。又潛遣人以綵線縫賊裾。有入市輒擒之。賊皆駭散。詡以功遷武都守。賊衆數千遮詡。詡宣言上書請兵。賊衆稍散。因日夜兼行。令吏士各增竈。詡曰。昔

薛包至孝

廬外旦入洒掃

子吾師表

子國有顏子

叔度汪汪千頃波

城西夕陽亭

孫臏減竈以見弱速其追也今吾增竈以示強緩其追也○汝南薛包少至孝爲異母憎逐之包廬于外旦入洒掃上聞徵爲侍中不拜歸○汝南（今汝寧府）守王龔好士袁閎薦黃憲憲不屈初憲年十四荀淑遇之移日不能去曰吾師表也已而謁閎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憲字）耶陳蕃嘗曰時日之間不見黃生鄙吝復生郭泰（太原人字林宗）曰叔度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未可量也○楊震爲宦者江京等譖逐至城西夕陽亭曰吾不能誅奸邪何面目

十九侯

樊英進退無所據

盛名其實難副

李固負笈從師

見日月乎。遂飲鴆死。○上崩。閻太后臨朝。欲立幼專政。迎惠王子懿章帝孫。立之。未幾崩。宦者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保。而十九人皆侯。

孝順皇帝安帝子。名保。十九年。有永建陽和永和漢安建康五號。上徵樊英。待以師禮。及應對無奇。張楷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子恐進退無據矣。○上徵黃瓊。李固遺書迎之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願先生宏此遠謨。毋令人言處士盜虛聲也。瓊至。數上書。上皆採之。○李固丞相郃子。少好學。嘗易姓名。負笈遠遊從師。

李固爲世大儒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孝廉聞一知幾
尚書猶北斗
表曲影斜
憂在腹心之疾
李固政爲天下第一

爲世大儒。每至公府。密入省親。不令友人知爲郃子。

○左雄論孝廉非四十不舉。若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齊人。年十八。令東阿大治。自可不拘時舉。廣陵今揚州府。徐淑年未四十。雄曰。顏淵聞一知十。孝廉知幾耶。無以對。乃罷。

○洛陽地坼。李固對策。畧云。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君喉舌也。○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木幹。百枝皆動也。○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臣所憂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上覽對。以固爲議郎。朝廷肅然。後出守泰山。政爲天下第一。徵將作大匠。○立梁氏爲后。弟冀爲大將軍。而梁氏日盛。梁氏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尚公主

張綱埋輪

張綱恩信降賊

法眞身難得見

二天

手劍當車

三大卿尹五十七人○遣杜喬等分行州郡張綱獨埋車輪不行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劾梁冀奏雖不行京師肅然冀恨綱令守廣陵以廣陵積賊難平綱單車入賊壘諭以恩義賊泣曰日二千石不道故相聚偷生今聞明府言乃更生辰也遂降○徵法眞不至人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也○蘇州刺史蘇章有故人守淸河犯贓章置酒與飲故人曰人皆一天我獨二天章曰今夕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刺史按事公法也遂正其罪○太子出讀上使种暠侍之時宦者單

皇甫規舟楫之喻

君舟民水

跋扈將軍

杜喬正色

車迎太子。閤手劍當車曰。無詔何知非奸也。宦者不敢對。還請旨。太子乃得去。上益嘉閤持重。○

孝冲皇帝 順帝子。名炳。一年。號永嘉。 上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時梁氏擅權。皇甫規對策及之。畧云。君舟也。民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怠弛。將胥溺矣。 上崩。太后迎渤海孝王子纘立之

孝質皇帝 章帝元孫。名纘。一年。 上年八歲。生而聰睿。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懼。置毒於餅弑上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封蠡吾侯。質帝崩。太后迎立之。二十一年。有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七號。 梁太后猶臨朝。自李固免。中外喪氣。惟杜喬

荀氏八龍

五百里内有賢人聚

難兄難弟

今日得御

崔實政論昇平粱肉

宜寫一通置座側

正色不撓梁冀誣固喬與賊通並下獄死○荀淑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時號八龍陳實與荀淑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參乘孫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迭侍左右淑孫彧尚幼抱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當有賢人聚實嘗訐其子曰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李膺性簡亢獨于荀淑宗師之淑子爽嘗謁膺爲之御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崔實作政論諷上畧云治國似治身德教者昇平之粱肉也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病也　仲長統

潁川四長

慨然有澄清四海之志

陳蕃下榻

見其書歎曰人主宜寫一通置座側○韓韶爲嬴長賊衆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時荀淑鍾皓陳實皆爲邑長所在有賢聲號爲潁川四長四公皆潁川人○梁氏威權震世天子拱手聽命上不平密與宦者單超等五人謀誅梁冀而封超等侯世號爲五侯○范滂少厲清節黃瓊薦爲清詔使滂攬轡有澄清四海之志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去○陳蕃尚書令徵處士徐穉等五人皆不至蕃方峻不延客獨穉來設一榻去則懸之又薦魏桓桓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廏馬萬匹其

魏桓三不可爲漢中主
劉寵一錢
華夏鮮見其儔
李郭仙舟
孟敏墮地不顧

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蕃皆曰不可桓遂謝不至○上問爰延曰朕何如主對曰爲漢中主可與爲善可與爲非也上曰敬聞闕矣拜延中郎將○會稽守劉寵遷司空山陰六七老叟人齎百錢送之寵爲人選一大錢以受餘不取○郭泰遊洛陽符融一見嗟異因介于李膺河南尹膺曰林宗泰字華夏鮮其儔後膺與泰同舟歸衆賓望之爲神仙焉○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之敏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奇其品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仇香爲蒲亭長有

枳棘非鸞鳳所棲

避雨危坐

李膺破柱

登龍門

劉寬蒲鞭示辱

毋訟子不孝香往諭之其子輒化王奐令考城語香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捐俸資香入太學郭泰謁曰君泰之師也○茅容嘗耕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郭泰異之曰吾友也○宦者張讓弟朔爲令犯贓畏李膺匿讓家合柱中膺破柱殺朔自是膺名益高凡士被其容接號爲登龍門○劉寬多仁恕歷典三郡吏民有過但蒲鞭示辱而已○初上受學周福時擢尙書令又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

南北黨人之議

宗資畫諾

成瑨坐嘯天下楷模

屣履到門

賈父所生

家賓客互相譏訕由是甘陵甘陵人有南北部而黨人之議起○汝南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宏農成瑨但坐嘯○郭泰賈彪遊太學有聲嘗曰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字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於是公卿貶議者皆屣履到門○賈彪爲新息長窮民多不養子彪加以殺人罪數年間養子千數曰賈父所生也名子爲賈子女爲賈女○張成善

皐陶古之直

賓武申訟黨人

願埋首陽山側

放黨人歸田里

范滂不謝霍諝

風角（觀四角之風知吉凶）知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捕殺成成通於宦官誣膺等與太學生結黨譏上上怒下膺等獄獄吏請祭皐陶范滂曰皐陶古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賈彪說竇武霍諝訟黨人冤上使宦者王甫復訊范滂等二百人皆三木囊頭暴堦下滂曰身死之日願埋首陽山側使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也甫愍之爲請於上悉放歸田錮終身○黨人皆天下名士將軍皇甫規恥不得與乃自陳亦黨列朝廷竟不問○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

叔向不見祁奚
平原無黨
劉勝閉門掃軌
劉勝自同寒蟬

讓滂滂曰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昔范宣子囚叔向以祁奚言免詔鉤黨郡縣多所舉獨史弼平原相一無及曰承旨誣陷善良所不能也杜密劉勝並仕歸密每於守令多陳說勝閉門掃軌不一謁密曰知善不薦聞惡勿言自同寒蟬而已若達賢糾惡以助明府萬一密志也衆乃服密

孝靈皇帝名宏章帝元孫桓帝無子竇太后迎立之二十二年有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四號竇武陳蕃領尚書事李膺杜密等亦復用時宦官曹節等共媚太后武蕃欲誅之而節等反矯詔殺武蕃初

士大夫皆重其道
三君一世所宗
俊顧及廚
閉門伏牀而泣
一縣不知所爲
李杜齊名

膺等雖廢錮。士大夫皆重之。更相標榜。當時有三君竇武陳蕃劉淑三人爲一世所宗也八俊。李膺杜密等八人爲一世之俊八顧。郭泰范滂夏馥等八人能顧引人爲善八及。張儉岑晊等八人能使人追及八廚。王章等八人能以財救人之號。及武蕃被戮。宦官復奏鉤黨。李膺自詣獄死。吳道受詔捕范滂。閉門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曰。必爲我也。遂詣獄。縣令郭揖欲解印與滂俱走。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累君。併及老母乎。母曰。汝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謝母訖。顧語子曰。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我非爲惡。聞者皆涕。黨人死

郭泰不爲危論

張儉望門投止

明廷戴半去

孔褒一門爭死

夏馥變姓名入山

至百餘郭泰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不知烏止誰之屋耳泰不爲危論故處濁世禍不及○張儉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時匿李篤家上令毛欽捕之欽曰足下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戴半去矣欽亦不捕而去後儉亡魯投孔褒不遇褒弟融匿之事泄儉復亡上捕褒融入獄融曰匿儉實融褒曰儉實求我其母曰罪當坐妾一門爭死詔獨坐褒夏馥聞之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變姓名入林慮山卒○初范滂等非毀朝政申屠

獨蟠超然評論外
胡廣中庸
初開西邸
驄馬御史
趙苞不顧私恩

蟠曰昔處士橫議卒致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間後滂等罹禍獨蟠超然評論外○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朝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多遜言取媚天下薄之○上每歎桓帝不能作家乃開西邸賣官以爲私藏○桓典常乘驄馬宦官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趙苞守遼西鮮卑入寇刼苞母爲質苞泣語母曰義不得顧私恩母曰毋以我故虧忠義苞遂戰而母被害苞歸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遂泣死○上

虞舜比德唐堯
眞楊震子孫
橋元異曹操
月旦許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以崔烈爲大司徒
人嫌銅臭

曰朕于桓帝何如楊奇曰猶虞舜比德唐堯上不悅曰卿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震死有大鳥集柩前葬畢乃去○張角以妖術聚衆十萬皆裹黃巾號黃巾賊京師震動上遣兵討之不勝會騎都尉曹操將兵合戰破之橋元見操異曰君異世才也然未有名可交許劭劭好覈論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有月旦評操往問劭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崔烈入錢五百萬拜司徒其子曰恐人嫌其銅臭○初陳實爲太邱長平心率物民曰寧爲刑罰加

無爲陳君短
董卓徵天下名士
荀爽三日周歷三台
劉備有大志
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

無爲陳君短至是死海內赴弔三萬餘人○何進欲誅宦官反爲張讓矯詔以殺袁紹乃勒兵悉斬宦者○上崩初立子辯董卓以陳留王協賢廢辯立之

孝獻皇帝靈帝少子名協三十一年有初平興平建安三號董卓徵天下名士○拜荀爽司空三日之間周歷三台蔡邕初爲議郎亡命江海至是卓復強之起獨申屠蟠不就○關東諸郡起兵誅董卓袁紹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卓畏兵盛劫上遷都長安避之○涿郡劉備有大志往見公孫瓚瓚拜平原相備少善河東關羽涿郡

寧歆優劣
不使王彥方知
遺布勸爲善
荀彧吾子房
王允使呂布誅董卓
伯喈曠世逸才

張飛俱部下周旋寢食不離常山趙雲亦往從備○管寧與華歆友共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王烈善諭人有盜牛者主獲之盜曰刑罰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彥方烈字烈聞之遺布一端勸其爲善後盜牛者路遇遺劍守之以還○荀彧往從曹操操大悅曰吾子房也○王允密使中郎呂布刺殺董卓百姓歌舞于道蔡邕坐卓黨下獄馬日磾曰伯喈邕字曠世逸才請刖足令續漢史允不可竟致死○劉備領徐州牧曹操欲取徐州荀彧

將軍之關中河內

孫策威震江東

養鷹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方食失匕箸

曰高祖守關中光武據河內今兗州天下要地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從之○孫策堅子與舒人今舒城縣周瑜善時年皆十餘歲策引兵渡江所向皆破威震江東○呂布攻徐州劉備走曹操操令領豫州牧呂布使人求徐州牧于操操曰養將如養鷹饑為用飽則颺去布不悅未幾操攻殺布○曹操語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備聞大驚方食失箸恐操畏己欲害之也會雷震備曰迅雷必變良有以也○劉備復據徐州曹操攻備擒其妻子及關羽備奔袁紹紹遣顏良攻

關羽報效曹公

髀裏肉生

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

伏龍鳳雛

三謁乃見

荊州用武之地

操。操令羽擊之。立斬良于萬衆中。初操待羽甚厚。羽以此報之。乃奔備。左右欲追。操曰。各爲其主。勿追也。○曹操攻袁紹。滅之。因攻劉備。備奔劉表。荊州刺史。備嘗流涕歎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髀裏肉生。功業不建。老將至矣。○諸葛亮字孔明。居隆中。今鄧州。劉備訪士于司馬徽。徽曰。此間有伏龍鳳雛。備三謁亮。乃見。曰。曹操擁百萬衆。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策弟。策死立之。據江東。國險民附。可爲援而不可圖。今荊州地形四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而其

天所以資將軍

猶魚有水

孔明卧龍

濟大事以人爲本

升樓去梯

主皆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若跨有荆益，修政觀變，伯可圖矣。備曰善。遇亮甚厚。關羽張飛不悅。備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龐德公嘗曰：孔明爲卧龍，士元（龐統字。德公姪。）爲鳳雛，德操（司馬徽字。）爲水鑑。○曹操攻劉琮（劉表子。）降。或勸劉備攻琮，荆州可得。備念表嘗托孤，不忍。備過襄陽，歸者萬餘。或勸速行保江陵。備曰：濟大事者人爲本。今歸吾，何忍棄去。○初劉琦（劉表長子。）爲異母所憎，不自安，數謀於諸葛亮。亮不對。乃引亮升樓去梯謀之。亮曰：不見重耳居外

據水斷橋

共圖大業以此方寸地

諸葛說孫權

英雄無用武之地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而安乎琦遂請外守江夏而立琮○曹操恐劉備據江陵乃將精兵追備于長坂備棄妻子走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戈操兵乃返趙雲抱備子至夏口會備○徐庶母爲曹操所獲庶指其心曰欲與將軍圖大業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遂別備詣操○曹操進軍江陵孔明往說孫權曰劉豫州逃遁至此英雄無用武之地今操遠來兵必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將軍誠與豫州協力破曹必矣時操遺權書言以八十萬衆會獵於吳吳衆失色議迎操獨周瑜

孫權拔刀斫案

孫劉大破曹兵于赤壁

曹操自陳功伐

築精舍爲二十年規

漢將軍曹侯之墓

蛟龍得雲雨

智謀士所見畧同

決策拒之。權拔佩刀斫案曰。敢言迎者與此案同。遂合備兵用黃蓋計先誘操連舟。復詐降。近縱火燒死大半。拒操於赤壁。大破之。操遁還○曹操下令曰。孤始于譙築精舍。爲二十年規。欲待天下清耳。及徵校尉。數興義兵以平天下。使孤死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云設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然封孤四縣。願還三縣。以減孤責可也○劉備求荆州於孫權。許之。且以妹娶備。周瑜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聽。備歎曰。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孔明諫

曹操使蔣幹說周瑜

周瑜高致

周瑜薦魯肅自代

飲醇醪不覺自醉

讀書大有所益

非復吳下阿蒙

別三日刮目相待

孤莫行。亦慮及此。○曹操使蔣幹說周瑜。瑜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無所言。還白操曰。瑜高致。非言詞能間也。○周瑜臨終語孫權曰。今曹操在北。而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終始尚未卜。魯肅忠烈。可以代瑜。初程普侮瑜。瑜不校。普曰。與公瑾瑜字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孫權謂呂蒙曰。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卿可不學乎。蒙乃就學。後魯肅見蒙驚曰。非復吳下阿蒙矣。蒙曰。士別三日。卽當刮目相待。○龐統守耒陽。不治。魯肅曰

士元非百里才
親禮亞于孔明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君子愛人以德
生子當加孫仲謀
孔明以嚴治蜀

士元非百里才使處別駕始展驥足耳劉備乃拜統治中親禮亞于孔明○益州牧劉璋遣法正結劉備正陰說備取益州備不可龐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備自將數萬人入益州嚴顏太守歎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圍成都璋出降遂有益州○董昭請曹操加九錫封魏公荀彧曰君子愛人以德遂飲藥死彧此一死差可蓋佐逆之愆矣○曹操進軍濡須口今巢縣見孫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字若景升劉表字兒子豚犬耳乃還○諸葛亮治蜀頗嚴法正引約法

諸葛亮言爲治之要

蔣琬社稷器爲政以安民爲本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三章爲辭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政苛民怨故利用寬耳劉璋闇弱蜀人專恣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也○蔣琬長廣都不治備怒孔明曰琬社稷器其爲政安民爲本不事修飾○曹操收伏后璽令華歆壞戶發壁牽后出上時在殿后披髮泣於上上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下后幽室死二子皆鴆殺○荀攸嘗與曹操密謀帷幄操曰文若彧字之進善不進不休公達攸字之去惡不去不止○初孫權欲取蜀劉備曰吾宗室也若取吾當披

披髮入山
劉備人傑
孔明明於治國
關張勇冠三軍
漢中益州咽喉
孔明能盡時人器用

髮入山矣及備取蜀權怒令還荆州會曹操攻漢中備懼割荆州之半以和權○曹操攻張魯漢中賊。破之自進爵為王劉廙曰劉備人傑也得蜀尚淺其民未附可乘勝擊之少緩孔明明於治國關張勇冠三軍不可犯矣操不從○劉備攻漢中不利乃徵兵益州孔明謀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曹操破之此家門禍也發兵何疑孔明表洪為蜀郡守李嚴薦楊洪。未幾表為守史故曰孔明能盡時人之器用。○曹操將兵臨漢中趙雲帶數十騎出營視之操兵大出雲且戰且却入營更大開門

子龍一身都是膽
關羽威震華夏
呂蒙襲關羽
白衣搖櫓
關羽失荊州
孫權論周瑜
董得失
公瑾邈焉寡儔

操疑有伏引去。雲以勁弩追射之。操兵大敗。明旦劉備至營視曰。子龍（雲字）一身都是膽。備遂有漢中。稱漢中王。○關羽攻樊城（今襄陽府）拔之。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避羽。司馬懿請操割江南和孫權。說之襲羽。權令呂蒙定計。蒙乃詐病。使羽不防。使陸遜代將。（羽素輕遜故）使羽益不自備。蒙陰發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狀。晝夜兼行。馬忠獲羽。章鄉斬之。遂失荊州。呂蒙亦疾發死。○孫權語陸遜曰。公瑾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明（呂蒙字）籌畧次於公瑾。取羽勝于子敬（魯肅字）。子敬一見便及帝王

一見便及帝王大畧
一短二長
孫權稱臣于操
曹操爲周文王

大畧。一快也。赤壁之役。勸孤召公瑾定計。二快也。後勸孤借荆州與備。是其一短。然不足損二長。○孫權上書曹操稱臣言天命屬魏。權欲魏滅漢以便己耳。羣臣皆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未幾廢上爲山陽公而即帝位追操曰武皇帝。

○後漢紀 景帝子。中山靖王後。都蜀今四川成都。因曹丕篡漢。遂正號後漢。共二君。得年四十有三。諸史並以正統予魏。以列國待漢。獨綱目以昭烈紹漢遺統。庶幾春秋之義云

附魏 曹姓。漢相曹參後。都許。今許州。共五君。丕叡芳髦奐。得年四十有六。

帝自將伐吳
法孝直制主
上東行

附吳 孫姓。漢將孫堅後。都建業。今南京。共四君。權。亮。休。皓。得年五十有九。

昭烈皇帝 名備。字元德。三年。號章武。上聞獻帝遇害。乃發喪制服。即帝位武擔山名。之南。諸葛亮爲丞相。○上恥關羽之沒。令張飛將兵擊孫權。會其帳下張達等殺飛。按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飛知禮士而不恤軍人。均以短致敗。惜夫。○上自將兵伐吳。吳相拒數月。爲陸遜所敗。遁還。亮歎曰。孝直法正字。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初上伐吳。連營七百餘里。魏主聞曰。備不曉兵。豈連營可七百里乎。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魏主丕拜孫權爲吳王。權使趙咨

吳王聰明仁智雄畧
吳王志存經畧
帝王之學與善生異
車載斗量
吳蜀何先
劉備有雄才
陸遜見兵勢

入謝丕曰吳王何等主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明也獲于禁不殺仁也取荊州不血刃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雄也屈身陛下畧也曰吳王學乎曰吳王志存經畧不効書生尋章摘句也曰吳如大夫幾人曰聰明特達八九十人若臣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主丕問伐吳蜀何先賈詡曰劉備有雄才孔明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也○上病篤語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孔明

諸葛亮受顧命
君才十倍曹丕
孔明自校簿書
爲治有體
遺鄧芝修好于吳
諸葛亮一時豪杰

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繼之以死上敕太子曰勿以惡小爲之勿以善小不爲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于丞相當事如父乃崩○孔明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丙吉問牛喘陳平謝錢穀誠達于體也今自校簿書不亦勞乎後顒卒孔明垂涕三日○遺鄧芝修好于吳曰大王命世之英孔明亦一時豪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進可混一退可鼎立矣吳遂絕魏合漢亦卽帝位

後皇帝名禪昭烈子四十年有建興延熙景耀炎興四號 吳丞相顧雍寡言笑○

封侯家人不知 顧公言必有中 用兵攻心爲上 七縱七擒 南人不復反 長江限南北

嘗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吳王權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雍闓反孔明率兵往討馬謖送之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願公服其心也孔明斬雍闓生擒孟獲闓黨不服縱使復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魏主伐吳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乃還○魏主丕殂子叡立初丕與叡出獵見子母鹿丕射其母命叡射子叡泣曰旣殺其母何忍更殺其子丕惻然丕嘗殺叡母也○孔明上出師表詳見古文○伐魏魏延請假兵從秦嶺而東子午而北直抵長安則咸

孔明不用魏延危計
亮軍攻祁山馬謖違亮節制
馬謖街亭之敗
馬謖言過其實
王業不偏安
四聰八達三豫
公琰當與吾共贊王業
畏蜀如虎

陽一舉定矣。孔明以為危計不用。乃自率兵攻祁山。馬謖與魏張郃戰于街亭。違孔明節制大敗。向昭烈謂孔明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至是敗。孔明揮涙斬之。撫其孤。○孔明又上出師表。畧云。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討賊。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伐魏圍陳倉。以糧盡還。○魏諸葛誕等結黨相推。有四聰八達三豫之號。董昭上疏論之。○蔣琬為長史。每足食給餉。孔明曰。公琰琬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孔明伐魏圍祁山。司馬懿斂軍不敢戰。賈詡曰。公畏蜀如

正方腹中有鱗甲
不圖復有蘇張之事
木牛流馬
諸葛亮屯田渭南
遺巾幗婦人之服
孔明不食前言

虎奈天下笑何乃出戰大敗孔明亦以糧盡還○李平以督糧多錯倒爵徙梓潼孔明曰人言正方平字腹中有鱗甲。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孔明作木牛流馬運糧斜谷口大舉伐魏分兵屯田五丈原今扶風縣襍渭濱居民民安堵如故孔明數挑戰司馬懿不出孔明遺以巾幗婦人喪服激懿懿怒終不敢戰時孔明使至懿問孔明寢食使曰丞相夙興夜寐噉食不至數升懿喜曰亮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孔明卒軍中朱氏曰。躬至死之言爲不食矣。楊儀振旅還懿追之姜維反旗鳴鼓若將向

死諸葛走生仲達

孔明八陣圖天下奇才

聞諸葛亮卒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其故何歟

王昶戒子顧名思義

名如畫地作餅

懿。懿斂軍退。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後懿按行孔明營壘觀八陣圖。歎曰。天下奇才也。○初孔明廢廖立爲民。聞其卒。立泣曰。吾終左衽矣。李平亦孔明所廢。聞之病發死。習氏曰。鑑明而醜者忘怒。武侯于廖李是也。○魏刺史王昶多謹厚。名兄子曰沉曰默。已子曰深曰渾。嘗遺書戒之。欲汝曹顧名思義也。書畧云。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人或毀已。當退而自求。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已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何怨于彼。妄則何害于我。○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魏主曰。取士以名。如得畫餅。不可啖也。盧毓曰。名不足致異

董允秉心公亮

董允以嚴見憚

六經聖人糟粕

善易者不言易

人而可得常士○蔣琬為丞相無喜色舉止一如平日眾望大服○魏主叡殂子芳立曹冏請眾建藩臣諺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芳不從○董允秉心公亮上甚憚之宦官黃皓畏允故終允之世不敢為非○魏何晏好黃老謂六經聖人糟粕嘗與管輅論易輅曰善易者不言易晏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又嘗為名士品目自命一時才傑○吳主權殂子亮立亮令黃門取蜜黃門與藏蜜吏隙陰置鼠糞蜜中亮取糞剖之中燥曰此必黃門所為久則中溼

呂岱戒諸葛恪十思

矣。左右驚服。○吳太傅諸葛恪以輕肆見殺。初呂岱戒曰。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仲尼非之。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魏將軍司馬師懿子。廢魏主芳。迎高貴鄉公髦立之。○魏封司馬昭師弟。師死。昭代之。爲晉公。加九錫。魏主髦忿昭威權。乃討昭。昭黨賈充等刺髦。迎常道鄉公璜立之。初魏地龍見井。髦曰。龍君德也。不在天而在井。非祥兆。果應。○吳孫琳廢吳主亮。迎瑯琊王休立之。○姜維數伐魏。蜀人苦兵。譙周作仇國論諷之。○魏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

竹林七賢
士大夫以爲
賢
鍾會聞所聞
而來
鄧艾以氊自
裹

等友善。號竹林七賢。日飲酒爲樂。士大夫以爲賢爭效之。○鍾會謁嵇康。康不爲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劉伶每乘鹿車。攜酒出遊。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阮籍與人奕。會母死。對者令止。籍不爲意。居喪飲酒無異平日。○魏使鄧艾等攻蜀。間行至陰平。甚險。艾以氊裹身滚下。將士扳木緣崖而進。直至綿竹。斬諸葛瞻。上請降。上子諶怒曰。當背城一戰。死社稷以見先帝也。上不聽。諶哭於昭烈廟。自殺。尹氏曰諶有烈丈夫

青麻代青絲

晉徵李密不至

李密顧影無儔

風。後帝可謂上愧父。下愧子矣。○吳主殂。姪皓立。

晉紀

司馬姓。魏將懿後。中朝都洛陽。遷長安。東晉都建康。今應天府。十有五君。得年百五十有五。滅魏十六年。始平吳爲一統。

世祖武皇帝 名炎。司馬昭子。二十五年有太始咸寧太康三號。司馬昭殂。子炎受魏主禪卽帝位。○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戒魏奢侈。故矯以儉也。○吳主遷都武昌 今武昌府。民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乃還都建業。○上徵李密。密以祖母老不就。嘗曰。密顧影無儔也。○上欲滅吳。令羊祜督襄陽軍。祜務恩懷吳人。

羊祜務恩懷吳

輕裘緩帶

陸抗論時政

豈有酖人羊叔子

長江一葦可航

在軍嘗輕裘緩帶侍衛不過十數人○吳以陸抗督荆州軍抗曰德均則衆勝寡力侔則安制危備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羊祜陸抗對境相拒使命常通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不疑或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祜字）哉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上欲納衛瓘女爲太子妃羣臣欲納賈氏上曰衛氏有五可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有五不可種妒而少子陋而短黑後竟納賈氏○賀邵諫吳主曰長江之限一葦可航也時羊祜陰令王

木柹蔽江
山公啟事
家人筐篋中物
三徵七辟不就
門人廢蓼莪
羊祜陳伐吳之計
峴山建碑立廟
墮淚碑

濬（益州刺史）治水軍大作舟艦木柹蔽江而下吾彥取柹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王不聽○山濤爲吏部每甄拔人物各爲一題目奏之時稱山公啟事○吳人多言瑞章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王裒痛父死非命（父儀爲司馬昭殺）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嘗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羊祜面陳伐吳之計上善之未舉而祜卒南州士民哭聲相接祜嘗遊峴山（襄陽）人立廟建碑其地見者皆涕因名墮淚碑○傅元每奏劾或值日暮捧簡

臺閣風生

欲言而止者三

此座可惜

外寧內憂釋吳以爲外懼

鐵鎖横江北軍飛渡

破竹迎刃而解

竦誦待旦由是臺閣風生莫不震懾○太子昏愚衛瓘因侍宴佯醉欲言而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上悟佯曰公眞大醉耶○程據獻雉頭裘上焚之以絶獻異者○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劉豹爲部長豹子淵幼而儁異入侍晉後爲五胡亂華之首○杜預請兵伐吳上從之山濤退語曰外寧必有內憂今宜釋吳爲外懼○吳置鐵鎖横江截舟路王濬煉斷鐵鎖遂克西陵杜預遣將夜襲樂鄉吳兵曰北軍飛渡也杜預會諸將曰兵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無復著手處也

恐負名賢知顧

渾濬爭功

劉毅方帝桓靈

王濬督舟師入建業吳主降諸葛靚邀張悌遁去悌曰我荷名賢知顧常恐不得其死今乃遁耶靚流涕别悌與晉兵戰死之○詔賜吳主侯曰朕設此待卿久矣吳主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待陛下○王渾王濬爭功范通謂濬曰卿當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但曰老夫何力之有王渾能無愧乎○郭欽請徙諸降胡於邊郡上不從漢魏來胡人降者多處塞內○上置宮人五千餘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輒宴寢其宮宮女競以竹葉插戶引之○上問劉毅曰朕方漢何如主對曰桓靈

桓靈不聞此言

劉毅論中正八損

倉卒宜備非常

張華盡忠王室

上曰何至此對曰殆不如也桓靈賣官入官庫陛下賣官入私門上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薛瑩稱吳士第一陸喜曰吳士有五格瑩其在四五間乎○郡國立中正九品官人法行之浸久多弊劉毅奏其法有八損○宮中火上登樓望之皇孫遹年五歲牽上裾入暗處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何可令照見乎上奇之初上知太子愚欲廢之以遹慧乃止

孝惠皇帝 武帝子名衷十七年有永熙元康永康永寧永安光熙永興七號 賈后干政猶畏張華華盡忠王室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牙籌會計　得種鑽核　聖人貴　將無同　三語掾　寧馨兒　名敎內自有樂地　崇有論

司徒王戎性多貪。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植好李。恐人得種。臨賣鑽其核。戎取士多以名。嘗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敎。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對曰。將無同。戎辟之。時號三語掾○尚書令王衍善清談。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猶言好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吏部郎畢卓多放達。好飲。比舍郎釀熟。卓盜飲之。爲掌酒者獲。明旦視之。畢吏部也。樂廣笑曰。名敎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何晏等祖述老莊。崇尚虛無。士大夫相習成風。裴頠著崇有論。

江統徙戎論

爲官爲私

魯褒錢神論

張茂先華而不實

挽之不克○江統以夷狄亂華作徙戎論警上上不納（邱氏曰劉淵匈奴也居晉陽石勒羯也居上黨姚萇羌也居扶風苻堅氐也居臨渭慕容皝鮮卑也居昌黎中原半爲夷穴不亂得乎）○上戇騃嘗聞蝦蟆鳴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聞民饑死曰何不食肉糜故政出多門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譏之（論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禁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裴頠薦章忠于張華忠不應辟曰茂先（華字）華而不實逸民（頠字）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恐其

銅駝在荆棘中

貂蟬盈座

五難四不可

嵇紹朝服登輦

溺于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就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賈后毒殺太子遹趙王倫起兵殺后及張華裴頠石崇等以崇富籍其家崇曰財之害人若此上出奔倫篡立每朝會貂蟬宦者冠盈座時謠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起兵殺倫迎上復位冏恃功擅權孫惠諫以五難四不可大權不可久執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居大威不可久任冏弗聽成都王穎起兵伐冏自立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上伐頴上中三矢百官皆潰獨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蔽上被

此嵇侍中血
張翰思蓴鱸
人生貴適志
一紙書賢十
部從事

殺血濺上衣。左右請浣。上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張翰。懼禍及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遂引去。○劉宏督江漢每手書賜諭民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將軍劉淵。見晉骨肉相殘。遂自稱大單于都左國城尋稱漢王。元帝時滅于趙劉曜。○李雄自稱大成王都成都後改號漢。穆帝時滅于晉桓温。○河間王顒將張方廢潁而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上食餅中毒崩皇太弟卽位

孝懷皇帝 武帝少子。名熾。號永嘉六年。

王衍字夷甫。爲司徒弟澄都督

晉王衍三窟

何曾日食萬錢

百六掾

荆州族弟敦刺史青州曰荆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二人居外吾居中足爲三窟矣按衍雅好風流而以三公營私窟風流安在卒死石勒排牆之下窟又安在哉○何曾居家多侈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初侍武帝退語諸孫曰今上貽謀不過及身而已汝曹必及于難至是果見殺○漢王聰淵子攻洛陽上奔長安爲所執安定守賈疋音雅與漢戰不克乃迎秦王業入長安立爲太子○時江東差安士民多南渡避亂王導說瑯琊王睿都督建業收納英俊辟掾百有六人時號百六掾陶侃庾亮皆往焉○桓

王導江左夷吾

楚囚對泣

聞雞起舞

祖逖中流擊楫

祖逖誓清中原

祖生先吾著鞭

彞周顗避亂江左。彞見王導。退語顗曰。向見管夷吾。吾輩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相視流涕。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漢王宴羣臣。令上着青衣行酒。庾珉等哭死。上亦被弑。

孝愍皇帝（武帝孫。名業。號建興。四年。）祖逖有大志。與劉琨同寢。（逖琨俱司州主簿）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往見瑯琊王睿。請兵北伐。得部曲百餘。渡江。中流擊楫曰。逖不能清中原。有如此江。（言不返也）琨語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陶侃刺史廣州。齋置百甓。每朝運于齋外。久

陶侃連鎮

陶侃致力中原

義士貞女

蒼生何由仰照

返于內。或問侃。侃曰。方欲致力中原。恐安逸不堪任事耳。○漢劉曜陷涇陽。執梁緯。不屈。曜曰。義士也。賜之劍自殺。曜欲娶緯妻辛氏。辛氏曰。二夫之婦。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曜進陷長安。上出降。漢王令上行酒執蓋。尚書辛賓抱上哭。死。上亦被弒。

中宗元皇帝名睿。惠帝曾孫。初都督建業。及愍帝被弒。乃即位。十六年。有建武中興永昌三號。是爲東晉。按上母通于小吏牛金而生上。上實牛姓也。故當時有牛繼馬後之謠。上命王導同坐御牀。導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

温嶠絶裾

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求救于周顗

伯仁以百口累卿

○漢劉曜篡漢自立改號趙。遷都長安。成帝時滅于後趙石勒○石勒自稱後趙王。後改號魏。穆帝時滅于燕○祖逖鎮雍邱今杞縣。後趙民多歸之。逖卒。後趙遂取陳留等郡。時劉琨亦死于難○温嶠欲詣建康。其母止之。嶠絶裾往後母死不及奔喪。為嶠終身恨○王敦王導子姪布列顯要。謠曰。王與馬共天下。上畏而疏之。導能推分淡如也。敦懷忿作亂。導詣臺待罪。周顗適入。呼曰。伯仁顗字以百口累卿。顗不顧。及見上。極言導無罪。既出。復表救之。導未之知。陰恨顗。上隨召導。入命督軍伐敦。敦

王導不答殺周顗
伯仁由我而死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錢世儀精神滿腹

據石頭城攻之弗克上許敦以丞相督軍事乃還武昌時敦以周顗有高名欲殺之問于導導不答遂殺顗後導見顗救已之表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子號大寧三年）溫嶠詔事王敦每結錢鳳為援曰世儀（鳳字）精神滿腹鳳悅薦嶠丹陽尹嶠恐去後為鳳所間乃于敦餞別時詐酒與鳳隙後鳳果短嶠敦以有隙不聽○王敦疾甚上以敦死詔列敦罪狀敦怒欲起兵命郭璞筮之不吉敦大怒曰爾壽幾何

荊州士女相慶
聖人惜寸陰
陶侃惜分陰
竹頭木屑
陶侃砥柱晉室
卞壼父子忠孝

曰命盡今日敦遂斬璞起兵上親征之敦黨盡平○陶侃夢生八翼飛天果都督荊襄八州州士女踴躍相慶侃嘗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嘗造船其竹頭木屑皆藏之衆不解後會雪晴聽地餘溼乃以木屑鋪地及伐蜀以竹頭作釘造船其精密類如此梅福稱其忠勤似孔明而砥柱晉室果然

顯宗成皇帝明帝子名衍十七年咸和咸康二號卞壼涖事精勤衆皆誚之壼曰諸君子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予而誰○蘇峻鎮歷陽今和州起兵攻建康卞壼戰死二子隨之其

父忠子孝何恨
温嶠合陶侃討峻
陶侃戎服登舟
蘇武節似不如是
石勒比高光
大丈夫磊磊落落

母曰。父死忠。子死孝。妾何恨乎。桓彞宣城內史赴難。禕惠止之。彞厲色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逐鳥雀也。遂屯蕪湖。後戰死于涇縣。温嶠合陶侃攻峻。侃即戎服登舟與嶠直趨建康。殺峻于石頭城。王導入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色慚○後趙王勒語羣臣曰使朕遇漢高當北面事之。遇光武可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當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操字司馬仲達輩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時尚風流。殷浩為風流宗。每與褚裒高談名擅江東。桓

季野皮裏春秋　王導問江東米價　每事安能盡善　克讓自是美事　舉扇自蔽　元規塵汚人　王導因事就功

裒常識季野裒字有皮裏春秋言短長人也○王述性沈靜人目爲癡王導辟至首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聖賢安能盡善導改容謝之述後受尚書令其子坦之言故事當讓述曰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述曰旣堪矣何讓爲○慕容皝自稱燕王帝奕時滅于秦○庾亮雖外鎭遙執朝權王導惡之每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亮字塵汚人○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故居相三世及卒而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殷浩才名冠世
此輩宜束之高閣
伺出處以卜興亡
桓温拜表卽行
桓温威名大振
答書竟達空函

康皇帝名岳。成帝弟。成帝無子。立之。號建元。二年。殷浩才名冠世。庾翼曰。此輩宜束高閣。俟太平時用耳。時人擬之管葛。管仲孔明伺其出處卜江左興亡。累辟不起。後會稽王昱遺書力請之。乃出刺史揚州。

孝宗穆皇帝康帝子。名聃。十七年。永和升平二號。桓温晉將請伐漢。拜表卽行。直入成都。滅漢。而温威名大震。○蒲洪自立爲秦王。改姓苻氏。武帝時。滅于後秦姚萇。○張重華自立爲涼王。武帝時。滅于秦苻堅。○殷浩北伐。屢敗。免爲庶人。至是桓温遺書浩。欲復用浩。浩欣然。將答。慮有謬誤。開閉十數。竟達空

捫虱談當世務
江東無卿比
神州陸沉
謝安有重名
不出當如蒼生何
鬚參短簿
晉春秋孫盛直書時

函○桓温伐秦王猛來謁捫虱而談世務旁若無人温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温登平乘樓在今江陵望中原歎曰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辭其責○秦王堅得王猛一見如舊友自謂如元德之遇孔明○謝安有重名雖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僉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累辟乃就

哀皇帝名丕成帝子穆帝無子迎立之四年隆和興平二號桓温以郗超為參軍王恂為主簿謡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桓温伐燕敗于枋頭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

事

此史關君門戶事

謝安遙拜桓溫

溫怒。謂盛子曰。此史若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子請于父。不許。遂私改之。

帝奕 名奕。哀帝弟。哀帝無子。迎立之。號太和六年。 桓溫鎮姑熟。今太平府 有逆志。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乃詣建康。廢上爲東海王。而立會稽王昱。溫威振內外。卽上亦拱手聽命而已。

太宗簡文皇帝 元帝子。名昱。號咸安。二年。 謝安見桓溫遙拜。溫驚。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也。溫色沮。

烈宗孝武皇帝 簡文子。名曜。二十四年。寧康太元二號。 桓溫入朝京師。洶

坦之倒執手板　謝安神色不變　郄生入幕之賓　碁功不廢絲竹　謝安舉謝元　謝安違衆舉親　晉正朔相承

洶。皆云欲誅王、謝。坦之。安。因移晉室。坦之謁溫。汗流沾衣。倒執手板。安獨神色不變。時溫盛兵備衞。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須壁後置人耶。與溫笑語移日。郄超坐溫帳中。會風動帳開。安笑曰。可謂入幕之賓矣。○謝安為相。務舉大綱。時人比于王導而文雅過之。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詔求良將。謝安舉兄子元以應。郄超曰。安能違衆舉親。元實不負所舉。○秦王猛臨終語秦王曰。晉正朔臣沒後願毋以晉為事。○秦執吉挹魏興太守。不言不食死。秦王曰。周

投鞭斷流

帝王歷數豈有常

圍棋賭墅

是日便爲敵手

孟威不屈于前丁亥遠潔己于後吉子沖字挹閉口而死何晉多忠臣也○秦主堅謀伐晉權翼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長江之險未可圖也堅曰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符融亦曰晉雖弱天意必不絕正朔也獨不記王景略猛字之言乎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遂以八十萬衆伐晉江東震恐謝元問計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乃與元出遊墅圍棋安棋嘗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秦兵屯洛澗今定遠縣謝元謝石等水陸並進大敗秦兵符堅登壽陽城

草木皆兵

風聲鶴唳皆兵

謝安屐齒之折

遇風飈有凌霄之志

今壽州。望見八公山草木皆疑晉兵。有懼色。元等復渡淝水擊之。秦兵潰奔。聞風聲鶴唳。驚爲追至。晝夜奔回。○敗秦捷至時。謝安適與客棋。閱書了無喜色。客問之。安曰。小兒輩遂已破敵。局竟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秦使慕容垂北鎮。權翌曰。垂勇畧過人。譬如養鷹。遇風飈起。每有凌霄之志。垂往北。果自立爲後燕王。後爲馮跋篡。改爲北燕。至宋太祖時滅于魏。○姚萇自立爲後秦王。安帝時爲劉裕所滅。○慕容冲自立爲西燕王。不數年爲後燕所滅。○乞伏國仁自立爲西秦王。宋元嘉時滅于夏。○呂光自立

命朝野束髮加幘置五經博士何物可益人神智

爲後涼王。安帝時滅于後秦。○長星見。上惡之。舉酒祝曰。長星勸你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安皇帝 武帝子。名德宗。二十年隆安元興義熙三號。拓跋珪自立爲魏王。爲北朝魏祖。甲子舉兵伐燕。太史曰。昔紂以是日亡。爲兵家疾日。珪曰。武非以是日興乎。遂克燕。命朝野皆束髮加幘。置五經博士。問李先曰。何物可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索之。○慕容德自立爲南燕王。不十年爲晉劉裕所滅。○李暠自立爲西涼公。宋永初時滅于北涼。○禿髮利鹿孤自立爲南涼王。不數年滅于西秦。○沮渠蒙遜自

時謂之充隱

劉裕龍行虎步

劉裕一世人傑

立爲北涼公。宋元嘉時滅于魏。○桓元晋將。封楚王。加九錫。尋廢上卽帝位。元登御座。忽陷。殷仲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耻無隱士。令皇甫希居山林。徵之固辭。乃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謂之充隱。○劉裕少有大志。以賣履爲業。晋拜參軍。至是入朝。桓元后曰。裕龍行虎步。不久爲人下。宜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不可。俟關洛平定。然後別議耳。○劉裕與何無忌裕甥。劉毅共討桓元。或謂裕必無成。元曰。裕一世人傑。毅一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成。裕等

何無忌酷似其舅

穆之決斷如流

崔浩料人物

王猛符堅之管仲

劉裕司馬之曹操

遂斬元迎上復位○劉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山曰虜已入吾掌中矣遂滅燕○劉裕之總朝政決斷如流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互支不悖○魏主問崔浩曰劉裕伐秦克乎浩曰克然克秦歸必篡其主浩嘗論近世將相曰王猛之治秦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劉裕滅秦東歸留子義眞守咸陽未幾大夏王起兵據之義眞奔歸

恭皇帝安帝弟名德文號元熙二年劉裕封宋王加九錫密令上禪

籬隔門戶

位。而廢上爲零陵王。尋弑之。

南北朝 按南北朝。以江爲界。不能混一。故分記耳。正朔仍屬南。當宋初。北朝猶有西秦大夏北燕北涼西涼五國。至宋文帝時。始盡滅于魏。

○宋紀 劉姓。彭城人。都建康。凡八主。得年六十。

○附北朝魏 拓跋姓。胡人。都于鄴。

高祖武皇帝 名裕。號永初。三年。

謝晦還都。賓客輻輳。兄瞻曰。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置竹籬隔之。

營陽王 名義符。武帝太子。史曰少帝。號景平。一年。

上居喪無禮。檀道濟等廢爲營陽王。而迎宜都王義隆立之。

太祖文帝 名義隆。武帝三子。號元嘉。三十年。

陶潛 字淵明。侃曾孫。爲彭澤令。吏

不爲五斗米
折腰
陶潛賦歸去
來辭
五柳先生傳
王仲德獨有
憂色
道濟唱籌量
沙
壞汝萬里長
城
江左風俗於
斯爲美

請束帶見督郵潛曰吾豈以五斗米折腰即解綬歸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古文並見累辟不起別號靖節先生○上使到彥之伐魏魏主北渡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河水一合虜將復來冬魏果攻虎牢彥之敗還○檀道濟伐魏多捷以食盡引還魏人追之道濟夜令唱籌量沙魏人謂其糧給不敢迫○上畏檀道濟威名詔誅之道濟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憚○上勤政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治者稱元嘉焉○魏

政治稱元嘉盡誅天下沙門

筆公可謂社稷臣宗慤長風破浪

用崔浩言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亡之兆○衡陽王義季出畋遇耕者左右逐之農曰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逐老農也王賢而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皆飽也王問其名不告○魏主獵獲鹿數千詔以牛車運回古弼諫其荒逸不應詔魏主曰筆公弼頭尖故名可謂社稷臣○上令宗慤伐林邑破之慤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遣王元謨伐魏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與白面書生謀兵濟乎果大敗魏人南下所過赤地

春燕巢于林木
連雞不得俱飛
袁顗稱高祖儉素之德
田舍翁得此已爲過

無餘春燕巢于林木（言無屋舍也）○上合夏攻魏崔浩曰連雞不得俱飛也○太子劭弒上武陵王駿舉兵誅劭而自立

世祖孝武帝（名駿文帝次子十一年孝建大明二號）上奢侈無度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上崩太子子業立子業殘暴多殺臣下壽寂之弒之迎湘東王彧即位

太宗明帝（名彧文帝少子七年泰始泰豫二號）賜王景文刺死景文時與客棋叩函閱畢置局右神色不變局竟徐示客飲藥

詔禁鵞眼錢

卒。○魏主係囚每至積年。曰。人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欲令悔過耳。

蒼梧王（明帝子。名昱。號元徽五年。）上懼蕭道成都督威名。欲殺之。道成乃弒上。立安成王準。準年方十歲。

順帝（明帝少子。名準。號昇平。三年。）詔禁鵞眼錢。入水不沉。千錢不盈三寸。○蕭道成封齊王。未幾稱禪即位。

齊紀（蕭姓。漢蕭何後。凡七主。得年二十四。）附北朝魏（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太祖高帝（名道成。號建元。四年。）上即位。謝朏不應詔。左右欲殺之。上曰。殺之令成其名。乃止。○上衣中有玉玦。命碎之。

黃金與土同價

蕭衍有文武才

王謝家物

魏主遷都洛陽

曰留此政長病源嘗曰使我治天下十年黃金當與土同價。

世祖武帝（高帝子名賾號永明十一年）蕭衍有文武才王儉奇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陳顯達居官清儉其子以麈尾拂蠅令燒之曰此王謝（王導謝安）家物汝不須捉○魏築長城遷都洛陽改姓元氏○上崩西昌侯鸞奉太孫昭業立之尋被弒而立新安王昭文尋又廢昭文自立。

高宗明帝（名鸞武帝兄號建武五年）修晉諸陵增置守衛○魏主好

據鞍不忘講道
魏主禁胡服胡語
步步生蓮花
六貴同朝
今天下見二義士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

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詔禁胡服胡語。有太平風。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子。號永元。二年。 上昏淫無度。嘗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上親信宦官於諸嬖臣。皆號爲鬼。時大臣用事者六人。蕭衍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尋起兵廢上而立南康王寶融。

和皇帝 名寶融。東昏侯弟。號中興。一年。 封蕭衍梁王。未幾稱禪。馬仙琕袁昂俱不降。衍曰。今天下見二義士。乃厚遇之。顏見遠不食死。衍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

顔見遠乃至此。

○梁紀蕭姓。齊之疎族。凡四主。得年五十四。

附北朝東西魏以後分爲二。東魏都鄴滅于齊。西魏都長安。滅于周。

高祖武帝名衍。四十八年。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淸七號。魏崔亮奏定資格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能。薛淑曰若不問賢否。惟取年月。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吉翂年十五。遇父當誅。請代之。丹陽尹王志欲舉以孝。翂曰是因父取名。罪莫大焉。力辭。○上崇釋氏。齋食布衣。廟祀麪爲犧牲。嘗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

崔亮資格用人

吉翂乞代父命

吉翂不因父取名

梁主捨身同泰寺

執筆觸寒
高公雄才葢世
借蛟龍以雲雨
山中宰相
請舉十三州內附
得景則塞北可淸
亂階在此

億萬贖還宮。○上勤於政。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皴(指間起細白皮)。每斷重罪。終日不懌。○上太子昭明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後夭死。○魏委高歡鎮并州。慕容紹宗曰高公雄才葢世。復令握兵。如借蛟龍雲雨矣。弗聽。歡至并。遂另立東魏主。遷都鄴(東魏文帝時。滅于齊高洋)。○上徵陶宏景不至。上每有事往決之。時號山中宰相。○侯景叛東魏歸梁。請以十三州內附。羣臣不可。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淸。遂封河南王。周宏正曰亂階在此矣。○熒惑入南斗。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上憂

東魏移檄梁

天威難犯

一門已登鬼錄

之。乃跣足下殿以禳。及聞魏主走長安。上曰。虜亦應天象耶。○東魏移檄梁曰。侯景凶人之性。誨之慢藏。彼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耳。○侯景反攻陷臺城。入見上。上神色不變。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出曰。天威難犯耶。後上飲膳多爲景制。口苦求蜜不得。曰。荷荷。(歎聲)遂崩。

太宗簡文帝(武帝子名綱號太寶二年)吳興守張嵊。被囚。侯景欲活之。嵊曰。速死爲幸。景仍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

長鯨短狐　太平玉燭　戎服講老子　文武之道今夜盡

登鬼錄。不就虜求全也。遂俱殺○侯景弒上自立。始興守陳霸先奉湘東王繹攻景斬之。乃勸繹卽位。繹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時岳陽王詧反。）未全革面。太平玉燭。（明時日玉燭。）爾乃議之。因請卽位○東魏高洋（歡子。）封齊王。簒位。國號齊。（陳宣帝時滅于周。）

世祖孝元帝（武帝少子。名繹。號承聖。三年。）上好談元。魏兵入境。尚戎服講老子。及攻城急。遂取古今圖書十四萬卷焚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出降。詧被弒。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卽位○魏立岳陽王詧（昭明太子子。初合魏攻梁。故立

龍逢比干未是俊物

丈夫寧可玉碎

於江陵卽帝位。是爲後梁。陳長城公時滅于隋。○齊李集諫齊主。齊主怒。令縛沉水中。久之引出。諫如故。如此數四。齊主大笑曰。天下有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

敬帝名方智。元帝子。三年。紹泰太平二號。上禪位陳霸先。尋被弑。○魏宇文覺篡魏自立。國號周。陳宣帝時滅于隋。

○陳紀陳姓。漢陳寔後。吳興人。凡五主。得年三十有二。

附北朝周齊周。宇文姓。都長安。陳宣帝時。齊。高姓。都鄴。俱滅于隋。

高祖武帝名霸先。號永定。三年。齊主盡滅元氏。元景安欲改高姓。兄景皓曰。丈夫寧可玉碎。何忍瓦全。

投鐵階石 雖眠亦令驚覺 兩姑之間難爲婦

世祖文帝名蒨武帝兄子武帝無子迎立之七年天嘉天康二號上勤政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敕傳更籤殿中者投階石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驚覺○齊賀若敦以言見殺臨歿引錐刺其子舌以戒之

臨淮王名伯宗文帝子號光大二年安成王頊廢上爲臨淮王自立○周楊堅姿相奇偉來和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時周欲用堅其父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勿往後忠死堅仕周

高宗宣帝名頊武帝兄號太建十四年周楊素爲詔書下筆立就無

富貴來逼臣　月露風雲　隋置義倉　玉樹後庭花

不美。周主曰。弗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周楊堅進爵隋王。未幾滅周。國號隋。時齊已滅。後數年滅後梁。而北朝混一。

長城公名叔寶。宣帝子。七年。至德禎明二號。隋李諤曰。魏崇文辭。周齊彌甚。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朝廷據茲擢士。恐以無用爲用也。隋主納之。詔天下文翰。並宜實錄。○隋置義倉。令民出粟。儲之備凶年。○上起臨春三閣。窓楣皆沉檀。緣飾盡金玉。上與宮嬪歌飮。其間有玉樹後庭花等曲。○上恣肆日甚。

面改則心可改　投梾于江　長江天塹　蘇威五敎

傅縡諫曰。東南王氣盡矣。上惡。頃之令改過免殺。縡曰臣心如面。面不可改。心可改乎。遂殺。○隋大作戰船。將伐陳。或請密之。隋主曰。若彼知改。吾何求乎。因使投梾於江。令陳知之。○隋大舉伐陳。上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孔範亦曰。長江天塹。虜能飛渡耶。相與縱酒賦詩不輟。隋兵直入建康。執上滅之。

○隋紀　楊姓。華陰人。漢楊震後。都長安。凡四主。得年三十八。自東晉分裂後至此混一

高祖文帝　名堅。二十四年。開皇仁壽二號。上以陳法久弛。令蘇威作五敎。使民誦之。陳民驚駭爲亂。執新令殺之。曰更能使

小事何忍勤勞使君
草滿張網
一錢而死
王通詣闕獻策
得失在僕

儂誦五教耶○辛公義凡決訟有禁者卽宿廳曰余無能化民至禁民在獄而安寢於家可乎罪人聞之悔悟後有欲訟者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乃止○平鄉令劉曠有異政民皆息訟獄中草滿庭可張網○詔盜錢一文以上皆棄市有三人共盜一瓜坐死民情洶洶欲亂上聞之乃停此法○王通諡文中子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弗納通歸教授河汾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辭甚執或語素曰通實慢爾素因語通通曰公而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讒囮譽媒

翦綵爲花

作清夜遊曲

僕。公何與焉。嘗語弟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晉王廣因謀殺兄立爲太子。至是復弒上卽位。父兄並弒。卽桀紂所未有也。江都之役。隋煬何怪焉。

煬帝名廣。高祖次子。號大業。十三年。上築西苑周二百里。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翦綵爲花綴之。每月夜攜宮女數千騎遊幸。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遣丁壯百萬西築長城以距榆林。後弗克而止。○造輿衛儀服。詔州縣送羽毛。民捕之無遺。有鶴巢高樹。取之不得。思伐焉。鶴恐傷其子。自拔氅毛投地。時人以爲瑞。○上北巡。遂東

空上單于臺

無向遼東浪死歌

囓竹決波

文靜奇世民

世民命世才

旌旗千里。突厥可汗來迎。上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上征高麗敗還。動衆百萬。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有鄒平民王薄倡亂。作無向遼東浪死歌。惑衆。四方避役者多歸焉。李密數上十罪。乃云。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自號魏公起兵。攻洛口倉。破之。一時據地叛者不可勝紀。○唐公李淵有男四次世民。智勇過人。劉文靜見而奇之。謂裴寂曰。此子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命世才也。時世民往見靜。靜說曰。今羣盜蜂起。誠能驅而用之。不過半年。帝

君言正合吾意
世民說李淵起兵
指野鳥爲鸞
李淵定計入關
李淵以書招李密
李密妄自矜大

業可成。世民笑曰。正合吾意。遂說淵起兵。淵大驚。及再四說從之。乃命世民集兵。旬日萬餘。直抜西河。執高德儒斬之。曰。爾指野鳥爲鸞。欺人主取高官。罪當誅。餘分毫無犯。民大悅服。世民還晉陽。淵所封地。往返僅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横行天下可也。遂定計入關中。○李淵以書招李密。密曰。願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李密妄自矜大。絕之反增一敵。不若推奉驕其志。我庶得專意西征。乃復書曰。當今司牧。非子而誰。密喜曰。唐公見推。天下

世民請先入咸陽

一見如舊識

李淵約法十二條

不足定矣。〇李淵起兵晉陽。隋遣宋老生拒之。會積雨。淵不得進。欲引兵北還。世民曰。欲興大義。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爾班師。從義之衆。恐一朝解體也。淵乃進兵。遂敗老生。克霍邑。濟河。關中歸者如市。房元齡謁世民于軍門。一見有如舊識。引爲謀主。元齡亦自幸遇知已。知無不爲。

恭帝 名侑。大帝嫡孫。號義寧。二年。

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政。乃廢煬帝爲太上皇。而迎代王侑。即位上尊。禪位于淵。〇煬帝爲上皇。荒淫日甚。宇文化及弑

之於江都。

唐主稱裴監不名
蕭瑀繩違舉過
李密開倉賑給
所天在此
眞英主

古史輯要卷四

○唐紀 李姓，成紀人。都長安。唐初篡國僭有十二。高祖五六年盡平。凡二十一君，得年二百一十有九。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號武德九年。 上厚裴寂，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李密開洛口倉散米，取之任意，賈闐市。曰：民以食爲天，今之附者，以所天在也。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圖大事乎。至是密敗歸唐，見世民，驚服曰：眞英主也。後密叛去，追斬之。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欲歸唐，不忍背密，乃啓密自

世勣眞純臣
李素立守法
王者所與天下共法
授七品清要官
詔定租庸調法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

獻。上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有犯法不至死。上欲殺之。李素立不可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也。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上善之。命擬授七品清要官。或擬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淸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詔定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布綿○隋末錢薄甚。以紙皮爲之。至是始行開元通寶錢。十錢重兩○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不下。唐遣其妻子招之。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乃引弓射殺妻。遂自殺。○上考功臣。李綱孫伏伽第一。

李綱差盡忠款

丈夫意氣相期

公何相報之速

唐以秦王爲天策上將

秦王開館延賢

十八學士登瀛洲

曰。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秦王世民破劉武周。因其將尉遲敬德。世民急釋之。賜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往。請以此金相資。未幾。世民爲王世充所圍。敬德躍馬橫刺。翼世民出圍。世民曰。何報之速也。賜金一篋。寵遇日隆。○上以世民功大。封爲天策上將。令開府置僚屬。延文士十八人。○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通元。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號爲十八學士。士大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上出杜如晦補外官。世民患

如晦王佐才隔千里如面談
張鎭周不私故人
傅奕請除佛法
蕭瑀不生空桑

之。房元齡曰。如晦王佐才也。不宜外補。上曰。元齡為吾兒奏事。隔千里如面談。○張鎭周都督舒州今安慶府。舒其故里也。召戚屬與飲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都督治事耳。自是境內肅然。○傅奕請除佛法。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叛其父。諒蕭瑀不生于空桑。列子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于空中。取育之。名伊尹。乃遵無父之教哉。瑀不能答。上詔除天下佛法。○上以世民功大。欲立之。世民固辭。乃立建成。建成懼世民。以金一車賄尉遲敬德刺殺

公心如山岳

秦王功蓋天下

建成請兵討黑闥

元齡勸行周公之事

太白經天

世民。敬德不從。世民知之。語敬德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敗亡之餘。宜請兵討之。以助功名。庶可自安。太子從之。遂破黑闥。○上知太子與世民有隙。欲遣世民居洛陽。令建天子旌旗。自陝以東皆屬焉。房元齡勸行周公之事。世民曰。吾誠知禍。但骨肉相殘。大惡也。俟其發討之可乎。○太白經天。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世民。世民具奏建成罪狀。遂伏兵元

秦王制服突厥

秦王制服突厥

殿廷習射

太宗一舉而三失

武門射殺建成及元吉上乃立世民爲太子未幾自稱太上皇太子卽位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號貞觀二十三年魏徵初勸建成除上至是召徵衆皆危之徵容止自若上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頡利入寇上親擊之蕭瑀不可上曰彼以我有內難故深入設示之弱彼必大掠矣及頡利請和許之瑀又不可上曰朕卽位日淺一與虜戰損必多矣瑀曰非所及也○上引將卒習射於殿羣臣多諫不聽范氏曰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廷非習射之地太宗一舉而三失矣○上

張蘊古上大寶箴
聖主不以天下奉一人
瑤臺瓊室
糟邱酒池
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得絹甚于受刑
弓矢喻治道

患吏多受賂。密遣人試之。受絹一匹。上欲加刑。裴寂曰。受賕罪誠當死。但使人遺之。是陷人於法也。上悅乃止。○張蘊古上大寶箴。上嘉納之。賜以帛。略云。聖主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上讓封德彝不舉賢。彝曰。未有奇才。上曰。古之致治者。寧借才異代乎。○長孫順德私受絹事發。上反賜絹愧之。曰。果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上曰。朕少得良弓。近以示人。乃曰非良也。木心不

命京官更宿中書內省

魏徵不存形迹

魏徵願爲良臣

直脈理皆邪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盡況天下之務乎命京官五品上更宿中書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有請去佞臣上問爲誰對曰陛下先陽怒試之執理不屈直也畏威順旨佞也上曰是詐自朕先矣何以責臣○魏徵事上每不存形迹上讓之徵曰君臣一體何形迹之可存又曰臣願爲良臣毋爲忠臣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良臣也龍逄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忠臣也上悅賜絹五百匹○嶺南酋長馮盎叛上欲往討魏徵諫使諭之盎遣子入

一言勝十萬師
見面必資明鏡
剖身藏珠
徙宅忘妻
此誠致治之要
祖孝孫作唐雅樂

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賜絹五百匹。○上問人主何爲明暗。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上曰人欲自見其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上曰朕聞賈胡得美珠。剖身藏之。是愛珠不愛身也。人君徇欲忘國。何以異是。魏徵曰人有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甚至桀紂之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人言天子無所畏。非也。朕上畏皇天。下畏臣民。魏徵曰此致治之要。能愼終如始則善矣。○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此。杜

聖人緣物設教

太宗吞蝗

民以穀爲命

白鵲合歡如腰鼓

鴿死懷中

房杜謀斷相資

淹曰。昔齊陳將亡。作伴侶曲玉樹後庭花。而聞者皆悲。何得言隆替不由此。上曰。樂者聞之則樂。憂者聞之則憂。憂樂在人。非關樂也。○畿內蝗。上掇數枚吞之曰。民以穀爲命。汝食之。寧食吾肺腸。蝗乃滅。○有白鵲巢寢殿。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誠家給無瑞。不害爲堯舜。民困多瑞。何減于桀紂。○魏徵素敢諫。善回主意。上每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鷂。望見徵來。匿懷中。徵久奏事。鷂竟死於懷。○房玄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引拔士類。二人爲相。謀斷相資。故唐世賢相

唐世賢相推房杜
五花判事
常何薦馬周
陳便宜二十餘條
爲臣具草
馭戎上策
師古作王會圖
張元素諫修洛陽宮

推房杜。○唐故事。凡軍國大事。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上曰比來中書不聞違異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也元齡等頓謝○旱詔羣臣極言得失常何以武人不能言會馬周客於其家代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曰此臣客馬周具草也上詔爲御史因賜何絹三百匹○突利可汗入朝上曰人謂馭戎無上策今朕安中國以服四夷非上策乎時夷人朝者甚衆顏師古爲作王會圖以賀○上修洛陽宮張元素曰往者平隋命毀宮室今此役

張公有回天之力

隋文帝勵精之主

太宗禁笞囚背

自謂與諸子何如

不息甚于煬帝矣。上悅賜絹二百匹。魏徵曰張公有回天之力。上問蕭瑀曰隋文何如主。瑀曰亦勵精主也。按文帝臨朝不暇退食。乃令衛士傳餐。上曰然不任臣下故二帝而亡。朕信任賢才。事關宰相。孰敢不盡心乎。霍王元軌太宗弟好讀書能下人。或問劉元平曰霍王何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惟有短乃見長。如霍王原無短何從見長乎。上讀鍼灸書云五臟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上謂王珪曰卿自謂與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不如元齡。才兼文武不

耻君不堯舜
王珪確論
帝王不易民而化
房元齡奏閱兵
二喜一懼

如李靖。敷奏詳明。不如彥博。理煩治劇。不如戴冑。恥君不堯舜。不如魏徵。至嫉惡好善。臣亦有微長。衆服珪確論。○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俗漸澆。故秦任法律。漢襍伯道。誠欲化不能也。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而帝。行王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云漸澆。今將漸入鬼魅矣。上從徵言。歷一年。斷死刑者僅二十九。○房元齡奏閱兵。上曰。隋煬豈兵不足耶。能使民人安。此朕之甲兵也。○上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多稔。邊境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

越日五覆奏
不受康國內附
治國如治病
魏徵獨以爲不可
文帝不及始皇
會須殺此田舍翁

危亡立至。一懼也。○詔決死刑。必越日五覆奏。請乃定。臨刑去音樂酒肉。○康國求內附。上曰招絕域而斃百姓。朕不爲也。絕之。○上曰治國如治病。病愈尤宜調護。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爲喜。惟喜陛下安不忘危耳。○羣臣請封禪。魏徵獨不可。曰文帝不禪。豈不及始皇耶。事遂寢。○上欲避暑九成宮。馬周諫曰。陛下以宮小而避暑。是留上皇于暑中。而自居涼處也。○上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以朝服賀曰。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

魏徵嫵媚
虞世南上聖德論
敬德拳毆道宗
蒨醢非高祖之罪
魏徵不觀七德舞

陛下明也。上悅。○魏徵每諫不從。上與之言。輙不應。且曰。舜戒臣云爾無面從若心知其非而口應之是面從也。豈稷契事舜意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曰。何敢過擬。但比近世主差勝耳。如朕不能慎終如始。恐使後世笑卿也。○大宴慶善宮。尉遲敬德爭次拳毆皇叔道宗目幾眇。上不懌曰。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罪也。敬德始戢。○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上破劉武周時所作。則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上

縱囚來歸

魏徵不可一日去左右

入宮失一良佐

作層觀以望昭陵

錄囚。縱使回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詣。上悉赦之。上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起舞。歎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上分天下為十道。令大臣分巡天下。或薦魏徵。上曰。徵規朕失。不可去左右。九年上皇崩。皇后長孫氏崩。后嘗諫上。又製女則十三卷。上覽而悲之。曰。入宮失一良佐矣。初葬上皇于獻陵。至是葬后于昭陵。上思念不已。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曰。臣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固已見之矣。上泣為

魏徵十思

一字不可增減

宰相領度支

魏徵上十漸萬世知君臣之義

撰定五經正義

呂才刋定陰陽雜書

之毀觀。魏徵上十思。如思止思謙思節等項也上曰。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西門豹性急。佩韋緩之。董安性緩。佩弦急之。○馬周爲中書論事切理。一字不可增減。上聽之忘倦。○房元齡爲相。以度支係天下利害。求其人弗得。乃自領度支。○魏徵上十漸。曰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以疏列屛幷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賜徵金十斤。○馬十四。魏徵知無不言。爲汲黯後一人。太宗言無不納。亦漢文後一主也。○上幸太學。命孔頴達撰五經正義。賜頴達及諸生帛有差。○上命呂才刋定陰陽雜書。悉參以經史。識者以爲確

識者以為確論

史氏不能書吾惡

公主妻薛延佗

太宗保此三鑑

論其序祿命畧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盡當六合同干而貴賤殊共胎而夭壽異命果足據哉又序葬事畧云上古委壑初何擇地乎○上欲自觀史褚遂良不可凡史不令人主自觀使善惡無隱也　上曰朕有三行一鑒前代二進善人三斥羣小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語賀者曰吾今受弔不受賀也○突厥入寇上以公主妻薛延佗長突厥和親○魏徵薨上製碑文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今亡朕一鑑矣○上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何也褚遂良曰漆器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圖畫功臣於凌烟閣
剪鬚和藥
賂碑
房元齡刪高祖實錄
六月四日事
太宗面論羣臣得失

不已。必用金玉。忠臣愛君。務防其漸。○上圖功臣二十四人。魏徵房元齡等。於凌烟閣。○魏王泰。上次子。有寵欲奪太子。太子承乾謀殺泰。事發。俱廢爲庶人。而立晉王治。○李世勣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和藥。世勣叩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爲。○初魏徵薦杜正倫侯君集。至是二人以罪誅。上乃疑徵。因賂所立碑。以魏徵之忠。太宗之明。猶不免于疑。君臣之際。盡其難哉。○房元齡刪高祖實錄。於上六月四日事。殺建成之事。多微諱。上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朕所爲亦類是。須直書之。○上論羣臣得

飛鳥依人

太宗親征高麗

生日不為樂

子路有負米之恨

失曰無忌決斷事理攻戰非所長高士廉臨難不苟所乏者規諫耳馬周直言任使多稱遂良每寫忠愛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高麗王蓋蘇文叛上親征之拔遼東進攻安市城薛仁貴奮擊所向皆摧高麗盡遁上以糧盡班師深悔無功歎曰魏徵若在必不使朕到此乃馳驛以少牢祀徵復立所製碑○上生日不為樂曰朕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貧時負米百里外養親及仕楚親歿不得負米以養故恨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朕奈何以父

師且黜浮薄

帝範賜太子

其人已在宮中

太宗以術斥李世勣何如

毋劬勞之日爲樂乎。○張昌齡。王公瑾。文名震京師。王師旦知貢舉。黜其浮薄。上問之。對曰若置高等。恐後進效之。有傷雅道。○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且曰朕無足法也。汝當更求古哲王爲師。○太白屢晝見。太史祕記云。唐三代後。女主武氏當王。上問李淳風。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上曰凡疑似者盡殺之。對曰王者不死。殺無益也。○上謂太子曰。汝與李世勣無恩。恐不能服。今我斥遠之。俟我死。汝親任之。太子卽位。遂擢爲僕射。改名李勣。以同世民。故去世字。

日引刺史入閤

永徽有貞觀之風

佳兒佳婦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九子。三十四年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宏道。上曰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有貞觀風。初上爲太子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上幸寺見之納爲昭儀。太宗嘗納元吉妻。魏徵諫止之今武氏侍太宗十三年而高宗納之是太宗無兄弟之倫高宗無父子之倫。兗于亂得乎欲立爲后。褚遂良曰先帝託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大故勿廢也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世而下謂陛下何如主因擲笏解巾叩頭流血不聽復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

三箭定天山

中外謂之二聖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上百忍圖

身言書判

裴行儉知人先器識而後文藝

敬宗亦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上乃貶遂良。廢皇后立之。○鐵勒聚衆十萬在天山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降。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上苦風眩。目不能視。凡奏議一聽皇后決之。中外謂之二聖。○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問之。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賜以帛。○唐制取人以身言書判。身體偉言詞正書寫楷文理辨四者俱優則先德行。○楊炯。駱賓王等。皆有文名。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炯等淺浮。豈享爵之器耶。後皆如其言。

北門學士
朝陽鳴鳳
笑中刀
李敬業移檄
討武后

○太后引文士令參決以分相權謂之北門學士○時羣臣多緘默李善感諫封五岳天下謂之朝陽鳴鳳○李義府爲中書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多笑而狡險忌刻時人謂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人號爲李猫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子居房州十四年復位五年嗣聖神龍景隆三號 附則天順聖皇后 武氏名曌高宗后改國號周僭位二十二年有年號十一勿錄○太后廢上爲廬陵王居房州立豫王旦 中宗弟 爲睿宗居別殿政事皆決于太后○李敬業 李勣子 移檄討武后 檄云武后包藏禍心

開告密之門
徐杜獨存忠恕
四時仕宦
唾面自乾

竊窺神器。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
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兵平
之。○狄仁傑奏焚吳楚淫祠千七百餘所。獨留四祠。
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太后懼人心怨望。盛開告密之門。使人密告
而羅織成黨。羅網無辜織成誣伏。法官競為深酷。獨徐有功杜
景儉李日知不離刑曹。終無死法。○傅游藝請改國
號為周。詔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游藝期年中歷
衣青綠朱紫。人稱四時仕宦。○婁師德寬慎。謂其弟
曰吾位宰相。汝為州牧。恐不免。弟曰人或唾某面拭
之而已。師德曰拭之反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

金藏剖胸

九月梨花

杜景儉眞宰相

姑姪與子母孰親

卿足繼祁奚

蘇模稜

受之。有告皇嗣異心。太后鞫其宮人。安金藏引劍剖胸以明皇嗣無異。睿宗得免。九月梨花。太后以爲瑞。杜景儉曰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太后曰眞宰相也。太后欲立武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也。太后乃召廬陵王立爲太子。

狄仁傑舉其子爲地官郎稱職。太后曰卿足繼祁奚矣。蘇味道爲相處事不欲明白惟模稜兩端。時稱蘇模稜。婁師德薦狄仁傑入相而仁傑不知嘗

婁公盛德狄仁傑薦張柬之桃李悉在公門

公方今第一人

議師德。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薦也。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包容久矣。○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或謂仁傑曰。桃李悉在公門矣。曰薦賢爲國。非私也。○張昌宗等譖魏元忠欲廢太后。因賂張說。証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如以此獲罪。其榮多矣。及太后問說。說曰臣實未聞。乃張昌宗逼臣証耳。太后怒。貶元忠。流說于嶺表。○太后宴朝臣。張易之兄弟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諂曰。公方今第一流。何不坐。璟獨不爲禮。○楊

六郎面似蓮花　蓮花似六郎

請兒入此甕

行冲請備藥物

再思爲相。善媚。或謂張昌宗曰。六郎昌宗別名。面似蓮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侯思正以詭詐見寵擢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逐邪耳。太后從之。○周興來俊臣皆以酷法阿太后。或告周興逆謀。令俊臣按之。誑興曰。囚有不服。當用何法。興曰。取大甕。令囚入中。外以火炙之。俊臣乃取甕如興法。因謂曰。有旨請兄入甕。興叩頭服罪。太后原之。○元行冲語狄仁傑曰。凡人必有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知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

藥籠中物
蘇味道以雪爲瑞
墨敕除官
欽明八風舞
祝公五經掃地

末。仁傑歎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三月雪。蘇味道賀瑞。王求禮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太后爲之罷朝。○時賄賂公行。宮中降斜封墨敕以除官。不用正封曰斜。不用硃印曰墨。○張柬之舉兵討武氏。斬張昌宗等。遷太后上陽宮。迎上即位。復國號唐。薛季昶曰。二凶雖誅。張昌宗易之也。祿產猶在。呂祿呂產比武三思。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上宴羣臣。祝欽明請作八風舞。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上立韋氏爲后。亦專朝政。武三思通焉。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

雙陸點籌

仕宦捷徑

傍爲之點籌武后之勢復振三思懼張柬之等五人張柬之敬暉桓彥範元暐袁恕己乃假封五王令出鎭一方尋誣以反悉誅之未幾武三思爲太子重俊所殺而太子亦被殺韋后乃以餅毒上立溫王重茂是爲殤帝睿宗子隆基起兵討韋氏盡誅其黨

睿宗皇帝名旦中宗弟三年景雲太極二號盧藏用則天時隱終南山徵爲左拾遺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謠司馬承禎指終南語藏用曰此仕宦捷徑也○上以功立隆基爲太子尋傳位自稱太上皇

以高力士爲
監門將軍
宦官之盛自
此始
元之進十事

長枕大被

蕡藥焚鬚
花萼勤政樓
焚珠玉錦繡
于殿前

元宗明皇帝名隆基。睿宗三子。四十四年。開元天寶二號。以高力士爲監門將軍知內省事而宦官自此盛○上擢姚元之爲相避開元號後改名崇。元之進十事必能從方就職上納之元之乃謝○上選樂工數十人于梨園教以法曲○上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時薛王有疾上親爲蕡藥回風焚鬚曰王病愈鬚何足惜嘗作興慶宮立兩樓西曰花萼相輝樓南曰勤政務本樓時與諸王宴其上○上以風俗侈靡罷織錦坊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令后妃無得服錦○盧懷愼清儉所居不蔽風

伴食宰相

救時之相

捕蝗

御史對仗讀彈文宋璟奏復舊制

張說陰祈改

兩妻子不免饑寒。嘗自愧才不及姚崇。每推重之。時稱伴食宰相。姚崇遇事明決每有德色謂齊澣曰我何如相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能應變璟每持正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山東蝗姚崇命捕瘞之盧懷愼以爲殺傷過甚崇曰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有禍崇請當。貞觀之制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小臣不得誣謗宋璟奏復舊制。吳兢撰則天實錄直書宋璟激張說事說陰祈改數字兢曰

歎字
吳兢直筆
天下本無事
始募兵充宿衛
兵農自此分
問裴光庭奏用循資格何如
聖書

若狥公請。此史不爲直筆。高仲舒博古典。齊澣達
時務。姚崇每向之質疑。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
問齊君。陸象先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嘗曰。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耳。唐初置府兵。百姓苦之。至是募壯士
充宿衛。兵農自此分矣。裴伷先以罪下獄。張嘉貞
請杖之。張說曰。士可殺。不可辱。古者刑不上大夫。爲
其近君也。且伷先可杖。行及吾輩矣。嘉貞無以應。
裴光庭爲吏部。選人多循資格。限年月。凡庸滯者皆
喜。爲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嗟怨。王毛仲嫁女。曰

知卿不能致者一人

飲不盡卮

韓休守正不阿

貌瘦天下肥

音樂較勝負

萬事俱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上爲召之。璟至。飲不盡卮。托言腹痛歸。○韓休爲相。守正不阿。上小有誤。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上帥太子往苑芟麥曰。用薦宗廟。不敢不親。且使汝知稼穡之艱耳。○命安祿山胡人。爲節度使。討奚契丹。失律喪師。當誅。上欲赦之。張九齡言其有反相。不可宥。上不聽。○上宴五鳳樓。命附京刺史縣令各率樂工以較。懷州刺史最盛。

連袂歌于蔿
千秋金鑑錄
宰相係國家安危
立仗馬一鳴輒斥去
以楊氏爲貴妃

上曰。懷州之民其塗炭乎。唯元德秀止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眞賢人之言哉○千秋節上生辰八月十五。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代興廢爲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以獻○上欲相李林甫張九齡曰宰相係國家安危。相林甫恐爲社稷憂。上不聽乃罷九齡而相林甫○李林甫欲擅權召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自是言路遂絶○駙馬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有異謀俱賜死○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而爲壽王別娶。明皇殺三子。納子妃。三綱

宰相以刑措受賞

風度得如九齡否

曳白

口蜜腹劍

羅鉗吉網

李邕如干將莫邪

絕矣。何以爲君。○徐嶠奏獄院殺氣由來烏鵲不棲。今鵲巢其上。幾致刑措。上歸功於相。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公。明皇殺三子。猶云刑措乎。○上思張九齡。每宰相薦士。輒問風度如九齡否。○苗晉卿選士以張倚得幸于上。取其子奭居首。上召試之。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李林甫多以計傾人。世謂其口蜜腹劍。嘗以吉溫羅希奭治獄。除不附已者。時號羅鉗吉網。○李邕以才見殺。盧藏用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終虞缺折耳。○安祿山腹大。上笑指曰。此中何所有。對曰止有

腹中止有赤心
祿山出入禁中
洗祿山兒
泰山氷山
二十四郡無一義士
顏眞卿起兵討賊
不識眞卿作何狀

一赤心耳。祿山出入禁中。拜貴妃爲母。遇祿山生日。厚賜金帛。越三日。召入宮。以錦裹祿山。令宮女捧洗之。上往觀。賜貴妃洗兒錢。自是祿山益肆。賜爵王。楊國忠貴妃弟。爲相。或勸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之爲泰山。吾以爲氷山。皎日若出。君輩失所恃矣。安祿山請以番將代漢將。從之。楊國忠謂其必反。上不聽。未幾。祿山果反。河北郡縣皆風靡。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及顏眞卿平原太守。起兵討賊。上喜曰。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祿山陷東京。破魏郡。遂稱

至死罵不絕口

父老遮道留太子

太子卽位靈武

李勉尊朝廷

大燕皇帝。顏杲卿（常山太守。眞卿從兄。）拒戰被擒。嗔目罵曰。恨不斬汝羯奴。幸速殺我。祿山大怒。縛杲卿于橋柱咼之。（咼古瓦反。剐肉至骨。）至死罵不絕口。祿山進陷潼關。上出奔蜀。至馬嵬。軍士饑疲。憤殺楊國忠。（嘗與祿山隙。激之使反。）及貴妃。乃行。父老遮留太子。太子馬擁不得行。遂至靈武卽位。遙尊元宗爲上皇天帝。

肅宗皇帝（名亨。元宗子。七年。至德乾元至元寶應四號。）時制度草創。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坐。李勉劾之。上曰。朕有李勉。朝廷始尊。○令狐潮（祿山將。）圍張巡于雍邱。巡將六人議降。

藁人縋城

面中六矢不動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雷海清擲樂器於地

巡乃設天子像。帥將士朝之。皆泣下。遂斬六將。而軍心始奮。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潮兵射之。得矢十萬。後巡令雷萬春在城與賊交語。賊伏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偶人。及語。乃大驚。遙謂巡曰。觀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相拒二百餘戰。賊遂敗走。○顏眞卿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上亦以蠟丸頒詔。江淮由是諸道唐分天下十五道。知上即位而勤王益衆。

○祿山宴羣臣。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

衣白山人
衣紫絶羣疑
服此豈可無
名
明皇思九齡
先見
遣使祭曲江
睢陽江淮之
保障

西向慟哭祿山支解之○上欲相李泌泌力辭之但以布衣從軍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語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絶羣疑既而曰服此豈可無名乃出懷中敕爲侍謀軍國元帥固辭乃受○上皇思張九齡先見遣使至曲江祭之○尹子奇將祿山圍睢陽張巡許遠謂爲江淮保障一失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固守之糧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盡巡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士病不能戰而城陷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願爲厲鬼以殺賊巡等三

行兵不依古法
張巡許遠烈丈夫
天以完節付二人
郭子儀克復兩京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李光弼代子儀

十六人皆被斬。生致許遠于洛陽。越三日。張鎬河南節度救至。巡行兵不依古法。但曰令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人自爲戰耳。贊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死守孤城。令救至。十日而賊亡。又天所以完節付兩人。不徒生也。○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卽位。○郭子儀朔方節度。克復兩京。洛陽東京。長安西京。安慶緒奔河北。上入西京。迎上皇還。請避位東宮。上皇不許。○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師敗於河陽。魚朝恩短子儀之敗。上命光弼代子儀節度朔方。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

樂竟懼嚴

李泌歸衡山

諸鎮自爲黨援

程元振不以聞

嚴。○史思明（慶緒將。）殺安慶緒稱帝。未幾。史朝義（思明子。）殺思明即位。○僕固懷恩請會諸節度討史朝義。遂復東京。○李泌屢乞歸。上不得已。聽歸衡山。（泌之乞歸頗似子房。獨其後之仕于德宗。其去子房大不侔矣。）○僕固懷恩懼賊平寵衰。乃奏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等節度河北。自爲黨援。上從之。

代宗皇帝（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十七年。廣德永泰太寶三號。）吐蕃入寇。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乃詔郭子儀出禦。咸陽時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僅得二十騎。即行。遣使請益兵。元

以子儀爲西京留守將士喜其來而悲其晚李郭齊名
子儀免冑釋甲
子儀單騎見虜
郇模獻三十字

振不以奏。致吐蕃直入長安。上出幸陝州。賴子儀疑兵而虜乃遁。詔子儀西京留守。僕固懷恩反。上封郭子儀爲汾陽王。鎭河東。懷恩將士悉歸之。咸喜其來而悲其晚。○李光弼封臨淮王。與郭子儀齊名。治軍多嚴。戰功爲中興第一。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不復稟畏。光弼愧恨亡。○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免冑釋甲單騎見虜。回紇見郭令公（子儀嘗封令公。與回紇相約。）皆驚慚請擊吐蕃以謝過。○晉州男子郇模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曰團者。請罷團練使。曰監者。請罷監軍使。）上召

楊綰清儉
子儀減座中聲樂
猫鼠同乳
崔祐甫不賀
郭公勲高裴諝明郭公之不足畏

見賜之衣。楊綰性清儉。及爲相。郭子儀聞之。遂減座中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宅。皆以綰清儉故也。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子。建中興元貞元三號。二十六年。朱泚節度獻猫鼠同乳。百官稱賀。崔祐甫曰。物反其常。何以賀爲。時禁屠。郭子儀隸人犯之。裴諝以奏。或曰。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郭公勲高。上或忌之。吾故發之。以明郭公不足畏。正爲郭公地耳。上遣使求賢。闗播曰。此可得于進士耳。有道賢人。肯隨玉牒至乎。李寶臣節度死。田

子儀悉屏侍妾

裴垍知言

借商錢稅間架

財者人之本

悅節度為其子請襲不許遂合兵拒命河南騷動時諸節度皆據邊兵雖名藩臣實不用命惟子儀書入朝者七洵唐室一人也○盧杞往郭子儀問疾子儀悉屏侍者或問之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杞柄權吾族無遺矣○郭子儀薨以其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裴垍稱其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田悅朱滔等反俱稱王時兩河用兵府庫不支詔借商人錢稅間架陸贄恐民生變奏曰財者人之本也本傷則枝瘁矣宜罷諸稅上不聽○李希烈圍襄

秀實以笏擊朱泚

蒲首蒲身

陽姚令言（亦節度）率兵入援過京師冀得厚賜及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皆滿遂斬關而入上出幸奉天○亂兵推奉朱泚泚稱權知六軍段秀實以笏擊其額被殺泚遂稱大秦皇帝○朱泚圍奉天幾陷李懷光（節度）入援泚敗走長安時懷光聲言欲請上誅盧杞杞懼不令見上詔使乘勝攻長安懷光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引兵去○高重捷與李日月（朱泚將）戰死被斬首去上哀之結蒲爲首以葬朱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

日月之母不坐

軀命同瓜菓

公輔諫造塔

李晟克復京城

李懽密言于上

身葬之日月亦戰死其母不哭曰國何負汝而反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上以所撰赦文示陸贄贄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臣願聖慮更思所難○李懷光反上奔梁州民有獻瓜菓者欲授以官陸贄諫曰夫士以亡軀命獲官而此以二瓜菓獲之是同軀命于瓜菓也○上造塔葬公主姜公輔諫之上曰造塔小費非宰相宜論陸贄曰論事者計是非不計大小○李晟平朱泚克復長安迎駕還○馬燧平李懷光光子懽自殺初懷光反時懽爲御史知父必反密告于上曰君父一也父負君不忍不告臣

禁軍脫巾求糧

醉人爲瑞

宰相之職不可分

趙光奇言百姓不樂

道也。君殺父。不忍不死。子道也。衆皆賢之。○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脫巾求糧。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大喜。比年多饑。至是麥熟。市有醉人。以爲瑞。○上以李泌平章事。復以刑罰委柳渾。泌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若各有主。是有司。非宰相也。○上出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前詔兩稅之外。無他徭。今誅求益甚。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上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曰。天命他人可言。惟

君相不言命
君相所以造
命
延齡堯代之
共工魯邦之
正卯陽城論
延齡
李兼月進
閉門撤業
陽城自署其
考
陽城撫字心
勞

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諸州大水。陸贄請賑。上曰。淮西缺賦。不宜賑。贄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裴延齡以聚斂見倖。陸贄諫曰。延齡堯代之共工。△魯邦之正卯也。上怒。貶贄。陽城率諫官極論延齡奸佞。上仍欲相延齡。陽城哭於朝。乃止。○時羣臣多以進奉市寵。李兼有月進。韋皐有日進。○使宦官于市中買商貨。謂之宮市。市皆閉門撤業。○陽城左遷道州刺史。賦稅不登。城自署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杜黃裳請以法制藩鎭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子。一年。號元貞。時王伾王叔文韋執誼等專權。互相推曰伊周管葛復出上以瘋疾不能臨朝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子。五年。號元和。杜黃裳請討劉闢曰陛下欲振紀綱宜以法裁藩鎭上然之○上論古帝勞逸何如杜黃裳曰勞于求賢逸于任人虞舜所以治也至秦始衡書日衡表章必至一石爲程不滿不休隋文傳餐前見而皆無補于治以勞非所勞也○李吉甫爲相謂裴垍曰報主惟在進賢公有精鑒幸爲我言之垍取筆書三十餘人

時稱吉甫得人
裴垍賞諫官
憲宗遣使賑恤
李藩批勅
同年偶同一第
吉甫言天下已太平

時稱吉甫得人。裴垍爲相。獨賞諫官。上問治要何先。垍曰先正其心。有故人求京兆判。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何敢以私害公乎。上遣使賑饑。戒之曰勿効潘孟揚飲酒遊山而已。李藩遇敕下不便。即於黃紙後批之。裴垍薦之爲相。上憤諸鎭世襲之弊。欲革之。李絳宰相曰河北諸鎭相黨。未可輕議。惟淮西無援可圖也。元義方譖李絳私其同年。絳曰夫以九州之人。偶同一第。有何情私乎。李吉甫以天下太平勸上爲樂。李絳曰河南北不能制者五十餘州。犬

為政寬猛何先
寬猛先後可見

談理不知倦

田興舉魏博歸朝
李絳揣魏博若符契

戎近接涇隴烽火屢驚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太平哉上退曰吉甫專為媚絳眞宰相也○上問寬猛何先權德輿曰秦以慘刻亡漢以寬大興則寬猛先後見矣○上與宰相論治延英殿暑甚汗透御服恐上倦求退上曰朕入宮所接惟宮人耳故樂與卿等共談不知倦也○田季安薨子懷諫自襲李吉甫請討之李絳曰懷諫乳臭大權必有所屬不必觀兵當自歸未幾田興果遷懷諫來歸上曰絳揣魏博若符契乃詔田興為魏博節度命裴度齎錢百五十

軍士歡聲如雷
裴度爲田興陳君臣之義
李絳不避親故
朝廷自有典刑
君子與君子合
柳宗元梓人傳

萬緡賜將士將士歡聲如雷裴度爲興陳君臣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李絳用人不避親故曰非親非故孰諳其才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上曰然○李吉甫屢詘于李絳故以朋黨誣絳絳曰君子與君子合豈能使之與小人合哉絳竟罷憲宗銳意中興卒以朋黨疑李絳裴度惜哉○梁悅以報父仇殺人莫定其罪韓愈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也以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之人將倚法矣是在酌事而處之○柳宗元善爲文作梓人傳喻相業畧云梓人不執斧斤惟麾衆工及大厦告成獨名其功相天下者亦猶是種

種樹郭槖駝傳
李光顏勇而知義
裴度知人
一度足破二賊
李愬雪夜襲蔡州
李愬出迎裴度

樹郭橐駝傳。喩政教。畧云凡木植之欲沃。置之若棄。則天全矣。若其朝視暮撫。甚者爪其膚以驗生枯。木之性。有不傷乎。言甚切理。○久討淮西未克。上憂之。裴度曰。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果捷。上以度爲知人。○李師道密遣人刺殺武元衡以元衡謀討淮西故刺之。并擊裴度。傷其首。京師大駭。請罷度安諸鎭心。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李師道王承宗。若罷度。是中奸謀矣。度遂請親討之。○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具櫜鞬迎拜裴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示之。度乃受拜。卽以蔡卒爲牙兵。或意其反側

蔡人則吾人
裴度表求白退
朝廷輕重在宰相
以柳泌知台州刺史
韓愈諫迎佛骨
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仰之如泰山北斗

度曰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以皇甫鎛同平章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上表求退曰天下治亂係朝廷朝廷輕重在宰相陛下何自墮昇平乎上意度言爲黨不之省○上好仙方士柳泌言天台多靈草可合長生藥請吏茲土求之遂命刺史台州○上遣使迎佛骨供奉禁中韓愈獨上表極諫畧云自五帝至三王皆享壽考未有佛也逍漢明始入中國其後奉佛益謹年代益促則佛不足信明矣乞以骨投諸水火永絕後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愈請當之上怒貶愈潮州刺史贊曰韓愈排佛老功齊孟子學者仰如泰山北斗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公之所能者天

元宗理亂之所分

心正則筆正

柳公權筆諫

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羣小之謗○上問崔羣

恭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曰元宗先理後亂何也羣曰用賢則理用邪則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而相林甫爲理亂所以分也○上服金丹暴崩 或言宦者陳宏志弑逆特諱言耳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子四年號長慶 上見柳公權 士 學書跡愛之公權曰運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李宗閔對策每譏李吉甫吉甫子李德裕 士 學恨之自是各分朋黨 漢之黨始于甘陵二部而成于太學諸生唐之黨始于宗閔對策而

柳公綽誅舞文史

劉棲楚碎首玉堦

八關十六子

膽落溫御史

成于錢徽之貶。上以四海漸平。乃銷兵。時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悉歸王庭湊。自是再失河朔。終唐世不能復取。○柳公綽節度治二吏。一犯贓。一舞文。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上服金丹崩。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子。四年。號寶歷。上每日宴樂。劉棲楚請碎首玉堦。以謝諫職之曠。○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八人。附之者八人。時稱八關十六子。勢傾朝野。○李祐節度進馬百五十匹。溫造彈其違勑進奉。祐曰。幾膽落于溫

丹扆六箴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
裴度失印
裴度識量

御史矣。上遊幸無度，比暱小人。李德裕獻丹扆六箴。牛僧孺罷爲節度，過襄陽，柳公綽迎之，曰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裴度復入相，忽左右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忽白於故處得之。或詰其故，度曰此必盜之印書契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以是服其識量。劉克明宦官弑上，立絳王悟。王守澄宦官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次子。十三年。號太和開成。）時宦官橫肆。會上詔舉賢良，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皆憚服，終畏宦官不敢

漢魏以來無比

經月不笞一人

禦戎以信爲上

天下何時太平

太平無象

取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汗顔乃上疏言蕡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讓第竟不報○崔鄲治陝經月不笞一人及遷鄂尚嚴或問之鄲曰陝土瘠民淳吾撫之不暇鄂則險而狡矣故嚴○悉怛謀蕃將以維州來降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牛僧孺謂禦戎以信宜還其城逐怛謀于吐蕃境誅焉上從之而牛李互忿搆怨○上問天下何時太平牛僧孺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侵百姓樂業亦云小康矣○杜牧憤河朔諸鎮之橫朝廷專事姑息乃上疏名曰罪言謂位卑而

去朝中朋黨難
石榴夜有甘露
魏笏亦甘棠之比
此衣已三澣
服澣衣乃末節

言高上不報○時李德裕李宗閔朋黨方熾上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上畏宦官之横與李訓鄭注謀誅之會稱左金吾廳後石榴夜有甘露上命諸宦官往視之訓注因伏兵縱擊謀洩反爲殺傷千六百餘人諸部官吏舒元輿等坐斬者千餘人自是宦官愈横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上求文貞公魏徵笏于魏謨徵五世孫宰相曰此甘棠之比也○上舉衫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澣矣公權曰陛下富有四海當修政爲急澣衣其末節耳○裴度薨上問

裴度以身係國家輕重
裴度比子儀
李德裕論邪正
正人如松柏
遣李回宣慰三鎮

其家。得遺表半藁。以儲位未定爲憂。度威望達四夷。以身係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年。○上語周墀曰。昔周赧漢獻受制強臣。朕受制家奴。方之赧獻。殆不如也。因泣下。○上疾甚。仇士良等官官廢太子成美。而立潁王瀍爲太弟。

武宗皇帝名瀍。後改名炎。文帝弟。六年。號會昌。李德裕曰。人主致治。在辨邪正。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然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藤蘿。辨之匪易也。○劉稹節度自爲留後。李德裕請討之。懼河朔三鎮爲援。乃遣李回宣

郭誼賣禎求賞

宣宗有隱德

致太平以此言爲首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詔杜牧撰韋丹遺愛碑

樵夫言涇陽縣令

慰三鎮。遂奉詔討禎。禎將郭誼斬禎以降。李德裕曰。始輔爲亂。終賣禎求賞。亦斬之。上崩。以太子幼。宦官迎皇太叔光王忱即位。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少子十三年號大中。初上以不慧聞。厚自韜晦。故宦官迎立之。及立。敏于裁決。人始知有隱德。上讀太宗金鏡錄云。至亂恒由任奸。至治恒由任賢。士曰。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拱手讀之。韋丹察觀。沒四十年。民猶歌思。上命杜牧撰丹遺愛碑。擢其子御史。上獵遇涇陽樵夫。問其令。

南北司如水火
手筆除君奭
祈佛乞留
處分驚人
面察刺史能否
宰相可謂有權

李行言對曰。性執。上歸。貼其名于殿。除海州刺史。○上欲誅宦官。令狐綯曰。但有罪勿赦。有闕勿補。其黨自盡。宦官竊見其奏。由是南北司如水火。○上獵渭有父老聚佛寺。上問之。曰縣君李君奭考滿當去。故祈佛乞留耳。上歸。除懷州刺史。○上令韋澳纂州縣風土。上之號曰處分語。薛宏宗語澳曰。今上處分我州事驚人。及詰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詔刺史至京面察除官。令狐綯徙其故人鄭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讓綯曰。宰相可云有權。綯汗透重裘。○上崩。上明斷

令狐綯汗遊
重褒
小太宗
白衣宰相
獨眼龍

恭儉。惠民恤士。故大中之政。人號爲小太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子。十四年。號咸通。令狐綯執政。其子滈多主之。時稱白衣宰相。

僖宗皇帝名儇。懿宗子。十五年。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五號。上昏庸。委政田令孜。宦官。呼爲阿父。○黃巢起兵山東。攻潼關。上幸興元。巢遂入長安。稱齊帝。鄭畋刺血爲表。請兵討賊。楊復光。宦官。言李克用節度大同。一目微眇。人稱獨眼龍。爲後唐祖。驍勇而忠。詔召之。遂破巢。上還長安。○上崩。宦官楊復恭迎壽王傑卽位。

柳氏爲士大夫所宗
柳玭戒子
孔宣父不責他人
鄭綮歇後詩
歇後鄭五作宰相
鎔鐵錮門

昭宗皇帝名傑。懿宗弟。十八年。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七號柳氏自公綽來家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玭戒子曰。凡門第高不可恃。行已少失。得罪重于他人。○王建屢請誅田令孜。不許。私殺之。表奏請罪。畧云。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惡失于彀中。○鄭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時事。上徵爲相。綮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固辭不獲。未幾致政去。○上與崔允宦官謀誅宦官。宦官懼。突勒上入少陽院。鎔鐵錮其門。矯詔立太子裕。崔允誅宦官。迎上復位。猶懼宦官爲禍。乃合朱全

全忠請遷都洛陽

清流使為濁流

忠節度兵討之。盡除宦者。止留幼弱三十人備役。朱全忠逼上遷洛陽。盡毀長安宮殿。上至洛陽。全忠使朱友恭等弑上而立輝王祝。全忠聞之。佯驚慟哭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遂殺友恭。友恭臨刑罵曰。賣我以塞天下之口。如鬼神何。

昭宣皇帝 名祝。昭宗九子。仍用天祐年號。 二年。彗星竟天。占當君臣俱災。

朱全忠乃殺朝士三十餘人以應天變。初李振屢舉不第。深恨朝紳。言于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濁流。乃投入黃河。○朱全忠封梁王。加九錫。尋稱禪。

遷上爲濟陰王。

○後梁紀朱姓。都洛陽。二主。十七年。按五代時正統相承耳。當時篡國。尚不可勝紀。

附契丹胡人。都遼。國號契丹。其祖耶律姓。阿保機名也。

太祖皇帝初名溫。唐節度。改名全忠。篡位時。梁封馬殷爲楚王。據湖南。滅于南唐。封錢鏐爲吳越王。據杭州。滅于宋。○改名晃。七年。有開平乾化二號。封劉隱爲南海王。據廣州。滅于宋。封王審知爲閩王。據福州。滅于南唐。以高季昌爲節度。據江陵。滅于宋。李茂貞自稱岐王。據鳳翔。滅于後唐。楊行密自稱淮南王。國號吳。據金陵。篡于徐知誥。王建自稱蜀王。即帝位。據西川。滅于後唐。李

生子當如李亞子

白衣侍樽終身止稱前進士

克用自稱晉王。據洛陽。克用薨。梁主攻之。李存勗（克用子。）曰。梁欺吾新立耳。遂舉兵大敗梁。梁王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末帝（名友貞。太祖三子。十一年。貞明龍德二號。）梁震（唐進士。）語高季昌曰。願以白衣侍樽俎。（時季昌欲官震。故云。）終身止稱前進士某。○晉王攻梁急。梁主曰。李氏吾世仇。首不可令彼斷。皇甫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

○後唐紀（朱耶姓。沙陀人。唐賜姓李。都洛陽。共四主。凡十三年。是時合五國四鎮。）

附契丹

殊非從來征伐之意承業稱唐官終身

爲天下亦猶是

莊宗皇帝名存勗。三年。號同光。封張承業官燕國公。不受曰。吾王世忠于唐。今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遂自稱唐官終身。○唐主善音樂。嘗自描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內府錢山積。軍士怨其不賞賜。遂反。唐主出關東招撫。爲流矢所中殂。

明宗皇帝名嗣源。本胡人。克用養子。八年。天成長興二號。唐主自謂太平。馮道曰。臣嘗履險。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至坦途放轡。俄而隕。爲天下者亦猶是。唐主又謂年登。道曰。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

曲盡田家情狀

四民中最爲勤苦

石敬塘割十六州與契丹

肉。此詩曲盡田家情狀。蓋農歲凶病穀貴。歲登又病穀賤。四民之中惟農最苦也。

閔帝名從厚。明宗子。在位五月。號應順。潞王從珂。明宗養子。本王姓。廢閔帝自立。

廢帝名從珂。二年。號淸泰。石敬瑭明宗壻。稱臣契丹。約割幽薊十六州假兵滅唐。

○後晉紀石姓。沙陀人。都大梁。凡二主。十有一年。是時凡五國三鎭。附契丹

高祖皇帝名敬瑭。七年。號天福。徐知誥受吳禪即位金陵。國號南唐改姓李。後滅于宋。

劉知遠保河東

齊王名重貴高祖姪高祖無子大臣立之。四年。號開運。晉主致書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怒滅晉尋以人心不服北歸。劉知遠聞契丹入汴今開封府保河東不入援及晉亡乃即位晉陽更稱天福十二年。

○後漢紀劉姓沙陀人都大梁二主共五年是時四國三鎮。

附契丹滅晉還改國號遼後滅于金。

高祖皇帝名暠字知遠初爲晉軍以功封北平王二年號乾祐。○晉亡五月。漢主始遷大梁改號漢曰未忍亡晉也。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子三年仍號乾祐。史宏肇不喜文臣曰安定國家。

將相如水火
裂黃旗被體
百世帝王師
長樂老敘

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如水火。郭威反。漢主爲亂兵所弑。威請于太后。欲立贇。隱帝弟。軍士大噪。裂黃旗以被威體。太后命威監國。未幾即位。

○後周紀郭姓。耶州人。都大梁。凡三主。計十年。是時五國三鎮。附遼

太祖皇帝名威。號廣順。三年。劉文知遠弟。聞漢亡。即位晉陽。後滅于宋。

○周主謁孔廟。將拜。左右疑之。周主曰。百世帝王師也。敢不拜。○周太師馮道卒。道歷相四姓唐晉漢周。臣事十君。嘗著長樂老敘。以自述累朝榮遇之狀。臣至歷相四姓

世宗有平天下之志
命近臣著爲君難論
點檢作天子
刻木爲農夫
世宗賑淮南之飢

猶云榮遇可謂狗彘之甚矣。

世宗皇帝（名榮柴太后姪太祖無子養以爲子六年號顯德）周主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論及開邊策一道有王朴獻策周主納之○趙匡允（時爲點檢周主偶得一板上云點檢作天子遂廢張點檢以匡允代之）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或曰恐爲敵所識匡允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置殿側時夜讀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淮南飢以米貸之或曰民貧不能償周主曰民吾子也安在責其必償哉○時之錢詔毀天下銅

毀佛像以鑄錢

王朴作律準

日下一日

黃袍加身

攬轡誓諸將

陶穀詔出袖中

佛像鑄錢。畧云、佛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在、尚當棄捐、況此像哉。王朴作律準。定大樂甚悉。因上言曰。此法出臣獨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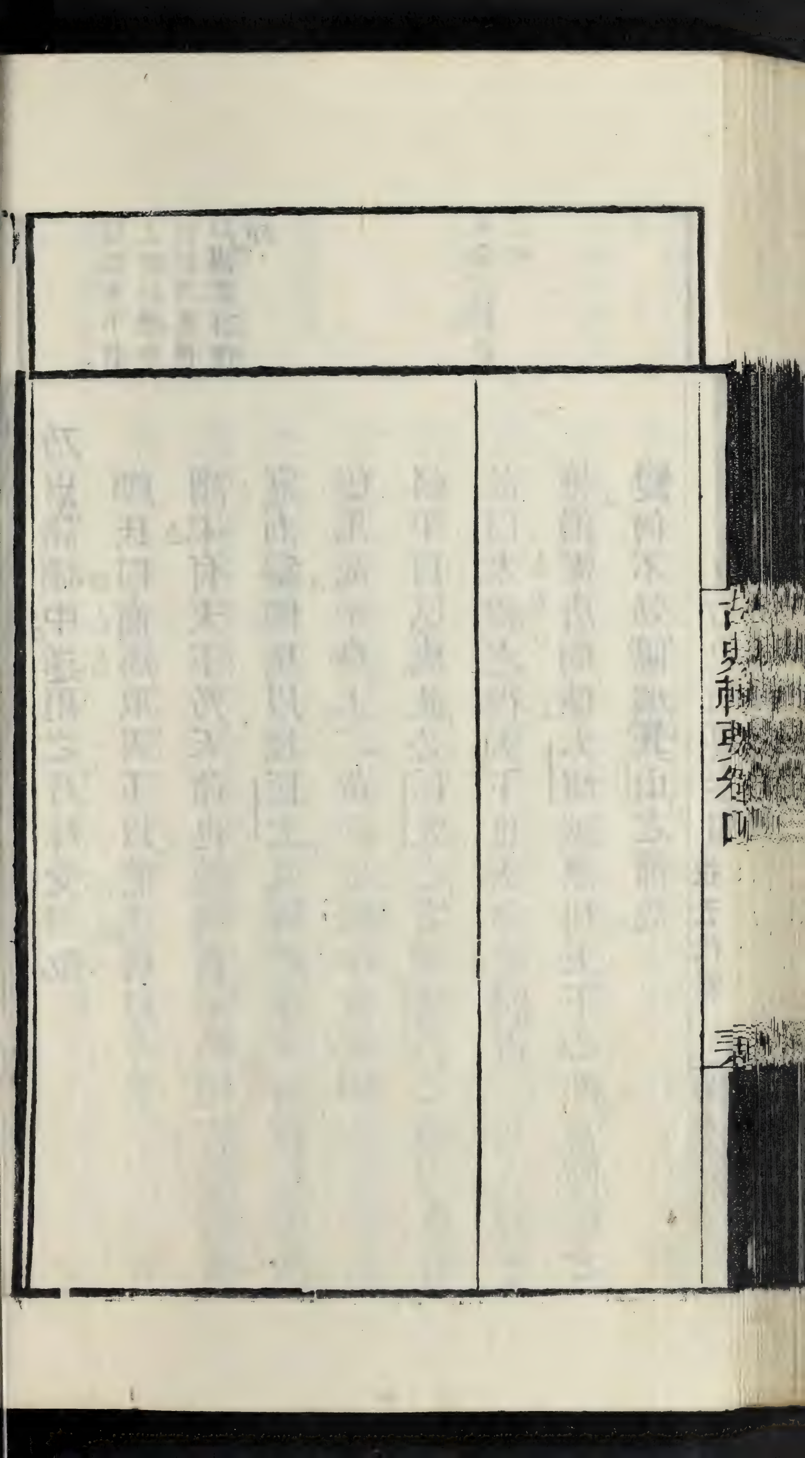
恭帝名宗訓、世宗子。半年、仍號顯德。傳言遼合北漢入寇。周主使趙匡允拒之。苗訓占天文。見日下一日。指示衆軍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議立匡允。夜半軍士直逼寢所。匡允驚起。未及措對。黃袍已加身矣。遂擁還汴。匡允攬轡誓諸將曰。朝市府庫。分毫無犯則可。不則我不爲若主也。至汴。時早朝。聞變。朝士不知所爲。匡允涕泣語羣臣曰。爲六軍逼至此。奈何。然猶未有禪詔。陶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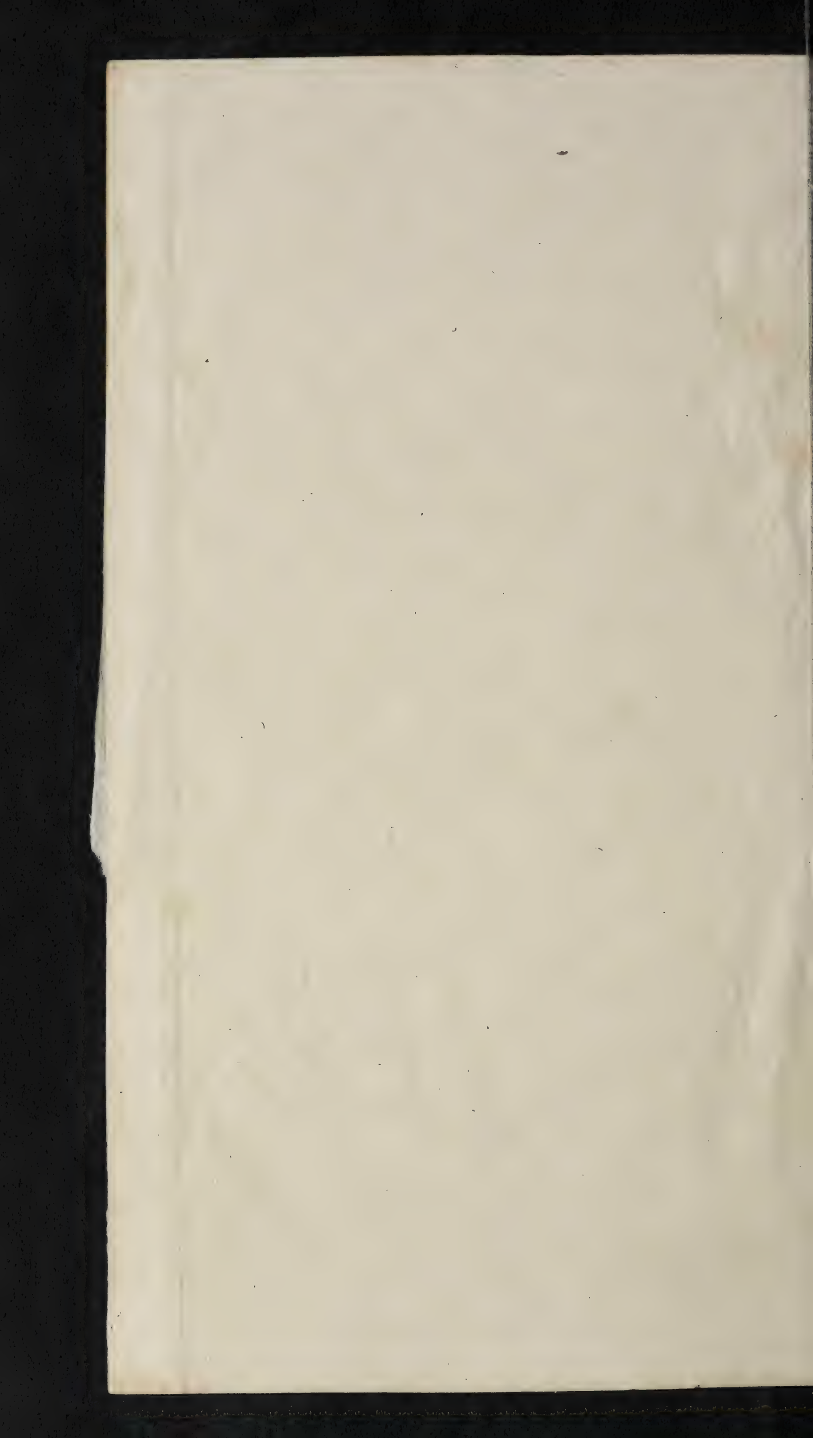
問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其詳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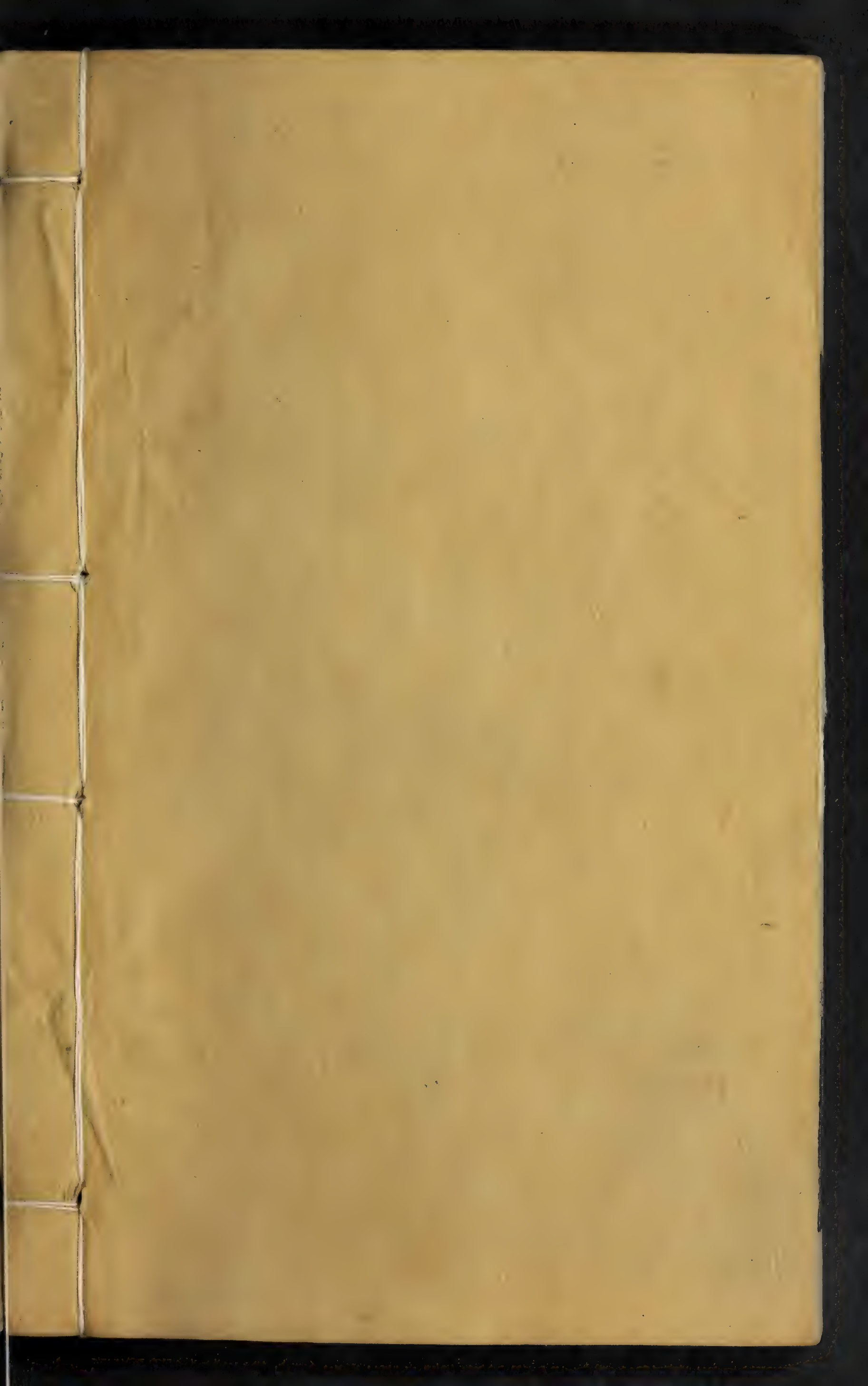
天命之歸近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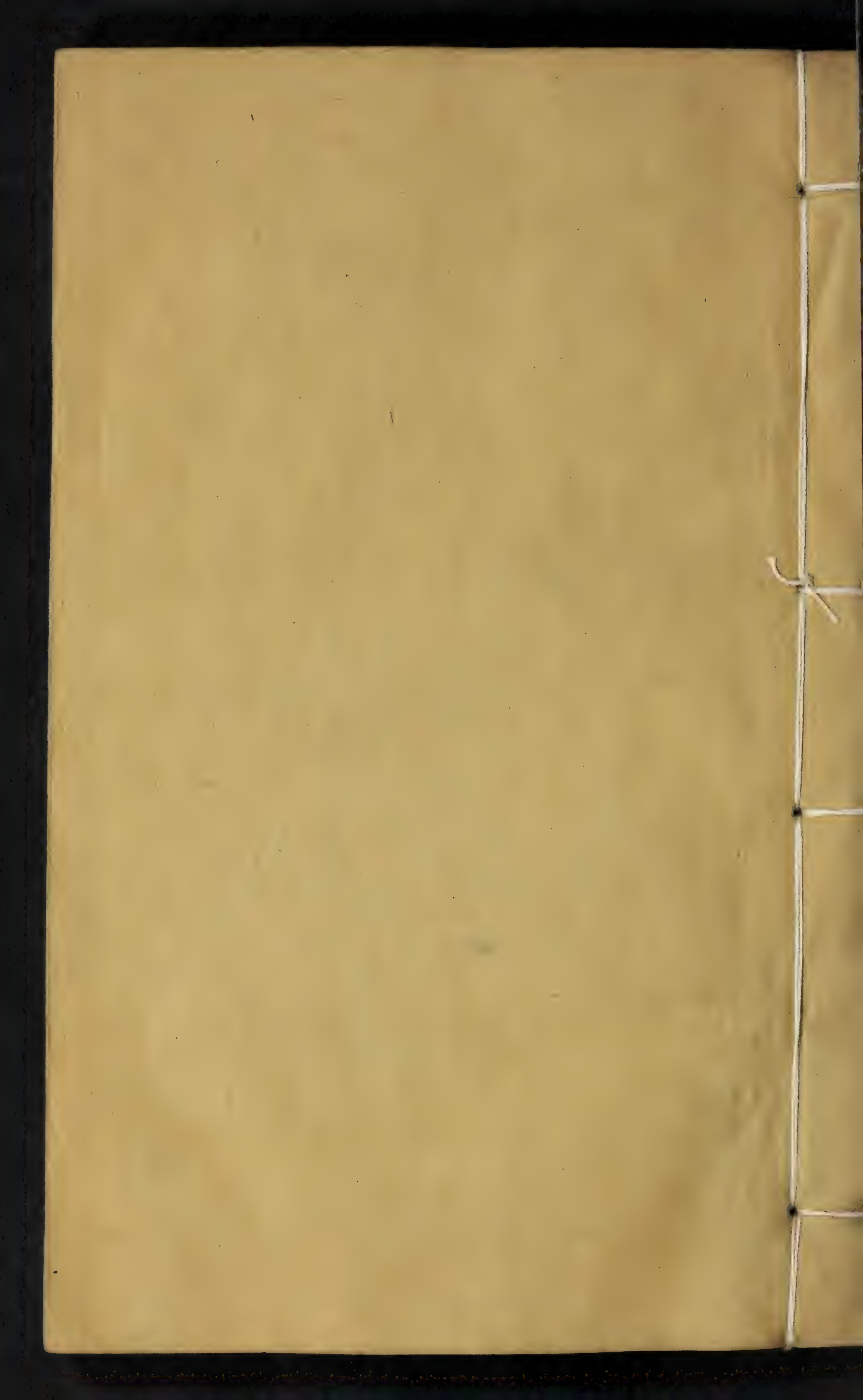
乃出諸袖中。遂用之。乃拜受卽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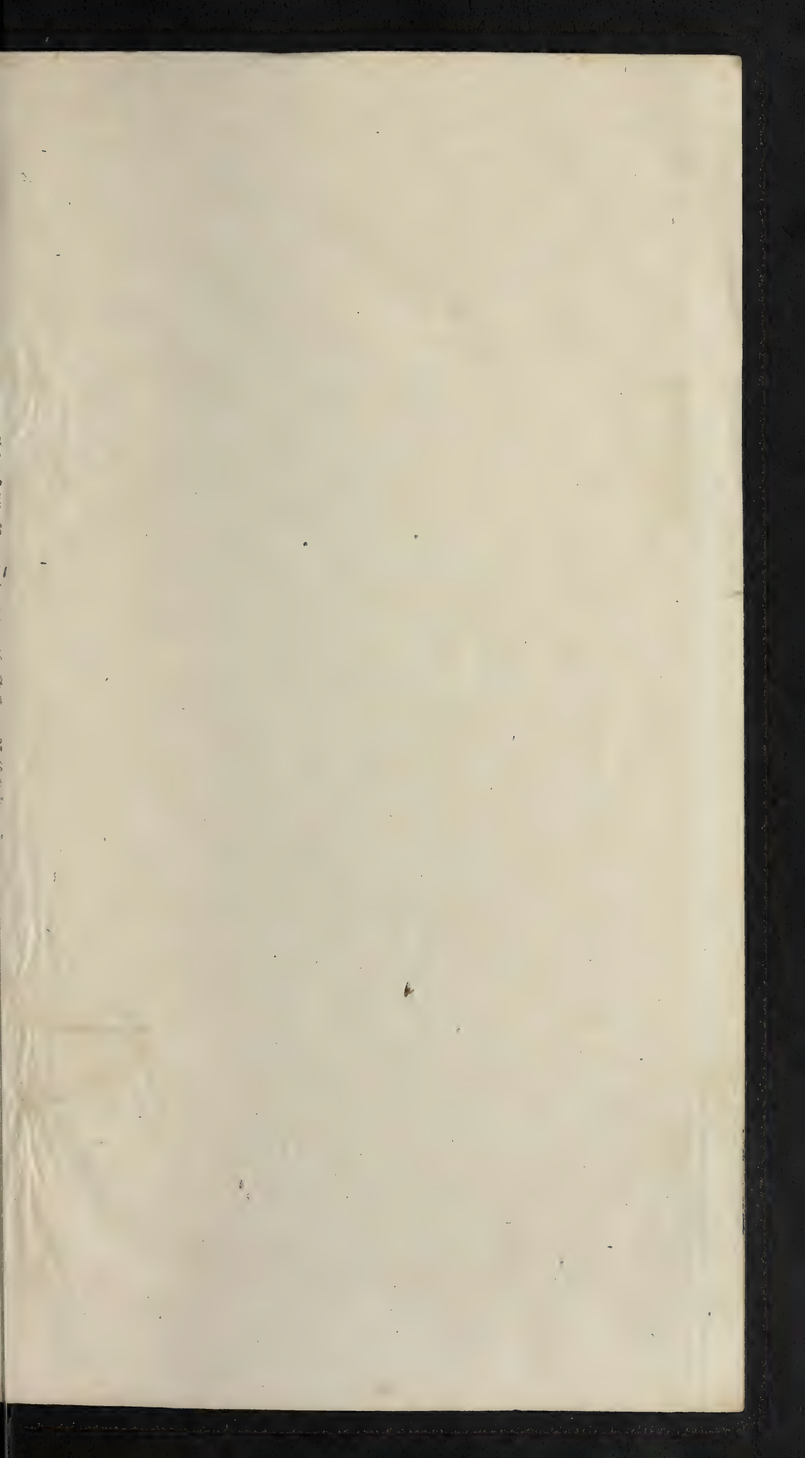
鄭氏曰商周取天下以德漢唐以力宋以謀說者謂宋有天下乃天命也愚謂實不然傳言遼漢合寇而空國兵以授匡允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隻馬哉至身上之黃袍豈軍中立就袖中之草詔料平日夙成此必匡允之定謀趙普之協力也吾故曰太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三代人謀之施過漢唐向使太祖誠無利天下心卽當陳橋之變何不效陽城箕山之節哉。











赤光異香之瑞
贈韓通爲中書令
王彥昇終身不得節鉞
天下自此定
周李筠死節

古史輯要卷五

△宋紀 趙姓。涿郡人。都大梁。是爲北宋。凡九帝。得年百六十七。合南宋凡十八帝。共年三百有二十。 附遼

太祖皇帝 名匡九。十七年。建隆乾德開寶三號。 上生于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稱爲香孩兒營。贈韓通中書令。旌其忠。怒王彥昇故。終身不授節鉞。初韓通謀拒上。爲王彥昇所殺。陳摶隱華山。聞上卽位。曰天下自此定矣。杜太后治家多嚴。上御極。拜於殿前。愀然曰。天子有道。此位可保。否則求爲匹夫不得矣。李筠取周太祖

太祖混一規模

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竇儀清介厚重

長君社稷之福

杯酒釋兵權

像懸壁涕泣約北漢伐宋上攻殺筠平潞州以竇儀爲學士儀清介厚重嘗入侍見上岸幘（露頂日岸幘頹冠日幘）跣足遂不進上改容謝之杜太后遺詔傳位光義（即太宗）光義傳光美（亦太祖弟）光美傳德昭（太祖子）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周恭帝以七歲失國太后戒此是矣而太宗卒致弟姪不得其死非以此哉）趙普請上奪諸節度權上召石守信等飲酣曰天子不若節度之樂朕實不能安枕也對曰誰敢萌異心乎上曰如麾下之欲富貴何一日黄袍加汝身欲不爲不得矣今卿等何不釋兵權爲子孫立遠業

責其人而密諭漢超

雪夜幸普家

守信等俱乞罷。李漢超守關南民有訟强娶己女爲妾上責其人遣之乃密諭漢超令還其女超感悟卒爲良吏。郭進守西山有訟進不法事上令進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貰其罪使赴敵自贖其人果捷進即以聞。上欲復令符彥卿典兵趙普力諫上曰朕待之厚豈相負耶普曰周待陛下薄乎乃止。上每事必往決趙普會夜大雪往普門立風雪中普知迎入爲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若下則邊患獨當之不

補綴舊牘

剛毅果斷

塵埃中識天子宰相

世脩降表李家

如俟平諸國則彈丸黑子安能逃乎上曰吾意正如此○趙普嘗薦人至再四上怒裂其牘普補綴復奏乃得俞其剛毅類如此○趙普嘗言微時所不足上及已者上曰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蜀主遣趙彥韜約北漢伐宋彥韜至汴以蠟書獻之上得書喜曰兵有名矣命王全斌等伐之克蜀主命李昊草降表前蜀之亡其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命和峴定雅樂○范質卒命子勿請謚光義曰宰輔無右質者獨欠世宗一

解貂裘賜全斌
宰相須用讀書人
槖中惟圖書
五星聚奎
以曹彬爲宜徽使
穀子名在第六

死耳。汴京大雪。上念西征將士。解所服紫貂裘帽。馳賜王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及徧之意。故多感激成功。初上改元。命擇前代未有年號。及蜀平見蜀宮人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怪問竇儀。以時方乾德三年也儀曰。此必蜀物。昔蜀主曾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曹彬平蜀返。槖中惟圖書而已。上嘉之。命爲宣徽使。丁卯三月。五星聚奎。宋一代人文之盛兆于此。王禕知貢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

紫雲黑龍

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

吾嘗救此一方民

太祖推心置人腹

中書覆試○上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初趙普以吏廹上勸使讀書亦手不釋卷○上微時依董遵誨之父誨嘗侮之一日語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黑龍此何祥也上不對至是語曰卿記紫雲黑龍乎誨惶恐請死上拜通遠軍使○北漢主鈞請存漢血食上哀之終鈞之世不加兵○命獄吏恤囚遇盛暑五日一檢視○南漢主爲燒煑剝剔刀山劍樹之刑上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伐之劉鋹漢主被擒賜之酒鋹疑有毒上曰朕推赤心置人腹耳取鋹酒自飲○劉

劉溫叟清介
西舍封識宛然
撫士卒不吝爵賞
犯法有劍
淫雨釋宮人
戒公主用翠羽
海物必佳
鼎鐺猶有耳
指普社稷臣

溫叟御史。清介。晉王光義嘗賜之錢。溫叟封置西舍。明年復賜。所封宛然。晉王聞而奇之。及卒。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可代。上曰。朕撫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夏淫雨。上以宮怨所致。乃釋宮人百餘。公主以翠羽飾衣。上曰。京城効此。翠羽無遺類矣。命去之。上爲周恭帝發喪。輟朝十日。上幸趙普家。會吳越致海物十瓶于普。上曰。海物必佳。啟之皆瓜子金也。上不悅。雷德驤大理卿。短趙普。上怒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普社稷臣乎。乃斥德驤。其子訟

皇弟忠孝全德

江南一以委卿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渡江獻策

渡江若履平地

焉。上復驪官。而普恩漸替。尋罷河陽節度。普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矧有昭憲杜太后。遺命。上封其表藏之。此普之市恩太宗也。按普功過相半。豈古純臣哉。○命曹彬伐南唐。上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城陷之日。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按南唐徐知誥。後蓋改姓李也。○曹彬克池州。次采石磯。初南唐樊若水。池州人。以舉進士不第。釣于采石。乘小舟。引絲以度江之廣狹。因上書于宋。言江南可取。請造浮梁以渡師。上從之。至是試舟于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父子可兩家
臥榻之側豈
容他人鼾睡
曹彬誓不妄
殺

舟中惟圖籍
衣衾
曹彬不伐

曹彬圍江南。唐主遣徐鉉言于上曰。李煜如子事父。何罪見伐。上曰。曾父子可兩家乎。鉉辨之力。上怒曰。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唐城將陷。曹彬忽稱疾。諸將請藥。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願諸君不妄殺則愈矣。捷至。上泣曰。必有罹鋒刃者。寔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之。太祖一泣。眞不愧三代仁主哉。○曹彬返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榜云。奉勅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按彬爲宋良將第一。○曹彬伐唐歸。上曰。本授卿使相。即宰相。然太原未平。姑少待之。賜錢五

好官不過多得錢

黃袱封甚固途中宜密觀

今日復見太平天子

洞開諸門此如我心

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彬托辭非眞欲得錢也○吳王俶來朝及還賜以黃袱封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啟之皆羣臣乞留俶疏也俶歸感甚每視事命徙坐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敢正坐乎○上如西京今河南府民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上欲都此以晉王諫還東京今汴梁○上後苑彈雀臣有奏急事者出視之乃常也上怒對曰亦急于彈雀耳上撞其兩齒臣曰恐史官書之也上乃慰以金帛○上御殿命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取艾分痛

他日太平天子

燭影斧聲

擬宋賜呂蒙正絲袍韡笏錫宴詩章謝表

○晉王嘗病灼艾。上取艾自灸以分其痛。上每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太平天子。德福非吾所及。太祖傳一太宗一事。直與堯舜合符。惜太宗不能無負耳。○上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囑以後事。屏左右。但遙見燭影下。晉王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引柱斧戳地。大聲囑曰。好爲之。遂崩。按宋史。癸丑夕。帝崩。則所云壬子夜之事。或亦私史之訛耳。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光義。及即位。改名炅。太祖弟。二十二年。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六號

詔制六科取士。臨軒親策。命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還語太宗曰。我得一張齊賢。我不官之。他日留爲汝相。至

太宗不行太原之賞

齊賢之論豈知本

是齊賢名在榜末。故一榜盡賜及第焉。○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孔子四十四代孫。○德昭從上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捷還。久不行賞。德昭為之言。上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自刎。德昭死。光美不自安。上召趙普詢以太后遺詔。普曰。陛下豈容再誤。由是光美遂得罪。越二年卒。普以一言誤主。真逢君之惡也。○上欲取幽薊。張齊賢曰。聖人舉事動出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也。幽薊不取。則河北不固。而河南亦不能安枕。齊賢之言。豈確論哉。○上作假山為樂。姚坦

君臣可謂兩全

此子亦參政

蒙正雅量

開卷有益

有道仁聖之主

勤行脩煉無出此

曰。但見血山耳。言皆民膏血也。上急毀焉。○趙普以議罷相。上作詩餞之。相泣別。宋琪曰。君臣始終可謂兩全。○呂蒙正參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若爲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時人服其量。○詔舒雅等。脩太平御覽一千卷。上日讀三卷。宋琪以勞瘁諫。上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陳摶入朝。賜號希夷先生。宋琪問以脩養。摶曰。今上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宜協力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于此。○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與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楊

齊賢代州之捷

用賢公典

彗見避殿減膳

黑面大王

詔貸義門陳競粟

寇準直言

業復戰於陳家谷兵敗死之○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于三十里外列幟燃芻契丹疑救至北走追擊大捷○李昉爲相每求用者雖才可取必正色絶之已乃擢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公典若受其請是私恩也○旱遣使決獄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上避殿減膳是夕彗滅○尹繼倫巡檢大敗契丹于徐河契丹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繼倫面黑）○江州陳競五世同居人幾滿千以家衆乏食詔貸粟二千石（按競家犬至百餘一犬不食羣犬俟之其義氣之感如此）○寇準嘗奏不合上怒起準輒

半部論語佐太平

學士之職清要貴重

不欲宦官預政

宣徽執政之漸

知子莫若父

引上衣。上嘉之曰。朕得寇準。猶太宗之得魏徵也。○趙普復相。雖多忌刻。然能任事。每退輒闔門讀書。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以錢若水爲學士。上曰。學士清貴。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爲。○王繼恩宦者平蜀寇。議除爲宣徽使。上曰。朕不欲此輩預政。若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寇準請建儲。曰謀及婦人中官。不可。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之自擇耳。上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之。○呂蒙正薦可

蒙正器量
呂端大事不糊塗
少年天子
捲簾升視下拜

使朔方者。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蒙正器量我不如。用其人果稱職。○呂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上嘗謂其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故每事必經參酌。○立壽王爲太子。謁廟還京師。擁道喜曰。少年天子也。上語寇準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準賀曰。此社稷福也。○上崩。后與王繼恩謀立楚王上長子名元佐。呂端知之。亟白于后。乃奉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視。乃下拜。

眞宗皇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三子。初封壽王。二十五年。咸平景德天僖大中祥符乾興。六號。遺

熙寧以前小人難知

李沆引燭焚詔

李沆無密奏

明王之治愛民

得卿無西顧憂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使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四三千餘人用王欽若之言也。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之小人難知。熙寧後之小人易知。熙寧前之小人難知。如欽若丁謂之奸。其與君子何異哉。李沆平章事。上一夕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事遂寢。上嘗問李沆無密奏。沆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爲。召終南隱士种放爲司諫。詢以政。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張詠知益州。有異政。上曰。蜀有卿。朕無西顧之憂矣。上命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上讓之。恕曰。陛下富于春秋。若

三居相位

田錫直臣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此參政他日之憂

李沆不用丁謂

知府庫充恐生侈故也○呂蒙正辭相歸宋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田錫遺左拾悉焚生平奏錄曰可藏此以買直乎及卒上惻然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李沆日奏四方水旱盜賊王旦以為細故沆曰主上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薦謂于沆沆曰顧其人可使位人上乎準不然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李沆曰沆為相論語中節用愛

聖言終身誦之

寇準宰相材

了此不過五日

賦詩退虜

人一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可也。○李沆治第。僅容旋馬。或謂其太隘。沆曰。爲宰相廳誠隘。爲太祝奉禮廳則寬矣。及卒。謚文靖。按沆免齊賢一事。乃白璧微瑕耳。○初。畢士安薦寇準忠義。宰相材也。至是俱相。○契丹侵澶州今大明府。寇準飲笑自如。言于上曰。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羣臣不可。獨高瓊曰。君輩能賦詩退虜耶。遂勸上幸澶河北。諸軍皆歡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準欲令獻幽薊之地。以上方苦兵。適契丹請盟。準不得已聽之。約歲納幣三十萬于契丹以

南北弭兵

孤注

霍光傳不可不讀

張公諭我

天書降于承天門

王旦得毋不可乎

此酒極佳

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各還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

準自澶歸。頗矜其功。王欽若譖于上曰。陛下聞博乎。

輸錢欲盡。乃盡出所有。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斯亦危矣。上乃出準知陜州。張詠曰。霍光傳不可

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句。笑曰。張公諭我矣。

○寇準用人不置例簿。曰宰相期進賢耳。例簿何爲。

○天書見承天門之鴟尾。王欽若所爲。王欽若請封禪。上

曰。王旦得毋不可乎。按旦王祐子。祐爲官不阿。嘗曰。祐不做。我兒必做。乃手植三槐于庭。曰後必有爲三公者。乃以酒賜旦。因語曰。此酒極佳。可歸與

孫奭議天書之非
相公何故不在中書
北門鎖鑰
孫奭諫西祀
朝廷有人五鬼

妻孥共之。及發。皆美珠也。旦由是不敢異議。而封禪遂成。獨孫奭學士曰。天何言哉。況有書乎。上默然。○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之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準一言而威契丹。重朝廷。且諱主上之失。眞純臣哉。○孫奭諫西祀曰。纔畢東封。又議西幸。方今野雉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可不思哉。上雖嘉其忠。而不從。○夏州飢。趙德明保吉子。求粟。王旦令自詣京師取德明。曰。朝廷有人。乃止。○時五鬼媚上

文靖眞聖人
陳彭年號九尾狐
夷簡宰相材
寇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吾榜得人最多

橫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王旦欲諫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先識。歎曰。文靖眞聖人也。○陳彭年性奸佞。時號九尾狐。○呂蒙正卒。上幸其第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宰相材也。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元。曹彬之薦曹瑋。蒙正之薦夷簡。四子皆得聖賢之公心者也。○寇準數短王旦。而旦專薦準。上時言于準。準乃愧歎。爲不可及。○丁謂嘗言吾榜得人最多。李沆寇準王旦。○張旻以治兵太峻激變。上欲罪之。王旦曰。若罪旻。今後帥臣何以禦衆。欲罷兵。又懼驚衆。不如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自安

王旦善處大事

王旦眞宰相

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可惜張師德

眞宰相之言

矣上從之兵果安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上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乃止及旦罷欽若遂入相語人曰爲王子明字旦遲我十年作宰相○旱蝗李迪請罷營造乃雨蝗赴海死○王旦爲相言無不從凡有奏請上輒曰王旦以爲何如旦凡薦人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謁不見旦曰可惜張師德吾向稱其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也○薛奎轉運江淮王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則無過

得天書乾祐山

會食拂鬚

王曾調和兩宮

目中久不見寇準

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斂。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加向敏中左僕射。上意敏中賀客必多。密使人覘之。門闌悄然。庖中寂無一人。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寇準得天書乾祐山。巡檢朱能造。上迎入禁中。準乃復相。準爲相。丁謂事之甚恭。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慚恨遂隙。上瘋疾。事決于太后與太子。中外以爲憂。賴王曾調和兩宮。丁謂私貶寇準知湘州。上不知。問曰。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莫敢對。丁謂擅權。請

王會正色立朝
居停主人勿復言

王曾計去丁謂

太后非大事但令內侍傳奏。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丁謂貶寇準雷州司戶王曾論之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曾嘗以宅假準故也。

仁宗皇帝名禎眞宗六子。四十二年。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共九號。王曾言丁謂包藏禍心貶崖州司戶。道經雷州準絕不見初丁謂貶寇準命宋綬草詔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至是綬卽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

枯竹盡生筍
仲淹尚風節
孫奭進無逸圖
魚頭參政
人臣當引君以堯舜

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數月謂亦貶。人皆謂天道報復之速也。○寇準卒歸葬西京。人皆設祭于道。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筍。衆因立廟。號竹林寇公祠。○范仲淹尚風節。晏殊知宣州。今寧國府。延之教生徒。後薦仲淹祕閣校書。○龍圖學士孫奭進無逸圖。上嘉納之。○魯宗道剛直。貴戚憚之。目爲魚頭參政。以魯姓。且骨鯁。○劉太后崩。上始親政。○廢郭后。孔道輔學士。孔子四十五代孫。不可。呂夷簡曰。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引君堯舜。豈宜引漢唐爲法

范仲淹上百官圖

四賢一不肖詩

王曾志不在溫飽

王曾不欲恩歸已

耶。且大臣事唐。如子事父母。父母不合宜諫。奈何順父出母哉。乃黜道輔。○范仲淹以呂夷簡進用者多出其門。乃上百官圖指示。曰如此爲序次。如此爲不次。夷簡不悅。遂貶仲淹知饒州。○歐陽修余靖尹洙以救仲淹俱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人士傳焉。○王曾卒。曾三試皆第一。宋三試第一者三人。宋庠。王曾。馮京。人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王曾進退人人莫之知。范仲淹曰公盛德獨少汲引耳。曾曰執政而令恩歸于已。怨將誰歸耶。曾輔幼主。當母后專政之

王會社稷臣
腹中數萬兵
任福違琦節制
懸哨家鴿
龍圖老子
富弼使契丹
榮辱之言感悟
富弼却割地求婚

秋。而身名兩全。可謂社稷臣矣。○趙元昊保吉孫。稱帝國號夏。寇延州。范雍以敗貶。令范仲淹代之。夏兵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夏兵寇渭州。任福違韓琦節制。輕進。遇敵于道傍。得數盒。發之乃懸哨家鴿。飛起。夏兵四合。福戰死。○范仲淹知慶州。約束諸羌。悉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契丹來求關南地。上使富弼往諭曰。北朝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可分榮辱乎。契丹主曰。吾故土也。弼曰。幽薊十六州。獨非南朝故土。弼反覆辨諭

富弼却献納二字

天下稱爲韓范

三人忠誠剛直

契丹心折乃請和親弼止許增幣弼還上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往弼至藏和親約但示增幣契丹欲得獻納字弼曰有兄而稱獻納于弟乎力却之按弼往契丹時得家書輒焚之乃曰徒亂人意耳故能成功契丹○韓琦范仲淹安撫陝西二人號令嚴明羌不敢犯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曰三人忠誠剛直但恐邪人禦之耳然禦之術有三不過曰沽名干進彰君過爾惟上察之○歐陽修

歐陽修進朋黨論 歐陽修何處得來 良醫壽民 慶歷聖德詩 仲淹上十事 富弼上安邊十三策 韓琦陳救弊八事 一筆句之

進朋黨論。修論事每切直。上嘉其敢言。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蔡襄。曰。陛下既得良醫。當信任不疑。斯能壽民。苟術不盡用。雖有和扁難責效矣。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以罷夏用韓范而作。）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范仲淹上十事。富弼上當世之務十條安邊十三策。韓琦陳救弊八事。上悉納之。范仲淹閱班簿。司監之不才者。一筆句之。弼曰。一筆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女奴陰習介書

一綱打盡

富弼賑飢

狄青良將材

○胡瑗教授湖州能明經義敦寔學詔取其法著爲定式○夏竦恨石介詩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初介勸弼等行伊周之事至是令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等撰廢立詔草以聞弼等俱斥○蘇舜欽議論多傾權貴王拱辰等嫉之劾其以妓樂娛賓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曰一網打盡矣○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存活甚衆上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狄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曰良將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

狄青折節讀書

本朝人物第一

豐年為瑞

唐介直聲震天下

勇耳青乃折節讀書。○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不聞有可罷之罪恐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小懼修乃左遷知滁州○范仲淹卒謚文正好施予置義田以贍宗族海內敬慕其德惜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宋朝人物當以仲淹第一○詔定雅樂時黃鍾聲鬱劉羲叟曰此謂害金上將病心腹矣果驗○茹孝標獻芝草上曰朕以年豐為瑞耳免其官以絕天下獻瑞者○唐介劾文彥博私通宮掖上怒貶介介由是直聲震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鐵面御史

將相得人

范鎮請建太子

彥博長者安敢自附梁公

介之劾雖直矣恐彥博無是事。○趙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士大夫慶于朝。會契丹使至。謂王德用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上乏之嗣。范鎮請立宗室畧云。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可乎。疏屢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諫職。○文彥博語上曰。唐介論臣雖訛。其直足取也。上復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有持狄梁公狄仁傑。像獻狄青。詎為遠祖。青曰。安敢自附梁公也。遣之。○包

變俗之志
安石萬言書
何如
富弼請終喪
司馬光三劄
五規
恐遂爲例

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之清○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澆薄文體自是少變○張昇指切時弊上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仰托聖主是爲不孤陛下之臣謀國者少竊謂陛下孤立耳○王安石臨川人舉進士遂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上悅採之○富弼丁母艱上五起之弼固請終制○司馬光知諫院進劄子三規五上深納之○上曰朕昨不昧思食燒羊恐遂爲例故忍一夕之飢嘗有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値錢千上曰一下

人事非面受旨不可
王珪眞學士
仁宗至仁之主
韓琦危言動太后

節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京師疫太醫進方若無犀角上出通天犀二賜之曰豈珍異物而賤吾民哉○蘇轍對策過直或請黜之上曰求直言而以直黜天下謂我何○上乏嗣詔以從兄懿王子曙爲皇子召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歐陽修聞之曰珪眞學士也○上崩雖深山窮谷莫不悲號宗仁爲宋仁主雖有廢郭后一事不足爲全璧玷也

英宗皇帝名曙仁宗養子更名宗實四年號治平 上疾曹太后攝政爲内侍所間相隙韓琦以危言動太后曰聖躬若失調太

此常事不足道

韓琦請太后還政

韓公必自有說

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復見上。上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舜獨稱大孝。餘豈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亦孝。乃足稱耳。上大感悟。韓魏公以一言感悟。卒以慈孝聞。其功偉矣。○韓琦請太后還政。太后起。琦卽命左右撤簾。簾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初兩宮相隙。皆內侍任守忠間之。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韓公必自有說。旣而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取勅與之。卽日押行。恐少緩則生變也。中外快心。○

司馬光奮筆文章名冠天下

事三朝皆以六事獻

平生學力盡在是

人臣當盡力事君

富韓並著勳業

議奉懿王禮。司馬光奮筆曰。宜稱皇伯。衆論是之。獨歐陽修不可。卒從修議。稱懿王爲親。夫人爲后。衆論不服。修力求退。苦心韓愈遺稿。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神宗皇帝（名頊。英宗子。十八年。熙寧元豐二號。）以司馬光爲學士知制誥。辭曰。不能四六。強之乃就職。上疏論主術之要三。仁明武治術之要三。任官信賞必罰。因曰。臣侍三朝。皆此六事。平生學力盡在是矣。韓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曰。人臣惟求盡力。至于成敗天也。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稱賢相必曰富韓。以趙抃參知政事。

琴鶴自隨
為治擇術為
先
詔封太祖後
常袞辭堂饌
不加賦而國
用足
桑宏羊欺武
帝之言
王韶上平戎
策

上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詔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問為治何先對曰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詔封從式太祖曾孫德芳孫也舒國公奉太祖祀○上南郊羣臣以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當時非之上賜臣御食曰堂饌常袞唐宰相也且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曰夫財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加賦此桑宏羊欺武帝之言也○王韶上平戎策安石以為奇乃啟熙河之役

安石以爲奇謀
神宗始開熙河之役
人君所畏者天
宰相自有度
經術所以經世務
人才難得亦難知
禽鳥得氣之先

○上以災避殿減膳。王安石言其非關人事。富弼歎曰。人主所畏者天。苟不畏天。將何不可爲。乃極諫之。○上欲相安石。唐介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而潤議無寔。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上竟相之。語曰。人言卿知經術不知世務。安石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王安石立新法。大率皆權利之計。言于上曰。人才難得亦難知。要當不爲衆論所惑。○初邵雍于天津橋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至焉。夫禽鳥得氣之先。則南方之氣至矣。上必用南人作

劉恕不習金穀爲辭

天下自此多事

恢張堯舜之道

士大夫皆稱得人

呂誨獨言其不可

袖中彈文乃新參

君寔亦爲是言

呂誨畧疏十事

相多引南人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果驗○王安石與劉恕善欲引置三司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絶○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謂不可將入劾司馬光問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亦爲是言耶因書安石十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誨乃被黜誨三居言職而三見黜人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

三居三黜

韓琦乞罷新法

治天下如治室

葉祖洽以附會首選

君輩坐不讀書

何書可讀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何書可讀

服其直。范純仁（仲淹子）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安石愧屈
熙寧三舍人
呂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決
蘇軾三言

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轍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羣臣許歸。乞依例致仕。許之。○蘇軾號東坡。上言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上曰朕當熟思。○鄧綰以附新法得幸。人皆嗤之。綰曰笑罵由他。罷好官自

呂誨以疾喻政
天下事尚可爲
鮮于侁三難
唐坰疏論安石
唐坰慷慨自若
世稱三劉
立太學三舍

我爲。○呂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藥乖方。遂成瘋痺。病危語司馬光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目遂瞑。○利州民不受青苗錢。王安石讓鮮于侁。利州知州。侁曰。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是爲三難。○唐坰叩陛奏疏。凡六十條。大聲宣讀之。慷慨自若。乃貶坰。○立太學三舍。初爲外舍。次爲內舍。終爲上舍。○劉攽能文。與兄敞。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以諫新法貶。○周敦頤號濂溪。嘗著太極圖說通書。學行冠世。頤舅鄭向。簿分寧縣名有獄久

老吏不若
鄭俠繪流民圖
神宗罷新法十八事
傳法護法
鄭俠取傳爲兩軸
正直君子
言責在監門

不決頤至一訛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若也○旱飢民困于征求流離載道鄭俠繪流民圖發馬遞上上聞長吁數四即罷新法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泣于上而新法復行如故○王安石以言者甚衆乞罷相薦韓絳呂惠卿以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鄭俠疏論呂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李林甫傳爲兩軸題其外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乃貶俠楊國信謂俠曰御史緘口不言而君獨疏論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因取名臣諫書

以此爲正人助
漢文何如主
文帝加有才一等
須王安石三經新義
櫪馬皆驚

二帙。授侠曰。以此爲正人助。○上問王安國曰。安石弟。漢文何如主。對曰三代來未有也。上曰但恨其才不能更法耳。對曰文帝以德化民。殆加有才者一等矣。安國嘗力諫新法。謂兄之誤其主。○王安石復入相。詔須安石所修詩書周禮新義。即今文章之制。于學官。分經取士。獨春秋一義目爲斷爛。不以取士。後因羣議。乃復春秋取士法。○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上悼之。自製碑文。載琦大節。因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契丹改號遼。遣人來

賢者盡力之秋

議彊事。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七百里畀之。○上以星孛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之。此無足恤。時王安禮安石弟。上言大臣乘權。故干陰陽而召星變。上覽之嘉歎。呂氏曰。司馬光言安石三不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由此觀之。寔有四不足。將民怨亦不足恤矣。○司馬光惡呂惠卿。嘗讀漢史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乃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國。以是哉。蓋以譏惠卿也。○邵雍號堯夫。遊學四方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時新法行。吏士每引去。雍曰。此賢者盡力之秋。新法固嚴。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

撤坐輟講

關中士人宗師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引去何爲。雍爲學。堅苦刻厲。冬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程顥嘗與議論。曰堯夫內聖外王學也。卒謚康節。○張載。號横渠。善經書。終日危坐一室。每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嘗坐虎皮講易。及見二程。兄程顥號明道弟程頤號伊川深明易道。卽撤坐輟講。命諸生轉師之。後舉進士。知雲巖。以新法不合。隱居南山。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所著正蒙東西銘行世。程顥嘗言西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上語呂公著釋老之事。對曰。非堯

堯舜惟知人安民

一路福星

舜所知也。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耳。○蘇軾每以詩諷上。御史李定舒亶聞于上。遂貶軾。尋下獄云。詩律諷上嚴法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諷上興水利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上禁民鹽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云。賴曹太后及王安禮力救行免。後王珪舉詠檜詩。劾其不臣。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以鮮于侁轉運京東。司馬光曰。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侁字布列天下乎。侁至京東。奏罷新法大不便數事。而民大悅。○馮京乞罷歸。初不容于王安石。復見傾于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

人才半爲司馬光所壞
蒲宗孟不取司馬光
惟此一人
文郁方尉遲敬德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太后罷新法十餘事

○上嘗歎無人才。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上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朕見辭樞密一節。惟此一人。宗孟慚。○夏人入寇。王文郁率死士百餘敗之。時以方之尉遲敬德。○司馬光編資治通鑑上。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按神宗廟周程張邵以道學顯。司馬光以史學著。使天不生安石。其登斯世于唐虞無難矣。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太子。十五年。元祐紹聖元符三號。太后臨朝。英宗高后。詔罷新法十餘事。○高遵裕 太后叔父 有罪當誅。令西征自贖。蔡確請復其官。太后曰。得免誅幸矣。敢言官乎。確慚

天下謂爲眞
宰相
衛士以手加
額
留相天子活
百姓
天下拭目觀
新政
拯溺救焚
謚節孝先生

退。○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謂爲眞宰相。至是入臨。臨喪也。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遮道聚觀。不得行。皆曰願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問爲政何先。對曰開言路。○王珪卒。時號三旨宰相。初日面聖旨。繼曰領聖旨。終日奉聖旨。譏其無所建白也。○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時號參知政事名此。天下拭目觀新政。光言新法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拯溺救焚。況太后以母改子。何待三年乎。衆議乃定。○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謚節孝先生。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其孝類如此。○呂公

呂公著上十事

中國相司馬

三代兵農爲一

蔡京獨如約

著上十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而吏民懽呼○程顥留心經濟。嘗曰新法之行。寔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也及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改平章事名此。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妄開邊釁○蘇軾論差役法曰三代兵農爲一至秦始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養兵兵出性命衛民由來便之公欲行差役法是罷征卒而復民兵恐未便也司馬光不可命差役之行定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獨如約光喜曰人人奉法

蘇軾至言

此法終不可罷

蘇軾草制

天下傳誦稱快

如公則何不可○范子淵開河無功會蘇軾草詔以貶畧云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衆置之必死之地時稱至言○王安石聞罷助役法愕然曰此法終不可罷○詔文彥博爲致仕宰相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會蘇軾草制竄呂惠卿畧云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下同商賈手寔之禍察及雞豚姑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手寔令民手具戶口寔也天下傳誦稱快○司馬光病篤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天下事也及卒太后及上大慟京師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哭之如私親光嘗言平生所爲無

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陝洛皆化其德
蘇軾奇才
金蓮送蘇軾歸院
光鎮易地則皆然
君德成就責經筵

不可對人言者。陝洛皆化于其德焉。○蘇軾每侍讀至治亂之際。輒反覆開導。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大用耳。軾泣下失聲。后與上亦泣。乃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范鎮致仕。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其學本六經。決大義臨大節。雖萬乘前無所屈。人曰范景仁鎮字。司馬君實光字。易地皆然。○程頤請坐講。禮曰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嫉其不近人情。遂相修隙。于是有洛

洛黨蜀黨朔黨
范祖禹不立黨
洛黨應敵之兵
人衆虎寡
數十人而制千虎
蘇轍諫調停

黨程頤爲首。朱光庭等輔之。蜀黨蘇軾爲首。呂陶等佐之。朔黨劉摯爲首。之佐之尤衆。○語。惟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劉氏曰。漢之黨。以不賢攻賢。唐之黨俱不賢。宋之黨俱賢。然頤無心于黨。特其門人爲之耳。至軾則有心攻人矣。譬之兵家。朔黨自守之兵。洛黨應敵之兵。而蜀黨則爲侵凌之兵。○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勝小人難耳。常見猛虎負嵎。卒爲人勝者。人衆而虎寡也。奈何以數十人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時熙豐舊臣多懷怨望。呂大防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獨不可乃止。○梁燾好引進人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高太后崩。

女中堯舜

祖禹經世之文

祖禹講官第一

語羣臣曰。老身歿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毋爲奸邪所傾。因各令吃社飯一匙。曰明年社飯時。思老身也。宣仁后召故臣。罷新法。絕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信矣。○上初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必有小人進言謂太后不當改先帝政。逐先帝臣。此間言不可聽也。蘇軾方具疏草。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奏。不報。○楊畏言宜述神宗舊政舊臣。上卽召用章惇呂惠卿等。復內侍六人職。蘇軾范純仁泣諫不聽。乞罷歸。○范祖禹乞罷。禹守正。多獻納。蘇軾稱爲講官第

追貶元祐宰執

問宋朝家法遠過漢唐其詳何如

田晝責鄒浩何如

士所當爲而未止此

一○章惇入相大引其黨欲發司馬光呂公著塚以許將諫止○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廢孟后初高后以孟后賢立之且歎曰惜其福薄耳追貶司馬光等秩在朝直諫者皆被斥章惇欲誅元祐黨人許將曰本朝遠過漢唐以未嘗誅戮大臣也上然之○薛昂等乞毀資治通鑑板賴陳瓘引神宗序文以言得不毀○田晝與鄒浩以氣節相厲及廢孟后晝語人曰志完浩字不言可絕交矣浩果以諫遠竄晝送之曰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遂泣别

蔡京足以兼二人

世濟忠直

半歲間上百八疏

鄧洵武獻愛莫助圖

刻石于端禮門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十一子。哲宗無子。立之。二十六年。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七號。

向太后 神宗后。 攝政。詔盡復元祐所貶官秩而章惇等俱罷悉革其法。曾布為相弟肇 學士。 曰章惇蔡卞之奸蔡京足以兼之可不嚴杜乎布不聽竟用京。流星入尾西北有赤黑氣散為白任伯雨曰此夷狄竊發兆也。上賜范純仁墓碑曰世濟忠直。任伯雨居正言 諫官。 半歲上疏百八會布密諭以少默伯雨論益力坐貶。鄧洵武獻愛莫助圖極口稱蔡京上乃相京。向太后崩蔡京復貶司馬光等秩籍其黨百

海內稱其正直

乞免鐫安民二字

朱勔領花石綱

劉逵請毀元祐黨人碑

二十人。立奸黨碑有石工安民曰。民愚不知立碑之意。但知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因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次孟軻。○上好花石。蔡京以朱勔典花石綱。凡民間一石一木堪玩者。即以黃帕覆之。每撤屋掘墻以出。時民咸指花石為不祥。芟之恐後。○孛星見。劉逵請毀元祐奸黨碑。上從之。○宋初制六科取士。後以十科取士。至是詔以八行取士。○程頤及門多名士。而謝良佐游酢楊時呂大臨號

程門四先生
程頤晚得二士
陳禾引落帝裾
留衣旌直臣
執中猶蚊負山
林攄不識甄徹字

爲程門四先生。嘗曰。吾晚得二士。張繹。尹焞。○陳禾請竄童貫。蔡京黨。上拂衣起。禾引落上裾。上曰。正言時禾爲右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內侍請易衣。上曰。留此以旌直臣。明日諭禾。○何執中入相。陳朝老曰。執中而相。猶蚊負山也。言不勝任。○久旱彗見。上相張商英。彗沒。卽雨。上書商霖二字賜之。○林攄中書。于御前唱貢士姓名。不識甄徹字。上笑曰。卿誤矣。攄不謝而退。乃黜。○女直國稱帝。更號金。其地在遼外。○方士林靈素。善妖幻。上寵之。大興道教。冊上爲道君

小官何敢論大事
愛君之心一
吾道南
游楊立雪
宋昭諫伐遼

教主皇帝○蔡攸京子媚上曰人主當以天下爲娛上令苑中多爲村房盛聚異類每靜夜禽獸聲徹宛若山林間○上每微行曹輔諫焉余深曰輔小官何當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一也竟貶輔○楊時師事程顥甚篤一日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又師事程頤頤一日瞑坐時與游酢並侍及頤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蔡攸權勢軋父父子各立門戶相敵○宋江等三十六人寇京東莫有能格者○詔合金攻遼宋昭曰金限于遼猶虎

鄭居中辭爵不拜

有狐升御座而坐

李綱刺血上書

南朝可謂無人

狼之限于阱也。合金攻遼。是去陷阱而懷虎狼也。求無呑噬得乎。上不聽。○滅遼。金主約以燕薊六州與朱。宋許金歲幣百萬。○詔班北伐賞。獨鄭居中不拜。○有狐升御座而坐。男子孕。婦人鬚之異。○金人南寇。上欲東幸避之。李綱刺血上書乃止。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子。生二年號靖康 陳東上疏言金兵皆六賊 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所致。請斬之。○金兵濟河。笑曰。南朝可謂無人。使以千百人守此。我豈得飛渡耶。○金兵圍汴。宋將無敢抗者。獨李綱奮身禦之。稍退。上以張

罷李綱以謝金人

李綱獨憂

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

天下稱爲老种

老將收功

邦昌奉康王構質于金。求成。因罷李綱以謝。陳東率都人聞鼓喧呼。乃復綱官。割三鎮界金。金人乃班師。李綱獨憂。謂金必復來。數上邊計不用。及太原圍急。上遣李綱援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杜郵在咸陽縣秦白起刎于此。時耿南仲欲害綱。故許翰遺之綱不得已受命入對曰。臣行無復還理。願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种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上欲罷之。許翰曰。呂望以來。如王翦趙充國。老將收功者多。上不聽。尹焞紹聖初應舉見發策不善。不對而去。歸告母。母曰。吾欲汝以善養

善養祿養賢哉母

安國封還辭頭

張叔夜帥師入衛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宗澤死中求生

不欲以祿養。程頤聞之曰。賢哉母也。○廢王安石廟祀而誅蔡京等。以楊時陳東之諫。○胡安國入對甚切。耿南仲嫉之因罷。李綱。安國封還辭頭坐貶。○何㮚言三鎮不可割。曰河北皆吾赤子。奈何棄以與敵也。○金兵圍汴。勤王師無一至者。獨張叔夜帥師入衛。○金誘宋議和。上如青城。至金營。金人迫上易服。李若水大哭罵不絕口死之。金人曰。向遼亡死義甚衆。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上之至金。若水勸之也。則一死可贖誤國罪矣。○宗澤敕兵曰今日進退皆死。當于死中求生。將士悉奮力前後

金人夜得空營

吳革死節 張叔夜不肯署狀

敷天左袒

十三戰皆捷。澤意賊夜必復來。乃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長驅。○金陷京師劉韐吳革等數百人死之。金冊立張邦昌為楚帝。張叔夜不肯平署狀。金乃執太上皇及上太皇后及后與太子北歸。獨孟后以廢居別第免。呂好問遺書責邦昌。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聽政。遣人至濟州迎康王構。奉孟太后詔。畧云。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構乃慟哭受命。即位于應天。是日孟太后東京

張所具言五利

李綱上十事

二事今日政刑之大

撤簾。

○南宋紀 都應天。徙臨安。是爲南宋。凡九君。得年一百五十有二。

附金 姓完顏。金太祖。名阿骨打。後更名旻。其初爲女直。乃遼之屬國也。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九子。三十六年。建炎紹興二號。詔修宣仁后實錄。高后謚宣仁。追貶蔡京等秩。○張所陳還京汴梁五利。一奉宗祀。二安人心。三係四海之望。四釋割河北之疑。五有定所。得一意防邊。爲黃潛善所阻。竟貶。○上欲相李綱。綱預上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定都。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修德。請必如議乃供職。上卽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綱曰。二事今日

李綱經制兩河
朝廷永無北顧之憂
張叔夜義不食粟
宗澤奇岳飛

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崇僭逆僞命之臣誰不解體乃貶邦昌與其黨○李綱經制兩河曰今河東失者六州河北失者四州餘郡猶朝廷有也使不急撫之恐爲金人有矣莫若置招撫經制二司于河東北擇有才畧者爲之則永無北顧之憂矣上從之○張叔夜從欽宗而北道不食粟飲湯而已及白溝叔夜仰天大呼扼吭而卒○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入寇令立功贖罪大敗金兵然飛好野戰澤因授以戰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

運用之妙本乎一心
用兵在先定謀
叟柴採樵
君殆非行伍中八
南陽光武所興
策無出于此

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深然之。○張所問岳飛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在先定謀。昔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李綱言。南陽光武所興。高山可以控扼。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東達江淮。南通巴蜀。北距王都。陛下既不還汴。策無出此者。上許之。而爲汪伯彥黃潛善所阻。○曹勛持二帝手書至自金。上大哭。○上聽汪黃罷兩河經制招撫司。而李綱力求去。會侍御史張浚劾綱招軍買馬之罪。遂罷綱。○金

連呼過河者三
二人相顧倉皇
世忠舉酒酹地

人侵東京。宗澤屢敗之。澤屢請上還京。爲汪黃所阻。憂憤成疾。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以汪黃爲左右相。上曰二卿爲相。何患國事。時金兵南下。汪黃皆不以聞。及入天長。上即馳瓜州。而汪黃方說法佛堂。不之知。迨聞。相顧倉皇。乃馳護○趙子砥曰。金人請和以練兵。我國斂兵以待和。是畏虎而啖以肉。肉盡終噬人也。大都金人愚宋。始終以和。則此言可謂切中宋弊矣。○苗傳等作。內劫上居顯仁宮。而立太子旉。方二歲。韓世忠舉酒

天下常山蛇勢
洪皓眞忠臣
趙鼎陳戰守禦三策
邦義血書衣裾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世忠敗金兵于江中

酹地誓不與賊戴天。遂與張浚等討之。奉上復位。汪若海言天下如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洪皓使金問候二帝。金迫之仕不屈。金人曰忠臣也。流之冷山。趙鼎陳戰守禦三策。且請幸荆襄以圖恢復。上不果。金人入建康。楊邦義刺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毋爲他姓臣。大罵死之。金人渡浙追帝。帝航於海。岳飛敗金兵于廣德。金兵呼爲岳爺爺。韓世忠又大敗金兵于江中。自是金

范冲朱墨史二史得其正
秦檜還自金師
浚軍有鉄山之號
張浚殺曲端

人不敢復渡江。○金居二帝于五國城後皆死于此。○范冲子。祖禹重修神宗哲宗實錄。舊文以墨書新以朱書世號朱墨史。二史由是得正。○秦檜還自金。或言檜私通金故縱之還。每言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上喜曰朕得一佳士也。命爲相自是專意和金。宋之禍始于安石繼于蔡京成于秦檜。○李成寇江淮。張浚平之。浚軍有鐵山之號。惜哉。○張浚殺曲端。端死非其罪軍士多叛者。○須黃庭堅所書戒石于州縣。戒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命胡安國較正春秋左傳。入朝侍讀。安國恥與朱勝非同

儒者進退合義

松柏獨秀

製旗賜飛
岳飛大破楊么

列遂卧家不出南渡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謝良佐曰康侯（字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秦檜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上曰朕北人當亦歸金乎檜大慚黃龜年劾之乃免相榜其罪于朝○金攻饒風關吳玠日夜馳三百里援之至則以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金人驚曰來何速也卒破金兵○岳飛討彭友擒之虔（今贛州府）吉（今吉安府）悉平上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楊么陷襄陽六郡岳飛請取襄陽爲恢復根本趙鼎曰知上流利害

趙鼎眞宰相
踰子才之功
中興武功第一
李綱陳守備之宜
龜山倡道東南

無如飛上從之飛渡江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襄漢悉平○金寇淮南趙鼎喻樗敗之上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鼎曰喻子才樗字功也○韓世忠大敗金兵于儀眞自建炎來未嘗與金迎戰論者以此爲中興武功第一○詔策戰守李綱上疏甚悉上善之而不能用畧云邇來人臣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倉卒則以退避爲善策且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而淮揚而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淮揚退而江浙而兩淮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又將復退避何所乎○羅從彥閩人往從楊時驚汗流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朱熹謂龜山時號倡道東南○

仲素一人而已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自然中有成法

社稷得人中興之業在是

遊其門者甚衆。潛心力學。仲素字彥一人而已。○李侗學于羅從彥。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久之頓悟。靜居山中四十年。號延平先生。朱熹受業于侗。稱其自然中有成法。○皇子瑗就資善堂聽講。岳飛見瑗。喜曰。社稷得人。中興其在是乎。○以何蘚爲金通問使。胡寅諫不聽。畧云。金知我國所重在在用兵。故常以和增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我國卒不悟。遣使屢矣。金果一憐乎。○岳飛破楊么于洞庭。或謂飛玩寇。張浚曰。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會召浚還。時以浚督飛軍。飛曰。願少留八日可破賊。浚

岳侯神算
髯將軍銳不可當
張浚忌岳飛
詔岳飛張浚議事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
四人道德名世
尹焞可謂恬退

許之。飛且攻且招。果八日而湘湖平。浚曰。岳侯神算也。○劉猊（劉豫子。豫大宋臣。降于金）寇淮西。爲楊沂中所敗。猊曰。髯將軍銳不可當。金人乃大恐。○岳飛數言恢復。上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時秦檜主和議。忌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亦忌飛。）浚欲以淮西軍事付王德楊沂中等。飛不可。浚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時爲太尉。）遂與飛忤。飛即解兵柄乞歸。○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胡安國言二程張邵四人道德名世。竟貶。○徵處士尹焞入殿說書。尋以疾辭。上曰。可謂恬退矣。○金襲汴置尚

學書賢于他好

晏敦復獨有憂色

會開不草詔書

儒者所爭在義

胡銓抗疏極言和議之非

書行臺于此。上定都臨安避之。○上取胡安國春秋傳置座右廿四日讀一遍。陳公輔阻之。上曰。學書賢于他好。○春秋之義。莫大復仇。高宗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不知復。亦何取讀春秋哉。○秦檜復入相朝士相賀。晏敦復獨有憂色。檜堅意和金。金人有詔諭江南之名。上廿之。會開不肯草詔。檜以執政許開。開曰儒者所爭在義。爵祿弗與也。胡銓抗疏畧云。金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乎。今王倫之議日。陛下一屈膝。則梓宮可還。中原可復。嗚呼。自變故來。何日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見矣。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三軍不戰而氣自倍

吳師古錄其書于木

墻牖皆格言

李綱爲遠人所服

如主歟。區區之心。願斷檜等頭竿之藁街。聲其罪。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否則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上。坐竄。吳師古錄之于木。亦坐貶。金人募其疏千金。朱熹謂爲中興來奏議第一。時李綱岳飛朱松朱熹父等。皆力諫和議。俱不報。○晏敦復詆和議不止。秦檜使人啗之。敦復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耳。○吳玠每讀史。往事可師者。錄之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玠用兵本孫吳。金人不敢犯蜀。玠守四川。○李綱卒。綱以身係宗社安危。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岳飛駐郾城。與子雲數敗金兵。兩

岳飛郾城之捷 頂盆焚香 書生叩馬 岳飛班師 一日下十二金字牌 劉錡順昌之捷 兀朮驚見順昌旗幟

河豪傑景從。父老頂盆焚香。迎飛者滿道。金人相諭曰。撼岳家兵來卽降。皆呼爲岳爺。兀朮金太子。欲棄汴歸。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者。岳少保將不免。能成功乎。乃止。未幾一日下十二金字牌。召飛還。檜主和也。飛憤泣班師。居民遮道哭聲震野。飛還。河南郡縣盡爲金有。○劉錡守順昌大敗金兵。金人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皆北遁。○岳飛嘗讀秦檜奏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二語恚曰。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秦檜思欲成和議。須殺岳飛。

背涅盡忠報
國四大字
事體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
天下
天下太平

乃誘飛部將王俊誣飛手書有異謀下飛父子獄命何鑄鞫之飛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白其冤不聽韓世忠憤憤詣檜詰其寔檜曰手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遂殺飛父子凡訟飛冤者多坐死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飛自結髮從戎卒年三十有九敵人嘗曰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上嘗欲為飛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上問天下何時平對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吳玠嘗以名姝歸之

跨驢攜酒

洪皓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官職如讀書

飛辭曰。主上宵旰。豈人臣安樂時耶。飛號武穆。謚忠武王。其忠貞類如此。韓世忠以論秦檜罷。家居謝客。時跨驢攜酒。縱遊西湖爲樂。時二帝俱死于金。獨韋太后尙存上京。稱請之。乃歸韋后并二帝喪。因册上爲大宋皇帝。洪皓還自金。居金十五年。上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過也。皓見秦檜。譏之。檜不悅。語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未幾以忤檜罷。金逼王倫降。倫南向慟哭。遂自縊。倫一死可。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惡之。徙鼎吉陽。續前愆矣。

此老倔強猶昔

三世同領史職

天地至微之理

高宗作損齋

軍鼎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曰此老倔強猶昔鼎在軍中語子曰檜意在我我生禍及一家矣遂不食死書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鼎爲中興賢相第一○秦壎修撰實錄祖父孫三世典史壎秦檜孫熺之子熺寔王姓檜無子立之吁天之報檜亦慘矣不欲他人肆譏也○秦檜死檜居相一時忠良誅鋤殆盡史斷曰以檜彌天之罪得保首領以沒何哉此天地至微之理也太宗負太祖以亂其傳故秦檜負高宗以隕其祚至觀宣和殿檜生玉枝則宋亡之禍兆矣○上以治道貴清心寡欲乃作損齋○虞允文使金金主曰

看花洛陽

立馬吳山

張浚冒雪而進

虞允文大敗金兵于采石

允文朕之裴度

高宗付託得人

我將看花洛陽。爰命畫工。繪臨安湖山于屏。而圖己之像于吳山絕頂。金主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遂遷都汴。分道南侵。金兵入廬州。上欲航閩海。今福建。避之。陳康伯焚詔乃止。時金兵方橫長江。無一舟敢行。獨張浚冒雪而進。入見上。上時在建康。衞士舉首加額。無不倚以爲重。金兵臨采石。欲濟江。時李顯忠督采石軍未至。虞允文奉命犒師。見勢急。卽帥諸將大敗金兵。允文還。上曰。朕之裴度。○上遜位皇太子昚。自稱太上皇。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按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妻寅亮以太祖造宋。能公天下。

渡江以後直臣

十年來無此克捷

倚魏公爲長城

而子孫不及享爲言。且岳飛張浚趙鼎等贊成之。吁。庶藝祖在天之靈慰矣。

孝宗皇帝（名眘。太祖六世孫。二十七年。隆興乾通淳熙三號。）封張浚魏國公。上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勸上堅意恢復。上嘉納之。○朱熹知潭州。上封事曰。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本原之地。則在朝廷而已。○詔改岳飛葬。官其孫六人。○辛次膺初力諫和議被斥者三十年。至是知樞密院。渡江後直臣。次膺爲首。○張浚使李顯忠伐金。復靈壁。（今鳳陽。）等地。上勞曰。十年來無此捷。朕倚公爲長城。顯忠與邵宏淵并力伐金。宏淵恥前功不自

魏公終身不主和議

十弔十賀

舉朝皆婦人

允文材館錄何如

已出。按兵不救。顯忠師敗。主和議者皆咎浚。上曰。今日邊事倚公爲重。人言何畏。浚竟被劾罷。尋卒。浚志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胡銓力言金不可和。誠不和。金無書名之恥。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言。今舉朝皆婦人也。不聽。○魏杞使金。金人脅杞去大宋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之禮而還。○劉珙曰。人言漢高輕儒。非也。漢高英主。使遇名世。必敬信不暇。其所不重特腐儒耳。○陳俊卿虞允文二人居相並以人才爲

馳射圖恢復

春秋經中之史

綱目史中之經

三人學有淵源

三字佩之終身

朱熹得道統之正

急。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名士。○上射。弩斷絃傷目。陳俊卿曰。陛下有事馳射。以志恢復耳。誠能任將作士。則義氣奪敵人于萬里外矣。奚事馳射哉。○朱熹通鑑綱目成。邱氏曰。春秋經中之史。綱目史中之經。春秋以後。僅見此書也。○朱松知饒州。病危。囑熹曰。胡憲藉溪先生劉勉之白水先生。劉子翬屏山先生。三人學有淵源。汝往師之。熹就學焉。及舉進士。復師李侗。蓋子翬嘗以易之不遠復三字。俾佩之終身。故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楊甲對策。言恢復之不堅者二。上不悅。置之第五。○張栻

楊甲對策孝宗恢復不堅二事

進對自盟于心

聖門有人敬夫大本卓然

朱熹政事可觀

陳賈乞禁僞學

浚子字敬夫。卒。病危。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每進對必先盟心。嘗師胡宏。宏曰。聖門有人矣。朱熹亦言。巳之學乃積累而成。敬夫則大本卓然。○呂祖謙號東萊夷簡五世孫作大事記。上接春秋。下及五代。學以關洛爲宗。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薄責于人句。忽覺平時忿恨渙然氷釋。朱熹言學如伯恭謙字。方能變化氣質。○浙東飢。王淮宰相薦朱熹提舉浙東。熹至。下令米商蠲其征。四方米至者輳集。上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以備民飢。豐年積穀。○陳賈奏朱熹假道學乞禁革。

平生所學四字

上從之。尤袤曰。道學者。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周公孔孟之教。皆是也。豈宜禁革。不聽。（以熹嘗抗疏論王淮親家。故淮令賈劾熹。）○上皇崩。上欲致三年喪。羣臣不可。上曰。自我作古何害。（自漢文變古以來。能終喪者。孝宗一人而已。）○朱熹欲入奏。或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毋復言。熹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熹投匭進封事。上善之。令崇政殿說書。除主太乙宮。○上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三子。五年。號紹熙。）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王介對策。亦言今之道學。皆今之正人也。今一網盡之。而

留正引裾泣諫

尊天下第一等人

天下以道學爲諱。何以立國乎。自是道學之譏少息。○上欲誅宦者。宦者遂謀離間兩宮。因言上皇有廢上而立上子擴之意。上遂不朝上皇。上皇疾。留正請上問之。上拂衣起。不聽。○使者自金還。金人問朱熹先生安在。乃以朱熹知潭州。○上皇崩。上疾不執喪。中外謗之。上臨朝忽仆地。趙汝愚等謀以太后旨禪位嘉王擴。擴固辭。已乃即位。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三子。三十年。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四號。

○初黄裳爲嘉王翊善。曰。欲進德修業。須尊天下第一等人。因以朱熹對。

朱熹極言四事

一網打盡

天下號爲六君子

蔡元定請以著決

朱子更號遯翁

至是召入經筵。朱熹極言四事。韓侂胄惡之。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上前。因謗熹不可用。乃罷熹。熹在朝四十六日。知無不言。韓侂胄欲害趙汝愚。曰彼宗室也。誣以逆謀。則一網盡矣。遂罷汝愚。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上書。言汝愚之忠。皆被竄。天下號六君子。自是大權盡歸侂胄。朱熹家居草封事。極言趙汝愚寃。蔡元定熹門人。懼買禍。請卜之。値遯。熹乃焚藁。自號遯翁。韓侂胄論朱熹十罪。因言蔡元定佐熹爲邪。乃貶元定于道州。熹與從游數百

季通不挫之節

孔孟正脈

元定老友

令書不是僞道學五字柴中行不願考校

人餞别泣下。而元定笑語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字。元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初元定父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曰。此孔孟正脈。長師于熹。熹叩其學。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及去道州。從者日衆。逾年卒。學者號西山先生。時試進士。必令書不是僞道學五字。柴中行云。自幼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許及之諂事韓侂胄。每屈膝求之。嘗值侂胄誕賀之後至。不得入。遂從竇進。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誚。

朱熹絕筆

黃榦知言

到處及物卽功業

趙師羼諂事韓侂胄。侂胄嘗遊苑。曰。此間特少雞鳴犬吠。俄聞吠聲。視之乃師羼也。○朱熹卒。謚文。號晦菴。所著甚博。而絕筆于大學誠意章。從者甚廣。其最知名則黃榦李燔等。榦嘗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李燔嘗曰。凡業不必待位。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熹稱曰。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所恃為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不悟耶。侂胄怒。乃

史彌遠請殺侂胄

孟宗政威名震外

僱科中撫字刑罰中教化趙方名言

貶祖泰。○金兵分道南侵。上懼請和金人要以五事。內一在誅韓侂胄史彌遠侍郎。遂乘此殺侂胄而金兵乃息。○元太祖奇渥溫姓鐵木眞名始稱帝。太祖爲蒙古酋長。時宋有號。至世祖始號大元。○劉爚乞開僞學禁追復趙汝愚等秩。列朱熹四書于太學。○元侵金兩河遼東俱下金主遷都于汴。○孟宗政大敗金人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威名大震金人呼曰孟爺爺。○趙方令靑陽曰僱科不擾僱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追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隱然有樽俎折衝

趙方樽俎折衝

蜀人始知有學

之風。元主滅回回國。見一異獸能言。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日行萬八千里。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元主即日班師。上崩無子。史彌遠與楊后矯詔立沂王繼子貴誠。更名昀。昀太祖十世孫德昭後也。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四十年。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開慶景定八號

魏了翁開陳邊事被劾。遂築室白鶴山。士爭負笈從之。蜀人始知有學。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帝。竑亦沂王繼子。寧宗立為太子。竑不從。自詣平之。史彌遠誘殺竑。真德秀曰。爭立非濟王本意。奈何殺之。追贈張九成崇國公。以成正

三凶四木

此舉大快公論心同理同

色立朝有中興明道功。○梁成大等三人。趙汝述等四人共爲史彌遠鷹犬人號三凶四木○罷眞德秀魏了翁梁成大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陸九淵號象山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以及百千萬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嘗與朱熹遊白鹿洞講論相契○陸九齡九淵弟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始可言學○圖功臣二十四人于崇德閣以趙普爲首。贈朱熹徽國公熹子朱在侍郎入

恨不與之同時

知孝不堪與成大同傳

擬宋眞德秀進大學衍義德秀直聲震朝廷

對。上曰。先卿中庸序。朕讀之不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德秀了翁。熹匹儔也。而竄之。熹郎同時。竄或不免。能用乎。○元議與宋伐金。金使人至宋曰。元人滅國四十。以及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矣。上不從。金主棄汴走。元兵執其諸王以去。而困辱之狀。尤甚徽欽焉。○梁成大羽翼史彌遠。雖李知孝與之共事。猶鄙之。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元滅金。或請宜定中原。上從之。遂襲汴。爲元兵大敗。歸自是。淮陽無寧日矣。○召眞德秀魏了翁爲學士。德秀進大學衍義。慨然以斯文自任。

德秀以斯文自任

北方始知經學

幼童拜受藥酒

好名孟子所不取

諸生相慶得師

姚樞隱于蘇門

凡奏疏皆切時務。直聲震朝廷。了翁入對甚悉。上俱嘉納之。○元破許州得姚樞。姚復二人至燕。北方始知經學。○元破蜀。劉銳度不免。聚家人飲藥酒積屍焚之。有幼子六歲。賜藥酒猶拜受。銳尊自刎。○陳塤史彌遠外甥。上疏乞去君側之蠹。彌遠責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塤非好名。特權辭以謝耳。至是拜司業。諸生相慶得師。○追封周程張朱五人從祀孔子廟。黜王安石祀。○元姚樞棄官隱于蘇門。誅茅為

姚樞以道自任

士論稱為六君子

楚材名言

諸生作捲堂文

班聲如雷儒者乃有此人

室。堂龕音堪畫也魯司寇像。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讀書其間以道自任。○元耶律楚材多直言元主每見楚材來輒曰汝又為百姓哭耶楚材曰臣非好言但人主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也人以為名言○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史嵩之不報范鍾史范俱相惡其言事欲逐之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即日俱行。○余玠帥師平蜀王夔率所部來謁班聲如雷而玠自若夔退曰儒者乃有此人玠隨以計斬夔蜀民愛玠如父母○元廉希憲雅嗜書

一日攜孟子與太弟言。太弟善之。目爲廉孟子。○元圍鄂州。急。賈似道密稱臣納貢。乃解。而上不知。詔褒其功。○賈似道置公田法。似利民。實害民。徐經孫陳著陳茂濂皆上疏去。時稱三烈。○置榷場于樊城。元誘宋置此。而元因據之。由是元兵有據。以遏南北之援。乃中元人計也。

度宗皇帝名禥。理宗姪。理宗無子。立之。十年。號咸淳。賈似道以太師封魏國公。上每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頌爲周公。○元中書許衡陳時務五事。元主納之。衡少受業。輒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應舉耳。衡曰。恐不止是。師退語人曰。

許衡頴悟過人

人心猶印板

係籍聖賢

希憲已受孔子戒

此兒他日必過人吾非其師也後果師事姚樞以道自任嘗曰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然○客有盛稱徐安裕者謝枋得曰昔呂伯恭中第歸學者請升講座陳同父曰宰相可生殺人臺諫可彈劾人國子監官可考校去取人此三等謂之係籍聖賢開口高談無敢爭辨今伯恭未是係籍聖賢也伯恭大笑而止安裕固係籍聖賢是宜子之須也客大慚○元主令廉希憲受八司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元主曰孔子亦有戒耶曰臣戒不忠子戒不孝是

似道鬭蟋蟀

教人與用人相反

汪立信三策

也○樊城圍急賈似道方與羣姬鬭蟋蟀有狎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適上有問邊事對曰樊城今襄陽之困已三年矣似道訪其人誣之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元以許衡為祭酒嘗語諸生今讀一書必于自身理會有可用否又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于其長教人當于其短又曰學者治生最急苟生計不足則必嗜利以喪所學又曰書中有疑要看到無疑無疑又要看出有疑其教術類如此

恭宗皇帝名顯度宗子二年號德祐上年四歲太后臨朝○汪立信

趙昴發節義成雙

扁亭止水

陳三策于賈似道。上策沿江置守。江岸相距七千里百里一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三倍其兵。無事泛舟往來。有事東西齊擊。中策輸幣緩師。下策則銜璧輿櫬矣。似道抵策于地。及元兵圍建康。立信遇似道于蕪湖。似道慚悔。立信歎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土死耳。○元兵徇池州。趙昴發通判語妻雍氏曰。汝歸。吾當死此。妻曰。命官命婦一也。君爲忠臣。妾獨不可爲忠臣婦乎。遂同縊。書于几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徇饒州。舊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襄陽陷。鑿城芝山。扁其亭曰止

文天祥起兵入衛

忠臣之家

長嘯非聖門居敬之道

柳岳如元請行成

水人莫之喻至是遂赴止水死○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泣曰固知無濟也但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耳○汪立信聞王師敗遂扼吭而卒元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三策歎曰宋能用之吾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王柏少慕諸葛自號長嘯及讀居處恭二句歎曰長嘯非聖門居敬之道亟更魯齋○時江南郡縣降陷者半守令悉竄使柳岳如元行成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尚復何

尹穀招鄉人
行冠禮
尹穀舉家自
焚
文天祥不屈
杭潮五日不
至

言。不許。○元過潭州。尹穀進士。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
禮。曰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遂俱焚。○元逼
臨安州。今杭。陳宜中白太后奉璽降。文天祥被擒。楊亮
節奉益王昰音是。廣王昺由温州航海至福州。與張世
傑陸秀夫等奉益王卽位。天祥亦亡歸福州圖興復。
○元兵分駐錢唐江沙上。人方幸必爲潮溺。而潮水
五日不至。○元分南人爲十等。儒列于九。介娼丐之
閒。

端宗皇帝名昰。恭宗兄。三年。號景炎。李庭芝鎭揚州不下。元以太后

李庭芝斬使焚詔

此皆節義文章

李芾死節

詔諭芝曰。奉詔守城。未聞以降也。芝開壁納使。斬之。卒為元兵所殺。揚民莫不流涕。○興化軍陷。陳文龍被執。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遂不食死。○上為元兵所逼。所居泉州。從潮州抵碙州。崩。時年十一。

帝昺（名昺。端宗弟。二年。號祥興。）元兵襲文天祥。虜其妻歐陽氏。子佛生環生。而天祥與子道生遁。元追之急。趙時賞曰。天祥若死。宋無賴矣。遂誑元人曰。我天祥也。執之。而天祥乃得脫。○李芾召帳下沈全忠曰。吾分當死。吾家

沈全忠自刎
陸秀夫正笏立朝
日書大學章句進講
陸秀夫死節

人不可辱。忠泣下。帝引頸受刃。忠盡殺之。遂自刎。○上播越崖山。陸秀夫儼然正笏如立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進講。○元以舟師並進。宋師大潰。陸秀夫負上同溺。亡年八歲 從死者十餘萬人。張世傑欲求趙氏後復興。至中流。颶風大作。世傑仰天呼曰。豈天意耶。天不欲存趙。大風覆我舟。舟遂覆。

○元紀 奇渥溫姓。都燕。今順天府。凡十君。得年八十有九。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四子。十六年。至元至正二號。 擒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八日不食。猶生。孛羅召見。天祥長揖不屈。孛

事君如事父母

文天祥正氣歌

羅詰以古今興廢。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孛羅曰。汝立二王何濟。對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

雖父母疾不可救。豈有不進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

爲則天也。乃下天祥獄。在獄作正氣歌云。天地有正

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

然。沛乎塞滄溟。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

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

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

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

牛驥同皁
雞栖鳳凰食

古道照顏色

啼鵑帶血歸

紛。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附過金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天祥留燕三年。坐卧小樓。足不履地。上欲用之。對曰。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

成仁取義
讀書所學何事
問文天祥謝枋得二公死節何如
俱不失爲忠臣
平生爲虛名所累

方外倫顧問可也因乞死上不忍左右力贊之遂殺天祥臨刑從容語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乃就刃其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聞者無不流涕○詔求南人有才者魏天祐以謝枋得號疊山薦枋得兩以書辭竟執之北去或誚其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之後俱不失爲趙氏忠臣至燕五日不食死○許衡卒語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勿

聖人精義殆不止是

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雙斧伐枯樹

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劉因閱經書訓詁。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是。及見周程諸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因評曰。周至精。邵至大。程至正。朱子極其精。極其大。而貫之以正也。累徵不起。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孫。十三年。元貞大德二號。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子。六年。號至大。 丞相阿沙不花曰。陛下麴糵是好。姬嬪是耽。猶雙斧伐枯樹也。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十年。皇慶延祐二號。李孟曰。陛下御極。

此書有益國家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國史院萬世公論
賜幣旌直
問拜住為相三畏何如

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上曰踐祚未及月豈有物價頓減之理此言非所賴也孟㦖退○上讀貞觀政要曰此書有益國家見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俱命刊行○上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子四年號至治）元夕欲張燈結綵張養浩諫以非居喪所宜上賜之帛○拜住為相曰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識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上曰今

盤圓則水圓
朱子道問學居多
范梈可方東漢君子

亦有魏徵乎對曰盤圓水圓盂方水方有太宗則有魏徵矣○吳澄嘗言朱子道問學居多陸子尊德性爲主○上與拜住勵精圖治奸黨鐵失等畏誅乃弒上及拜住而迎皇叔也孫鐵木兒卽位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英宗叔。五年。天定致和二號。 首誅鐵失等正其罪而海內翕然向服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鎭雲南。泰定崩大臣迎立之。半年號天歷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五年號至順 范梈居官多異績吳澄曰梈獨行可方東漢君子

爲學猶五味在和

徽宗惟一事不能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文宗崩子幼遺命立之在位兩月而崩年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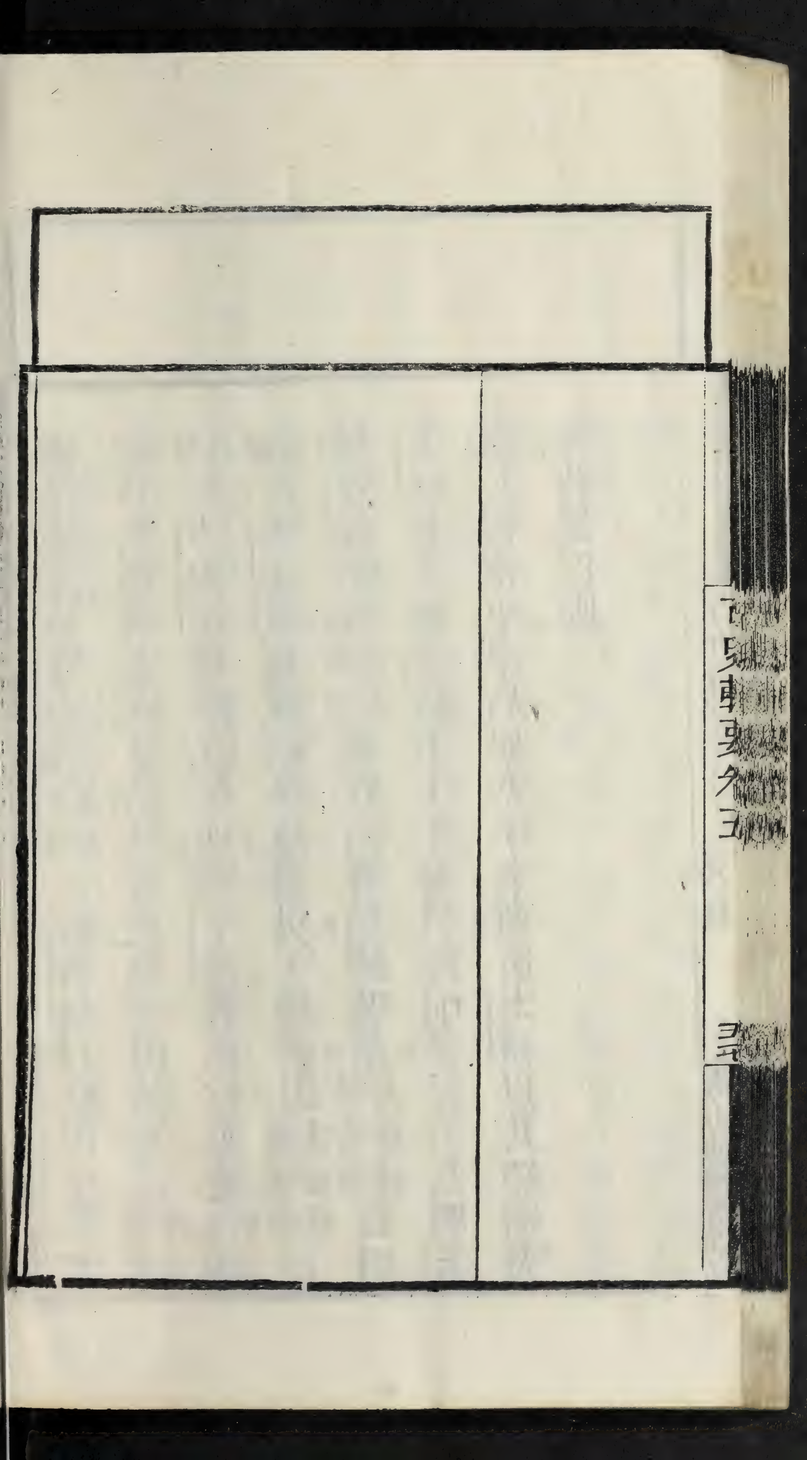
順宗皇帝名安權帖睦爾明宗長子三十六年元統至元至正三號元年正朔汴城雨血○金履祥語許謙曰士之就學猶五味在和醯鹽既和則酸鹹頓變子見我三日矣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變子乎謙乃力學數載盡得履祥之妙○上嘗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上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虞集嘗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非柳子之語亦非也作非非國語誚之○虞集與弟槃搆二室左書陶潛詩曰陶菴右

文章以氣爲主　一代文章巨擘

石人一隻眼

書堯夫詩曰邵菴○楊載寧國府推官文章以氣爲主故范梈楊載虞集揭傒斯俱一代文章巨擘云○丞相脫脫多忠計與哈麻隙哈麻劾之令出督征多捷未幾爲哈麻矯詔殺而國遂不可爲○上荒淫日甚與西番僧演揲兒法令宮女戲爲天魔舞○役民開黃河民愁寃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得石人一眼○劉福通倡言韓山童係宋徽宗後奉以起兵紅巾爲號初山童父以白蓮會聚衆妖言山童乃彌勒佛下生民多信之後山童死更立韓林兒山童子稱小明王

國號宋建都亳州後爲張士誠滅。○徐壽輝以妖術聚衆亦紅巾爲號據蘄州及徽杭等地稱帝國號天完後爲陳友諒滅。○方國珍據浙江等地明王珍據成都等地後俱明太祖滅。○張士誠據蘇松等地稱吳王國號周後爲明太祖滅。○陳友諒徐壽輝將弑輝自立據江西等地國號漢後爲明太祖滅。○明太祖起兵據金陵不十年而四海削平元主爲明太祖兵促夜半率后妃太子北遁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特謚曰順。



紅光滿室

謀避兵卜于神

古史輯要卷六

〇明紀朱姓。濠州人。都應天。後永樂遷都順天。自洪武至崇禎共十七帝。自洪武元年至崇禎十七年。共二百七十有八年。

太祖高皇帝名元璋。字國瑞。號洪武。在位三十一年。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吞之。及誕。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年十一。父母及兄俱疫死。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嗣遊食江淮三年。海內寇賊蜂起。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太祖年二十四。謀避兵。卜于神。去留皆

縱還婦女

常遇春先登

不吉卜舉大事吉遂往子興奇其狀貌妻以所撫馬公女即高皇后也是冬元將賈魯圍濠太祖與子興力拒之嗣與徐達湯和費聚等南畧定遠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檄太祖總其軍諸將皆惶恐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郭子興卒常遇春來歸太祖擊海牙于峪溪口大敗之遂定計渡江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太祖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大破海牙于采石進

解甲酣寢達旦
我來爲民除亂

攻集慶擒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入衞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再敗元兵于蔣山太祖入城諭曰我來爲民除亂其各安堵如故吏毋貪暴虐殃吾民改集慶路爲應天府時張士誠自淮東陷平江轉掠浙西太祖既定集慶患士誠強江左浙右諸郡爲所并于是遣徐達攻鎭江拔之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貽書張士誠○遣使招諭方國珍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

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

爲天下屈四先生

花雲被縛奮起

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徵劉基朱濂葉琛章溢至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基元進士授高安丞以不合去縱遊西湖嘗言金陵有天子氣○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奮起奪刀連殺數人賊碎其首至死罵不絕妻郜氏赴水死○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盡有江西湖廣地約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乃馳諭胡大海擣信州牽其後

康茂才紿友諒

與友諒接戰鄱陽湖

而令康茂才紿友諒令速來友諒果引兵東常遇春等以舟師出龍江關乘大雨擊之友諒敗走遂復太平分徇南康建昌饒蘄黃皆下之○朱文正守南昌陳友諒大舉圍之太祖自將救南昌與友諒接戰于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連巨舟爲陣望之如山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會日晡大風起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舟風烈火熾湖水盡赤友諒兵大亂屢敗退保渚磯中流矢死其子理奔武昌○張士誠自稱吳王○太祖圍武

太祖卽吳王位

昌分徇湖北諸路皆下○太祖卽吳王位建百官○追痛死節諸臣悉封廟祀廕其後諭曰立國之初當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于亂今宜鑒之○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討張士誠諭曰城下之日無妄殺掠取勝之道宜先攻湖州諸將領命行蘇杭悉平囚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召諸將議北征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勝入吾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絶不戰自克鼓行

設起居注二員

但願陛下法堯舜

郡各一衛

以太牢祀孔子

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元年羣臣勸太祖卽皇帝位從之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立取士法置翰林院設起居注二員記言動○立妃馬氏爲皇后帝語羣臣曰后向遇朕征輒以不殺爲勸其視唐太宗長孫后尤過也后聞曰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法堯舜耳立標爲太子命李善長等傅之○命劉基定律令曰毋示兩端令奸吏得託也○定兵制郡各一衛有事詔總兵官佩將印督之無事則還所佩印權歸朝廷○以太牢祀孔子仍

遣使訪求賢才

立功臣廟于雞籠山

定内侍官制

遣使曲阜致祭○時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悉平乃命徐達直取元都元主率后妃太子北遁達等入城市不易肆止封其府庫圖籍禁士卒侵暴○遣使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劉基致政歸上手詔復召基至賜其祖父公爵○二年立功臣廟于雞籠山下享太廟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其北平燕南河南山西今年田租悉除之○定内侍官

大封功臣

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常遇春克開平七月卒于軍詔李文忠領其衆○三年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征○時久旱帝素服草屨步禱山川壇露宿凡三日大雨○北征師還告武成于郊廟大封功臣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設壇親祭戰没將士○四年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步騎由秦

四川悉平

開國文臣第一

合祀天地

罷中書廢丞相

隴伐蜀克階州至重慶下成都四川悉平明昇降封歸義侯○六年頒昭鑒錄訓誡諸王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八年致仕誠意伯劉基卒基輔上籌畫中原每抗言直議帝以子房況之賜誥曰學爲帝師才本王佐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卒之先以所習天文祕書封授子璉上之○九年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十二年始合祀天地于南郊○十三年胡惟庸謀反伏誅惟庸誑言井出甘泉邀上往觀圖弑賴內使門者雲奇止駕爲左右棰死上覺族惟庸立廟以祀雲奇○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以胡惟庸故更定六

后嘗濟以寬仁

沐英留鎭雲南

部官秩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十四年傅友德藍玉沐英帥師征雲南諸路俱降雲南平○十五年馬后崩后性恭儉旣貴服澣濯之衣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以寬仁及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使服藥不瘳陛下寕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乎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十六年召征南師還沐英留鎭雲南復鳳陽臨淮二縣民繇賦世世無所與又免畿內各府田租○十八年魏國公徐達卒達用兵如神善拊循其下得壯士與諜輒不殺恩結爲我用所至民皆不擾

好談經術古事

富老其才輔汝

法外用刑本非常典

歸朝單車垂橐生平無聲酒伎勝之好親禮儒生好談經術古事在北平疽發背卒上爲輟朝親製神道碑○二十四年皇太子標薨謚懿文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徵方孝孺至寧海人帝喜其舉動端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除漢中府學教授○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坐其黨數萬人○二十八年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又曰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

改定律法多從寬大

召方孝孺爲侍講

燕王內自危

理庶政事權歸于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須皇明祖訓條章于中外○三十一年帝崩年七十有一

恭閔惠皇帝 名允炆太祖孫懿文子號建文在位四年 帝生穎慧好學性至孝懿文太子薨居喪毀瘠又佐太祖改定律法多從寬大即位後即召漢中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諸王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帝納黃子澄齊泰謀欲因事削除之憚燕王強未發乃先廢周王橚湘柏代桂齊榑岷楩皆以罪廢燕王內自危佯狂稱疾建

文元年下詔讓燕王并逮王府官僚棣舉兵反紿謝貴張昺殺之遂奪九門上書天子指泰子澄爲奸臣舉兵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拔居庸關克遵化永平耿炳文及燕兵戰于滹沱河敗績乃遣李景隆代領其軍燕王聞之曰李九江景隆小字豎子耳寡謀而驕其今之趙括乎○二年李景隆軍敗退駐德州復合大軍進戰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王三易馬矢盡劍折走登堤燕將士皆失色會旋風起折大將旗王乘風縱火官軍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參

鐵鉉誤傷王馬

李景隆叛納燕兵

政鐵鉉都督盛庸悉力禦之擊敗燕兵濟南圍解鉉詐降誘王至城急下鐵板誤傷王馬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諸將以天子有詔毋使負殺叔父名愕眙不敢發一矢是日復戰兩軍相勝負東北風忽起塵埃蔽天官軍大敗〇三年貶齊泰黃子澄諭罷燕兵王不奉詔〇四年詔天下勤王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割地以和不聽燕兵渡江盛庸戰于高資港敗績燕兵犯金川門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納燕兵都城遂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于火中

方孝孺被執不屈

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越八日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燕王駐龍江下令撫安軍民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榜其姓名曰奸臣並夷其族坐奸黨死者甚衆方孝孺被執不屈乃衰絰入見哀聲徹殿陛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王曰先生毋太苦此吾家事耳因授筆強之草卽位詔孝孺擲筆于地哭且詈王大怒命夷九族親故坐死者八百餘人○劉璟逮繫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改北平曰順天府

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

瓜蔓抄

詔下獄自經尚書暴昭鐵鉉陳迪皆不屈死

成祖文皇帝名棣太祖四子號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改北平曰順天府○命解縉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二年賜曾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始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景清一日早朝緋衣入先是日者奏異星犯帝座甚急及朝清獨著緋收之得所藏刃遂伏誅命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吏部請罪千戶違例薦士者上曰馬周不因

常何進乎才則授官否則罷之可耳○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三年夏原吉等賑蘇松嘉湖饑免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七年以北巡告天地宗社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八年以北征詔天下命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車駕出塞次威虜鎮以槖駝所載水給衛士視軍士皆食始進膳更名臚朐河曰飲馬聞本雅失里西奔遂渡飲馬河追之及於斡難河縱擊大敗之本雅失里僅以七騎遁乃還詔移師征阿魯台○九年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緡論事忤旨。謫交阯。聞上北幸。潛返見皇太子。上怒其擅歸。故殺之。○十二年。親征瓦剌。敗之。馬哈木宵遁。遂班師。○十五年。漢王高煦謀不軌。徙樂安。○胡廣爲相。專事阿諛。有密投詩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二十年。親征阿魯台。次雞鳴山。虜宵遁。次西涼亭。亭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料有今日。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二十二年。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諭諸將親征。遂進師。抵白邙山。不見敵。

吾知盡子職而已

勒石于清水源之崖旋師次蒼崖戍不豫傳位皇太子年六十有五楊榮等以六軍在外祕不發喪訃至京皇太孫至軍中發喪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成祖長子號洪熙在位一年 成祖舉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萬人拒李景隆五十萬衆城賴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陰謀奪嫡計不行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內侍黃儼等謀立高燧事覺伏誅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賜吏部尚書蹇義及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章各一曰繩

救民如救焚拯溺

愆糾謬。諭曰。前世人主惡聞直言。臣下相與阿附以至于敗。朕與卿等當用爲戒。○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詔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請聞戶工二部。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具紙筆書詔。用璽付外行之。○帝不豫。遣使召太子于南京。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長子。號宣德。在位十年。帝稍長嗜書。知識傑出。

太平天子

錮高煦于西內

永樂七年從幸北京命觀農具及田家衣食作務本訓授之立爲皇太孫成祖每語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諭邊將嚴守備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至樂安兩遣書諭降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禍福高煦出降改樂安曰武定州班師錮高煦于西內法司鞫煦同謀者詞連晉王趙王詔勿問○侍讀李時勉初以言事改御史下獄至是釋之復爲侍讀○三年立皇子祁鎮爲太子廢皇后胡氏退居別院立貴妃孫氏爲皇后○兀良哈寇

論棄交阯罪
騶虞不賀
招隱詩
登萬歲山

會州帝帥精卒三千人擊之出喜峰口親射其前鋒寇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論棄交阯罪王通等下獄遣李琦羅汝敬立陳暠為安南王陳暠卒復遣使諭黎利立陳氏後○四年南京獻騶虞二禮部表請賀不許○御製織婦豳風詩猗蘭操四言招隱詩以賜羣臣○張輔等從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後上御舟泛太液池賜士奇等鱖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帝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儒臣侍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曰此元之故都也順帝

道學正脈

肆意荒淫怠于政事天下遂爲我祖宗所有侍臣叩首曰紂之迹周之監也○薛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之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舊作專事道學以進士擢御史三楊士奇榮溥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夏原吉天性寛平悃愊無矯飾嘗閱獄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嘗夜過禁門大雪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愼如此○五年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鍾初至蘇郡陽

不解事吏所欲行止輒聽之越三日縛諸吏考掠悉發其弊投庭下死者數人吏大懼復斥屬官貪暴庸懦者由是上無逋事下無橫科蘇人稱曰况青天〇擢御史于謙長史周忱六人為侍郎巡撫兩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〇九年自將巡邊度居庸關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〇十年上崩年三十有八遺詔

國家重務白皇太后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長子號正統在位十四年 〇戸部上言請覆核浙江蘇松荒田稅糧帝以覈實必增額為民患不許

王振大作威福

女中堯舜

劉球陳十事

○王振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謂上曰此五人先帝所簡貽凡有行必與之計上受命頃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爲之請乃得解○四年廣西僧楊行祥僞稱建文帝械送京師錮錦衣衛獄死○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崩太后稱女中堯舜臨崩語大臣曰朝廷大事尚有二事未辦一建文之號宜復一方孝孺之禁宜開防禁人藏孝孺書者○侍講劉球陳十事下錦衣衛獄太監王振使斬

指揮馬順殺之。○八年。下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皆以不附王振故○九年。勑邊將備瓦剌也先。靖遠伯王驥。右都御史陳鎰。經理西北邊備。○十四年。瓦剌也先寇大同。下詔親征。羣臣諫。不聽。命郕王居守。至鷂兒嶺。遇伏。全軍盡覆。次土木。被圍。師潰。死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等皆死。帝北狩。京師聞敗。羣臣聚哭于朝。徐珵請南遷。于謙以爲不可。人心始定。皇太后命郕王卽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景皇帝名祁鈺。正統弟。初封郕王。號景泰。在位七年。也先擁上皇至大同索金幣約還駕郭登不納武定侯郭英子。曰虜給我也且受命守城不敢擅啟不得已括城中銀萬餘兩贖駕虜笑擁而去○元年。夷王振族籍其家廷臣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去給事王竑憤起立碎馬順首奉旨籍振家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更執振姪王山臠于市○上皇在虜廷值聖節也先來上壽又嘗見上皇所御帳房有火光若黃龍盤護上嘗指天象諭袁彬哈銘曰天意

久意有在我終當歸

上皇居南宮

有在我終當歸〇二年虜稍厭兵遣使議還上皇帝勅謙防護京城且議通使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但迎還以弭邊患耳乃遣楊善迎上皇也先設宴餞行率衆羅拜護送至野狐嶺上皇還京師帝率百官朝謁拜畢相持而哭各述授受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〇三年廢太子見深爲沂王上皇子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初上欲易儲恐臣下不從特進京官各一秩又密啖諸大臣以金悉皆緘口獨王直李侃洒泣求退〇四年皇太子見濟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並奏

不殺于謙今日之事何名

太后備言謙經濟多難之

請復沂王爲太子。下錦衣衛獄。同竟以杖死。〇八年。帝不豫。羣臣請建太子。不聽。石亨乃與徐有貞曹吉祥等謀迎上皇復位。夜半薄南城。毀門而入。掖上皇登輿。羣臣方早朝。會議儲事。忽聞呼譟至殿。相顧失色。而上皇已復辟矣。遂廢帝爲郕王。下于謙王文於獄。誣以謀立外藩。上持之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何名。謙不復自辨。遂遇害。

英宗睿皇帝 號天順。在位八年。〇元年。論奪門迎復功。封石亨張軏等爲公侯有差。〇太后聞殺于謙。爲上備言謙經

功

何必奪門

濟多難之功。上悔之。察迎立外藩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帝深銜亨等。有貞遂有金齒之戍。○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四年。石亨有罪下獄死。○帝言及奪門迎駕之功。李賢對曰。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事得濟。假使景帝左右先知之。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曰。然。今方悟此輩非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于是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吉祥

謀反伏誅○八年帝不豫遺詔罷宮妃殉葬
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長子。號成化。凡二十二年。上孝事兩宮從李賢議尊錢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上生母。為皇太后廢皇后吳氏更立王氏為皇后○二年。諭祭于謙復其子冕官○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修撰羅倫力言不可疏諫切直賢惡之謫福建市舶司提舉時羅倫章懋黃仲昭莊㫤號翰林四諫謫官有差○萬貴妃專寵兄弟皆官朝士羣趨其門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附之○七年。立皇子祐極為太子次年薨乃立祐樘為

太子。○十三年。置西廠以刺民事。令太監汪直主之。直橫暴莫制。商輅項忠請罷西廠。帝從之。未幾復設廠。錦衣衛官校輒縶人于獄。○十四年。汪直行邊。所至院道無不屈膝相迎。獨馬文升不爲禮。直誣以罪謫戍。○陳獻章授翰林檢討。致仕歸。往師吳與弼。杜門靜坐。嘗曰。學須從靜中養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便靠書本也。學者稱曰白沙先生。○十九年。謫汪直爲奉御。其黨王越戴縉等貶黜有差。○二十三年。帝崩。年四十有一。

上大學衍義補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憲宗子。號宏治凡十八年。 鄒智言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帝從之萬安戀戀不肯去在道猶看三台星也其無耻如此○追謚生母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華殿壁○三年命天下預備倉積粟以里數多寡爲差不及額者罪之○罷內官燒造瓷器○四年以邱濬兼大學士預機務濬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六年停甘肅織造絨氈○十年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議庶政後以爲

常。○十一年。罷福建織造綵布。○十二年。闕里先師廟災。○邊寇屢警。劉大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嘗謂大夏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可。是卽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五年。罷廣東採珠。○十七年。闕里先師廟成。○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始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十八年。五月。帝崩。年三十有六。

內使八黨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孝宗子號正德凡十六年 復遣內官南京織造○帝好騎射時內使八黨劉瑾用事特甚日導上弓馬鷹犬爲樂戶部尚書韓文帥廷臣請誅亂政內臣馬永成等八人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主之不聽瑾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言矣帝立命瑾掌司禮監邱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劉健謝遷致仕罷韓文○年一杖給事中艾洪御史王良臣等以劉健謝遷韓文五十三人黨比

宣戒羣臣。○赦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作豹房。○三年。命天下選樂工送京師。○逮致事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攜餚泣餞所至爲之罷市。○五年。帝自號大慶法王。○張永因寇盜起言于帝曰。皆劉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治。帝就夜誅之。籍其家金銀五千餘萬。他貨無算。治其黨。戮吏部尚書張綵尸于市。○六年。自畿輔及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道路梗絕。○七年。李東陽致仕。○八年。以邊將江彬許

威武大將軍

泰分領京營賜國姓〇九年復寧王名宸濠護衞屯田閣臣費宏曰苟遂其請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克遂致仕〇乾清宮災〇十二年帝微服出德勝門如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毋出京朝官以前此梁儲蔣冕等諫微行故也親督諸軍禦小王子〇十三年自宣府還宮九月如大同偏頭關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加封鎮國公又自加太師〇十四年以諫巡幸杖修撰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闕下又杖郎中董鞏等三十九人〇宸濠異謀已露帝遣顏

王守仁擒宸濠

頤壽等往諭革其護衛。寧王遂反。誣帝爲孝宗養子。巡撫孫燧兵備副使許逵死之。據南昌。陷南康九江。順薄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禦之。遠近因得爲備。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無慮也。守仁時巡撫南贛。與伍文定知府帥兵直趨南昌。破之。宸濠聞急。棄安慶歸。守仁迎擊執之。賊黨皆平。帝自將次涿州。守仁奏捷至。祕不發。遂如南京。○十五年。張忠等欲令縱宸濠于鄱陽。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未至。俘宸濠送通州伏誅。帝還京師。告捷。陞賞守仁等有差。贈孫燧許

逵等秩立廟祀之○年十六疾大漸諭司禮監曰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無子遺詔召興獻王長子嗣位

世宗肅皇帝名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號嘉靖凡四十五年卹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錢寧江彬伏誅籍其家縱內苑禽獸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梁儲致仕卒帝以迎立功欲蔭其子辭不受儲有度量言者訴其主試受賂交通寧王皆不辨後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人始帖然○命禮臣集議興獻王封號廷臣議

尊武宗爲皇兄。孝宗爲皇考。孝宗后爲皇太后。興獻王爲叔父。母爲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允。進士張璁言。朝議不過拘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稱叔父。幽冥之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宗而自絶其親。不可也。上躍然。下璁奏。楊廷和等抗疏力爭。皆不聽。時迎母妃蔣氏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上泣。啟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以終孝養。羣臣惶怖。○三年。用主事桂萼議。

定稱孝宗爲皇伯考太后爲皇伯母興獻王爲皇考獻皇帝母曰聖母杖修撰楊愼等戍謫有差○六年以張璁爲大學士○七年王守仁討廣西叛蠻悉平之○八年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帝謂其擅離無人臣禮命廷臣議功罪桂蕚言其倡爲邪說詆毀先儒雖剿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蔭令伯爵終身○九年定孔子諡號曰至聖先師孔子易像爲木主另立啓聖祠○上好瑞四方白雀白兎白鹿甘露靈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

方士封伯

棄河套

羣臣表賀以爲常。〇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爲后。〇十六年。上獻皇帝廟號睿宗奉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〇大享上帝于元極寶殿。〇十九年。太僕卿楊最諫服丹藥。予杖死。〇二十一年。以嚴嵩爲大學士。〇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以組經上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太后馳救得免。楊英伏誅。曹妃王嬪磔于市。〇二十三年。加方士陶仲文少師。先是方士邵元節得幸賜號致一眞人。卒贈少師。因薦陶仲文。加秩少保少師少傅。後封恭誠伯。〇二十七年。總督三邊侍郎曾銑上邊務十

俺荅貢馬互市

嚴嵩十罪五奸

入事。營陣入圖。議復河套。嚴嵩論銑妄開邊釁。殺之。并論夏言黨銑。同斬。○二十八年。俺荅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召大同總兵仇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三十年。開馬市于宣府大同。員外楊繼盛言貢馬互市謬有五不可有十。杖貶。○三十一年。以徐階爲大學士。○戮仇鸞傳首九邊。○三十二年。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大權也。皇上有善政。嵩每攘爲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子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

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騎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汚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具此十罪又有五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迎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諜也以趙文華爲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鷹犬也懼緹騎緝訪卽與廠衛聯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瓜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隸也慮部臣不能

地震

平倭

無言。廣羅有才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後。處斬。天下傳誦冤之。先是錦衣經歷沈鍊劾嵩與子世蕃奸貪十大罪。下獄。以他事斬。○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是時俺荅屢寇南北無寧日。帝遣趙文華與胡宗憲討之。○三十四年山西隴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溢。死者八十三萬有奇。○三十六年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劾嚴嵩父子祖孫。憑勢專權。疏入。帝令嵩致仕。子世蕃孫鵠等發烟瘴充軍。後世蕃以通倭伏誅。○三殿成。○分

遣御史訪求方士法書。○四十三年。倭寇始自江浙。蔓延淮泗青徐上至蕪湖南京分犯閩廣流毒十餘年至是爲諸將屢破泛海而去○殺胡宗憲○建玉芝宮○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度漸弛今萬方懸罄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天樂天桃相繼表賀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上怒下錦衣獄○帝不豫服方士王金長生藥而崩年六十

謹始十事

穆宗莊皇帝名載垕。世宗子。號隆慶。凡六年。釋海瑞獄。誅王金。追奪陶仲文秩籍其家。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採買○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畏天。法祖。用人。聽言。定志。愛民。從儉。攬權。保位。接下。帝嘉納之○皇后陳氏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廷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鼇山修治宮苑。使羣小因得乾沒。爲聖德累不小。帝

俺荅通和

怒斥爲民○命廠衛密訪部院政事帝朝講漸疏百司章奏皆命內臣傳旨各宮豎日恣○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以爲指揮使俺荅乞封執叛人趙全等來獻詔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五年封俺荅爲順義王通貢市邊境稍寧○六年築徐州至宿遷隄三百七十里○帝不豫太子年方十歲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等受顧命輔政崩年三十有六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號萬歷凡四十八年帝居乾清宮見無鬚男子假稱內使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自總兵戚

繼光所來下東厰鞫問伏誅張居正陰借以傾高拱
拱遂罷自是居正威望日重○察京官戒諭廷臣詔
曰近歲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
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
祓除前愆共維新政○命諸司立程限文簿以防稽
緩○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于御屏
朝夕省覽○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略云國家
設起居注官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制邇來
名存實廢如編輯兩廟世宗穆宗實錄不過散取章奏至

仗前柱下之語為章疏不及者何憑修入且稗官野史流傳失眞皆史職缺廢所致也乞早賜紀錄以光大典帝從之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愼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於座右○命撫按官有司賢否據實薦劾○四年御史劉臺論張居正逮下獄削籍○張居正丁父憂帝命奪情起復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

學士王錫爵曲爲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公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汝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廷杖謫戍有差○六年帝冠立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淶言張居正服制在身不宜預執事不允○詔江南北開墾荒田○七年遣使分閱邊防○覈兩畿山東陝西勳戚田賦○八年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于水城郭陵寢害無寧歲上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夾峙河流其中自是陵寢獲安棄地轉而

張居正請免逋賦

耕桑矣。○賜張懋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居正之子

也。○九年。裁各省冗官。覈條賦。汰諸司冒濫冗費。○十年。

張居正請免天下積年逋賦。疏云。百姓財力有限。卽

歲豐止供當年之賦。苟遇荒歉。現年錢糧尚不能辦。

豈復有餘力完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實

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

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無已。民不堪命矣。況其

間豪右不納。固多。然窮民力不支。亦有之。有司法不

能行豪右。止能及小民。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耳。

籍居正家

海瑞清節

從之○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實錄四十款進陳○年十
張居正卒帝親祭之命太僕卿護喪至江陵○復建
言諸臣職○年十一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年十二張居正
旣歿言者不已追奪官階籍其家榜其罪于天下家
屬戍邊○年十三命起海瑞為南京右都御史瑞疏陳
治安要機于民事尤關切御史有戲宴者杖之肅然
奉法尋以病卒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年十四
禁部曹言事罷治京畿水田○年十七免陞授官面謝

請健儲

自是臨御遂簡。○十八年。元旦節。大學士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常洛。九齡矣。請冊立東宮。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卽鄭妃亦請立再四。姑俟長子壯健。令出閣讀書。卿等無過慮。尋召皇長子立榻右。帝手執之。時行等熟視良久。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宜早定大計。帝曰。朕知之。○更定宗藩事例。始聽無爵者得自便。○十九年。享太廟。是後廟祀皆遣代。○諭廷臣。國是紛紜。致大臣爭欲乞身。此後有肆行誣衊者重治。○京營軍官譁于長安門。○二十

倭犯朝鮮

年倭犯朝鮮陷王京國王李昖奔義州求救〇二十一年鄭貴妃寵幸生子常洵故儲位久不定王錫爵密奏甚懼帝曰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故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俟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之耳今嫡子未生而長子年已十二豈容懸待況陛下舊日原無待嫡之說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于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于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有十

復建文年號

中官開礦

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令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李如松救朝鮮。倭遁。夤遣小西飛請款。○二十三年。詔復建文年號。○大學士趙志臯等請發留中章奏不報。○二十四年。復議封倭。○始遣中官開礦于畿内。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陜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羣臣屢諫不聽。○倭平秀吉不受封。復侵朝鮮。○始命中官権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二十七年。劉綎麻貴分道擊倭。敗之。倭始去。以倭平詔天下。○二十九年。立皇長子

獲妖書

爲皇太子○三十一年法司閣臣屢請熱審不報○獲妖書言帝欲易太子指斥鄭貴妃詔五城大索中外危疑帝召見太子于啟祥宮諭曰無恐此必逆惡揑造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訓諭一冊賜太子後得皦生光者磔之獄乃解○三十二年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羣臣伏文華門疏請修舉實政降旨切責○三十三年鳳陽大風雨毀陵殿神座○三十四年大學士請補六部大僚不報○三十三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俟命不宜聽其自

劾東林講學諸人

云。不報。○閣臣葉向高上疏言天下治亂不于其形。于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鬭。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跖朝夷。可勝道哉。請發羣臣相攻諸疏。公論是非。以肅人心。不報。○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是後尚書趙世卿孫丕揚孫瑋趙煥閣臣李廷機皆拜疏自去。○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東林講

二十餘年不見大臣
張差梃擊

學諸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臣益相攻擊。○四十年。南京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不報。○四十年。福王常洵始就國。○四十三年。薊州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太子奏下刑部。獄主事王之宷揭言張差獄情。事復連鄭貴妃內璫。帝命戮差于市。斃內璫二人于禁中。梃擊之案。從此始。尋召廷臣入見。帝問太子曰。汝有何語。太子曰。獄已具。不必株連。帝因宣示羣臣曰。我父子何如親愛。而外庭妄添議論耶。

楊鎬四路喪師

○四十六年。我
大清兵克撫順城。命楊鎬經略遼東。○四十七年。楊鎬大舉誓師。分四路出塞。杜松遇我
大清兵于吉林崖。戰死。馬林敗于飛芬山。復敗沒。劉綎接戰。克營寨十餘。恃勇深入。至阿布達里岡。遇伏重圍夾擊。綎不支。遂沒于陣。獨李如柏以經畧令班師。護全。報至。舉朝喪氣。逮鎬。以熊廷弼代之。廷臣請增兵發餉。覩朝行政。皆不報。○四十八年。帝崩。年五十八。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子。號泰昌。在位一月。

贈劉綎。秩立廟祀之。廕

李可灼紅丸

請選侍移宮

其後。遣使祭陣亡將士。○再發帑金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患痢甚。召大學士方從哲等入見。命皇長子出見。冊封李選侍為貴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夜崩。年三十有九。熹宗即位。從廷臣議。改萬歷四十八年八月後為泰昌元年。

熹宗悊皇帝 名由校。光宗子。號天啟。在位七年。 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周嘉謨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御史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己卯選侍移

請逐客氏斬忠賢

仁壽殿。庚辰。卽皇帝位。○蔭太監魏忠賢初名進忠兄錦衣衛千戶。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官其子。忠賢。河間肅寧人。少黠慧無藉。與諸少年博。多負。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因自宮。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客氏定興民侯二妻。年十八入宮。與忠賢私通。上卽位。御史方震孺請逐客氏。斬忠賢。帝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太監王安鞫問。安詰責令自新。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忠賢嫉安。嗾給事霍維華劾之。客氏從中附和。遂矯旨革安職。逼

令自裁。安既死。而忠賢益無忌憚矣。○命袁應泰代熊廷弼經畧遼東○方從哲致仕。○元年。御史王心一。請罷客氏香火土田魏忠賢陵工敘錄。不報。時上以客氏保護聖躬。給護○香火田二十頃。魏忠賢侍衛有功。入陵工敘錄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戍籍。○我

大清兵取遼陽。經畧袁應泰死之。京師戒嚴。○命熊廷弼經畧遼東。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殺巡撫徐可求。據重慶。分兵陷合江納溪等。圍成都。○御史周宗建請出客氏于外。不聽。倪思輝

謫周宗建

舉內操

朱欽相等相繼言俱謫外任○以熊廷弼王化貞屢

議戰守不合遣使宣諭○二年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將羅一貴死之總兵劉渠祁秉忠敗

沒王化貞走閭陽與熊廷弼等俱入關○永寧賊將

羅乾象約降與官軍共擊賊成都圍解○孫承宗人

閣預機務○命王在晉經略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舉內操鉦鼓聲喧闐宮禁御史劉之鳳疏諫畧云虎

符重兵何可授于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

能束縛就擒乎時李應昇黃尊素等繼之皆切責○

擒白蓮賊

忠賢二十四大罪

錄方孝孺遺嗣予祭葬及謚○山東白蓮賊徐鴻儒反攻陷州邑命總兵楊肇基帥兵討擒之○命孫承宗督理薊遼軍務○封皇弟由檢為信王○三年顧秉謙魏廣微俱入閣預機務○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成妃李氏俱譖死復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魏忠賢總督東廠○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畧云忠賢一市井無賴人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票擬託閣臣

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皆嗾之使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㴶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必不容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

人莫重廷推太宰少宰所推皆黜陪貳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稍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托病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得封忠賢以抗不附已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然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遶殿

流虹之祥。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忠賢與奉聖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王安護持先帝青宮四十年。皇上受命擁護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是不但仇王安。實仇先帝之老奴。大罪十一。獎賞祠額要挾無窮。近又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儗陵寢而已。大罪十二。廕中書廕錦衣如魏良弼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用立枷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拔陷皇親也。拔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若

非閹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生員
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致之死趙
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伍思敬等以
侵占牧地細事徑致囹穽草菅士命大罪十六科臣
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在工言工忠賢擅停其陞遷
大罪十七鎮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
忠賢以不善鍛錬竟令削籍大罪十八科臣魏大中
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忽傳詰責煌煌天語朝夕紛
更令天下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自忠賢受事

東廠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投罟設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大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之家大罪二十一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淸塵墊道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疏入忠賢亦惴惴不得已泣

毀東林書院

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廣微素結忠賢次日下漣疏切責之南北諸臣等劾忠賢者相繼不下百餘疏皆不納○杖殺工部郎中萬燝逮杖御史林汝翥燝管寶泉局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至是復疏劾之忠賢矯旨令羣閹至燝寓捽之而出及至闕命立斃杖下林汝翥閣臣葉向高鄉人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忽中旨逮汝翥被杖幾斃向高疏奏不聽遂致仕○削楊漣左光斗籍○五年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初呈秀以

讞汪文言獄

貪污爲都御史高攀龍所糾。乃賂忠賢願爲子。遂出中旨免勘起用。○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愼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誣以受熊廷弼賄。指汪文言爲証。○讞汪文言獄。逮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下鎭撫司獄。相繼死獄中。○熊廷弼下獄。魏忠賢以其所攜遼東圖畫。指爲妖書以獻。特寘重辟。棄市傳首九邊。○榜東林黨人姓名。頒示天下。崔呈秀授忠賢黨

修三朝要典

人姓名。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等。次列孫鼎相徐良彥等。名曰天鑒錄。又有同志錄。點將錄。一時正人羅織殆盡。○起用阮大鋮等十一人○六年。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輯成書。○我大清兵圍寧遠。參政袁崇煥固守。圍解。以袁崇煥爲僉都御史。專理軍務。○逮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主事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手繕遺

衆怒叢毆緹騎

疏自投池中死順昌吳人士民素敬順昌緹騎至一郡沸然順昌囚服出門擁送者不下數千人赴巡撫署愬其疏救巡撫毛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市人顏佩韋等前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衆怒叢毆緹騎立斃一人順昌潛行就獄與起元等先後拷掠並死獄中○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大學士丁紹軾等諫不聽○論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袁崇煥巡撫遼東山海○浙撫潘汝楨請建魏

免逮死諸臣贓

忠賢生祠。許之。嗣是建祠幾徧天下。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進魏忠賢爵上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予魏良卿鐵券○七年。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生祠于太學傍。歲祀如孔子○帝不豫。遺詔以信王嗣位。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寄大事。封忠賢姪良棟為東安侯。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封信王。號崇禎。在位十七年。安置魏忠賢于鳳陽。自縊死。尋戮其屍○撤各邊鎮守內臣○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魏良卿客氏子侯

日御文華殿
陝西流賊大起

國興俱伏誅。○元年。命袁崇煥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燬三朝要典○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海
寇鄭芝龍降○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
議政○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賞諸部飢告糴不
許陝西飢民苦加派流賊大起米脂人李自成往投
焉分掠鄜州延安○二年。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
等○皇長子慈烺生○裁驛站○流賊犯三水遊擊
高從龍戰沒○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文龍請餉
崇煥專主款惡文龍乃決計斬之○總兵侯良柱擊

斬奢崇明水西賊平○我
大淸兵入遵化薄德勝門京師戒嚴徵天下鎭巡官勤王
袁崇煥入援召見平臺責以逗留罪下獄○順天府
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庶幾太平可致然不
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亟亟于近功者非遼事
乎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
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于小利
者理財也民力已竭而有司以掊克爲循良以催科
爲殿最赤子無寧歲矣其後國事大壞盡如宗周言

○以周延儒爲大學士預機務○三年○禁抄傳邊報○延綏甘肅兵潰西去與羣寇合○立皇長子慈烺爲皇太子○流賊犯山西陷蒲縣○流賊王嘉允陷府谷延綏賊張獻忠聚衆應之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敗賊張獻忠于清澗○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敗績賊陷寗塞○殺袁崇煥○進温體仁大學士預機務○四年○總督楊鶴招撫流賊于寗州羣賊僞降尋復叛陷甘泉○曹文詔擊賊于河曲王嘉允敗死王承恩敗賊于鄜州降賊首上天龍賀虎臣斬賊

內臣監兵

得人不能用

劉六于慶陽○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內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不聽召對廷臣復語及內臣帝曰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登州遊擊孔有德率師援遼次吳橋反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屠新城○流賊羅汝才犯山西是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盜賊益熾○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以謇諤承貶劉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貞者

華允誠劾溫體仁

○五年孔有德連陷山東州郡。命侍郎劉宇烈討之。孔有德僞降。誘執登萊巡撫謝槤。○陝西賊入山西連陷大寧澤州。分部走河北。犯懷慶。陷修武。○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劾溫體仁。上切責之。○六年。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副將左良玉破賊于涉縣。賊走林縣山中。飢民爭附之。○命曹文詔諸將限三月平賊。左良玉勦河南賊。曹文詔敗賊于濟源。又敗之于懷慶。尋改曹文詔鎮大同。賊遂渡河連陷澠池伊陽盧氏。分犯南陽汝寧。遂逼湖廣。○孔

有德及其黨耿仲明等航海降于我
大清○太監張彝憲請催逋賦一千七萬餘兩給事范淑
泰諫不聽○七年廣鹿島副將尚可喜降于我
大清○設山陜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專辦賊以延綏巡撫
陳奇瑜爲之○總兵張應昌渡河敗賊于靈寶賊自
鄖陽渡漢犯褒陽連陷紫陽平利自河南入四川陷
夔州大寧諸縣俱失守自四川走湖廣副將楊世恩
追敗之于石河口復自湖廣走盧氏靈寶總督陳奇
瑜鄖撫盧象昇會師于上津勦湖廣賊張獻忠流入

李自成詐降

漢南官軍圍高迎祥李自成諸賊于興安之車箱峽。會大雨兩月賊食盡自成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縱出險即大譟盡屠所過七州縣而他賊數萬又會之賊勢愈張逮陳奇瑜下獄。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詔陳洪範守居庸丁魁楚守紫荆雁門。我

大清兵克保安沿邊諸城堡多不守遣總兵尤世威等援邊總督張宗衡節制各鎮援兵。我

大清兵克萬全左衞旋師出塞。李自成圍賀人龍于隴

李自成竄入終南山

溫體仁庸奸誤國

賊十三家

州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以賊聚陝西詔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李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陝州分犯湖廣河南○八年主事賀王盛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張獻忠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陷鳳陽焚皇陵樓殿留守朱國相等戰死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總督楊一鵬棄市援兵至鳳陽獻忠東圍廬州陷江北十餘州縣復走漢中還河南○命洪承疇出關討賊李自成大會諸賊于滎陽共十三家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

自成復與獻忠合

下詔罪己

九條龍順天王七十二營分道距官兵總兵鄧玘曹文詔遇敗之洪承疇會師于汝州分部諸將防豫楚要害曹文詔追賊至眞寧遇伏力戰死會自成與獻忠不協自成偕迎祥西趨歸德復入陝西陷咸陽獻忠東下廬州○命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洪承疇敗賊于闕山鎭李自成東走復與張獻忠合總兵祖寬破賊于汝州會象昇共敗李自成于確山左良玉敗賊于閿鄉老回回諸賊自河南犯陜西承疇敗之于臨潼○帝下詔罪已避居武

倪元璐奏免逋賦

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撤監視總理內官惟京營及關寧如故○鄭芝龍擊敗海賊劉香香自殺衆悉降尋授芝龍總兵○戶部尚書侯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倪元璐奏免逋賦畧云盜賊之禍震及祖陵下詔罪已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一應逋賦宜與蠲除雜解改從折色于下誠益于上無損及今不圖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九年張獻忠圍滁州盧象昇祖寬大敗賊于朱龍橋○以淮安武舉

政府覘上意

推自成爲闖王

陳啓新爲給事中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覘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跪正陽門太監曹化淳聞于上立致省垣啓新既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盧象昇勦河南賊高迎祥李自成分部入陝西餘賊自光化走湖廣陝撫孫傳庭擊擒賊首高迎祥于盩厔送京師伏誅賊黨推自成爲闖王洪承疇敗賊于隴州賊走慶陽鳳翔○張獻忠犯襄陽

○我

大淸兵入昌平寶坻連下近畿州縣命尚書張鳳翼督諸

鎮援兵改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侍郎劉宗周以論內臣及大學士溫體仁削籍畧曰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于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寖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悉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

于是難爲首揆溫體仁解矣。〇十年。老回回諸賊趨江北。張獻忠羅汝才自襄陽犯安慶。南京大震。左良玉等合兵援之。大破賊。賊走潛山之天王古寨。巡撫張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尋北去。賊乃復出太湖。連蘄黃。敗官軍于豐家店。會援兵至。復破賊。賊皆遁。獻忠入湖廣。命總督熊文燦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駐鄖陽討賊。〇李自成自秦州犯四川。陷昭化劍州等十餘州縣。進攻成都。七日不克。溫體仁罷。體仁性忌刻殘忍。佐政以來。漫無經畫。惟斤斤自

體仁斤斤自守

加派輸納事例

李自成竄商洛山中

張獻忠偽降

守。不殖貨賄。故上信之。是年朝鮮降于我

大清。工部尚書劉遵憲上加派輸納事例。詔求直言

清刑獄。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方求言而建言者輒

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上不懌。十一年。洪承疇敗

賊于梓潼。又敗之于潼關南原。自成盡亡其卒。竄伏

商洛山中。獻忠爲左良玉前鋒羅岱射中額。病創

甚。適總理熊文燦刊檄撫賊。獻忠乃偽降。文燦受之

獻忠仍據穀城。楊嗣昌入閣預機務。賊羅汝才

以戰敗乞降。我

論楊嗣昌奪情

張獻忠復叛

大清兵入牆子嶺。盧象昇入援。旋敗于鉅鹿。死之。○黃道周以論楊嗣昌奪情。謫外。○十二年。我

大清兵入濟南。執德王由樞。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進。劉宇亮罷。○張獻忠叛于穀城。羅汝才等起兵應之。十三家降賊一時並叛。隳穀城。陷房縣。左良玉擊之。敗績于羅睺山。羅岱死之。○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嗣昌誓師襄陽。左良玉爲平賊將軍。專力勦獻忠。○十三年。總督鄭崇儉大破張獻忠于瑪瑙山。

自成卜于神

擒獻忠妻妾獻忠率千餘騎竄歸興山中○羅汝才犯夔州石柱女官秦良玉連戰卻之總兵柳應元等又破之于興山汝才走巫山與張獻忠合尋陷大昌劍州棉州瀘州北渡走漢川復自巴至開縣○官軍圍自成于巴西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自成卜于神吉軍中壯士多從之乃輕騎由鄖均走河南飢民從者數萬連陷宜陽永寧殺萬安王采𨰿陷偃師勢大熾○十四年總兵官猛如虎追張獻忠及于開縣之黃陵城賊遂東下陷襄陽襄王翊銘貴陽

獻忠投自成

射中自成目

王常法。並遇害。等陷河南州縣。羣盜附者萬計。左良玉追敗之信陽。獻忠東奔。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投自成。羅汝才與五百騎糾土賊一斗穀等。衆復盛。○李自成得李信牛金星宋獻策等。說自成以所掠財物賑飢民。從者益衆。正月攻河南城。陷福王常洵遇害。前尚書呂維祺死之。遂移攻開封。周王聞賊至。發庫金募死士。與御史高明衡等固守。自成解圍去。連陷葉縣洧川許州并南陽等十四城。再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周延儒賀

決河灌開封

逢聖復入關○我
大清兵攻錦州洪承疇來援駐師松山戰敗總兵吳三桂
王樸自松山遁諸軍夜潰○十五年孫傳庭督京軍救
開封總兵楊文岳援開封賊解去南陷西華睢州歸
德府數十郡縣悉殘毀復攻開封諸援軍皆屯河北
不敢進賊決河灌城城潰士民溺死者無算得脫者
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
萬餘乃拔營西南去自成收羣賊連營五百餘里再
屠南陽攻汝寧由確山陷襄陽據之分兵陷荊州焚

勳臣分守九門

獻陵○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大敗張獻忠于潛山○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祖大壽以錦州降巡撫邱民仰等死之十一月

大清兵分道入塞克薊州畿南郡邑多不守趨曹濮山東州縣相繼下○帝下詔罪已命勳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徵諸鎮入援○十六年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我

大清兵北歸戰于螺山八鎮兵皆潰○魏藻德入閣預機

務周延儒罷○張獻忠陷漢陽執楚王華奎籠而沈
諸江遂僭號改武昌爲天授府蘄黃等二十一州縣
俱附左良玉兵復西上僞官吏多被擒獻忠懼復陷
岳州趨長沙巡撫劉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尋破
又走永州廣西賊遂東犯江西決策入川○李自成
陷承天府殺羅汝才并其衆陷潼關尋陷西安執秦
王存樞連陷延安鳳翔榆林陝西地悉歸自成又遣
賊渡河陷平陽詔以余應桂總督三邊討賊然全陝
已沒不能進初自成據襄陽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

李自成稱王

改襄陽曰襄京。置僞官。及是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京師大疫。○周延儒有罪賜死。○十七年。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幸正陽門樓餞李建泰出師。○張獻忠入四川。○自成渡河。破汾州。陷太原。執晉王存桂。北徇忻代。由柳溝逼居庸。○詔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戰守事宜。李邦華等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聽。封總兵官吳三桂左良玉唐通黃得功俱爲伯。徵諸鎭兵入援。命唐通內臣杜之秩守居庸關。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李自成至宣府。太監杜勳杜之秩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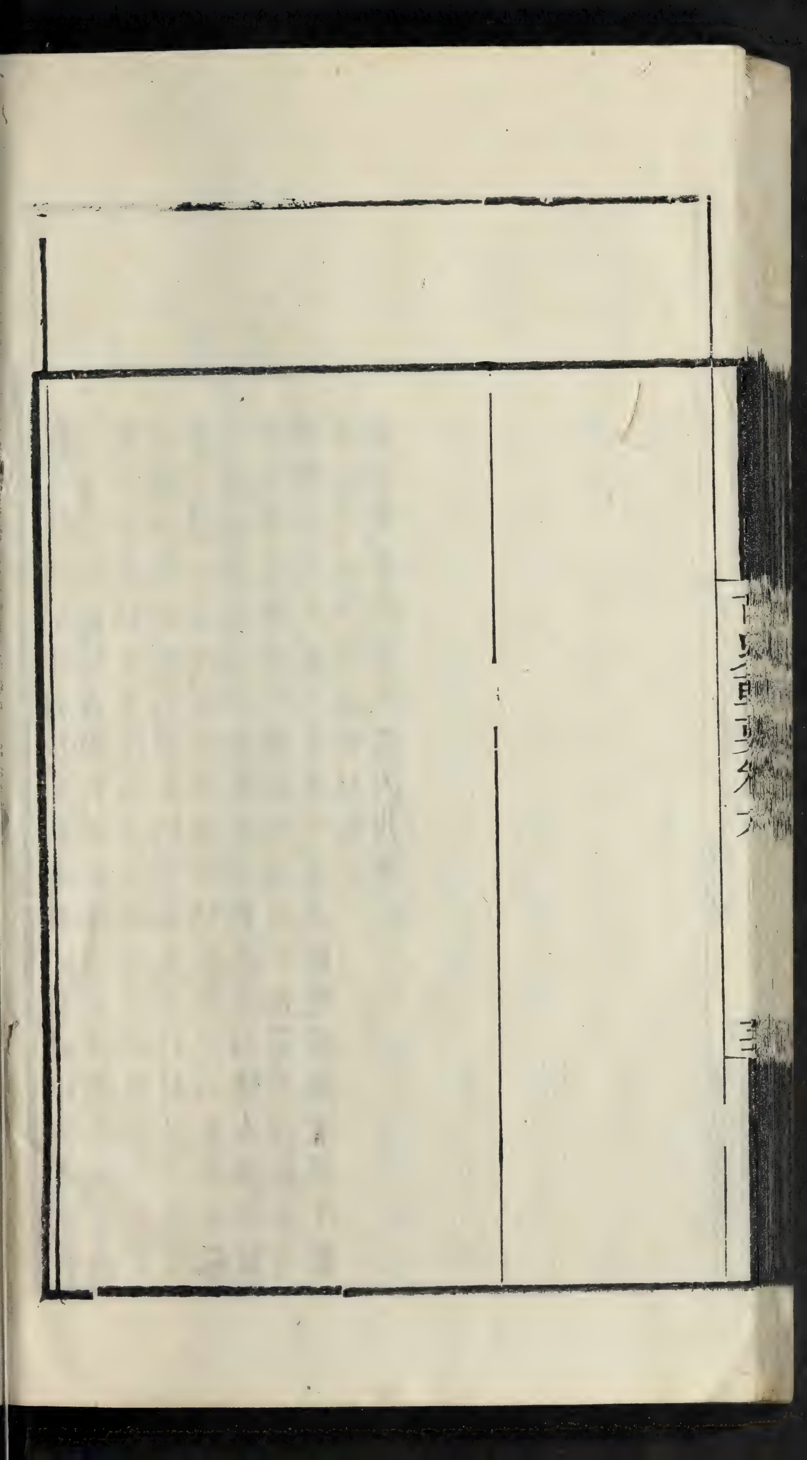
曹化淳啟彰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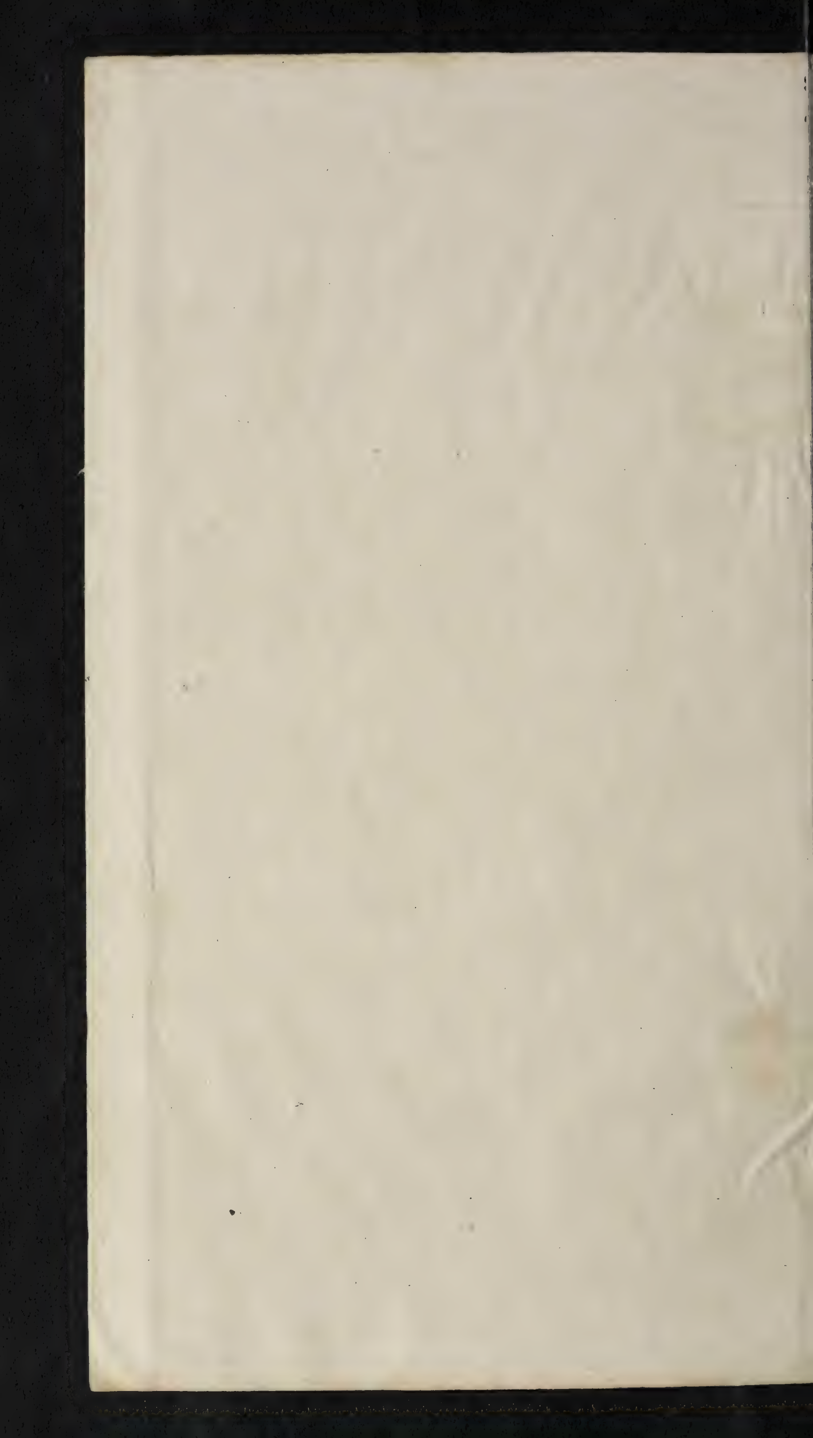
兵唐通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犯京師京營兵潰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皇城不守帝崩于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為遺詔皇后周氏先一日崩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賊遷帝后梓宮于昌平昌平人啓田貴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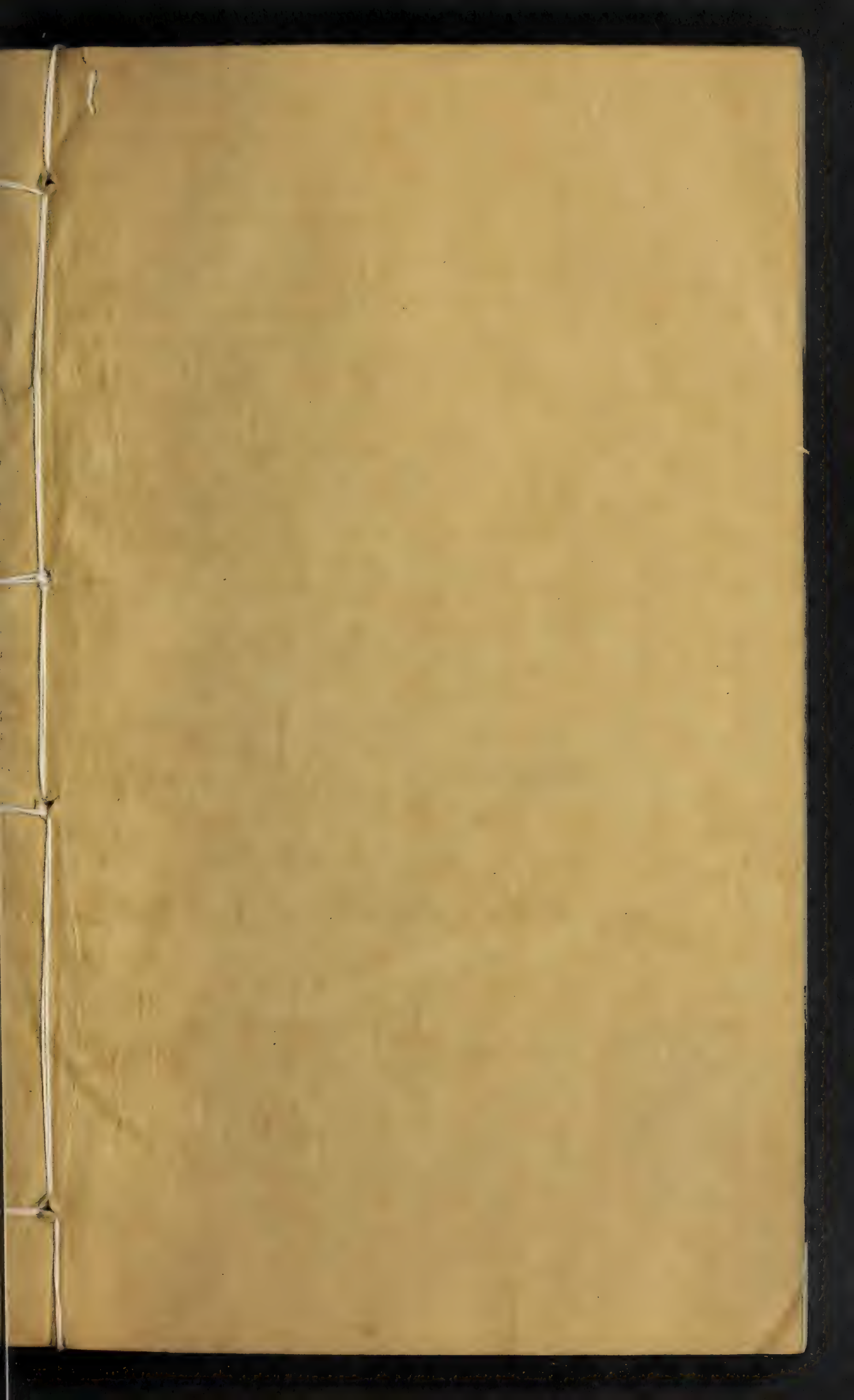
大清破賊於山海關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自成復奔還京師大掠西走五月二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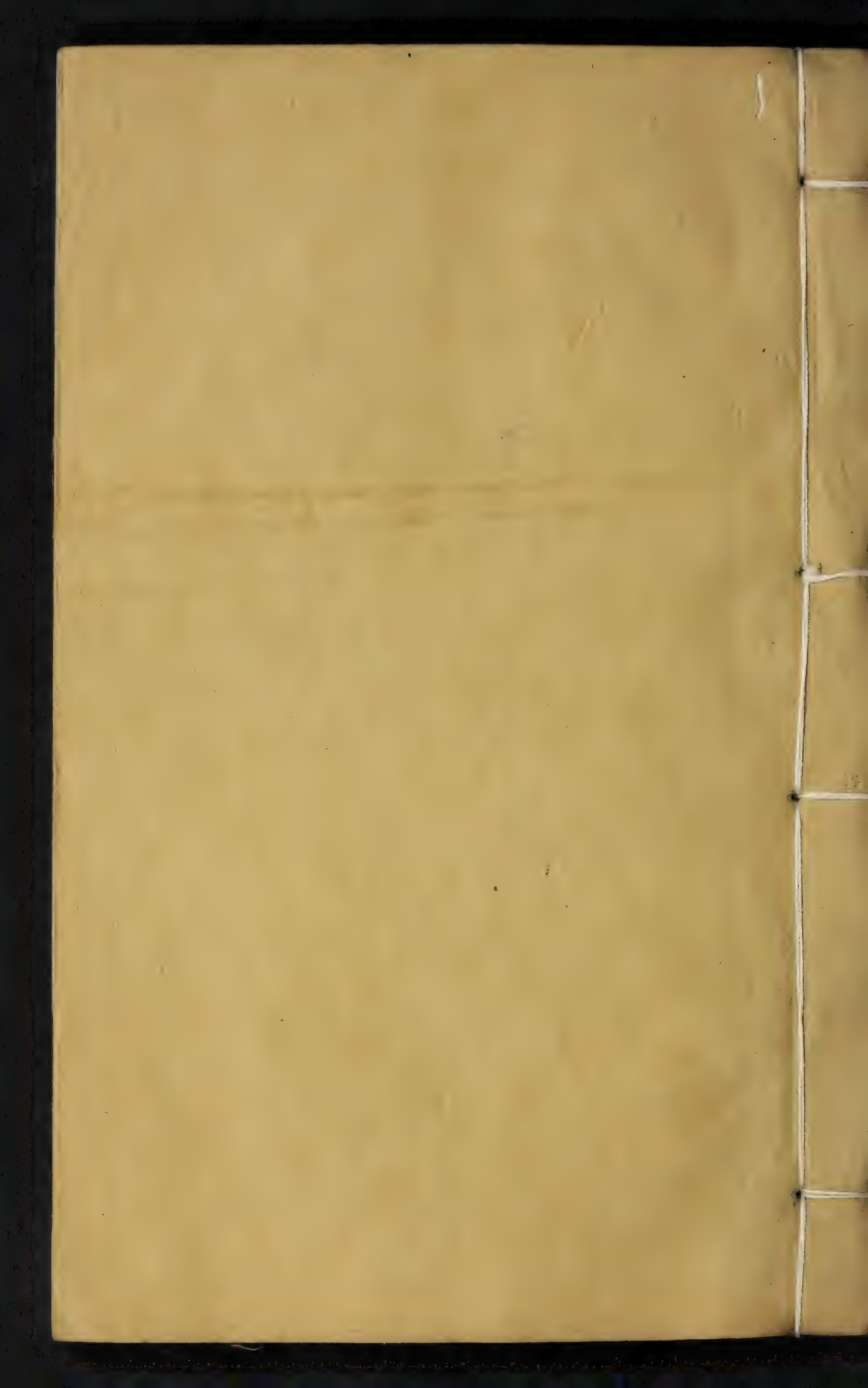
大清兵入京師下令安輯百姓為帝后發喪以帝禮改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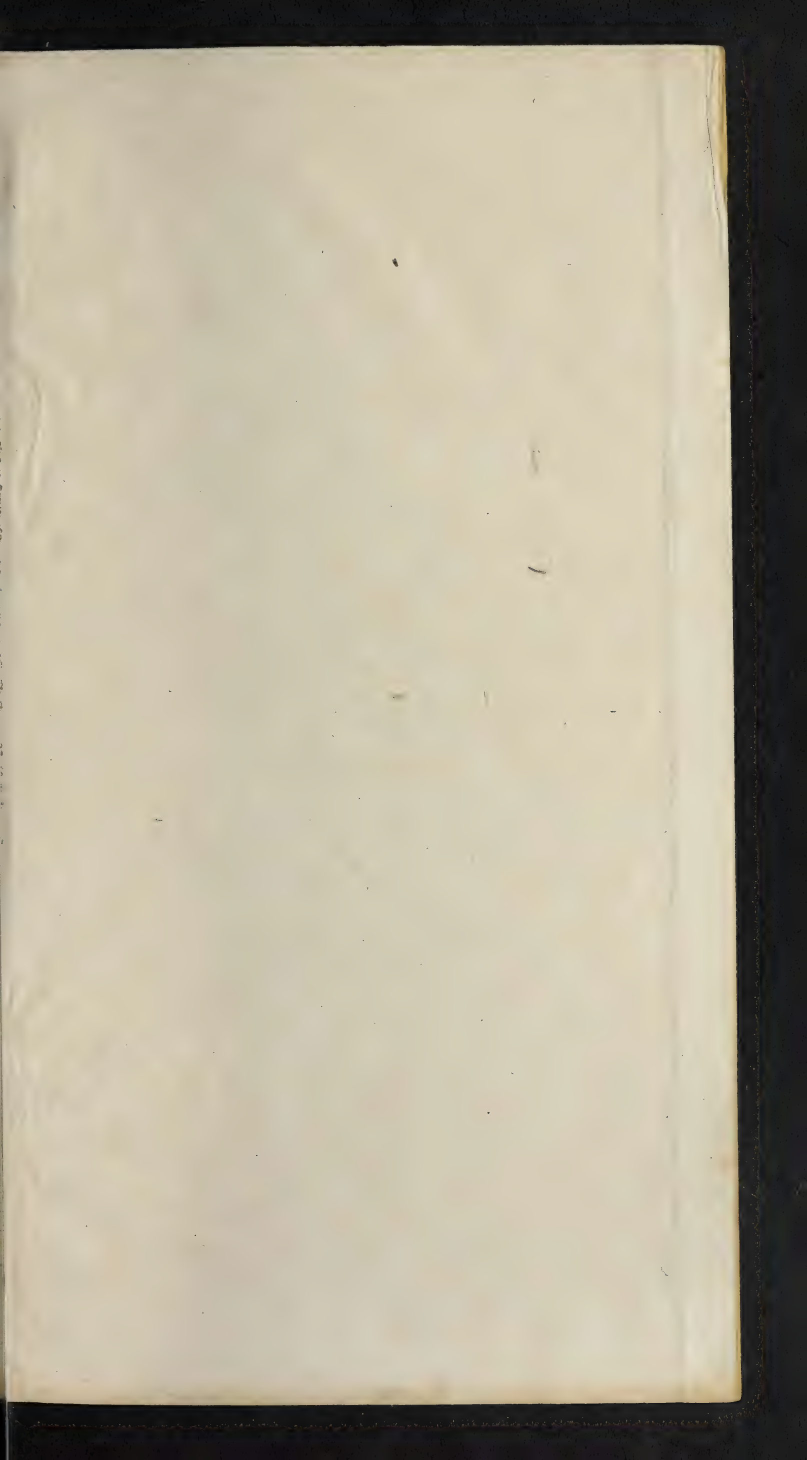
議諡號。遣將追自成。與戰連破之。自成中流矢。鳩合潰散。歸西安。我兵攻拔之。自成復走武昌。爲我兵所迫。部衆多降。自成走延寧。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畧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擊之。腦中鉏死。獲自成從父僞侯斬之。○是年張獻忠據成都。僭僞位。分屠各州縣。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川中民盡。乃謀窺長安率衆出川北。我兵至漢中。獻忠曉行猝遇我兵于鳳皇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我兵禽斬之。賊黨潰入川南











道光丁未鐫

史記短長

海山仙館叢書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書

史記短長

道光丁亥鐫

史記短長說集

先藻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惟恐闕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繹泉磊泉二公更廣蒐羣籍集其大成爲評林一書王弇洲所謂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瓌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龍灣以二公不錄其評爲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歷甲戌至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久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軼之故爲世所罕覯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

傳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氷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弇洲疑為戰國逸策又疑為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定論也余觀寒泉子之教荆卿建成侯之飾四皓事詭而識超謀譎而論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為之則其為戰國逸策而漢士增益其説無疑也余獨異許林之成在萬歷丙子氷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耶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吳興凌鳴喈覺甫氏識於

東林講舍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袠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勞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

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雎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詩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

陳以夏徵舒僇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蹢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盭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嫥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

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彊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爲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爲其鈞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酖而其鈞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項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羣臣而命之監曰醉酒解
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
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
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
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檇李役也王夫差因以
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
之臺而弗誅也爲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晝

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驕謬也夫函闕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

王面赤趣罷獄

芊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惲日夜不忘嚙齕稷異日安能頫首而事之今惲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恩大臣之以遠證

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爲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爽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爲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猱若蠻又若㑌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卽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踰月不敗者爲蠱百狀與紈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

也居歲餘而蜀侯煇以山川之胙來致餕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卽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寃惲獨不寃使司馬錯賜之劒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衡也夫天下之精爲從

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爲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爲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爰筄燼簃折枽腐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齎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

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
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宴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
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
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
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
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覩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爲貨乎信陵
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爲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
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

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齎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患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

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爲燕謀齊也燕師衂騎劫破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爲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煖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圉之役以爲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

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煖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胥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胥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

曰四何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加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日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日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闘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爲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煖乃使以二乘

爲秦裝也者而閒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爲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怦怦焉恩辱其社稷以爲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爲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

使客薑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
謂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
曰不知也薑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爲
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
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
士與齊故臣犓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
維之東奄姑攝以爲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爲外疆
以界齊江漢之豬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口
口口口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

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爲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

以購孟嘗君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爲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爲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

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鬬亦死降亦死等死鬬什伍乎而秦之彊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劒石也劒雖利不鈌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覰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覰在燕者也胡以不覰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夫燕收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收趙卽勝之是瘠趙

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卽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卽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鄗伐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劒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

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僇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畧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

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臧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爲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爲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内主而庶長壯

方𣗥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躪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國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

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齕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夫羣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羣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攊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師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爲長進退之節孰爲之金鼓也利孰

行賓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偏拜以謝為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長以堅嘗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四躪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齕柳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間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爲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恆以爲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爲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恆以爲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爲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

其不可也爲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内毋使崤函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支信倿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

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施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纖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泠鼓鬐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爲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鱠龍則無異於讐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爲吾之爲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薊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肯

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爲人䗬目長準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不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虓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揕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爲狐狸鼸鼫之暴也恩豹牙而貙爪者逐之貙豹因是以齮齕人思又爲狻麑若駿逐之狻麑駿因是以齮

齕人甚毒發矢巧中弃三尺之童得而餔餟之諸國
貙豹也秦則狻麑駿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
賞罰也此欲得所爲得之其蜂目長準鷙鳥膺豺聲
少恩而虎狼心爲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
得所欲爲得之能無從與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
挑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爲
得之爲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
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蚤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
秋寄息者也

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筴之十一夫秦

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并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閒為曹沬所為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沬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

掌而因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虓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蠆毒其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寛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寳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寳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躪其西北以重金寳狥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

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刼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斮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鏤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

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愳而輂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

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攖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駃騠百足槖馳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也曰衛蕞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邪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爲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咈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

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爲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旣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

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縻膏血而奉之又其以
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臾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
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賈
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
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紬
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
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
賓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

矣然而車裂於澠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筮冢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櫝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蹻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郄而杜門蔡入而碎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

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
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
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
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
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
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
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
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

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粱肉獨不念松栢之間餓者乎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爲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弔也恠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僇咸陽十公主矺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爲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爲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衞若螘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

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史記短長說卷上終

番禺孟鴻光校

史記短長說卷下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楚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捶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背王關中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擅甲焉不佞亡臣之

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
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
北爲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
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
人二十萬人之爲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
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爲武
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
爲武信君報也者則爲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剚
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

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衞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躭躭焉而計其隙卽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擅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衷短衣而環侍卽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八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伻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爲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爲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侯王而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嘗敵而北肆兵

而歸重於秦儼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鷙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藺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

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間曰牧爲壽捍匕首行弒也
趙王信之而洊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爲
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
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恩亡欲從后勝
爲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
王建餓於松栢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
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
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
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爲敵間如伯者此全蠹也雖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淫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淸水澡之以卵祓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請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跽曰下走愚不識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

爲筴誰[illegible]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愎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忍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剸項刲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

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
益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僇秦
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僇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
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
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
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
而皆以鬬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
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内外若朝宫者大而不可
訓其離宫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

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
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
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借而
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
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
而遷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
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
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
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

且爲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眞盜乎抑有以受乎
君王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亞父不能答
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齃膝攣淚
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爲王媾楚
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
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
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
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耆而將韓信王曰善子

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聲若霆霓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乃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爲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爲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爲大王罪曰弑君而愚

天下鼎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爲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毋以爲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捍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毋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

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爲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
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
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斂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
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
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
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
以干天伐惟我兩軍迫於兗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
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帥羣盜而請敀行爰錫

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醬寡人以奸而距嶢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閉不內寡人以爲討實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芓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刼五國東刃獨德飭撫浮譖忓皒寡人簣鼓其下嬴秦爲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實諸侯

王吏民意也秦鏊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痗胸疾首鬱爲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僇惟羲帝之暴終以侍衞不處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濵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刼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掄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爲鬼爲蜮爲蝝爲螟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申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憸壬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

父不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舊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傴而前弔曰嗟夫大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狥魏下昌邑絶楚糧道間給軍食

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
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宴然南面稱孤
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
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
王翻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爲漢而來也者漢焉
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
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
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
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絶也彭王嚄唶不忍辭也後竟

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到也騎無詭謂曰請爲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麾不南向焉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爲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决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

也讐德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郤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耿耿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受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

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交亦足
以藏鍾離將軍而無臺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爲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
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
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貫大王次
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雁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
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
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擊鄗離
之說而爲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

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會兵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爲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爲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爲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爲淮南王功也

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酇侯曰相國來帝討叛孫托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酇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寄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蹙項之勁也而中廢意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磺盎而爲君先酇侯曰臣聞之決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懇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酇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

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酇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憊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戹家侍環衞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歎曰老婦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酇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爲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冐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冐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飾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摘之以死

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收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矣辭桿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爲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乎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羣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
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
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衞綏頫而鼓燕厲趙憚楚
靡齊膠韓魏而西脇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
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
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
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
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

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卽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卽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強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

建成侯爲太子留侯曰君故爲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疏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誖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策今策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疏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閒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四人者老矣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乎爲太子致之而見
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
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
乘以太子書謁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曰寡人之
竊竊𥨊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
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
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内傾響而慕聲且以秦
皇帝之強棰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

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埽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潁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磐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蛻臥佯懲不屬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鷙於市而曰鷂也其曰非鷂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鷂恆見而鸞不恆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閟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日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羣臣倨謂

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酇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
諛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
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壻也
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羸項之強難
爲力攻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
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
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而
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
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

請舍是而擬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斿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

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
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四齊兵不留行
陛下血濰水而蹴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
萬里之内無馬跡陛下之囷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
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粤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
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
黥布之毋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
韓彭之毋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良久久
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須之讒也舍車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爲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險辟陽侯卽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饋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愳一旦之失身以爲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傅

侯請得辭宿衞爲外臣辟陽侯必然之耳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間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傅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蚤起宴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爲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衞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爲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爲左丞相
潁陰侯爲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
尺劒誅暴秦有天下實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
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
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
僇懿親翦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
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實與聞之日委曲旁迕以濟大
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藐藐負乘祿產實蠹其牙
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

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崤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邱之起君侯實布腹心高皇帝剗羸掃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爲高皇帝耶爲吕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吕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顙隂大慚詫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瀵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吕后之人𢧵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𢧵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遠賜王冠

史論短長說卷下終

番禺孟鴻光校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唐 史 臣 韓 愈 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衞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

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
朝臣懾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
德宗崩
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

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
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
恭寛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
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
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
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
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
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三十年
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

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

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

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
輿撰諡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
旹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况大
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
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
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鄭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令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

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

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
寍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復優貸俾
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之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
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
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
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
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
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

令廷訴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
之嘗有詔免畿内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中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
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

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卷一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唐 史 臣 韓 愈 撰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中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

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

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即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

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
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戸部侍
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
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
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
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

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盡五月

唐 史 臣 韓 愈 撰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冡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寵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愼一日付爾以承祧之

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日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

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並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

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

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䘏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

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

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

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吏過失鞫不得
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
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
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
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
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是月
以襄州爲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順宗實錄卷三

南海譚瑩校

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

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

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
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
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
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
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辭而裴
垍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
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
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

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
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
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
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
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
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
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
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

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

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幷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

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

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贄爲中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

五十二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

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寍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

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而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囚

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

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宜布朕意咸使知聞上
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
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
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喧譁榮辱進
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
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
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垍
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
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

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衞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順宗實錄卷四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唐史臣韓愈撰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社稷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元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

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所司擇日行册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于子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黄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澤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邦國之風禮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

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寑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

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淩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欷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

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　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

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内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

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
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
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
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
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
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
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
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

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
二年歲次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
聖元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
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
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
道繼元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
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
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
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魏

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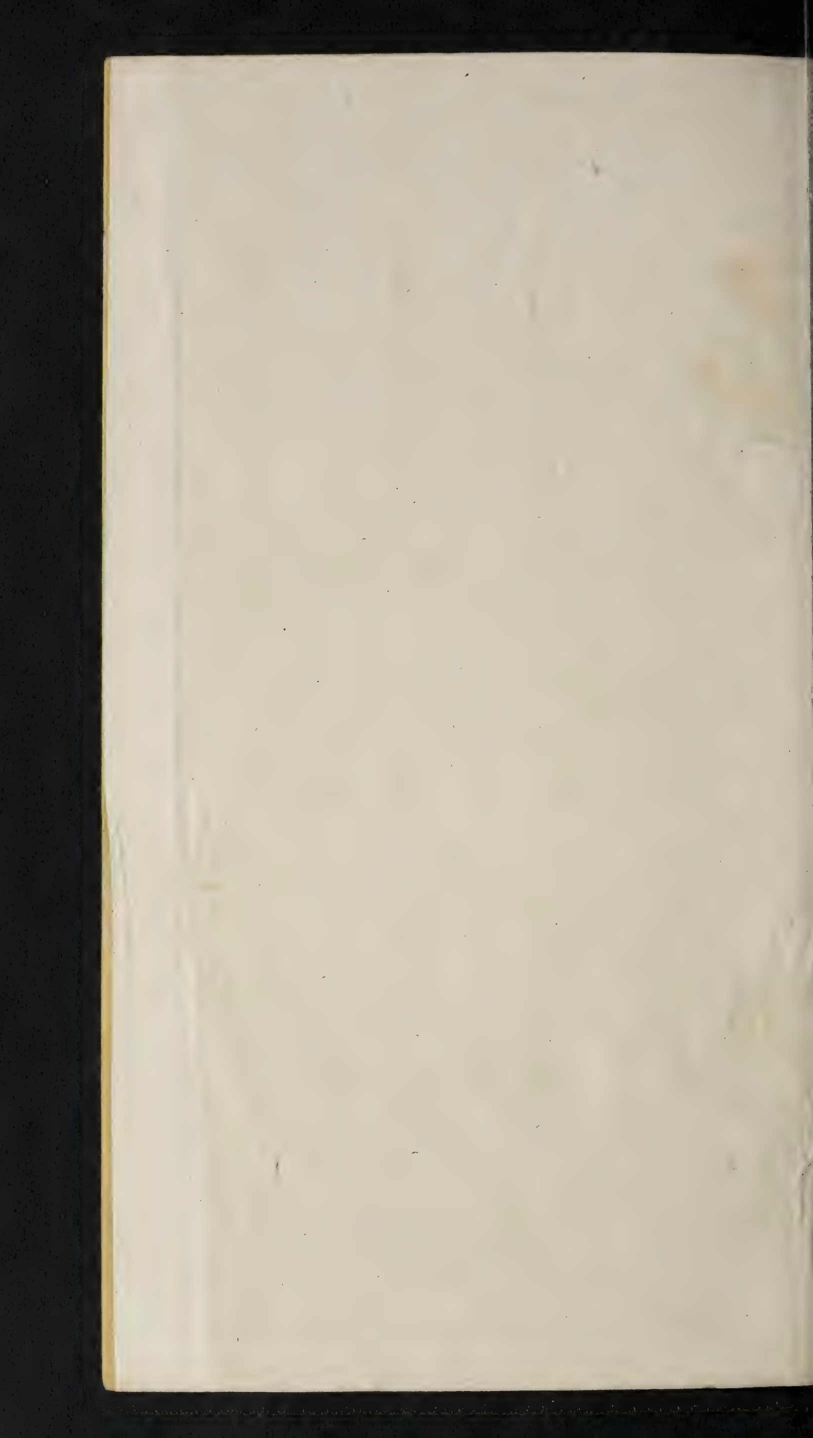
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曰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成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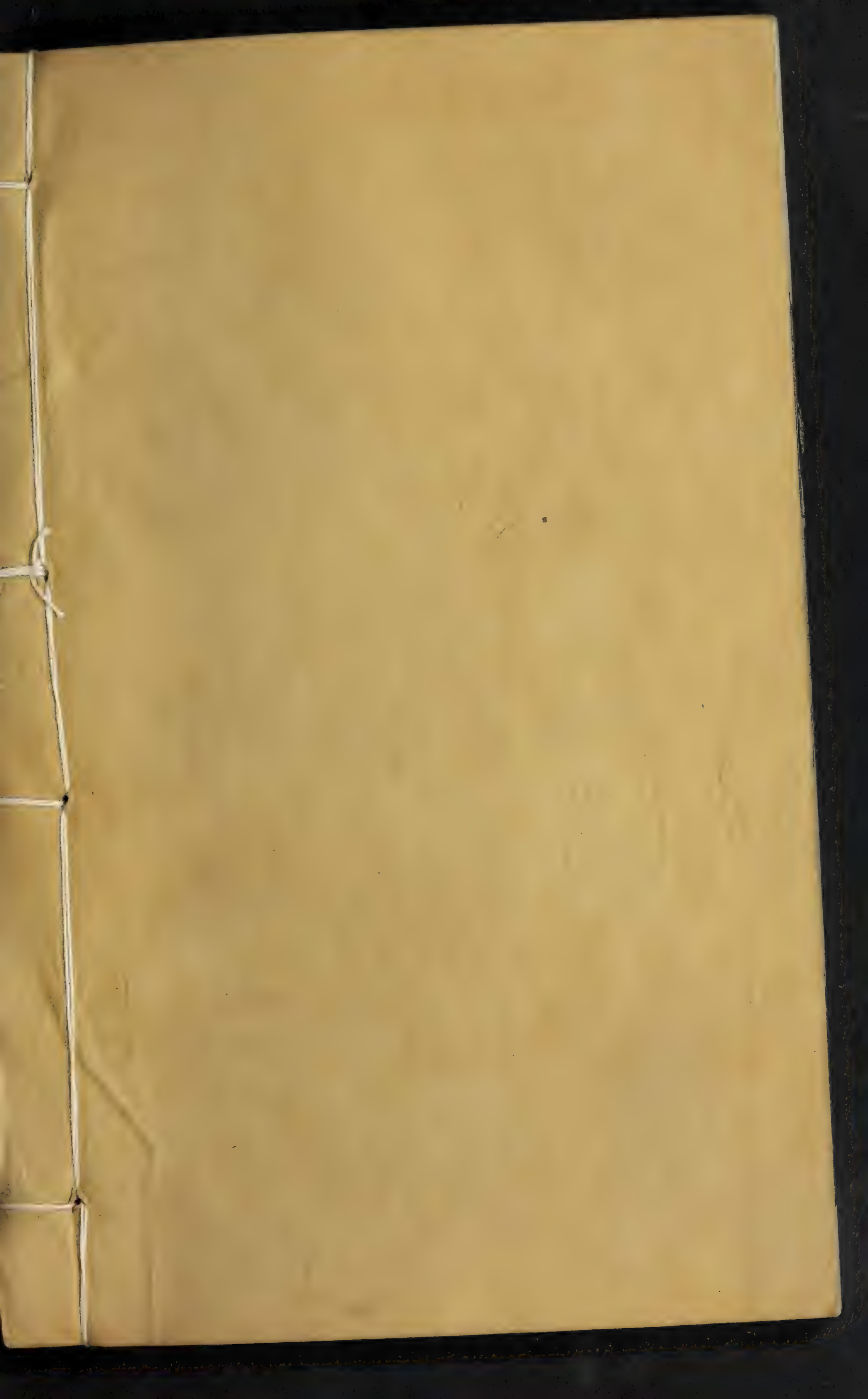
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鎭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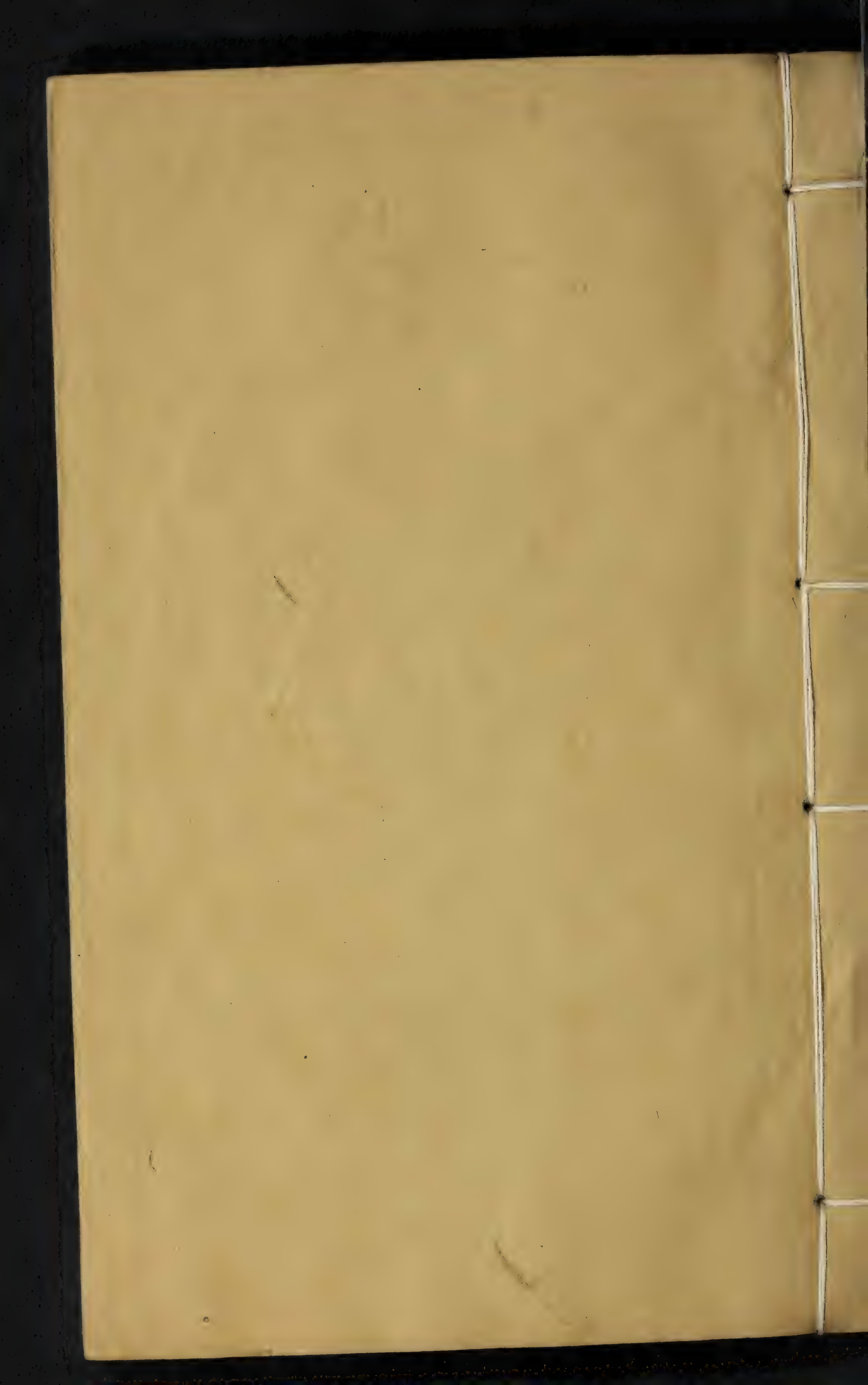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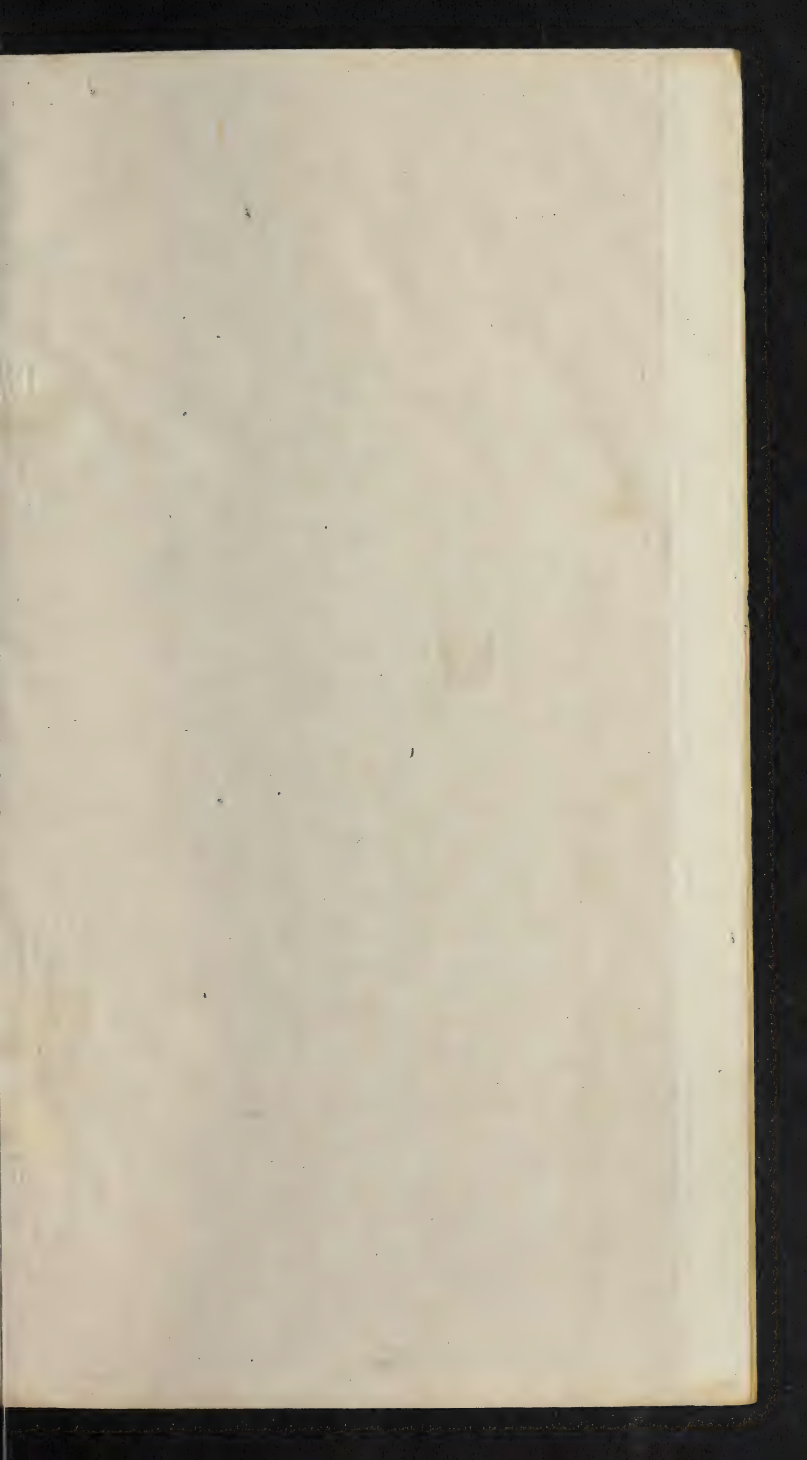
順宗實錄卷五

南海譚瑩校









道光丁未鐫

海國志

海山仙館叢書

年追尊爲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爲張顥徐溫所弑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原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嗣位十六年建吳國改唐天祐爲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己丑薨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年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睿帝名傳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昪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謚曰睿皇帝塟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祚三年

吳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爲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

之爲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核諸州誘集徒衆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衆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衆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

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龔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鍠留與其弟同館鍠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鍠時龔寢疾行密使人問龔龔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龔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龔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爲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頵陶雅俱爲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寶

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
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顏屢爲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
今衆寡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絶後而來糧若
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斃行
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
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
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鎭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
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
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

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鎭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渭果復令之鎭天祐十一年卒於鎭年五十八

陶雅

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

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功從爽鎭河陽還補廬州衡山指揮使行密據合淝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已等遷入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迥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盜許勍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鍠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頵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於行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爲事惟雅寛厚人多便之樞

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頵曰苟得池陽陶牧爲守州人孰不承命頵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爲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濛伐之頵出戰橋陷墮馬爲帳下小卒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爲滁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頵叛武多行剽刼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

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没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般阜上書請之遂遙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

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爲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黔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逮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

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澞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
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
不勞尺刀爲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
州兵出外名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
奇之光啓二年壽州張翱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
之於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
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
會選卒爲黃頭軍遷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
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

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銳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頵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爲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

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儔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靑斗山大破之遂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靑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偽北走伏軍發前返夾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

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灄口分焚樹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勍率步騎萬餘屯灄口又令荆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絶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别山汭果敗溺水死勍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頵叛襲昇州刼神福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卽袖之揚言曰鄂州向未

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逮闇順流而下頵濛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五十

臺濛

濛字頂雲廬州合淝人少為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鍠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為孫

儒敗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頵所譖降爲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頵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頵者乃

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顥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討逆往必擒顥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即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顥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顥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衆擊之顥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顥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爲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腰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於合淝行密訪以方畧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城從田頵擊張翱於褚城因入擊趙鍠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黄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黄池從李神福襲歴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燎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將所殺城中大䰩訓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毗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見據毗陵訓率

兵奄至城下可見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爲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曰毗陵大城也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温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碭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爲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爲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從軍以功授淮海游奕使

天福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為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會渡毗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李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啓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騎按槊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趙鍠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爲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蕘說遇曰公本圖反請

斬蕘以徇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閩王命遂開門委命温族之孫仁義方嬰爲人匿之而免李昪秉政以仁義爲縣令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鍠於陵陽明年金度鍠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僞與鍠通好約爲外應鍠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臥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鍠兵盛出

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壻也
鍠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
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
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
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淸淮軍節度使

秦裴

裴愼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黃鷹
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大順元
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

有虎入縣郛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襃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能獨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

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頵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爲柵

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旣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旣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

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聘貽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湓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馬珣

珣盧江人少驍勇有機畧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鎮鄖軍畢師鐸於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

用之患焉募壯士擢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爲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咸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諸將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歓

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狀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卧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第宅

劉存

存陳州人善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鍠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爲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翊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許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頃破葛從周於淠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泝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磯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爲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甠於高崗張樂命飲酒

酣鄂兵大至存以旂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仡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爲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

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鍠選武幹之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鍠爲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紿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援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

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頵破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滩水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濛圍田頵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知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爲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

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龔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啓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歛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詷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

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囘藉韁而臥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啓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者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辟爲衙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

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
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
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舁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
屋楣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
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畧淮上
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爲賞再用乘
闉而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囘當自送欵
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千餘級
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

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矟
五十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爲長矟所泛得不溺家人聞
敗飯千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
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
貞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
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
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
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
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

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寛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厨厩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陳璋

璋潁川人少横恣不覊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睘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

去僞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爲援頵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闉觀之大懼出金彩十轝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頵爲賞璋應募選饒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卽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

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還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舵工必目皆應弦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膾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荊人潭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檝待令下當

行此必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堋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鎭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潾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潾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鎭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侯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

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爲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兖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兖州瓚爲爪牙梁祖攻兖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兖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兖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兖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

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從古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攘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竪戈植足鬬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淠河梁人大震瓚功為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

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𠛬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兗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胆畧爲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爲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技者百餘人撫馭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技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㳂淮羣

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爲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後破李進金何輈涉騎數千爭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張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驍勇隸軍籍光啓中始補戎職從

行密破趙鍠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累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荆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

書令大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歛淝人畏之嘗入覲議者咸言不返鄽市少年皆捋頤相慶崇歸聞之因歛捋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刀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祟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崇往視之巫女潛爇異香以爲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

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宗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鎭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任其肆虐夌下保全祿位終身恣橫耳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啓中始從行密破趙鍠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欵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來附襲之漢賓設備

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刺史兼沂密兗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臥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旣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俎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具至師旣退爲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爲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

禦使谿洞民多爲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爲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臥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走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

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單騎求鬭稔獨援長槊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溫破寇於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淸淮軍節度使稔好儒學性寬厚褎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閱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載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肄開必饋以束修旨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李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爲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爲制遣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濛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郡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巴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爲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爲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

家悉陷敵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爲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衆居前從王茂章援靑州去爲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險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

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歿豈無神遂棄我耶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九國志卷一終

九國志卷二

宋　路　振　撰

吳

劉信

信字興遠兖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勍軍中勍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日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濠

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目重創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爲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

小舟解其冠詣祺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爲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欵信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卽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鎭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

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卽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册閔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巵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親吏吉況輩聚歛財貨置櫝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鎭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馮宏鐸

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部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頵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

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顥顥自帥舟師
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
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
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
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
他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
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
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
二鳥鬬于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

俱墜天祐四年卒

公鐸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于上蔡遇亂爲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爲師鐸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獄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衣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

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未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卽其居爲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爲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卽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郡署

及郛郭焚蕩畧盡乃悉心爲理招懷亡散輿緝圮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爲勍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旣薄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于民烟熖遽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

爲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爲節度吾當爲之既而我
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
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
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
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
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盡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
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
又遣將高安以爲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
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軍皆潰楚撤高安之

圍而遁于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鍠遣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敘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剏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

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眞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旂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諳

劉公易與耳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辨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壍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游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

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爲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塡其城濠全播令人潛爲地道運

其土濠深如故信以爲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說之令欵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豫定若是乎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啓三年秦彥囚高駢濤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迭宣諭使李

儼行事嗣王意未决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黙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天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

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置帳下昇從征討皆克獲有功
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
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弑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
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
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
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旣出寧可中輟耶明
日章與姚克贍殺顥於衙堂遷撿校尙書左僕射左衙
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㧞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
百人散樹旌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絶糧三日章壯氣

無袁章自以除顯功大賞薄會與言爭握槊因諱語較軍功以及之温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温過謂之曰無事爲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疆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爲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汝陽曹全是遇害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爲留後瑾之季仲俱爲列校明年兖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作爲舁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兖州軍校王裯虜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爲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兖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亥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

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鬬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欵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

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廹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授甲第遺

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
祖遣將龐從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
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
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
斬之乘勝攻漣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
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
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
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
球乘酒脅衆掠潤登橋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橋北

外衆屢刦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覘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且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旣旴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

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覊紲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擕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

密龐從寇靑口葛從周寨溿河志誠俱爲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頵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頵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爲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温敗錢瑛於梁豁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見童聚戲穴地爲釜圈箬爲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

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温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翟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温典右衙以虔爲軍佐屬張顥之亂温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道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

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爲名虔乘闉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爲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温呼雨爲水温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温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

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旂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

以爲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温之命掠東洲下之卽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鎭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温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曾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

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洎城陷中十餘創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之戰虜其次將陳縮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

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播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倜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可輕

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勍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寧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其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爲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重甲先登戈傷身墜而復上敗龎從葛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勍范師從陳鐇以兵戍之鐇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

裴驚其來具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勍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温温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温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温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温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温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旋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衞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揵出兵仗

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尙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温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温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頵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頵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

吾終不以俘虜相畜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
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
攻蘇州同授右衙列校爲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
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
都虞候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
帥部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
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
營都虞侯瑾曰是職也動必爲諸軍見今氛與西北陰
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爲此服且軍禮何在

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爲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宋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帳

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
朱延壽與之亥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會誅延壽及延
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
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
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
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令度可
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甯審言之
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愼勿更
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棒而上

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甯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覘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塲山爲知訓馭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畧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之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

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卽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焉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鎭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卽引旗鼓詭遷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事獻賂遺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卽以用嫡嗣爲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澧爲
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
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
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
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
命左右去其梯操鋋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爲所圖乃以
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鋋橫之於膝乃慢罵
澧速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鋋逐之澧環席而走
叩頭乞哀併飲十觴臥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

命以鋋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温遷怒誅之

九國志卷二終

九國志卷三

宋 路振 撰

吳

田頵

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還入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頵首爲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翱遣將魏虔率衆來寇行密使崔自審禦之敗復命頵往大破虔衆於楮城鎭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

維揚頵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鍠於宛陵明年夏鍠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鍠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頵疑鍠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鍠奔不暇爲頵親執以獻奏授頵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頵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頵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等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

十月顒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顒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疆敵匝壘不用田顒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顒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顒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櫓自將介守上元顒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楩楠既成數十歲為用餘木性不禁

水非久必敗顥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葛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顥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眾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顥愀然不懌謂所親日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顥方求池歙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顥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人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顥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鷙驍勇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

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頵爲應鏐得夜從水路入保子州時頵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哀求行密行密亦以頵若得志杭越爲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頵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瓘爲質頵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頵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頵果疑儒私納欵遂旋師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頵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頵聞之復以兵襲上

元效神福子承鼎遣喻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别命將汪建以樓櫓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頵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爲壁柵是時行密别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頵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欵於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棚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頵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頵與行密微時約爲兄弟渥渭俱以

子孫禮事其母顴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顴以兵賦自恃將謀爲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顴終不顧以至於敗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南河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擢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顴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鍠於蒿山與

頵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鬬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時儒亦以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欵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爲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頵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蕃性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

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窑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為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掉結連宣州田頵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窑遣王茂章李德誠及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

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曰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干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寛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賞之仍誡

之曰愼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某歸欵遣延壽援之狥地蘄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於淠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賫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頵安仁義結構延壽

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膳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鈐畧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

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踈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昪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徐溫

温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頼入羣盜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鍠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侯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

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温率兵援之温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温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温歸陰爲之備既殺延壽營中軍亂温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使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渥出

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旣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旣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弒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旣弒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欵於梁祖溫僞許之

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贍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勲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起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

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爲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

中朝多事南北道絶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温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册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温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温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温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温曰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

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賜車輅繖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武

九國志卷三終

九國志卷四

宋　路　振　撰

南唐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烈祖姓李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爲徐温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二年嗣温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昪元國號齊尊温爲太祖武皇帝昪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爲義祖己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今名七年二月庚午薨年

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考高皇帝廟號烈祖塟永陵

元宗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昪長子昪元七年三月已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盖周顯德五年也宋建乾元年六月已未薨年四十六請於宋許復帝號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塟順陵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在位十七年至開寳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

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塟洛陽北邙山

南唐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戸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

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彊我弱也葢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定計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

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禆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

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畢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於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鎭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

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九國志卷四終

九國志卷五

宋　路　振　撰

吳越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王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巨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年二十四起兵討賊歷事四朝累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吳越王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謚武肅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鏐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己未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藩鎮禮仍遵中國年號在位十年於晉天福六年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勅謚文穆㙇於國城龍山之原

忠獻王名宏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晉天福六年九月庚申嗣位在位七年於晉開運四年六月乙卯薨年二十勅謚忠獻㙇於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名宏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晉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嗣位是時猶稱契丹會同十年閏七月漢以宏倧爲吳越王遂遵正朔十二月晦内牙統軍使胡進思等作亂刦幽衣錦軍傳位於弟宏俶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謚忠遜以王禮塟會稽秦望山之原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宏俶元瓘第九子漢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嗣位宋開寶九年正月入朝四月歸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朝賜居禮賢宅端拱元年八

月二十四日甍謚忠懿以鹵薄鼓吹塟於洛陽縣之
賢相里陶公原

吳越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爲鎭海軍節度副使
歷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
保聚徒衆得十餘人號武安都繆與董昌起兵石鏡及
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
則爲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决皆談笑自若成大事

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啓中從征薛朗以稜爲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爲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畜願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彊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訶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爲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

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瘞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聽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語鏐大嘉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

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爲異圖繆遣人密覘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臥內建徽但食不顧繆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繆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爲宏佐內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踘于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鏃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

授節鉞至於丞相封鄖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羇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濶丈餘横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錢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劒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鬧淮人寇三衞以君福爲應援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命其將

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鬬而已豈為優賢耶因復遣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為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及性純厚為鄉里所知光啓初江浙兵亂及保聚

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關鎭將孟安亂於席上拔劍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牀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葅醢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

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忍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鬬鏐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使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

年卒年六十七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常爲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畧繆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三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温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温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圖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肅清四封九卿之地

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
裨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
臼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十餘級臼僅以身免去會稽三
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
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侯軍半過横出擊之殺
二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
昌閱戰五雲門懸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
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侯東面都知兵
馬使遂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繆欲遣全武屯

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爲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旂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頵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

督衆克復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去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將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為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七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擾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頵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

成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璙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顥還師明年全武與元璙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畧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色每大敵在前鼙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加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曾為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於鏐卒

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驍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選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曆曆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衆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楊僎召補平嘉鋪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僎率兵擊破之其黨杜宗自望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東道遷佽飛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

將餘姚鎭將相喜率衆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尙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爲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率衆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爲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鏐頗歎其忠順

九國志卷六

宋　路　振　撰

前蜀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咸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宴宏等西迎僖宗於蜀時中和三月十二日也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爲諸衞將軍光啓二年三月再西幸李昌符焚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過煙焰中既至興元命爲壁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入成都爲西川

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年天漢一年光天一年共在位十二年於光天元年六月甍梁貞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謚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一子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是年十二月爲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三年也明年四月已丑被殺於秦州驛年二十八

前蜀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爲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　州遷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爲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爲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眞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避成都尹崔隱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

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
僶俛而出再爲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
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緜谷宗裕饋
輓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
軍以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既秉旄鉞遂貪冒財貨以白
金百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
子諫曰牛革著物堅靭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
罷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已任築第蜀城
中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靑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

榹寘其舍中復投以汚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
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
攜妓縱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
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
裕亦笑遽仆於地寢不數日卒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碁篇什
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度使以所部鎮遏江
原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屢令工人瑩之

了無所睹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丱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渠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絙斷夷陵江李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

敗荆人李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縶獄宗壽捕鞫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閒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爲念少近盃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爲諧謔而罷後起爲武信軍節度

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歛縞素徒步親自營護偕葬於三起村聞者義之明年

授淄州刺史卒

王宗鐬

宗鐬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鐬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鐬爲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鐬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

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鐬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王宗佶

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頴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貔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緜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尋加

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擯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鋼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爲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爲儲貳表連

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叱衛士撲殺之𢧐鋼並賜死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軍使僖宗封其姊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爲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

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莽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守建畧地秦隴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莽嗣多諫止之及爲招討使請莽嗣同行至大散關莽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泝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莽嗣既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莽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爲廐將宗滌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禁神策軍爲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隴守

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旂幟徧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同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顧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

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護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

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盡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寃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遂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涜寨縣

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緜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鐬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衍襲位封侃爲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

王宗瑤

宗瑤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郅以騎射隸許昌軍籍

中建擢爲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爲先鋒十九都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緜竹誘諸蠻酋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爲金吾使參預顧命衍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

疾忽一旦黙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爲知死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荆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荆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計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

磬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師張瓌求救於禹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權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其妻所殺矣先

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爲常司空罵郭尚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斂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泝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許掃士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乃曰萬州必背我匄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暹

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緜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襃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卽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礮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潁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

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王宗鉥

宗鉥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爲忠武軍小校鉥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鉥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爲隊長節遷爲裨將以勇過人號爲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寘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爲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鉥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槊而

至將及宗鉥併墜馬奪槊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鉥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末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烏爲顧彥暉所獲彥暉責

之曰王公是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飮自裁無爲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

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緜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欵於魏王乃還成都

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絓誤者咸遭戮焉盡葷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勒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巳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臠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顆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王宗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籛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

賂籛請復姓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
葢衍師範來弔贍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而
卒

周博雅

博雅潁川人唐光啓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
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緜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
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博因說建曰
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爲吞噬以強併弱然以僕觀之
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

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鞚乘龍匍匐棧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剌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輿民豪楊行遷爲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

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奬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川為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勠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彊臣掣肘朝廷命令

不出閫壼明公當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埜永陵博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

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宴宏迎駕至山南宴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宴宏覬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晏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部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衆一歲之中

几歷數郡盖欲窘之也建圖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刬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噱爲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爲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及宴宏據褒中心無同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同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衆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

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遷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

張勍

勍長葛人善稚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勍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

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謌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得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爲山行章所困勍每臨陣拔槊𡠐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勍爲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鎭撫之勍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閬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監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肴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

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堯率兵焚繁雒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堯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

潘在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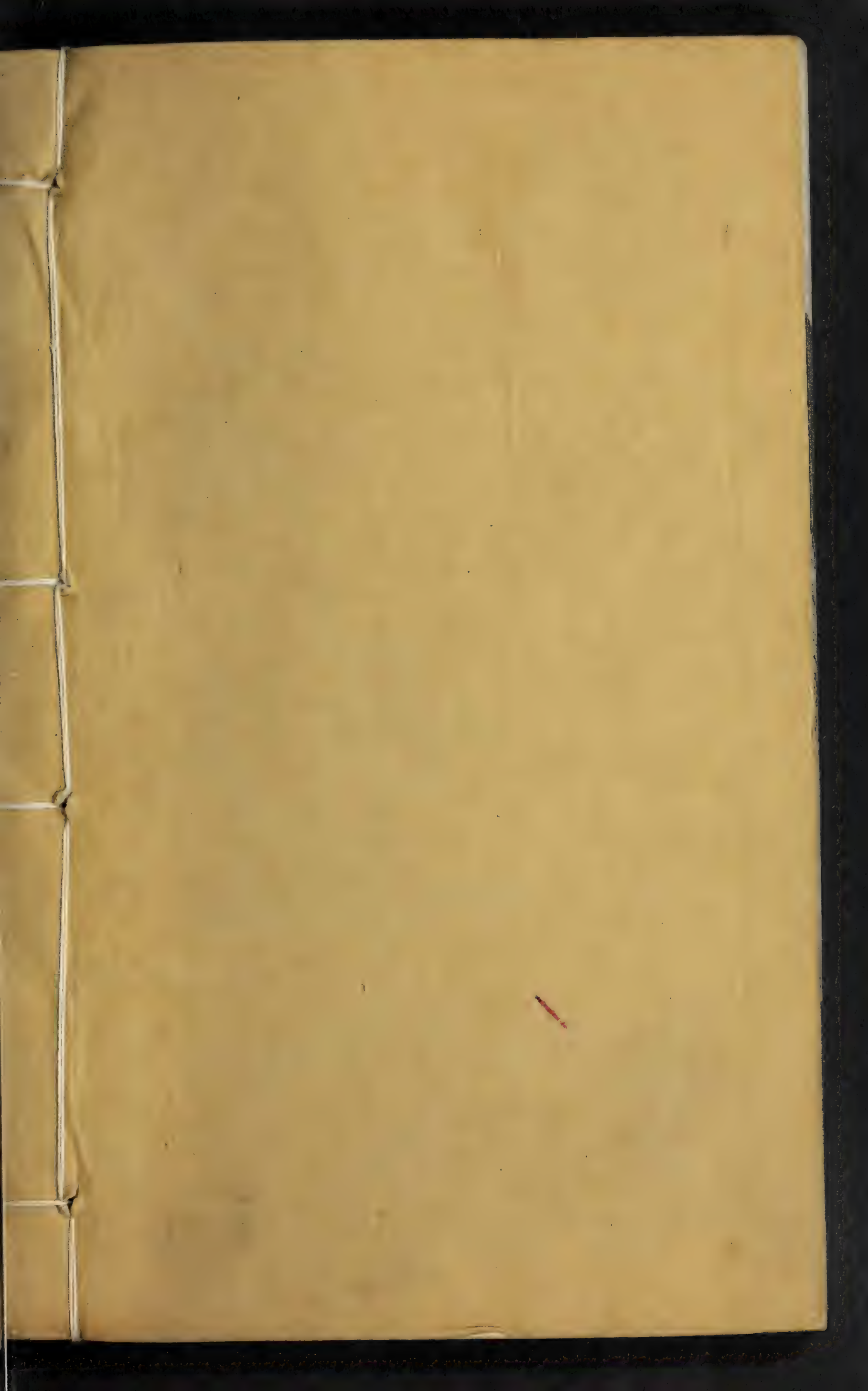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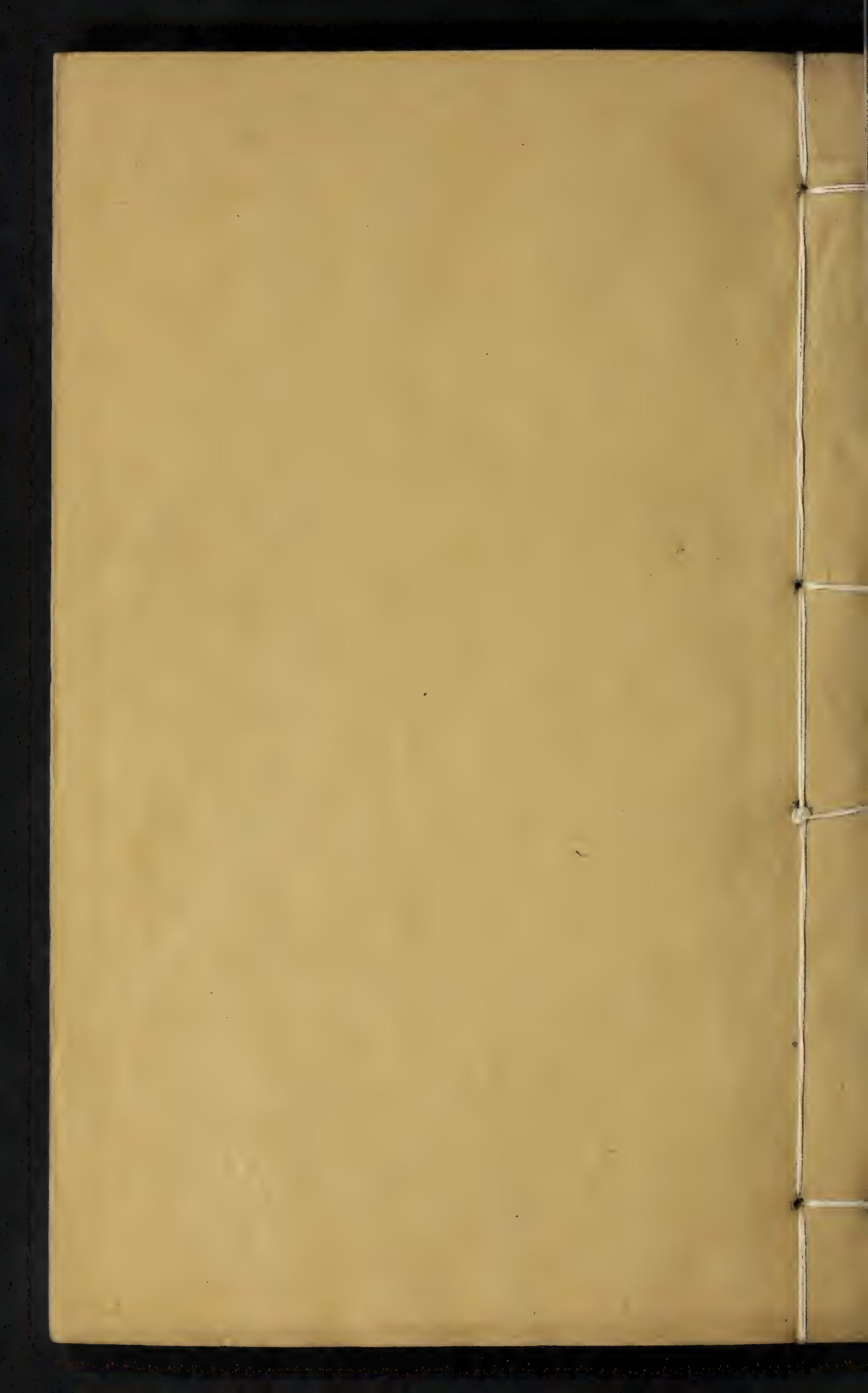
建開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扆搆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旣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爲營護之獲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紿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鎭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鎭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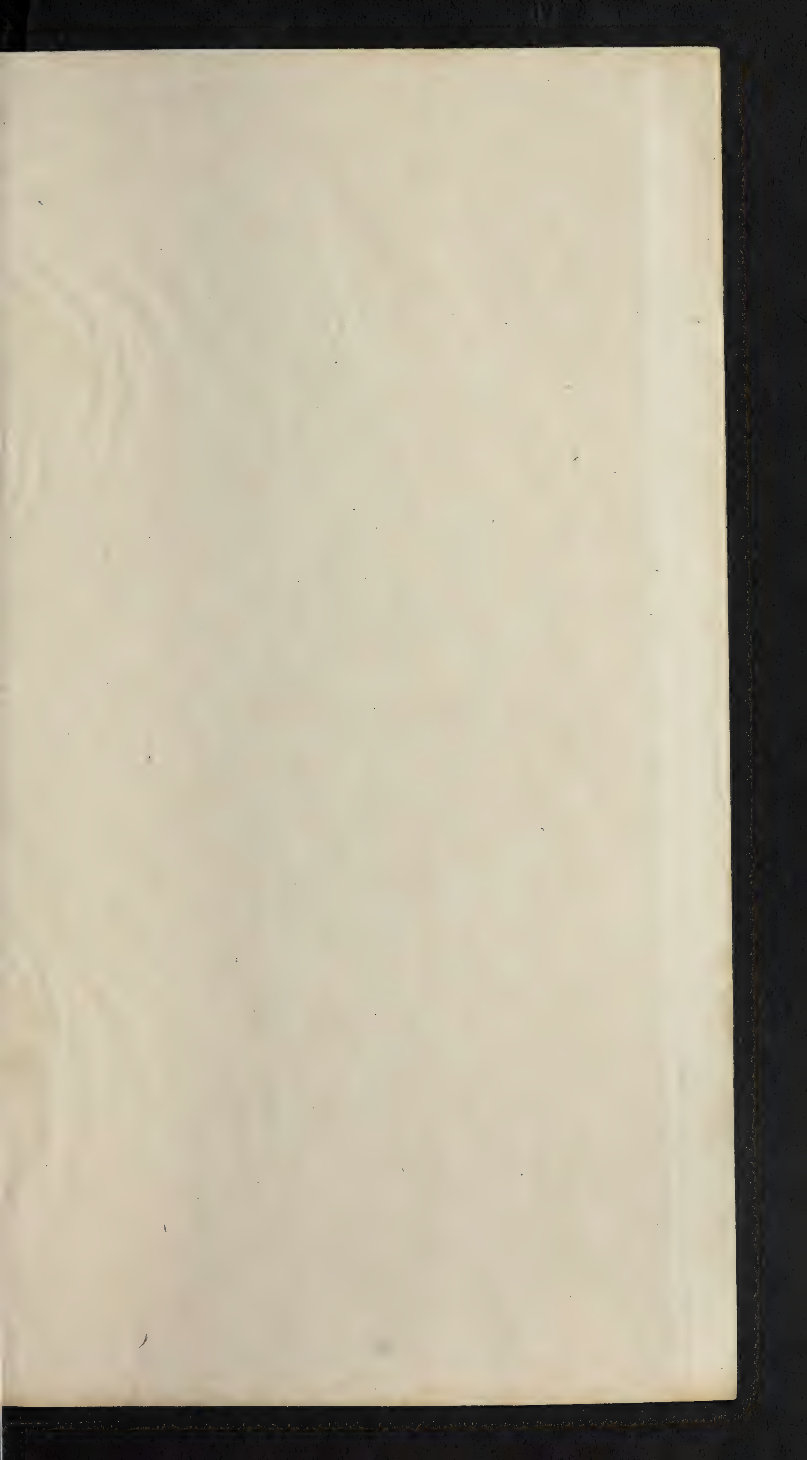
給事益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井韜窖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爭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辰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遠事霸主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以財發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其冷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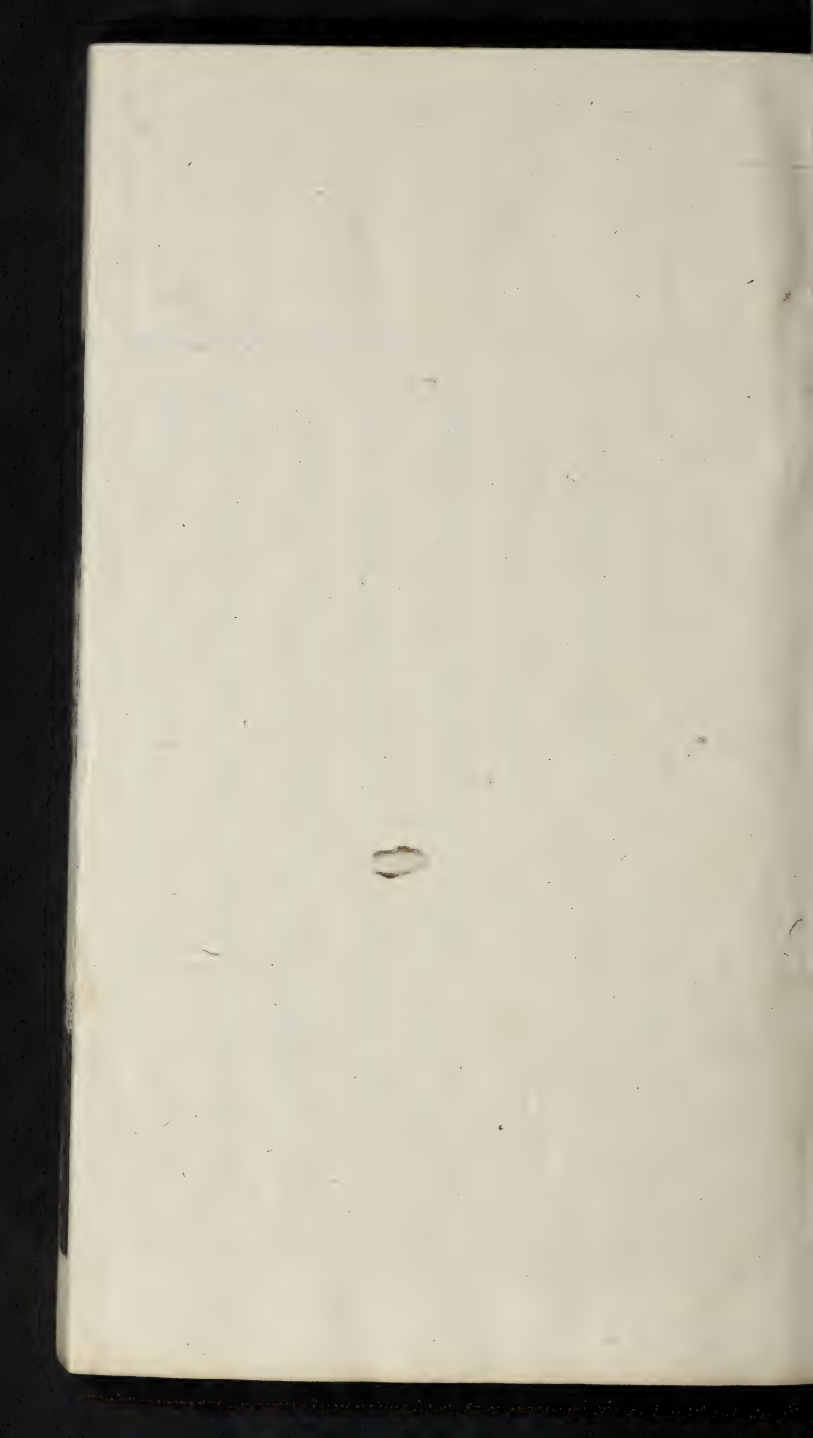
九國志卷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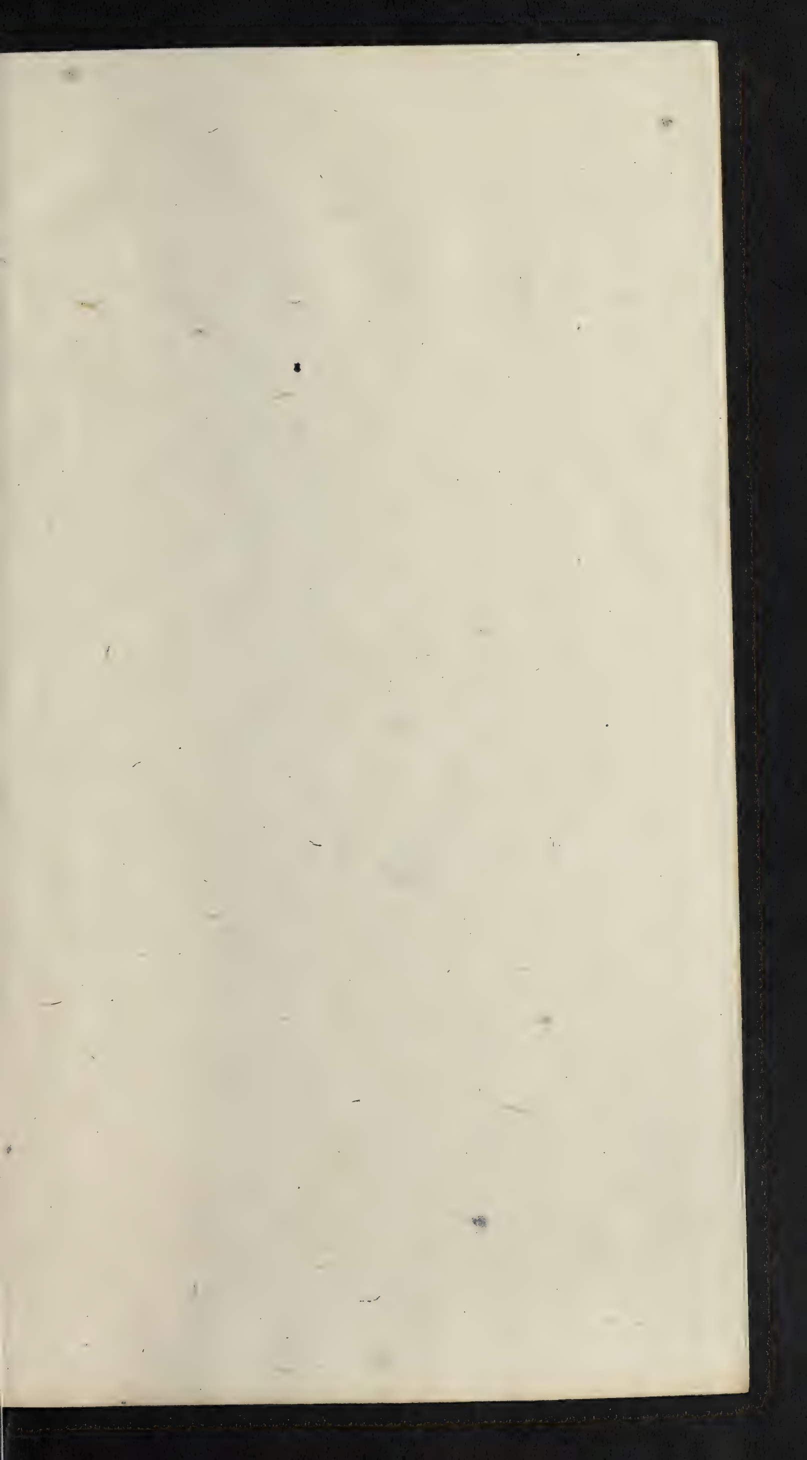












九國志卷七

宋　路　振　撰

後蜀高祖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至後主廣政二十八年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晉王弟克讓壻也莊宗建號爲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以爲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年莊宗遇弒明宗立加封太原公長興三年破董璋兼有兩川爲蜀王明年建國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薨年六十一謚文武

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塟和陵

後主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廣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追封楚王塟洛陽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肖唐穀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於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名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

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徙魏州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略卽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吾大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

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及卽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由都制置使明宗卽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兼鹽鐵事薦季良爲判官明年授檢校戸部尚書爲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恱奏留爲節度副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爲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而署季良爲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欵洽或入謁稍晩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

也及至則讌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季良言於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儻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内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閬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北軍漸逼奈何季良曰徐北軍至緜州已來必遁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勞

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李良爲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李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李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狠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於色李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李良性寬厚居

常無喜慍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寘位清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韙之

趙庭隱

庭隱開封人世爲卿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踘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結事左右末帝即位唐莊宗入鄴兩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庭隱爲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霸嫉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於莊宗因械送汴州末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庭

隱於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爲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烈士也其材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庭隱爲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以分其勢知祥令庭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

經略遂閉魯奇堅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卒皆奮遂營於普安深溝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𨈭乆水及土橋庭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庭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外有勍敵遠近駭震及庭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以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

葭萌而還庭隱班師知祥親勞於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遏葭萌知祥送於北郊親舉觴以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書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庭隱爲副以率勵士旅璋遺書庭隱而詐達於知祥以書授庭隱投書褚中曰彼必反間之辭不足觀也旋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戰雞蹤橋前頗爲所挫庭隱僞遁璋逐

之知祥與公鐸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庭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爲部下所殺庭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庭隱爲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庭隱將讓之知祥以庭隱功多且怒仁罕之貪愎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庭隱爲保寧軍節度使以閬果蓬渠開五州隷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庭隱爲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鎭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

大鎭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册爲宋王經歳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泚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繒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趙崇韜

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兵馬使及庭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可鈞同爲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縣其額爲斧

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爲崇韜所敗至歸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王師於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手擊殺數人爲王師所擒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粱爲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頻領監護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幹略擢爲列校繼岌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

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刦鎭戍百姓驚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爲小保五十家爲大保旬日之内擒獲殆盡討夏魯奇於遂州以功授寧江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與元兩鎭來附令業將兵二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鎭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業遣戍卒擊走之昶襲位

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是歲昶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昶慮其爲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收征稅多爲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昶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衆寺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年五十七

武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别駕漳少勇敢善騎
射事莊宗爲定塞都虞侯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禆
將數攻其别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
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
鎮蜀補衙内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鐸迎瓊
華公主於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被堅執鋭
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
東討果閬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緜州刺史知祥開國
改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營田爲急

務乃鑿大洫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爲奉鑾肅衛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嘗貲產蜀人稱之

李肇

肇汝陰人父璟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累遷陝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㤝復平洛割宣武一軍隸於河東時知祥爲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岌

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同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擢爲衙内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夏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緜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於地曰此不過勸我叛爾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昶襲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昶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坎壈不得意廣

政八年卒年七十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爲小校容貌瓌偉梁祖爲四鎭節度署爲衙内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宮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令監先鋒軍知祥領鎭奏授馬步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彭州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鎭遂州梟朝廷之命繕治兵甲將圖蜀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

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為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將安崇院知祥卒命仁罕輔政昶嗣位令判六軍事仁罕奉幼主無隱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鐸內醫韓繼勳封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思謙等皆昶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爲仁罕所禮皆懷怨怒每譖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爲側室遂誣以姦昶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

李延厚

延厚洺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畧善騎射從父琮爲洺州節度使率衆歸於梁祖延厚亦從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於營口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國報恩不以家爲慮者立東廂裒疾怯懦猒爲征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

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歷陵果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延厚率衆赴援即日解其圍利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鎭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

張公鐸

公鐸太原樂平人父頊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倜儻有節義好文史之學知祥爲北京留守錄爲親從及出鎭成都補爲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於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

成都公鐸率諸軍從知祥逆戰於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力戰直衝其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長趙庭隱李肇等同受遺命輔政昶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爲政嚴猛寮吏畏憚時承前蜀之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是屬邑連歲多逋租公鐸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没賦稅時令佐已有授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徵其租而後解由是不數日徵錢糧數萬貫斛時論

以爲嚴而不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馭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禁寧謐初染心疾昶憂之爲玉局洞開靈室壇親署青詞以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

張虔釗

虔釗遼州榆林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虔釗少以武勇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勇爲前鋒屢挫賊鋭遂陷其城明宗即位以虔釗有將帥才擢爲隨駕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鎮定節度王都阻兵連

結契丹爲邊患命虔釗爲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衆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衆師還以功遷還海將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山南兼西面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閔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志發兵討之詔虔釗爲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於從珂虔釗憤之乃退歸南鄭率孫韶以山南之地納欵於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鉞䄂襲位加中書令歴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覬朝

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畧俄而趙匡贊侯益請昶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出子午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協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欵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樞累以雲氣候不利諷於保貞保貞惑之乃與福誠卒

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

潘仁嗣

仁嗣浮陽東光人父廷訓密州都指揮使仁嗣少倜儻尚氣起家爲保義軍兵馬使後唐魏王繼岌西伐仁嗣以所部兵從入蜀蜀平改左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受節鉞留在麾下康延孝襲漢州知祥遣仁嗣率兵救之連破數寨遂屯於漢州董璋興兵趨成都城外皆

爲敵境仁嗣以所部兵陣於赤水璋以全軍二萬擊之仁嗣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身被十餘創卧於血中及璋敗獲免知祥親至其第以藥傅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之任卒於成都年四十六

龎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倜儻交結豪俠傾竭家產中原兵亂福誠聚徒鄉里剽掠孫鎮知祥爲北都留守署昭爲太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

蜀補衙内指揮使王師陷劍門從趙庭隱率兵據石橋
福誠夜領兵數百人循水次東北上山攻王師夾其腹
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
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昶襲位歷資縣邛
三州刺史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會張處釗經畧
秦中以福誠爲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克寶雞分兵吳山
進攻隴州以歸改左驍騎軍都指揮使武寧軍節度使
廣政十五年授口衛上將軍以目疾罷卒年七十一

李彥琦

彥琦字子温京兆長安人本姓楊氏祖父皆隸神策軍
彥琦善騎射有權畧唐中和初鳳翔李彥眞委以心腹
之任易姓李氏齒於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
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遷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
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
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途經長
城嶺梁將率精銳數萬躡其後彥琦與俊同設方畧擊
敗之潞王之守岐下也諸道將急攻其壘彥琦時在圍
中罄家財以給軍用潞王篡位以功授檢校太傅知河

陽軍府事俄授鎮州兵馬留後晉祖入洛陽彥琦罷職
西歸家財素厚乃閉關自奉游心釋氏專務散施廣政
十年王景崇納欵於蜀彥琦因歸成都授左將軍維州
刺史卒年八十八

孫欽

欽幽州安次人性忠烈善騎射少遇亂隸安義軍節度
使充衙內都頭後改補合州衙內都頭兼土客都虞侯
從本州刺史徐章入蜀會知祥鎮成都長興初轉充右
截山都頭董璋來寇戰雞蹤橋有功遷普州刺史祀龔

位累遷東川武德軍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十五年令以所部兵北攻欽將行白於都監王承丕承丕將謀亂欲害判軍府事郭延鈞曰詰朝當領部卒二千人介胄閱於雄義營欲與府公觀之欽未知其由從容謂承丕曰卒閱習舊皆木刀竹槍今都監令執帶器甲將士臨行又是詔旨或有不虞如何承丕遂止又明日欽已具行裝入辭承丕承丕止之同詣府中謁延鈞及延鈞送承丕上馬承丕頤指數卒擊殺延鈞自稱准詔處置軍府事即據府廳指揮放諸司罪人分遣將校領兵屯果

閬縣劍州拒守劍門關發帑廩以賞將士自辰至巳亡命之徒應募而至者千餘人明日大會將校寮屬欽言於衆中曰郭延鈞既抵朝憲遠近未知其由公受命權總留務願出詔書以示軍府承丞曰作好官何問詔書欽知其已判乃紿之曰州城内外人情未安願爲公督部下兵以伺察之因躍馬而出承丞連呼不止馳至本軍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衆徑趨府中承丞左右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十五年寢疾卒年七十二

何重建

重建其先回紇之別部居雲朔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皇世著勳閥因家於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爲奉德馬軍都指揮使歷驩睦曹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昭武軍節度使累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皆以廉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賫僞詔至重建不勝其憤謂

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擁旄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斬其使以秦成階三州歸欵於我昶遣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勲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畧討平之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昶不許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

孫漢韶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

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祥留守晉陽屬蕃渾侵擾邊郡表令漢韶督軍進討莊宗知其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虜寇擒獲甚衆以功授檢校右僕射蔡州刺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累遷昭武武定等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懷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與張虔釗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敘紛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

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軍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爲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政十年爲山南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奉頵堅守不通我使昶遣漢詔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師雄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輿舁入謁卒年七十二漢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即安委質於我頗竭股肱之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慤

高彥儔

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爲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衞指揮使昶襲位遷茂州刺史廣政十年秦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彥儔領雄武軍節度使領衆守其城未幾召歸領右衞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彥儔爲北路行營招討使與李廷珪呂彥琦率兵赴援與周師遇於唐倉大戰我師敗績彥儔保退青泥嶺周師遂克階成秦鳳等州彥儔歸成都昶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十七年王師來伐

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整衆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彥儔力戰於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

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卽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俄而王師壞門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於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乂憐其忠盡收其骨以瘞焉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隷知祥帳下爲給使從入蜀爲牙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征東川廷珪權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昶襲位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興元節度使歷

雅遂閬三鎭加兼侍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於白澗將腹背以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靑泥嶺由是秦鳳階我之地皆陷於周矣廷珪上表請罪昶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右衞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分衞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軍節度使呂彥珂爲之使並隷於廷珪二十

八年王師拔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喆統兵以拒王師王師至緜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喆懼退保東川翌日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歸罪於廷珪廷珪問計於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

王彥銖

彦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成贈太子少保彦銖性仁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於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彦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璋擇腹心有權畧者俾護其軍於是以彦銖爲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昶襲位歷蓬嘉雅三州刺史出爲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衞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衞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

四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五

李奉虔

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州授盧龍軍節度使奉虔幼有才畧不循小節年十四爲幽州衙內都指揮使居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奉虔懇請從行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遂寧王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庭隱督兵往拒之署奉虔爲兵馬監押時衆

寡不敵人心動搖奉虔與庭隱率勵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襲位領嘉州刺史文思使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蓄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護擁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入爲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王昭遠

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都僧知諲爲童子知諲入蜀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知諲得入時昶方

就學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爲卷簾使遷諸司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廷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并閭令其發兵南下我卽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於昶遣人問行齎蠟書以往太原爲疆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

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畧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於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彫面惡少取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於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敗乃免冑棄甲走投東川爲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安思謙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爲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歷簡邛彭三州刺史奉鑾控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畧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模壁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壓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兵

爭出戰貴僞遁漢兵逐之爲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羅睺保義軍與東　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衆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揣思謙此意必不爲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

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筈寨毀閣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玉女潭又殺漢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摸壁時保貞之師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景崇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移鎮閬州仍留宿衛思謙以受任無狀爲物議所薄頗不自安昶既誅張業宮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悖慢三子扆嗣裔恃父權恣橫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乘間奏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

士撃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

焦彥賓

彥賓字英服滄洲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使彥賓少聰敏多智畧事後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衞將同正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賓爲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彥賓說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帝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彥賓爲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

巖代之彥賓辭疾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學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彥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葵養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令覲謁俾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趙進

進定州人少以膽勇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洎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於淸廩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

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鬬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侯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遽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判逭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謁覲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國之懿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於我所以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

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爲前鋒監陣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衝山指揮使昶襲位歷忠鳳邛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沍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爲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於道年六十一

石處溫

處溫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爲利州司馬同光中

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瓊侵擾邊鄙及草寇杜景溫劫東鄉豪殺縣令牟孟剽畧戶口焚燒村落處溫與諸軍討平之知祥遺書褒美轉寧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內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奬州刺史處溫初據石市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廣事耕墾常積穀數萬千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簡州卒年八十

孟思恭

思恭字近禮潁川人父彥暉嘗爲許州獄吏前蜀王建嘗隸忠武軍坐事被繫謂彥暉曰卿能免我他日將厚報彥暉遂縱之令亡去及建霸蜀遣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思恭弱冠奇峭猿臂善射起家保信軍使建嘗集文武射苑中思恭屢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爲駙馬都尉累遷靜塞軍團練使王衍襲位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祥鎮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以所部兵從董璋遣思恭分兵討集州誡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

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瑱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庭隱破瑱於雞蹤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襲位加檢校司空改雄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棹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畧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爲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英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浴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

申貴

貴潞州人弱冠有勇力初事李彥珂爲帳下卒天成中歸於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爲諸將

之所推許改决勝耀武指揮使祖襲位遷右衛聖都指揮使歷昌渝文眉四州刺史貴貪鄙殘虐所在聚斂財貨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尤恣暴横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爐其不道如此初兼五縣巡檢令其子元寶與州吏許延祺誣搆民連賊枷禁以求賂被訴下獄責授貴維州司戶參軍馳驛發遣至犀浦賜自盡

九國志卷七 終

九國志卷八

宋　路振　撰

東漢世祖以乾祐四年稱帝至英武帝廣運六年國滅歷四王凡二十九年　十國紀年及通鑑作北漢此與五代史同

世祖姓劉名旻初名崇後漢高祖母弟也爲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隱帝遇弑郭威篡漢四年正月戊寅郎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受契丹册命在位四年薨年六十廟號世祖

睿宗名鈞初名承鈞旻次子受契丹冊命仍稱乾祐七年行三年喪服除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至十二年七月戊申薨年四十三諡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少主名繼恩本姓薛鈞養爲子嗣位六十餘日爲郭無爲所弒

英武帝名繼元本姓何亦鈞養子旣襲位仍稱天會十二年越五年改元廣運廣運六年五月癸未降於宋降封彭城郡公淳化中薨追封彭城郡王

東漢

蔚進

進太原人少有膂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霸勒開運末南行留進於太原爲崇翊衛都授馬步軍指揮使鈞襲位領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爲受詔輔導世子無爲與進不協出爲代州刺史時無爲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懼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弑國人皆以進爲先見以城納欵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

卒年七十二進無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祿至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勇隸本城爲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崇素相友善及崇建號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爲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

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衆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嗄元徽亟遣諧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嗄而不可擊因以白崇崇怒曰故要吾金鉦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將帥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祿豐厚而家無餘貲既而軍吏爲立廟晉陽城西北隅塑其像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

鄭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勦勇多力漢祖鎮幷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即位遷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鈞襲位以先朝勳舊賜予彌厚進性慷慨重然諾好施家無餘貲繼元立馬峯典機密性鄙吝與進不協峯怒悉奪其兵柄進不堪辱訴之於朝繼元怒翌日遂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

衞儔

儔吐渾族人少事鈞爲蕃落小底善騎射驍勇絕倫明

書計通六蕃語鈞襲位遷如京使令專掌吐渾一軍以從征討所向多克捷虜掠兵每至即遣儔居前鋒軍中凡布列烽燧措置寨柵皆儔爲之繼元立爲閹人衛德貴所嫉出爲遼州刺史吐渾數千人遮道請留繼元不許自是一軍失帥不復可用矣儔少長蕃中不樂爲郡頗出怨言繼元慮其爲變潛遣人殺之

李隱

隱雁門人少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膽畧鈞襲位以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累從征討性純直

未嘗曲事權要衞儔出知遼州隱惜其忠勇爲倖臣所

逐頗憤惋形於言德貴聞而惡之白於繼元卽日送嵐

州安置未幾殺之

九國志卷八　終

九國志卷九

宋　路　振　撰

南漢唐天祐元年烈宗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爲始凡四主實五十五年

烈宗姓劉名隱父謙爲封州刺史有三子曰隱台巖乾亨元年冬謙卒士民謀亂隱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天祐元年朱全忠奏爲清海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

進封南海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薨年三十八謚曰
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
高祖名龑初名巖又名陟謙庶子乾化元年五月甲辰
梁以爲清海軍節度使三年正月龑封南平王眞明
二年八月癸巳稱帝建國號曰越改元乾亨追尊祖
安仁曰太祖父謙曰代祖兄隱曰烈宗乾亨二年十
一月改國號曰漢凡改元三乾亨九年白龍三年大
有十五年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
高祖陵曰康陵

殤帝名玢龔第三子初名宏度封賓王改封秦王及嗣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爲光天元年二年三月丙戌遇弑年二十四諡曰殤

中宗名晟初名宏熙封晉王旣弑玢遂嗣位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十一月丁亥改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薨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後主名鋹晟長子初名繼興封衛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至十四年二月宋師

入城出降封恩赦侯時宋開寶四年也八年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封衞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

南漢

劉洪操

洪操字貞度龔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羡求救於龔龔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龔自護其軍以洪操爲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衆趨

白藤時吳權巳殺公羨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捷橛悉銳其首以鐵冒之潮水方漲權乘輕舟引兵挑戰洪操逐之須臾潮退戰艦爲杙橛所絓士卒皆覆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

劉洪杲

洪杲字日宣龔第十子母尙儀謝氏名宜淸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鬬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尙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敎之遂畧通大義光天初循州

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玢以其尙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尙變不尙齒也因令越王爲都統洪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數百人賊爲之少郤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掌以大楯翼二王以出賊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與晉王同謀簒弒應乾初爲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

晟初立國中謗議騰沸洪杲請歸罪於劉思潮等晟不從反爲思潮等所謂以洪杲謀爲亂晟遣思潮偵之一日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禋領衞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蘇章

章封州人少事隱爲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譚玘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鈎投隱舟中士卒驚擾章引弓射殺

數人以巨斧擊鈎鈎皆斷折纜不能施詔人乃退翌日
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駡隱言頗穢褻隱慙甚不
敢視左右章伏舷樓中引弓射駡者應弦而斃舟中皆
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淸遠峽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
會延昌父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
部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
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爲後殿詔人不敢逼以功遷封
州刺史充左右衛使龑襲位命章典禁衛諸軍曰龍中
楚人乘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

襲乃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沈鐵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舟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強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爲不軌番禺號爲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慙悖成疾大有十年卒

吳懷恩

懷恩番禺人事龔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玢襲位遷內常侍玢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於玢曰今禁中自有簫船府內樂工百餘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人禁中不拘關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玢不聽未幾果爲陳道庠所弒晟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親冒矢石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郴州鋹懼以

懷恩爲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畧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鑾親征舟成懷恩以綿幕其手徧捫鈎楯匠區彥希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憂之

陳道庠

道庠潁川人父璫唐末避亂於封州膂力絶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

爽起家爲虎賁郎驍勇有父風大有乘給事晉王府龔
疾亟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
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
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
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
玢旣立所爲不法疑羣弟圖已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闔
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晟將爲亂謀於道庠玢好
角抵於晉王府中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
角抵於晉王府中玢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

角抵與諸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旣罷晟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玢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旣得志頗誅殺勲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恃進鄧伸與璫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意伸叱曰憨獠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日同斬於市夷其族

邵廷琄

廷琄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閹異

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玢襲位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琄必先見之爲具貲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鋹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必危惴廷琄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愼鋹建萬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鋹避暑多往焉廷琄雅所愛尙因請解兵職願爲宮使鋹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琄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

爲式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鋹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
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
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眞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
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内府歲久而不
一用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鋹懵然不
以爲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彥贇戰死王師乘
勝取連州鋹始懼乃加廷琄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
討使以舟師屯洸口王師既退廷琄撫循將士招輯亡
叛境上肅然稱爲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郴

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瑁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爲立廟於洸口至今祀之

潘崇徹

崇徹南海人事龔爲内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畧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於宜章崇徹令部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

兵五萬來復郴州晟遣崇徹領衆赴之與逵遇於壕石逵軍遠來罷乏不成列崇徹登壕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逵僅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爲部下所殺遣崇徹代領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鋹遣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岳不敢發還以白鋹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詞不恤軍政鋹方怒命崇徹單騎來歸束身請罪鋹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

快快及王師圍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召大臣議
皆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鋹怒
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畧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
彥柔至賀州爲王師所擒賀州陷鋹憂迫計無所出乃
加崇徹内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
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不爲之援王師度馬徑崇
徹請降從鋹歸朝太祖知其事特散崇徹以爲汝州别
駕卒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宮媪梁鸞眞之養子也幼爲閹人以慧黠
聞乾和中爲內侍監鋹襲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大寶
十三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爲王師
所敗鋹震駭顧諸將無可使者鸞眞卽薦其子可用乃
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泉六萬守馬逕去番禺
裁百餘里時王師已過瀧頭翌日人馬逕去我寨十里
游騎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頻摩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
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絕無鬬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
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

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舊卒令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

九國志卷九終

宋　路　振　撰

閩司空以唐景福二年有泉汀五州地爲節度使至天德帝天德三年滅於南唐歴七主凡五十三年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爲縣佐史與弟審邽審知以才氣知名號三龍㕓者王緒聚衆自稱將軍署潮爲軍正既誅緒衆推爲主時光啓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五州之地九月戊戌唐以爲福建觀察使三年九月庚辰升福建爲威武

軍拜節度四年十二月丁未薨贈司空

太祖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景福四年冬潮有疾託審知以大事既卒自爲留後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天祐元年四月封瑯琊王梁開平三年四月封閩王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九年年六十四謚曰忠懿龍啓初追謚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嗣主名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初審知寢疾命權知軍府既卒自爲留後同光四年三月辛酉唐授爲節度

使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己丑建國曰閩稱王十二月
辛卯遇弒
惠宗名鏻初名延鈞審知次子建州刺史王延禀審知
養子也旣與延鈞弒延翰推爲留後天成二年五月
癸丑唐以爲節度使封瑯琊王三年七月戊辰進封
閩王長興四年正月稱帝改元凡改元二龍啓二年
永和元年十月庚辰遇弒共在位十年謚曰齊肅明
孝皇帝廟號惠宗
康宗名繼鵬鏻長子旣弒鏻明日辛巳卽位更名昶旣

而稱節度使奉表於唐明年改元通文四年閏七月
辛巳夜控辰控鶴二都兵作亂比明遇弑永隆謚曰
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
景宗名羲初名延羲審知第二十八子先是被幽私第
及繼鵬遇弑控鶴軍使連重遇等迎立自稱節度使
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是月改爲永隆
元年又奉表於晉在國仍用天子制六年正月乙酉
爲朱文進連重遇等所弑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
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德帝名延政延義弟也延義既立封爲富沙王繼昌
延羲肆爲酗虐貽書切諫遂成讐敵久之自立爲帝
以建州開國號曰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二年
三月朱文進弒延羲延政討之十二月衆殺朱文進
連重遇於天德三年正月迎延政爲帝復號曰閩是
年八月丁亥唐兵破建州出降時晉開運二年爲唐
保大三年也保大五年唐封爲鄱陽王九年徙封光
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恭懿

閩

黃仁諷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爲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送首於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遣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爲福州在城鎮遏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以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　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爲城西門軍帥以捍

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舍此無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見利忘義不能愼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會不嘗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妻子使爲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沉九浮且夕歸地下何面目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徇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旣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

許文稹

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為給事使累歷内職昶襲位遷文思院使延羲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黄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文進留從效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怒乃諭都人歸欵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稹率衆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為汀州刺

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稹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爲周師所破擒文稹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欵世宗放文稹歸璟以其失律不復用歸同安坎壈而卒

王仁達

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畧善用鎗槊每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爲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與語

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慟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
延稟以獻遷親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
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胷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
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其理
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為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
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欬啄
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
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
延鈞每醉卽欲殺仁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畧當吾

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誣以叛誅之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昶爲同安尉延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及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爲僕射錄國事增山澤壠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算道路側目號楊剝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唐人不敢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

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積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陵百姓叛逆睡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

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

留從效

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從效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爲刺史從效自署爲平賊統軍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巳平建州從效遂刼繼勳送於金陵

李璟以從效爲清源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爲讐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猨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征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畀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陣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内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

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爲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洪進刦從效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效疽發背卒

王忠順 黃思安

忠順泉州人隷本城爲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遷爲軍校江南兵禍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

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爲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呰呰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爲州兵留從效殺紹頗遷

爲指揮使從效將送紹頗首於建安迎延政爲閩王尋
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
千衆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爲
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爲何人戍守郎持紹頗首示
之曰我倍道兼送之建州以嗣君返國爾等無所歸矣
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
悅擢洪進爲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
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效爲淸源軍節度使洪進佐之
出戰入守十五年餘以功遷統軍使從效卒其子紹鎡

使江南未復小子紹鎡領留後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鎡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於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老且渟謹事無巨細皆决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爲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鑰於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閤内洪進自外鑰其門中使人叩門

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耄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爲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卽日置漢思於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爲淸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皆納欵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巳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剌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顥來朝貢因降

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鎭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曰順

九國志卷十終

九國志卷十一

宋　路　振　撰

楚武穆王於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後唐保大九年辛亥國滅凡五十七年

武穆王姓馬名殷字霸圖唐中和時孫儒劉建鋒戍蔡州殷隸軍中及儒敗死衆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建鋒被殺衆推張佶佶讓於殷時乾寧三年五月也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光化元年三月命知武安軍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四月辛未封楚

王後唐天成二年六月封楚國王許自開國長興元年十一月己巳薨年七十九謚武穆葬於衡陽之上潢

衡陽王名希聲字若訥殷次子殷有子數十人嫡子希振長而賢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以母寵得立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去建國制十二月唐以爲節度使三年七月辛卯薨追封衡陽王

文昭王名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希聲旣没長興三年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唐以爲節度使四年正月乙卯

封扶風郡侯應順元年正月壬辰封楚王晉天福四年四月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策府開運四年五月壬辰薨年四十九謚文昭是年六月劉知遠改國號曰漢

廢王名希廣希範同母弟希範病以希廣屬拓跋恒將佐以希蕚爲長恒以勸希廣讓希蕚指揮使劉彥瑫等不欲遂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希範薨之四月乙未也七月甲午漢封爲楚王十月希蕚來奔喪拒之遂搆兵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蕚陷長沙戊申被害楚

瀏陽門外

恭孝王名希萼殷第三十子旣害希廣遂自爲楚王時漢乾祐三年爲南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二月入貢於唐三月唐以爲楚王九月戊寅同母弟希崇指揮使徐威作亂執希萼幽於衡山縣希崇旣襲位國人不附復立希萼爲衡山王希崇求援於唐唐命邊鎬將兵趨長沙十月鎬入醴陵遂趨希崇入朝十一月辛酉盡遷於唐辛未鎬遣先鋒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趨希萼入唐十二月唐仍賜希萼爵

楚王以希崇爲節度使數年希崇薨於金陵謚恭孝

希崇率兄弟十七人奔於周

張佶

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秦彥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兇暴多忌不爲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京師至汝陽値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悅署爲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衆四出屢爲梁祖所破佶謂劉建鋒曰今天下方亂英豪角逐吾觀秦公剛鷙猜忍終不

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士悉力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類矣不如早自爲謀建鋒孫儒俱從儒殺宗衡自領其衆以佶爲行軍號令嚴肅衆皆憚之及破揚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逐趙鍠據宣州儒與建鋒領衆西上將討行密建鋒謂佶曰今與孫公權全軍爲公刷恥於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於是儒盡焚維揚積聚驅其民人大屯廣德將先平行密而後北渡及圍宣州糧道阻絶士卒大疫乃爲行密所破佶與建鋒率餘衆據湖南推建鋒爲帥建鋒多私狎每飲酒部曲間有長直兵陳贍

者其妻有殊色建鋒通之瞻怒以鐵撾置袖中擊殺建鋒建鋒將吏推佶爲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踶齧不止正中佶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勛於邵州佶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爲之於是磔陳瞻於東市遣姚彥章等逆殷及殷至佶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佶卽降階率將吏拜賀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佶朗州永平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乾化初移鎭桂林卒於治所子少敵有武畧事殷爲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福中卒

許德勳

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爲縣吏好讀書史任氣不羣秦宗權據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爲左軍判官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欵洽從孫儒討揚州以德勳爲蹋白都指揮使時淮上饑饉德勳所至必先固囷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許蹋白也自是軍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鋒同入湖南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王以德勳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好以梁祖擅朝政

願與殷爲兄弟之國以絶梁殷欲許之德勳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修職貢於朝爲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他日朝廷問罪江表以我爲同惡卽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絶之乃心王室久長之策也殷從之天復中淮人攻鄂杜洪求救於朝廷詔發荆湖澧朗兵以援之殷遣德勳與秦彦暉率舟師東下時荆南成汭知梁祖將篡曲意事之乃自擁衆乘巨艦直抵夏口爲淮人所敗汭溺死德勳遂與朗州雷彦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實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

天祐二年又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
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泠業寇平江以德
勳爲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
遊騎偵邏晝夜不絶德勳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其
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爲號
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勳以勁兵奄至大敗
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將二十餘人以歸天成中
淮將王彦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
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艨艟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

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臥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百斷楊林浦絶其歸路淮人覺之遲明淮人移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合攻岳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艨艟自後而至大戰荊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勳餞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爲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

後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爲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爲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爲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爲瀏陽鎭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饉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刦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卒壯士伏山塜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

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嶽州刺史天復中進思卒
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京南同出戰艦臨其城
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將士德勳諭以禍
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繒帛金銀器令權
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倜儻有武畧乾符中黃巢盜起
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斤
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廣陵

儒死宣城隨劉建鋒入湖南領廳直軍最被親信及建鋒遇害張佶傷髀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逆殷於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髀病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爲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龎巨昭

歸欵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
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卒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爲牙校彥暉少伉
勇有智畧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
揚州宗衡爲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劉建
鋒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
及李瓊爲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奏
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戰棹攻湖南殷

以彥暉爲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濟艭艫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濟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爲變不可信也使者同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爲陣存登岸遙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爲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奚顧子孫耶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

威以輕舸遁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

王環

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鋒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鋒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剽畧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鋒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畧地上高擒淮將

劉靖奏授檢校司徒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寘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纔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爲荆南高季昌所執

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畧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爲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鈎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爲士卒所愛如此

王贇

贇事希範爲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餙宮室刱修佛廟而已贇求自試乃以爲岳州刺史乾祐初希蕚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贇爲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蕚奔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於贇贇拒而不荅三年希蕚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贇堅壁自守希蕚不敢逼遣人謂贇曰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贇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

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萼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贇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贇有世功當應其讖鎬白於李璟乃授贇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寘巾幘中未幾贇腦裂而卒

李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趫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鋒入湖南爲親從都裨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窺取

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彦暉爲七州游奕使張國英李唐爲之副兵克永道郴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城以拒我師彦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爲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巖闕抵秦裁五十里雖生荊棘可通單騎瓊乃白彦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千以巨槊長劍銜枚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纔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柵外自以牛革蒙柵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

躪斬首百餘級衆遁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璠營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彦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可璠降其將吏二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瓊曰我以七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皆迎風而潰瓊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彦暉班師

般以瓊爲桂州刺史令經畧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昭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州三年招納逋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八

呂師周

師周廣林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

隨父征討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衆皆服其果毅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爲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綦母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爲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緯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爲杯酌狎客常十餘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爲如何章曰公自

圖之章舌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蔚通欵於我
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
之人殷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
以為步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昭賀梧
蒙龔富等州與劉隱兵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
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全盛諸蠻悉歸欵奏
遷檢校太傅淸泰中卒

廖光齊

光齊有武幹事殷為决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勳

討荊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爲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勲營衆不敢出光齊怒言於德勲曰此騃也請爲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鬬良久光齊僞墮馬從嗣奪檛以擊之反爲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慟翌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决勝指揮使性簡傲使酒因爭飲合毆同列黜爲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州蠻中流矢而卒

彭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為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衆得數千人自為首領捕逐羣盜有功本州補玕永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所在饑饉玕延接文士曾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為詩什玕嘗貽書於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為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士乎於是蕭謨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擄

江西其裨將韓德師叛傅令其弟瑊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傅以瑊爲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傅爲輔車之勢會傅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敖瞻李緒來致書於殷且覘殷之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瞻爲上客瞻等歸以語玕曰馬公龍鬚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玕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本擊破之玕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欵於我殷發兵

境上擾其輜重至節奏授郴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
聘玕女天成中玕卒年七十三兄鄴弟珹子繼英繼勲
劉昌魯
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
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爲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
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
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龑領兵攻高州昌魯率
厲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龑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爲
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

室蒞高三歲遏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堡於涼山因深爲塹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勸士卒泊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嘗訓厲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矣殘民以逞所不忍爲昔古公去豳竇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顓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士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欵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

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卽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鄧處訥

處訥邵州龍潭人少爲州兵累遷至軍校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同以所部兵駐郡中傳檄諸州同捍寇盜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頊爲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頊久在安南及是

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項回署處訥爲邵州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項殺之因據長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諭之曰閔僕射駐軍長沙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於塗炭恩德厚矣不幸爲鼠輩所圖今欲與諸軍問罪於周嶽可乎衆皆曰留後爲善人雪寃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悅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訥爲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鋒領衆自豫章處訥遣其鄉豪首蔣勛

等領兵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召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勛衆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鋒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回也門啓前鋒兵徑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內宴集寮屬而無備禦裨將宋全節就擒處訥斬於長史橋側

龐巨昭

巨昭不知何許人唐末爲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

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將歸欵於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爲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

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輦其府實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畧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

彭師暠

師暠溪州人世爲諸蠻酋長父士愗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羽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爲大郎槃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士愗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統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惡天福五年士愗遣使通欵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三州大略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勍全師率衡山步卒五千人以救

之勍等擊敗其兵士懋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絶勍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士懋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勍於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勍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懋乃率所部夜踰絶險遁入奬州遣師暠率諸蠻酋長田洐贇覃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擕牌印納款於勍勍班師與師暠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奏授士懋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暠補武安軍牙校師暠有勇力善射累

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衡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蕚舉朗州之衆以攻湖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暠登城觀之白希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師暠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暠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郎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暠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

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壇果束甲以入於賊城陷師暠被擒希萼命釋之師暠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屢爲希萼以罪詈責及希崇篡立令師暠衞送希萼因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暠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希萼爲衡山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爲殿直都指揮使後卒於金陵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爲伍長以勇幹聞開平中玕納欵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郎玕之壻也出鎮朗州

召言爲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酋長多求欵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蕚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蕚令其子光贊爲朗州留後逵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羣下但酣嘗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知逵等兇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留書所部以單騎行逵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

收言囚於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逵以便宜安置復下詔令逵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爲劉皶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皶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爲王逵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爲叔嗣所殺皆其驗也

王逵

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少以驍勇選爲靜江兵希萼

入朗州累遷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逵領戰棹爲前鋒陷長沙希萼既立逵有力焉時剽掠之後城中帑庫盡以焚毀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逵曰士卒怨懟深矣不早爲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蕘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重跰不復成列逵先已入城伏卒門下蕘至逵縱兵擊之蕘軍大敗追殺殆盡蕘僅以身免

逵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爲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蕚而立其弟希崇囚希蕚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暠共立希蕚於衡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欵於江南且請兵爲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遷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爲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爲之奈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爲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

甲萬衆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畧未定乘人心憤怨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眞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逵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逵爲武安軍節度使逵出於行陣本無鈐畧不能馭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爲節度副使者數人各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每宴集府中喧

呶如市逵莫能禁止會廣兵乘間盡取梧桂郴連之地逵率衆南征敗於壕石而還時何景眞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爲亂言又以逵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逵大懼因與周行逢謀召景眞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倣於府中景眞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欵於江南周祖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旣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爲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以

所部兵逼鄂州攻其長山寨而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爲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大表爲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於朗州城外

周行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爲靜江兵事希萼爲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卒

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爲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爲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恣行誅戮達之子弟及門將吏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守文瓊彭萬和與行逢族兄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擒殺之麾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儲魚監於境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州鄉兵大修武備皇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塟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逢性殘忍然爲治嚴整

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下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壻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治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徒畢集行逢徧拜之捧牓執帨親侍澡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

何景眞

景眞武陵人少以強勇隸朗團軍希萼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景眞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於橋而景眞登橋望之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破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眞爲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爲光贊王逵周行逢叛於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景眞不能拒後又與王

逵同請劉言爲帥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逵同謀逐鎬乃結景眞爲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授景眞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眞求歸治所言不許留於長沙與王逵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爲使相景眞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眞伺己也將誅逵景眞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眞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僞召景眞爲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眞郎日

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逵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寘帳幄中景眞留連月餘逵乃遣人僞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景眞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耽淫縱酒遲留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眞已醉惝恍不知所爲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

九國志卷十一　終

九國志卷十二

宋 張唐英 補撰

北楚武信王於梁開平元年據有荊州旋得歸峽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傳襲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陜州硤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諱更今名初隸朱友讓得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畜爲子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梁開平元年五月拜荊南節度使乾化四年八月封渤海王龍德三年

十月戊寅梁亡入覲於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丙午封
南平王天成二年因掠唐所部送蜀貨削官爵乾貞
二年六月稱藩於吳是年十二月丙辰薨年七十一
謚武信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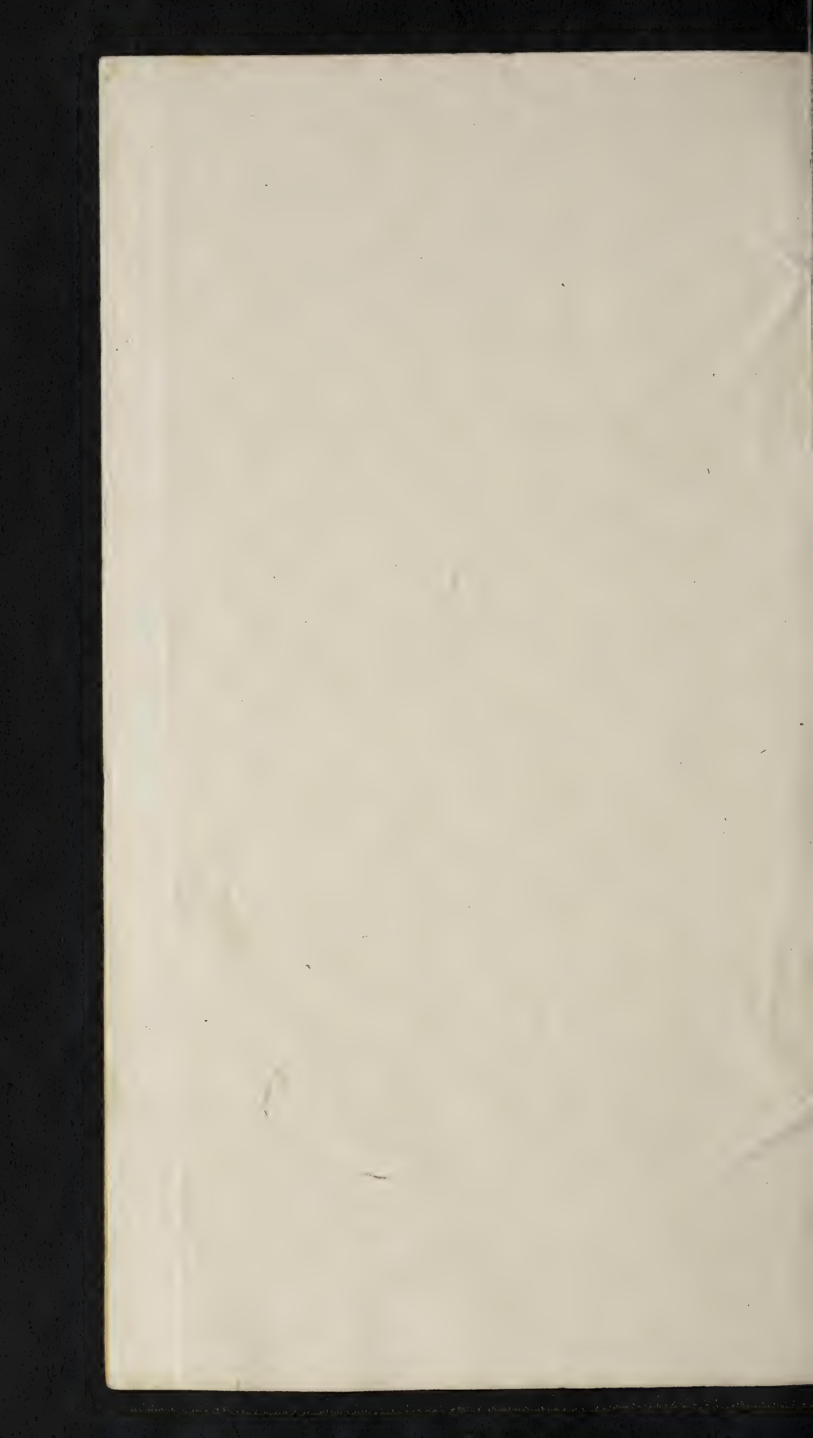
文獻王名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既襲位吳以爲節度
使懼唐見討復修職貢時爲嗣位之明年唐天成四
年也是年七月甲申唐復以爲節度使追封季興爲
楚王長興三年二月賜爵渤海王應順元年正月改
封南平王荆南介於吳楚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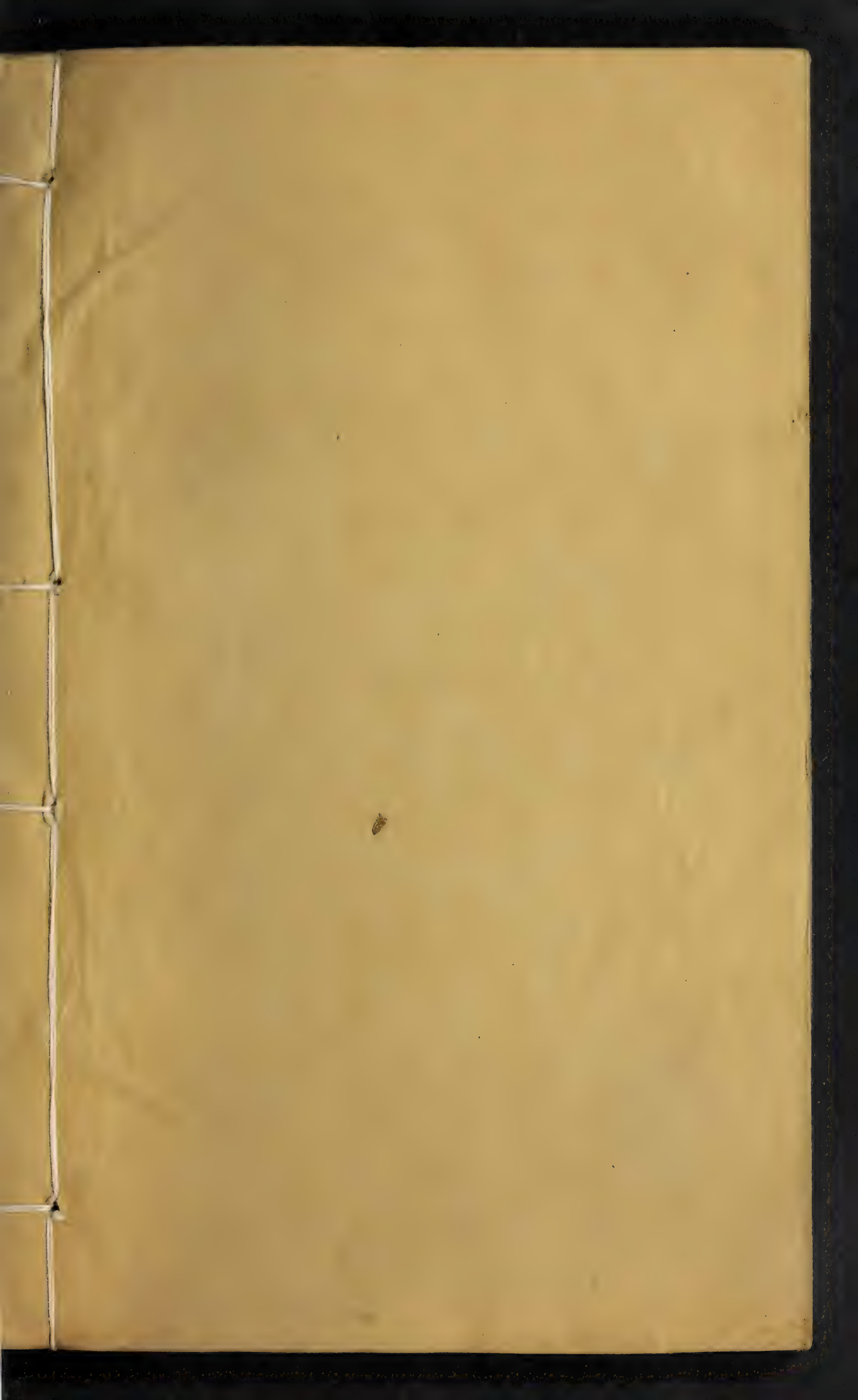
修貢中原假道境上自李興以來常邀掠貨物諸道移書白請責即復還之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稱帝併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諸國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漢乾祐元年十一月癸卯薨年五十八葬龍山鄉明年漢加謚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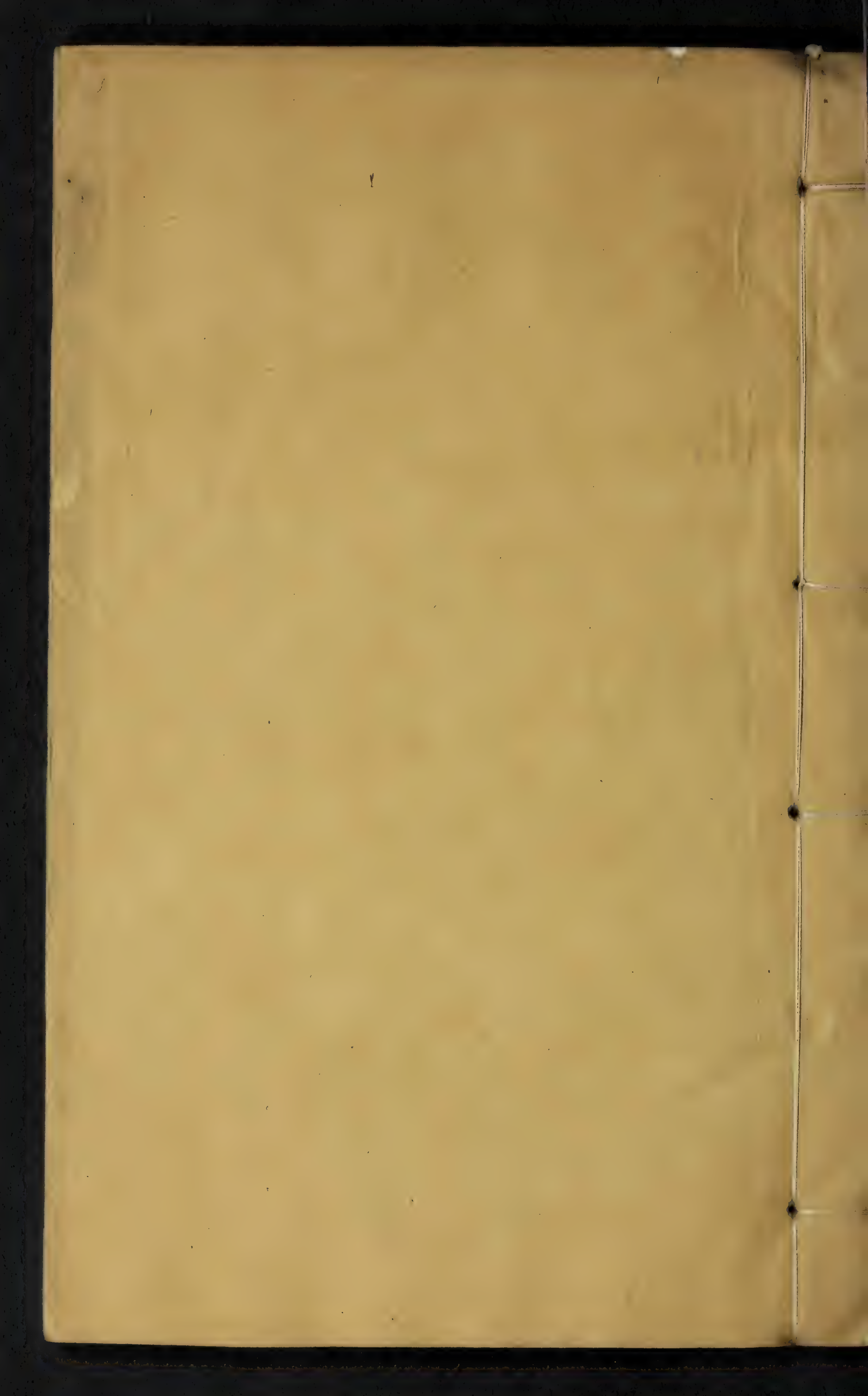
貞懿王名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漢乾祐元年十二月丁丑漢以爲荊南節度使周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進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薨年四十一葬龍山鄉宋加謚貞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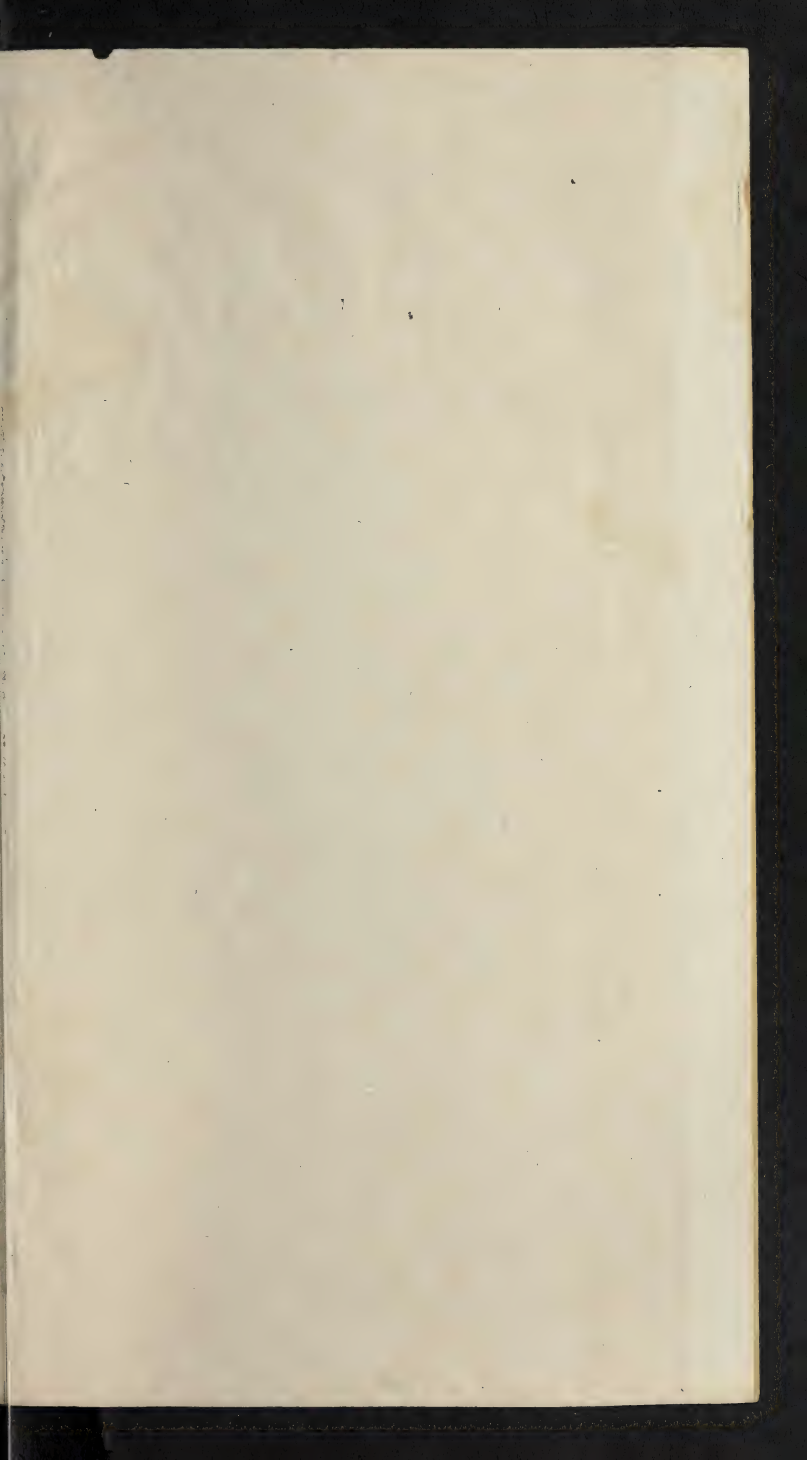
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沒不存兹亦可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九國志卷十二終









道光丙午鐫

靖康傳信錄

海山仙館叢書

[illegible]

[illegible]

道光丙午鐫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

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
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
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
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眞
夢耶然一歲之閒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
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
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
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
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旣割三鎭

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娼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綱 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

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

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𢾲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𢾲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

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

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

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

旣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
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
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
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
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
郞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
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
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
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

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葢斡離不之兵距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繼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窮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

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諸郎具奏得旨引
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啟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
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
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
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
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
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楙良弼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楙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楙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

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棁副

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屢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

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
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
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
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省而
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
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尙
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
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
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

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途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

臨閫干久之復降步聲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句當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

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氊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

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具麤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寔藥師導之人

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
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
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
至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
運蔡京家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
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
酸棗門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
城上士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衞班直善射手千人以
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曰禁中如新城酸

東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葢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

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斡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中國之意間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

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勢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棁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

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楙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斡離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斡離不遣燕人王汭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焉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

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𢌿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金人軍前宰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屛蔽號爲三鎭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

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郎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尙何三鎭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

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倘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

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留三鎮詔書戒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犒大金軍所遺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

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械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

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盖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

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啟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

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
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
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
賛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
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
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
人屈己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
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

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患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終

南海譚瑩校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宋李綱撰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

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叅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屢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

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没鏖戰於幕天坡所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

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鬨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楙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

政殿求對旣至殿門閣罷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楙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舁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

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益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

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迺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楙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

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者將賞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强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强敵月餘日閒雖竊盜無有

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甚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足數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

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楙王孝迪趙野既爲國人

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楙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頃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

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旣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余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離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

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遠而諸將得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

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卽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李梲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予宮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爲右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

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旣抵淮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

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

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
挾道君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
奈何余對曰不若罷聶山之行顯諭童貫等乞道君去
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迺
不果行而童貫等皆相繼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
欲詣亳州上淸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
每月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
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
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

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
陛下左右臣願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
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
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
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
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
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敎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
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敎旨
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

敘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
奬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
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
皇后恭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
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
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
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
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
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合宜方得因

泛及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復傳敎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旣居寧德宮後欲一到龍德宮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旣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

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

都城水災復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
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
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
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
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脈息善醫者
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
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
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

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
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
詢論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
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絕彼
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
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
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
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
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

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卽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

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
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
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趣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
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
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道君出青詞
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迺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
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
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
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

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宋 李 綱 撰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牓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

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旣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

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

寧德宮復還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

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恃其一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

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值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以官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

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官使吏虛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數月間天下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

處卽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

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以解鹽地分益陝西邊蓋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蕃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循舊制敎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近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免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加擡糧草鈔而貼

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盡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二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

保甲除河北河東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士得旨須行然後闕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步軍十餘萬隸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楚等以爲侵紊

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嘆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一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𢖍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祖

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换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轉官時止以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乞罷會

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寖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日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迺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跡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乞去章十餘上

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得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馳至城下說諭投以矢石

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道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
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
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而姚
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由井陘道
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乘勝復壽陽榆
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
眞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
賞射者而隨行銀椀祇十數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

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乞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言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卽令尚書省書勅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

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淮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

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相贊唐王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過然君子小人尚

猶混淆於朝翁譏成風殊未退黜謂宜留神照察在於
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
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
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宜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
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
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
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
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為然令條
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宜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

更不施行其意與前勝同余竊嘆息而已以二萬八分爲五軍時捷勝軍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句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

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并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何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譏無錢糧不

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
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
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
行前期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
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
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罪情勸
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
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
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

西都河陽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諸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諭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

人陛下任信之篤且謨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懐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懐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叙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及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

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爲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旣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廟之羞而陛下嘗膽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

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决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𡍼衛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

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士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

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談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

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原降指揮防秋之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

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
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
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
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
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
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
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
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
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

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一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眞舉烽無復至者

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句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

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
訪使句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
宣撫司自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
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
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
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留不進
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
復爲賊所奪余亟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
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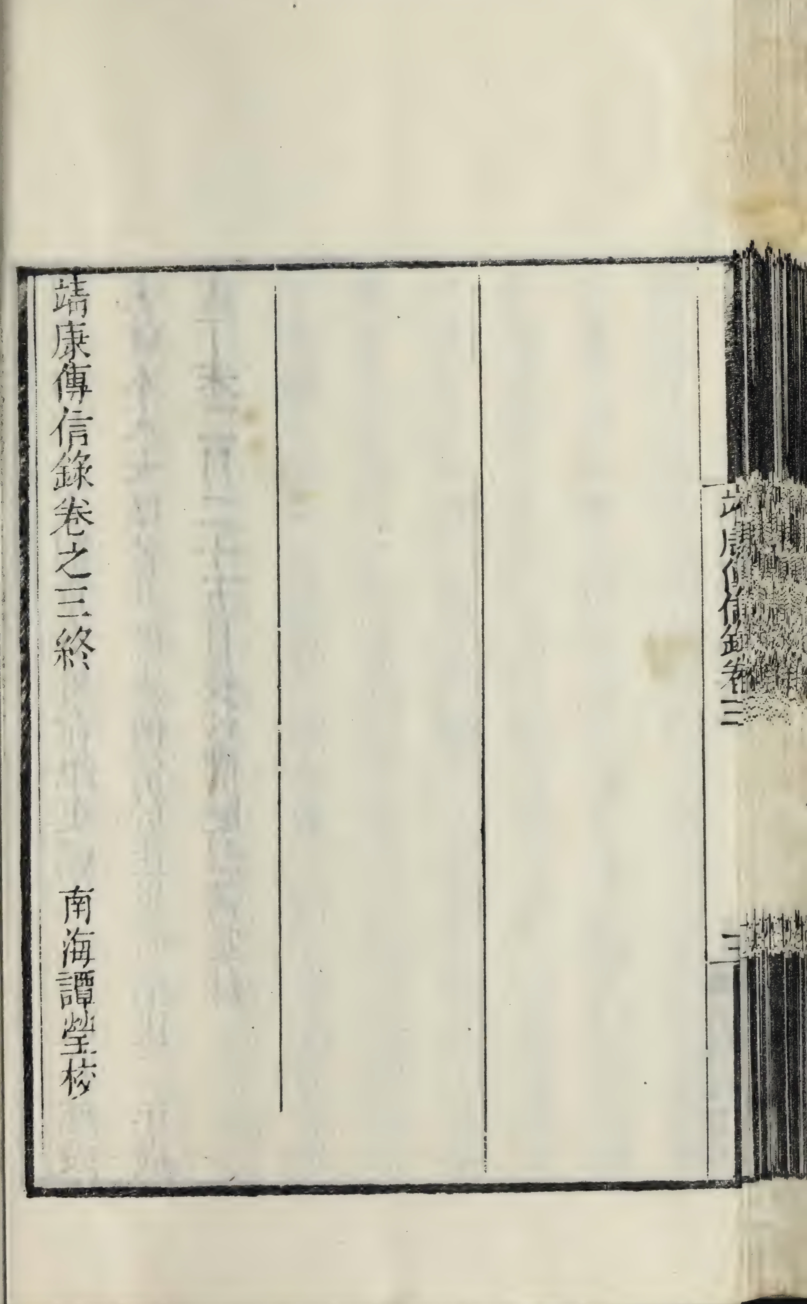
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卽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鎭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

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劄子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翰敏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

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畱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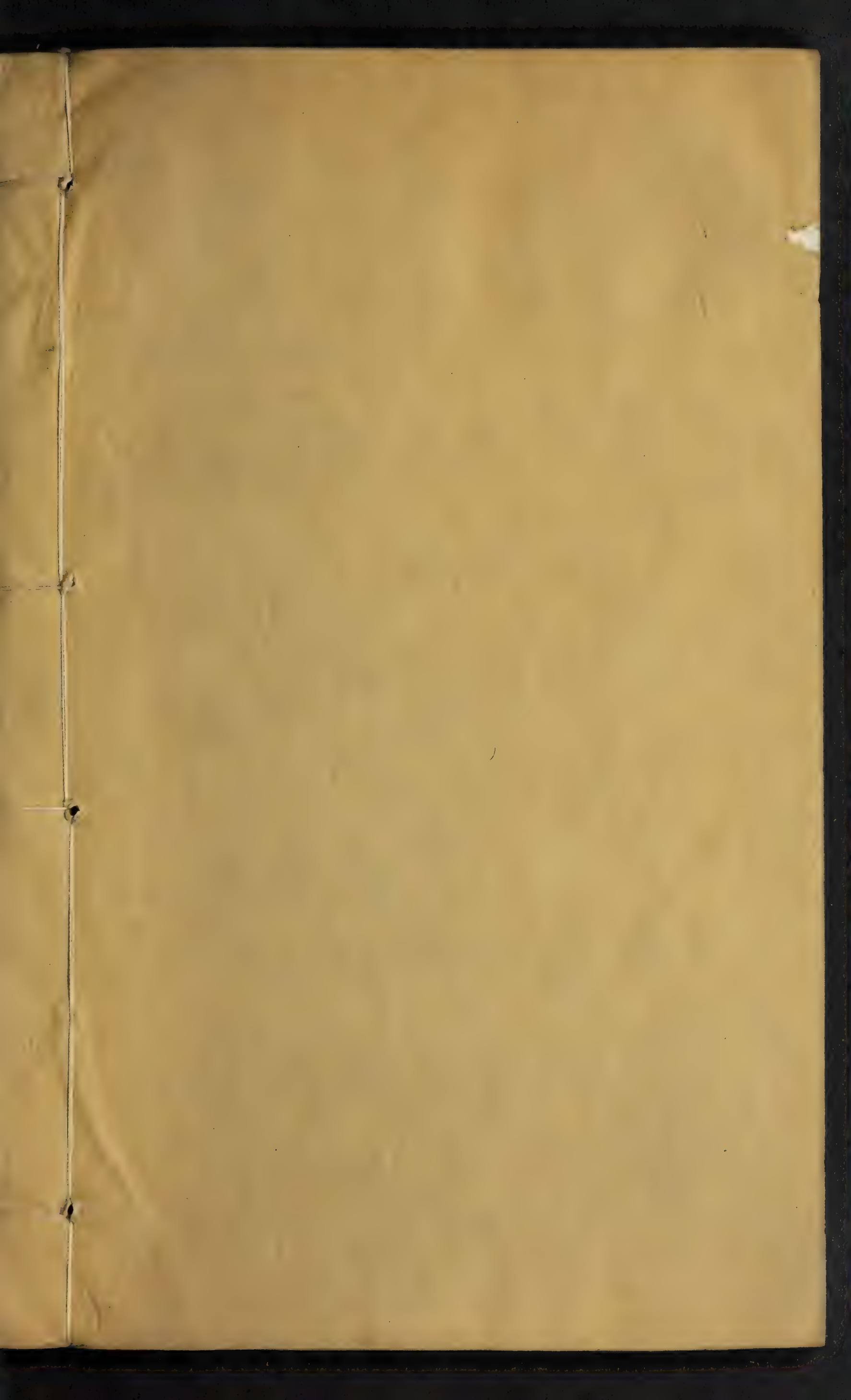
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遂落職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帝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庸懦讒慝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陝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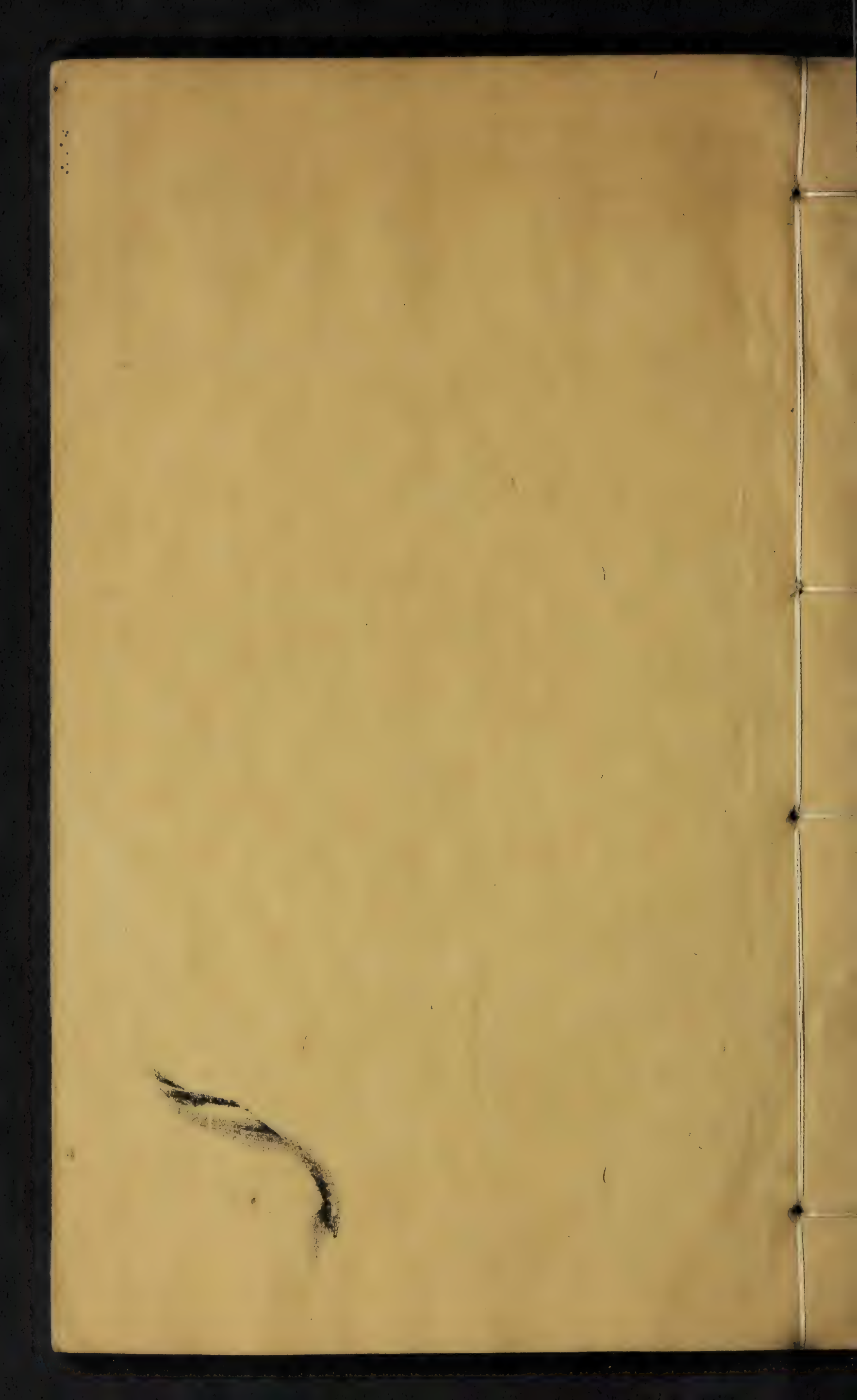
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施設
去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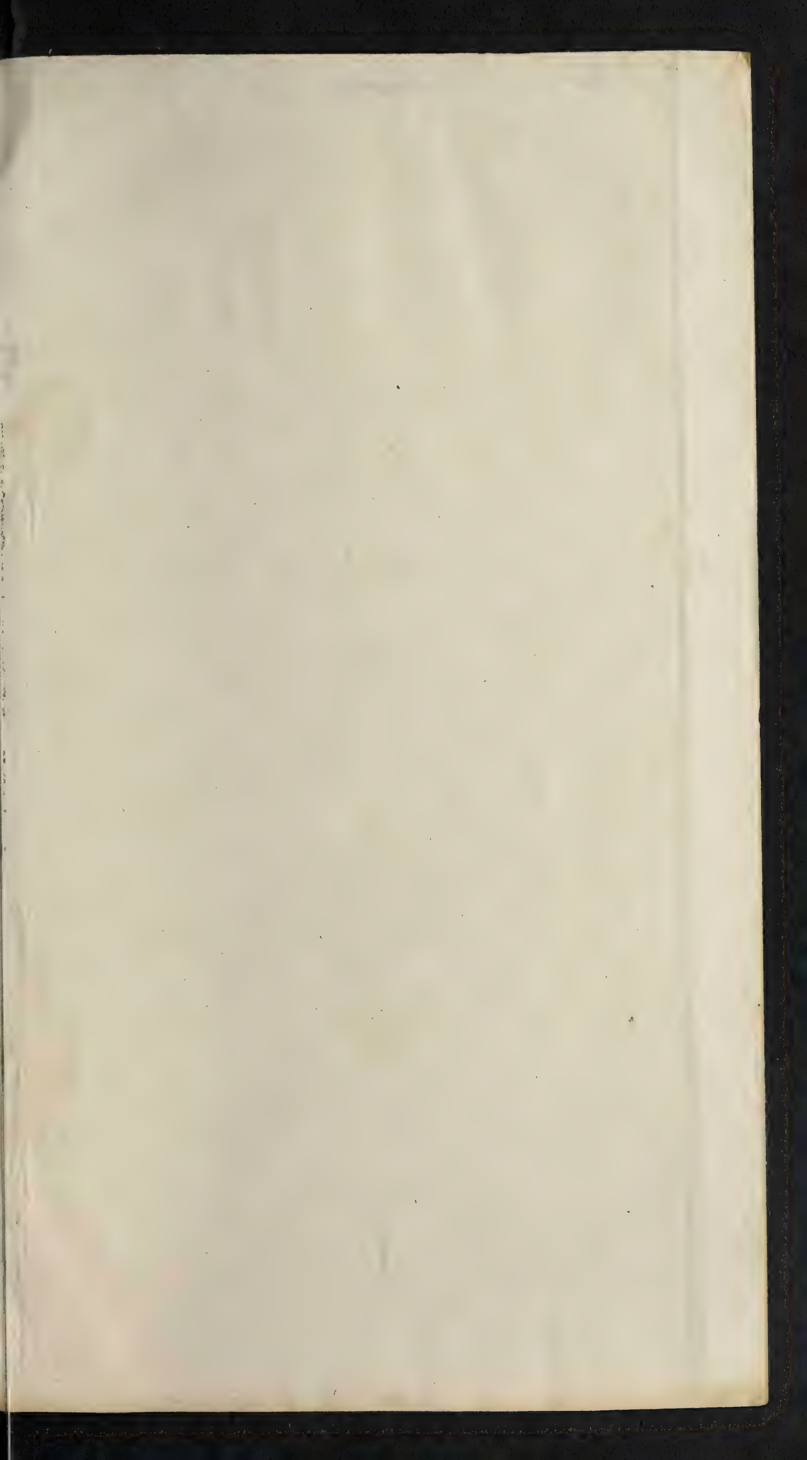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道光丁未鐫

東華外史

海山仙館叢書

道光丁未鐫

庚申外史

海山仙館叢書

庚申外史卷上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懽帖木兒來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

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晃忽乂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究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王室妥歡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絶百寮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内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攺年號逾月而崩廟號甯宗既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

古思文宗后苦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妥懽帖木兒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懽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竝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

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歹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黠慧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箠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

雖不言甚衒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
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
不復留心政事惟曰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
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
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　燕帖木兒宴趙
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爲鴛鴦筵席偶坐中有一婦人顏
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
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

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時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既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者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束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歆然猛憨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荅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

穆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乎幷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謀害我我如何救得徐亦絞死于東門外唐其勢旣死命撒的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剌氏爲皇后后乃世宗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竝爲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曰往應舉

未同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匼剌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剡王家奴也謂剡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剡王謀爲不軌殺剡王幷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

索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皆入于伯顏家省臺官多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有差品官畜馬　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　河南棒胡者河南散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擊伎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轆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兵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岡爲得勝岡　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

或通宵不出京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著　彗出紫薇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崑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母佛

毋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邨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六十餘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翼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邨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邨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僧遽喜曰曷與我爲徒弟可乎老遂捨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羣從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

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爲有司所捕獲　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之而預爲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遊人皆謂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幫俸孟

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臘爲丸彈狀佩之稱聖旨刦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臺中堂坐定喚當值掾史來傳旨我則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德致仕在家即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八者汝皆傳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刦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監司禿滿萬

戸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即以鐵骨朶自後撾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吐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

使臣者僞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
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
八失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俯首
聽命獨歸暘不從孟端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
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暘曰有母在堂不願也又曰歸
先生不怕死耶暘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
故天下多歸暘自此始
已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答臘實興聖
宮祁氏子也郯脫脫妻人皆呼脫脫爲乃公其後脫脫

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顏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衞軍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無奈太子在柳林何卽夕卽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時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茫匪氈裹之車中以載之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歹平

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權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卽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落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爲誰尚未晚也伯顏御之曰只爲汝輩向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耶情知皇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爲也言未旣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卽時起行無

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眞定府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剡王事伯顏聞知俛首不語殊有慙色也　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路安置乃遣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也飛馬渡河而去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

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戲嬉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幷問當時草詔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星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舍之而不問　國初朱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

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以杉木棺寘棺上藍寺中一云北塔寺屍水流出戶外人皆掩鼻過之籍其家數月搬擂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

其裔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畀畀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已身後事當如何畀畀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秉政時禁軍器刷馬匹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乂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氣節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剡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于是截髮爲誓私相約曰但得閒即行之一日伯顏休息于家二人侍立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鑌鐵善刀也阿乂赤都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欣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

王喜于得閒從旁促阿乂赤阿乂赤懼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閒者阿乂赤覲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卽捽向前阿乂赤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卽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爲左丞相益都忽爲右丞相韓家奴爲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既敗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爲首相僅半載于通州置榻坊開酒館糟坊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爲然嗾參政佛喜問曰吾父喜君

所行言無不聽曷諫我父使解職閒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遂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喜問如其言因乘閒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爲太師于是脫脫益都忽爲首相而已副之焉　詔復行科舉　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粟帛蠲天下租分　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高水河金口高

水瀉下湍悍纔流行二時許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亟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　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元李好文黃縉許有壬等數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守操琴彈古調常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欽欽有向慕之志焉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鈔五兩君子以

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爲羣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侮嫚嘲謔爲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掉臂而去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焉　曩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秘丞在朝鬱鬱後爲分省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過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是往時國生曩加孫也人皆歎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籠炊也　又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

擴廓軍中留之爲分司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糧于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聳不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竝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志道參政在側因歎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

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　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爲丞相馬扎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補爲掾史旣而知不能行其業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其額并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郤之掾史遂與國史典籍謀之數日丞相不喜或曰若非錢糧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爲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卽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元揭奚斯等于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　紹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

詔天下立常平倉　河決白茅口　冬十月十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祼于太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甯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儀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甯宗皇帝雖是弟然曾承宗器而爲皇帝時陛下亦嘗作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作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作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　詔天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

取守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歐陽元揭徯斯等修遼金宋三國史
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稟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
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卻衆皆患之或曰丞相
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愠也
盍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歸
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
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
所以掌其事使就緒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

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脱脱大喜卽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觀者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脱脱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爲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于宣文閣脱脱奏曰給事中殿中所記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譔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

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殿中迺來皆公卿膏粱子弟爲之其實瞢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　馬扎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譖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辭位陛下宜即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之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廣王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丞相三月詔曰乃者

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方賊盜竊發去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準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求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紀綱餘皆鼓吹而已　命選天下郡守凡其人之官皆陛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

飢渴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為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為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選轉某人為某官必問曰此人已前行過事跡果然一一皆善否為我悉陳之可也　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為翰林待制或議以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　朶兒只班為右丞相賀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　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獵與脫脫子加刺張同庚以故加刺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殿外愛育失黎使加刺張偕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帀已而復使加刺作老鴉而已負之亦三帀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刺張也問何爲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啓曰脫脫好人

不宜久在外上遂頷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名其項高而下鉤[illegible]之羣馬中若駱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且將入復爲相也因乘閒游說薦之于帝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祁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嘗見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詠加刺張于帝前曰汝亦思

汝父脫脫耶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帝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見也后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卽使人促之見至則上在椶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祁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日幸親終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遂有再相之命

命中書莅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尙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興作蓋爲前相無聞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

大有爲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叉卧置貫大與銅錢子母相權竝用脫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思誠祭

酒所授宣勑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詞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

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　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刼州縣官庫取輕貲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

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挻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前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

爲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懾伏衆情于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寘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號爲香軍葢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欒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水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朱臯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甯光息信陽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尚又

推徐眞逸爲首陷德陽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爲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瑣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爲首芝麻李者邳州人也値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挑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不安芝麻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有眞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也曰我知惟某某

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爲汝致之卽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爲耶彭二云州縣云有賑濟日日伺之實悞事飢無得食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我視汝膂力過人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吃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卽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有我當從之遂引見芝麻李喜得入人歃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伴爲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

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
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
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處城
內納喊一聲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者遽奪軍
器亂殺外四人因而得入同聲呌殺民久不見兵革一
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為軍從之
者亦百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
五河虹縣豐沛靈壁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
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觀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

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趙明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歸附皆有徯后來蘇之望元朝之國祚可盡矣先是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築壇于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二十七年為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歸豈人力之所能為耶　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厮禿

赤領阿速軍六千幷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其三將但以酒色爲務軍士但以擄掠爲營于勦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爲笑其後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戰不服水土病死者過半　十二月布王三陷鄧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三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眞逸陷湖廣

其將會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爲相諱言中原兵亂而哈麻媒孽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逯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塲下鹽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墅趫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諸將各勵乃事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剌太

尉攻汝甯汝甯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剌攻平汝甯城赫厮旣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甯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醉臥不醒敵人偷營逃失大將所在次日閲死人得其尸死人中師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爲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萬計前後兵出之盛無加此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河沙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

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鎭屯焉朝廷乃命鑾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抵暮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　賈魯治黃河疏凹里郗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　脫脫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

楊示天下令一槩勅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于是楊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内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跡尚存可舉行之于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庸田使司于江南　吃住平江陵㑹失入都魯平襄陽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既

得幸于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荅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懽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荅里麻

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爲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儷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淸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爲大喜樂故也　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

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　潁川沈邱探馬赤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衆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于是察罕授汝甯府達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于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花冰二月朔日食　張士誠起兵泰州劉福通襲據高郵截南北路　倚納十人與帝竊議脫脫在京不可于是謀令太史王監承奏連

夕相星犯帝座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讚識者皆知脫脫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來兵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相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財彈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權准安安置令樞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功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

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帝玉音以爲在後事體朕再有密旨來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從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卽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脫脫在淮安一月詔復

使西行鴆死于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眞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　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蓮大寨徐眞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　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

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又卒後敗亡

庚申外史卷上終

番禺孟鴻光校

庚申外史卷下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太保死裨將陳生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闊答失八都魯討平之　以汪家奴爲右丞相鼎住爲左丞相哈麻爲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爲右丞相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　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答臘爲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册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爲事親

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效勿謂昊穹之高一
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廷之奥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
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爲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
子以爲徒訓也　劉福通刦敗答失入都魯長葛營趙
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　明元帥入四川陷之自稱蜀
王香軍陷安里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城浮
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甯國遂據江東
既而池州安慶尋復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

爲恐爲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僞若初未嘗薦之者又私念以爲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禿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篤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薦而爲丞相一爲大夫皆祖宗德澤但妹婿禿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慢褻無禮爲天下士大夫所議矣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我利不意其妹于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伏入臺陽又有旨跟隨哈麻入吏都散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

惠州雪雪安置太甯中途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脫令脫脫骸骨還京師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陞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爲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爲四川參政引兵自巴蜀來先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獨有功至是陞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本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　危素爲司農司丞于京師雄霸等州屯聚糧以給京師號曰京糧爲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

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荅失入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軍士失律刼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褫其職以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爲湖廣省左丞相仍提軍前往征山東毛貴荅失入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　五月汴梁大饑守臣失烈門知院遁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

勇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字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雁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答失入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子孛魯帖木兒代領其衆愛詔鎭守西京答失入都魯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命爲刑部侍郎號長槍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　罷商稅

罷寶鈔提舉司　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併害其子壽童駙馬以紐的該爲添設丞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値太不花禆將劉哈剌領兵自晉冀來大戰禦之哈剌以功由尚書陞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

安豐闕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甯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　西京孛羅饋京師數千車　帝嘗爲近侍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搆宮高尺餘棟梁楹榱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金珠而去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大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

人事上足矣無惑于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怫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內宮祁后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苦不曉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秘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噫　陳友諒陷江

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管安謙棄城從西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尙書總管海尙書皆死之陷撫州達皃花赤皃者完帖木皃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南至太平殺徐眞逸于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于金陵南還後于江州建都焉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趣金甯焚魯王宮府駐居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時也先忽都爲詹事以爲總兵大將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

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則其子功成至則闘潘軍日治戢馬一無退意也先勿都畏之縮跡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嘗養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勿都敗還反以功陞爲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埽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爲憾　京師大饑民殍死者幾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鵂鶹百羣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又居

庸闕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饑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入糧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浙江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

入凡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
緜入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匹而江浙常居
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
者以爲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　指空者西天刹帝利
王第三子狀貌魁梧不去鬚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
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
亦不免年百八歲而死　甘露降文宣王廟樹上凝如
白霜啖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數里　貴赤衛韓僉
事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爲孛羅所拘于西京父母悲

歎失二子且貧老無以爲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次子來告曰吾兒將西京麵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以後往來聞其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翁阿娘可遷西房兒欲居東房以某日娶女其日小兒果見筵席賓客甚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其京師之不祥者有如此　建清甯殿外爲百花宮環遶殿側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

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　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每登龍舟用綵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興有所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嬪妃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　冬十二月左丞相成遵參政趙中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內禪使宦者樸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位于皇太子賀太平懼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黨數人又不許太子銜之太

子一日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汝所用者今皆以贓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閒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于是稱病求免相位初祁后與太子謀內禪賀太平旣不允其事后謂太子曰太平不可使居相位有兀良歹其人與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眞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旣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歹居興州逾月以無疾卒太子疑太平害之怨之愈深

庚子至正二十年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爲太保罷相是月搠思監爲右丞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罷賀太平謀相于老的沙欲自爲之而難于發言遂薦搠思監帝以搠思監爲右丞相老的沙爲大夫老的沙特有薦相之恩數有請于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成隙搠思監恃有祁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帝母黨之戚于是搆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大半汝不可居祖宗大位將國璽

送與我我當代汝爲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麻剌朶兒只禿監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復起哈麻赤萬人爲軍哈麻赤臨陣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奢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于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竝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

從間道走西京降孛羅聽調已而又降擴廓　初賀太平餅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留宿不進搠思監疑其徘徊顧盼猶有希進之心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先忽都殺之于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黨有脫懽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之

陳友諒者徐眞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簒其位沈眞逸于江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大軍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僞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思用國內大亂花馬王田豐埽地王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州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爲山東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

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日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忿曰我以山東地降汝又爲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于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席邀其一切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夾

一人以擊鼓爲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于十四昳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卽埽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閒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爲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爲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爲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瓚任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遂倡言曰總

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爲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丈餘埽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于禍帝聞其死哭之慟字羅帖木兒聞之在西京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爲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淸甯宮殿置龍牀中坐東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敎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意西番僧敎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乃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遒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尊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乃亡國之君不足爲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　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械歸京師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口白䘨等邨千餘頃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倂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　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不勝怒盡殺祁氏一家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爲我雪此恥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搭思帖木兒爲王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爲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守將左君弼遁

淮西降附　野鴿巢興聖宮數年蕃息數千驅之不去網之不盡君子以爲興聖宮祁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氏爲父翁吉利伯牙吾氏爲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以來巢有開必先應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與孛羅常搆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爲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

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
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纏緜不解監
察御史傅公讓一云子敬率同寮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
不花是我資政院老大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
欲逐之汝不能爲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盡有
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惟老的沙
在臺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二
人事又外除之既而諸道臺憲皆以爲言于是太子怒
欲并去其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

其冤藏老的沙于後寢朝廷圖形徧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爲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爲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冤太子之疾可無禱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遂有死者有以

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　宏農盧氏山移五六里　八月陳友諒兵與大兵大戰于鄱陽湖中箭而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理出降湖廣荆襄諸郡皆歸附　陳友諒之簒位徐眞逸也僭號大漢改元大義天完至是亡

用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兵西方禿堅曾往也先屯擡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

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爲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于是拘五府官告孛羅曰朝廷爲佞臣作弄至尊更無公論至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舉爲誰禿堅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孛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興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我非犯闕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

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爲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
座朴不花側坐拜朴不花與搠思監交跪禿堅奏帝求
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已得二赦然後釋
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
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宜省過
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爲不可復爲邪說所惑然
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
執此二人詣孛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
罪復笑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

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孛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果取故物來方是孛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淸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秃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門外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𡗝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臣爲左丞相秃堅不花爲樞密知院老的沙爲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執讒佞數人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諸造作時方修築

宮牆立爲罷之散驅祁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白瓚住駐軍盧州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孛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伱可與我奏陳去也孛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皆立足不定自西自東止于更鼓樓西孛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孛羅兵權時搠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能爲之執筆乃更詔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中書郎中

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爲朝廷草詔削孛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此舉莫非撥正反亂也客有暢勲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孛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貴之曰詔從天子出栅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　祁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孛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脊　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贑州陳友諒故將熊平章拒守自冬

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之地袁州歐道人亦歸款卒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成婚孛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成婚孛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餞行各進酒一巵荒于酒色鋭氣銷耗矣　擴廓分兵爲三駐大都城外遙制孛羅而不與之挑戰其白瑣住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

其將姚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孛羅不勝怒自將兵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　五月七日天雨白毛長尺許細如馬鬃或諛于帝曰此龍鬚也帝乃命收而闇之祀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孛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畚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爲待制帝欲殺孛羅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答上都篤金那海和尚帖木兒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

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閣東古桃林內時孛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上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于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時丞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孛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孛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强孛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梢罥孛羅帽而墮之失烈門遽爲拾之孛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又有

一人突然横過其前孛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訖一人批其額孛羅以手禦刀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有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譁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孛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孛羅軍大駭散四走時帝居窟室約白事捷則放鴿鈴于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塡巷老

的沙趨至孛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𨍭黎謂帝已崩孛羅爲皇帝將兵來討之故孛羅遣禿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禿堅帖木兒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膿團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終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剮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罵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

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堅計　正宮后車必氏元史云宏吉剌氏聞孛羅難作薨帝賞殺孛羅者六人功徐施畚不受賞一夕逸去　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右丞相　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為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在軍中久樂恣縱無檢束居朝怏怏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　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鳴　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為右丞相藍答里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旣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恆者憸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計以密其奸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去武關與大軍并力渡淮彼若恃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用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檄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

侯先以劄付調關中四軍張師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
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
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
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
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
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
分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
積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
廓之出為治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

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師也耶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擴廓舉兵犯闕今日擴廓總兵天下不太平爾母子誤我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爲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楚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抖宜駐兵濟甯鄒縣等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南軍塞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　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

鎭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
風浪掀舟没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輩
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于朝廷因差左丞相袁渙及知
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
率所部共淸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每事功垂成
不可誤聽息攻之旨且袁渙貪賄之人也此豈其本意
可令在京贓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
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

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惟李思齊軍最强李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通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貊高完駐兵鄜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以適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從其計貊高所部將多孛羅之

黨行至衞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爲官軍擴廓爲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檄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投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郎使其首領兵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精僞作使人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

兵宄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從部將盡在懷慶識者以爲貊高完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擕兵仇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使來大喜升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兵北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刦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衞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懼擴廓兄弟有夾攻衞輝之勢亦盡刦掠

衞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鳳國者進謀于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鎭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貊高一部背擴廓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爲忠義功臣名號　九月

大軍攻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友定　貊高
率兵攻眞定不克而還　張士誠者名九四初起泰州
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淮東諸郡號稱吳王國號天祐
至是而亡　十月國朝大軍平定河海十一月平定山
東　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
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國公關保亦以晉
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率兵攻懷
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大軍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

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勅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大軍自灤渡河三日平衛輝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二日貊高出兵逼太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翌望見之易旗幟駐兵于其西角貊高果誤入其陣卽分擒之時關保營在貊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縛貊高示之營軍亦皆潰散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于擴廓　六月大雷雨雹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

七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于是檀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焉大軍又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貊軍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輔國盡復擴廓舊有爵位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眞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荊門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恆曩元輝則

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　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懐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𨹧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捲其女子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廓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卽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　十一月擴廓軍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盌子城入破擴廓于滹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來領兵援晉冀駐龍

鎮衞子口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至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于是晉冀之地皆平　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勅旨改爲北平府仍令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兵在焉上都恃有紅羅山爲之藩籬紅羅山恃上都爲救援而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之卽以大兵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八日卽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

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八月二十一日平懷慶鞏昌平凉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于萬萬年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于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爲可伐或以爲不可伐而劉太保秉忠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耶其留事朕自伯

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君伯顏爲之臣兢兢業業尙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擴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

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之帛蠲免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藉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之心所爲者也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餘圖大政爲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內無

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彥是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聽夫臠羶擁毳飽食煖衣腥羶之徒使之坐廊廟據樞軸以進天下無藉之徒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寬平之心因是益進矣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何至于遠遁而爲亡虜哉

海山仙館叢書

庚申帝幼時常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剌八失館伴南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獻帝命妳公受之則山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上船則俯拜如初帝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羣猢猻多至百數皆相招呼以行至船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

又命寺中曰羣猢猻當餐我飯汝不可以飢之曰爲我設兩餐自後每飯聞雲板響羣猢猻皆累累然攜負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爲猢猻寺其後寺遂以此爲名後帝即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書論語孝經日寫字兩張及召回京師收書冊紙筆藏小皮匣中手自開閉用馬駝之前行頭髮嘗生蟣蝨使民嫗捕之告嫗曰是雖血食于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懸于屋簷下吟殺可也然亦時薄劣常鑽地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

領羣兒二三十餘竿紙爲旂插城上又好養八角禽
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顧靴下水捕之
嘗爲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
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
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
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戲如初蓋
其性度如此一時勉強素非涵養有之哈剌入失當
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羣猢猻之畏伏狀以爲終
有天命始不敢有逆心後羣猢猻自帝北還復移其

類返故山有老猢猻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爲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

予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閔之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勸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搖首不從即日遁去始雖留意故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爲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

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爲夷狄夷狄一變爲禽獸堂堂人主爲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爲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志其問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問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

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于死未嘗有歸
怨之者豈昏愚者所能為之也
或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
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正改元以來凡權臣赫赫跋
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
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
優柔不斷者所能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
其陰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
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陰毒之

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略內有不殺之神慈外聰明而內睿知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爲聖人之全德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虜也不亦宜乎嗚乎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能使天下之爲惡者懼使天下之爲善者喜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能使天下爲惡者喜使天下之爲善者懼則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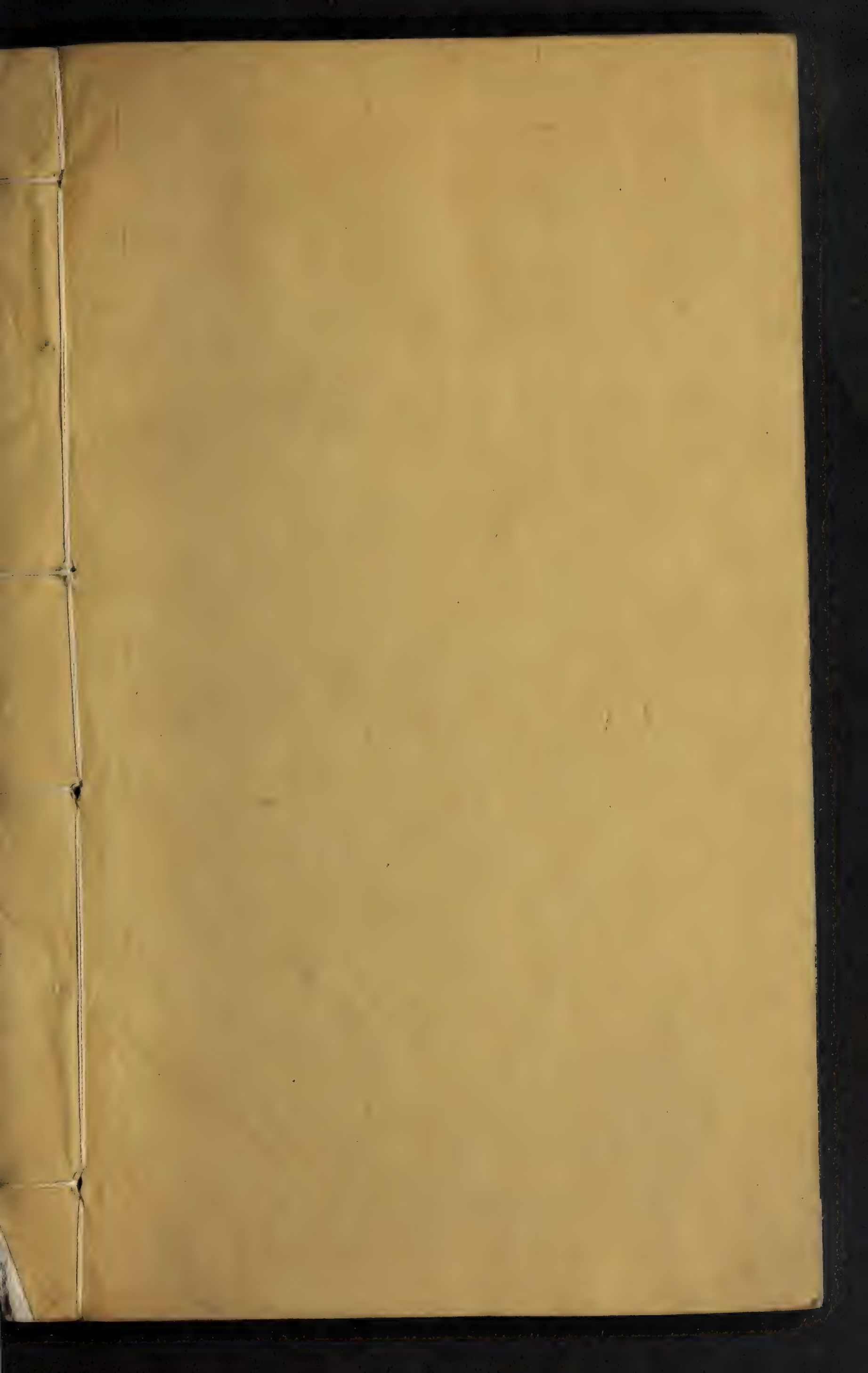
人上者甯不殺可也古之聖人不殺者其此之謂夫

庚申外史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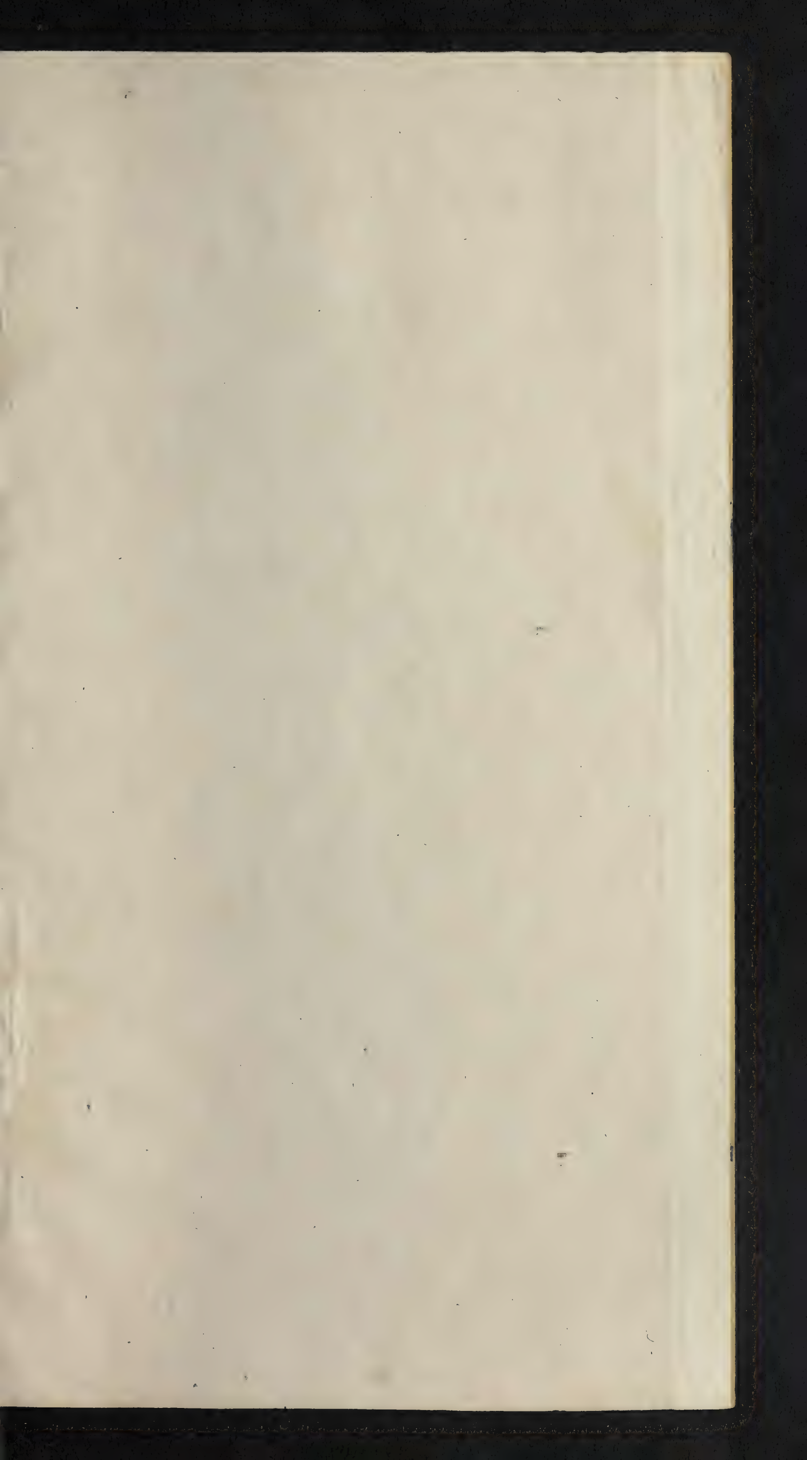
番禺孟鴻光校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人葛溪其號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開闢往北尋見苦請還鄉于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宋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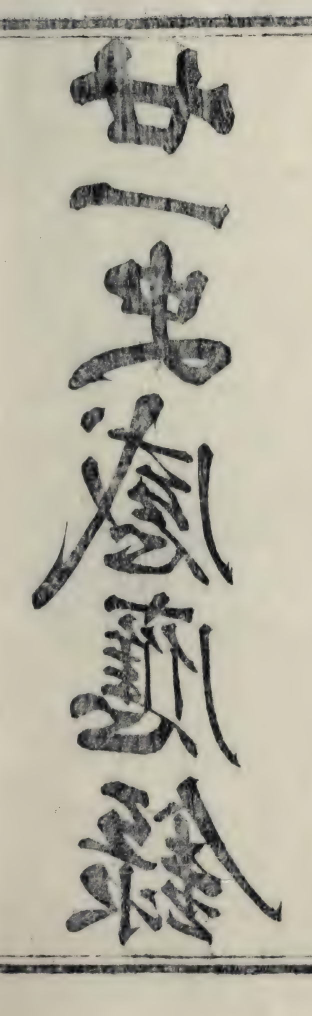




道光乙酉鐫

廿一史感應錄

海山仙館叢書



海上[illegible]篆書

古一[illegible]參贊錄

道光乙酉鐫

二十二史感應錄原序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烖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與人之生死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覩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其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

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憑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即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也必無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殃有未熟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於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也太上感應篇出於道藏其書

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旨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於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於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卽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曰虛

小人曰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決去其惡勉進於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於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孟夏之月長洲彭紹升序

二十二史感應錄自序

自有載籍以來勸懲之書多矣其言感應之故詳矣大要在使人止惡而進善欲使人止惡而進善必先有以起人之信心信與不信善惡之所自萌也太上感應篇載善惡條類纂詳其旨通於六經而其公案具在二十二史後之爲註釋者多採取稗官說部里巷傳聞以爲之證使童騃婦豎見其書聆其說莫不形惕心惴其爲功於世教非淺而當世士君子反有以文不雅馴菲薄不屑視者始以其事爲不足信繼且以其理爲不足信

豈太上煌煌垂訓可以勸愚衆而不足以規學者哉夫
輕薄佻浮之子偭規越矩者勿論矣即其間有志進修
者傷德喪名之行自問無之而或勉其暫不能愼其常
矜於衆不能慊於獨然則善何由而純惡何由而盡苟
非取古昔記載切於勸懲者置之左右反覆尋覽曉然
洞悉於感應之所由不以初終隱顯而或二又烏能奉
身寡過而俯仰無愧怍也哉希涑幼承家學頗知向往
稍長閱歷世故益有契于感應之理爰以讀史餘閒擇
其善惡事蹟果報最著者得一百八十餘條編爲二卷

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二十二史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茲之所載二十二史之一隅也伊古及今普天匝地無一事而非感應之證也二十二史又古今感應之一隅也推之而稗官說部里巷傳聞苟由此而反之其理明其事確又何不可信之有吾願讀是書者決志進修爲善去惡如火之然如泉之達是書所錄之善吾得取之以爲善所錄之惡吾得反觀內鏡務使根株之胥絕焉然則太上垂訓之旨其不在斯乎彭希涑序

[illegible]卅七卷之三[illegible]

凡例

一史書所載善者祥惡者殃其事不勝錄也茲取天人感應之神異顯著者凡降祥降殃確知爲某善某惡之報則錄之

一事有暗相關照而其故不甚明著者如李斯譖韓非下獄非欲自陳不得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此類甚多若欲繁引殫書轉屬有心牽合且挂漏反多槩不載入

一如史記所載而復見漢書則不重錄從其較詳者錄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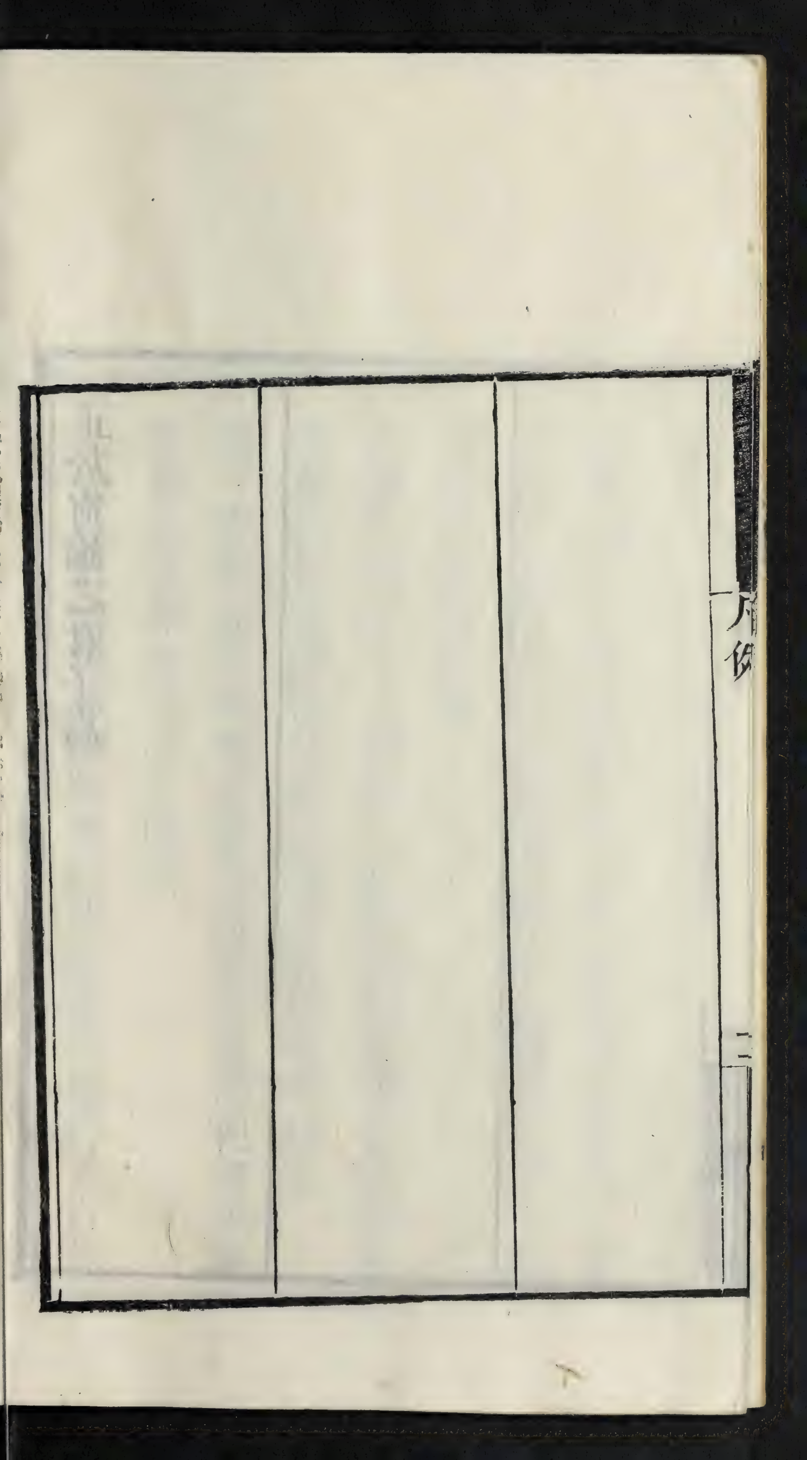
一所載禍福報應祇錄其與本事有關者其終身名壽子孫不盡載或所作善惡之報必合終身名壽子孫而後見者則仍書

一是書原爲士大夫修省之助至本紀所載皆不錄入若春秋列國諸侯位非至尊分有相匹仍錄之

一書一事而義可觸類貫通或其事互見於他書中者附書於後庶理完而文備云

一採輯旣就別作緒論數條判決疑義綜論得失以就

正於尙論之君子焉



緒論

史書體例不志怪神然有可以明人事之得失者雖涉靈異不以爲病如史記載秦繆公死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且謂帝與言晉國休咎甚悉命書而藏之皆驗又趙簡子疾不知人旣寤語大夫曰我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亦謂帝與言晉國事亦皆驗其事兩見於趙世家扁鵲傳使人知天人相與之故則知所以事天故不厭詳也若晉書載劉聰爲遮須夷國主隋書載韓擒虎爲閻羅王義無可取乃爲

體例之病矣

司馬子長於天人之理甚明其論韓氏之昌以爲存趙氏之陰德表其微也蒙恬之誅也自謂絶地脈之咎而子長以阿意興工不惜民力爲恬罪舉其大也其必有當矣

後漢書史弼傳論曰語云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按弼爲平原相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弼獨無所上濟活者衆弼後爲河東太守爲侯覽所誣下詔獄論棄

市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寃委曲營救以免弼罪復起官以壽終方弼被逮時其去死也近矣卒賴平原人以免豈非活人之報耶由是推之爲善而福不至必陰消其無形之禍也其禀諸命者本薄也爲惡而禍不至必陰消其當得之福也其禀諸命者本厚也迨善惡之積既久而命迺退處無權則人定勝天也

後漢書袁安拜楚郡太守時治楚王英獄英辭所連及者數十人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理其無明驗者出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

人安後位至司空子孫貴盛史氏論曰袁安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愚按安之不鞫人於臧罪非得其臧狀而故縱之也葢推其居心仁恕不欲入人於重罪耳宋史韓億見諸路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顔色不懌史氏因以爲其後必大合而觀之皆所以覘人心術之微也

後漢書范滂被黨禍將誅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夫桓靈之間黨禍蔓延殘賊士類葢亦氣數之厄然而匹夫橫議品覈公

卿裁量執政固有取禍之道矣若范滂者清心自好克有令名然疾惡過甚爲郡功曹致中人以下莫不歸怨卒以此得罪太剛必折物理之常尙不自反而慷慨仰天語多怨尤惜不奉敎於郭林宗袁夏甫諸君子也宋書劉湛被收入獄亦謂其弟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初爲殷景仁推引共參政事乃以景仁位居已前反相傾構又附宗室義康無人臣之禮卒以伏誅宜矣若其他小節卽如生女輒殺爲士流所怪何者可自附於善邪小人之爲惡終其身不

自知其惡也吁可畏已

南齊書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相報朓不敢相見及朓以他罪將見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爲人臣知敬則反狀而具以告義也與訐發人陰私以爲己利者不同豈其以是獲罪於天哉

或以梁武崇信佛法卒遭侯景之禍疑報應之理不足憑不知梁武弒齊主東昏侯及和帝以取其位侯景之禍固其報復也朝野僉載謂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

時人以景爲東昏侯後身其說殆信

唐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直諫獲罪人皆哀之然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不協遂誣奏道宗罪配流象州病卒無忌又陷吳王恪誅之遂良又誣劉洎罪賜自盡而無忌遂良卒皆不得其死舊唐書以爲天網不漏豈不信然攷劉肅唐世說亦謂遂良之敗由陷洎之報又載無忌之害吳王恪也恪臨刑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與史論可互證云

爲將以嗜殺受陰禍是錄中所載多矣其理更有見於史書論贊中者宋史王韶章粢皆用兵有功韶子寀能致天神帝試之無驗棄市粢子綖或誣以私鑄錢配沙門島論曰佳兵好還道家所禁寀以左道殺綖以鑄錢陷非其驗歟明史徐達常遇春俱爲太祖將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達後贈中山王子孫世其爵遇春年四十暴疾卒追封開平王子茂襲爵未久以事安置龍州贊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或爽何也太

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鑒矣

余觀古名臣事業凡拯亂救荒以及河渠工築動活數十萬人未嘗不歎仁人之利之溥也雖然尤願人反求諸心卽所能盡者而自盡焉如史稱宋曹彬總戎專征秋豪無所犯而其平居於百蟲之蟄亦不忍傷使彬不爲將而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不可自盡其心乎賈子稱孫叔敖埋蛇而毋知其陰德摭言稱裴度還

帶而神貌頓改彼其所以動天者亦一念之力耳豈必有憑藉而後得行其志哉

或謂伊古忠臣孝子多身際蹇屯流離患難不必盡有風雷之感呵護之靈而身犯不韙者或竟坐享福澤終其身何也曰天之嚮福也有五壽富康甯考終命此四者其事無過一身之樂而其時不越百年之間若天所以福聖賢而不與庸衆共之者則攸好德而已夫純臣孝子處辛苦艱堪之境而甘之如飴者豈有他哉彼將以成仁而取義也仁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所以爲人

也彼體天地之心以求盡人之所以爲人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流萬古而不息而天顧以憐庸庸者憐之豈因材而篤之道乎若夫罔之生也幸而免免矣仍未始免也宴然食息運動而其有生之理已盡而無餘則一行尸而已矣其與身受誅殛夷滅者何以異哉

世俗神滅之說昔人辨之甚詳然不若證以實事尤爲較著如漢書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漢書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女子李

娥物故瘞於城外已十四日有聞其冢中有聲者發出遂活註中言娥見冥中事甚悉晉書干寶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吉凶輒語之地中亦不覺爲惡又寶兄常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遼史孩里從上獵墮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持牘者曰誤執汝示之牘書官至使

相壽七十七擠之大壑而瘞土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明史洪武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民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皆死而再生見冥中事者也北史魏臨漳令李庶亡後其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曰吾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夢亦符遂持錢帛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魏書宋穎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鄧

氏向顙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崇亦旋卒南史齊宗室鏗死後有陶宏景與鏗舊識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故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宏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訪之果與夢符舊唐書崔咸父銳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于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父卽以盧老字之宋史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會元兵至婦謂夫曰吾不受汙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被掠不辱而

死夫後以無嗣謀更娶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此皆死此而生彼者也北史夏侯夬亡後三日其交好相率至夬靈前時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但無語耳夬從兄欣宗忽作夬語如平生發家人陰私竊盜皆有次緒明史毛吉官廣東僉事戰死方出軍時賚千金槁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既死文憫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餘官銀付吉家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累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此皆死而與生人接語者也他如是錄中所載幽明感應事甚多彼執死而神滅之說者豈往古記載皆虛矯不足信乎抑別有說以解此乎盍亦弗思爾已

或謂生命脩短謂有鬼神掌之如增算奪紀之說有可徵乎曰博物志謂泰山主召人魂魄司生命之長短證諸於史後漢書許峻傳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

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魂神歸赤山如中國人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輅謂其弟辰曰但歸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其說可信矣又宋書謝宏微之卒也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宏微宏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宏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則勾召魂魄者又實有之矣

列史五行志有人變異形者後漢書靈帝時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晉書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黿宋史衡湘間人有

化爲虎者夫心形之主也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心不在形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可以得輪迴之理矣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而殺彭

生以謝魯一二年襄公獵沛邱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公孫無知等聞公傷乃作亂齊世家

狐突之下國遇太子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惠公六年秦伐晉合戰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世家

衛鞅好刑名執秦政封於商定變法之令民有言令不便者或有言令便者盡遷於邊城公子虔犯約劓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

商君傳

秦將武安君白起累戰有功其後秦王使武安君攻邯鄲武安君稱病不行秦王怒賜之劍令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

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傳

按夷堅志載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素不知書得病臨絶忽語人曰我秦將軍白起也爲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言畢而殁然則史書所載特其現生較著者耳

陳涉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

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翦傳

呂氏妬戚夫人有寵遂酖其子趙王如意而殺戚夫人後呂后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呂后遂病掖傷未幾崩呂后本紀

陳丞相平佐高祖定天下多出奇計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嗣何坐罪國除會孫陳掌以衞氏親

貴戚願得續封然終不得陳丞相世家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俱漢外戚時灌夫亦倚魏其而列封侯及魏其罷政武安爲丞相使人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時灌夫聞怒罵使者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爲夫人詔召列侯宗室往賀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誅灌夫族魏其銳身爲救亦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魏其武安傳

李廣爲漢將善騎射號曰飛將軍然不得爵邑嘗謂望氣王朔曰諸將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乎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後以出征失道自殺孫陵又以降敵族誅李將軍傳

王溫舒好殺伐爲廣平都尉捕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者

至族小者論死其治中尉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其爪
牙吏虎而冠後人告溫舒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
弟及兩婚家以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楊僕傳

漢書

霍光爲大將軍威震海内光妻顯私使乳醫行毒藥弒
許后及光子禹嗣博陸侯繕治第宅走馬馳逐于樂館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
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

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遂謀逆事發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 霍光傳

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曰婦亡子守寡久累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治誣服于公心知婦寃爭之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請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時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

公曰少高大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于定國傳

武帝時丙吉爲廷尉監受詔治巫蠱郡邸獄時皇曾孫亦就繫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令被繫者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還報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

會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詞引丙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病果愈乃受侯封未幾拜丞相丙吉傳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沖之叔用曰此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寘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果不死至儋州之竄死於潭是則有陰德者不死可慶有陰禍者不

死可懼也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
尊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
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惟
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郤迴還吏民奏其
狀加秩賜金王尊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後遷河南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
成手中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論囚流血數里號曰
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將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以不道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嚴延年傳

史載諸酷吏罕有良死者重則夷族輕則自裁此亦

感應之大彰明較著者矣故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彼好殺人者其與操刃而自殺者何遠哉今錄其尤顯著者數條為司刑者鑒其他可推類而知矣

王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愞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子禁

生女政君爲孝元皇后禁封陽平侯傳元后

後漢書

鄧禹爲將軍時赤眉所過殘掠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禹子訓建初三年拜謁者時修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沒溺死者不可勝算訓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全活數千人訓弟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

信家必蒙福訓女爲和帝后鄧氏子孫累世貴寵和熹鄧皇后鄧禹鄧訓傳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現子方再拜受慶自是以後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其孫識拜執金吾陰氏侯者凡四人陰識傳

按酉陽雜俎曰竈神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

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其說與感應篇相孚合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郅惲傳

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周磐傳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猶多傷

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去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中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云宋均傳

何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而天錫君策以廣公之

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兆干日公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後子孫貴顯果如其言何敞傳註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陳寵傳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鴞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飛

去其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楊震傳註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累官至太傅進諫多切至時樊豐等譖震恚望因飲酖而死露棺道側順帝時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詔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

烏象于其墓所 楊震傳

虞經爲陳國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月上其狀每流涕隨之嘗曰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其孫詡曰升卿詡官至尚書以剛正稱 虞詡傳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 虞詡傳

司徒王允以王宏爲右扶風李傕爲亂欲殺允遂收宏下廷尉并殺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月死王允傳

董卓既伏誅暴尸市中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及卓部將李傕等入長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董卓傳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鴆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

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郡戶曹史孟嘗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孟嘗傳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面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爲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拜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止火後守宏農

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劉昆傳

周暢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周嘉傳

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使

忳爲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頟縣馬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問忳何由得馬忳具言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王忳傳

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忳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遊徼者也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旦召遊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服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淸安同前

戴封爲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戴封傳

諒輔爲廣漢郡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苦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巳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

祈請若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霑濡世以此稱其志誠諒輔傳

許楊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署爲都水掾使修鴻郤陂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時豪右大姓譖楊受取賕賄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開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爲楊起廟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許楊傳

公沙穆爲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傳

許升妻呂氏字榮遭寇賊欲犯之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吳許升妻傳

三國志

魏皇甫謐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

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誰敢謀之謚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已而爽果爲司馬宣王所誅 曹爽傳註

管寗客居遼東時避難者皆來就之與居井汲者肴多爭先鬬鬩寗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來者各自悔責鄰有牛暴寗田者寗爲牽牛著涼處牧之牛主大慚

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及歸海中遇暴風船及沒惟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佑也積善之應也管寧傳註

魏游殷爲郡功曹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遂死張既傳註

魏王凌都督揚州軍事司馬宣王既誅魏大將軍曹爽凌以帝幼制於強臣謀逆立楚王以興曹氏爲人所發

宣王自將中軍討凌先下詔赦罪又爲書喩凌而以大軍逼之凌乃乘船出迎宣王遣步騎六百人送凌還京都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薨王凌傳註

管輅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

是恩涕泣伏罪管輅傳註

吳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甚惡之既而治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須臾而死孫策傳註

孟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所感孫皓傳註

吳軍師張悌帥衆禦晉軍時有臨海松楊人柳榮從悌出征病死船中二日軍已上岸無有理之者忽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遂活人問其故榮曰上天北斗門

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帥門下人怒榮叱逐去便甦其日悌戰死同前

吳程普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殺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死程普傳註

吳陸機及弟雲並以文章見重于時吳亡入晉為孟超等所譖俱被殺初機雲父抗為吳都護其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陸抗傳

吳孫峻搆諸葛恪于吳王殺之峻遂遷丞相大將軍後

峻夢爲恪所擊遂恐懼發病死孫峻傳

晉書

鄧芝出征見猨緣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殆將死矣俄卒五行志

物之翔於空擾於原相忘於江湖皆其性也順物之性不忍有所傷而生生之機皂于無盡矣反此則不祥南史齊宗室敏好射雉以張弩損腰死北史崔鑛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以鄧芝之言觀之所以致此者有由矣好殺者無乃自促其生乎

王祥少有至性繼母朱氏不慈每使埽除牛下祥孝事愈恭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嗜魚鮓會冰凍不可得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幙遂取以奉母鄉里驚歎祥後母弟覽亦具至性愛兄甚篤年數歲見祥被母楚輒涕泣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虐爲之稍減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自與分勞又虐使祥婦覽婦輒趨而與俱母患之爲止其後呂虔贈祥一劍云佩者至三公祥後拜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五將卒以劍授覽曰

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官光祿大夫其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王祥王覽傳

賈充善便佞怙寵無忌嘗伐吳屯軍項城忽失充所在時帳下都督周勤方晝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尋夢中徑道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衞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俱厲謂充曰亂吾家事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

享名位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死於鐘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亦宜同然但其先德稍濃故報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叱去充忽忽歸誉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始復惠帝末充嗣孫謐遭趙王倫之難梟斬於鐘下長女賈后服金酒死少女賈午竟用大杖終悉如神言賈充傳
阮瞻執無鬼論自以爲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不能辨作色而起曰鬼神古今聖

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
臾消滅瞻意色大惡未幾便卒阮瞻傳
按北齊書載杜弼嘗與邢卲論死生理卲以爲神之
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
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
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
崔琰卲理屈而止又隋書載李士謙善談元理嘗有
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
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

經曰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母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變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而止附識于此昧幽明之理者觀此可釋然矣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別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可以升濟神明耳坦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印工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乃佩焉愉後爲鎮軍將軍孔愉傳

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

之江中及郗城戰敗溺死者六千人養龜人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毛寶傳）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矣言終而沒未幾果爲荊州刺史（殷仲堪傳）

許孜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東山躬自負土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

不忿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許孜傳

顔含兄病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及親旣終兩兄繼歿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醫方須髯蛇膽而尋求弗得含憂歎累時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州郡顏含傳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神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

盡劉殷傳

王延九歲喪母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勤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弗獲杖之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王延傳

何琦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如此何琦傳

鄧攸字伯道遇亂負妻子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以行

攸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止應棄吾兒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追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納妾亦無子鄧攸傳

攸既無嗣時人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何識之闇也晉書本傳論曰攸棄子存姪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允哉此論夫天之生物仁而已矣攸以殘

恐之心冀見許於造物而取償將來其可得乎

王敦爲侍中大將軍粗立功業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因帝信用劉隗刁協於是率衆攻石頭害刁協周顗等後敦病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王敦傳

桓溫官大司馬雄武專朝窺覦非望多所廢誅當時有位望者莫不戰慴後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以不遜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

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中軍將軍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浩子涓頗有氣尙遂不詣溫故溫疑而害涓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死桓溫傳

諸葛長民督豫揚六郡軍事驕縱貪侈所在殘虐長民夜眠中輒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一月中輒十數夜如是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又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未幾遂伏誅諸葛長民傳

史載世族將亡敗往往妖異百出不可殫紀而長民

所見鬼物則尤降罰之較著者也昔虢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覺以告史嚚嚚曰如君所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長民所見殆類是

劉聰使其子粲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模屢敗而降粲遂害模聰聞之大怒謂粲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粲後被殺前趙載紀

聰知天理何以篡奪而不知懼此特天良之偶露耳然聰得壽終再世而後敗者或亦以平日尚有仁心歟故不以人廢之

趙染事劉聰為將軍寇長安時累敗大都督麴允索綝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王畿雄劣不同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染弗聽晨率精騎數百馳出迎之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於地下使不得伏牀枕而死及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前趙載紀

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

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得脫前秦載紀

姚萇與兄襄同降苻堅後萇叛堅執堅而縊之及萇疾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萇之罪願不枉臣遂死後秦載紀

李壽僭位以左僕射蔡興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亦

海山仙館叢書

以直言被殺壽疾篤常見興等爲祟遂死後蜀載紀
傳曜爲張掖郡督郵考覆屬縣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
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小吏邱池令尹興贓狀
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
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後涼載紀
宋書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值暴風純喪舫流
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純妻庾遣人謂述曰風
波如此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荅曰

如已致意外迹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迹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謝述傳

王元謨北征戰敗主將蕭斌將殺之沈慶之固諫斌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遂免王元謨傳

王彭少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泉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遥汲困而不周彭號天

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塼甓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竭太守上其事表其里爲通靈里王彭傳

齊書

蕭諶助明帝弑鬱林王殺高武諸王後帝深相疑阻諶恒懷怨望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罪賜之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今死還取卿矣諶被殺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蕭諶傳

盧度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度後隱居山中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去遊知死年月與親友別 顧歡傳

劉虬宋大始中爲當陽令罷官歸其後屢徵不起家居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齊建武二年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間又有香氣及磬聲是日卒 劉虬傳

梁書

宗室秀爲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于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安成王秀傳

宗室恢有孝性初鎭蜀母費太妃在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鄱陽王恢傳

傳昭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去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倐忽總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殘踏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爲昭正直所致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傳昭傳

陸襄母猝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

無何失之陸襄傳

褚翔爲豫章太守潔已省繁苛去浮費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以爲善政所感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戸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褚翔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得銜悲殊切俄遇見一沙門謂曰吾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贈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沙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哀慟嘔血蔬食終身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

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若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滕曇恭傳

庾黔婁爲孱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棄官歸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苦甜黔婁輒取嘗之味甜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已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至晦而易果亡庾黔婁傳

韓懷明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便差無勞

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韓懷明傳

庾沙彌官會稽丁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庾沙彌傳

江紑幼有孝性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蒨遂捨宅為寺請敕賜名即曰慧眼及寺成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遂差江紑傳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

當延數旬耳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劉霽傳）

阮孝緒幼至孝嘗于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孝緒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力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至一所而滅就視果得此草母服之遂愈（阮孝緒傳）

庾詵性託夷簡不治產業普通中詔為黃門侍郎不赴晚年于宅內立道場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

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庾詵傳

梁陳之世宗教大昌士大夫茹齋奉法翕然成風然其眞僞勤惰之分相去甚遠惟能以眞實心行清淨行者生死之際如蟬蛻焉此則積誠所致非可襲而取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惟學佛者亦然君子小人之辨則誠與僞之問而已矣可不

愼歟

劉薩阿遇疾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兩吏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見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忽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敬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出家遊行禮塔云海南傳

陳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家貧無以葬乃勤力耕種時亢旱

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爲紿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卽最小子也太建中明徹以侍中領軍北伐至秦郡高宗以秦郡爲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時以爲榮吳明徹傳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

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王固傳

徐孝克性至孝遭侯景亂嘗鬻妻以養母又篤信佛理禎明元年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

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鄰里皆驚異之徐孝克傳

阮卓父問道隨岳陽王出鎭遇疾卒卓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載柩還都在路遇賊卓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過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阮卓傳

南史

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有項羽廟

相承云羽多處郡聽事前後太守每避居私室不敢上惠明曰烏有是哉令盛設筵榻廣接賓客歷數日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惠明傳

按惠明從子琛亦爲吳興太守前後二千石皆以軛下牛祀項王於聽事琛遷之於廟禁殺牛祀則以脯代肉後竟無恙然則惠明之登堂設席以私慢神也琛之遷祀禁宰以正服神也君子亦持其正而已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不從舉兵遂被害有幼兒

方數歲乳母攜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呼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兒便死兒存時常騎一大𤝞狗戲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有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并噬殺其妻子視之即袁郎所常騎也袁粲傳

袁昂父顗為宋明帝所殺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為誌至元徽中始以還其家昂年十五號慟嘔

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仕齊爲豫章內史丁母憂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縛衣著柩誓同沈溺風止餘船皆沒惟昂船獲全位司空年八十卒袁昂傳

何點居父母憂幾至滅性長絕婚宦世論以爲孝隱士點門世信佛招攜勝侶及名德沙門淸言賦詠優游自得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人以爲淳德所感何點傳

何允遁內典隱若邪山後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允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乃依言而卜焉未幾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允所居室巋然獨存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逕來趨允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嘗於吳中武邱西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初允侈於味後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等物汝南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無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

賒若云三生理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而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允遂永絕血味允嘗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旣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果得患而卒允疾乃瘳後年八十六夢一神女併八十許人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未幾卒何允傳

沈約始仕齊勸梁武受齊祚并草禪位詔書遂廢齊和帝梁武卽位欲遷帝於南海郡沈約云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使害帝

以約爲尚書僕射一日自朝還家未至牀憑空頓於戸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聞之大怒遣使譴責約懼遂卒齊和帝本紀沈約傳

齊宗室季儆麤猛無行高帝時爲蕭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及諶誅季儆啟求收諶弟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後季儆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遂爲周世雄所

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慘楚備至肉多盡而死村人斬其首衡陽公諶傳

齊宗室嶷甚爲武帝親愛嶷沒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隱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我已訴先帝矣因出胸中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出文季懼甚秘不敢傳少時太子薨豫章王嶷傳

齊宗室鏗三歲喪母及有識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

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莫不歔欷官都王鏗傳

齊宗室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銅罌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晉安王子懋傳

陸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延興閒子懋舉兵既敗或勸超之逃亡答曰死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中護軍王元邈等以其義欲四將還都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

得賞乃俟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元魏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頭折即死聞者以為有天道焉同前

齊宗室子罕母嘗寢疾晝夜祈禱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南海王子罕傳

劉靈哲母嘗病靈哲晝夜祈禱夢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莧茈劉靈哲傳

劉歊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意有所須口未

及言歆已先知母每疾病夢歆進藥及翌日疾良已其誠感如此歆隱居求志不娶不仕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歆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能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歆於是信心彌篤俄疾卒時有沙門寶誌遇歆於興皇寺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

劉歆傳

梁宗室業性敦篤爲湘州刺史大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故猛獸自斃言訖不見普隆中爲金紫光祿

大夫終（梁宗室業傳）

梁宗室象爲湘州刺史湘州故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靜息故老稱政德所感（梁宗室象傳）

梁宗室猷性倜儻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常禱於楚王廟神後官益州時齊苟兒反率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而過一騎請飲

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猷遂大破苟兒其時廟中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梁宗室猷傳

瀆事鬼神非爲政之道然其感應靈異若此自非有德焉以交於神明不能也道而得神是爲逢福不其然乎

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靑州先有神廟爲刺史王神念所毀壞子春夜夢人通名詣謁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請召安置一處復夢一

朱衣神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陰子春傳

梁宗室賁當侯景反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爲賊耳目時宗室會理力圖匡復與柳敬禮蕭勸密謀興兵誅侯景賁以謀告賊會理等遂被收見殺賊矯封賁爲竟陵王改姓侯氏居嘗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忽惡其翻覆殺之梁宗室賁勸會理傳

梁宗室偉因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遂得惡疾偉性多慈惠

晚年亦崇信佛法然終以惡疾死南平元襄王偉傳

梁宗室恭善解吏事而性尙奢華廣營第宅酣宴終辰除雍州刺史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強抑之下使人守視俄而復起守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鎭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後爲廬陵王所啟罷職梁宗室恭傳

梁宗室脩年十二丁母憂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竟得無佗葬訖廬墓次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後官漢中人號慈父時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請捕之脩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畢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梁宗室脩傳

顧協除新安令遭母喪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而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協自丁艱憂

遂終身布衣蔬食云顧協傳

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歸妻子猶事井臼自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所在尋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亦至孝域守寧蜀子輿隨侍域於路感心疾每發必叫子輿亦悶絶域卒哀痛將絶奉喪還鄉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面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時秋水猶壯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

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悲鳴子輿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可卽營造明旦訪之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庾域子輿傳）

徐份性孝悌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徐份傳）

傅縡仕陳負才使氣陵侮人物爲施文慶等所譖被收下獄憤恚上書極論後主過失遂賜死獄中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

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傳縡傳

或以縡所上書侃侃有直臣節且善談釋典曾著明道論疑惡蛇之說或有訛傳然縡立朝已久不聞匡諫徒以被收繫獄憤恚上書是託婞直之詞以逞其不平之胸臆與出自忠愛之忱者正相反其平時毒惡傲慢可知矣若夫釋氏之敎以柔和爲先以增上慢爲大戒縡此之不明瞋習方張遽淪惡道輪迴變化肇於一心豈一知半解所能抵敵哉

邱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一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邱氏世保此甌云邱傑傳

孫法宗有至行父被害海澨法宗入海求屍聞父子以血瀝骨當卽漬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逢遂終身衰經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

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可取牛糞汁傅之即差如其言果驗遂傳其方一境賴之孫法宗傳

王虛之喪親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疾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室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王虛之傳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涙為之冰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三寸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於時

有朱緒者無行母病經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即利血明日而死 蕭叡明傳

蕭矯妻羊氏字淑禕居父喪哭輒吐血母疾淑禕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永興王氏女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又

諸暨屠氏女父母癈疾親戚相棄女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親亡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當劾驅使汝可為人療病時鄰舍人有患溪蜮毒者女試療之卽愈以後為人療疾無不驗家產日益蕭嬌妻羊傳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卽訪醫家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能治病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

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又有廬陵

匡昕者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

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解叔謙傳

司馬申陳後主時爲右衛將軍頗作威福長應對能候

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嘗晝寢於尚書下

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報也司馬申傳

魏書

宗室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賤壽興嘗因事杖之及顯

有寵誣壽興罪遂賜死壽興謂其子曰吾棺中可著百

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百日內必取顯壽與死

未幾顯尋被殺壽與傳

宗室太興襲爵京兆王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

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

一沙門方至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已盡唯有

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

云不飽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

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

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詔許焉京兆王太興傳

宗室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南安王楨傳

宗室熙即楨之孫也每從其父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及熙爲元乂所殺識者以爲有報應焉同上

于忠爲侍中領軍將軍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高陽王雍出之忠

聞之逼有司誣奏祚與植罪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又欲殺高陽王雍賴侍中崔光固執乃止神龜元年三月寢疾見裴郭爲祟而死于栗磾傳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頗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以國書事獲罪詔幽浩置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崔浩傳

西方之國有聖人焉其爲教推本還原窮幽極博卽其別白因果懲惡勸善於王法亦有助焉世人狃於

積習肆口詆誣自附儒者嗚呼何其愚也崔浩說魏主焚毀經像屠滅沙門卽以儒道論豈所謂有舉無廢與大德曰生之旨耶時寇謙之苦與浩爭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浩卒不聽不旋踵而殺身夷族豈足惜哉

刁肅平南將軍雍之子也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卒年九十五肅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肅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傳刁雍

裴安祖會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安祖年至八十三卒裴安祖傳

李訢為相州刺史政頗清簡後以事為兵人所告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敷以奏聞敷不許及獻文詔問訢罪狀會敷亦為上所嫌有司諷以中旨誣列敷罪訢從其言敷坐是得罪訢得免死後起官

信任趙郡范檦倚爲腹心檦後希文明太后旨告訢外叛訢辨其無檦爲之證實訢曰爾不念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乎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不能對遂伏誅李訢傳

高允雅信佛法常設齋講好生惡殺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多允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賑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允位至光祿大夫隆重朝廷當世榮之卒年九十八卒之前微有不適不寢臥吟詠如常高允傳

崔挺爲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州治有斧山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夏秋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不信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毁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崔挺傳

李彪爲御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病毒備極而卒李彪傳

張彝爲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

抑武人由是衆口喧喧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尙書省求其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遂直造其第曳彝捶撻焚其屋宇始均回救其父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彝亦尋卒初大乘賊之亂都督元遙討之積尸數萬時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撿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推咎焉張彝傳

韋伯昕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亦疾之如讎及

伯昕爲中壘將軍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遂死裴叔業傳

夏侯道遷歷官華瀛二州刺史封濮陽侯旣卒長子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父時田園貨賣略盡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後夬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語夬心懼曰世寶爲官必擊我也尋有人呼夬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衣

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步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一[illegible]）數百許下（夏侯夬傳）

酒禍酷矣然罕有遭冥譴者夬之受罰於父何重也夫嗜酒者神志必昏神志昏則鬼神皆得而侮之況徇口腹而墮堂構者乎昔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淒然曰年少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逾君子之守身事親可知矣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像復就西

門豹祠求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奚康生傳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生殺自由公行淫泆嘗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爾朱世隆傳

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時天竺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元象元年河門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事敗景裕亦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

鎖自脫後竟免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以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盧景裕傳

吳悉達父母爲人所殺兄弟三人年並幼小四時號慕悲感鄉里及長報讎避地永安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晝夜號哭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其孝吳悉達傳

王崇兄弟並以孝稱母喪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母喪闋

後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並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王崇傳
茍金龍爲梓潼太守梁人攻圍會金龍病妻劉氏率兵士守城井在城外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集衆喻以忠義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出布絹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援兵至得免茍金龍妻劉氏傳
張駿私署涼州牧西平公始其祖張軌之保涼州也由

陰澹之力至是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鑒爲祟遂死張駿傳

北齊書

竇泰天平中爲御史中尉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果爲周文帝所襲遂自殺竇泰傳

高隆之官太保爲崔季舒等所譖文帝令壯士築百餘

下竟致死後復殺其子德樞等二十人發隆之冢斬截骸骨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之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以同知營構事多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以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高隆之傳）

韓賢爲洛州刺史民韓木蘭等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撿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起而斫之斷其脛而卒昔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樸世以古物歷代藏

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賢因此致禍韓賢傳

陸法和有道術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後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陸法和傳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歲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忽有

六駿食之皆以爲化感所致張華原傳

宋游道與李構有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誣奏構罪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宋游道傳

盧斐性殘忍天保中官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輪下死者非一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盧斐傳

按還寃記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賚惡聲流布
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狀合死
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
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治令尚書令左
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
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當辦紙百
番筆二管墨一鋌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
史哀悼為之殯殮并備紙筆越十五日善得病唯云
叩頭未旬日而死繼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為魏收

所奏被誅其事可為史傳之證

周書

賀拔岳為魏大都督直永熙三年與都督侯莫陳悅同討靈州刺史曹泥悅密圖岳誘岳入營殺之時周太祖為夏州刺史勒兵討悅悅與子弟及同謀殺岳者並伏誅悅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恆言我纔睡即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賀拔岳傳

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以旱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

所祈禱武獨登峯展誠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而上稽首祈禱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塞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達奚武傳

賀蘭祥爲荆州刺史百姓安之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賀蘭祥傳

柳慶爲雍州別駕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位終司會封平齊縣公子機宏且肅皆貴柳慶傳

陸政仕魏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陸通傳

北史

魏宗室樹出奔梁梁使爲郢州刺史魏使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守城不下

子鵠遣使說之降樹請委城還梁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及旣降杜德背盟不許樹還南遂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驚不絶時李昭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咸陽王禧傳

魏宗室勰守正不阿尚書令高肇性兇愎帝欲立肇兄女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上召至禁中殺之勰妃李氏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知汝

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勰死之屋彭城王勰傳

高昂佐齊神武累戰有功元象元年攻獨孤信于金墉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己瘡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渤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將死遽奔焉昂已及于難會喪於路高昂傳

盧曹以勇力稱率其徒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皁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稍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

言海神爲祟遂卒高季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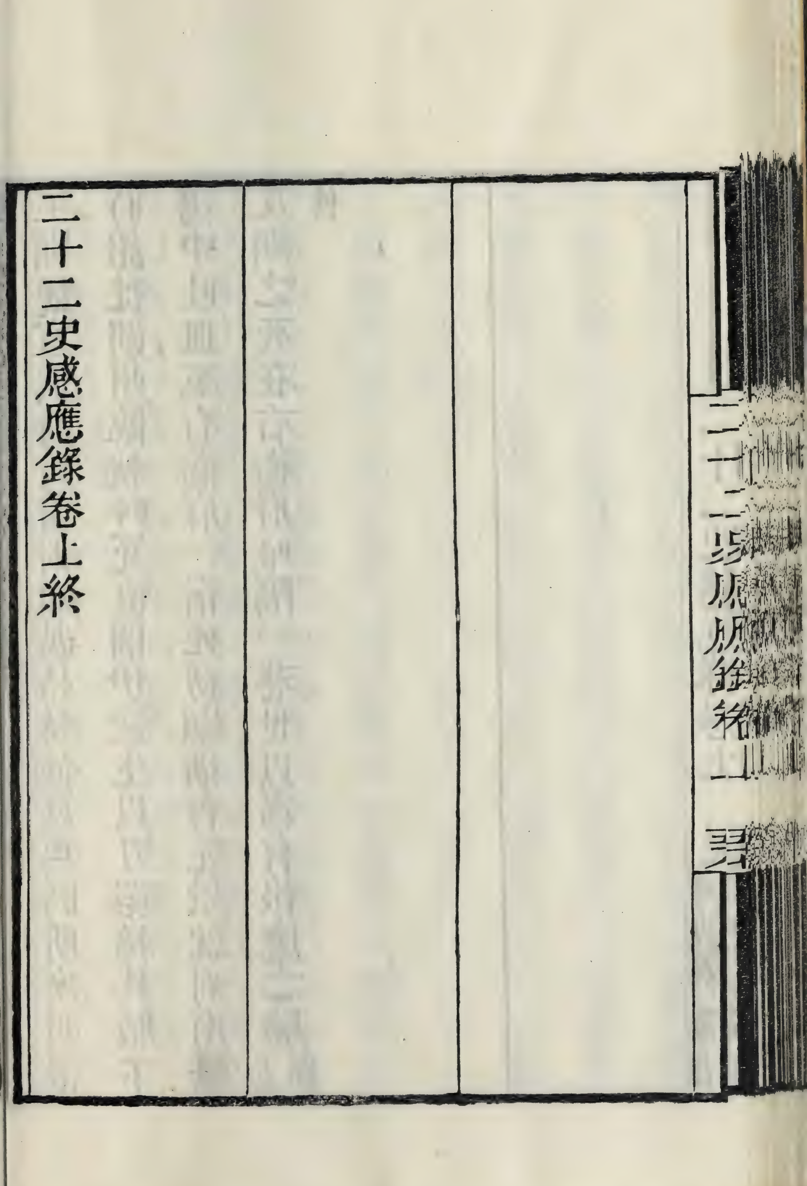
裴伯茂兄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卹殆同行路劇飲不已多有愆失一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數日卒裴延儁傳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塋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畔有大桑林因葬焉俠仕周官工部中大夫

賜爵爲公俠居官清勤嘗遇疾沉頓忽聞五鼓便卽驚起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遂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佑其勤恪也 裴俠傳

豆盧勣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高武隴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豆盧勣傳

王顯魏宣武時以醫術知遇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明帝時詔徙朔州臨執呼冤直閣伊盆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衞府一宿死初顯搆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衞府唯隔一巷世以爲有報應之驗王顯傳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上終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

蘇州彭希涑蘭臺輯

隋書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見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絶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數日後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五行志

宗室爽爲元帥殺戮過多未幾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

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卒年二十五衛昭王爽傳

楊素位至司徒性嚴忍又阿諛取容營仁壽宮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時聞鬼哭又謀廢太子構成其罪素既卒有蕭吉者見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也未幾素子元感謀反遂族誅楊素蕭吉傳

按隋書楊素傳論曰素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殞謝積惡餘殃信非徒語愚謂元感未反而白氣先從素冢出戾氣所鍾尤爲較著故取蕭吉傳

中語同錄之世人多信堪輿不知置朽骨於不祥之地且日不可況日置其心於慘忍傾側之鄉有不災及子孫者哉

高祖廢房陵王勇立晉王廣爲太子勇以廢非其罪欲見上申寃晉王遏之不得聞奏繼又矯詔賜勇死晉王即位太子昭得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薨元德太子昭傳

樊子蓋在軍持重未嘗負敗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領兵討絳郡賊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臨

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樊子蓋傳

隋將多不得其死者豈獨高祖猜忍之故哉觀其立功時率皆狼戾自用喜於誅戮古人云佳兵好還道家所禁豈不信然大聖人用兵行其所不得已也為將者誠體此不得已之心以生道殺人又誰得而怨之乎

魚俱羅累戰有功領兵討賊濳迎諸子朝廷恐其有異志發使按問不得其罪俱羅目有重瞳陰為煬帝所忌大理司直梁敬眞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

羅爲之厲數日而死梁毗魚俱羅傳

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畧地至井陘祥勒兵拒守賊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月餘圍解以功授開府張季珣傳

王頒父僧辨爲陳武帝所殺頒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哀毀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至隋開皇初獻平陳之策上異之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力戰被傷不堪

復闘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授之以藥比寤而創不痛人以爲孝感王頒傳

華秋事母至孝母疾秋容貌毁悴鬚髮頓改母亡絶櫛沐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以狀聞後羣盜起往來廬之左右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全活者甚衆華秋傳

梁彦光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

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或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梁彥光傳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其俗有病即合家避之由是多死公義令巡撿有病者以牀輿至聽事疫時廳廊悉滿親坐其間迎醫市藥於是悉差諸病家慚謝此風遂革後遷牟州復著善政時山東霖雨自陳水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相錯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令就禱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辛公義傳

燕榮除幽州總管貪暴放縱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每巡

省屬下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上遣使馳驛鞫問得實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燕榮傳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後遷潞州前後俱有善政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自知將死其年果卒于官辛彥之傳

韋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

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此充斂帝聞而異之以爲精誠所感韋鼎傳

唐書

元宗太子瑛與其弟鄂王瑤光王琚屢爲武惠妃所譖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者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廢太子瑛傳

薛舉隋末僭帝號於蘭州唐武德元年掠岐豳秦王禦之舉以兵掩其後死者十六舉遂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薛舉傳

蕭遘爲韋保衡所憾舔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出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云蕭遘傳

陸元方位至宰相及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倩景融皆官通顯有清聲陸元方傳

張守珪爲瓜州都督州地沙墒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

是時渠堨爲敵兵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張珪傳

王鉷初附御史中丞楊愼矜以貴己及與同列反佐李林甫陷愼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矣時又有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及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愼矜則誣瑄死至鉷得罪鉉方爲閑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

假須臾卒死王鉷傳

紀聞載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内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頃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寃王曰已族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鏁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

出乃引掄歸掄既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鉷死之

嚴郢附盧杞謀陷宰相楊炎并逮捕觀察使趙惠伯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費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嚴郢傳

顏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顏眞卿傳

元葦搏霄伏巨盜之辜而天雨時人比之顏眞卿一

以雪枉一以摘姦其所以感召天和一也然漢書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其罰常陽然則禳災之道其尤在恤刑乎

崔鄯四世緦麻同爨一門孝友兄弟六人至三品鄯官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亂約被難世謂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報也崔鄯傳

柳公綽官至兵部尚書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與乎子仲郢為天平節度使孫璞珪璧玭皆貴顯柳公綽傳

劉禹錫嘗言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宅美莫贖歟劉禹錫傳

劉昌爲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命斂以棺槥爲立冢劉昌傳

宋申錫與王璠謀誅宦官璠反以告王守澄黨以求進遷申錫遂被誣貶謫而卒及甘露之變王涯自署反狀璠亦與焉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公昔漏宋丞相

謀於守澄今焉逃死遂腰斬李訓傳

按逸史載宋申錫沒後其夫人夢申錫相引出城見一大坑坑邊有小板匣申錫提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咤夫人問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未幾璠果腰斬坎埋於城外然則王涯一語反爾之道彰彰矣

崔瑄位至尚書右丞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初瑄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

報吾婦願子孫皆如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崔琯

柳玭傳

路巖當國陰惡可畏及待罪賜死詔剔取喉骨呈驗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俄而自及路巖傳

朱思禮事繼母孝爲蕭縣主簿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會大旱井池涸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朱思禮傳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

三月不頮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

二字獨不化翌日全愈鄭濬曜傳

嚴善思爲詳審使方酷吏搆大獄善思平活八百餘人

原千餘姓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時爲御史

力訟其寃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

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得還三世皆年八

十五云嚴善思傳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轂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罪

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乃服罪死獄中宗元禮傳

來俊臣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鞫囚必注醯於鼻掘地為牢寢以匽溺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斬西市死之日人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孑餘先是有周興者性亦殘酷人告興反詔來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

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遂流嶺表
爲仇家所殺來俊臣傳

崔器性陰刻樂禍肅宗時建議殺達奚珣等人及病亟
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崔器傳

高駢爲劍南節度使自將出屯罷蜀兵月稟兵亂駢悉
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盡殺之夷其族有一婦方
乳子將就刑曰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
拜曰渠以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旦忿怒淫刑以逞我死

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駢後爲畢師鐸所因將見殺有奮而擊駢者曰公陷人塗炭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高駢傳

高駢爲呂用之所惑駢府宿將多爲用之譖死駢將畢師鐸懼死據城叛逼殺駢用之出奔時楊行密起兵攻師鐸用之投歸之詐謂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及城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之以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遂斬之妻子皆死著其罪於路同前

方用之給行密時豈不自計其敗露之至速者且給行密而卽指其埋銅人之處雖愚亦不應至是葢不如是無以發其覆巧哉造物假其口以殺之也

溫造赴鎭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卽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溫造傳○此以下採舊唐書

按造剛正嫉惡侃侃有大臣之節其能感通神明者葢亦以人重也

裴炎官內史光宅元年得罪斬於都亭驛之前街先是

開曜元年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窘急而降乃殺之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搆成陰禍其敗也宜哉裴炎傳

李繁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繁密設機謀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擅殺之罪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詞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賜死時人寃

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李繁傳

李景略在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幕府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旣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李景略傳

道士王遠知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年一百二十六歲謂弟子曰吾有仙格以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現署少室伯將行在卽翌日沐浴焚香而

卒王遠知傳

傷人之罪亦甚矣觀遠知無心細故終身苦行不能償而況其大焉者乎而況以刃傷人以筆傷人以舌傷人者乎

郭霸爲御史詔上虐下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掠拷禁不勝楚毒而死霸後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庭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少頃

不復見矣郭霸傳新唐書作郭宏霸今錄李思徵事舊書較詳悉故仍之

按太平廣記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齩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其夜卒據此則霸之所以獲罪更不一端矣

萬國俊嘗按治嶺南流人悉矯詔戮之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以奏武后乃遷國俊官并分

遣劉光業王德壽諸人鞫治劍南黔中等六道流人光業等見國俊榮貴乃效其凶忍惟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未幾國俊等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萬國俊傳

太平廣記唐侍御史萬國俊奏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地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史所云鬼物爲祟特畧言之耳

五代史

西方鄴爲夔州節度使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鎭西方鄴傳

漢高祖入京師以晉相李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卽以宅券獻逢吉而崧子弟多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閤謂人

日昳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兵至逢吉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蘇逢吉傳

祕瓊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被四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於魏時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以書招瓊瓊不至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延光反高祖赦之許以不死乃挈其孥歸河陽其行輜重

盈路楊光遠留守河南利其貲遣兵脇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光遠反出帝亦赦之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使殺之以病卒聞范延光傳

余讀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而歎保家之道亦在愼所取而已及證以耳目見聞某某起家以勤儉閱世而寖盛矣某某起家以刻薄閱世而蕩盡矣其有利人之死破人之家以爲已有者不逾時而災及焉夫饑人不食烏喙爲其與餓死同患也臨財者奈

何不慮其後哉

馬殷封楚王有將高郁素教殷計策而楚以彊其後殷子希聲矯殷令殺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寃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昏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楚世家

王延翰自稱閩王多選良家子爲妾妻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

其爲祟而死閩世家

閩王王鏻以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籍沒富人貲閩人皆怨吳人攻建州鏻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磔于市初文傑爲鏻造檻車謂古制迂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閩世家

王鏻父審知有養子延稟鏻殺之其後鏻饗軍士於大酺殿坐中昬然言見延稟來明日遂爲李倣等所殺閩世家

宋史

楊廷璋周祖時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受命卽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路及宋初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從者皆持刀劒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楊廷璋傳

王彥超官右金吾衞上將軍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

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 王彥超傳

趙普久病以太師致政及疾篤遣親吏甄潛諸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廷庭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趙普傳

按史稱秦王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有力焉普受昭憲太后遺旨而卒昔之所謂冤累者此其大者矣

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輒解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中進士累官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潘美傳）

李昉年七十以司空致政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李昉傳）

蘇曉累官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深文少恩嘗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

所致蘇曉傳

盧多遜之貶崖州也李符白趙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荅及符以罪徙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李符傳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誣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與故人書作隱語偵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休復後瘍生於腦既而疾甚若見王延範伹號

呼稱死罪數日卒（徐休復傳）

雷有鄰舉進士不第時有詔應攝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詳由偉僞造呈官由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下御史府按鞫獄具偉坐棄市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疋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笞其背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而死（雷德驤傳）

王旦父祐尚書兵部侍郎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

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且生㓜沉默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及長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怪憑戾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哨呼曰相公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絶後旦果居相位王旦傳

王欽若之祖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愼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位至司徒王欽若傳

劉沆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後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生沆位終兵部尚書劉沆傳

或以景洪不辭賊託非君子重然諾之道顧當玕據城跋扈赫然一大寇非委曲審機安能爲一州保命哉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信夫

李壽朋性疏雋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李壽朋傳

田況父延昭在契丹時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卒無子以兄子爲後田況傳

查道事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刺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官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歉出官廩米賑之又設

粥糜以救饑者所全活萬餘人平居祿賜所得輒散施親族與人交多所周給深信內典居多茹素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至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查道傳

嵇穎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官翰林博士嵇穎傳

張洞在館閣數有建明出知棣州所奏多便民累遷淮南轉運使洞在棣時夢人稱勅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

覘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部分家事未幾卒張洞傳
李仕衡初爲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四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仕衡官至同州觀察使李仕衡傳
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時區希範與白崖山蠻蒙趕反杞遣使誘之使降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不可以恩懷不如殺之乃擊牛馬爲會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御史梅摯劾

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杞一日據厠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杞叱曰爾猶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杜杞傳

李寅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歸子虛己官尚書工部侍郎太宗嘗賜虛己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千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論者謂虛己父子篤其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李虛己傳

貝州戍卒謀反推虞侯趙咸雍爲首官擒其黨斬之磔

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鏻晉天福中嘗誘敵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共異之周審王傳

趙卝長厚清修施德惇貧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位至太子少保年七十七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逝趙卝傳

按金海陵王問鬼神事於楊伯雄伯雄曰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書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

之改容元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子記一冊識其篇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近世袁氏功過格風行於世其法亦本乎此有志克復者奉爲程式其亦入門之捷徑乎

王韶屢主軍事用兵有機畧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敵老弱爭以首級爲功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後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王韶傳

杜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

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杜常傳

林廣討瀘蠻還疽發斷頸卒其在瀘也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遄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林廣傳

劉安世爲章惇蔡京所忌惡徙梅州惇與京猶必寘之死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往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判官未至二十里許忽嘔血暴卒安世遂免後赦還

卒安世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卒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葢棺乃去劉安世傳

安惇陷害忠良天下怨疾其後惇長子郊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于涪其祀遂絶人以爲惇平生數陷忠良之報云安惇傳

喬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誥且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喬執中傳

張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

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張汝明傳

羅汝楫爲侍御史受秦檜旨彈論岳飛後汝楫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羅汝楫傳

顏師魯孝友天至初官番禺喪父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顏師魯傳

高登爲靜江府古縣令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

不可立舜陟大怒遂罷登官剏檜祠而自為記且誣登罪詔送靜江府獄登母死歸葬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高登傳

高登事母至孝嘗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魚躍于前同前

吳曦以蜀叛時李好義為興州正將率衆誅曦曦將王喜欲戕好義為曦復讎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而卒口鼻爪指皆青黑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

驚怖仆地疽發而殂李好義傳

柳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身愈約後竟先母兩月卒柳約傳

袁韶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貲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家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爲歸葬計耳韶父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韶父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復罄橐中資給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

以故且日吾思之無子命也吾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婦乃育哉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未幾而妻孕生部累官參知政事袁部傳

向士璧官湖南制置副使數立軍功賜金帶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時賈似道入相疾其功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知吉水縣俄得狂疾常呼士璧向士璧傳

江萬里自其父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

者常與璘言誇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子曰
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於我必有不釋
然審爾吏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陳氏夢貴
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位至左丞相江萬里傳
陳仲微官莆田尉委以縣事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
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
揭其事於鐘上以爲寃且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
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陳仲

微傳

李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子部官至端明殿學士數諫諍爲名臣李部傳

蘇緘知邕州交趾入寇邕受圍緘守城援兵不至城遂陷緘猶領傷卒戰愈厲而力不敵亟還州治縱火自焚緘歿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蘇緘傳

蕭雷龍官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不降脫去還建昌與里人

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奔入閩末出城爲同安武人徐𡩋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蕭雷龍傳

郭琮事母極恭順居常不過中食絶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轉運使狀琮事以聞有詔旌表門閭明年母無疾而終郭琮傳

顧忻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不燭能縫維年九十餘無疾而終顧忻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鄉里稱其孝感曰爲朱虎殘朱泰傳

張氏羅江士人女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

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母曰母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寃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屋瓦皆落天雨雪邪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墮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

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張氏傳

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呂仲洙女傳

王仔昔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召見封通妙先生仔昔資倨傲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僮奴旋坐言

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寃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王仔昔傳

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報復讎怨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轍遂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究治徽宗時惇亦貶雷州適問舍於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承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章惇傳

嘗於他書中見宋盧多遜南遷朱崖見一店嫗舉止和淑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

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爲盧相國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有知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耳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此可見小人結局大率相似

李全爲節度使作亂據揚州官軍討之追至新塘全騎陷淖官軍奮長槍刺之遂碎其尸及事平提點刑獄趙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葢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葶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

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李全傳

遼史

耶律制心位至南院大王嘗曰吾雖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耶律制心傳

耶律庶成方進用為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法當離婚時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産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耶律庶成傳

王鼎正直不阿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擧卧榻空中

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王鼎傳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鳥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蕭文傳

耶律劉哥欲因進酒弒逆帝覺之不果被囚帝問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詔免死流

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耶律劉哥傳）

金史

移剌溫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剌溫傳）

石琚父臯補郡吏稱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人將使諸軍分掠之臯緩其事闍母讓之臯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

守以拒我臯之稽緩安敢逃罪闔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琚後拜右丞相封莘國公石琚傳

崔立僭亂淫虐不道及爲李伯淵等所殺以屍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崔立傳

王震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爲孝感所致王震傳

李慶嗣學醫洞曉其理天德閒歲大疫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

無疾而終李慶嗣傳

醫之利人大矣方當牀笫呻唫驚惶莫措而能出手相援不擇貧富此卽仁人同體之悲非小道也夫以活人爲心而造子孫數世之福與以求利爲心不旋踵而輒敗者其果孰得而孰失哉予於良醫之報聞見頗多而以慶嗣之善終標其一焉

元史

至正三年秋興國路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其背曰有旱却言無旱無災

却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五行志

哈剌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吾子孫廢壞我家法達禮麻識理其人頗識事宜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我其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朝而出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死矣達禮麻識理傳

劉伯林爲將破潞絳及火山聞喜諸州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伯林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所至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乎子黑馬位

太傅封秦國公孫元振元禮皆顯劉伯林傳

李德輝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德輝官至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輝傳

高郵千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冤備言死狀已見瘞舍後官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張積傳

許維禎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

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許維禎傳

劉秉直官衛輝路總管賊刦汲縣民張聚鈔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蟲螟生秉直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天不雨禾日槁秉直詣城北大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

返行及數里雷雨大至劉秉直傳

元之吏治非能古若也而慈惠之政所在多有如塔海田滋卜天璋林興祖觀音奴劉天孚諸人有禱輒應事蹟畧同不勝錄錄其尤異者使人知爲民請命之心果出於至誠未有不甚應如響者有司牧之責者可以興矣

王伯顏知福寧州爲賊所執不屈被殺暴屍數日色不變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

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靑衣官軍賊大敗福寧俱平王伯顏傳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其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麗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迎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胡光遠傳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到云 李忠傳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奉母孟氏至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孟氏竟八十四而終大德元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 李茂傳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王薦傳

楊皞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沒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楊皞傳

趙榮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瘥後年七十五卒葬之日白

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趙榮傳

王肅以孝聞母有疾肅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肅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溼咸歎異而去王肅傳

黃贇省父永平父歿已三年矣求父墓弗得贇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瓠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果得父骨以歸黃贇傳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病思孝醫禱不效方

欲刲股肉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疾遂愈陸思孝傳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夜禱於天願減已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得一紀之數黃道賢傳

史彥斌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彥斌母柩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泗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棺在焉史彥斌傳

湯霖母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可愈時天氣甚煖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地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取以奉母疾果愈湯霖傳

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買杉木治棺置於家南鄰失火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

致趙孝婦傳

張義婦夫戊福寧死張求夫骨至福寧問夫葬地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如其言果得之張義婦傳

武用妻蘇氏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方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武用妻蘇氏傳

明史

宗室恩𨪕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惠王恩鐠發其事朝廷遣官按實幽恩𨪕等鳳陽謫戍其黨有差恩鐠陰使送者刑梏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恩鐠疽發背薨遼王植傳

恩𨪕不道殺之固當至其黨類不過聲援相附乃背王命而盡殲之其能逃陰責乎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者道宿濠家濠醉使

者而焚其廬籍悉毁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佐明
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劉基傳

詹徽官吏部尚書有才智然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藍玉下獄語連徽及子尚寶丞紱並坐誅詹徽傳

王瑜以總旗隷趙王府永樂末告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變按治有驗賢等伏誅而授瑜千戶而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

王瑜卒傳

孟賢等既罪狀屬實則瑜之知情而告變於義當矣顧不當連及無辜耳

牟俸撫蘇松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譖俸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謫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其成許聽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牟俸傳

周新官浙江按察使初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

印文合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周新傳

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戸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廉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綱誣奏新罪逮新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帝後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巳爲神當爲陛下治姦貪吏後紀綱以罪誅新事益白同前

張昺官鉛山知縣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昺欲變其俗

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傅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紿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昺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生昺哭之慟曰殺婦者我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張昺傳

尹昌隆初爲皇太子傅後改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毛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蓄無君心下獄置極

刑死震後病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云尹昌隆傳
劉球官翰林侍讀正統四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球上疏諫振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勢爲姦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

擊順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劉球傳

范廣為都督同知與都督張軏不相能軏誣廣謀立外藩下獄論死明年春軏早朝還途中為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范廣傳

商輅官大學士既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商輅傳

黃紱官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寃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 黃紱傳

楊爵官御史疏詆符瑞言過切直下詔獄搒掠血肉狼藉死而復甦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

楊爵之傳

永邵卜為西寧患誘殺副使李魁邊臣不能報二十三年直入南川參將達雲設攻要害大敗之手馘其帥一人即前殺李魁者其地即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達雲傳

鄒元標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上疏極諫居正大怒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元標處之怡然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遂免鄒元標傳

賀逢聖官大學士致政張獻忠陷武昌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賊來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我守賀相殊苦汝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徵是覺而異之族於湖赫然而尸出驗之果是盎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殮大吏揮淚而葬之賀逢聖傳

施邦曜官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

大風拔屋免譙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間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施邦曜傳

史可法祖應元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官至太傅爲明忠臣史可法傳

何騰蛟以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諸省軍務左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良玉破垣舉火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

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漂十餘里一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咸謂騰蛟忠誠得神佑云何騰蛟傳

方克勤官濟甯知府永嘉侯朱亮祖常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方克勤傳

謝子襄官處州知府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盜方

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即伏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謝子襄傳）

葉宗人官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寃乎吾爲爾理蛇即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桂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葉宗人傳）

徐九思官句容知縣訟者扶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則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歲祲煑粥

食餓者全活甚衆官至高州知府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徐九思傳

孫燧巡撫江西宸濠反縛燧與副使許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孫燧傳

史載捐軀殉節諸人盛暑體不變烏犬不敢近者其事甚多不勝錄茲錄其尤異者

徐學顏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且識其

形色廣覓之得荊瀝遂卽愈徐學顏傳
姚玭母疾思食魚暮夜無從得家養一烏忽飛去攫魚以歸姚玭傳
劉鎬父允中官憑祥巡檢卒於任鎬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環哭一蒼頭故從其父已轉入交趾忽暮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塚所在崔敏傳
包實夫遂遇虎銜衣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為拜虎岡其後鈞連諸生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倉皇

泣告願舍父食已虎曳尾徐去謝定住傳

史五常父嘗官廣東僉事卒葬南海和光寺側五常方七歲母攜以歸比長恨父不得歸葬往迎父櫬寺沒於水久矣五常泣禱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發地果得父櫬史五常傳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號泣辭母遍歷山東南北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若何爲者曰尋父

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謝去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臥寺門外及曙一僧啟門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時珣方執爨竈下僧謂之曰若同里有少年來尋父者若倘識其人珣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抱持慟哭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原子孫多仕宦者王原傳

邱緒鄞縣諸生也生母黃爲嫡余所逐適江東包氏未幾轉適他所遂不復相聞緒父沒事余至孝余疾謹奉

湯藥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病革與訣曰我卽死汝無忘若母時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夢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鼇寺前覺而識之次日與人憩於途詰之則包氏故養馬厮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衛矣緒姊壻謁選在京遺書囑訪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於邸門者其聲類鄞人叩之則周平也言黃已適台州李副使子緒得報卽至台而李已沒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於道有傷之者導謁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適仙居吳義官吳仙居巨族也

緒至歷瞷數十家無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吳秉朗家語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聞所留者異鄉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緒意叔母者黃故主母也頗憶前事然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旁矣緒以其言與夢合信之行且泣牛觸之墜於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駭而出問所從來緒以情告長曰吾前輿一婦至緒雲蒼嶺下殆是也輿緒至其處緒徧物色無所遇倀倀行委巷中為一嫗立門外探之知鄞人告以所從來嫗亦轉詢邱氏耗則緒母也抱持而

哭閭里皆感動寺旁棺者盡其姒氏云所適陳翁貧而無子緒并迎以歸備極孝養傳邱緒

趙重華雲南太和人父廷瑞遊江湖間久不返重華長謁郡守請路引榜其背曰萬里尋親久之竟無所遇過丹陽盜攫其貨所遺獨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問其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華急趨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與慟哭留數日乃還雲南趙重華傳

招遠有孝女不知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云

願見父屍同死俄傾大雷電擊蟒墜女前腹裂見父屍
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姚孝女傳
蔡烈女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為僧者來
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死賊
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
抵罪孫烈女傳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
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
家日落萬歷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

不得一餐母子相持慟哭夜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母子所夢皆符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旁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玉亭縣君傳

馬節婦適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救之蘇翁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

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官贍之以老（馬節婦傳）

李孝婦名中姑適桂廷鳳姑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一日煮藥爇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卽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見矣乃取乳和藥進姑姑竟獲全（李孝婦傳）

劉烈女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

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汙我名不可汙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中無屍氣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汝以筆汙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上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冤所致有司立杖殺阿官及從子劉烈女傳

二十二史感應錄卷下終

